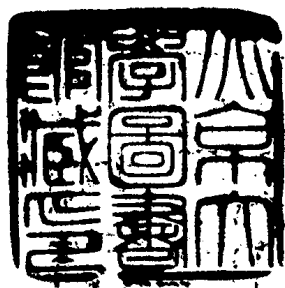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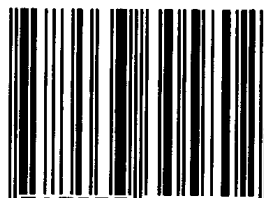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一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17/1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一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一八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世學三十三卷

〔宋〕豐稷案斷 〔明〕豐坊釋義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鈔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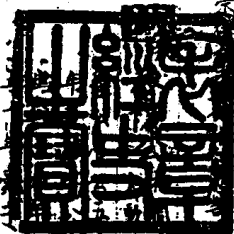
春秋世學三十三卷

〔宋〕豐稷案斷 〔明〕豐坊釋義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豐坊春秋

世學三十二卷》提要

春秋世學卷之一



晉書... 春秋世學卷之一... 隱公... 春秋世學卷之一... 隱公... 春秋世學卷之一... 隱公...

春秋世學卷之一... 隱公... 春秋世學卷之一... 隱公... 春秋世學卷之一... 隱公...

秋亦竊理之要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泰
山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其平王
之所終也平王不王東遷之後周室微諸
侯強大朝覲不修貢職不來聘今無所求實
罰無所加壞法易紀變禮亂樂君成父攘
國竊弼征伐四出蕩然不禁天下之政皆諸
侯分裂之平王莫能中興遠德而死故詩自
黍離而降書自大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
而始也藍田呂氏曰春秋之書凡以使人克
己復禮而及人道之正唯能自克以義而求
合於禮於終必可以至於聖人此春秋之所
以作也胡文定公曰不學是經而廣大事決
大疑能不惑者非夫朱子曰董仲舒言正其
諱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乃春秋之大
旨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而後
書之責則後實任之充奔禹湯之聖達而後
上所以柱石人柱維持世道使天生之之理

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
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為榮辱世之衰
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
為是非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置然後亂臣
賊子得以自容其間而不特禮樂征伐之無
所主而已也春秋之作要亦明是非之理而
已世儒不明孟子之說遂以為春秋之事者謂
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
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夫謂天子之事止於
制賞罰之權而後修德之責乃不暇問則
是秦漢以後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
矣為是說者不惟不知春秋亦不知所謂天
子之事者也平菴項氏曰春秋之法謹名分
防微重兵權惡世卿禁外交嚴閭閻是一
統非二政凡所謂杜亂賊於未然者其理無
不具也誅亂賊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也此
義明亂臣賊子環六合而無所容其身為人
君父而如此義則木為者不得發為人臣子
而如此義則已為者不得免此春秋之所以
作而為雄之所以懼也木訥趙氏曰凡諸儒
欲以一事當春秋之始者皆妄也積齊程氏
曰孔子定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而常道盡矣
復修春秋即事以立教而其所書皆非常之
事人知事之非常則常道有在夫知非常則
知己之所當先知常道有在則知禮之所可
復故春秋不書常事屬辭比事使人自見其
義而已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矣讀
春秋者但取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則二
百四十二年之事之義小大相維首尾相應
夫離破碎則巧變詐之說自不能成聖人刪
隱之誠克已復禮之旨聚然具見而鑒戒昭
矣東山趙氏曰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
樂之旨迭代學者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於
一何也學者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
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
下而春秋教有異法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

詞此事是也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
已然而之速易觀陰陽消息以見吉山聖人皆
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年有削以
寓其微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異自弟子高
第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無法以
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羊斟之意
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為春秋之教
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
者或屬而不精比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
秋之旨亂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
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善
乎莊周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
而不辯此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絕教義弗
彰於是自議而為議刺自譏刺而為譏貶自
褒貶而為褒貶厥其深刺者又為實錄之說
以矯之而先王之志荒矣道生於孟子曰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
以為春秋降為國風而雅亡是未為知詩者

人心好惡之情而形之美刺足以見其是非
之公定公之末國風尚有作者所謂政亂於
上而俗美於下者猶庶幾焉至於獲麟之際
則國風無復可采如云唯其儒書以為二國
憂云雖乎采芣苢歸乎田子則趨捨大謬天理
滅亡人慾橫流邪說充塞又非十數年已前
之風俗矣夫子於是大懼而推原亂之所始
則由王綱久廢霸統又絕惡人大肆而莫之
懲也故筆削魯史屬辭比事使人考之而知
無霸之禍在詩亡之時霸雖有功於一時而
不足以治天下必王綱舉而後治道興也王
綱舉則霸功且不敵作而況於大夫況於陪
臣況於夷狄何有恃戾如此時也哉然王綱
之所以舉必由於懼心之生而所謂懼心者
尚書之危微精一中庸大學之戒懼慎獨是
矣此春秋所以為心學之書而非徒國史之
錄也若其記始於隱公者則孟子曰臣弑
君弑父孔子懼而作之也蓋幽王廢宜白

春秋
卷一
隱公
所不棄也齊桓沒而楚狄興晉文起而懷之
于孫主夏盟者十一世至召陵無功而吳人
亂華晉陽無討而三家分晉天下大亂而人
則自傳之中至宋之世凡春秋所紀皆聖人
慨霸統之絕而晉文之功亦在所不計也
春秋之事桓文實為樞紐而已矣雖然董子
有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蓋誼正而害不生利莫大焉道明而治
不功莫遠焉故先利而義則害必至急
功而道隱則治必壞春秋特借桓文以明王
道而桓文實非聖人之所尚也故說是經者
必精習孟子之言然後可窺聖筆之大旨舍
是而他求則以私意窺聖人或失則淺或失
則鑿自三傳以來與也久矣先公得于夏傳
樂正氏附記王遠少略說而為景斷以致其
詳無非以求是經之大旨者爾道生借迷擇
義亦唯考先儒之合於于夏者以附益之其
以無忘世學而已明經君子抑以為何如哉

春秋
卷一
隱公
此石經古文也後
此此說詳凡例
古文二字後並敘此
祝犁協洽之歲
章貢李氏曰歲在己巳
曰協洽史記
作計洽

春秋
卷一
隱公
元年
公羊子曰元年者何君之始也石
林葉氏曰王者以正朔一天下故協
時月正日者天下無不同諸侯繼世而有其國
故即位建始者各得稱元年以自異積齊程氏
曰元年者上古以來歷歷稱之春秋紀年目墨
史之舊文主紀事爾借使孔子修之而有義然
義在其事而不在年月之間先儒乃謂元即仁
也仁人心也在易元亨利貞之元可謂在天為

春秋
卷一
隱公
元在人為仁若數年而以仁為訓遂謂仁年得
乎楊龜山固以病其失離夫與所謂變一為元
元者氣也蓋相類爾故蔡氏曰古者人君即位
則稱元以計其在位之久遠常事也秦惠大始
改十四年為後元漢孝文亦改十七年為後
元年自後漢春秋者遂以改元為重事故曰以
年時月日論春秋者求之過者也章貢李氏曰
隱公元年乃周平王姬宜臼四十九年陳桓公
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姬原二十九年宋穆公
姬和七年蔡宣公姬考父二十八年衛桓公姬
完十三年唐懿公姬午二十八年齊襄公姜禄父九
年曹桓公姬終生三十五年鄭莊公姬寤生二
十二年秦文公嬴若十四年楚子熊通十九
年僖號武王此諸侯之序皆以爵王先於公公
先於侯侯先於伯伯先於子子爵同則先同姓姓
同則先於公其諸侯僭王號者於其始見書其
受封之本爵以正其名次年仍其偽諡以著其

春秋
卷一
隱公
貴如楚稱楚于熊通後書楚武王二十年吳稱
吳伯乘元年後書吳壽夢王二年之類是也
惠公之末年及鄭人戰于狐壤敗績公子息
姑止焉惠公傷而薨魯人名息姑而立之春

王正月辛亥朔隱公即位
隱之也何隱乎惠公之末年公止乎鄭未歸
而惠公薨魯人名而立之死生大變也不得
與於哭泣之末則不忍書其即位將以教天
下之孝也君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本諸
仁義之以義仁義主而天下治斯先王之志
也道生按宋子有曰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
位之禮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王庶
光程時叔黃楚望趙子常諸家皆宗之愚竊
詳考而深思焉胡文定曰即位者告廟臨群
臣也子常亦云諸侯薨既殯嗣子定位於柩

前喻年正月朔日乃先謁廟以明繼祖還統
昨階之位見百官以正君臣蓋紀元之初不
謁於廟則日後國之祭祀誰將為主不見百
官則日後國之政令于誰出之然則謂嗣君
而有不行即位禮者必無之禮也左氏妄謂
隱攝蓋古所謂攝者君薨于在喪百官總已
以聽於冢宰未嘗稱公而改元也隱公是歲
三月即及邾盟夫若非已行即位禮則何以
稱公而出會諸侯邪或謂隱公上不請命故
首祔之楚望辨曰是秋宰桓歸賄是魯以惠
公之喪告周告先君之喪則必告嗣子之立
矣唯公羊於莊閔傳皆言繼故不言即位隱
之也與于夏合隱者痛也隱公雖非繼故其
不得與於哭泣之喪等耳不得與於哭則無
所受命聖人原其隱痛之情而不忍害其即
位所以示忠孝之道明繼述之義也此義蓋
于夏親傳之夫子而樂正氏且言孤懷之義
惠公傷隱公獲此尤人子所痛故不吉即位

春秋
隱公

然則與莊正固而公羊楚望均得斯旨矣
孤懷卿地魯伐鄭而為鄭所敗也止復也

春秋
春王正月

子夏曰春者何建寅卯辰之月
也王正月者何天子班朔於諸侯
歲首建寅諸侯於是為紀歲不故同乎王也樂
正子曰周文王四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受命
于孫嗣位歲於十有一月稱元年訖于冬十月
為一歲若班朔於諸侯歲首建寅明君臣之分
自庚寅然夫朱子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
失而七月一詩又以人正為紀何也所謂改正
朔者改歲首耳月不可易也長安趙氏曰天子
常以今年之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
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東正朔也故
曰王正月言王之所班焉耳畏齊程氏曰漢儒
三代建正之說以經傳證之則但改其紀年之
歲首而四時十二月之名稱初不易也觀於幽

風鳴白亢甚其古七月流火鳴鵲在野嘉葵及
示食瓜即孟秋建中之月也八月荏華載績其
穫在子利東斷壺即仲秋建酉之月也九月授
水在子叔宜菜場圃霜降即季秋建戌之月也
孟冬建亥之月也此皆不改時月之驗也至於
塞向墜戶之後繼之以幸為改歲則周之紀年
以十一月為首之驗也蓋自伏羲天皇繼天立
極首授甲曆即以寅為正月卯為二月辰為三
月巳為四月午為五月未為六月申為七月酉
為八月戌為九月亥為十月子為十一月丑為
十二月傳及萬世未之有改也若大帝王紀年
之序則有不同夫帝受大庭之禪偶在四月故
即以巳月紀元顓頊受禪于倍伐偶在十一月
故以子月紀元帝嚳受禪于攝伐偶在十二月
故以丑月紀元益以其即位之始月定為元年
之首月月止十二故歲成周之黃帝受禪于榆
罔唐堯受禪于摯虞舜受禪于光夏禹受禪于

春秋
隱公

舜皆偶在寅月即位皆以寅月紀元非有意于
建寅而人統之說也至商湯以十二月故桀
而即天子位故即以十二月紀元蓋以革命為
重而不可同於舊年故元之例若湯之子孫則
當緣始終之義故亦世世以丑月即位且月紀
元非有意於效項而地統之說也周文王四
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于房是為受命之始故以
十一月即位子月紀元非有意於效豐而天統之
說也故伊訓稱元紀十有二月乙丑朔此商
王即位改元之例而不改十二月為春正月之
驗也遠周書稱一月建子此周王即位改元之
例而不改十一月為春正月之驗也其稱一月
即孟風一之日之謂難尤明矣推當時列國諸
侯嗣世則皆於寅月改元而書即位蓋周之諸
侯多商之舊國商之諸侯多夏之舊國而夏之
諸侯則皆自唐虞以來封建之舊國也先祖以
來世守其國皆緣始終之義始十有二月而改

元史之紀編有定法矣而天子之巡狩必以春二月夏五月秋八月冬十一月諸侯朝正于王必以寅月至京師其告朔于廟亦必以寅月為歲首此又朝有定制而不可以亂行者也故周書又曰敬授人時巡狩燕喜備自夏禹故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則皆建寅在冬也或曰桓公十四年春正月無水疑水當在冬不

春秋世傳卷一

通者自不必疑矣左傳隱公元年王正月信公十年春王正月日南至學者執之而蓋疑聖人之經然考魏正和中始刻三體石經左傳隱之編本云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而無周字信之編本云冬日南至公登臺以觀雲物無春王正月四字則知今世所傳乃杜預偽增之文也預或於馬融三統之說妄作長層又妄改經傳以實之真亂經之大賊也後雖名為大儒者亦未能篤信於經而反惑於預程子或之則曰王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是謂魯史本書冬正月而仲尼擅改冬為春也朱子惑之則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是謂周人自改時月而異乎伊訓之制也及其晚年乃曰周用天正而七月一詩以人正為紀何也所謂改正朔者改歲首耳月不可易也故九峯蔡氏親承師教而於解書有改正朔不改月數之說蓋四書集註之成朱子年未四十學或本博見或本定而苦於食

實急於自給張致大貽害以需害為成見南軒集可考也晚年學博而見定始以明道為志而自悔謀食之誤欲改孟子舊註而書已遍行不可追毀此其所以詳詳於門人之說也不然彼仲熙者安敢皆其師而反其說哉積齋程氏曰商周班曆授時仍用夏正而建丑十二月不改為春正月建子十一月亦不改為春正月惟其王即位建子十一月故有改正朔之名況改正朔三字乃漢儒所自言於經無見允商泰稱正月者皆建寅之月也由此觀之既甚順而王在正月之上亦甚妥此朱子晚年之論始定欲改孟子註周七八月為夏五六月周十一月為夏九十月之說而其書已遍行於世故蔡氏解書親承朱子之教而有改正朔不改月數之說不然何敢背其師說而反孟子集註之大哉然夏正周正之說雖為春秋開卷第一義固不可以不講而春秋之大義則在於正義明道尊君抑臣貴王賤霸內夏外夷防微慎始

春秋世傳卷一

周事立教以正人心以扶綱常其正朔之說乃後儒自為異論自相矛盾春秋先務不在此也東山趙氏曰歲首必書王正月明奉王朔也事繫正月書王正月正月無事而事繫二月則書王二月正月二月俱無事而事繫三月則書王三月月為繫事書也吳先生曰此侯國之史故於月上加王字若王朝之史則月上不必加王也此說得之然皆魯史或成法而近代或有以書王為天子時筆者按商人鐘銘有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見時月稱王乃三代恒詞必正史然後王不先春本王者欲奉天時之義也道土按積齋本朱子晚年之論而斷春王正月為建寅考辨精確較之黃越二子案附馬杜妄說而必以周人自改子月為春者邪正相去天淵矣然疑隱公即位建子月為春者邪正相去天淵矣然即位建子月為春者邪正相去天淵矣然以十二月為歲首外而後皆以丑月紀元適史書曰元祀冬十有二月朔王即位其諸侯之

國則仍虞夏之法於寅月即位周自文王以十一月受命故武城而降皆以子月紀元周史亦曰元平冬十有一月朔王即位其諸侯之國亦仍夏商之法以寅月即位也蓋王室頒朔於諸侯皆首寅月故諸侯紀年皆奉王朔而其即位改元不致上同於天子所以致尊卑之辭而明君臣之大義湯武之立法嚴矣逸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易咸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可以證子夏及樂正氏之說失是齊之說猶為詳確足以破千古之疑豈餘子所能窺哉

○
案 隱公立而欲求好于邾婁故及邾婁子克為

茂之盟

茂之盟 好去聲婁力餘切任城何氏曰邾人稱邾曰婁蓋方語也孔氏曰邾魯姓顓頊之後武王封其苗裔邾侯為附庸彭山季氏曰邾故城人山東兗州府鄆

春秋三傳卷一

隱公 上 十二

縣東南二十里茂魯地兗州瑕丘縣姑蔑城息齊高氏曰諸侯各守疆域非有王事不得自出境邾與魯仇盟則能病魯故隱心屈已而與之盟

斷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茂 父音甫及猶與也以

彼也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也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公羊邾下有婁字茂公穀作昧今以石經古文訂之從左氏 **茂之盟** 公此莊子之訓東山趙氏曰周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佐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載而藏之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訪謂周監于二代立法常關盛衰掌於秋官而不廢春秋之有離盟則大司寇之位其霸者之盟則假會同之禮而為之耳

皆私相要結而不請於王朝亂世之事也隱欲求好于邾是故盟于茂穀梁子曰及者內為志馬爾得之仲培戴氏曰隱公居父喪而講嘉禮廢王事而崇私交長安趙氏曰王綱壞則諸侯恣而仇黨行故于茂以敵讐盟誓以同黨天下行之遂若恒焉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居道立則信著而義達盟何為焉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積齊程氏曰此又為七年伐邾起文也

○
案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陵

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陵欲立之

亟請于武公弗許 中姜姓國侯爵兄初生

鄭莊生時以此 **亟** 惡為故切共音供下同

春秋三傳卷一

隱公 上 十三

雖姓伯爵周宣王封母弟友于鄭是為桓公幽王之亂犬戎殺攜王伯服及桓公于驪山之下世于掘突立是為武公國于鄆今河南開封府鄆州新鄭縣是也杜氏曰亟數也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

死焉它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

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

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

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

嬖美難圖也美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

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于姑待之

按 為

于偽切大音泰祭音債為音煙辟音避獸平聲莫音葛杜氏曰制鄭邑即虎牢京亦鄭邑

也莫猶延也道主按先考一齊府君詩正說于貢傳曰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仲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詩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

拆我樹杞堂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愛吝惜也畏我父母即姜氏欲之為辟害之意仲可懷也即于姑待之意是時詩人已知莊公處心積慮欲陷其弟故述其言而刺之已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

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未臣諸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

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

崩大叔先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

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午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鄭大夫子封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共姬姓伯禽共和國也彭山李氏曰鄭

鄭邑漢置鄆陵縣屬潁州縣今隸河南開封府胡文定公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嘗欲立

段矣及公既沒姜氏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材居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

春秋世學卷一十四

春秋世學卷一十四

春秋世學卷一十四

春秋世學卷一十四

春秋世學卷一十四

春秋世學卷一十四

將執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致討之則國

人不致從姜氏不致主而大叔屬藉當絕不

可後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使百姓與於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

倫使陷於罪因以蕭之乎泰山孫氏曰段鄭伯弟耳以鄭伯之力僅能克之者見段驕悍

難制至於用兵鄭伯不允段不弟也清江張氏曰仁人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

已矣其或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

無念鞠子來之心而懷其母偏愛欲奪已位

之恨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驚

鳥將擊而匿形於木棲之先給其惡以待其

成及其逞節已露然後以寇擊之法討之以

力勝焉事必誅焉期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

棄之乃其心實欲養成其惡待以寇擊無侵

天倫之念矣勉齊黃氏曰鄭莊無孝友之誠

心又不明於子奪之大義故勉強以徇其母

而處心積慮以克其弟也便有孝友之誠而

又明於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

而區區得宜如舜之於象矣

斷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段不稱公子亦不稱弟

後討之也于夏曰鄭志也左氏曰稱鄭伯猶失

者力勝之詞東山趙氏曰鄭伯克段于鄆所謂

特筆以示義者也按傳言大叔出奔共準魯史

恒法當書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若泰伯之弟蟄

出奔晉之比其諸侯自攻取邑魯史不書若樂

盈奔曲沃晉人國之晉人克樂盈于曲沃蓋

樂氏之族但書晉人殺樂盈是也孔子以段大

都禍國完聚圖逆鄭伯處心積慮志在於殺皆

非一日與泰城陳黃宋辰不同不可一例書故

持書鄭伯克段于鄆則段之罪固不可逃鄭伯之情亦不可掩杜預謂夫子改舊史以示義此為得之

○

平王使士咺如魯致惠公之賵及仲子仲子者隱桓之母也左氏謂隱公母曰聲于惠公又娶仲子為大人生桓公者非是當從子夏
咺吁卷切 賵芳鳳切

斷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者天道故臨諸侯曰天王此魯史舊文非孔子加天子也惠公以平王四十八年徙維款祥之歲

春秋

上卷 十六

亮其冬仲子卒以母喪告于天王又受天王之賵昭天王于非禮隱之罪也咺為王臣不能諫止而承命以賵則
其不忠亦可知矣
卒繼室以仲子生隱公又公子執惠公四十六年秋九月亮冬十有二仲子卒隱公立而王使宰咺歸惠公之賵及氏宰士也其言惠公仲子者何蓋之也喪事有賵賵者蓋以車馬束帛孔氏曰周禮宰大職曰凡邦之吊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平事平諸侯諸臣幣所用賵也既掌平事或即先使此蓋宰夫也胡文定公曰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人
道之大經拂矣

○

惠公之末年敗宋師於黃隱公立而求成焉
玄月魯人宋人就宿男而盟始通也
必敗

外切孔氏曰宋國子姓公爵商封既武庚後誅周公封微子啓于宋都商丘杜氏曰黃宋邑彭山季氏曰宋在漢為梁國睢陽縣宋為應天府宋城縣今河南開封府歸德府是也微子之後十二君為宣公宣公傳弟穆公穆公七年入春秋宿風姓男爵今直隸鳳陽府宿州是也凡盟以地者國主亦預盟焉宿近于宋而遠于魯微者盟於遠地欲害其連耳是時齊鄭合黨而魯有內憂故及宋盟宿以結鄰援也道生按月建戌曰玄

斷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預焉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夫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積齊程氏曰此則大人之自盟其僭尤甚又為十年伐宋起

春秋

上卷 十七

○

祭伯非王命而朝魯
祭音債朝音潮彭第七子所食采邑在畿內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祭城伯字天子大夫也

斷

冬十有二月有音 祭伯來
祭正 胡文定公朝于魯直書曰來而不言朝者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杜朋黨之原為後世諸侯之禮若書來朝則後世將謂可以行朝禮矣故削其朝字使若徒來而不成其朝
後祭公來同見來者受者皆非禮也

祭 淦月魯大夫衆父卒
祭音中父音甫章貢季氏曰月建丑

經 118-10

夏五月莒人入向莒稱人小國

定公曰以事言之入者違其國都以其義之入者違而不順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違其私忿見

諸侯之不臣也擅與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失程子曰天下有道

伐伐侵人之境且為暴况入人之國乎

案司空無駭伐極破之

于展之孫為司空再命大夫也大夫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再命小國一命彭山季氏曰極莒附庸國近魯之鄙東

春秋卷一 二十

無駭帥師入極

定公曰無駭不氏未

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積齊程氏曰二千五百人為師古者元侯之卿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侯之卿無軍數衛以聽元侯大夫止齊陳大夫爭兵亂王制撓君權國非其國失止齊陳氏曰諸侯爭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失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失卿師義可推也道生按禮與大衆陵蔑小國公與無駭之罪皆可見矣而一月之中外則苦人入向內則無駭入極天子不能行誅周室陵遲亦可知矣

案戎請盟于魯秋隱公會戎盟于唐復脩戎好

也

臺縣隱公不能謹而會戎于始故不免盟戎於終是以春秋慎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胡文定公曰

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秋之戎狄猶夏則唐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秋盟以結盟非義矣是故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晉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結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贊雖悔於終亦得矣及春秋謹言之盟岳戎遠矣東山趙氏曰戎狄舉號君臣同辭雖戎請盟亦稱及者不臣中國從夷狄故以公及之清江

春秋卷一 二十一

張氏曰盟者刑牲以相示謂之神極倍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為之尚以長亂戎狄對狼而與之盟一有間隙惟利是視則求小庇而責大信必肆對狼之暴為中國之大禍故春秋於唐之盟深罪隱公之失道而容其亂筆也

紀大夫裂繻送伯姬冬紀夫人姬氏至自魯

繻音須績齊程氏曰紀姜姓侯爵國在東莞劇縣漢屬北海郡後屬青州壽光縣即益都府裂繻紀履綸之字再命大夫也伯姬魯惠公之女隱公之姊妹也

九月紀侯使倭來送女

今本三傳紀下脫倭使二字考石經補之

須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婦人謂嫁曰歸逆得女別婦也歸稱伯姬別異姓也紀以大夫逆國母魯亦不能以禮卻之即使伯姬隨其大夫以往非禮矣蓋曰呂氏曰春秋之禮男女之別見夫王政以此為本故春秋內女之歸其禮不備者必謹書之所以使天下知昏姻之禮為重否則淫惡邪僻之心生矣

紀莒之君盟于密魯故也

縣東有密鄉存辨趙氏曰紀魯於齊者也莒賦於魯者也紀侯藉魯以解齊之孽故因為魯平莒之憾紀方固於魯而莒實附齊是盟之講非惟結魯之歡亦以解齊莒之交也

紀侯莒子盟于密

石本古春秋如此公羊作紀子伯乃蒙文殘缺後人妄意

補之誤以一字為兩字左氏作子伯為之誤也蒙文侯首類子旁類伯垂脚類中故爾

程子曰左氏作子伯杜預以為梁繡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者清江劉氏曰履綸不當稱字草廬吳氏曰三傳皆侯字之誤

隱公之夫人聲子卒

新安汪氏曰左傳元年歸婦豫出安有其人未死而歸婦難三尺童子固知其不可也杜氏謂隱讓桓為太子成其母喪以赴于諸侯者如是則考宮當加諡號矣公羊又以為隱之母然孟子既為夫人則聲子仲子均非正嫡聲子安可僭小君之號成風設處所以稱夫人以倍宣二公越禮以尊其妾母隱公若果尊其母為夫人則當以尊其妾之禮而書於經矣今考魯夫人見於經者八人文姜表聲姜穆姜齊姜書堯書英于氏以隱公在不書英出美歸

齊亦不書堯孟子以同姓諱而略之矣母見經者六仲子之卒在春秋之前成風設處定無異仲子不稱夫人不稱小君猶未至如中葉以後失禮之甚也唯定十五年仲子卒以哀公未即位故不成小君之禮

齊亦不書堯孟子以同姓諱而略之矣母見經者六仲子之卒在春秋之前成風設處定無異仲子不稱夫人不稱小君猶未至如中葉以後失禮之甚也唯定十五年仲子卒以哀公未即位故不成小君之禮

斷十有二月又乙卯夫人子氏薨

宋女子姓堯君死稱堯臣子之詞小人也樂正子曰隱公大夫曰夫人無出境之事堯有常處故不書地程氏曰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大婦之義矣清江張氏曰書內之夫人卒葬異於外尊尊也子氏不書葬婦人從君故君在則葬

禮未備得君葬而合葬也止齊陳氏曰隱桓之母不得為夫人則嫡庶之分明隱妻得為夫人則君臣之分定

鄭叔段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

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

滑音骨為氏曰衛侯爵姬姓文王子康叔封武王封之於衛彭山季氏曰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其水之北百泉之南今河南衛輝府之地康叔後十二世桓公完十四年入春秋

鄭人伐衛

其稱伐者討滑之亂有言可執也然以大夫而伐人之國該免無王之罪乎

○**重光作靈之歲**
重平聲靈我各切一作
郭章貢李氏曰歲在辛

酉曰作靈

○**三年**
章貢李氏曰平王五十一年陳桓公
二十四年祀武公三十一年宋穆公
九年蔡宣公三十一年衛桓公三十五年鄭莊公二
十四年秦文公四十五
年楚武王二十一年

○**如月我晦日**
氏曰月建卯曰如東山
氏曰月建卯曰如東山

○**春**
趙氏曰大衍歷二月己亥大三月己巳小日
食庚戌在四月辛卯在五月八月丙申大庚
辰在九月十二月甲申大癸未在明年正月
長歷己巳二月朔日食孔氏曰劉歆三統之
曆公
二十四

術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
以爲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
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在望則日
食既前後望不食交在望則月食既前後
朔不食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則相出
入或月或日表從外而入內或月或日表從
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朔則交會故
食必在朔自隱元年盡表二十七年積三千
二百三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杜氏曰日月動
物雖行度有大有小不能不有盈縮故有難
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今按二曆
所考春秋日食多不入食限者由歷法有疎
密入食限而日月復不合者置閏不同故也
道生扶養晦者二月之廿八日也故經不言
晦朔若大衍歷以爲三月朔長歷以爲
二月朔則子常所謂置閏不同是也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有如
程子曰月
王月也事

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
則書時書首月于夏曰紀異也胡文定公曰日
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先
經天或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
之來必求春秋之時或妻婦乘其夫或臣子背
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
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所刺日有食之
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茅堂胡氏
曰春秋日食三十六精歷算者得之幾盡其有
常度審矣有常度則數不可免然或當食於朔或
食於夜或食於前或食於後或當食而有陰雲
之祥此則爲人所蔽之不同者也朱子曰曆法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
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
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
公
二十五

而一周天又遂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一
會方會則月尤虧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
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
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
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
度同道則月掩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
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
陰陰來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
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
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
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妻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
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行有
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清江張氏曰唐曆志
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天道之
常也以曆推春秋日食大率多入食限於曆應
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
限者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
或涉交數度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

之休明而有小者焉則雖交而不食此德之所
生也今按曆家之言如此則凡日食者不可歸
之常度而災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明矣况見
象乎上而災應於下自是而後王政日微夷狄
僭竊禍亂滋起此春秋書之以警人主恐懼修
省之心庶幾乎以德消災而彌天下之禍亂也
息齊高氏曰日月之食有常數焉此巧曆者所
能推也而周官乃有故日月食之法至於春秋
乃衡數日月何也曰者君道也而彼侵於人
以也春秋書之必曰有食之者蓋歸咎於人事
而不以為常數也是以人君遇其食則恐懼修
省而百官修輔厥後更不推之於數也後世推
求德度指陳某事之應則夫之長州素氏曰有
一國之異有天下之異一國之異繫一國故大
災可繫齊六鷁退飛可繫宋鶴鳴采巢可繫晉
天下之異繫天下故梁山崩沙鹿崩皆晉也而
不可繫晉目者有目之所
共觀其繫非以天下歟

春秋世學 卷一 二十六

隱公

○

平王篡位五十一年而崩 周平王姬姓名宜
立孟子言世東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
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平王
其也故春秋 太子洩父先卒孫林嗣位是為
秋詭始焉

桓王 父音甫先王去聲仁山金氏曰或謂
平王當時奉詞伐罪以討不至之
國則王威可振是不然當時周之大患在大
戎不在諸侯而名戎大罪又在申而不在他
國也平王懷中侯立己之功又依鄭武申好
之國舍中不伐則何以伐其餘諸侯而令之
哉此所以不
復能中興也

斷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子元曰崩崩
者上墜之形也 胡文定
公曰平

志定靈志崩不志莫者赴吉雖及魯不會也諸
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
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
應誅不書而自見矣積齊程氏曰諸侯為天子
喪斬衰裳直經扶杖帶冠繩纓管屨同執事至
周東禮廢諸侯不臣故春秋書天王崩一見魯
不供職貢而使武氏子來聘二見齊鄭以嘉禮
盟石門三見晉宋陳蔡魯衛伐國不止四見宋
魯以嘉禮遇于清五見隱公盤游觀魚于棠
三年之內凡諸侯有不居喪之事皆譏也

○

初公止于鄭鄭人囚諸尹氏惠公薨公賂尹
氏與之俱歸以為卿至是卒 王川盧氏
氏名也時紙切字書蜀山岸之自非氏族也
族也道生按篆文山山名象形此尹氏名也
氏時是切族也錄混作氏
此傳經者易流于謬耳

春秋世學 卷一 二十七

隱公

○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傳作君字蓋字畫之譌
遂附會以為隱母聲子謬
大夫者亦失其事實蓋尹氏本鄭大夫逃歸于
魯而隱以為卿故魯史志其卒大夫子因錄之者
亦以著隱公之私也若果隱母則當書姓氏如
定之例果周大夫當書其名如劉卷之例矣
且成十六年伐鄭之役十七年柯陵之盟皆書
尹子則此果周大夫亦當書尹子卒而不可以
氏舉氏者舉族之通稱也其立王子朝以朝奔
楚可以氏言蓋立朝者尹國尹子文公尹氏
周之族非一人也今書卒者一人耳而謂以族
舉者豈尹氏之族盡 左傳古文氏正作氏
死於一日之間哉

而無傳今本乃有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
不反哭于寢不附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

不吉莫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蓋杜預為增之
文非左氏之舊也黃楚望強為之解以謂曰君
氏者猶曰君之母某氏耳且經於公子蓋謂不
曰君子公弟叔躬不曰君弟公孫嬰齊不曰君
孫何獨隱母而曰君氏哉婦人之卒亦未有不
書姓者果若隱母惟似氏孟子例亦當書子氏
卒豈若是度諸哉公穀以為周之尹氏亦非也
王臣之卒不日唯內卿故曰如公子振文定以
為見恩禮之厚是也大尹氏背鄭君而奔魯為
臣不忠罪之大者也隱公以鄭叛臣為卿而人
厚禮其終私之大者也卒有鍾巫之禍即尹氏
之所恃者春秋志隱公之私而見裁之端固可
考是豈非世
之水登邪

○平王未葬桓王在喪周人使武氏子徵賻于

魯
賻賻故切公羊子曰喪事有賻
車馬曰賻貨財曰賻水鼓曰賻
春秋世學卷一 二十八

斷 秋武氏子來求賻

四明王氏曰武氏世卿也武氏子來求賻也

胡文定公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古者君
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
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
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
之名分也穀梁子曰歸死者曰歸歸生者曰賻
歸之者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賻魯雖不
歸周不可以求之也程氏曰天王崩諸侯不奔
其喪故武氏徵求於四國存耕越氏曰魯禮凡
君之喪臣致送曰致廢衣於賈人不致或君也
致賻曰納甸於有司不敢以貨取也今魯不供
莫夫臣子之體矣積齊程氏曰一見諸侯不供
王事二見王夫奴下之道三見官人以世四見
不使其官而使其
子一言而四義見

○書宋穆公立九年而薨宣公之子與夷嗣是為

殤公
公羊子曰殤宋宣公謂殤公曰以

殤公立則與夷不若汝蓋終為君矣宣公薨
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蓋終為君矣宣公薨
穆公立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曰爾為吾子生
無相見死無相哭與夷後曰先君之所為不
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
廟主也今君遂君之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
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遂則先君其遂
臣矣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遂可知矣吾立
乎此殤也終致國乎與夷於是殤公立

斷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續齊程氏曰宋以王

侯不生名元而名之者別其為河君也諸侯書
卒正也書薨者臣子之詞也故內書薨而外書
卒得書其薨不可不書其卒以見英期之謹連
將著其私諡與諸侯之僭稱公不可不書其本
爵以先臣子之僭亂又因其卒而書之可以考
其凡見於經者實為某公又可見臣子居喪而
會盟使伐以責喪禮然其文則魯史
之舊而其義則孔子所取後皆效此

○齊僖公鄭莊公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

續齊

彭山李氏曰齊姜姓侯爵唐虞四岳之後初
封呂侯商末呂望為周文武師封營丘為齊
太公太公六世獻公使治臨淄今山東青州
府臨淄縣北古齊城是也又五傳至嚴公賁
嚴公子僖公祿父即位十一年入春秋石門
今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地古盧城也盧陵
李氏曰齊鄭之交始此當是時鄭莊以小人
之雄因是春與周交其之故有志於叛王而
合諸侯始欲扶公于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
方固無間而入因齊僖有小霸之志於是黨

齊以仇宋矣此石門為東諸侯合黨之始而齊齊霸之權與也

斷冬十有二月有音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陳氏曰齊鄭合也外持相盟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霸齊為之也是故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石門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清江張氏曰隱公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其言者唯此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強盛而鄭莊亦滑鄭之深仇專在於宋故特齊以敵之二國好合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春秋詳書於策將使後人考其本末知鄭莊多詐齊信不義而強王政不隱公

網諸侯放志二國相與之同列國並受其禍也仁山金氏曰齊鄭二國相為用齊自盟石門成三國會中立伐宋又與鄭人鄭人許會魯陳鄭以成宋亂與衛齊命與鄭謀紀與鄭衛伐盟向又與之戰魯與之盟惡曹與宋衛燕伐魯國語稱為卜霸鄭自平王之末即以王師伐衛討公孫滑之亂桓王立四年而始朝六年以齊人朝王七年以王師伐宋以王命告諸侯取三師入鄭討建王命九年成宋亂皆與齊信相出入王奪其政而縹葛之矢中天子之肩矣故齊鄭之始盟君子憂之

宋穆公之喪五月而葵隱公使人會之新安汪氏曰此葵宋穆公合五月之節

癸未葵宋穆公穆公較作繆非考石經從左氏二月癸未凡百五十四日

合諸侯五月之節禮也喪魯仕會英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於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積齊程氏曰不曰宋葵穆公而曰葵宋穆公者自魯言之也穆私謚也宋稱公本爵也若他國稱公則皆僭也

玄戮閼茂之歲閼茂在戊曰閼茂

斷四年十五年杞武公三十二年宋湯公與夷元年蔡宣公三十一年衛桓公十六年唐郭侯五年齊信公十二年曹桓公三十八年鄭莊

公二十五年秦文公四十七年楚武王二十二年

莒人攻杞杞季拔之杞音起年肩侯切

公而封之於杞杞王再然為伯夷王三點為厲王點之為侯桓王再然為伯夷王三點為子靈王時從晉懷襄獲其伯夷王三點為不能以上公之禮事天子矣杜氏曰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平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要

新春王二月莒人伐杞杞季拔之石林葉氏曰九國曰城邑

曰取無社稷宗廟君長屬之為已有謂之取胡
大定公曰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後奪其
上故書之以著其惡上二年晉人懷與入向而
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義益肆矣高郵
孫氏曰伐而後言取者先聲其罪以伐之又奪
取其邑以為己有也諸侯受天子之地以為國
夫德於民得罪於王則有無地之罰陸賈之責
非天子雖方伯不得擅然諸侯之地禮易諸侯
之封諸侯能有其國不能以其國與人以國與
人者猶以為罪況不義而取之乎春秋志棄者
一侵者六十六取者二十一滅者三十一皆所
以示王法也存耕趙氏曰晉雖小國東夷之雄
者也為諸侯害不滅於刑吳自入春秋未有入
人之國者而晉入向未有取人之地者而晉取
杞年要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使晉忘焉而無忌也

○
春秋
隱公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

無子衛人所謂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
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
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
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
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
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嬀
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
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
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

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
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
無乃不可乎弗聽桓公立絀州吁走之宋桓
公在位十有六年州吁自宋入于衛弑桓公
而自立
所為之為于偽切嬀古為切好
扶鮮上聲矜知悉切少去聲長上聲聞去聲
去至止聲絀音出走音奏有音又杜氏曰衛
莊公名揚武公
之子矜也

○
春秋
隱公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左氏公羊不稱公子未

矯族也史記言桓公
絀州吁則無族明矣
胡文定公曰莊公之
納于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
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碻諫言
極諫而公弗從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
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錄衣諸篇考
之所謂前有賊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
是也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
者必蒙首惡之名清江張氏曰我逆之罪人通
之於變聖人於易坤之初六言其理以為臣子
而至於弑君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以為臣子
辨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
夫其正則亂之所由生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
時妾上僭夫人失位殖之滋長嬀之弗早成於
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使讀者原禍敗
之所由起而嚴履霜之戒也積齊程氏曰君難
不君臣不可以不忠父難不父子不可以不孝
人而至於弑君不君而罪惡極矣故弑君之賊

人人得而討之也

○**案**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

告亂夏遇于清杜氏曰過者草次之期

相達遇也清衛邑名北東阿縣有清亭

○**案**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胡文定公曰古者遇

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之遇私為之約自此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理耳簡易易無固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害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將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者矣清江張氏曰古者諸侯出

春秋

禮朝天子若罷朝卒然相遇則近者為主遠者為客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春秋之時諸侯雖非相遇而欲從簡易則以遇禮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故亦曰遇聖人固事而書以識其非王事而出境無國君之禮也

○**案**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

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

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

除君害君為主敵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

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

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案 馮蒲米切使從並去聲還音旋杜氏曰

錫姓侯爵虞舜之後武王封有虞武父之子滿于陳蔡姬姓侯爵文王子叔虞武父之子作亂失國成王復封其子仲彭山季氏曰陳蔡並孫今河南陳即河南府陳川胡公後十餘世桓公鮑二十三年入春秋蔡今汝寧府上蔡縣西南蔡城蔡仲九世至宣公考父二

十八年入春秋

○**案**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而衛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胡文定公曰陳桓桓蘭公孔子宋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湯不恤衛有弑君

春秋

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韓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清江張氏曰州吁弑逆殤公苟能非其邪說告王而討之則一舉而大倫定中國之禍未至如後日之榛乃合陳蔡以助逆而修怨于鄭於是馮得以自用而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逆順之正理戰送之禍卒及其身宜哉

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

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遂及諸侯之師

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復扶又切父音

音旋杜氏曰羽父公子翬字孝公之子也胡文定公曰隱之辭而弗許義也輩以不義強其君無君之心兆矣隱公不能辨之

於早罷其兵權是以及鍾丘之禍

斷

秋鞏帥師鞏許歸切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

鄭鞏江張氏曰宋瑒陳蔡黨亂賊以虐無

為者而以為可觀魯鞏又從而異之遂使中國

之人視焉常事未幾宋魯雖亂學者於此當知

聖人傷世變扶天理之深旨道主按鞏不稱公

子亦再命大夫未為卿者與無駟同耳而諸家

皆以為大夫子則之左氏則曰疾之也公毅則曰

與弒公也伊川則曰弒送之人積其強惡文定

則曰謹履霜之戒皆不失之於藝又文定謂

前代鄭以宋公為首示先治其黨之法伊川謂

再序四國重言其罪以左氏再伐之記為非愚

考衛人告宋固曰諸君為主敵邑為從則宋固

主兵又以王爵當序陳侯之上衛又公孫文仲

帥師大夫不先於諸侯也物伐以夏再伐以秋

春秋上三十六

隱公

其非一役明矣左氏不妄也蓋聖人前言州吁

弒君而繼以四國伐鄭則黨吁之罪可見前書

鞏再帥師繼書公堯不地而於桓立之後又書

公子鞏逆女則賊隱之逆可考皆屬詞比事之

教也何假贅疣之說乎聖人無意無

必無固無我不若後儒之紛紛耳

石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親為可曰何

以得親曰陳侯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

碯使其宰孺羊肩孫殺石厚於陳朝音

去聲從來計切漢蒲切切儒乃侯切杜氏曰

石厚石碯子石子即碯也彭山季氏曰漢以

水得名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府東南六十

十里經長垣縣而東南至鄆皆衛地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胡文定公曰殺州

石碯謀之而稱人者則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

夫人之所得討也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

詞也其義是矣于濮者閭衛國之人著諸侯之

罪也州吁二月弒君而不能討者緣四國連

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

之罪而何大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鄭國

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鄭國

孫氏曰春秋之法雖弒君自立者有人焉以弒

春秋上三十七

隱公

君之賊討則雖君不謂君也殺之雖臣不謂臣

也東山趙氏曰稱人以殺者以其弒君代立非

有司法守之所能治而國人得而討之也傳言

州吁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又曰州吁不能和

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是州吁之篡國人皆不

與也所以石碯得中討賊之義春秋君弒而能

以義討賊者雖衛人為正耳彭山季氏曰人衆

辭謂殺之者衆也州吁阻兵安忍人心離散不

以為君故衆亂而殺之州吁不成乎君故書名

弒君之賊宜乎人之勿君之也而春秋討賊之

義寓其間矣道生按胡氏於陳仲傳云善陳人

不以仇為君故稱其名若陳人君之則如齊南

人書弒其君也據左氏記隱公問於衆仲曰衛

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

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

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

於是不戰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

於是乎不務今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詩亦

於是不戰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

於是乎不務今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詩亦

於是乎不務今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詩亦

於是乎不務今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詩亦

於是乎不務今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詩亦

於是乎不務今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詩亦

曰擊鼓其鐃踴躍用兵上國城漕我獨南行從
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受居爰
虞爰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吁嗟嗣兮不
我活兮吁嗟後兮不我信兮即衆叛親離之證
也故經稱人以殺人者衆謂見衛國之人皆
欲殺之曰州吁而不稱其君見衛人之未嘗君
之也左氏歸功石碚固忠臣然非因國人之
同心豈能齊哉故字沒石碚之名而申衛人一
國之義所以明討賊之法也夫人而得討賊誰
敢動於為惡左氏詳於事而畧於旨因附著之

○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是為宣公

邢音刑石林業氏曰晉桓公弟也杜氏曰邢
國姬姓侯爵周公之配在廣平襄國縣衛桓
公時公子晉先出在
邢至是衛迎立之

春秋世學卷一 三十八

隱公

冬十有二月有音 衛人立晉

稱人何象立

之之詞也積齊程氏曰諸侯之立必嫡長子受
命於天子與先君衛桓之後未聞嫡長子為桓
弟使天子詢可立之君則晉在其選况衛桓已
死不可責其不受命於先君也但立君之權在
天子職在方伯司寇擇當立之君而請于天子
天子命之則正也若衛人自立之則天下無復
有共主而君不得為臣綱矣書曰衛人立晉不
貴辭而傷世尊王之心昭然可見東山趙氏曰
凡吉終稱嗣不書立諸侯世國有定體也繼故
書立謹廢置重繼絕也今以衛晉推之則宋馮
御說晉黑臀周宜無不書于策者春秋以弔
見義馮也黑臀也皆立於弔者晉周御說雖
立於國人而賊未討故皆削而不書五國伐鄭
以定州吁而天子不能正故特書立晉以申衛
人討賊立君之義於天下結正五國輔弔之罪
也所謂假弔制以行權此其一兩道生枝衛桓

有子曰然年當立者也衛不立之而立晉豈是
時然年尚幼而晉稍長故立之邢晉自入國狗
彘之行無道之極卒以亡衛使石碚誅州吁之
後諸於王命擁然年而立之集忠良以相之衛
必定矣何幼君之有今捨當立之嫡嗣而外求
君又不得賢是使仲討賊之義而不知立君之
道何草率邪故春秋於晉不書公子見其非所
當立而擅有其國使與鄭突齊糾曹亦同文所
以正王法也蓋衛
人功過不相掩爾

春秋世學卷一 三十九

隱公

春秋世學卷一 終

春秋世學卷二



十二公分卷或二或三或一或四或五皆以簡秦重大出

大而先公因

斷五年 章貢李氏曰桓王二年陳桓公二十七年杞武公三十三年宋陽公二年

齊宣公三十二年衛宣公晉元年唐郭侯六年齊僖公十三年曹桓公三十九年鄭莊公二十六年楚武王二十三年

○ 公將如棠觀敗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

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

執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

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輓夏苗秋獮冬

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

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辯等

威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

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

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錄之

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

遂往矢獻而觀之子臧稱疾不從

執九委切度徒洛切至音器輓思由切一作

免爾西典切狩收受切際乙運切治平聲數

上聲少去聲長知實切射音石夫音扶杜氏

曰棠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魯侯觀魚

臺僖伯魯大夫公子振字子臧孝公子惠公

弟隱公之亦父也菟索取禽獸之不孕者苗

為苗除害也猶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

謂飲於廟而數其軍徒器械及所獲也軍實

巡行之名章貢李氏曰棠單州魚臺縣天陳

也獻取魚器晉網竿簞之類陳設魚器觀取

魚以為樂也大僖伯之諫善矣抑古者諸侯

非王事民事不去其都所謂王事迷職于京

師會同于方岳是也所謂民事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也子臧之言未聞

及此豈亦習見周室之來諸侯之忠而思於

執物之大者乎

○ 春王三月公觀戲于棠 今本三傳無王三月

氏作矢獻左穀作魚公羊作漁今並從石經古

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先薦寢廟隱公

觀戲於辰月非其時矣棠通於魯非其地矣

地矣不為寢廟而以遊觀非其事矣 公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隱

公慢棄國政遠事遊游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

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慾而不能自克之

以禮也無鍾玉之及乎書觀戲職之也

○ 衛州吁弑桓公而不葬宣公立乃克蔡告于

魯隱公使人會之於是桓公沒十有五月矣
有音又章貢李氏曰諸侯五月而葵州
吁威桓公逐之而不英賦討而後國人
之英

夏四月英衛桓公
胡文定公曰衛亂是以
而弗則諡者行之速所以紀實德無勸戒也名
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夫位而見殺何
以爲桓桓列彥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
公見不諡於王而私自諡厲彭山季氏曰古無
諡法至周始有之蓋周公相成王立此法以示
勸懲文亦甚矣然禮賤不誅責初不誅長故大
夫之諡請於諸侯諸侯之諡請於天子是勸懲
之權制於上也使由臣子其心豈忍以惡諡加
之乎

隱公
之君父哉伊川乃謂死而以美諡諡君爲知也
孝者不爲人言人情乎惟天子至尊無與制者
諡禮則舉於臣子但先王之法本合天下之公
而以天命行之故天子稱天以誅臣子率由舊
章不敢私焉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
能改正謂此耳此武王周公所以警後世爲不
善者之大義也世之來也諸侯死而諡之稱
子亦不知是天守法則無怪乎其加諡美之稱
矣鄭漁仲於此亦知人情有所不安而諡謂是
諡非所以加君父如此則諡法無所關於勸懲
而泰始皇之除諡法不爲過矣不亦失周公立
法之本意乎道生按明德此論深得先王制諡
之義且見春秋特列國
之流弊微備錄於此

衛之亂也邠人侵衛故衛師入邠
邠音
山季氏曰邠姬姓伯爵文王第七子邠亦武
所封國在濮州雷澤東南按濮州即古鄆城

也其北爲衛地雷澤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
東南即濮陽陰縣城陽縣故城西北今濮州
南七十里古曹地也其東爲濮縣東都康丘縣
康丘南三十里爲邠康丘東八十里爲鄆縣
東北即濮州范縣界莊公築臺在其西北
皆魯濟西田近地也自雷澤以至范縣皆濮
水所經以合濟水枝渠之處也邠以小國居
魯衛之間其每見陵於二國也有以哉道士
按邠之侵衛蓋在州吁篡位之後微者微掠
其境而衛尋有擊鼓之亂故不及告諸侯及
其見破於衛乃以
同姓之故告魯耳

秋衛師入邠
石經以左
公羊子曰將
程子曰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
尊王爲先居喪爲重乃與成修怨入同姓之國
春秋
隱公

失道可知胡文定公曰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
不修德政固本恤民而毒泉臨戎入人之國夫
君道矣書衛師
入邠者其暴也

隱公別立廟以祀其母仲子將萬間羽數
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
以之於是初獻六羽
衆音中大夫之夫
扶杜氏曰萬舞也衆仲公子益師之子孝公
孫也彭山季氏曰觀考宮則仲子爲隱母可
知舊說以爲聲子生隱仲子生桓則隱何爲
舍其母而爲桓母立宮乎且仲子單舉杜氏
則魯人實未嘗成之爲夫人也又何由得起
爲桓祭母之義乎以隱平生考之始則屈身

以交隣終則用兵以先敵亦武之吉也
多猜忌或宜有之未必全無慮者也特立
一宮祀其弟母以長邪心何其近且思也故
立宮者隱公自為其母而非為桓也于盾也
羽翳也于所以行羽所以度也爾雅釋言曰
羽翳也山海經云五采之鳥名翳或謂之
皆析其羽而注之旗竿之首者也但舞者執
旗則重而難舉故取羽以舉而意則欲其指
麾進退不失節爾舞者必執舞者吹之以節
舞也凡舞必先羽而用舞者謂始奏以文也
及執干戚者繼進則謂之武矣此舞
于羽之本意也而用羽以祀仲子果何義邪

春秋
隱公
九月考仲子之宮

子夏曰非禮也廟無二
嫡仲子惠公繼室為隱

春秋
隱公

上
二
五

母而立之也胡文定公曰考者始成而祀也聖
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
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
也存則以氏繫姓以杜繁號沒則以諡繫號以
杜繁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則稱諡舉姓
氏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夫禮則不書止齊陳
氏曰古者妾母死易姓而附于女君別廟別
非禮也隱公葬而用僖馬禮未之有也初獻
六羽
胡文定公曰初者事之始不謂之僧
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大樂故
謂之曰羽而不曰僧也道生按此書初者始用
羽而去其干見隱公祀其母自非禮而猶
為之也夫廟有干羽之舞以象祖考之文德武
功耳婦人之善不出閨門何文德之可象乎其
後成風之逆配敬處之變嫡皆肇於此故特書
初於考宮之次而隱公之夫自見文定乃謂仲
子以別宮不取同厚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首

春秋
隱公

○

宋取邾婁之田邾婁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

春秋
隱公

上
二
六

于宋娶邑為道鄭莊公使人對曰請君主之

寡人將索與賦以故邾婁使卿及鄭大夫

擊宋入其郭

要並力居切道與道同郭
山季氏曰邾本小國素畏魯強是時魯宋為

黨邾豈敢首謀伐宋以惡魯乎蓋邾莊好雉

挑邾而宋以推以為主耳夫疆場之事何國

能自量其力者不能無動况邾莊虛聲足以彭

泉邾人喜於魯已安得不為其所愚哉觀長

葛之伐宋力報邾而魯為

伐邾則宋怒邾為特深耳

春秋
隱公

○

邾人鄭人伐宋

公羊都下有妻字
考石經以左殺
邾莊氏曰

故序鄭上頤漢蘇氏曰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
小而會盟侵伐以主者先通生按東山趙氏云
次國大夫亞于小國之卿則是使也都達卿主
兵而鄭以大夫以之耳其皆稱人者東山謂是
特大夫未有專兵之權則事之得失在
其君而不繫乎臣之名氏此說得之

○是歲玄月魯地食苗心為災

建戌 日亥 事貢李氏日月

○螟民平

根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聖人以是為
國之大事也故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特天下
人物皆失其所人倫之逆則至於君暴父穢物
理之謬則至於災丘獲麟序庚下和之氣上干

春秋 卷二 七

陰陽天行失其度而日食星隕地道反其常而
地震山崩四時失其和而大旱不雨無冰雨雹
五行錯其性而大災大水而水冰以至禽魚草
木為怪為災則金螟生蜚域有李梅冬實鵲鳴
未巢書之以見人道亂於下而天辰錯於上物
理失其常則災異為之出當時之亂已不可救
後世之君尚
足為戒也

○臧僖伯卒隱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

敢忘葵之加一等

杜氏曰加命服之手

○冬十有二月 辛巳公子振卒

張可切 振明

定公曰公將如索觀魚者傳伯謀而不聽則稱
疾不父可謂忠臣矣英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
故卒而書曰見恩禮之厚也然隱公不救忘其
忠而不欲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欲用一耳
其及也宜積齊程氏曰此記臧氏之始攝之後
臧孫達臧孫展臧孫許臧孫紇臧孫鮒春秋之末世
預魯國之政魯史記其卒聖
人因錄之以見世卿之始也

○宋殤公以入邪之役故遣兵攻鄭而圍其東

鄆 存耕趙氏曰鄆鄭伐宋宋伐鄆國邑
鄆已草廬吳氏曰苦人伐紀取年要一加兵
即拔其邑易也宋雖加兵於鄭而拔之難故
乃取

春秋 卷二 八

○宋人伐鄭圍長葛

代其國者國其邑也 將卑師少之稱也代者
路禁其無采之涂宜非大衆不辦也然而稱人
者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木及于此而稍選強
兵僅踰二千以臨弱國亦足以圍而況於一邑
乎長葛鄭東鄙邑今為河南開封府許州長葛
縣在許北五十里此報九月之伐也夫鄭人主
兵與鄭伐宋而宋獨報鄭者可見伐宋之兵起
於鄭莊而剪遏之志本宋殤之所惡也長葛近
許而宋利之非情許何以能越境而有其地乎
然則十一年鄭莊會魯入許其隙蓋起於此矣
大鄭密邇王畿而暴兵稱亂城守不下至於經
年而不解吉圖於此而書取於後宋殤無王之
事可勝
誅乎

○閔達困敦之歲

閔音煙因立倫切章貢李氏曰歲在甲曰閔達

斷 秋七月 胡文定公曰四時具而後歲成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

其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積黍程氏曰凡夏秋冬無事必書首月本與春無事書正月同義但春以一歲之始王所頒之正朔而多一王字然皆魯史之常法聖人因之耳

○ 宋兵圍鄭長葛經年竟拔之

斷 冬宋人取長葛 任城何氏曰不繫鄭舉伐者因上伐國取也胡文定

公曰宋人恃強國邑久從大衆取非其有罪者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而鄭亦無

春秋 卷二 十一

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善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焉出居于鄭塲公既立忌焉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於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也

○ 秦蒙太奮若之歲 章貢李氏曰歲在己未瑞象爾雅作游蒙

在丑曰 秦奮若

斷 七年 章貢李氏曰桓王四年陳桓公二十九年杞武公三十五年宋塲公四年

蔡宣公三十四年衛宣公四年唐永侯二年齊僖公十五年曹桓公四十一年鄭莊公二十八

年 秦文公五十年 楚武王二十五年

○ 魯伯姬既歸于紀五年其姊亦姬始得焉待年也 章貢李氏曰亦姬魯公女隱公之姊也其母賤故為伯姬之媵焉

斷 春王三月亦姬歸于紀 今考三傳示作叔考石經以古文

胡文定公曰亦姬非夫人也則何以古文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特者所以定名分室恥之常所以書也存耕趙氏曰春秋錄紀事何詳也二年書逆女書伯姬歸今亦亦姬歸五年平書逆王后于紀九年書姜歸京師度王之足依也魯不能救王不足依此紀所以終因

春秋 卷二 十二

于齊也故終伯姬歸亦姬歸鄭書其卒莫以見魯不存紀而二姬夫所也道生按姜媵之微不當登于史策而魯史乃錄紀亦姬獨詳者其始不隨夫人以姓非禮之常也既而魯寵於紀伯姬反夫寵焉伯姬南辛在廣紀侯携亦姬以逃而齊侯伯姬蓋是時亦姬偕為紀夫人故魯人不曾伯姬之葬不以夫人之禮待伯姬也紀李潛立宗廟于斯紀侯卒亦姬不歸魯而歸鄭以夫人自居而奉其宗廟也故其死而魯人莫之是以夫人之禮待亦姬也此魯史所以得詳亦姬于策聖人因之以見嫡庶倒置之大者也蘇子由以為賢而得善非矣若存耕之說乃屬辭比事之一端亦非所以登策之本旨也故讀是經者必先考史法之所以得善以求聖人之本旨若忽於史法而以己意揣摩鑿空說其不流於妄者鮮矣

新

滕侯之薨來計於魯魯人不弔

姬姓侯爵武王封大子第十四子亦稱于滕其國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章貢李氏

曰滕自叔繡始封蓋十有餘世至是入春秋不知其名諡其子與薛侯祿朝隱公桓王黜

之終春秋稱繡子戰國時為宋僮王所滅

新

滕侯卒

程子曰不名史闕文胡文定公曰以名赴而自別於大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諡不

亮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

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仲尼

羊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

春秋世學卷二

十三

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

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大夫則

禮之中也滕侯書卒何以不英急於禮弱其君

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

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其於是魯北國也楚

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莫滕隣境也宿

同盟也計告難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

編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

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

○

魯將為宋伐邾夏作中丘城且備莒也

為于偽切彭山季氏曰中丘魯邑近莒地在

沂水之東其東為向其北為邾其南為鄰而

西為沂水即今兗州府沂水境也莒鄰小國

而界於東夷隱公之時肆行無忌怒向服魯

新

夏城中丘

左氏曰書不時也程子曰為民

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

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與

作不時害義國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

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民力矣

曰魯之城邑多出於畏齊畏晉畏鄭畏莒不

則大夫強而自賊其邑未有無故而為之者也

不能以時舉其政事致而為之備以奉農時春

秋所以

○

齊僖公遣母弟夷仲如魯結艾之盟也

新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孔氏曰聘禮使者執

以致享清酒張氏曰聘者諸侯遠大夫通好與

國見於禮禮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間於天子

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

嘗朝聘于天子以魯推之則諸侯益可知矣而

齊僖因父之盟遽遣使于魯以結好忘君臣之

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觀于之聘則凡春秋書

聘可以例推矣其弟又君齊侯寵愛之私也

親親之道推尊其位重其祿非賢則不及以政

春秋世學卷二

十四

章貢李氏曰夷仲名年齊莊

公之子僖公同母弟也

公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 隱公問邾要入宋之故自將以伐焉

居切將
去聲

○ 秋公伐邾

公羊解下亦有美
字考石經從左敘
代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宋人先取邾回故
邾人入其郭魯與儀父則元平盟于蔑矣邾人
何罪可聲持託為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
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
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邾為宋討非義甚矣而
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邾蔑之盟
不待貶而
自見矣

○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桓王

春秋卷二 十五
隱公

使凡伯如魯至楚丘戎攻而執之

齊程氏曰戎即二年會潛之戎在魯之東邾
者楚丘魯邑或以為衛地非矣杜氏曰凡伯
姓伯奔周卿士也彭山季氏曰今
河南衛輝縣西南二十里有九城

○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程子曰周禮大行人
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諸侯乃常禮也春秋
諸侯不修臣職朝聘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
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
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執而言伐者凡伯至魯戎以兵眾攻其邑而執
之也若知舊史古戎伐我楚丘則疑于伐魯而

春秋卷二 十六
隱公

○ 游北攝提格之歲

在寅曰
攝提格

事貢李氏曰歲在西
曰游也爾雅作素也

不知戎意之在凡伯止言戎執凡伯則不見其
攻於魯邑而得之也故變其文既得戎執凡伯
之情又不沒伐楚丘之實辭簡而義備所以為
聖筆之妙蓋言以歸則不必言執言楚丘而不
言我為魯討之而不
杜氏曰楚丘在齊陰
故王臣之罪自見矣
作楚宮即其地胡忠簡公曰桓王不能以信交
於下區區聘魯威令不行戎伐其使先王盛時
諸侯翊戴天子以隆中國之勢四夷請命不暇
雖無蘇不叛犯況敢伐天子之使乎今至於錯
居中土無所忌憚是中國不能禦正夷狄木納
趙氏曰古者王臣莅事事畢衛以出境單襄公
適陳以聘楚侯不在疆事不致賂單子知陳之
將亡今凡伯來聘而魯不加衛戎得伐之以歸
所謂司寇詰姦之法安在予積齊程氏曰戎居
中國周天子方伯不能懷斥之過魯隱公而會
之盟之引為配類致使驕矜犯分以辱天子之
使書之一見王政之不行二見諸侯之衰弱三

八年 宣公三十五年衛宣公三十六年宋桓公五年蔡
宣公三十六年曹桓公四十二年鄭莊公二十九年
秦襄公受元年楚武
王二十六年

宋人以幣如衛請相見衛宣公許之故及宋

殤公遇于大丘 杜氏曰大丘即岳衛地
季彭山季氏曰句陽城在今兗州府曹州曹
縣北三十里蓋曹地當宋衛之間者也但以
其界在衛南故元
凱以為衛地耳

春秋 卷二 十七

春王正月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傳無王正月三
字五傳寫脫之而
公羊乃曰隱得讓桓故不有其正月投果亦曰
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失之鑿矣與桓正月
無王四年七年無秋冬皆不
知其闕大而巧為之詞者也 殤公嘗從州
吁之諸伐鄭以聞馮夷州吁誅宣公立馮不可
不終國而未知宣公之從否故宋衛遇垂以請
鄭十年入鄭蓋垂之謀也謀人之國不以禮見
陽君相過春秋因其實而告之彭山季氏曰宋
衛本與魯為黨以魯既許鄭平宋將要齊以絕
鄭故為此過而元屋之盟議在此矣然以過禮
見者恐世所誤
欲害其連耳

○ 鄭莊公請以泰山之枋祀周公輸平故也隱
公受之 枋必彭切杜氏曰鄭桓公宣王
母弟也故賜之枋田為助祭泰

山之湯沐邑彭山季氏曰在
賈縣東南今屬山東沂州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宛於庚寅我入枋

胡文定公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諸之矣宋入
地也至是宋歸枋者其地既輸矣周制六年五
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宣
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枋田為湯沐之
邑而以歸魯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
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
人以先祖所受之邑失其言我入枋者枋
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

○ 蔡宣公在位三十六年而薨子封人嗣立是

為桓侯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父音
義詳三年
宋公和卒

宿男亮赴于魯魯人不會

辛亥宿男卒 永嘉呂氏曰不名史失
之不書蔡魯不會也

○ 宋殤公衛宣公欲成于齊故為元屋之盟
齊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
也齊鄭一黨也鄭輸平于魯齊亦為父之
盟以平魯為元屋之盟以平宋衛是成三國
也東諸侯之文盛矣廬陵李氏曰元屋之盟

左氏以為齊辛平宋衛于鄭而鄭不與何也蓋宋衛之謀未息故也夫列國之志爭皆以強弱為進退齊最強大宋衛之小國也傳曰宋衛寔難鄭何能為則宋衛之所畏者在齊而不在鄭矣故無屋之盟宋衛雖屈于齊而終不與鄭平也然鄭莊固執齊以自強齊傳亦責鄭以糾合故無屋雖以王爵尊宋而明平宋公不王之罪又發於鄭人是齊信陽尊宋衛而陰固鄭黨宋衛不悟而信之小霸桓公之制霸皆原於此矣彭山李氏曰无屋即无亭蓋南燕地而北近於衛者杜元凱以為周地非也

春秋 隱公 十九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无屋

春秋 隱公 十九 下

子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春秋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諸誓不及五帝盟詎不及三王文質子不及二伯清江張氏曰此宋衛欲成於齊而齊侯與之盟也春秋之初皆離盟至此三君共要贊神以示明信然宋王者之後齊東方大國衛亦北州大國也宜可因此為講信修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齊魯會防之後齊侯遂從魯以黨鄭又明年與二國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侵顧忌春秋於无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所以謹世變之始悼人理之失也

蔡宣公之喪三月而葵隱公使人會之

斷 八月葵蔡宣公 程子曰諸侯五月而葵不及期簡也積齊程氏曰宣

私諡稱公僭也

隱公及莒大夫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好去聲家氏曰魯莒自春秋以來有未平之怨前此紀人為之平之今隱公欲降心以直二國之怨而及其臣以望國之君盟小國之臣謹而不中於禮者也彭山李氏曰浮來山名在今山東莒州西三十里張元德云莒地是也杜元凱以為紀邑非矣

斷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親作邑今

正 于夏曰非禮也息齊高氏曰莒雖小國入向伐杞其力猶能及他人故公結此

春秋 隱公 二十 下

盟以求援彭山季氏曰莒稱人微者之詞蓋小國止一卿其下大夫僅當大國之士名氏不登于史策七年城中丘備莒也至是公使親往其地屈己要盟則以莒強懼其為患耳莒為地主僅使微者盟公僅強無禮可知矣魯將黨鄭國宋而甘心屈於小國勇怯失中如此何以使人畏威懷德哉

事 蟲食苗心於是再

斷 螟 子夏曰紀吳也積齊程氏曰三年後螟見人道恃亂而災異復出民之窮困可知矣息齊高氏曰書螟者三隱二莊一燕十有一桓一餘皆僖公之後螟食苗心蟲無所不食其為災也螟輕而蟲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不然

豈能後二百
年皆無驍都

○

司空無驍卒鞏諸族公問於泉仲對曰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

字為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

以氏為展氏

○

冬十有二月有音無驍卒

子公子之子為公孫公孫之子不得復以君屬

之族者孫桓以王父字而或以謚或以官或以

春秋

邑則因其始受命之者也無驍公子展之孫命

為展氏禮之常爾其辛何以不氏未為卿也凡

貴職者為卿則稱公子公孫如公子益師公孫

行之類是也別族者為卿則以名繫氏如季孫

類皆別族之為大夫者故輩未為卿則不稱

公于藩山未為卿則不繫之族其別如此而大

夫非親故世故則不得列於貴卿亦可見矣故

非卿也亦可以見大夫稱名之一證矣古者置

無駟輩扶久列大夫不得為卿見其不輕授也

其官人以世至於藉父祖餘蔭當其始仕而即

得為卿則失先王之禮意矣故胡文定云三家

春秋所書而是非之

遠者矣治亂之效明矣

○ 彊梧單開之歲

單音蟬開於合切章貢

○ 九年

章貢李氏曰桓王六年陳桓公三十

蔡桓侯封人元年衛宣公五年唐哀侯四年齊

魯公十七年曹桓公四十二年鄭莊公三十年

武王二十七年

○ 南季來魯於是桓王下聘再矣

隱周室之罪人也宜加貶削之罰矣南季來

聘何可已而不已歟用見王室衰微威柄已

去惟恃福惠

以結人耳

○ 春王正月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傳亦無王正月

○ 春王正月天王使南季來聘

○ 春王正月天王使南季來聘

○ 春王正月天王使南季來聘

○ 春王正月天王使南季來聘

○ 春王正月天王使南季來聘

○ 春王正月天王使南季來聘

○ 春王正月天王使南季來聘

○ 春王正月天王使南季來聘

曰凡伯南季不能誼王以正典刑乃承命而來
轉馬其為人臣亦可知矣新步王氏曰隱公之
立既不稟命于周軍桓祭伯接鍾魯慶而不類
見於平王武氏子來求聘又不奔喪會葵及桓
王即位又不入覲而奄然受王臣之聘接膝
薛之林朝終其世不違一介行李造于宗師若
何比歲出會諸邪春秋錄王臣之聘惟隱桓之
世最數隱不克終桓負大惡不善之積蓋有其
矣由

○
季春病月大雷電雨七日而雪

切道生按月建辰曰病左氏謂凡雨自三日
以住為霖劉原父程特叔皆非之謂經無霖
字蓋左氏誤以電字為霖字耳愚則以為左
氏但釋大雨為霖耳非電之誤也蓋癸酉初
雨而震電既而雨不止積七日至庚辰轉寒
而雨變為雪雪即雨之凍耳故曰三日以住
春秋世學卷二 二十三

為霖豈其
訖之矣哉

○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雨如疾辰大雨雪

丁夏曰紀異也息齊高氏曰大者非常之詞
說文震辟也震物者雷之甚也電者陰陽激
耀雷之光也胡大定公曰雷未可以出電未可
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
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
動有常而無忒凡夫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
節而陰氣縱公子暈之說此夫鍾巫之難萌矣
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
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
之意矣道生按是歲三月癸酉乃建辰月初

六日也雖在驚蟄之後然雷出而至於辟虛震
物則亦異矣故胡大定公以為陽失節而陰氣
縱然謂周三月為夏之正月則猶或於左杜諸
家之妄談而未敢深考六經建正之說之詳也

○
大夫所挾卒

挾卒 公親作侯考 杜氏曰挾魯大夫舒城
謂之微者微者不列於春秋荀列之則大夫矣
道生按公子益師無駭挾之卒不日與公子驅
異者胡大定公以為見恩禮之厚薄是也或以為
不在位者非不在位則不錄其卒矣是故以為
也公子之賢而不卒為士師而見黜逐為逐民故
論其罪無其官故也然則謂無駭挾不在
位而不卒紀叔姬賢而持卒者皆臆說耳

○
隱公欲伐宋故夏城郎

有鄭即亭彭山季氏曰鄭無謂郎亭在單
州魯臺縣今屬山東兗州府蓋近宋之地

○
夏城郎

胡大定公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
平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坊展務
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
板輪稱春築程土物謀遠通略基址備厚薄
溝壑具饒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
為之可也况夫其時制安典大作無愛養斯民
之意者乎襄陵許氏曰七年吉城中丘而後伐
新九年吉城郎而後伐宋皆公不務崇德修政
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干非時動衆恃威守
末矣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義九
六年

○**春秋** 七年
隱公 殺渠子曰無事焉
何以書不道時也

○**春秋** 七年
鄭莊公 將伐宋矯王命以告諸侯故齊侯會

隱公 于防以謀之
存耕 趙氏曰魯有宋

齊之地清江張氏曰魯隱自六年交輸平八
年入訪志於肥鄭而仇宋故外為平宋之形
鄭侯以不王之罪加于宋則與兵有名而其
義可以招齊此會防之謀所以為明平伐宋
之地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錄之如此
然不知鄭莊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繆葛之
戰則宋場之不王豈
至如鄭莊之甚乎

春秋 隱公 下 二十五

○**春秋** 七年
冬公會齊侯于防 公羊作邠考
石經從左穀
胡文定 公

人有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
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
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耳左傳稱宋公不
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亦謂之非王事
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德征討之禁於王都雖
名伐之舉不及是矣始則私相會為謀于防中
則私相盟為師期于鄭終則私相會為謀于防中
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
積齊程氏曰齊信方與宋為元屋之盟今
侵會魯以謀伐宋齊信之無信猶魯隱也
徒維執徐之歲
章貢 李氏曰歲在戊曰
徒維爾雅作屠維在辰
徐日執

○**春秋** 十年
章貢 李氏曰桓王七年陳桓公三十
二年杞武公三十八年宋瑤公七年

蔡桓侯 二年衛宣公六年唐來侯五年齊陽公
十八年曹桓公四十四年鄭莊公三十一年秦
宣公三年楚武
王二十八年

○**春秋** 十年
齊僖公 鄭莊公為師期侵會隱公于中立

侵快 又切積齊程
氏曰即七年所城

○**春秋**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立 **彭山** 李
氏曰中

春秋 隱公 下 二十六

丘魯地臨沂水順沂而上可至宋之東鄙自即
而西以達于管即宋之西北鄙也董之伐宋由
東道入正兵也公之伐宋由西道入奇兵也蓋
謀定於此而其事則責成於魯也齊鄭以利陷
魯苟有俘獲盡許歸之而使享致力耳故董率
大眾而齊鄭但以人從則身親設伏而誘宋敗
管所取二邑齊鄭不與焉隱公為利所動墮於
鄭莊街中以解舊好之宋卒以兵權授鞏功高
不賞之禍近在蕭牆曾不
省悟其至於見弑也宜哉
○**春秋** 十年
五月羽父先會齊鄭之大夫伐宋 **南胡** 文
公曰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誼而行今而
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鐘巫之變知其
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
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難欲制
之其將
能乎

新夏帥師音畢會齊人鄭人伐宋音積

程氏曰左公穀杜見革不氏疑以為貶非也又經書齊人鄭人必其大夫也而左氏以為齊侯鄭伯學者得信經乎信傳乎彭山李氏曰革不稱公子猶未為卿也掌兵日久而不得為卿輩於此不能無怨望矣感而能於者鮮況兵權在其手乎故胡文定云隱公不能辨之於早茲其兵權是以及

○音隱公及宋師戰于菅破之拔二邑焉音

春秋世學
隱公下
二十七

斷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音辛未取郕音

已取防音石林采氏曰前未有言戰者此何

言輩帥師而此言公敗宋師者時公後至于師以重言也而不言齊師獨魯敗之也諸侯擅與師伐人之國而敗其師雖僥倖於一時王法所當誅也况十日之間奪其二邑罪為尤大故書其實以見義焉彭山李氏曰管宋地蓋在北鄙部木姬姓子爵國大子第十一子封于部今屬山東兗州府宋先取其地而還其君于南以為附庸防宋北鄙邑近緡

○音鄭師還猶在郊宋衛之兵襲破鄭垂之會故

也音還音旋存耕趙氏曰齊魯鄭伐宋從中丘之謀宋衛入鄭則從垂之謀也

斷秋宋人衛人入鄭音積齊程氏曰鄭結齊魯

報復不已由乎王政不綱諸侯放恣此春秋之時所以為大亂聖人所以傷世道之變也

○音宋召蔡衛二國從之攻戴八月壬戌鄭伯圍

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音既連兵入鄭又

乘勝召蔡人伐戴戴鄭之與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因三國之使伐而取之蓋得三師之輜重是宋衛雖入鄭不能為鄭之弱也孔氏曰戴梁國留縣古載國存耕趙氏曰鄭之附庸彭山李氏曰戴國不知其所出今河南開封府睢州考城縣乃其地

春秋世學
隱公下
二十八

斷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音公穀作戴考

州胡文定公曰莊公蓋嘗先叔段敗王師困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圍起乘其喪一舉而無取之十莊子之術也孟子曰吾戰者服上刑

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新安汪氏曰公穀皆謂鄭因三師之力而取戴鄭方與宋國安可資其力以取戴宋衛方入鄭而連蔡以伐鄭之與國必不資鄭以力而使之取戴也程子以為鄭戴合攻

○音伐宋之役鄭人不曾故齊鄭之兵入鄭音

息齊高氏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
伐之鄭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

經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經 新安汪氏曰入春秋之始兵爭微擾未有若
是年之尤甚者也夏而三國伐宋秋而宋衛
入鄭又借蔡伐戴鄭伯又圍戴取三國之師繼
以為未足且借齊入鄭一伐一入迭勝迭負彼
此交侵其黨與戰國之殺人盈城暴骨
如莽兆於此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

事 祝犂大芒落之歲

落爾雅作者雖大芒落
與史記異稱而義則同

春秋世系
卷二十九

經

十有一年

有音
曰桓王八年陳桓公三十三年紀武公三十九
年宋殤公八年蔡桓侯三年衛宣公七年唐哀
侯六年齊僖公十九年曹桓公四十五年鄭莊
公三十二年秦寧公四年楚武王二十九年

○

事 滕薛之君如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

我周之少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隱
公使壺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
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賔有禮主則擇
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

與諸任齒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
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經

春王正月

三傳無王正月三
滕侯薛侯來朝

彭山季氏曰朝者事上之名乃諸侯事天
之禮而諸侯不得以相朝也東遷以來
諸侯放恣凡小國之朝以臣禮自處大國受之
以君禮自居觀魯君臣朝聘鄰國但書曰如聘
其非禮也大行人諸侯殷相聘世相朝王制謂
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春秋世系
卷三十

朝宋漢儒附會妄說而春秋大義隱矣道主按
諸侯於天子有朝而無聘於同列有聘而無朝
曲禮曰天子當床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
朝是無聘也聘義曰諸侯相接以敬讓卿上據
大夫承擯士結擯是無朝也必天子時會以據
四方之禁相聚于京師然後有私親之禮亦修
睦以蕃王室之一端會畢而旋各守社稷無私
朝其國之禮也春秋之時公子遂仲孫蔑亦孫
甥聘于周則慢王矣公朝齊朝晉朝楚則辱祖
矣經皆以諱詞見非禮也至於滕薛來朝不別
言者公是文定以為又機旅見是也諸侯朝於
天子則旅二君之來隱之受夫禮之中又夫禮
焉桓王怒然滕為子薛為伯
隱自大無王不終厥命宜矣

○

事 鄭莊公欲伐許故會隱公于邾以謀之

草盧吳氏曰欲得許地者鄭之本謀也鄭莊
以小利許魯隱既與之伐宋為鄭報怨矣又

將與之同伐許為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魯齊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釣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於己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彭山季氏曰許姜姓男爵與齊同祖皆炎帝之後唐虞時許歸為四岳歸子伯夷襲封為許侯武王時封其裔孫文叔為許男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是也時來左傳作都今屬開封府鄭州

斷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左氏闕五月二字時來公羊作都黎並以

石經

○

鄭伯返自邾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七月庚辰傳于許鄭師畢登壬辰遂入許許莊公奔

春秋世

卷二十一
隱公下

衛齊侯以許讓魯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邪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復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

春秋世

卷二十一
隱公下

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後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大音 春秋與音預共音供侯扶又切處並上聲為子偽切聖音棘夫音扶大音泰杜氏曰授兵賦車馬也大宮鄭祖廟也連也仁山金氏曰齊侯以許讓魯而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則入許者齊之志也鄭伯先登遂入許則入許者鄭之功也讓魯而魯不敢受固也與鄭以酬其功宜矣而鄭亦不有焉何也鄭以齊魯之師伐宋故齊亦以魯鄭伐許齊之志魯預有力而鄭自有之終必以此致隙安保齊之不終於爭故曰兄敢以許自為功又曰其能久有許乎然則何不歸之齊歸齊則恐其終已也故曰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鄭國爭此土也傳謂其度德量力無累後人又或謂其得而弗有此豈其本心哉內防其志而外利其名耳

春秋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春秋

許於鄭之案後起然齊桓既霸許七從於

許於鄭之案後起然齊桓既霸許七從於
會盟三從於征伐許之事齊尚謹齊之叔許亦
主則雖有楚人之國鄭人之侵無能為也及晉
霸以後許專心事楚無復中國之顧故晉文圍
以諸侯晉棄伐以三國晉悼有荀盤之伐晉平
有荀偃之伐以區區之鄭而一歲再用兵于許
許亦不能以自存矣故成十五年以後一還于
葉再還于夷又還于白羽又還于谷城越二年
而滅于鄭游速之子是則今日之入許乃後日
滅許之開端也然首謀在鄭書公以及無乃春
秋惡黨惡之意歟止齊陳氏曰凡奔非其罪不
害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故三國入許不
害許男奔衛必國滅而後害奔譚于奔莒拉子
奔黃溫子奔衛徐子章羽奔楚皆以不死社稷
也所謂假竿則以
行權者此類是也

索羽父專隱公惡之公之止于鄭也在尹氏惠

公薨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歸而立其主
十一月公祭鍾巫齋于社園館于萬氏壬辰

羽父使賊弒公于萬氏

春秋

羽父使賊弒公于萬氏

羽父使賊弒公于萬氏
章貢李氏曰羽父之專所謂伐鄭國請而行
伐宋先期而往是也隱公惡之輩是以懼而
作亂左氏則云羽父請殺桓公曰為其少
故也使營莧來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謂公于
桓公而謀弒之公羊則云羽父懼桓公為
子口隱矣曰吾不反也請作難大隱以長而
弱國正也而妄謂之攝者蓋欲誣隱以篡而
歸桓為當立輩以大義而行廢置之權乃茲
臣賊子自文之詞二傳錄之使殺賊得以欺
後世可謂悍焉不精矣宜一切刪絕以求經
文比事之旨則事理自明何假於傳也杜氏
曰萬氏魯大夫清江劉氏曰伐宋敗宋取郕
取防滕薛來朝入許隱公之所以弒也德薄
而多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禍及
在內可不哀歟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
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胡文定公曰隱公
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
朝於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葵秋使
武氏子來求賄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而擅與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
也山川土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
先祖而取都及妨納鄭之妨罪四也又入許
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遵者人
臣之大惡而隱公皆無有之然則不善之殃
豈持始於鞏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掩矣
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
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
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
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盧
陵李氏曰隱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黨於

宋自六年以後黨於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而出於諸大夫之扳已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盟我四年過清春秋皆書及蓋隱欲結諸國以自安也雖欲自安而大夫之專遂見於無駭鞏帥師之時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鄭而忘蔑之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於許無所不至而有焉氏之禍矣杜氏以爲諫國之賢君吾未之見也立公弟執是爲桓公而討焉氏有死者章貢李氏曰桓公羽父蓋殺隱公而并及其諸子從臣以滅口固以委罪焉如朱溫使史太將廷辟執昭宗盡滅官填而反謂裴貞一李漸榮爲弑帝也

斷冬十有一月有青壬辰公薨穀梁子曰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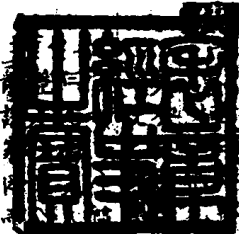
春秋世學卷二 三十五

隱公之不忍也左氏曰不書薨不說喪也惠齊高氏曰君終不於正寢而於他所則著不正終所以危之也至於不書地則知其爲弑矣君見弑而惡言焉是無臣子之心故書薨而不地所以深罪當侍在朝之臣而誦誅一時預弑之賊也賊未討不書葬見爲臣子者縱賊不問又使之得立焉君皆其心壯面事之是與弑也一時臣子皆與乎弑則葬之者誰歟雖葬猶不葬也彭山季氏曰隱公之薨傳言館于焉氏在當時罪已不能明矣聖人惡居下訟上安可遽以直書夫子隱之焉君合當稱兵志存利國必非柔懦不報者而明察猜疑或不能免故無駭鞏掌兵矣而卒不在位鞏亦懼掌兵而久不為卿加以桓之性惡才雄素萌非望此豈邪之所動於惡歟左氏謂焉氏弑者乃桓聲文過之說也故不說其喪則不居其君不於於諸侯不以禮葬而諸侯不來會夫傳又妄載將授將先之言大抵本於攝之一字及註隱公久居桓位

宜於與桓不得以君禮自處者亂賊爲邪說以文姦卒多如此而後人遂爲所罔孔子懼作春秋其以是夫歐陽永叔云魯隱南面而治其國居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止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之不爲君也據經稱公者十一年則隱實魯之成君而傳者以爲攝可見公薨不地之爲桓弑明矣道生按左氏云不成喪趙子常釋之以爲不以君禮成其喪而高氏云雖葬猶不葬者則原討賊之義以明經旨也然亦互相發焉蓋葬之不以成君之禮是無恩於先君與暴露於溝壑委棄於狐狸者不殊故不書葬而臣子之罪自見矣左可爲案而高可爲斷在學者虛心融會之而已

春秋世學卷二 終

春秋世學 三十六



魯公母弟皆忠公姜仲子所生
自公母弟皆忠公姜仲子所生
魯公母弟皆忠公姜仲子所生
魯公母弟皆忠公姜仲子所生
魯公母弟皆忠公姜仲子所生
魯公母弟皆忠公姜仲子所生
魯公母弟皆忠公姜仲子所生
魯公母弟皆忠公姜仲子所生
魯公母弟皆忠公姜仲子所生
魯公母弟皆忠公姜仲子所生

桓公

月夫人于氏薨乃隱之妻為是而左氏以馬
隱毋其妾繼可決之考之以經揆之以理則
先公所據昭如日星豈可
亂以知說而增以隱見和

經斷

桓公

卷見第一
桓公探義
卷後放此

經斷

桓公探義
卷後放此
桓公探義
卷後放此

元

經斷

桓公探義
卷後放此
桓公探義
卷後放此

桓公探義
卷後放此
桓公探義
卷後放此

秦寧公五年楚
武王三十年

○

秦寧公五年楚
武王三十年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桓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王山平廣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春秋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桓公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云者嘗與許復周公之字蓋非方伯不得有
湯沐之邑非周公不得世享其地積幣程氏
曰出大丘即隱公八年宋公衛侯相過之地
息幣高氏曰鄭伯知公之塞逆不自安特為
好會將以求路焉度魯急於會諸侯必從所
欲故也夫鄭伯與魯公同盟和好今是其賊
不能討反有所邀求欲
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

三D公克頁白于幾頁白

乙儀鼠報田

經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歸枋欲許田而公未
乃求好于鄭鄭亦欲求此機遂求許田而公未
公會于岳塞執之人人所同患而鄭莊首與
馬會故書公會鄭伯言出於莊公所以深罪鄭

七鄭伯以壁假許田

壁歸魯以假為名實求許田也

將以要魯而為之詞者許田也

則局焉謂之以壁假鄭伯之詞然也

恭也春秋之初諸侯之欺也石林景氏曰魯公之

其爭以明鄭伯之欺也石林景氏曰魯公之

齊晉猶未強而鄭伯之欺也石林景氏曰魯公之

遂舍來而事鄭伯之欺也石林景氏曰魯公之

之所畏也其首來於鄭者歟鄭既恃其不與之

同好而為之盟三傳蔽於易妨之而不知後桓

許田之為越也其首來於鄭者歟鄭既恃其不與之

公曰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王之所錫

松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居之心而廢朝所

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王之心而廢朝所

按會未有言其親之心而棄先王之心而廢朝所

田是已此書會于岳而桓之故矣桓誠隱智弒

田是已此書會于岳而桓之故矣桓誠隱智弒

田是已此書會于岳而桓之故矣桓誠隱智弒

田是已此書會于岳而桓之故矣桓誠隱智弒

田是已此書會于岳而桓之故矣桓誠隱智弒

田是已此書會于岳而桓之故矣桓誠隱智弒

田是已此書會于岳而桓之故矣桓誠隱智弒

田是已此書會于岳而桓之故矣桓誠隱智弒

田是已此書會于岳而桓之故矣桓誠隱智弒

田是已此書會于岳而桓之故矣桓誠隱智弒

○**經** 齊示以償枋馬名齊惠則直取宣賂而不復文
飾矣觀桓桓試隱猶委罪於齊氏而討之宣則竟
遂主母而略無忌憚世道愈降人
悲群而天理滅矣春秋安待不作

○**傳** 馬賂故盟于越以定公位 **探** 爲于傷切杜
地 曰越近也

○**經**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探** 曰文定公
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父鄭人
欲待許田以自廣是以爲之會桓公欲結鄭
好以自安是以爲之盟夫執逆之人凡民罔
弗怨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待而誅之者也

○**傳** 桓公 春秋 三 五
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群人惡滅天理變中
國焉吳狄化人類禽獸聖人所爲懼春秋所
以作無侯於貶絕而惡自見矣精義曰春秋
秋先書隱公薨而不地以著其見弑繼書桓公
安行即位之禮繼書公及鄭伯盟于越於是桓
伯以璧假許田繼書公及鄭伯盟于越於是桓
公弑逆篡立鄭伯貪利黨惡之罪顯如日星所
謂屬辭此等春秋教也何侯於一字褒貶哉

○**經** 秋大水 **探** 公羊子曰記災也胡文定公曰大
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
拒行逆德而
致陰沴宜矣

○**傳** 是歲陽事除之月無事 **探** 章貢李氏曰月
建亥曰陽孟冬

十月七建子曰事什冬十有一月
也建丑曰涂孝冬十月二月也

○**經** 冬十月 **探** 穀梁子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違言
也春秋四年四時具而後馬年
○**傳** 重光協洽之歲 **探** 章貢李氏曰歲在辛
丑重光在未曰協洽

○**經** 二年 **探** 章貢李氏曰桓王十年陳桓公三十
五年杞武公四十四年宋瑤公十年
蔡桓侯五年衛宣公九年唐哀侯八年齊禧公
二十二年曹桓公四十七年鄭莊公三十四年
秦寧公六年楚
武王三十一年

○**傳** 初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嘉而屬殤公焉 **探** 嘉
程
後子姓字孔父初微仲衍嗣封于宋生宋公
稽宋公生丁公申丁公生湣公共湣公生何
字弗父弗父辭國而世焉卿弗父生周字宋
父宋父生世字子勝子勝生正字考父考父
生嘉嘉生木字金父金父還魯生孔平字平
初父初父生孔防叔防叔生孔伯夏伯夏生
孔父字叔梁叔 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
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
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
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焉
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
棄德不諫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先昭

春秋
桓公

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
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穆公薨殤公立任位
十年數伐鄭敗卒督弑殤公而立公子馮
以親鄭孔父存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通
而致難於君者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
君之亟戰也司馬則然於是先攻孔父於家
而殺之殤公怒正月晦華督弑殤公召馮于
鄭而立之是為莊公

春秋
桓公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督弑其君與夷
命至華亥入殿而竟走於楚罪莫大焉孟子曰
貴戚之卿居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

春秋
桓公

位古者天子建國必選諸侯之無伯居叔父若
庶兄之賢者命為上卿以爲之副而監其國諸
侯不敢臣天子命司寇詔之果爲不道則廢其
請於天子天子命司寇詔之果爲不道則廢其
君而選其倫序當立而才德服衆者立之如宣
王之命魯孝公非卿可自易其君也君雖不居
臣不可以不臣易位且不致擅况弑之乎春秋
言督弑君見罪大惡極不可容於覆載之間而
天王不能討方伯不能伐諸侯及其大夫孔父
侯反受賂而殺之三綱絕矣
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弑君而
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之先死何也
也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三山孔
氏曰字者命大夫也道生按命大夫生則書字
恒也若夫死則雖諱侯亦名况命大夫生則書
謂爲祖諱者述之矣蓋孔嘉固夫子之七世祖
也爲其祖諱且殤公未弑之時孔父固生而存
三

何以名而不于當名則勝居何以于而不名至
於祀而不通則改經文以爲祀之求後是其
於文歟世之巧至此而敗露
昭然如見肺肝不可掩矣

○諸侯會于稷馬路故定宋莊公且立華氏也

齊魯陳鄭皆有賂故皆逐相宋公

華去聲相去聲杜氏曰稷宋地止帶陳氏曰

弒君之禍接跡天下於是馬始也向也合五

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皆逐相宋公弒君之禍

接跡於天下

四君爲之也

三申公光命

于稷已成

春秋

三十一

杜氏曰成平也宋有弒君之亂故爲會款以平

之清江張氏曰會宋言其爲者其言成宋亂

何孟平問世變特書以著之也宋先代之後統

承先王修其禮物今有弒君之亂居四國之君

有奉天討誅亂臣之舉則宋亂不待成矣魯桓

弒隱方以類合三國黨惡謀以賄行相與定焉

立誓然後其亂始成遂使天爲之常者待以非

其志於天下此聖人所爲懼而春秋所以作也

積善程氏曰諸侯當討宋亂不當平宋亂宋有

弒君之賊諸侯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殺華督詢

可立之君而立之天下庶乎其可理也今馬路

故而平之其爲亂賊之實昭矣豈非後世有天

下國家者之大戒乎彭山李氏曰觀經文於亂

曰宋意在宋莊公非專爲華氏而發督之弒君

本爲立焉也特書曰成宋亂則見弒君之謀起

於立焉焉爲待時罪焉而成之者四國也下書

取卻大時而曰于宋則信乎不止爲華氏矣且
春秋會盟本有書其所爲者惟此會久傳之薄
葉之澶淵皆書所爲以其事有可疑也禮之會
當時止言立華氏故特書曰成宋亂薄之會楚
使宣申致魯疑於魯求楚政特書曰釋宋公澶
淵之會晉人大合諸侯疑於討秦世于殷政特
書曰宋災故皆所以
刑殺也而是非具矣

○桓公得宋賂馬路爲于周公之廟臧哀伯諫曰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

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

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宋見敵

玃帶裳幅焉衡統紘紃昭其度也藻率鞞結

鞞屬旂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

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鐃昭其聲也三辰

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

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

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

其賂器於大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

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鄙陋在

廟章孰甚焉公弗聽

○趙音活大並音奉

音非難音弗楚音旋幅音偏駟音皆衡音行

紀多欽切然音宏延音延率音律許音丙結

三少好大鼎于南
為天大廟

春秋
桓公
卷三
十三
上

夏四月取郃大將于宋

公其書取何藏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
以爲利一以取書之故郕而賂魯濟西田賂齊
書取而
已矣
戊申納于大廟
大音
取者待非其

有之構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賊不得致封而受其賂器寔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

又何殊焉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岳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邦廢正

能賊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家氏曰：魯取郕于宋而目之曰郕，郕者宋姓，以不義取之，故繫于郕。今魯復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所從來。

而係之于宋魯桓身弑其君大志未討乃成人之亂取賂而還復陳其器於大廟大廟者周公

神靈之所宅鄒之品宋之贈胡氏而至哉曰廣
來龍曰取鄒曰納于大廟皆聖人之特筆也

○傳案杞武公如魯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煉石丹與石夾板

秋七月杞侯來朝

武公立仍稱杞侯以朝魯三山孫氏曰杞稱

伯稱子降也胡文定公曰桓弟弑兄臣弑君天

秋書之以著其罪所以存天理正人心也道生

紀侯大去其國之復祀不復稱侯矣康侯從而

紀獨無貶者齊欽城紀紀戾求魯爲之援非爲
恒立而朝之也蔡謂紀與陳宋三各之矣本皆

上公之爵以天子之禮祀其先世帝王而作賓

于周家者也。自厲王黜爲杞侯而武公不能以

公禮事桓王爲戾惠公不能以戾禮事惠王再
黜爲伯成公以夷禮事康王三黜爲子桓公以

後與晉為戮數從會盟以伐鄭據楚晉景公請于項王僅復伯爵故盟于亳牢于馬陵于蒲于

威于束城北于蕭魚于浹梁于魯濟盟于澶洲
會于沙隨于夷儀于平丘于新陵于召陵皆書

杞伯蓋其地削國貧終不能以公侯之禮事王
及交於諸侯矣是戲朝桓之後繼有入杞之役

會鄭之平比事而知其爲杞決矣左氏之經文非誤而公穀誤也若夫紀自齊鄭僞朝之復始

有戒心與祀無預至其朝桓之失即文自見何
待貶爵以著之乎康侯謂滕杞構子皆仲尼所

然則薛侯稱伯不俸朝桓又何為而黜之乎

鄧曼姓商之侯國唐置鄧城縣今湖廣襄陽府之鄧州也

陽廣引二十里有登城即其地地以國者登

亦與焉杜元凱以爲潁川召陵縣西南之鄧城則焉蔡地恐未必然蓋蔡與鄭會則不蔡意而亦鄭所忌也何爲一會之後漫不經心則不若以鄭爲地主之國而求此會者焉耳庶幾李氏曰楚自熊繹始受封六世至楚立其子康爲句章王紅馬鄭王執阮高越又二世至熊貽是爲彭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爲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後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於桓之八年國鄭敗於桓之九年盟貳轅敗鄭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楚已大於江漢之間矣莊公四年文王十六年而滅鄭於是楚勢益張他日爭霸之權與始矣

春秋左傳卷三十五

桓公十五年

經斷 秦康公伯會于鄧 探義 胡文定公曰楚自西周

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所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秦康而鄭以王室親高之服往終春秋之世猶天理信象以自守其國家刑楚雖大何懼焉不知卒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向則以地之大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

○傳 魯人伐杞破之討不敬也 探義 杜氏曰討七月紀武公來

朝之不敬

九月入杞

經斷 九月入杞 杞人責其不備遂兵陳其國都魯忠

甚矣杞簡于王而朝弒君之賊極取 探義 曰時辱焉亦可以爲恭不述禮之或矣 卑師少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息齊高氏曰此年入杞八年入鄭其辭雖略而罪有餘也夫桓執君莫入莫伐而已乃入人伐人是使天下共棄其耻也道生按桓以大夫用兵伐杞非卿也然內大夫雖非卿亦恒害其名氏今不書名而直曰入杞微之也微者名氏不登于策桓弒君魯國大夫不能討賊反徇其命以破于格之邦罪惡甚矣在外當稱人內則沒其名氏而己成言春秋若有此意正當明志其以著之何乃沒而隱之蓋魯國之不討桓而戴之者非一國之人皆亂賊之黨不繫乎一人之名氏也先儒唯欲改杞爲紀而故序左氏之實錄故於此條無所發明其務爲護短以欺後世亦可笑矣

春秋左傳卷三十六

經斷 桓公立而修舊好于戎故爲唐之盟 探義 好

聲羊屠吳氏曰隱公因伐之請盟至再而後與之盟今或不請盟而桓公沒沒以修舊好蓋與及鄭盟越之意同以己之貢大惠而結好以自固無問於夷夏也

公之我盟于夷介公望自

美

經斷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探義 胡文定公曰

必告及必面事已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及必與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及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桓公弒君而立速與戎盟而事至者危之也蓋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常山劉氏曰君行其至必書於法當然也古之諸侯朝覲有常節出入有常期周衰以後無法妄行征伐會盟紛

經 118-47

王之日而王則經馬左文而名實奈矣故
於桓公之策略不書王以深絕不臣之請侯而
取穀梁正諸侯之卒之說為有所從受且定哀
之特無王且無霸周室之微尤甚於桓莊之世
何以皆書王耶凡言此者皆緣未見公會齊侯
石經古文而強為穿鑿其亦旁矣 公會齊侯
于鹿盧 齊侯之女之弟是以未公之前而為此
會也亦禮有六皆稱父兄之命以達使者所以
養廉耻示萬世之嗣不可輕也今桓公不由介
紹之命媒妁之言身至齊境以謀已昏醜惡見
矣存耕趙氏曰桓畏不義之誅申好于齊以遂
終篡夫婦人倫之大而請嫁其始也動不顧義
取輕於齊終之以文姜之禍不能謹其始也

○齊侯公衛宣公會于蒲以言相命而退 齊侯
案 彭山李氏曰蒲衛地在今
直隸大名府長垣縣西南
春秋 三十九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齊侯
經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齊侯
七年會遇皆不盟約言而退何得獨善乎此文
且傳宜立非賢君又無殊異之迹據經直識其
無人君之禮耳彭山李氏曰古者諸侯非王事
不踰境齊衛二國何為而相命耶蓋隱公末年
齊侯鄭宋齊侯為一黨而齊衛接壤勢力皆強
猶未合也今齊侯至蒲與衛相命不通為私黨
耳鳥足善哉或言二國相推為牧伯則不然汪
仲裕云齊衛胥命之後不聞有會盟使伐之事
僅能一戰于郎一盟于曹則非相推為牧伯明
矣通生按外盟會書者惠其借王制也胥命非
會非盟而書其有關於天下之故乎則彭山私
黨之說待之矣齊衛之黨既固於是而有郎之戰
惠之盟焉此其有關於天下之故不徒以其
因之創霸焉此其有關於天下之故不徒以其

○禮而書之 無人君之
杞武公因郎伯以求成於魯故及桓公會于
郎 齊侯李氏曰郎魯同姓國故杞侯因
之以求成在是會者三國之君也

二 六月公會杞侯于郎 齊侯
經 六月公會杞侯于郎 齊侯
按杞武公先以朝桓不敬而取入國之辱今又
因郎伯以求成焉其不能以禮自強可知矣局
若其初不朝而請王命以討之乎故凡諸侯相
朝者春秋皆書之以示譏謂其不朝於王而朝
同列也至於朝桓則於惠之中又有惠焉者比
事考之其罪自見矣經文先書杞侯來朝繼書
之為杞斷可識而左氏之記不為明矣康侯諸
春秋 三十九

○相月之朔日食晝夜而復 齊侯
經 相月之朔日食晝夜而復 齊侯
家必謂朝桓者必點其爵於杞稱侯而自知其
說之已窮則改易經文以申其說源斥左氏以
併沒其事實皆由以褒貶釋春秋而
誤之也亦可謂作偽心勞者矣
相月之朔日食晝夜而復 齊侯
春秋 三十九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齊侯
經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齊侯
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同食
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
當而相掩問疏也胡文定公曰日者眾陽之宗
人君之表而有食之既則其變大矣先儒以為

經 118—49

三子

經

四年

七年李氏曰桓王十二年陳桓公三

年蔡桓侯七年衛宣公十一年唐小子庚元年

齊桓公二十四年魯桓公四十九年鄭莊公三

十六年秦孝公八年楚武王三十三年

桓公當春而遠田于郎

高王止田公月于郎

春王正月公狩于郎

桓公

時見於周禮爾雅左氏者詳矣春秋禽獸生育

當擇取之故蒐冬物既成可圍守取之故狩止

狩有常所今當春而狩不時也遂狩于郎非所

也不時非所害物多矣聖人書此為後世戒

桓王使大夫伯糾如魯桓公立故也

范氏曰伯糾字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周有六官大者曰冢宰小者曰小宰曰宰夫小

宰卿大夫宰夫則大夫士兼有之唯稱名者以

士也伯糾者大夫也王制大夫例稱字其常也

高郵孫氏曰桓公秋居自立天下大患之人然

常恐見討於當時今夫王遣使聘之則是成桓

經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相去聲義見

秋七月

三傳無此句亦後

同今本三傳是歲閏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八月

而錯甲戌二字於五年正月諸家說為新說何

休則曰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

天下聘之故為貶見其罪程子則曰人理既滅

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其曰

時茅堂則曰特去秋冬二時明天王之無政刑

也皆由不見石經古文而巧為穿鑿則亦勞矣

唯佳西疇程積齋趙東山以為闕文者與先公

也

陳桓公疾鄭莊公納陳文公于仲于陳殺太

子免而代之

杜氏曰仲字五父

免有音又仲徒何切免音問今本三傳闕此十

九字石經古文子夏樂正氏所傳有之當補

入

莊公五年父而立之祭人殺之則仲實篡位而

於殺仲傳云仲謹於祭而見殺說者遂謂仲

傳 馬達淹茂之歲 **經** 章貢季氏曰歲在甲曰

茂

經 五年

傳 章貢季氏曰桓王十三年陳桓公三

年蔡桓侯八年衛宣公十一年唐小子庚二年

齊僖公三十五年魯桓公五十年鄭莊公三十

七年秦寧公九年 楚武王三十四年

傳 陳桓公在位三十八年而薨他篡位

經 春王正月己丑陳侯鮑卒 **傳** 崇正子曰厲王

春秋 三 二十五

陳侯王右軍曰武王初封虞滿陳公幽公黜子

孫事王謹不失侯鮑幽玄孫也章貢季氏曰陳

帝奔之後周天子以備三恪作賓王家而不臣

公其本爵也而稱侯亦時王所黜左氏言陳桓

公方有寵於王事在桓王元年則其見黜不與

滕薛同時矣以詩楚柳考之樂正子之說殆必

待其 實歟

傳 齊僖公鄭莊公朝紀欲以繫之紀人知之以

告于魯 **經** 夏齊侯鄭伯如紀 **傳** 胡文定公曰魯不朝于

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魯則方伯鄭亦大國

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謀之謀欲以繫之而不

虞紀人之覺也其志僭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

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傳書于宋

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

已而乃也藏禍心以圖之亦異乎與滅國絕

世之義故存而弗削以看齊人滅紀之罪明紀

侯去國之由劉歆意於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傳 桓王使仍叔之子如魯於是再聘桓侯 **經**

高郵孫氏曰仍叔天子之大夫仍氏叔

宇止帶陳氏曰仍叔之子非見大夫也

經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傳** 仍叔梁作任考石 **經**

精審程氏曰使仍叔之子者仍叔為大夫周使

其子為使也聘使不使大夫而使大夫之子

弟預國政敗其事矣况聘執君之職乎子弟預

國政敗之弊也以漸寵執逐之賊則亂臣賊子

不旋踵而接踵於天下矣甘泉湛氏曰仍叔為

大夫已老其子未爵而承王命故稱仍叔之子

猶今侯伯之子為

勳衛以入侍從者

傳 陳侯立而葬桓公魯桓公使人會之

經 葬陳桓公 **傳** 章貢季氏曰不書日月史闕文

陳之稱公非僭也桓或私諡爾

經 118-51

○**經** 初鄭莊公為平王卿士王欲分政於虢公鄭

伯怨王王曰無之於是王子貳為質於鄭鄭

公子忽為質於周平王崩周人將弔鄭公政

鄭祭足帥師入寇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

禾桓王之三年鄭伯始朝于周王不禮焉五

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秋鄭伯以齊人朝

王十有三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

諸侯伐鄭實並音至祭並音債卿音宰

江執六曰自入春秋以來王室未嘗與兵伐

諸侯今一旦天子帥元戎啓行而諸侯從之

若天討加於宋魯也則所謂仁不以勇義

不以力而莫足以大服天下之心矣今桓王

以小忿奪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巨姦

大患反為天常之亂臣賊子乃要誘焉遂致

鄭伯歿於抗拒祝將逆節加鄭伯禦之王焉

於王身而王靈至此竭矣

中軍虢公杵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

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焉左拒以

當蔡人衛人焉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

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

不夫固將先奔既而卒于王卒可以集事從

之曼伯焉右拒祭仲足焉左拒原繁高渠彌

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備後伍伍承彌

縫戰於緡葛命二拒曰殫動而鼓蔡衛陳皆

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

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

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

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父音肅將勞並去聲屬並音祝曼莫切屬

音離陳音陣禮音會射音石杜氏曰司馬去

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五人為伍以車居前以

伍居後以五乘為偏之陳而稱其間滿也此

蓋魚麗陣法歸焉鄭地稱稱也通車馬之祀

將鄭大夫止齊陳氏曰東周之不競鄭莊公

為之也莊公相平王王貳於虢至於交惠平

王崩四年而鄭始朝於是鄭號稱王焉左右

以王命討宋而合齊魯之師于中丘入郕又

入許魯之相桓來智之相莊鄭有刀焉

人伐鄭及鄭伯戰于緡葛王師敗績書曰從王

伐鄭專王也通生按三國稱人以大夫從王也

魯史舊文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而經書

從王者君行而臣從禮之正也王不稱天胡文

定以為非天討而與之非也春秋書王於句端

則有天子字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殯是

經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下謀之而不忍言也。王者無敵於天下。下之
生易。故抗而敗之。平則而不諱。所以得天下之
防也。此皆夫子特筆。非國史所能預者。古者諸
侯有罪。方伯征之。方伯不能服。二伯征之。二伯
不能服。而後王親征之。諸侯而至於王親征之。
無以立於天下矣。廢生蓋嘗述弟而因勢矣。要
王之交。賀子矣。使其臣入冠而取溫之麥。與成
周之木矣。又矯王命而敗宋取師。入郕入許。失
其大逆。無道當特蓋。莫與比也。先傳焉。說往
咎王焉。多是助鄭焉。逆而聖人垂教焉。世之旨
勝矣。然天子封而不伐。桓王親征而書伐者。因
史策。舊文不改。書封亦以見王之不能討耳。
是歲相莊玄之月。不雨。祈于上帝。探義
見德公六
春秋七月

大雩

經斷
大雩 七月 祭天也。東山趙氏曰。雩。旱祭
也。祭山川百源。大雩。祭雲雨者也。雩。吁嗟求雨
之祭也。雩。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帝之精配
以先帝也。昭。解琴瑟。管簫于咸。羽毛。竿。笙。鐘。磬
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興而己。春秋傳曰。龍
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己用。凡周之秋。三月之中
而早。亦修雩。禮以求雨。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
雩。上帝。周冬。父。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此。鄭氏
言。天子。諸侯。雩。祭之別也。魯。諸侯之國。雷。雩。曉
內。山川。諸雨。於上。公有歌。舞。而無樂。既。階。却。以
祈。穀。又。雩。天子。盛樂。以雩。上帝。遇。則雩。於秋。天
甚。則雩。於冬。於。禋。禮之中。又有。失。焉。史。皆。書。之
志。非。常。也。

蝗災

經斷
蝗災 七年 祭天也。東山趙氏曰。雩。旱祭
也。祭山川百源。大雩。祭雲雨者也。雩。吁嗟求雨
之祭也。雩。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帝之精配
以先帝也。昭。解琴瑟。管簫于咸。羽毛。竿。笙。鐘。磬
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興而己。春秋傳曰。龍
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己用。凡周之秋。三月之中
而早。亦修雩。禮以求雨。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
雩。上帝。周冬。父。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此。鄭氏
言。天子。諸侯。雩。祭之別也。魯。諸侯之國。雷。雩。曉
內。山川。諸雨。於上。公有歌。舞。而無樂。既。階。却。以
祈。穀。又。雩。天子。盛樂。以雩。上帝。遇。則雩。於秋。天
甚。則雩。於冬。於。禋。禮之中。又有。失。焉。史。皆。書。之
志。非。常。也。

經斷
石經從公羊 探義 子夏曰。記災也。朱子曰。金
生九十九子。任城何氏曰。煩擾之應。劉歆曰。貪
虐。取民。則金。清江。劉氏曰。金。同。旱。而生。程子曰。
既旱而蝗。機
不在書矣。

經斷
石林葉氏曰。州公。案內。諸侯。王之上。大夫也。
天子三公曰公。案。為公。而食其邑者。亦曰公。
州公。案。為公。而食其邑者。亦曰公。
公。所都也。定其名也。孔子曰。曹姬。姓。伯。爵。文
氏。曰。曹國。在。魯。為。曹州。宋。為。興。仁。府。濟。陰。縣。

公羊傳

經斷
冬州公如曹 探義 胡文定公曰。外相如不書此
本。草。唐。吳氏曰。此。失。國。之。君。與。紀。侯。大。同。但。州
公。之。去。國。有。所。如。紀。侯。之。去。國。無。所。如。角。凡。國
君。如。他。國。皆。朝。也。益。度。其。國。危。亡。將
寄。託。于。曹。假。朝。禮。以。行。實。則。奔。也。
案。端。蒙。大。淵。獻。之。歲。探義 曰。端。蒙。在。亥。曰。大。淵

經斷
六年 探義 事。貢。季。氏。曰。桓。王。十。四。年。陳。厲。公。繼
祭。桓。侯。九。年。衛。宣。公。十。二。年。唐。小。子。侯。三。年。齊
信。公。二。十。六。年。曹。桓。公。五。十。一。年。鄭。莊。公。三。十
八。年。秦。寧。公。十。年。
楚。武。王。三。十。五。年。

○齊州公自曹如魯不復其國後執

高王止月金來

經斷 春王正月定來杜氏曰不言州公承上五

文從可知言齊則未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
故言定來止齊陳氏曰但言州公承則疑於祭
伯故書曰州公如齊春正月定來是不復其國
之訓也齊氏曰夫以外諸侯入傳王室之人臣
外侮侵陵不能自存當請於王恩所以為國存
之計勢窮理屈則死之可也今齊魯違魯去其
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如齊書定
來皆所以責州公也眾陽鄭氏曰州公既出而
國已其如齊也公如齊行朝禮曹桓公以州公
逆之其至齊也魯桓知其失國遂以匹夫待之
而不復禮以高公史直以匹夫之例紀之夫子
因筆書之舊前白州公後曰定來亦可見桓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桓公 微服無禮也不然則外相如不言但書州公定
來齊如教鄒足矣公羊以為是人來國諺經時
亦意焉闕文
亦未詳耳

○齊紀侯至于成咨謀齊難也難去聲杜氏

泰山鉅平縣東南趙齊黃氏曰齊故國紀
紀魯甥也以魯魯于齊故求魯公而會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經斷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穀梁作卿非考

高郵孫氏曰其後齊終併紀會盟侵伐自此無
二春秋書之所以見強國暴虐而小國之微弱
奔走不暇以
救其危者也

○齊僖公圖紀鄭莊公助之紀侯求援於桓公

公懼齊鄭大簡車馬以備之

秋八月壬午大閱

經斷 秋八月壬午大閱胡文定公曰周制大司

戰法得詳於三時者為最詳故也書八月不時
矣以註則王執路鼓諸侯執實鼓以旗則王載
太常諸侯載旂以銀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
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生寓軍政
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尚豫也慎鄭思魯齊
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屬農失政甚矣何以保
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特非禮書也乃天未陰
雨微彼桑土綢繆戶之患彭山幸氏曰外事
用刑日故閱以士午閱簡武也蓋數而視之之
意古者寓軍政於四時之田皆於農隙講武通
謂之閱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蒐會
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皆習武之事而以四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一 三十二

時異名也春夏秋三時農務方殷則其法略冬
特農務已畢則其法詳畧則少假時閱小試詳
習如坐作進退之法始舉其祭而已詳則大會
車徒備修戰法一數視飲其皆精故謂之大
閱耳觀周禮大閱列於振旅蒐合治兵之中則
大之為名比三時獨詳之義也及考莊八年春
正月甲午治兵不謂之閱而謂之治兵可見治
兵者小閱之通名也然則大閱者時事之常宜
因田狩而素講者是時齊鄭金靈志欲吞紀
紀求魯援魯人患之故不因田狩而大閱兵車
誠防魯失政甚矣魯事不書生名有二義有公
親行者有公不親行者齊魯鄰邦雖行閱治之
類凡公親出按故事行之而非出於一人之私
者則不書以其為國事也伐入取滅城築浚新
之類凡公不親行但使人為之而名始不足公
登於史冊者則不書以其為微者也此不言公
者為國講武也其
不地於常所耳

○傳

陳佗墓立一年蔡人誅之太子免之弟躍即位是為厲公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杜氏曰厲公陳桓公之子也

○蔡人殺陳佗

胡文定公曰佗弑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戒之為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書佗為君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人不以佗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弑君者久其見弑而稱位蔡人弑父者父其見弑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侯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過人欲於橫流存

桓公

○

天理於將滅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寒弑之賊外則異國皆致討而不教內則國人亦不以為君而美之與誰敢動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

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僂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

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

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六切章貢李氏曰莊公與父桓公皆丁卯日生故曰與吾同物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太子生又書於策所以尊宗禮記內則子生父告宰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

諸州史蓋卿大夫以下子生皆書況於國君乎

然文公信公之嫡而聲姜出也不書子與生子

赤文公之嫡而出姜出也不書子赤生成公宣

公之嫡而聲姜出也不書子黑肱生子野栗公

不舉世子之禮我舉世子之禮而魯史有不志

於策者哉蓋夫子修經常事不書文公以下皆

禮之常而無可疑者故略常以明變也乃若文

姜之不肖自其未嫁而已然當齊魯特父母存

歲一歸寧夫仍與諸兄相遇春秋於其歸寧無

見於策者蓋父母存而歸寧禮之所許則亦常

事不書之例也父齊襄四年之春公與姜氏如

齊而始覺其姦故諱之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

也文姜以告襄公而殺桓於車既而文姜因謂

桓公曰齊侯生汝桓非汝之父也故桓公於齊

襄服役終身而不敢以為繼當時流俗相傳亦

深罪魯莊不父其父而父其繼也蓋此雖存策書之大體而筆削之義高焉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腐

○經 七年 齊景公十四年 宋莊公五年 齊桓公二十七年 衛宣公十四年 唐少子庚四年 齊僖公二十七年 齊桓公五十二年 鄭莊公三十一年 楚武王三十六年

○傳 桓王田于咸丘火之

○經 七年 齊景公十四年 宋莊公五年 齊桓公二十七年 衛宣公十四年 唐少子庚四年 齊僖公二十七年 齊桓公五十二年 鄭莊公三十一年 楚武王三十六年

○傳 桓王田于咸丘火之

紀侯欲請王命以求成于齊故如魯魯桓公辭以不能

○經 紀侯來朝

自保而結大國以自安即位之始年求盟於鄭三年求盟於齊未幾取怒於齊而非時大閱以備不虞是其憂恤仲縮固係於齊人頻笑之頃又安足與謀紀難哉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其紀侯之謂矣比事以觀則紀不能自強於政治焉依人以固存魯桓不能憂人之憂急人之急坐受朝禮而莫之或恤齊以

○傳 桓王田于咸丘火之

柔兆在子

○經 七年

桓王田于咸丘火之

○經 七年

桓王田于咸丘火之

○經 七年

桓王田于咸丘火之

○經 七年

桓王田于咸丘火之

○經 七年

經斷

夏五月穀伯綏來奔秋七月鄧侯吾離來奔

劉並音謝今本三傳闕五月秋七月五字來

奔作來朝皆非以公穀推之唯從石經為正

道生按春秋失國之居皆名其得歸者以別

名也穀伯綏侯見通于楚而如魯蓋自是不復

能歸其國矣公穀皆曰穀伯綏侯何以名失地

也可見其為來奔而非來朝矣然則傳卒之謬

不在二子之世而在晉泰始之間乎胡康侯以

為貶其朝桓既失之鑿程特敘為衍文亦為

未通皆由未見石經古文故爾至於黃楚望趙

子常詳小國來朝之說尤為可笑而湛甘泉從

之非也李彭山主公穀可謂得所從矣然亦未

知朝本奔字之誤

而曲為之辭耳

是歲陽華涂之月無事

章貢李氏曰月

建亥曰陽孟冬

也建丑曰涂季冬十有一月

也建丑曰涂季冬十有一月

經斷

冬十月

道生按此無事書特與月義同隱

公六年秋七月今本三傳乃闕秋

冬亦傳焉脫之耳而程伊川胡文定皆言聖人

所制以為教鄧遠來朝桓是天下諸侯莫可望

其討賊其說甚迂而鑿由不見石經古文故也

况石經本有秋七月字在鄧侯吾離來奔之上

半

春秋世學卷三

春秋世學卷四

經斷

八年

章貢李氏曰桓王十六年陳厲公三

桓王十一年衛宣公十四年宋莊公六年祭

公二十八年魯公五十二年鄭莊公四十年

秦寧公十二年楚

武王三十七年

孟春舉冬祭

章貢李氏曰歲在丁

丑曰交寅

章貢李氏曰歲在丁

丑曰交寅

章貢李氏曰歲在丁

丑曰交寅

章貢李氏曰歲在丁

丑曰交寅

章貢李氏曰歲在丁

丑曰交寅

仲夏再舉冬祭

夏五月丁丑癸

經斷 夏五月丁丑癸 癸與之對祀也志不敬也公

羊子曰識也也則對則

不敬君子之祭也發而不對

祭

祭伐邪 志齊高氏曰勝也祀也卿也紀也

故伐之其曰伐必有辭焉卿不能奉辭以討

故內則賂鄭齊外則修好于戎備焉未幾

以自安也及王室三聘而獲安其位於是肆然

得志受小國之朝一有不至及以兵伐之

○傳 陽月雪決三句焉 章貢李氏曰

冬十月雨雪

經斷 冬十月雨雪 雨干 存耕趙氏曰人事病牛

之逆德上干天和所謂永氣致災也道生按

秋書時有一時之事月者一月之事日者一月

之書庚辰大雨雪自朔至莫一日之雪也十月

雨雪自朔至梅一月之雪也陰陽而極極出

○傳 桓公使祭公迎后祭公過魯私朝焉然後之

紀 祭公來 祭音債迎去聲朝音潮高郵孫氏

祭公來

經斷 祭公來 故不稱使同祭伯若有王命則如

謂王使祭公命魯以祭公之命而祭公之命

王后于紀 祭公受命逆后而至于魯先行

私禮故書來以著其私交之罪且以逆后為逆

氏曰祭公王之三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

任重矣乃命以祭公之命而祭公之命失矣

○傳 徒維攝提格之歲 章貢李氏曰歲在戊

春秋 四 下 三

力

九年

經斷 九年 章貢李氏曰桓王十七年陳厲公四

十二年衛宣公十六年唐虞終二年齊僖公二

出子元年楚武

王三十八年

桓后自紀歸于周

○傳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胡文定公曰往逆則

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害之

天下以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修屈從下使
夫人碩輔皆待進御于居而無旋妬之行故從
父母所于而稱孝是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
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
始之道正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
之稱息齊高氏曰古者后夫人必取嫡女故天
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若
姑姊妹則曰先臣之遺息若而人於諸侯則曰
不腆先君之嫡是以伯姬歸紀則叔姬歸魯之
今日季姜則非嫡矣不可以妨天下春秋書之
以妨後人猶有以早人爲后者未訥趙氏曰齊
特滅紀紀於魯魯勢不能祀紀於是爲之謀
二年之閒歷十有二王而止書祭公與劉夏之
逆者蓋魯卿待禮常事不書祭公以三公劉夏
以士皆非卿故志其過不父以明非禮也又劉
夏所逆不書齊姜氏歸于京師者以靈后必齊
之嫡長女也此書紀季姜則見諸侯之少女非
桓公

所以配天子是亦
筆削之大旨也
○傳 是歲余奉且之月無事
曰余孟夏四月也建午曰臬仲夏
五月也建未曰且季夏六月也

夏四月
○傳 是歲余奉且之月無事
曰余孟夏四月也建午曰臬仲夏
五月也建未曰且季夏六月也

春秋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此蓋三代正史遺法
春以正月爲首夏以四月爲首秋以七月爲首
冬以十月爲首或謂春秋書特爲天子所加者
諺可知矣唯莊公十二年書夏五月非首月蓋
夫子既削其事同留其時月以備一時見魯史
於此本非有闕然不改五月爲四月者明其文
有筆削
增益也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紀魯軍閔之歲 李氏曰歲在己曰紀魯

在卯曰

十季

○斷 十年 李氏曰桓王十八年陳厲公五

十二年 衛宣公十七年唐成公八年齊桓公三

十年 齊桓公三十五年鄭莊公四十二年秦出

○ 王三十九年 齊桓公在位四十三年而薨子射姑嗣立是

高莊公 射音

○ 武王止 鄭公 魯公

○ 桓公 春秋 四 下

○ 父

○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 曹桓公薨五月而葬桓公使人會之

○ 夏五月葬曹桓公 葬馬侍禮此其書者以

○ 桓私諡又曹本伯爵

○ 衛宣公如齊魯桓公聞其將過桃丘欲往會

○ 之衛侯聞以入齊公還 運音旋彭山李

○ 氏曰桃丘魯地濟西齊之南界也衛與齊黨

○ 而齊以紀故起魯魯聞衛侯過齊期戰致生

會之將以問齊也而衛已

○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息帶高氏曰桓

○ 罪又輕躁妄動馬人所棄

○ 聖人書之為萬世戒也

○ 齊僖公怒桓公之援紀也以衛宣公鄭莊公

○ 攻魯戰于郎

○ 與十又二 丙午 齊侯

○ 冬十有二月 有音 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

○ 郎 春秋 四 下

○ 即 辛 貢李氏曰兵必先侵伐而後戰既戰

○ 不及戰而退則直紀侵伐而已三國還其私憤

○ 志乎聖戰未必有殺罪之詞魯之應敵亦非桓

○ 公親將而使宋命之大夫與戰故但書來戰于

○ 會盟字知桓之有罪和今齊志在吞紀而二國

○ 魯與諸侯伐則疑於討罪矣左氏謂北或病齊

○ 次之魯以周班後鄭師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

○ 之夫狄果病齊至旁諸侯以殺之亦中國大受

○ 非事實也胡文定公曰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

○ 人之所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

○ 侯則雖上聲罪致討仲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

○ 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

○**商橫執徐之歲**
探義 章貢李氏曰歲在庚
曰商橫在辰曰執徐

十又一季

○**斷** 十有一年 有音 季貢李氏曰桓王十九年
宋莊公九年齊桓侯十四年衛宣公十八年唐
侯四年齊僖公三十一年曹莊公封始元年
鄭莊公四十四年秦武王四十年

○**齊衛鄭之大夫盟于惡曹與魯絕也**
探義 章貢李氏曰惡曹地近却三國戰即由
曹境以入既歸則使微者盟于部西近地耳

○**王止而帥師入衛入曹入**

○**登于**

○**春秋** 四 下

○**春王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探義 章貢李氏曰此三國之君命其大夫為此盟待失在其君
而不繫大夫之名氏故稱人胡文定公曰三國
既不以道與師為却之戰又
結怨固宜為惡曹之盟甚矣

○**鄭莊公在位四十三年而死于忽嗣立是為**

○**昭公**
探義 道生按記云君子曰終小人之賦也
鄭莊小人之權射王因勞之賦也

○**故先公以**
探義 元吉之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探義 痛音 故切

○**鄭莊公之喪三月而葬桓公使人會之**

○**秋七月葬鄭莊公**
探義 道生按此罪其逆葬
且首私誣僭稱公也

○**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鄭莊公以為卿為公**

○**娶鄧曼生世子忽齊僖公款以文姜妻之辭**

○**祭仲賦詩以勸曰有女同車願如壘壘將翺**

○**將翺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堂願如壘壘將翺佩玉錯錯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世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

○**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

○**春秋** 九 下

○**善自為謀**
探義 章貢李氏曰齊桓公之為子傷切
曼音萬妻去聲一齊府君曰祭仲姓周公之
胤也仲字足名登祭仲之族初為封人
出仕於鄭莊公請於平王命之為卿者鄭侯
因而女焉鄭夫人則忽其婿長故立為世子
也祭仲親迎婚車校綏既至則婿先入後
于室皆為豫期之訓以勸世子德音不忘謂
齊僖美意鄭人聞其言而暴其惠也夫文姜
是時已播離狐之醜世子辭命正也且曰在
我而已固有志於為善者祭仲不能將順其
美天欺其寡援而廢之我臣為逆不亦甚乎
衛宏以為刺忽宋宋雍氏亦女於鄭莊公曰
雍姑生孽子突雍氏之宗有寵於宋莊公宋
人訪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

○**經** 因以祭共
情實歟
宋公急求於魯故又會于閑
探義 閑口暫切
地

○**經** 自十又二虘公與宋公于
探義 虘

○**經** 冬十有二月
有音
公會宋公子闕
探義 胡文定
公曰臣
與宋公盟于折居與宋公會于天童子闕皆存
而不制何其到費也盟者春秋所惠而委盟以
長龍會者諸侯所不待為而數會以亭疑聖人
皆存而不制於以見委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
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
下為公謀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春秋
四
十二

○**經** 重先大芒落之歲
探義 重平聲章貢李氏曰
歲在辛曰重光在己
芒落
曰大

十又二季

○**經** 十有二年
有音
又
探義 章貢李氏曰桓王二十年
宋莊公十年祭桓公十五年衛宣公十九年厲
侯五年齊僖公三十二年曹莊公二年鄭厲
公突元年秦出子四年
楚武王四十四年

○**經** 是歲取如病之月無事
探義 取音鄭病音丙
建寅曰取孟春正月也建卯曰如仲
春二月也建辰曰病季春三月也

高王止虘

○**經** 春王正月
探義 義見隱公六年秋
七月積齊程氏說
紀侯要魯盟莒子于曲池齊難故
探義 要音
去聲杜氏曰
曲池魯地

○**經** 夏六月士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探義 左氏作
紀侯則
非當以公穀為正曲池公羊
作曲池以石經訂之從左穀
急甚矣魯桓切切為紀謀故要會焉而大國無
與同心者此會也僅與小弱之莒偕其不能為
助而無救於紀之
亡也蓋可知矣
春秋
四
十三

○**經** 宋莊公召南葵之大夫合于宋及桓公為穀
探義 葵平聲清江張氏曰南葵諸姓
丘之盟
探義 葵平聲清江張氏曰南葵諸姓
曰宋與魯陳蔡盟矣今又與
葵盟所以斷齊鄭之通也

○**經**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葵人盟于穀丘
探義 葵音
杜氏曰葵人南葵之大夫也穀陽鄭氏曰
穀丘盟而葵宋合於是有十三年二月己巳
之戰矣宋魯同盟而葵能踐言也然宋方實賂
於鄭齊方欲滅紀國而葵乃比之守小信而昧
大義夫子所謂理雖然
小人哉殆葵之謂歟

○**經**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葵人盟于穀丘
探義 葵音
杜氏曰葵人南葵之大夫也穀陽鄭氏曰
穀丘盟而葵宋合於是有十三年二月己巳
之戰矣宋魯同盟而葵能踐言也然宋方實賂
於鄭齊方欲滅紀國而葵乃比之守小信而昧
大義夫子所謂理雖然
小人哉殆葵之謂歟

○**陳厲公**在位七年而薨弟**杵臼**立是為**莊公**

○**八月壬辰陳侯**卒

經 齊不齊不恤同盟也

○**宋多責賂于鄭**鄭人不與宋款伐之故合桓

公為 桓公也

公為 桓公也

公為 桓公也

公會 宋公于虛

春秋 宋公于虛

宋公 宋公于虛

宋公 宋公于虛

宋公 宋公于虛

宋公 宋公于虛

宋公 宋公于虛

宋公 宋公于虛

宋公 宋公于虛

宋公 宋公于虛

宋公 宋公于虛

○**衛宣公**在位十九年而死孽子**伋**立是為**惠公**

公 宣公也

十又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一月 丙戌衛侯卒

十有二月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東山趙氏曰胡傳云宋戰者罪在彼戰于即非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此說似是而非蓋即之戰魯則有辭宋本首惡非無罪者其音戰于宋乃史氏錄內之法詞蒙及伐以內為主與經變文不同陳氏曰戰于宋薄宋之罪也失亦相類梁陽鄭氏曰及非微者蒙武父公鄭伯也于宋戰其國都不在四鄰也不言敗傷負故也三國憤兵自恣無王之罪著矣

十又三季

十有三年有青 章貢李氏曰桓王二十一年五年宋莊公十一年秦桓侯十六年衛惠公朔元年唐虞緒六年齊僖公三十三年曹莊公三

桓公 十六

五年鄭厲公二年秦出子 五年楚武王四十二年

○

桓公之伐宋也宋人請救于齊齊僖公自將

其兵及衛侯南葵人至初曲池穀丘之盟桓

公欲平齊紀宋鄭而僖公莊公不許故桓期

紀鄭春復戰于宋四國敗焉

曰樂正 氏記也

高王二公紀紀氏頁白

己巳乙卯庚申公衛侯公衛侯公衛侯

入對仰栗不周而不微而不微而不微

敗陳

春王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蔡人戰齊師宋師衛師蔡師敗績

夏傳魯史贊文曰己巳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

宋公衛侯蔡人戰于宋而紀侯鄭伯及齊侯

伯在己巳之前者明公之期會紀侯鄭伯及齊侯

不在己巳而會也至言及戰而始知其曰者以

先會於前日至己巳而始戰又以戰重為會故

不日其會而日其戰也其不地者以去冬言戰

于宋至二月後戰中無他事以問不待後言于

宋而從可知也樂正子左氏謂宋與鄭戰者為

待經吉而桓胡所云內兵以紀為三而先於鄭

外兵以齊為主而先於宋齊紀世雖齊合三國

以攻紀魯鄭據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乃

以己意揣摩未知春秋謹嚴之說爾積常程氏

曰兩年之間六相盟會則魯與宋宜為好也一

與鄭此則連兵伐宋鄭突亦忘立己之私恩而

與魯比宋又不服以至於滅殘民身疾罪惡極

矣松石劉子曰紀亦不度德不量力以冀塞國

之災執居之執繼大國而幸勝焉禍之

始也幸去國於諸兒也其自取之哉

三 三月葬衛宣公

三月葬衛宣公 既與衛人戰為馬奔宣公

怨不棄義起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

禮又不稍于是以吉服從兵車之事其為忠大

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意自見者也

是歲余泉且之月海災

切義見九年

百以六三

夏大水

存耕趙氏曰桓九年大水今又大

災為陰沴之證也夏見則坊農走東山趙氏曰
凡災異在一國者以經所書本國人事考之則
政皆之意可見春秋緯曰陰盛臣近民悲情發
則水出蓋桓公弑立而好龍三家之所自出此
陰盛臣近之應也桓子曰春秋所書災異皆天
人響應但人淺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也由漢
傳言災異皆奉命不
足信傳者因盡發之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探義相去聲義見
隱公六年

秋七月

義詳隱公六年秋
七月及九年同

春秋

下

是歲陽事涂之月無事

探義義見
七年

冬十月

義同七年冬十月亦見隱公六年
胡文定程積齊九年穀梁子秋七

月桓九年趙東山夏
四月說後並放此

昭陽協洽之歲

探義章貢李氏曰歲在癸
日昭陽在末日協洽

十又三

十有四年

有音探義章貢李氏曰桓王二十
二年又平陳莊公二年紀靖公六

年宋莊公十二年蔡桓侯十七年衛惠公二年
唐成公七年齊僖公三十四年曹莊公四年鄭

厲公三年秦出子六
年楚武王四十四年

鄭厲公修好於魯魯桓公會之於曹謀拒昭

公也探義好去

中王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探義春王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探義志齊高氏曰公
與鄭伯皆有暴

弑之大惠天下所不容今相會于曹曹伯之容
意亦可知矣舒城王氏曰桓於衛突比之至矣
十二年集會以平宋鄭而不克則為武父之盟
為宋之伐十三年偕紀侯之戰今又會于曹同
惠相濟
明矣

是年冬燠三之日獻羔祭非凌陰無藏冰焉

探義燠於六切

春秋

下

無冰

探義于夏曰紀異也樂正子曰冬十二月
水凌陰正月獻羔祭水而整然消

矣祭物不備燠太旱為故故稱異焉胡文定公
曰周官浸人之職燠水於夏其藏之也同陰沴
寒於是乎取美出之也實食冬祭於是乎用藏
之周用之猶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冬燠
而春無水則改事縱施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
策石林藏氏曰詩云二之日鑿冰沖仲三之日
納于凌陰二之日今之十二月三之日今正月
也十二月取水正月藏之今桓公春無冰無藏
水也去年十二月時燠無水今年之
春無冰可納春秋於是特而書之

鄭厲公使子人如魯魯盟且修魯之好也

探義好去聲杜氏曰
子人鄭子

子人鄭子

子人鄭子

子人鄭子

子人鄭子

子人鄭子

晉以八月夏白虎甘夷銘卒

晉

夏五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三傳謂月字亦後

經從左氏杜氏曰鄭語會矣又請盟焉突

益德執之排宋而黨己也高郵孫氏曰弟而可

使之則命而使之可也不命而使之徒曰弟而可

之也宋盟不言其地蓋於魯之國也

魯之御康火桓不易災而祭焉據義

曰御康者歲公所親精以奉祭盛之者也

春秋下

祭八月壬申御康災乙亥據義

祭曰嘗存耕越氏曰御康之災在致帝三月之

前春秋書之蓋以嘗之不謹而災於嘗之日也

胡文定公曰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

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救矣

齊僖公在位三十四年而薨子諸兒嗣立是

馬襄公

與十又二四。已仲夏

冬十有二月有音丁巳齊侯祿父卒父音甫

宋人以齊蔡衛陳之兵伐鄭報宋之戰也焚

梁門入及大達以太宮之楹歸為盧門之楹

經從左氏杜氏曰梁門鄭城門以火攻也大達鄭

鄭祖廟楹為城

門楹牽之也

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左氏蔡人在

經從左氏胡文定公曰師而由以能左右之以

公羊據義

子而救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此大龍

之道也清江張氏曰鄭突賴宋之力待入塞國

春秋下

歸而背其賂宋人因此與為仇雖魯桓平之宋

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焉丁未之戰宋以突入

用其寵而背之且至見伐積其憤怒乞師四國

益師雖四國之賦而左右死生惟宋人之為聽

比於平日諸侯各帥其師以伐人者不同故書

以克宋不反其黨無孽拘貨賂之失而擅用列

國之兵以泄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

逞志其罪皆不可勝誅也止齊陳氏曰東遷之

初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則會有序爵而

已矣雖主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亦非一國

之志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此霸之

所由興也

宋人伐齊蔡衛陳之兵伐鄭報宋之戰也焚

十又八

十有五年有音又探義年陳莊公三年北時公六年宋莊公十三年祭桓侯十八年衛惠公三年齊侯八年齊襄公諸元平曹莊公五年鄭昭公惠元年厲公四年秦出

子六年楚武王四十四年

○探義桓王有疾家父求車於魯馬魯備也探義山

季氏曰節之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將四方厥靡所聘其作於家父求車之日歟是特尹氏專權扶王命之威家父不得已而行耳

高王二月風王中風又卒

系

春秋卷一四 下 十一

○經春王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父音子夏

禮也清江張氏曰古者諸侯有功則車服有庸益王之五路自同姓以下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待而私馬說可以天子之尊而下求於列國乎天子歲內租稅所入足以待諸侯諸侯九貢亦無有以車供王室之用者上越禮以求之下違法以供之則是貪風於天下開銷道於邦國其失自上非小故也常山劉氏曰於以見王宮之微而著諸侯之罪也東山趙氏曰王使來求者三穀梁傳曰歸死者曰歸歸生者曰歸求將以平王崩而魯人遂不復會葬求車以桓王叔孫得臣始會葬求王以後無求者矣

莊王

三月乙未天王崩

○經三月乙未天王崩探義積善程氏曰一見魯桓不齊王卷而會齊侯之

葬二見魯桓以嘉禮會齊侯于艾會宋祭衛于曹三見諸侯之伐國不已四見桓王崩于此年而卒于六年之後也所謂為辭比事為春秋之教者此類是已豈徒記其死生之變而已哉東山趙氏曰古者天子崩諸侯皆親奔喪顧命所記詳矣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至者崩葬之歲月則速達之罪自見觀志崩而不志葬則諸侯之不臣可知

○探義齊侯公之葬五月而葬桓公使人會之

○經夏四月己巳葬齊侯公探義舒城王氏曰桓公大惠王非唯不討

春秋卷一四 上 十三

而八年之間三遣使不聘恩禮厚矣今王崩未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侯之存于戈歲守卒則會葬如禮此事以觀而惡自見矣

○探義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高諸

郊雍姬知之以告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高

子于郊吾惡之祭仲殺雍仲尸諸周氏之汪

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探義祭仲

合與捨同杜氏曰雍仲即雍糾汪地也

○經五月鄭伯突奔齊探義子夏曰言自出也石

林業氏曰凡諸侯出

五月鄭伯突奔齊

奔皆名者內一居外亦一居不名無以辨也積
齊程氏曰諸侯卒名所以別其一生也失
地名所以別其一出一入也東山趙氏曰出
之罪無國不記然而南之居禍福自己故春秋
但書居自出而臣之罪亦不可掩清江張氏曰
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天子至尊而諸侯次之聖
賢貴於清位以其足以恢私斯道潤澤斯民是
以謂之寶其次中才之主苟能制節謹度用賢
愛民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位南而之尊東一
國之權而臣民之所迷哉突以位尊而初
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與其親戚謀殺之為反覆
盜賊之計以自取亡故雖祭仲逐之沒而不書
以突自奔為文自此凡國君失位出奔皆以自
出書之所以罪其自失也蓋端本清源之意本
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六月乙亥鄭昭公始復其國

春秋左傳卷四 二十四 下

夏六月乙亥鄭昭公始復其國

鄭世于忽復歸于鄭 復扶義 子夏曰明正也

嘗有患於魯魯桓終始右突則忽之復歸非魯
意也魯史必不能正忽以世子之名天世子者
太子未嗣位之稱也忽與突適度之分事定始
於出奔終於見弑鄭亂幾二十年則由祭仲畏
難以立突宋魯二君同患相濟使人倫不明以
至於斯故夫子超越史氏恒法舉其世國本情
則突與祭仲宋魯之罪亦不辨而明矣不待稱
齊者忽宋魯年出奔宋嘗正君位也黃先生曰
忽已為君與稱世子是明其為正百皆齊鄭伯
則二君爭國一出一入間無異焉曲直莫辨故
忽只書世子則突是篡可知也種齋程氏曰春
秋書此見天王失政而諸侯肆諸侯失政而度
季龍猶大夫執國命也道生按李彭山謂昭公
未嘗得為君祭仲姑使居世子之位而已事其

國恐無是理蓋求經太泥而非比事以考其義
者也諸侯嗣立未滿年稱子昭公如衛不稱鄭
子者莊公甫卒宋即納突以逐之未得定十其
位也故歸亦不稱鄭伯許亦不言許男入于許
祭季不言祭侯歸于祭齊小白陽生不言齊侯
入于齊前饋不言衛侯入于戚皆未至其國之
許也非如陳惠蔡成先受王命以歸國雖未至
而以王爵書也昭公孝公出入出稱世子所以
明其正而突之罪著矣黃趙謂忽已居鄭五
月彭山謂其終身不特為君皆於經列不合然
左氏記高渠彌弑昭公齊襄公誅子亶傳瑕弑
子儀皆不經見者三君之事微矣不歎定於諸
侯不告於魯魯史不待書耳若突則有勅
王之功于田以馬能居益有取乎是云

○初鄭莊公種許居許莊公之弟新臣于許東

偏至是鄭亂新臣入許都而立是為穆公

春秋左傳卷四 二十五 下

公初鄭莊公種許居許莊公之弟新臣于許東

許叔入于許 杜氏曰許叔許莊公弟也即

出之商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
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仲大義以互到上告諸天
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廟執能與之
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矣故書入于
許入云者

○齊襄公魯桓公會于艾謀定許也

公會齊侯于艾 父公羊作鄭叔單作

曰齊書為齊紀矣自魯公辛襄公新立至是後
通好焉而齊襄公老矣出會越禮時道自是與文

姜為馬獸之行而彭生之禍地於此矣故以齊
侯為主廢陵李氏曰許之失國本鄭莊欲滅而
并之政制合齊魯以馬入許之役然又以三國
共利難於獨專滅國之罪齊魯既避而不受則
鄭不待不假許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實許
地已入于鄭矣今許叔奉祀以入而齊魯會
父以定之蓋鄭莊方強則二國挾鄭以爲利鄭
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爲名會父之謀豈非自
解其入許之非已意乎然春秋
於入許書及國已推見至隱矣

○
邾儀父卒終父葛帝父如魯旅見也

邾儀父卒終父葛帝父如魯旅見也
邾儀父卒終父葛帝父如魯旅見也
邾儀父卒終父葛帝父如魯旅見也

○
殺公子于入卒朝

春秋
卷四
二十六

○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
鄭厲公因梓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鄭厲公因梓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鄭厲公因梓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鄭厲公因梓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己鄭突名而衛行不
名衛書復歸于衛而突不書歸于鄭此正與不
正之辨也衛衛之出國同其國也於父逐之而
立則不正也突之出位同非其位乃篡也突入
櫟將追北而出之謀再篡也行自夷儀入春秋
書之以明衛之當有衛也突入鄭不書明突不
當有鄭也永嘉薛氏曰櫟者鄭之大部也入于
櫟而不見矣春秋因忽沒微而不見以著大都
之害閭忽之無臣子而不足以有立也存析趙
氏曰世于復歸于鄭突入
于櫟而辭之問逆順見矣

○
桓公會不莊公衛惠公陳莊公以伐鄭將納

桓公會不莊公衛惠公陳莊公以伐鄭將納
桓公會不莊公衛惠公陳莊公以伐鄭將納
桓公會不莊公衛惠公陳莊公以伐鄭將納

○
屬公謀于蒙弗克而還

春秋
卷四
二十七

○
秋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蒙

秋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蒙
秋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蒙
秋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蒙

○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蒙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蒙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蒙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蒙

○
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蒙

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蒙
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蒙
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蒙

朱子公聖白族真

宣公薨惠公朔立十

十七季

○**經** 蔡桓侯之立也弟獻舞出奔陳桓侯薨無子
陳人納獻舞于蔡蔡人立之是為哀侯
○**經**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經** 齊人侵魯疆吏以告桓公曰疆場之事慎
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

何謂焉
○**經**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葵
○**經**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經** 蔡桓侯在位二十年而薨
○**經**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經** 蔡桓侯在位二十年而薨
○**經**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經** 蔡桓侯在位二十年而薨
○**經**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經** 蔡桓侯在位二十年而薨
○**經**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經** 蔡桓侯在位二十年而薨
○**經**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經** 蔡桓侯在位二十年而薨
○**經**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經** 蔡桓侯之立也弟獻舞出奔陳桓侯薨無子
陳人納獻舞于蔡蔡人立之是為哀侯
○**經**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經** 齊人侵魯疆吏以告桓公曰疆場之事慎
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

何謂焉
○**經**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葵
○**經**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經** 蔡桓侯在位二十年而薨
○**經**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經** 蔡桓侯在位二十年而薨
○**經**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經** 蔡桓侯在位二十年而薨
○**經**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經** 蔡桓侯在位二十年而薨
○**經**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經** 蔡桓侯在位二十年而薨
○**經**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經** 蔡桓侯在位二十年而薨
○**經**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經 118—74

山齊南之山齊子指文姜歸嫁也只語助訓
朱子曰南山有狐比齊襄后高位而行邪行
威儀可思如此且文姜既從此歸而嫁於魯
矣襄公何為而又思之乎為襄公之賤者冠
綵服之華者而二儀之儀又兩儀又雙言物
之貴賤各有耦而不可亂也庸用也言襄公
文姜非其匹耦而文姜既用此路以歸于魯
矣魯又相從而反於齊乎簡弱也言魯矣
既告於父母之廟而娶於齊矣魯又使得
藉其款而至此哉既以歸而待其妻矣魯
使極其姦哉蓋田呂氏曰南山前
二章判齊襄後二章判魯桓也

高王也公與夫人姜氏
公與夫人姜氏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三十六
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
公羊傳與字考石
經補之左穀同
胡文定公曰與

者許可之訓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惠魯桓
微弗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其
訓曰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
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
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
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

○
文姜通於齊侯公誦之曰同非吾子齊侯之

子也姜告齊侯齊侯怒高公辭使公子彭

生乘公搢幹而殺之于車

○
曰彭生齊信公子任城
何氏曰拉也幹助骨

三子公與于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
公薨于齊

曰公薨于齊之也清江張氏曰魯君見弒有二在
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書不盡其地
而以上下文見之此元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
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又莊公不書即位雖不
明書齊人於公而桓公不得其死已昭然矣蓋
本國之事書之與它國則非所以尊君親上
之意是以不得不諱又當不沒其實以示後世
之傳信故曰婉而成章也道生按凡此類皆聖
人筆削之大旨游夏之所不能贊者正在於是
而程時叔乃謂亦舊史之法仲尼因之然則文
宣之聖起於夫子遠矣而所謂仲尼不過一勝
宗吏耳何修之足云蓋自公穀何啻胡諸家
唯尊聖人太過而失之於墨程氏欲以平易又
之而矯枉過正不自知其論於平淺而愈於侮
聖人者夫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三十七
公與夫人姜氏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
修舊好禮成而不返無所歸咎請以彭生除
之齊人殺彭生而歸魯桓公之喪文姜與莊
公俱歸而立之生十三年矣

○
文姜之亂與魯莊之志雖其事情皆有自來
姜氏證焉文計必有秀慧之質其北之才自
其家而傳公已驕之觀其嫁而父親送之要
其夫親受之可知已確狐之爭計必已父鄭
子忽之辭喻計必知此不然豈其已嫁中平
與夫俱返而始通之邪且齊襄與文姜之謀
蓋巧矣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而季友之
祥慶父之材皆不在人下也故齊襄殺桓而
以立莊為德文姜又扶舅氏援立以固莊莊
公而難齊制母焉則三公子皆居也是以莊

公之肯也耳非惟獨其手更進三以立之為
齊之德而不離也春秋之辭謹定記言
其故曰齊康通桓天人之辭之辭命彭生抱
桓車上得其禍桓死魯人請齊貨彭生以除
觀齊殺彭生以說魯而立
太子同可以推得其情矣

非公止也

○齊公之卒至自齊
桓公死齊襄公與單伯謀追論隱公之故執

公子登輓之黜其族
○齊公之卒至自齊
桓公死齊襄公與單伯謀追論隱公之故執

○齊公之卒至自齊
桓公死齊襄公與單伯謀追論隱公之故執

桓公
春秋一
下
三十八

者以文姜之故而欲親魯耳魯陽鄭氏曰齊
桓公魯請除其醜而彭生誅桓誠隱齊追論
其事而魯被戮皆安罪焉而諸兒之權諸可
見矣齊慶父之死不書為內誅也道生按齊
哀嘗誅鄭子慶高渠彌則其誅理必存之
矣此輩之死所以不見於經胡文定以馬孔
所點皆不見古記而意之耳

煇七月

○秋七月
○齊公卒歸九月而克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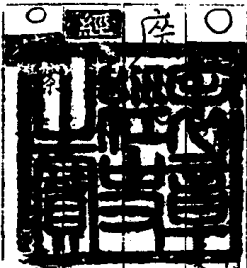
○齊公卒歸九月而克葬

○齊公卒歸九月而克葬

原缺

春秋世學卷五

桓公嫡子母曰
在位三十二年



方子

○經元年
○齊公卒歸九月而克葬

○齊公卒歸九月而克葬

○齊公卒歸九月而克葬

○齊公卒歸九月而克葬

○齊公卒歸九月而克葬

齊王正

○齊王正

○齊王正

○齊王正

而公薨于齊此年夫人又孫于齊自是兩事不得相蒙若據史氏桓法無不書姜氏之理夫子以桓公之弑賊由姜氏其孫也亦以與弑而不蒙於魯其實只是一事而首尾相因其反旣不言至故孫不稱姜氏特用一事再見蒙上文之外使人比而觀之則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孫于齊夫人孫于齊總為一事而書而夫人與弑之罪自見其罪既見則夫人當絕于魯可知而

齊侯將迎王姬於魯魯人不可等館于郊以

○齊欲滅紀逐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齊紀

齊師還紀郕郕都蒲丁切郕子

與取異者取其土地而已未若逐其民之辭也逐其民則父子兄弟離散而人失其常居恃氏曰紀與齊乃同姓之國况天子娶后于紀而三姬又歸于齊豈無親親之愛乎乃齊黃之謂一舉而還三邑蓋自是逐滅紀矣彭山季氏曰郕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郕在今萊州府昌邑縣郕都之遠界安丘縣亦東南萊州三邑為紀東南近鄰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於別所而取其地三邑既遷紀居已之舊安齊我

春秋世學 卷五 六

○齊祝鮀交有君之威

齊君

二年

○齊五年齊侯野卒四年惠公四年唐庚十三

○齊六年齊莊公十一年鄭伯子儀二年

○齊七年齊武王四十九年

○齊陳莊公之卷五月而莊莊公使人會之

齊王二

○齊王二月癸陳莊公

○齊共仲始用師于於餘丘

公于莊公庶兄名慶父於餘丘魯附庸國

齊公

○齊公于慶父師師伐於餘丘

曰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率致于殺之禍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先被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于華再為主將事會諸侯不出魯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犯伐都會師於郕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筆我隱公而寫父不能明其罪慶父殺子般而威季不能遏其惡父子遂殺惠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

春秋世學 卷五 七

○齊之戰故春秋所書為或遠矣彭山季氏曰慶父稱公子者已為卿也桓公三年始娶至此終十七年慶父雖莊公尤當亦未始弱也而己為卿非公選也親親之端其肇於此歟

○齊告王姬之卷莊公為之大功

○齊王姬之卷莊公為之大功

○齊王姬之卷莊公為之大功

○齊王姬之卷莊公為之大功

○齊王姬之卷莊公為之大功

○齊王姬之卷莊公為之大功

○齊王姬之卷莊公為之大功

○齊王姬之卷莊公為之大功

以是莊公盡禮於魯仇而無恩於先君也罪之大則書之傳惡之積不可掩也東山越氏曰王姬卒而為之大功禮所未有魯莊以甥齊侯而修服之非禮而桓公不

可以非禮說故弗為也

通之

祭十又二月夫人入第氏

祭于祫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祭十有二月有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公

飛禽公

乙酉宋公馮卒

商橫提格之歲

三

三

六年衛侯卒

公十一年秦武公七年

春秋世學

齊侯公將納衛朔徵兵于魯公子溺借之以

伐黔牟

高王止山

春王正月

子日惡其會

大矣况與合

受王命而

宋莊公之

三

三

三

三

經 夏四月癸亥葬莊公 **經** 葬莊公本爵祔祔以葬之戰而得善終不惟王

傳 桓公之悲至是七年乃克葬王堂早故也

X 葬德王

經 五月葬桓公 **經** 左氏曰為也天子之月而葬大夫三月同桓至士五月外甥至魯高氏曰

平王之崩求葬於諸侯然後克葬至桓王崩七年乃葬者蓋承諸侯之責王師傷敗之後力蓋不足矣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而積

齊桓公曰天王崩葬必書者史法之常也或言葬或不葬者聖人之筆削也何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所言者非常之事也天王如期而葬諸侯親往會葬雖死生人道之大變而亦臣子之常

事也如志記之則是史而已非聖人筆削之旨也制者制其事筆者筆其非常可為後世大戒者也桓王七年而葬則以緩為非常而書之矣

傳 紀侯之弟季以鄆降齊為附庸紀於是乎始

判 鄆戶圭切杜氏曰紀邑在齊國安平縣鄆州之境彭山季氏曰今山東青

州府臨淄縣東十里蓋紀西鄙而接陳子齊者也

經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經** 杜氏曰季紀侯弟季

弟未命者皆字許亦恭季之類是也積齊桓公曰紀季之於紀侯則兄弟義則君臣骨肉相

齊人莫先紀季乎季季子去茲以存齊社稷以殺之天命已絕人心已去殺之宗社無祀故

季子去茲子出迎而殺季之去亦在廢滅之後故未滅微子不見入周也况季此以色乎况齊

為難國乎借使為兄所愛為紀季者當諫之曰齊人無狀既得鄆復望紀事齊無益守死而已

季有可取之實也 **傳** 莊公將會于人以納朔次于滑以行之

經 冬公次于滑 **經** 公穀作邱非 **經** 穀梁子曰次

大曰莊之北舉有大罪四罪年奉王命而立伐之則抗王而陷臣躬若弑于齊而奉其命則忠

父而不子當衛朔則助逆而不義如是而暴其師則殘民而不仁文姜聚主於上季伯慶父從

史於下魯之人道滅矣彭山季氏曰左氏以為將會鄆伯以謀紀非也屬於失國自故不暇莊

父事齊唯命是從豈復有救紀之謀乎五年伐衛張本於此矣書次見公之輕舉也不言所次

三季

經 四年 **經** 章貢季氏曰莊公七年陳宣公三年

七年衛侯黔牟六年惠公六年唐成侯十五年齊襄公八年齊公十三年鄭伯子儀四年厲公十二年春秋公八年

○齊襄公入魯次于祝丘文姜喜之

○齊王二弟夫人薨也

○齊王二弟夫人薨也

○齊王二月夫人姜氏喜齊侯于祝丘

○齊文定公曰言者兩君之禮所以訓其俗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齊侯見言于廟中祀也

義光先在焉者乎欲隱而棄其親之冬則
是欲陳其負而大掩無一可也原其情思齊
而逃耳公叔胡氏謂大非紀之在乃大去其
國也載氏謂大去者蓋室而外也乃紀之在
室也焉則必與伯姬而後去今卒伯姬而齊
之此其義之室者也且去其國與火地之君矣
異我春秋失地之君皆名故曰大者紀之君
也而非大去之謂也杜氏曰以國與季得存社
稷故不言滅清江張氏曰紀之本木自桓五年
亡者一俗書之以見齊鄭圖紀之淺深有漸
而卒成於今年也道生校紀名者紀一君之
所終也程氏亦謂大為紀名與先公合而常
不劉氏曰精審題于常言宗之精悉詳尤詳明
可以破大去
誤讀之妄矣

○**傳** 齊襄公月伯姬之有違使告魯魯人不合而
可以破大去
誤讀之妄矣

齊人葬之
有聰故切使去聲
齊人葬之
有聰故切使去聲
齊人葬之
有聰故切使去聲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杜氏曰以夫人
禮葬之故言胡

六矣公曰蔡紀伯姬不稱齊人而曰蔡者見
齊襄公之罪著矣蔡紀伯姬之在齊而
及葬於魯公之罪著矣蔡紀伯姬之在齊而
紀之思以城其跡見夫齊侯之計也積德杜氏曰
齊侯之惡著矣蔡紀伯姬之在齊而
齊侯之惡著矣蔡紀伯姬之在齊而
齊侯之惡著矣蔡紀伯姬之在齊而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相去聲義見
公六年

煇之

經 秋七月
齊侯使召莊公入齊及其大夫狩于禚將
伐衛也齊人歌之曰猗嗟昌兮碩而長兮抑
宕揚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乳兮
正音征退去聲一齊侯召魯詩正說曰是時
齊侯與魯莊公已所生而莊公以棄為父故入
齊地與莊公將狩入齊之曰汝實吾君之甥
耳使有容親之矣射御之善而不知立身之
正音征退去聲一齊侯召魯詩正說曰是時
齊侯與魯莊公已所生而莊公以棄為父故入
齊地與莊公將狩入齊之曰汝實吾君之甥
耳使有容親之矣射御之善而不知立身之

齊侯使召莊公入齊及其大夫狩于禚將
伐衛也齊人歌之曰猗嗟昌兮碩而長兮抑
宕揚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齊侯使召莊公入齊及其大夫狩于禚將
伐衛也齊人歌之曰猗嗟昌兮碩而長兮抑
宕揚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齊侯使召莊公入齊及其大夫狩于禚將
伐衛也齊人歌之曰猗嗟昌兮碩而長兮抑
宕揚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經** 橫父執徐之歲 **探** 年貢季氏曰歲在壬日

○**經** 五年 **探** 年貢季氏莊王八年陳宣公十四年

○**經** 八年 **探** 年貢季氏莊王八年陳宣公十四年

○**經** 是歲取如宿之月無事 **探** 取音郭病音門

高王出山

春秋世學 卷五 十六

○**經** 春王正月 **探** 義先德公六年秋七月及典

○**傳** 齊侯公伐衛師于汶文姜獨師遂與齊侯同

車而淫乎通道之間齊人歌之曰載驅薄薄

○**傳** 齊侯公伐衛師于汶文姜獨師遂與齊侯同

○**傳** 齊侯公伐衛師于汶文姜獨師遂與齊侯同

魯夫人姜氏如齊師

○**經**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探** 文定公曰師者

○**傳**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探** 文定公曰師者

○**傳**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探** 文定公曰師者

○**傳**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探** 文定公曰師者

○**傳**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探** 文定公曰師者

○**傳**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探** 文定公曰師者

○**傳**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探** 文定公曰師者

○**傳**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探** 文定公曰師者

○**傳**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探** 文定公曰師者

○**傳**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探** 文定公曰師者

九族

經斷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經斷

齊公也其稱人送王命也... 春秋世經

經斷

昭陽大芒砀之歲

春秋世經

二季

經斷

六年... 春秋世經

九年... 春秋世經

五年... 春秋世經

五王止日王夕子

經斷

春王正月... 春秋世經

經斷

諸侯平納朔夏入朔... 春秋世經

經斷

子淺石公子職六月惠公復位... 春秋世經

夏二日

經斷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春秋世經

春秋世經... 經斷

為四裔矣聖人何忍言之哉蓋東遷以來若等
道之謂渠伯之時崇未之錫見於經者莫非反
使行推而行之王制可以役振而春秋可以無
作乃又不親如此此聖人所以深致意焉烈夫
筆削之間而尊王討暴抑強扶弱之旨藹然益
於言意
之未矣

○傳 莊公從齊納刻立四時而後反告至于廟

○經 秋公至自伐衛

○傳 秋公至自伐衛 家氏曰出而至於必告于廟
義而納之于衛又敗王師以解一舉而二罪從
之將何辭以告乎存辨趙氏曰老邱三時而廟
卒入納四時而告成事道達據二氏之說則知
莊公之罪四抗王為不臣從齊為不子蓋刑為
五 二十

○經 秋公至自伐衛

○傳 不義久後為不君即春秋
之文而聖人之意可考矣
○傳 燕食苗心為灾

○經 秋公至自伐衛

○傳 莊公至自伐衛 家氏曰出而至於必告于廟
義而納之于衛又敗王師以解一舉而二罪從
之將何辭以告乎存辨趙氏曰老邱三時而廟
卒入納四時而告成事道達據二氏之說則知
莊公之罪四抗王為不臣從齊為不子蓋刑為
五 二十

○傳 有凶年

○傳 齊既定衛領所獲會終於諸侯文姜因請之

○傳 以說魯人 悅同

○經 冬齊人來歸衛俘

○傳 冬齊人來歸衛俘 芳扶切軍所獲俘物也公既
作室非男子夏古文與大氏

○傳 同 齊人來歸衛俘 則知四國皆
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
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故諸侯者豈以弟弑而
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
也及齊人歸俘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
動於惡也世表道微暴行交作於貨室賄賂
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壞利以相與
不至於篡弑奪讓則不厭也春秋
書此昭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傳 齊人來歸衛俘 則知四國皆
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
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故諸侯者豈以弟弑而
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
也及齊人歸俘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
動於惡也世表道微暴行交作於貨室賄賂
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壞利以相與
不至於篡弑奪讓則不厭也春秋
書此昭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經 七年

○傳 七年 莊公十七年 宋公五年 蔡侯
七年 莊公十七年 宋公五年 蔡侯

○經 七年

○傳 七年 莊公十七年 宋公五年 蔡侯
七年 莊公十七年 宋公五年 蔡侯

○傳 齊人來歸衛俘 則知四國皆
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
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故諸侯者豈以弟弑而
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
也及齊人歸俘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
動於惡也世表道微暴行交作於貨室賄賂
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壞利以相與
不至於篡弑奪讓則不厭也春秋
書此昭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傳 齊人來歸衛俘 則知四國皆
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
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故諸侯者豈以弟弑而
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
也及齊人歸俘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
動於惡也世表道微暴行交作於貨室賄賂
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壞利以相與
不至於篡弑奪讓則不厭也春秋
書此昭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傳 齊人來歸衛俘 則知四國皆
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
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故諸侯者豈以弟弑而
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
也及齊人歸俘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
動於惡也世表道微暴行交作於貨室賄賂
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壞利以相與
不至於篡弑奪讓則不厭也春秋
書此昭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傳 齊人來歸衛俘 則知四國皆
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
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故諸侯者豈以弟弑而
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
也及齊人歸俘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
動於惡也世表道微暴行交作於貨室賄賂
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壞利以相與
不至於篡弑奪讓則不厭也春秋
書此昭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傳 齊人來歸衛俘 則知四國皆
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
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故諸侯者豈以弟弑而
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
也及齊人歸俘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
動於惡也世表道微暴行交作於貨室賄賂
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壞利以相與
不至於篡弑奪讓則不厭也春秋
書此昭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傳 齊人來歸衛俘 則知四國皆
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
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故諸侯者豈以弟弑而
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
也及齊人歸俘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
動於惡也世表道微暴行交作於貨室賄賂
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壞利以相與
不至於篡弑奪讓則不厭也春秋
書此昭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傳 齊人來歸衛俘 則知四國皆
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
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故諸侯者豈以弟弑而
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
也及齊人歸俘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
動於惡也世表道微暴行交作於貨室賄賂
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壞利以相與
不至於篡弑奪讓則不厭也春秋
書此昭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傳 齊人來歸衛俘 則知四國皆
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
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故諸侯者豈以弟弑而
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
也及齊人歸俘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
動於惡也世表道微暴行交作於貨室賄賂
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壞利以相與
不至於篡弑奪讓則不厭也春秋
書此昭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麗麗如雨不及地人而後樂式之訓章
建巳日余東山趙氏曰公羊傳曰如雨者非
雨也不雨春秋曰雨星不及地人而後者子
簡之曰星實如雨所謂不雨春秋謂東史爲
文公羊僅於此一處及之亦口傳之語也左
氏讀如作而義遂相違未知何據又按漢志
永始中星隕如雨長二丈輝輝未至地城不
及地人而後即未至地城也古今星變固有
如此者其所謂星之先說故雖多而不見
在地之刑說者謂積氣消息所致此他異尤
重蓋王運至北而終矣漢學王氏曰韓氏生
於是

三四月非亦亟品不

春秋世學卷五 廿二

經斷 庚四月辛卯夜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教梁
音非石經同左氏初季以後謂之見夜實通切
夜中夜半亥子之間實如閏切左氏切謂夜中
經從 胡文公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
公羊 於上謂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
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諸王而王空遂
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著夫呂氏要
旨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異之極而當居臣
臣莫能自守日昃於亂先王之遺不復行於世
矣先齊高陽文式之澤不復彼於世矣生變異
之極星隕如雨道生於先儒謂星隕而不見
乃天地常經漢之象衆星流隕爲諸侯放恣
性重塗炭之象自此先齊高陽文式之澤斷亡
已盡而揚墨中韓老佛之說以塞天下唐宗以
宋儒者往往不病異端之說以清聖廷謂通左
有無之間談玄入妙而遺人道之實以至近
世東萊與崔永儒是主而左聖經以從之之學

術既邪心術大壞風俗日趨於下而不復歸至
治之道中間非無暫安之世而事求可功求成
卒求聖王之至天地懸絕然則春秋之紀斯異
也固萬世之大變聖徒姬周一代之應而已邪
相壯玄之月魯水安麥不探 戊午秋

秋大水無麥苗

經斷 秋大水無麥苗家氏曰中原之地種麥最
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或已種而為水所溺
故曰無苗非為已熟之麥也胡文定公曰書大
水為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天災重民
命凡王者之心莫急於天災而不惜輕民命而不
恤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清江張氏
曰書大水為災非常也蓋文王宣陽陰德不制

之所感也蜀杜氏曰洪範八政食為之先穀
不登謂之凶凶凶不德屢致災異此年大水
穀併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為心也

文姜入齊及萊公會于穀謀伐鄰也

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經斷 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杜氏曰穀在濟
定公曰防東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穀次季于
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
遠矣明年無知穀見其禍淫之明驗也道生
於國事之說而難取杜預言姦之註趙子常獨
知之然於聖人或札展之大旨尚未有以發也
齊侯協洽之歲探 齊侯在來日協洽大祀

作瑞蒙

八季

經

八年 幸貢季氏曰莊王十一年陳宣公七年紀靖公十八年宋閔公六年蔡景公

庚十一年衛惠公十年唐成公十九年齊景公十二年曹莊公十七年鄭伯子儀八年厲公十

六年齊武公十一年楚文王四年

○

莊公與齊謀鄭乞師于陳蔡陳蔡不至謀武

于郕下乃與齊攻鄭鄭人不服納釁于齊

父請伐齊師公不可秋公至自圍鄭

南甘泉港氏曰左氏述莊公之言曰我實不

春秋世學 卷五 二十四

乃降姑務德以待時乎天齊侯親殺其父

而滿其父不與戰天之警也而可謂之無辜

乎莊公於是乎無人心矣天理滅矣尚何德

之可備乎然則慶公之請然歟曰亦非也為

莊計也當上告天子祭大義以討齊必有得

志者矣不請於嗣位之初而請於鄭降之後

亦可以見魯之人心矣

燂祭祭

經

春王正月師次于郕以俟陳人蔡人

探義 穀梁 子曰

次止也俟待也高郵孫氏曰鄭與魯為同姓之

國莊公無親親之恩率諸侯以伐之春秋于鄭

以伐陳蔡我侯之也及齊師以國之義約甲午

治兵非考石終從左殺

以春治兵秋振旅春以春治兵非其時也况

善之也據武也

師 鄭公羊作盛非考石

與鄭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

要齊以國之義約甲午

而不同心敵遂得以問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

故魯公而書師以著其輕用民力之罪胡文定

公曰書及師齊者親仇也國鄭者仇也同姓也

鄭降于齊師者先伐國無義而不報服也於是

莊公之

惡者矣秋師逐

之變文也詳公會齊所以明父子之親示不共

戴天之成非徒隱也則文定公曰書師逐職

國名上將親以為鄭之役也然其大具及其還

皆不稱公者重也春秋正列君將不稱帥師

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為重奈何也輕

舉大舉動人使伐陳蔡陳蔡不至圍鄭而師

不服屢三時而後則無名焉武非義舉於師故

不書公以著魯民秀之罪為後武也春秋王

此師尤為非義上既不用天王之命無故而興
師自正月次于郎以侯陳蔡而陳蔡不立可謂
無名矣甲午治兵可謂無義矣夏師及齊師圍
郎師又降于齊可謂無義矣歷三時而所還可
謂害民矣夫逆天通親仇聖國同姓勳力力與
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慎言之道主接此三
條皆不為言趙氏諱與魯同族之說行之然度
父實存軍中名臣皆不害而必言師者則胡劉
皆得之詞繁而不殺聖人至師之意可見矣故
必無詳二端其義始傷時亦實錄之說茲未達
特筆之與
昔者也

○齊侯公在位十二年使連稱管至父戌蔡丘

辰時而往曰及辰而伐期成公問不至討代
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

春秋世學 卷五 廿六

孫無知有寵於僖公永服禮秩如通表公納
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

寵使問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齊侯游於姑
蔡遂曰于貝丘見大夫射之豕人立而吮公

懼墜于車傷足卷僂反誅僂於徒人費弗待
報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

奚御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
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

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

○齊侯公在位十二年使連稱管至父戌蔡丘

辰時而往曰及辰而伐期成公問不至討代

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

通典補月定
去聲問去聲

去音汝蔡秋云切姑蔡貝丘皆齊地姑音石
卷去聲胡文定公曰如魯等所謂便發私
之臣逐君之惡田獵平義而不備民事使百
姓苦之者也與大臣仇父仇牧義形於色不
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其矣當是時管仲陰
開地亦皆沈於下棄不用膚也而徒人費石
之紛如乃得居左氏萊公之所疎遠親信者
如此故以齊國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由寵賢人遠小人所以興
也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由寵小
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
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猶不逮焉乃故與之
臣元不償責又何取乎舒城王氏曰孟陽與
徒人費石之紛如同死於萊公之難皆不符
以死節言者蓋近權孽幸之臣從君見公之
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

春秋世學 卷五 廿七

齊侯公在位十二年使連稱管至父戌蔡丘

辰時而往曰及辰而伐期成公問不至討代

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

孫無知有寵於僖公永服禮秩如通表公納

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

寵使問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齊侯游於姑

蔡遂曰于貝丘見大夫射之豕人立而吮公

懼墜于車傷足卷僂反誅僂於徒人費弗待

通典補月定
去聲問去聲

經斷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陳宣公八年

十二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景公十四年

小白衛姬之子也 有寵於僖公 使鮑叔牙傅

之而召忽管夷吾傅糾 糾與公立無常 亦鮑牙

曰君使民慢 亂將作矣 奉小白出奔營 小白

少而好善 齊人與之賦詩 曰子之手 子之

手 卷兮 悔予不送兮 予之昌兮 侯我乎堂

春秋世學 卷五 廿八

悔予不將予 衣錦服衣 衣錦服衣 衣錦服衣

駕予與行 衣錦服衣 衣錦服衣 衣錦服衣

予與歸 無知主高子 國子使告小白 以圖無

知小白 許諾言人 助之陰告 渠丘大夫 雍惠

春無知 游于渠丘 雍惠車 齊人誅無知

乃告齊大夫 曰無執君自立 大逆無道 臣

謹行誅 唯大夫更立賢公子之可 立者高侯

乃迎小白 而立之 是為桓公

風平音風樂正子曰糾毋魯施父女衛姬之

齊桓公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桓公 九年

春秋世學 卷五 廿九

齊桓公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桓公 九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桓公 九年

夏公伐齊納糾

于糾

左氏作于糾非齊小白入于齊

春秋左氏傳卷五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春秋左氏傳卷五 三十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春秋左氏傳卷五 三十一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齊公伐齊納糾

經斷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乾音干齊地時水則竭涸故我師敗績齊桓公曰此戰公

曰乾時公伐齊之文也幸黃季氏曰聖人書此見莊公

以黨厥敗敗其民矣齊桓公曰康侯謂不

詳師敗為此齊桓公曰為齊桓公而發

非莊公言齊莊之視諸侯終身以馬父桓乃

謂見其弟之弟不預彭生之謀與魯之有且桓

因討無知而得國我莫正焉莊本納糾以微利

豈至是而始警齊邪王師牙亥之役亦不詳

敗若戰矣升陞則河曲長岸之例勝負微耳

○案初鮑亦牙與管仲善知其賢桓公主欲以鮑

亦為軍鮑亦亂曰臣幸侍從君君竟以君之

等臣無以增君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

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必若

治國家者其管夷吾子臣所不若夷吾者五

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

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廢於四

方弗若也執抱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

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

濱于死鮑亦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

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可得乎鮑亦曰若至

召則可得也夫齊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

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

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

也必將殺之桓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

乎其否乎鮑亦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

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夷吾之政是弱

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

桓公曰其於我也魯若是乎鮑亦對曰非

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糾之

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

之桓公曰若何鮑亦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

魯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與我鮑亦

曰使人言於魯曰宋人有不令之臣在君之

國欲以殺於君臣則與我矣桓公曰諾乃使

鮑亦將兵臨魯而還魯書曰宋君有不令之

臣三越在君之國請以冀宋君殺之於糾臣

若不得也是君與宋君賊比也魯人患之莊

公問諸施伯施伯曰夫管子者天下之才也

所在國之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長為

魯國憂矣魯人曰然則皆殺之而以其尸與之齊使者爭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者猶不待請也吾且固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月之也管子之事濟矣彼且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令若殺之此鮑亦之友也鮑亦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乃束縛子糾及管仲召忽以兵齊師鮑亦還及勾瀆殺子糾召忽曰殺君而用吾身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 三十四

是再辱我也自縊而死管仲請囚及堂阜而稅之此至三樂三浴之以通于桓公
平聲抱音子夫並音扶射音石中音聲為年為人長為為戰之為並知音為其為欲為君為先之為並于為切聖召迎之並並音棘將令之令音零魯音層不令之令並去聲齊適並去聲此則未勿齊使之使至聲齊主聲卿音句難去聲還音花句音句清音地論語作清音清音左氏作生音實史記作登音實達曰即勾瀆是召音邵稅音脫資中黃氏曰夫子不即止管仲以死者蓋公子無為君之道所傳先君所設不可起以臣禮之律有惡難相則與周旋既已宜力勸勞竭其節而桓公親迎之于郊而與之生月曰昔先君來公

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戈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金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餓戎馬待濟車之樊戎士持陳妾之餘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士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血不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速迹以成其名合群國止校民之有道者效象以為民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 三十五

窮末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冀除其難施賜予以燕撫之以為民終始桓公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桓公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以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臣不敢乃是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免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起至於相位
公迎桓

去聲能都其切王並音 管仲乃言曰昔者聖
 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
 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
 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
 處則其言尤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
 閒燕處工就官府處角幣井處農就田野
 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
 與子言孝其事者言教其幼者言弟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
 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
 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
 以巧相陳以功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
 時而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僭何豎
 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
 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以相語
 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令夫農羣萃而州

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未耜耨及及寒繫耒
 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而疾播之耕以待時
 雨時雨既至扶其耒耨耨耨以旦莫從事於
 田野既耨就功茅蒲稷獲霑體登其糗
 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於田野是皆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兄之教肅不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
 故工之子恒為工角之子恒為角農之子恒
 為農農野處而不遷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
 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士則多賢是以教
 畏威農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上聲
 夫並音扶少並去戶曉清也切易並和字比
 未切莫並與恭同語並去聲監平鄉聲音
 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
 可乎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對曰始於愛民
 公曰愛民之道奈何對曰公傍公族家脩家
 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教者罪

修舊宗立無後民墮矣省刑罰薄稅歛則

民富矣卿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

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

而以稅則可以使之手對曰舉財長工以止

民用陳力尚賢以勸民知加刑無苛以濟百

姓行之無利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

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吾何以富國

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謹鹽筴與鐵官

之數其餘輕重唯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

不服籍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

曰曰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鹽鹽

於吾國金十五音受之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

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催此用人之數也

義 飲去聲長上聲奇罕戈切筴

國若何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棄用之遂滋

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公曰遂舊法擇其善

者而棄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

既安矣公曰國安其可乎曰未可君若正

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

難以速得志矣若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

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若欲速得志

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

為之若何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管

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

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

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伍人為五

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

師司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

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

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

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

輓振旅秋以彌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

整於鄉內教既成令勿使遽徙伍之人祭祀

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時家與

家相時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

不乖畫戰目視相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

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國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以

誅無道以屏周室

長並上聲帥並音率
誅思典切樂
親思由切國語作校

正月之朝卿長後事君親問焉

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

德慧賢仁發聞於鄉里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後公

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孝勇朕肱之力秀出

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

春秋卷五 四十

罪有五司已於事而後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暴淫

暴不用上令者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

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後是鄉故長退

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令官長期

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後用之

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

鄉之賢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備鄉鄉退

而修連連退而備里里退而修既既退而修

伍伍退而備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

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

朝不越爵羅士無伍羅女無家士三出妻逐

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穀夫是故民皆勉為

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為里與其為

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

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

有終身之功公曰伍鄙若何曰相地而哀征

則民不移政不旅者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

春秋卷五 四十一

時則民不勾陸阜陵墜井田時均則民不憾

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公

曰定民之居若何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

司士邑為卒卒有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

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

夫五屬立伍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

使聽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

聽鄉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後事桓公操是齊

功者而誅之曰制治分民如一何故獨舉功

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桓公

曰吾欲事於諸侯其可乎曰未可從鄰國未

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

公曰若何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

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驂聘類於諸

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遊士八

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

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嚮

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強壯者而

春秋世學 卷五 四十二
莊公 上

先伐之桓公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

寡甲兵為之君何日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

罪贖以犀田一戰輕罪贖以贄盾一戰小罪

隨以金分宥間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

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狗馬馬惡金

美以鑄鉏夷斤櫨諸樂土甲兵大定

之朝之朝之遠切長並賞切處並上聲好相
治並去聲慈呼偽切已止也峻足強切成
也此毗未切朝不之朝音潮罷音皮煙音謹
帥音率隨音貢場音易鬻音育監平聲贄音
贄音尤切索史貢切鑄管子受相三日公
音注揚音托壞人兩切

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

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對曰惡則

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

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

行行不幸而好色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

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色且可則惡者不可者

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象

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

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

春秋世學 卷五 四十三
莊公 上

曰奈何對曰公子舉博聞而知陳好學而辭

遜請遊於魯使以結交焉公子方巧轉而

允利請使遊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小燕而

荷狀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遊以

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

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閒習辨

辨之則素臣如隰朋請立為大行整革入邑

邑辟土聚粟多泉盡地之利臣不如齊威

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轅士不旋踵

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知王子城父請立馬大司馬次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知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知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存矣若欲霸夷吾在此公曰善

操相並去聲好並去聲惡則之惡並如字行去聲惡有之惡音馬荷和過切密也狀音遊習也言多所慣習也楚則樹切密也楚則樹切密也言宿便為通之楚樹也便去聲聲上之聲音匠不辟之聲音遊治平王去聲清洛袁氏曰孟子言堯舜性之也湯武

上五 四十
反之也五霸競之也人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堯舜生知安行所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明德新民以成己成物皆得之天性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故曰性之也湯武學知利行其所學者反求諸身而已矣不求諸人物而求之身心不求之事功而求諸道義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曰反之也孟子又言湯武身之則之反者反求諸身非先有不善而反之於善也霸者急於事功而無身心之學但借仁義之名以號令天下故曰假而不歸歸即反也不反諸身則不能自善其大邪汚行惡不可為國此其蓋惡是非之萌不然而項天機發動為治之端正在於此使管仲而正人君子也則必陳善聞

邪引之當道乘其自覺之機而喻以理德不兩立猶理則治縱德必亂理之於德猶之成之於意向之偏勝修身齊家以馬臣民之君之既正則事理必明而凡所以治朝定民者無不中道不必有肩於事功而事功自阜信矣乃曰惡則惡矣而非所急也是桓可以克已後禮而仲也敬之以長惡遂非桓東郭牙之能諫而君心已蠹其能入乎又為公子啓方此死而後言其不近人情桓乃幸於啓方之手則管仲者非正人君子也不過依何遽就之侯夫耳使非倡君臣之義於萬世固聖門之罪人而夫子庸得稱之此曾西所以憐然而羞與之比較然管子言載桓公自言喻交而至禽側慕不見禽而後反從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好色而姑婦婦之不嫁者無所求公之惡未至如此之甚也况桓公是時得國南反四片而遠隔自肆如此正堂言於大夫曹不知

莊又初見管仲言登其兄所以共國之故而躬自臨之抑後通之使無此理是其一篇之中首尾自相矛盾必出後人擬俗之說非當時之實不足信也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曰西伐何主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堂原姑與漆里曰北伐何主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犬使海於有蘇渚拜於有渚琅山於有渚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陶陰而至於地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鄒有車八百里兼揮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從之而霸功立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嘗召叔牙而問焉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嘗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令君之臣豐公遵道緣然遠桓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周而無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倘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

春秋世學 卷五 四六

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充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燕音烟弟借李切承時證切仁山金
公曰檢論語子貢子路之間皆謂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疑其非仁夫子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下民到

于今使其賜微管仲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蓋許其仁之功也桓子言此大約以桓兄糾弟為新然管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然其是非不待兄弟而後可斷顯子糾名義已夫不得為正爾何考方齊之將亂也鮑叔奉牙小白奔魯矣襄公之殺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居楚難明義討賊以靖國也而乃奔魯若蘇乞師復讐猶之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內難已定方國再入既而桓公有言先入請國人獎襄公正位召齊矣糾何為者邪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伐國是真以公于而抗齊召耳前無正居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為不義罪已可殺桓公不殺而用之則安而聖桓手得效先師子何子謂猶今叛者既赦自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夫子答子路子貢之問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人之言正如神化而無迹而功用自見在學者思而得之耳然其事之是非則明言於春秋矣然則管仲將得焉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耳使二子之始問也曰管仲仁乎則夫子所以答之者又必異乎此矣若其內政諸說則王道之變易業之本皆可考見者爾

春秋世學 卷五 四七

九月初九日公與子糾之爭

九月齊人取公子糾殺之今考石經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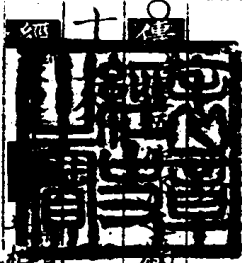
胡文定公曰仁人之於兄弟不處怨焉不宿怨焉執喪之而已糾雖爭五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於魯殺之然後快子心其不仁亦甚矣存州趙氏曰小白不能容糾於魯必置之死小白罪也莊公欲納糾使齊得取而殺之莊公亦罪也經書之見小白器量之不宏病魯之無主而與之殺也積齊程氏曰桓公入齊首殺子糾絕城天倫其與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之者何深也易為深之長齊也胡文定公曰國
國以保民為本輕周民力委與大作邦本一搖
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
猶不足而平況沐乎書後沐見在勞民於守國
之末務而不知
本為後成也

春秋世學 卷五 五十
莊公 上

春秋世學 卷五 終

春秋世學卷六



章貢李氏曰歲在丁
日德格在酉日作郭

公十三年衛惠公十二年唐虞錄二十六年齊

桓公二年曾莊公十九年鄭伯子儀十年厲公

十二年宋武公十
三年楚文王六年

○齊師伐魯以報乾時之役莊公將戰曹劌詰

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

春秋世學 卷六
莊公 中

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

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

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天之撤雖

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

則請公從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

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

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

遂逐齊師既先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
旗靡故逐之

揅義

劇胡銜切問去聲乘經語
初句正副切三並蘇審切

轍自列切執音式大並音
扶社氏曰靡遠也

高王山月公敗師于長勺

春王正月敗齊師于長勺

外功

趙東山

謂言敗者內詞是也蓋齊使大夫師師來代所
謂將軍師衆稱師則不可與公為敵故不言戰
而言敗也左氏未陳鼓鑼疑戰明氏詐戰之說
皆非矣以義言之則齊既得乾時之勝又脅取

春秋

卷六

二

莊公

中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 莊公乘長勺之勝逐掠宋與齊也

二 公復宋

○ 二月公侵宋

揅義

穀梁子曰既深其怨于齊又
定公曰潛師掠境曰侵四明王氏曰宋閔以莊
二年即位二君未嘗有罪何為而侵宋邪既繼
卒待志於齊又乘勝而掠宋皆名兵之道非保
國之謀也據齊程氏曰無三命而侵人之國殘
民殲武

○ 宋人怒宿男子之通乎魯也徒其朝市而取

地 揅義 朝音潮彭山李氏曰宿故國在今宿
州而所遷之地則今宿遷耳盛二月
莊公侵宋自沂取道於宿以出其
不意故宋人以宿為通乎魯也

○ 三月宋人還宿

揅義

明文定公曰其曰還宿者
宿非欲還為宋人之所還

也懷王常物之太情還國重事也雖違害利
去危即安猶或恐沈于衆不有率從而況迫於
構逼非其所欲素久宅之田里川新從之遂往
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謗傷和氣豈不惻然
有隱乎肆行美之類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還
者自是而滅矣積齊程氏曰還國者奪其地利
形勢而徙其國都於它所或又以為附庸不曰
遷于某地者以遷人為重而地不足也也甘泉
湛氏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於魯疑
其或已故遷人言宋人還宿而閔公之惡者矣

春秋

卷五

三

莊公

中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 為侵宋敗齊宋以師次于郎宋師先進及棄

丘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逐

請擊之莊公不許偃自雩門竊出蒙衆比而

先犯之公從之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公

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死之遂與宋戰

大敗宋師齊師還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隊左車授安公曰末之下也縣賁父曰它日

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

揅義 為于偽切東經
之敗蓋必外列宋敗敗績之敗並滿外切還
並從比音皮縣並音玄父並音育原音還左

音然如圭切末之句沫盧類切杜氏曰即
乘丘魯地公子偃魯大夫齊門魯城南門
乘丘虎皮也彭山季氏曰乘丘今山東曹縣
近單父之地魯使齊宋分兵誘而敗之長樂
陳氏曰宋無也謂卜國為無能也馬驚在街
不左右公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敗
績者言御之功敗也東萊呂氏曰但為驚耳
不預軍之勝負也升菴楊氏曰莊公之勝宋
罪而死敗實二子之勇豈以士之賤而廢其
節乎莊公諱之悔過悼亡而旌善非過也後
世因之凡士皆有謀非也諱如今之祭文鄭
氏以為
謹誤矣

公敗宋于垂
春秋世學 卷五 四

春秋世學 卷五 四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水 常山劉氏曰二國揚兵駐師而不名所
切 欲伐國利乘便快攻取之意魯又不名所
推志信奉文告以正齊宋之師而覆敗其軍次
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識之也道生於齊宋
林云敗者內勝外之詞與趙東山合而積齊亦
不取宋陳師戰之說據左氏記長句檀弓記乘
丘皆言戰豈未陳哉宋比之在兵法中守
室或有之但經非緣此而書敗也然內勝外之
說未若君勝臣之詞也其與則敗蔡吳敗頃胡
沈蔡陳計不同者彼不使夷狄敵中國所謂內
外異詞也

○ 荆文王自將伐蔡及蔡哀侯戰于辜蔡師敗

績獲哀侯後九年卒于樊

時去平年史
中切杜氏曰

荆楚本師後攻為楚大玉名楚實華蔡地清
江張氏曰荆國周成王初封熊繹于丹陽江
陵之枝江縣也自荆子熊通侵伐漢東諸侯
其國始大皆稱王今其熊實始敗蔡子沒
猶夏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字夫子削之 趙氏曰此戰也言戰而言
敗必外切 趙氏曰此戰也言戰而言
敗者穀梁云夷狄不言戰也獲蔡侯而歸以
者公羊云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與戎執九伯
而變文言伐同皆諱詞也二傳此義必有所受
既變獲言以歸則不可復言戰矣胡文定公曰

國君死社稷止也逃之雖罪猶有耻焉虜其失
諸侯不生名失也則生而名之此於戰者欲使
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殆之行也
稍急而後伐中國則伐蔡皆由王法大境諸侯
自相侵伐中國勢分夷狄莫辨故則楚晉夏而
近者首被其禍不可復制春秋之末漸主夏盟
楚求而吳繼之吳表而越繼之蠻夷之盛至於
越而春秋終矣王孫書矣故君子常附患於未
然而春秋此言其本末為覆霜之戒也道生於
魯史言荆王而夫子削王字以統舉此戎狄者
言其備選之罪以尊周室明尊無二上之義也
不書伐不書戰不言獲而變文言敗以言歸者
不與夷狄之符聲罪不與其抗戰不與其執諸
侯存中國之體也獻舞名者紀其失國之實而
示保邦之戒也是皆聖人親筆書易使文之并
看而所以止臣之名謹華夷之辨存惻隱之仁
發羞惡之義廣大允溢可見其心與天合德焉

一年宋閔公九年蔡衰戾十四年衛惠公十三年唐懿公二十二年齊桓公三年曹莊公二十

罰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經斷
秋宋大水
攷義
胡文定公曰凡外災去則書所謂定者害及民物如水大兵戎

之寇君也諸侯有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
為得理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哭許人不弔
君子以是知許之寇亡也凡志突見春
秋有謹大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齊桓公朝于周莊王將歸妹焉錫齊侯命而
使公主之冬齊侯如京師逆共姬以歸

朝音潮。共音恭。章音李。氏曰。桓公克姜。朝王。而王錫之命。其五年乃會于北杏。晉文敗楚。亦受侯伯之命。先儒多謂桓文皆非命霸。蓋考之末精耳。其親迎于京師。兒子夏傳。

與王明還于俗

春秋世學 卷六 八

經新冬王姬歸于齊擇義榮陽鄭氏曰魯主王姬之
 承舊矣如宋襄夫人亦王

姬也來魯世姻宣王不命為主乎而皆不書者
有得礼則常事耳雅齊書二姬焉褒於則單伯
之送歸之築姬之歸之卒無不書者魯臣親餽
之惡也枉於莊非不共戴天之讐其主之無嫌

親迎于宗師於禮得失筆削詳略之間而莊
罪益明矣趙存耕云二姬皆莊王女一為姑一
為婦非倫也據族元德以為皆桓王女是也亦
向稱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魯則二王姬以婦
妹為抽姬之何不倫之有趙登約伊
川臆說以桓為襄子環之環者也

○僞素祝犂大淵獻之歲撰義章貢李氏曰歲在乙
祝犂在亥曰大淵獻

十九年

經
計
拾有二年
又有音
撰義
章貢李氏曰
恒公四年
節年冬
恒公薨

命將霸諸侯先於諸侯陳宣公十一年杞靖公二十二年宋閔公十年蔡哀侯十五年衛惠公十四年唐成公二十三年魯莊公二十一年鄭伯子儀十二年厲公二十年蔡武公十五年

楚文三
八年

○**僖** 案初侯紀大之亡也攜赤姬以逃紀侯卒赤姬欲歸魯魯人不納歸于鄆依紀季也

高王三紀箋疏

經卷之六 春王三月紀未姬歸于鄆擯義 道生按春秋紀未姬歸鄆亦有

四義一見紀侯卒而不書者以失國之君而燬之特錄卞姬之歸而紀侯之終可考也二見紀

春秋世學
卷五
中

季叛兄而自立五廟于鄭非臣子之所得為也
三見未姬偕為夫人以奉五廟亦婦妾之分也

四先魯莊宣齊襄而落紀不納其姑使無所歸
不得已依於季也蘇子由胡康侯皆行賢亦而
姐而特書程積齋辨之曰禮謂居之季弟兄不
得以屬通紀季猶不得以奉諸侯之廟况未姪

為勝妄者哉夫紀季以鄩入于齊則為齊之臣
既得罪于宗廟矣卡姬不死于國破之時又以
援而歸依于失節之卡同事仇讐之齊而謂其
賢乎失其是非之心矣且紀亡五九年卡姬安
在而今日挂承宗廟乎亦無是理也設使紀廟
在邠則有紀季在亦非卡姬所行奉也况季亦

罪人乎或以書之詳者賢也殊不知春秋失禮之事多則書之詳者賢也之事少則書之略且文姜之事春秋書之亦詳可謂賢文姜而書之乎至孫明復以歸焉嫁詞謂未姬以嫁而嫁未川澤之學矣且紀亦豈無妾而納其端嫁將寘其妻於何地耶

○ 莊王在位十有五年而崩太子齊嗣位是為

僖王 **僖王** 有言又章音季氏曰史記僖王名

夏五月 **夏五月** 三傳作四月子 **夏五月** 子夏曰夏五月

王也王右軍曰子夏敗於齊王遂成政於天

下春秋紀時無事必書首月以備曰時未有不

王室之來而罪諸侯之不時也東山趙氏曰傳

言天子七月而葬同執至考廟葬之歲月則禮

建之罪自見觀之廟而不志葬則諸侯之不臣

可知莊公元年莊王之四年也魯主王甥之老

冬王姬歸于齊今年莊王崩王宮無不告之禮

且是時齊桓方殷王命以示人順魯人其有不

春秋世學 卷六 十

○ 初魯莊公獲宋萬散舍諸中宮宋人請之及

為大夫於宋宋閔公在位十年秋游於蒙澤

召萬與之陳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

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

爾閔公於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

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

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

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闕遇太宰督

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 **子游** 散上聲合

故切俗作妬馬音烟惡音馬肚音豆微音殺

者音酌杜氏曰蒙澤宋也梁國有蒙縣微拉

也子游 宋公子

春秋世學 卷六 十一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 **捷** 公羊捷從接芳

積廢程氏曰弒君之罪惡極罪大矣然宋閔

王命納衛朔逼逐宿國次師取敗押近宋

萬皆足以殺及其大夫仇牧 **捷** 王右軍曰

其罪當誅閔公請而用之思已過厚萬及以一

言之戰而弒公為過不亦甚乎閔公不尚德而

高力強戰伐萬之萬之用其死自取之也仇牧

于劍也萬有討賊之心馬力雖不勝可謂不畏

強禦矣故得與其君同稱弒而書及華督則狀

虜公敗狀見討今竟於萬實天道之運也馬得

○**經**

宋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萬達南宮牛

猛獲帥師圍毫冬十月及戴武宣穆莊之族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五

御說是為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

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

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

宋而保於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典

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獲于宋宋人醢之

釋義 說並音悅毫步各切好去聲醢音海杜

氏曰蕭宋附庸國毫湯故都蒙縣西北

春秋世學 卷六 十三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經 斷 泰山孫氏曰秋名之

我閔公十月出奔宋之臣子緩不討賊居此常

山劉氏曰秋名叛國凡此同不慈况均諸侯我

書所奔之國則受之之罪亦自見也榮陽鄭氏

曰左氏謂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使婦人飲之

酒而以犀革異之宋人臨萬明氏曰為臣與賊

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整夫

陳則罪矣宋人必求其賊而終討之其義豈可

及乎今經不書宋人殺萬是萬逃免於陳而未

嘗醢也孫明復劉賡未之說得之矣傳不足據

○**經**

商橫困救之威

釋義 章貢李氏曰商在唐曰

商橫再難作上章在于

十有三年

經 斷 章貢李氏曰僖王元年齊

桓公五年陳宣公十二年

六年衛惠公十五年唐成公二十四年曹莊公

二十二年鄭僖子儀十三年厲公二

十一年宋武公十六年楚文王九年

齊桓公聞宋亂命宋陳蔡邾之大夫以定宋

桓公之位

高仰氏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釋義 考石經從氏公羊公羊邦

不有書字則從左穀前之

諸侯宋桓公四國以大夫會之而己四明黃氏

曰宋之會十有一此者實為之首自周東遷

諸侯紛紛名號數今而後知尊周室矣清江張

氏曰東遷以來王行不政能威得志強秦拜行

天下思得賢霸之興久矣齊桓一會而宋陳蔡

邾並來使命可見天下從之幾如水之熱下然

桓公之能於宋萬初執君之叶樂兵計之則不

勞苦而天下翕然宗齊矣宋君呂氏曰方霸

虞以上有制天子一時氣勢聲赫於中而國弱以小康自足王命汝微矣是故有北杏之會則有由之盟有由之盟而後有葵丘之盟則字周公在往矣然猶未也至溫之役則天王實將焉此等以觀而善惡自見矣猶齊桓程氏曰齊桓晉文盟會伐伐若有其於其也諸侯合其衆復食利歸武之為然其相去蓋一間耳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公所令于諸侯者不過假大義以濟私欲三王之遺其存其實已去春秋一切書之為後世鑒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蓋自孟子而下知其意者性孟子為故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或者乃謂聖人與之而無讓性性為說較霸業之大小而不及聖人之所指則誤矣

○傳 北杏之會逐人不主故齊滅之 齊宣王李氏曰逐

春秋世學 卷六 高 莊公 鳩姓伯齊齊之後也國在濟北地丘縣東北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 胡文安公曰取國而

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宗廟非至不作者莫之思為見滅而書滅也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有詩有之曰興滅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大焉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再清江張氏曰於此見其已亡惻隱之心矣

○傳 是歲相杜玄之月無事 齊宣王李氏曰

經斷 秋七月 齊 義同 四年

○傳 齊桓公用管仲之策暨魯平反堂潛焉 齊宣王李氏曰先師據樂正氏記及國語管子書堂潛魯地也先為齊所取今桓公欲視魯以為南伐之主故遂此二也

○傳 齊桓公與管子相 齊宣王李氏曰管子相桓公

○傳 齊桓公與管子相 齊宣王李氏曰管子相桓公

○傳 齊桓公與管子相 齊宣王李氏曰管子相桓公

○傳 齊桓公與管子相 齊宣王李氏曰管子相桓公

十有三年 齊宣王李氏曰管子相桓公

○傳 齊桓公與管子相 齊宣王李氏曰管子相桓公

○傳 齊桓公與管子相 齊宣王李氏曰管子相桓公

○傳 齊桓公與管子相 齊宣王李氏曰管子相桓公

○傳 齊桓公與管子相 齊宣王李氏曰管子相桓公

○傳 齊桓公與管子相 齊宣王李氏曰管子相桓公

在齊上今齊桓創率諸侯宋人不欲相下雖
以宋桓之賢亦不免狂於魯魯不虛齊霸之
有成也左氏所謂宋人背北者之會者意蓋
如此齊桓以為宋萬弒君其國宜先懲創而
於義舉視若虛文諸侯之中齊桓尤重於
是伐之則其名其正足以示戒矣然征者正
之上伐下也教國不相征也齊欲舉義舍此
何先邪夫諸侯所以不得專征者以禮樂征
伐當自天子出耳古之明王豈欲以此自私
而不與人共哉良以下無法守則亂亂日滋
况兵得專行人將殺人無忌矣故嚴為防制
以禁戢奸萌此聖人慮深遠之意也惟後
門庭之寇與封疆之邦乃可先發亦生教
不遵後聞我否則會且不得擅為而况於專
征乎然當是時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小國因
於強暴不得其所有志壯者將坐視而不
國歟請于天子而天子聽之則舉方伯之職
可也苟為藉外權受私賄者所沮而奏請不

春秋世學 卷六

行則亦急民困通使睦鄰不敢謀動干戈
也必聞彼患簡書而後出兵往援蓋諸侯
鄰國有相救恤之義不待已而用之不為專
矣此齊文所謂以德行仁交鄰有道而卒成
王業歟使其行一不義必不肯為故甘受夏
臺之里之困而終不蹈威震主之罪齊桓
則不可以語此矣北者之會雖為世道憂然
以諸侯而欲主天下之政專征伐為本無王
之心也心本無王而欲以尊王令人人誰信
之固人不信而遂加以兵益霸者以力服人
之計也不可以謂以德緩諸侯矣故齊之伐宋
其機諸侯以伐諸侯之始事歟仁義不足而
震之以威下以令諸侯上以脅
制天子其功雖高聖人所不道也

春秋世學 卷六

春秋世學 卷六 十七
經斷 齊桓公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定公曰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城
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
動大衆出使伐宋以制用兵而賦於夷薄矣故
能南摧強楚而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
以為齊桓公人誤矣胡忠簡公曰此所
謂樓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

○ 齊桓公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經斷 齊桓公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云蔡襄為年故經息鳩以語楚子楚子知
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鳩歸生者教及成
夫縱非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襄滅息遂
伐蔡使蔡襄實舉息鳩以語楚子楚子信其
言而滅息矣取息鳩生二子矣宋又為息
鳩之言以伐蔡乎且既生
二子矣而有未言之理乎

春秋世學 卷六

經斷 齊桓公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秋七月利入蔡 齊桓公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齊桓公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故也 齊桓公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齊桓公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與白于與

冬卓伯會濟戾宋公衛戾鄭伯于郚居郚城也

擇義 存耕趙氏曰奔序宋上推齊霸也清江張氏曰鄆今濮州鄆城縣廬陵李氏曰經書

內大夫會外諸侯者六韋單伯于郵季孫宿于
邢丘會霸王及列國其跡若公孫教會晉侯公

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公孫歸父之會齊侯皆特相會也大夫會諸侯抗尊出位左氏例以

為重不以單伯為嫌魯人顧望未專從齊不以

春秋世寧 卷六
莊公 中

單伯為年然他日間權臣之專未必不始於此耳道生按左氏謂單伯為王臣蓋因後有單子

而誤也若然則當書單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會于鄆矣今書單伯會齊侯正典柔會宋公季

孫宿會晉侯國耳此國史紀事之定法聖人不能易也黃楚望趙子常國執以左氏為是又強

為歸之曰書王臣與內同然則柯陵雞澤之盟
曷不曰單于會晉侯乎如是而以明策書之大

體自說將誰欺乎甘泉正傳因之
蓋非專經而亦惑於傳註故也

玄默攝提格之歲
 攝提格
 章貢李元曰歲在壬寅玄默在寅曰攝提

格

十又々季

經
斷
十有五年
又有音
擲義
章貢李六曰僖王三年齊桓公七年陳宣公十四年

○**僂**素齊桓公後合宋桓公陳宣公衛惠公鄭厲公
于衛地而長陳侯焉 **擬義**發扶又切長知堂
切襄陵許氏曰十

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
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

高麗成宗公孫氏徽氏真

一農于泉

經新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郕
居邇切
據

左氏曰齊姑霸也杜氏曰先此盟會陳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陳介於二大國而為三恪

春秋世學
卷六
中

故齊桓自此年進之以在衛上遂終於春秋王
右軍曰陳本公爵又先封當在衛上周班也東

遷以來降稱屢次衛下齊桓尊周始明周班以
進之也泰山祿氏曰桓公帥諸侯尊周室其實

帥諸侯以尊己假尊王之名以令諸侯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制之以力而已矣

○傳素文姜朝乎齊柯之盟故也撰義
朝朝音

鳳夫久義也張

經斷 夏夫人姜氏如齊據護 高郵孫氏曰姜氏但歸齊耳然聖書之與齊定

之事等者益婦人以夫家為歸一過其夫則終身不更父母受佳兒弟不仕所以須為之也而

防逸亂之將萌也齊桓雖無齊業之事蓋非律

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桓公欲圖霸業則絕之於齊義也以欲求善之故而不敢覆陣之散豈

非求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于此孔
門所以不通霸者也襄陵許大曰鄭之會魯尚
未從齊度以焉未能比無迄以示遠務在求好
于魯是以於此受文姜而不送以昭親親而齊
魯之交幸合然禮防一弛則夫人
度越境之恣而遂有如營之事

○傳 案 小邾未服於宋宋請師於齊齊召邾人共伐

之

○經 斷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公羊下有安字考 據

義 順陽范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司徒氏曰齊
拒內不能事諸侯以朝天子外不能懷夷狄
以校中國為宋討一附庸
以求其服從新德之小乎

春秋世學 卷六 二十

○傳 案 諸侯伐鄭鄭人問之而伐宋 據義 問去

頁九復宋

○經 斷 鄭人侵宋 據義 王川盧氏曰司官賊賢害民則

鼓其罪其罪如其國謂之伐不擊其罪將兵林
境謂之侵乃大司馬九伐之法以正邦國者也
鄭以諸侯而掠宋罪免清江張氏曰問諸侯伐
鄭而侵宋不滅服齊以背兩鄭之會鄭之及覆

於齊楚之問蓋始於
此故志其侵以惡之

○傳 案 是歲陽春徐之月無事 據義 義見桓
公七年

○經 斷 冬十月 據義 義見桓公七年冬十

月及十有三年同

○傳 案 昭陽單闕之歲 據義 幸貢李氏曰襄王登
日昭陽在卯日辛酉

○經 斷 十有六年 有音 據義 幸貢李氏曰傳三十四年齊
桓公八年陳宣公十九年齊

紀共公三年宋桓公四年蔡哀侯十九年衛惠
公十八年唐懿王二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
鄭厲公二十四年秦武公
十九年楚文王于二年

○傳 案 是歲取如病之月無事 據義 取音耶病音丙
義見紀公十有

○經 斷 春王正月 據義 義同十
有一年

春秋世學 卷六 三十一

○傳 案 宋為鄭之侵故請師于齊齊合衛人及宋以

伐鄭鄭人行成 據義 為子偽切襄陵許大曰
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

之服鄭又為之報 鄭宋義自是與
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頁九復宋

○經 斷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據義 王右軍曰伐鄭以

日鄭有罪齊桓此伐有名矣所謂改善於此者
也家氏曰鄭交以度集結昭得是國突後據據
以逼之昭以執死突之為之齊桓始而稱善而突
舊惡諸子王以正其罪宜示遠近以警羣听命
為宋而伐

○傳 案 楚文王以鄭之成於齊也自將伐之及櫟而

鄭非名也

還據將去聲標末極切還言旋處李氏

國之前華後涓左洛右濟主榮而食漆有
實春秋要領之國而南北之樞紐也故楚稱
及鄭始此而終春秋

經 秋荆伐鄭看史制不有王 探高郵孫氏曰前

是又代鄭所以見夷狄之強中國之衰也師氏
曰自桓公之立而荆為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
十四年又入蔡今復伐鄭而桓公
不能討聖人許書之以累桓也

傳 齊桓公始僭殺同之禮盟諸侯于宋也鄭服

且謀楚也於是僖王命邾儀父為邾子邾
來為小邾子受盟焉章貢李氏曰設同者

春秋世學 卷六 二十二

集于師師天子當守而立諸公東而諸侯西
而而曰朝天子當宸而立諸侯北面以見天
子曰親朝親既畢乃就司盟于大社設四方
徽濟山川與諸國社稷之神位以同將王室
為詳束牲載而不殺逸書言大甲元祀誕謨
有攸方明康王元年諸侯同盟于鄭同官亦
言詩見曰會殷見曰同盟天子之禮而非其
下之所得用也齊桓始用之於兩山繼而趙
盾用之於新城先穀用之於清丘其停預甚
故記云諸侯之信禮自齊桓公始而孟子以
為三王之罪人良有以哉四明戴氏曰楚將
憑陵中國蔡當其衝首推其害自鄭從出之
盟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齊桓之力也道
生按胡傳為同盟為同欲而以或方盟為非
蓋未考是書周禮載記等書而揣摩鑿證之
耳如清丘不施踵而後何同欲之有哉

舟十三四公侯伯侯余公侯侯侯侯侯

白然也穀也穀也穀也穀也穀也穀也

經 冬十月二月有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邾子小邾子同盟于

伯主授無公字左無曹伯三傳無君子小邾子
也孟考石經補之公羊都下有妻字左穀則之

探 官先許齊桓公使先至者長之非周班也
杜氏曰滑伯曹伯河南鎮大縣也宋地急齊高氏
曰是時霸主以意升堂或諸國以自強弱相上
下聖人因書之以見先三之意不復列於當時
之石林葉氏曰有盟有同盟者周官曰時會以
發四方之禁故同以施天下之政三者非諸侯
見王之節王合諸侯而見之者也朝觀宗通以
帥而諸侯從焉此之謂時會故曰發四方之禁

春秋世學 卷六 二十三

五十二歲一巡狩諸侯會於方嶽之下而受命
於王國此之謂放國或曰施天下之政小曰圖
霸諸侯之從者日東故假放同之禮而行焉故
此年同盟于函至二十七年而再同盟歷有十
二年用天子殷見之禮也清江張氏曰古者方
散有同盟以示其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桓
公至此以諸侯既接以事而霸業定因舉禮
約東諸侯尊周室以掩其無王命之事也伐楚
而舉召康公之命相似自此欲利諸侯而層從
之者皆稱同盟其無王命之事證以判與一
也而善惡則各
繫於其事焉

傳 邾儀父封為邾子三年而薨子瑣嗣位

父音

穀也穀也穀也穀也穀也穀也

經斷 邾子克卒 公羊邾一有妻字考石經從左較何休謂齊人呼邾為妻蓋方言也夫齊之方言安得書於春秋聖人亦宜錄方言以重也乎正與越夷音同則之是也 探義

邾子克卒 公羊邾一有妻字考石經從左較何休謂齊人呼邾為妻蓋方言也夫齊之方言安得書於春秋聖人亦宜錄方言以重也乎正與越夷音同則之是也 探義

○ 邾子克卒 公羊邾一有妻字考石經從左較何休謂齊人呼邾為妻蓋方言也夫齊之方言安得書於春秋聖人亦宜錄方言以重也乎正與越夷音同則之是也 探義

十有七年 有音 探義 章首李氏曰信王五年齊桓公四年宋桓公五年蔡哀侯二十年衛惠公十九年晉武公稱三十九年是歲各執其君 探義

○ 傳 鄭伯不朝于齊桓公執其大夫赤居以歸是歲陝月信王崩太子閔嗣位是為惠王 探義

○ 傳 鄭伯不朝于齊桓公執其大夫赤居以歸是歲陝月信王崩太子閔嗣位是為惠王 探義

○ 傳 鄭伯不朝于齊桓公執其大夫赤居以歸是歲陝月信王崩太子閔嗣位是為惠王 探義

經斷 齊人執鄭詹 清江張氏曰諸侯不服則小國之從齊者皆出於力不睦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可見矣東山趙氏曰齊桓以霸名而執之也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諸侯無專制之道故凡執桓桓人積魯程氏曰不言以何罪執之者義不在罪而在於執也 探義

○ 傳 齊人滅遂而戍之夏遂因氏領氏工姜氏須遂民聚齊戍醉而殺之齊人藏焉 探義

○ 傳 齊人滅遂而戍之夏遂因氏領氏工姜氏須遂民聚齊戍醉而殺之齊人藏焉 探義

○ 傳 齊人滅遂而戍之夏遂因氏領氏工姜氏須遂民聚齊戍醉而殺之齊人藏焉 探義

○ 傳 齊人滅遂而戍之夏遂因氏領氏工姜氏須遂民聚齊戍醉而殺之齊人藏焉 探義

○ 傳 齊人滅遂而戍之夏遂因氏領氏工姜氏須遂民聚齊戍醉而殺之齊人藏焉 探義

○ 傳 齊人滅遂而戍之夏遂因氏領氏工姜氏須遂民聚齊戍醉而殺之齊人藏焉 探義

經

秋鄭屠自齊進來攷義胡文定公曰進者匹夫

罪雖死可也攷義無罪見免焉請從惠於會
史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
而近效匹夫之行進免越在也則不亦賤
乎故書其進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
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變其進也齊
義矣書自齊進來又以罪魯也東山越氏曰齊
桓同盟于幽鄭伯在焉而改歲即書執鄭屠必
鄭人於桓公霸令有未盡從者既又不敢正名
其罪而緩之使進豈非創霸之初人情未協有
難以深罪者乎故經書之見以力服人者有時
而窮也然桓公管仲為政而罪人得越竟以
進乎當其時魯度未至而成人藏于遂則筆削
之意可識矣

○傳是冬魯繁澤獸
春秋世學 卷六 二十六

經

冬多麋攷義山陰陸氏曰陰盛所發惡氣所
則為黑故書此亦尚放龍蛇周公遠屏象
之意也舒城王氏曰麋澤獸鹿之大者

○傳端蒙大芒落之歲攷義章貢李氏曰歲在乙
日端蒙在己曰大芒
落

十又八

十有八年有音攷義章貢李氏曰惠王元年齊
桓公十年陳宣公十七年

紀共公五年宋桓公六年蔡宋展二十一年衛
惠公二十年晉獻公僂諸元年曹莊公二十七
年鄭厲公二十六年秦德
公二年楚文王十四年

經

書病月日夜蝕攷義病音丙章貢李氏
日月建辰曰病

○傳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攷義子夏曰紀異也
日有食之字攷義積齊程氏曰無

○傳我侵魯莊公逐之於泅水之西攷義泅音祥
泅音祥

○傳夏公追戎于泅西攷義泅音祥
泅音祥

○傳我入魯境魯將禦之而戎退故魯莊以兵
追之息鄆高氏曰戰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
敵之敗者也故緩而去則不必追追者敵之奔
者也先王之法從緩不及逐奔不逐奔不逐
則難誘從緩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而遁斯止
矣非追也

○傳魯無短袷思有之

○傳秋有蜮攷義有知字蜮影通切三
人本單謂之射工孔氏曰洪範傳云或知蜮三
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或知蜮
或知蜮之所生也陸璣詩疏云一名射影在淮水
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使人影則殺之或謂舍
沙射人入皮肌其痛如疥病身復薄或故為
矢射人定公曰或知蜮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舍
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
史與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氏曰或知蜮也

經 十又八 十有八年 紀共公五年 宋桓公六年 蔡宋展二十一年 衛惠公二十年 晉獻公僂諸元年 曹莊公二十七年 鄭厲公二十六年 秦德公二年 楚文王十四年

康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其甘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惡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也清江張氏曰是時文姜為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哀姜卒再成蔡氏之禍物類之感人類矣

○傳案是歲陽臺涂之月無事義見桓公七年

○冬十月

○經義同十有五年

○傳案游北敦將之歲詳于哀公七年言季氏曰歲在丙曰游北在午曰

祥教

十又九月

春秋世學 卷六 三八

○經十有九年有音又義桓公十一年陳宣公十八年杞桓公六年宋桓公七年蔡哀侯二十二年衛惠公二十一年晉獻公二年曹莊公二十八年鄭厲公二十七年秦宣公元年楚文王十五年

○傳案是歲取如病之月無事義見桓公十有

○傳案是歲取如病之月無事義見桓公十有

女王止

○經春王正月義同十有六年

○傳案是歲余祭且之月無事義見桓公四年

夏三

○經夏四月義詳桓公九年夏四月

○傳案公子結以私送女子于陳過衛過齊桓公宋桓公知以鄭詹故將伐魯遂請盟焉義見王右軍曰

齊以鄭詹在魯欲伐之故與宋次于鄆公子結知之因請盟也

○經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傳案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詳于哀公七年言季氏曰

○經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詳于哀公七年言季氏曰

春秋世學 卷六 三九

○傳案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詳于哀公七年言季氏曰

○傳案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詳于哀公七年言季氏曰

○傳案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詳于哀公七年言季氏曰

○傳案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詳于哀公七年言季氏曰

○傳案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詳于哀公七年言季氏曰

法之
慈烏

夫人姜氏如晉

經

斷

杜氏曰非父母國而往書

母非父母國而出入從慈此非父母國而往書
謂魯道有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
後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可知安得
不成淫風而致廢祫之禍也草廬氏曰夫人
自齊襄後八年不出國十五年又一至齊蓋
假托國事以愚其香儒之子莊公不能制故於
今如晉也父母既不得歸寧雖兄
弟之國且不可往況往他國乎

僖

齊桓公怒魯納鄭未啓而公子結抗盟于鄆

使國人及宋陳之兵伐魯魯人行成而還

春秋左傳卷
莊公

還音

齊桓公怒魯納鄭未啓而公子結抗盟于鄆

僖

經

冬齊人陳人伐我西鄙

杜氏曰鄙邊

曰諸侯來侵伐不至國都皆言其鄙存耕趙氏
曰春秋書魯之被兵遠不及國則言鄙此類是
也近國則書其地即棄丘是也至言伐我則意
深矣齊程氏曰斯師也魯之君臣實有以召
之鶴山王氏曰是時文姜如晉肆晨北之恩齊
桓若能因此討其故君之罪取姜之明大
義於天下則方伯之職修而王政建矣顧乃
其細而舍其大徒樓諸侯以伐諸侯宜義戰乎
故曰三王之罪人也

僖

齊桓公伐楚

經

汗音湯章貢李氏曰歲

洽爾雅
作協洽

二十九年

經

斷

章貢李氏曰惠王三年齊桓公十

宋桓公八年蔡侯庚戌元年衛惠公二十三年
齊桓公三年曹莊公二十九年鄭厲公二十八年
年蔡宣公二年楚堵敖楚熊元元年宋陽郭六日
楚人謂墓為教凡不以王祀葬之則不誣為王
而以其墓地稱之其曰
教猶後世稱陵之類也

僖

文姜如宮謝平再通乎宮子

王川廣氏

春秋左傳卷
莊公

如齊師七年會防會穀與十九年二十年如
宮音曰 軒音干謂干預國政也命本作
亦元凱之行改歟

文姜如宮謝平再通乎宮子

經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宮

胡文定公曰十

氏如齊至是再如宮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
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正水之可自來
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恩歸寧其尤而不得故泉
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寧其尤而不得故泉
義故載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
女之別自遠於會歡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
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
爾而況如宮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
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稟象之所由生故
初會于穀次富于說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

防于殺又次如齊又再始言此以有坊為無行
則而廢之者也足以至此則春秋所書之法
則知方國之通矣蒙陽鄭氏曰魯莊自桓六年
書于同主至是年三十有二矣文姜之惡亦六
十餘矣而此書之惡益肆淫泆之惡不衷其後
呂雉亦六十而淫于富食其狀孝惠而立呂氏
二寸為帝猶移漢作武嬰弑高宗廢類且華唐
為周平八十而淫于薛叔曹張易之昌宗等皆
理文姜而青於藍者也魯莊忘父伯母平致來
姜再亂我亡其國春屬雖無其宗宗得見其
身幸耳然則春秋詳記文姜之事
以垂戒焉也豈徒曰志哉而已乎

經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傳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經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傳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經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傳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經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傳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經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傳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經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傳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先成西山真氏曰大宋之餘不知恐懼所省而
違勤兵以伐我手精齊程氏曰或為中國患天
子方伯不辭治而齊桓伐
之中國以寧此其功也

經 二十有一年

傳 二十有一年

經 二十有一年

傳 二十有一年

經 二十有一年

傳 二十有一年

經 二十有一年

傳 二十有一年

經 二十有一年

傳 二十有一年

經 二十有一年

傳 二十有一年

經 二十有一年

傳 二十有一年

經 二十有一年

傳 二十有一年

經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傳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經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傳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經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傳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經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傳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經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傳 齊桓公為我病魯遣兵伐之

乃殺傅毅使謂原繁曰傅毅貳周有常刑既

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

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

衷言人又不念寡人寡人感焉對曰先君相

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祧社稷有三而外其心

其何貳知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

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

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

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厲公篡位二十八

年而死子捷嗣位是為文公

音歷相濟

音歷相濟

音歷相濟

音歷相濟

音歷相濟

音歷相濟

音歷相濟

音歷相濟

音歷相濟

音歷相濟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文姜死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經斷

之不客已者我惜乎莊公既初而惠天無石時
子之臣庚公子者方親變而餘圖其利寧其
小安忘此
大怨悲夫

鄭厲公之喪八月乃克葬莊公使人會之

○**哀十又二日薨** 莊公

經斷 冬十有二月 有音 葬鄭厲公 莊氏曰八月

王氏曰據江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勳在王室
世不免謚為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害而
出周弁室雖袁公議尚在不在
待妄加美名古意猶可致也

○**稅犂作鄂之歲** 莊氏曰月建已
日稅犂在酉曰作鄂

二十又二子

春秋世學 卷六 三十六

經斷 二十有二年 有音 葬齊桓公 十四年陳宣公

二十一年紀惠公元年宋桓公十年蔡穆侯三
年衛惠公二十四年晉獻公五年曹莊公三十
一年鄭文公捷元年秦
宣公四年楚堵敖三年

○**莊公將葬文姜大赦其國** 莊氏曰

皆得罪於魯而播於齊大惡無道使人切齒
之深者莊公欲得祀祭之乃先赦國中以此
人心然後舉葬故正月
肆大音而葬也

○**高王正月肆大音**

經斷 春王正月肆大音 有音 葬齊桓公 十四年陳宣公

彭山季氏曰莊公初年即位制於文姜魯之
臣皆不協焉而單伯實嘗用事則凡國內臣民

春秋世學 卷六 三十七

○**文姜死七月而魯以小君之禮葬之**

○**文姜死七月而魯以小君之禮葬之**

○**文姜死七月而魯以小君之禮葬之**

○**文姜死七月而魯以小君之禮葬之**

○**文姜死七月而魯以小君之禮葬之**

○**文姜死七月而魯以小君之禮葬之**

○**文姜死七月而魯以小君之禮葬之**

○**文姜死七月而魯以小君之禮葬之**

○**文姜死七月而魯以小君之禮葬之**

○**文姜死七月而魯以小君之禮葬之**

齊更禮者泉而飲之辨嫡庶之等曰可考夫
精齋程氏曰吳氏試過淫亂行罪宗廟國人所
言休也而得成禮而娶魯之典禮廢矣其不從
夫臨與七月而葬乃其細事不暇論也後梁崔
氏曰魯桓公執弑之文姜殺之也桓公始夫人
之淫夫人以告齊侯而公竟于車蓋夫人與謀
也魯桓公死而子每自危為魯公子齊師曰于
鄭威氏于宋汲汲焉後三強以自固尤為望者
齊也其受陵於夫人久矣故曰執君非一朝一
夕之故也公薨夫人孫于齊魯人討之也當
是時魯有良臣以其君義無利國之心人思奮
大而為之月誓則夫人戰其慈齊棄失其援矣
母子雖至恩也然文姜大惡無所容於天地之
間子不得母臣不得君斯大義夫人終孫子
齊矣不無實諸別官使其自然可也魯方幸安
佚賊夫人何神焉如齊如晉宣淫行衆而無惡
容是相安而習數行莊之家政況如也夫藉人
以利者害斯隨之性強以立者則斯及之彼先
春秋世學 卷六 三十八

利而後利我彼有秋而後強我其力之足致
者毋弗飲也獻平閭戰魯再獲婦禍也殺惡立
按齊三威暴亡其不亡者幸耳故前義為利
者不墜殆祀以立者無故討曰自求多福大國
何與力
之有

○ 陳宣公之子為亂兵所殺 據義 偽切
○ 夏五月 三傳錯此三字於殺御寇之
公子御 下今考子夏石經正之如此 陳人殺其
御 御公殺作禦三傳此句錯左 據義 明
定公曰 稱人者國亂無政象人擅殺之而不
於其君之清江張氏曰御寇乃君之通判雖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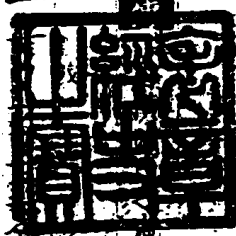
○ 夏五月 三傳錯此三字於殺御寇之
公子御 下今考子夏石經正之如此 陳人殺其
御 御公殺作禦三傳此句錯左 據義 明
定公曰 稱人者國亂無政象人擅殺之而不
於其君之清江張氏曰御寇乃君之通判雖未

命於天子亦一國之儲貳也而為衆所殺其所
以自處必有失其道者夫泰山孫氏曰春秋之
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議專殺也夫故二百四
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而書諸侯殺大夫者四
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
專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
大夫猶不得專殺況殺其君之子乎高郵孫氏
曰陳侯在國而使弑其子其子其為君可
知

○ 莊公喪母小祥而圖祔于齊及高子盟是時
公年三十有三矣 據義 有音
○ 公年三十有三矣 據義 有音
○ 公年三十有三矣 據義 有音

○ 秋七月丙申公及齊高侯盟于防 三傳闕公字
侯音 本訛趙氏曰謀害也父讎不報
以 據義 母喪未除而求食於齊非孝也
○ 莊公親至於齊聘萊公之女也

○ 齊公如齊納幣 據義 高郵孫氏曰齊禮有六惟
他五祀皆使大夫莊公父弑於齊有不同載天
之顯文姜之死在去年七月至是之冬莊公猶
在三年之喪也納幣大夫之事也而公親為之
君父之仇要仇人之子又在三年之喪而行大
夫之職齊公如齊納幣所以見公無恩於母不
孝於父無無而納幣一舉事而大惡者三也
春秋世學卷六 終



事貢季氏曰歲在庚曰
高誘爾雅作上章在戊

經

二十有三年有音 據義 齊桓公十五年庚申公
二十二年紀惠公二年宋桓公十一年蔡穆侯
四年衛惠公二十五年晉獻公六年曹莊公三
十二年鄭文公二年秦宣公
五年楚子頤元年僭子成王

傳

莊公納幣于齊踰年而反告至於廟

春秋

莊公

高公聖白

經

春公至自齊 據義 齊莊公曰莊公忘父讐而
娶其女舅母也而往納幣以
此吉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為變矣此與化
日吉至不可同日語也此言齊示人之意顯
矣

傳

祭公使弟亦如魯非王命也 據義 祭之
祭公使弟亦如魯非王命也 據義 祭之

祭公使弟亦如魯非王命也

經

祭公使弟亦如魯非王命也 據義 祭之
祭公使弟亦如魯非王命也 據義 祭之

祭公使弟亦如魯非王命也 據義 祭之
祭公使弟亦如魯非王命也 據義 祭之

傳

莊公將如齊親社曹劌諫曰非禮也不可齊
祭太公之法而親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
之非故繁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為
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為不聞諸侯
之相會祀也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
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
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

春秋

莊公

夏公如齊親社

經

夏公如齊親社 據義 草處吳氏曰社者諸侯祭
之君生親之者如齊而曰親社此何禮哉按魯
二十四年齊社先軍中後家親之登齊魯每因
祭社則先軍以齊示威而後家人親之故莊公
得記此為名以知齊之積密程氏曰諸侯非王
事不出境見諸侯各有其社舍所事而親也國
之社已非社矣况齊為仇國又有新昏之嫌於
此先莊公之齊國政無君父壞
社法志無社親社親罪其見矣

夏公如齊親社 據義 草處吳氏曰社者諸侯祭
之君生親之者如齊而曰親社此何禮哉按魯
二十四年齊社先軍中後家親之登齊魯每因
祭社則先軍以齊示威而後家人親之故莊公
得記此為名以知齊之積密程氏曰諸侯非王
事不出境見諸侯各有其社舍所事而親也國
之社已非社矣况齊為仇國又有新昏之嫌於
此先莊公之齊國政無君父壞
社法志無社親社親罪其見矣

○莊公返自觀社告至於廟

○公至自齊

○公慶魯社而觀齊社何以守土而治民

○公之意以觀社為名而實實齊文其誨淫召孔

○時而書至也

○楚熊頤筮位遠交於諸侯於是荆人如魯

○年秋穀其弟無憚憚奔隨與隨穀社穀

○代立楚為成王成王即位結魯好於諸侯使

○人獻天子天子賜昨曰鎮南南方夷越之孔

○無使中國社教即

○諸教憚即願也

○荆人來聘

○前伐鄭稱荆者其君也聖人制舊史

○王字此聘稱人者其臣也從其恒焉

○急齊高氏曰是時楚願方祗其君而自

○立中國不能治而反敵來聘凡受聘必

○於宗廟之中教之重之也彼夷狄皆逆之人未

○時中國中國當以孔義外之詩謂戎狄是膺割

○許之德周公方且膺之彼世孫乃受其聘於

○宗廟之中此中國家微無孔義之甚也清江張

○氏曰楚自四五年未先加兵於齊鄭而聘至

○魯已用遠交近攻之術聖人於此善其未聘中

○未聘若足時無願借王自去本齊故略其君臣

○之臣詞不使比於中國諸侯之例也自召陵納

○盟受齊桓之約不復敢以王号臨諸侯故越微

○楚之耳三傳以來不明斯義者子夏傳存先公

○據之以為案斷可以推次書法而達聖人筆削

○之旨

○莊公欲迎來姜齊人難之期桓公子穀以遇

○禮相見蕭亦朝齊度過公遂朝焉

○如字穀齊地蕭並音潮東山趙氏曰蕭於魯

○本無朝事之礼時齊桓公與公在穀而蕭去

○朝蕭蕭若未就殺

○朝蕭王因併朝公

○公及齊度過于穀

○清江張氏曰為魯期而

○期則常過之數與之約然後與之書此所以蕭

○蕭莊公之不子而齊桓之待人不以義也

○亦朝公朝

○積為程氏曰蕭附庸國徐州

○嫁猶未定故往見齊度于穀此見公不恤國家

○之事唯昏姻之務公在穀過齊度已無人君相

○見之禮蕭亦又從而朝之失其所以朝文定公

○曰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時而後可以言禮大夫

示之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

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

之今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

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

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

庚可以已乎公弗聽按庚去聲職胡漢切

今並去聲解音潮房字增

氏曰匠師官名慶即卿孫

經 秋丹桓宮楹按梁子曰禮天子諸侯點亞大夫舍士難丹楹非禮也杜

春秋世學 卷七

氏曰桓言桓公廟也桓柱也息齊高氏曰莊公

不穀為桓復仇而反娶齊女以奉祭祀故丹楹

刻桐以示孝甚矣莊公之行詐也大宗廟之飾

國有典與而妄肆奢麗加于稱宮祀王制清先

君不恭莫大焉聖人

直書其事其文見意

經 冬十有一月有音有音曹伯射姑卒

三年宋公和卒與桓公十年曹伯終生同

傳 莊公及齊桓公遇于穀以請求姜之期桓公

未許冬又盟于齊地以要之要平聲

十又二日公與仲氏盟于

經 十有二月有音有音公會齊侯盟于危

白虎齊地胡文定公曰遇于穀盟于危皆為要

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大夫三

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

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

繼體故因以為節也經者老而無妻之稱齊方

三十而未娶師錫命已曰有厥在下矣妻帝

之二文則不告於父母以焉告則不得娶而廢

人之大倫充亦不告而娶為其欲及時而無過

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

六歲矣以亡痛之正諸侯之責尚無內主同任

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齊家

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施禮不顧如此其急

春秋世學 卷七

齊人有難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危要結之

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

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矣春秋詳書于

策為後戒也草廬其氏曰遇穀以請而齊猶難

之故盟以要其信而後許也夫求食者可求則

求齊侯不以嫌刻往視其不可公乃自與齊

高侯盟以求之未得齊侯而公遠親如帶是與

疆委禽者同也躬納幣而猶未諸則又從親社

以請親社以請而猶未諸則又從親社

殺之後宜在可免又必盟于危而後可焉何其

難之之甚也二國之昏姻不以禮不以義如此

傳 重先大淵獻之歲按重先大淵獻之歲

重先大淵獻之歲

重先大淵獻之歲

重先大淵獻之歲

二十又三

經斷 二十有四年 有音 齊桓公十六年 惠王七年

二十三年 惠公三年 宋桓公十二年 蔡穆侯五年 衛惠公二十六年 晉獻公七年 曹穆公六年 鄭文公三年 蔡宣公六年 楚威王二年

○ 莊公復雕楹廟之祿 御孫諫曰 臣聞之 儉德

之共也 侈惡之大也 先公有德而君納諸

大惡 無乃不可乎 後扶又切共與泰司

高王二日 饒陰侯 杜氏曰 御孫魯大夫

經斷 春王三月 刻桓宮楹 杜氏曰 御孫魯大夫

春 莊公 卷七 七

管之權則其稱爲盛飾以詩示之此非有特重
心而已桓公見殺于齊則不復而感其言
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以廢人倫悖天道而
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爲大惡而不載言春秋
謹禮於世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言春秋
秉爲後鑑也家氏曰爲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
人知有父而後所其父之從出而知有祖焉有
曾祖焉有高祖焉又所其曾高之所從出而有
始祖焉皆爲之廟以祀之聖人因爲之制宗廟
祀字之禮自天子至公侯大夫士降殺有等
然後不於禮不以論禮爲原也不以禮爲孝
也今在公忘父之仇猶身之欲娶仇女爲夫人
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升桓宮之楹而祀其
楹以祭其無父之耻不思廟有常制何於祀宮
而升楹祀無父之耻不思廟有常制何於祀宮
以祭其無父之耻不思廟有常制何於祀宮
祖會歟之道也春秋書升桓宮楹祀公桓以

○ 莊公之老四月而葬 莊公使人會之

○ 葬 曹莊公 道生按曹莊以庚戌十一月卒

經斷 葬曹莊公 四月而葬 葬莊公非禮也

○ 莊公親迎 棄姜逾時而自返 告至於廟

迎去

春秋 卷七 八

公侯伯子男

經斷

夏公如齊 通文侯公至自齊 莊公親迎 莊公親迎 莊公親迎

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高郵孫氏

曰其父見殺於齊而子仇仇女足以無恩於父

而盡禮於仇讎也公既親迎於齊當與夫人偕

告廟之實且罪其

莊公親迎齊未許既返國踰月再往而棄姜

至自齊 莊公親迎

八四 五夫八義人

○可証

○徐戎掠曹嗣君

徐戎掠曹嗣君俱走之陳公子亦入曹曹

人立之是為僖公

僖公

與戎侵餘○魯也○齊魯炎

從于餘

○冬戎使曹曹

但羈出奔陳○三傳羈上無指字附

赤歸于曹

○存朝趙氏曰凡徐州之戎也舒

後言赤而先言羈明曹無君亦乃國人所立也

積腐趙氏曰趙在商謂羈非嫡而胡康康亦云

赤歸于曹

亦者曹之廢子也蓋戎使曹羈出奔陳亦

歸而自立耳春秋書此見夷狄猾夏而諸侯不

能自存矣蔡自注而不復請命于天子也然與

○郭君驕恣自伐

詔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跡

亂國人不守郭君出走

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吾

飢而欲食御進糲脯菜糲郭君喜曰何給也

御曰儲之夕矣君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

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封曰知之

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

臣願諫恐先郭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

之言過也一為問君曰吾之立者誠何也其御

曰君弗知郭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郭君

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

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狃矣也故亡郭君喜

據式而笑曰嗟賢國若是皆邪遂徒行於山

中居飢倦枕御而卧御以塊自易齋超而

去郭君遂餓死為鳥獸食

○治去戶疎出

綴雞牙切棘底宛切好其戶夫音扶為君為

馬之馬正于為切惡為故切為國之為知字

○大音赤脫去聲郭

西即切俗作勝

○郭

三傳亡作公非考子

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

子之言乃夫君也何至於此父老曰郭君善善

不能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夫善善而不

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親也夫既知其

失不能行其所以知者所以高舉遠引小人

以律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郭君郭君且

亡爾幸實李氏曰郭安姓伯爵國與宋子相

今榮陽郭之地據呂不韋韓非實論列向所記

則郭君所以自取滅亡者惡惡不能去也春秋

管子所載善善不能周而惡惡不能去也春秋

○傳 其國而少走是也自止不新書以為子君漢也子
至德公五年始為康子可城晉以韓呂劉為正
橫父困救之威 撰義 父音義國與魯切幸實
李氏曰威在否曰橫父
在子曰
因教

二十又又

○經 二十有五年 有音 撰義 齊桓公十三年陳宣公
二十四年紀惠公四年宋宣公十三年秦穆公
六年衛惠公二十七年晉獻公八年曹僖公二
年鄭又公四年秦宣
公七年楚成王三年

○傳 陳宣公使命卿初聘於魯

○經 宣公使命卿初聘於魯

○傳 未陳侯使女亦來聘 女音汝氏 撰義 左氏曰始
也宋字也 結陳好也
也宋字也 結陳好也

○傳 衛惠公篡位二十七年而死子赤嗣位是為
懿公

○經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撰義 義許隱公三年宋
公和卒與桓公十
有二年衛

○傳 有二年衛

○經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撰義 義許隱公三年宋
公和卒與桓公十
有二年衛

○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撰義 義許隱公三年宋
公和卒與桓公十
有二年衛

二日辛卯朔日又命立鼓
申機于陞

○經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撰義 左氏
曰非
禮之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
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夫事君示有等威
古之道也 撰義 文定公曰案禮諸侯旅見於天子
入門不得終禮老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
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致
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鼓奏
鼓而夫聖人定周官鼓人教日月則詔王鼓
大僕九軍旅田後贊王鼓教日月亦如之諸侯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
答天意而不致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
幾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永嘉
呂氏曰夫子伐鼓于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

春秋世學 卷七 十四

○傳 莊公歸妹于杞杞惠公使大夫逆之

○經 伯姬歸于杞 撰義 左氏曰伯姬在公室
也杜預以為公女誤矣

○傳 伯姬歸于杞 撰義 左氏曰伯姬在公室
也杜預以為公女誤矣

女伯姬亦則加以子字如子亦姬之類公好妹則伯姬伯姬如兄弟之類是時伯姬之年三十餘矣春秋書其始嫁以成後世所謂婦之禮則夫婦之道若而淫僻之罪多也胡文定公曰其不言通何也通者非卿之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夫也大夫未通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夫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適者也仇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通者言其慶齊高固足已

○傳 是秋魯獲大水莊公祭社及國門伐鼓用牲以禱之

○經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氏曰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

莊公 莊非日月之者不鼓清江張氏曰案此年大水除威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殿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淫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鼓以充陽之事也後世戒勝過寢之祀皆既其文而未必有正厥事之誠意災政也此徒以牲饗食非免乎書日食大水用牲等事以見莊公非惟不知恐然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之末亦錯矣此魯之所以

○傳 成卒聘于陳報女未之來也

○經 向公繇防淺

○傳 冬公子友如陳 高郵孫氏曰大夫之聘必往來之國皆於其當而其行多非禮也

陵王氏曰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也當意桓莊之聞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曾無報謝之禮而文公一來季氏欲進陳庭雖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聘則陳魯之交益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諱陳好義前志也春秋記始於此豈無意乎

○傳 昭陽夾蒼之歲

○經 二十有六年

○傳 二十有六年 齊桓公十二年陳宣公七年衛懿公五年宋桓公十四年蔡穆公七年鄭文公五年秦宣公八年楚成王四年

○傳 莊公討戎以報涕西之役

○經 春公伐戎

○傳 春公伐戎 積善程氏曰戎為中國患諸度子錄之于書然必請命于天子方伯然後行事今莊公擅興師則無王矣況隱桓之際與戎會盟改有戎九伯追戎濟西之軍不無防虞杜漸使戎狄暴橫則勞民動衆肩力非顯春秋害之所以警後世君人者不可不謹其始也

○傳 莊公伐戎踰時而返告至於廟

○經 夏公至自伐戎

為復怨何益於內治乎
時書至其後自見

○傳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經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傳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經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傳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經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傳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經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傳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經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傳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經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傳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經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傳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經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傳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經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傳 曹倍公之人也羈之臣多不服患誅之

樂正子曰三國皆微者公不行積德程氏曰宋
字齊上者宋木公齊齊桓未霸每序齊上既霸
乃序齊下今齊宋之大夫伐徐
故仍序齊上耳宋必宋王兵也

○傳 涂月之朔日餒 章貢李氏曰
月建丑日涂

○經 自十又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上有音又
義詳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及九
年與桓公三年秋七月朔十有七年冬十月朔
日有食之並同

○經 閏逢攝提格之歲

○傳 閏逢攝提格之歲 章貢李氏曰歲在甲
日閏逢在寅日攝提

○經 二十有七年

○傳 二十有七年 有音 章貢李氏曰惠王十年
二十六年杜惠公六年宋桓公十五年蔡穆侯
八年衛懿公二年晉獻公十年曹惠公四年鄭
文公六年恭宣公
九年楚成王五年

○經 以請之

○傳 以請之

○經 春公會杞伯姬于泚

○傳 春公會杞伯姬于泚 左氏曰非事也
巡守諸侯非氏事不舉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杜
六曰泚魯地薛氏曰泚濤在濟州高郵孫氏曰

○經 女公子之夫人嫁二年而謀歸寧先會莊公

○傳 女公子之夫人嫁二年而謀歸寧先會莊公

○經 女公子之夫人嫁二年而謀歸寧先會莊公

○傳 女公子之夫人嫁二年而謀歸寧先會莊公

○經 女公子之夫人嫁二年而謀歸寧先會莊公

○傳 女公子之夫人嫁二年而謀歸寧先會莊公

伯姬前年歸杞今會公于池三傳皆無淫惡之
跡春秋書之與夫人會齊及于經文同而
無異者蓋婦人無專行之道傳母不至不下堂
伯姬無事而會公于池安知其不為惡傳無其
事而經書之文同者杞之迹無異也精審程
氏曰杞女子已嫁父母在一歲一婦事父毋沒
使大夫歸寧所以別嫌也伯姬無父毋則無可
歸之理矣而莊公非王事并國政會伯姬于池
非禮也故陸氏曰參議之
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

○齊桓公再用殷同合諸侯於宋地鄭服也

○齊桓公二年公與侯伯同盟于幽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春秋世學 卷七 十九
存耕趙氏曰距前盟
十二年用殷同也

○成季善陳原仲原仲卒赴於成季成季請於

莊公往送葬焉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齊也杜氏曰陳大夫原氏仲字季父遠禮齊外
大夫墓葬原氏曰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
父與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往行
出境請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大夫無私交公
之遺行反之會葬原氏之受皆非禮也參議之
道生於孝友再如陳而慶父之亂終藉謀之力
而得公得立春秋志其非禮而季者合季子未
婦哀孫慶父奔終志其卒而特曰公子季父

則其定魯之本
未亦可考矣

○杞惠公將朝魯而懼不敬使夫人先歸魯以

請之

使伯姬歸

○杞惠公將朝魯而懼不敬使夫人先歸魯以

請之

使伯姬歸

○杞惠公將朝魯而懼不敬使夫人先歸魯以

請之

○杞惠公將朝魯而懼不敬使夫人先歸魯以

請之

使伯姬歸

○杞惠公將朝魯而懼不敬使夫人先歸魯以

請之

使伯姬歸

○杞惠公將朝魯而懼不敬使夫人先歸魯以

請之

使伯姬歸

○杞惠公將朝魯而懼不敬使夫人先歸魯以

姬既得請惠公朝莊公遂稱伯以相見

朝並

音潮

經

紀伯來朝音潮齊川何氏曰紀先氏子孫也

而曰或稱伯或稱子亦足以知其微弱焉山
王氏曰紀惠公不朝王而朝魯魯莊受之一失
紀使婦人先請而後魯許之二失若其稱伯以
來莫不敬遠王命而因得簡其貢賦之

〇

經

初三姬嬖於莊王生子穰子穰有寵焉國為

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國之圖以為國邊伯

春秋世宗

二十一

莊公

下

之營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于禽祝跪於唐

父田而攸膳夫之秩故焉國邊伯右速唐父

子禽祝跪柝剋因蘇氏丙午秋互大夫奉子

穰以反攻王不克出奔溫蘓子以子穰奔衛

衛師葵師入寇王出居于鄭立穰戊申夏號

公鄭伯同伐王城王自園門入詠穰及五大

夫十年王使召伯戾如齊錫桓公以戾伯之

命且請伐衛桓公會莊公以謀之

音諸國音者父音商音交音則音音鄭康音

鄭莊公曰子穰莊王于信王于惠王之庚未也

五大夫為國邊伯

公與伯戾于鄆

經

公會齊戾于城濮音潮齊川盧氏曰魯

伐衛之謀而不預戰衛之役者魯兵伏于城濮
為前肩之勢亦猶江黃盟于大會于陽穀而不
預於次理之師也春秋

〇

端蒙單闕之歲音潮章貢李氏曰歲在乙

二十又八年

經

二十有八年音潮章貢李氏曰惠王十一

春秋世宗

二十一

莊公

下

年鄭文公七年蔡宣

〇

齊桓公次于城濮遣兵伐衛虜其立積之罪

〇

數以王命大破衛師而還音潮數上聲

王三三

衛人己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

敗績音潮戰不言地者以前書

也春秋紀兵及者為王齊人奉兵而伐衛衛人

見伐而受兵則真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

伐周王子穰至是王使召伯戾齊賜齊戾命且謂

莊公 下 二十三

○傳

次成濮而遣者往葬幸而勝非有尊王之誠也

○經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傳

四明黃氏曰邾克之子也

○傳

荆成王自將攻鄭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入

○傳

桔扶之門子元聞御擗開梧耿之不比為旆

開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

頁

○經

秋荆伐鄭

○傳

舊史利下有王公會齊人宋人伐鄭

○傳

得救急恤鄰之義齊來稱人將卑師少也

○傳

率諸夏救之則中國被其毒幾何其不齊桓

○傳

夷此其功也然春秋書此一見中國棄微夷狄

○傳

暴橫二見敵壞之餘賴有齊桓之舉三見天子

○傳

失御祀舉征伐自諸侯出雖桓桓一時之危然

○傳

王綱之壞至此而極益聖人憂世之心樂善之

○傳

誠並行而不相悖皆

○傳

側隱流行之實也

○傳

莊公初作微邑備戎故

○傳

益商末畿內之地為魯下邑今山東東平州

○傳

壽張縣南九十里有微子鄉蓋戎出沒及之

經

冬築微左氏作齊考
則吉築臺則書築國則書築郡邑而書築者創
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
所不必為也則
非人君之心矣

○傳

莊公屨與役作是歲倉廩皆竭

經

大無麥米

經

大無麥米胡文定公曰麥熟于夏禾成在
秋而書於冬者莊公唯宮室臺
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
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庫之竭故於歲杪
而書曰大無麥米大無者倉庫皆故之詞也左
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
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
春秋世寧 卷七 二十五

經

之木不穀其本而肆修心何以為國故不害戚
文仲吉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
新安汪氏曰二穀不升謂之飢五穀不升為大
飢今大無麥米則黍稷林稻二麥俱無益禾者
穀之總名故凡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
而已然不害饑者以著人事之變而非天時之
災也優公之時大旱而傳言饑而不害宣棄吉
饑則由大水蝨蟊之所致莊公無水旱蝨蟊之
災而書大無麥米所以著貴出之無經蓄積之
不素故荒之不預至於末如之何而乞糴於鄰
國則莊公不君與國
之無賢皆可見矣

○傳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
諸侯之信重之以昏媾申之以盟誓固國之
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實財固民之珍病是待

諸侯之信重之以昏媾申之以盟誓固國之
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實財固民之珍病是待

今國病矣君益以名器諸糴于齊公曰誰使

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臣也備

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告

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

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

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

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文仲以幣主與王

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子敝邑饑饉荐

降民靡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

春秋世寧 卷七 二十六

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

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

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

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臧文之戒子良切夫音扶夫為之為如

字獲于春勿重去是為之為子偽切

臧實之戒與藏同雜音欲體奇各切從去声

難如字存妻細切珍天舒切大公之大並音

泰共音恭映它與切舒音舒辟皮逼切子音

匪 臧 文 仲 言 於 莊 公 曰 夫 為 四 鄰 之 援 結 諸 侯 之 信 重 之 以 昏 媾 申 之 以 盟 誓 固 國 之 艱 急 是 為 鑄 名 器 藏 實 財 固 民 之 珍 病 是 待

經

減孫辰告糶于齊

刀切

王川盧氏曰一不

魯無儲蓄以擬凶災無恤民憂下之心兵革力役不怠以致荒耗又明人君當諱積聚者財用

以備凶年也高郵孫氏曰古之為國必有數歲之儲雖甚豐年民食之者不過四輔也君取之者不過什一也民之食有節君之取有度則為

國三年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而餘三年之蓄二

十七年而餘九年之蓄湯之早七年克之水九

年而天下無饑者其蓄素具也水旱無常又無

蓄以備之則是使民恃天而生也安得為民父

父哉莊公在位二十八年雖九年之蓄可具也

而於其無事奪民之力使不得盡力於耕耨又

驅之戰聞而傷之一年不登告糶于外春秋譏

經

春新延廩

舒城王氏曰

春馬欲其富故馬

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

馳道不修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廩穀

肥馬民有飢色可謂不恤國矣積齊程氏曰新

者微其舊而一新之也延馬廩名國雖無幾用

民必在農隙去年大無麥禾告糶于齊上下困

乏可知矣今春正當賑給勸農惠鮮窮困而奪

其力傷其財見莊公之無志於救荒

而厲民以畜馬有國家者知所鑒矣

許不與於救鄭鄭兵掠許齊命也

經

夏鄭人侵許

積齊程氏曰

許鄭之鄰國也

諸侯救鄭許又不至此

齊桓所以命鄭侵之秋

春秋世學 卷七 二十八

莊公 下

○ 大山之獸魯所無也是秋忽有之

農郭氏曰判山東二百里曰大山有獸曰蜚

蜚舍災氣銘曰蜚之為名休似無害所經枯

竭甚於鵠厲萬物

斯思思不避避

經

秋有蜚

子夏曰

紀異也左氏曰為災

氏曰蜚臭惡之物非中國所有南粵男女同川

而俗淫風所生文姜淫亂莊公又娶淫女故蜚

至天戒以為將生臭惡聞於四方也積齊程氏

曰山海經云蜚如牛白首一目狸尾行水則竭

行旱則枯見則有兵疫此皆人事及常中國正

氣乘此故窮裔絕域惡氣駁駁入焉有國家者

致中和則陽淑長而陰

惡消矣此與有域同義

○ 文仲甫還自齊莊公即新其廩

經

宣公二十八年

紀惠公

八年宋桓公十七年

穆侯十年衛懿公四年晉獻公十二年曹僖公

六年鄭文公八年秦宣

公十一年楚成王七年

○ 文仲甫還自齊莊公即新其廩

還音旋

廩居又

切彭山季氏曰莊公

好武欲養馬故新之

○ 二十有九年

經

章貢李氏曰

惠王十二

年齊桓公二十一年陳

宣公二十八年紀惠公八年宋桓公十七年

穆侯十年衛懿公四年晉獻公十二年曹僖公

六年鄭文公八年秦宣

公十一年楚成王七年

○ 文仲甫還自齊莊公即新其廩

還音旋

廩居又

切彭山季氏曰莊公

好武欲養馬故新之

○傳紀侯大卒十有二年而夫人之娣魯亦姬終

于鄆有音又宋陽鄭氏曰紀侯等伯姬而寵亦姬蓋亦姬之色勝伯姬

也然則火之失國豈非以淫於色而亂倫理荒於政而失人心是以齊兵未至奔杜陵而逃客元囑陽而國人莫之恤也康侯乃以太王誕之何異齊幽屬於先齊之列不亦謬之哉

向十又二

經冬十有二月有音紀亦姬卒紀亡已二十五年

而猶曰紀亦存紀也與楚滅陳而書陳災同義紀亦姬之侍亦

之故蓋莊公以爲始而爲服大功之服也歟道

春秋世學 卷七 二十九

生按亦姬莊十二年歸鄆此卒於鄆也紀滅而猶禁之紀蓋國亡無所依託雖寄寓於鄆以待

死其雖伯姬爲紀侯之夫人故鄭以紀夫人之

卒紀不葬魯不葬而齊葬之亦姬則魯會其葬

是不惟紀侯有弄嬖寵腰之非而魯亦視之以

爲厚薄此春秋所以詳之也魯東周禮而內則

有仲子成風敬寵之事外則處紀之二姬如此

夫婦之大倫亂矣不然則微者不登於策使亦

姬以腰終魯史且不書安得見於經若果其詳

乎舊說以爲夫之非也魯之大夫有柳下惠之

聖子家駒之賢而其卒不見於史蓋或爲士師

而然駒逆昭公而奔皆不得卒于位故魯史不

書天子實與二子同時深知其入亦不得越史

法而特記之也區區一婦人雖賢其能遠過於

二子乎或曰左氏復麟之使記孔某卒是時大

子貢等所記非國史也杜氏註可考已

○傳莊公好土功侵城其二邑擢長好去聲復扶又切

會不尚之

經城諸及防二邑也擢清江張氏曰密州諸城故曰及

氏曰及諸及防也擢長好去聲復扶又切縣人有故防城四明黃

盧吳氏曰凡書土功豈時非善之也愈於非時

者爾其間豈與土功而重書之不繫乎時與不

時皆貶也若此則前年冬築鄆大饑而告糴此年

春新延廩於是又城諸防豈不爲重而重之乎

三十季

春秋世學 卷七 三十

三十季章貢李氏曰惠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十二年陳宣公二十九年紀惠

公九年宋桓公十八年蔡穆侯十一年衛懿公

五年晉獻公十三年曹僖公七年鄭文公九年

秦宣公十二年楚成王八年

○傳是歲陬如病之月無事陬音郇病音丙

古王止

經春王正月擢長好去聲復扶又切有一年

○傳莊公聞齊將出師按兵于成以邀之郭降于

齊乃還擢長好去聲復扶又切郭音章降戶江切還音旋彭山

季氏曰郭姜姓國子爵齊太公

文侯所封在今山東東平州三十里有古
無監城杜氏以爲紀附庸非也青江張氏曰
成魯地地諸奉
山鉅平縣東南

降彭人
魯采蕭于成煠七月八

經斷
夏師次于成左氏脫師字非
不得擅與師况輕舉次止而無所用乎夫兵不
得已而用之今師出無名不惟干犯王法亦使
人心渙散必敗之勢也彭山季氏曰莊公不
春將圖鄭以爲必至魯也故使微者師重師以
待之其舉動之多妄交鄰之不誠經國之
無略與齊桓之信未孚於人皆可見矣 秋七

月齊人降鄆降何
胡文定公曰降者脅服
之詞鄆之爲國微乎微

春秋世學 卷七 三十一
莊公下

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吉鄆降
而曰降鄆者罪之深也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
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
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高
郵孫氏曰春秋書降者二降者降服之名也八
年降于齊師不曰齊師降鄆而曰鄆降者是
時齊魯之師相會鄆師不降于魯而自降齊
耳今書齊人降鄆非鄆欲降也齊強降之耳
○ 鄆季將葬示姬告于魯莊公使人如鄆以紀
夫人之禮葬之

八月初八日

經斷
八月癸亥葬紀示姬
子夏曰非禮也樂正
龍妾伯姬卒以爲繼室葬之如夫人偕也王右
軍曰亦姬葬也不與伯姬同行專寵於紀伯姬

卒紀侯不葬避齊難携示姬以逃紀侯卒示姬
歸于鄆十二年而卒葬之如夫人故詳書始末
以志失禮泰山孫氏曰慶而卒葬者歸于鄆卒
于鄆皆失其所也息齊高氏曰示姬亭嬪于鄆
由孫羊老胡康侯張元德家錄翁皆以爲賢而
持書固出聽說孫明後獨謂示姬改嫁鄆季若
然則經當書鄆季葬示姬而胡紀之繁
邪此邪說之尤者杜獻可程時子乃以爲然或
之甚矣蓋聖人大旨在不紀之亡以示與滅繼
統之義又志莫如夫人之非禮以辨嫡妾之分
而已諸儒立論區區於一婦人何所見之小也
○ 又切事貢李氏
又月建戌曰玄
九月日饑莊公復鼓于社以牲禳之

九月初八日

春秋世學 卷七 三十二
莊公下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曰莊公之世日食者四而鼓用牲者二大水者
三而鼓用牲者一鼓於所不當鼓則輪制用其
所不宜用則非常措天子之制失諸侯之常以
是而答天災其過不既甚乎魏明帝天初太
史奏日當食諸於靈星祈禱帝詔曰天之於人
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歆貢子而何獻饌求免也
今具祈禱於右未聞羣臣其勉修
厥職輔朕不逮其贊於魯莊遠矣

○ 北戎病災齊桓公將伐之謀於莊公以過禮
相見乃遣兵攻戎至孤竹命葵君納貢于周

葵音煙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鄆伐鄆伐
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

衡與公遇魯濤而後伐戎以是知齊桓之霸不自恃也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桓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于則仲父二則仲父用人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遂能力正天下生民

自公已伐而果于困時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涕子禮切齊人伐山戎杜氏曰涕在齊界為魯涕齊人伐山戎杜氏曰涕在齊界為魯涕

齊人伐山戎杜氏曰涕在齊界為魯涕

齊人伐山戎杜氏曰涕在齊界為魯涕

齊人伐山戎杜氏曰涕在齊界為魯涕

齊人伐山戎杜氏曰涕在齊界為魯涕

齊人伐山戎杜氏曰涕在齊界為魯涕

齊人伐山戎杜氏曰涕在齊界為魯涕

齊人伐山戎杜氏曰涕在齊界為魯涕

齊人伐山戎杜氏曰涕在齊界為魯涕

齊人伐山戎杜氏曰涕在齊界為魯涕

齊人伐山戎杜氏曰涕在齊界為魯涕

齊人伐山戎杜氏曰涕在齊界為魯涕

齊人伐山戎杜氏曰涕在齊界為魯涕

齊人伐山戎杜氏曰涕在齊界為魯涕

沒矣然徒恃崇侈以防虞而不修德政豈為國之本哉

春築臺于郎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春築臺于郎碩齊程氏曰春築則季農時矣任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

經 築臺于薛 **正義** 杜氏曰魯地高邈孫氏曰秦築臺于郎夏臺于薛勞民如此

○ 齊桓公資莊公之策以克山戎親歸其俘以

謝之 **正義** 東山趙氏曰齊桓欲身下諸侯以成霸業故假獻俘至與國以成兩

君之好耳

二 月 卯 辰 卒 穀 拔 捷

經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正義** 子夏曰非禮也左氏

功則獻于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

遠俘孔氏曰獻者自下奉上之禮捷者勝也戰

勝而有獲獻其獲無因而獻其功亦稱捷也高

郵孫氏曰齊桓霸者不務德以綏諸侯而專恃

兵革遠以伐戎已有過矣又以其伐戎之所俘

誇示諸侯以自矜大國使之威服為道生按齊

春秋世寧 卷七 三十五

莊 桓如魯非行朝禮也蓋以戎俘實魯之成謀爾

舊史書歸戎捷而經改書獻者明天子在魯

不當遺俘於魯

魯不當受之也

○ 慶父以二臺為未遠又築秦臺以娛公 **正義**

父音商彭山季氏曰秦在魯西境益齊西地

後漢書東郡范縣有秦亭鄭漁仲曰魯有秦

氏居於秦邑濮州范縣北舊秦亭是其地也

考之水經註范在故鄆城東北秦在范縣而

北自鄆城東北至范縣西北秦亭南

皆齊濱棧渠所經則知秦近于鄆矣

經 秋築臺于秦 **正義** 樂正子曰慶父通乎哀姜謀

觀以奪其民託言備戎築三臺數累子曰罷民

三時財盡則怨力盡則怨君子危之故謹而志

之也清江張氏曰莊公一歲築三臺次所謂及

是時般樂怠放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

矣此所以喻平身死而蕭牆之禍主勢世不能

定也可不鑒哉息齊高氏曰公九年與役今又

一歲三時築臺又不在國中之地遠至于郎子

薛于秦非所築而築既為夫矣築而又築之抑

又甚也管子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應也當是

時慶父執政而通乎夫人故數築臺于遠地以

為公遊觀之娛公亦為其所惑而不自知也

○ 是歲陽暑涂之月曾旱 **正義** 莊公七年

經 冬不雨 **正義** 樂正子曰災久也公羊子曰記異

而亦書者見聖人災理陰陽無所不至不但為

害緣書也蓋致中和則天地自位風雨以時萬

物生育在

其中矣

○ 祝犁協洽之歲 **正義** 義見隱公元年

至是六十年矣

二 十 又 二 子

經 三十有二年 **正義** 章貢李氏曰惠王十五

宣公三十一年紀惠公十一年宋桓公二十年

蔡穆侯十三年衛懿公七年晉獻公十五年魯

僖公九年鄭文公十一年

秦成公二年楚成王十年

○ 果慶父復城魯穀 **正義** 復扶

又切

經 春城小穀 **正義** 順陽范氏曰小國魯邑泰山孫

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左氏

以為為晉仲城之非也齊別有殺在齊北此記
飢饉之後屢興工役傷財害民甚矣薛氏曰莊
公自六年之後大無災禾無麥苗螟螣或相
繼而有大水者三申君之性尚當少警而公之
侈心日昃丹札刺禍告羅而有築郕之役次平
新廢城諸防去平三築臺今春又城小段平歲
猶曰不可況存飢
而輕用民力乎

○**案** 宋桓公齊桓公至於梁丘以遇禮相見

彭山季氏曰梁丘今山東兗州府人鄉縣界
內即宋魯邑之西界也齊桓有志攘楚而中
國諸侯尚多未服魯以周公之後人望所屬
齊常降心求魯而魯終懷疑故成之次防與
小殺之城皆不忘備齊蓋桓公城諸城遂降
郭之事足以使人畏也自會鄆以來惟宋從
齊最固無役不從故就梁丘之地而托宋致
魯若不期而合者且私推尊之以示容厚之
意魯服而諸侯之信可乎此桓
公之志也亦可謂善料合矣

春秋世學 卷七 三十七

夏末公齊侯過于梁丘

○**案** 夏末公齊侯過于梁丘 新安汪氏曰何休
謂遇禮進者為主

遠者為賓然隱八年莊四年兩遇于垂垂地
而衛序齊末下蓋盟會則序主會者居上若遇
則以簡札相見此於不期而進莫適為主故
以爵之尊卑為序爵同則以國大小為序耳榮
陽鄭氏曰齊桓兩郭之後賴宋為多此遇以梁
丘近宋而先之不敢以霸主自居尊宋以悅其
心破使為諸侯
倡而就霸功也

○**案** 信亦卒子公孫茲嗣為大夫

子牙慶父同母弟
莊公之庶弟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案** 息齊高氏曰此信
亦有子何必問後正使問後而亦牙輒以慶父對
莊公以為不當立則自不立耳何至於慶父對
莊公殺牙而反使慶父執國政此又何邪況此
去公薨尚遠豈公臨終之事邪公羊以為得成
莊公此又無謂之甚者以此言之公子牙益自
病卒耳牙卒其子乃公孫茲嗣之後則有未
得臣示孫僑如亦孫約亦孫姑亦孫不敵亦孫
州仇皆執魯國之政者是以謹而志其卒讓
卿也彭山季氏曰牙以桓公之子既為卿矣故
稱公子卒而書日死於位加息也其子公孫
茲與慶父之子叔季友之孫行父並世為卿
語所謂三
桓是也

春秋世學 卷七 三十八

○**案** 莊公在位三十二年而終於正寢世子般嗣

位 章貢李氏曰莊公壽四十有六般孟
孟任則東姜之喪婦嬖在亦姜之上者
也故莊公以般為世子見樂正氏記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案** 教梁子曰路寢正
寢也寢疾居正寢

正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胡文定
公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臣之親也
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
志矣然則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
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
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我主亡
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王
威不立得元其身幸矣積齊程氏曰何以吉為

十一月而英且私
諡稱公起文也

初莊公娶姜為夫人薛侯納其嫡曰孟任

生子般立為世子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

圍人華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報之公曰

不如殺之是不可鞭華有力焉能殺益于殺

門公薨般立次子黨氏慶父謂華曰般之辱

爾國人莫不聞益殺之乎華遂弑子般于黨

氏季友以公子申造陳慶父誅圍人華而立

公子啓方是為閔公

春秋 莊公 三十九 下

人華公羊作鄭氏樂杜氏曰殺門魯南城門
也章貢李氏曰孟任薛侯之嫡故為長婦于
魯在亦姜之上生殺又長故立為世子然般
之生至是九年爾而能殺圍人華人固有早
惠者莊公知華之不能誅之以貽子禍皆
庸則甚矣左氏謂莊公築臺以臨黨氏見益
任從之割臂盟公守諸皆慶
父之姦詞也信樂正氏足矣

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殺作乙未考
石經從左氏
氏曰子

般見弑而吉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
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亂配耦而
早致冢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國家之道不
使國人華得以戲女公子觀其告于般之言非
不知華之可誅而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
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

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
所以罪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來姜之姊亦姜生公子啓方故慶父立之而

吉子齊

也慶父弑般娶罪國人華而立齊出故
桓公許之及閔公再弑則莫之容矣

公子慶父如齊

而莊公皆庸此舉不恤國事致慶父肆行姦
陰為他日取國之計今般既弑而尚未能取國
非持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未化人心未
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吉於霸王以為自記之計
齊桓以方伯自任與魯鄰且親豈不知慶父
為弑君之賊容其未使使之使皆以違魯國之

春秋 莊公 四十 下

使禍即此以見其無計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
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
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桓夫方伯連帥之職也
胡文定公曰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
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
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
子伋至掌兵非有幸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奭
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使伋亦不承也兵杖散
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
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
此故於餘立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
書公薨子設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
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
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北狄攻邢

也冀封堯後堯封在公本皆不冠之金而伏
得難免其間必緣後世安插降夷使視王化

而周綱不振中國棄政則關土所廣而年行
無忌耳邢姬姓侯爵周公庚子所封今直隸
順德府邢臺縣
即其故國也

周族其

存耕趙氏曰此北狄也高郵孫氏
存耕曰春秋之時中國棄戎狄入居中
國而侵伐諸侯吉之所以見中
國之無人而夷狄之盛強也

春秋世學卷七
莊公
下
四十一

春秋世學卷七

春秋世學卷八

魯閔公名啓方子般弟莊公庚子慶
父立之在位二年又弑之
李氏曰史記啓作
閔避漢景帝諱也

閔公

商橫涖灘之歲
義見隱
公二年

元年

章貢李氏曰惠王十六年齊桓公二
十五年陳宣公三十二年杞惠公十
二年宋桓公二十一年蔡穆侯十四年衛懿公
八年晉獻公十六年曹昭公班元年鄭文公十
春秋世學卷八
閔公
二年齊成公三年
楚威王十一年

魯閔公即位
章貢李氏曰月
建寅曰取卜傳
正月乙酉朔公即位

春王正月

穀梁子曰繼統君不言即位正
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
之如君父者受國焉爾道生按閔公以弟繼光
而穀梁發此義乃聖王傳授之大法也然則趙
光義稱其君為皇兄者國篡賤之所為也何足
以爲法哉蓋繼統君而不書即位以著其與閔乎
故之情繼統君而不書即位則明其非與閔乎
故之意也臣子一遵故開傳與隱莊同例程頤
齊謂四君皆未踰年而即位故不書非也尤極

春秋

閔公

前即位皆不待踰年踰年正月行告朔臨事章
臣之禮則十二公之所同也使嗣君果未踰年
而行即位之禮國史必書聖人固之有筆自削
其筆之者定公元年當公之登至自齊首昭公
也戊辰公即位者定公也蓋前書公薨于乾
後書我召昭公不嫌於昭定之無別也惠公
之薨莫不可考矣閔公立於莊之末年則前書
公薨于路寢子般卒而繼之以公即位信來立
於閔之末年則前書我君莊公薨大人姜
氏孫于齊公子慶父出奔宮而繼之以公即位
亦同惠莊閔繼之無別也我使春秋非以三君
繼故而別其異乎與聞者徒泥一平不二君之
例恐文詞之難辨而沒其君止始之大節聖人
必不為也則桓宣弒君皆及以末求之者亦待
踰年而即位莊有齊襄單伯之援閔信齊桓
成季之援何懼於亂而倉遽若是邪是知四公
之即位國史必書於元平正月無疑也詩亦端
序穿鑿非生未於經旨且未詳史法對山感之

○

案

邢告狄難于齊管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

不可獸也諸夏親暱不可弄也宴安酖毒不

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

相恤之謂也謂救邢以從簡書桓公從之

難去聲狀平声既

除禁切惡馬故切

○
九族并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經

齊人救邢

○
莊公薨十有一月而克葬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
齊桓公從慶父之請盟閔公以定其位因召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友于陳使偕閔公以歸

春秋
閔公

賴盟以歸以見季子深謀圖國之忠而齊桓不
去慶父以致再亂其夫亦不可掩矣道生按季
友者莊公同母弟皆文姜所出也史法諸侯之
弟例稱子如許亦蔡季之類若有君命則吉名
所謂君前臣名禮也今友之歸非出於閔公之
命故從國人之稱以母弟而曰季子左氏曰嘉
之公羊杜氏曰美之陸氏曰善之皆不考母弟之
貴之范氏曰美之陸氏曰善之皆不考母弟之
例而以褒貶立說非見其大旨者也朱子以為
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
望之心大夫因史策之文而書之見當時事跡
付諸後人公議豈褒之乎一書季子來歸而季
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子常詳考
其出入之故深得事情之真但所謂謀國之忠
乃忠於魯公而非忠於魯之社稷也使文誠忠
於社稷則當于般之弑上告天子下告齊桓公
與國之師聲罪魯國執萊姜慶父而戮之然後
請於惠王還于般閔公猶子之賢而順倫序者
四

○

傳

齊桓公使仲孫湫如魯省難仲孫歸曰不去

正名分而立之則光明俊偉而人臣之道度我
矣何乃奉頭鼠竄區區為一公子中而已都是
亦未明乎大義者也自季友得政其孫行父遂
成萊仲之惡而昭公之終于乾侯萊公之弑于
有山皆季氏之為也世卿之禍至此季子能免
作俑之咎哉左氏庸俗之見元凱諸儒附之不
遑悔前遠甚然悔前積齊東山之見雖起于諸
說皆未考卜傳故於書法本肯猶未暢也筆少
蘊吳切肅則謂落姑之盟為齊侯因納季子召
公而命之若然則經當書公會齊侯而不言及
季今書及者乃慶父之欲在於定公位而盟齊
桓先受季友之惡故許魯盟而命公召季友公
奉霸令故次于邾以符之盟本不為季子季友
則因盟而歸耳必有正誼明道之學精於屬辭
比事之教然後可以推明書法而
發揮聖人垂教萬世之大旨也

春秋
閔公

齊仲孫來

齊仲孫來公幼故胡文定公

齊仲孫來公幼故胡文定公

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
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
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
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
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
固間携貳慶父亂朝王之器也

切難聞並去聲去上
聲慶父又切王音旺

秋音秋
首西井

○

傳

重光作鄂之歲

重平聲義見
隱公三年

曰鄰有執送則當聲罪成嚴修方伯之職以奉
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覷虛實有乘亂取國
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
而朝告於東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
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
非以忠矣使慶父忿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
孫始謀不賊之所致耳東山趙氏曰吾君幼不
以賓禮接故不言使季友以兩臣相見故不書
名傳言其情曰省難史錄大體但言來北而觀
之則齊桓不早平魯亂以致閔公再弑其夫自
見新女汪氏曰左傳昭四年云齊有仲孫之難
而獲桓公益仲孫乃無知之後孫氏以為天子
之命大夫
未詳是否

經斷二年

章貢李氏曰惠王十七年齊桓公二十六年陳宣公三十三年杞惠公十三年宋桓公二十二年蔡穆侯十五年衛懿公九年晉獻公十七年曹昭公二年鄭文公十三年秦成公四年楚威王十二年

齊桓公遣兵徙陽國而取其地

○

志東海郡陽都縣是古陽國道生校羅必路史并國名記陽蓋二古陽帝氏之俊也

經斷二年

齊桓公遣兵徙陽國而取其地

○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以吉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蓋還小國以爲附庸并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曰降曰遷強其所不欲之辭也嘆氏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爲附庸蓋桓公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與滅

○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繼絕之心也積齊程氏曰陽國天子所封也桓公以尊王爲名而遷天子所封之國則其所以尊王者假之而已

○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馬

○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子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卷實以二十五月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魯公何以書識何識識始不三年也清江張氏曰禘者天子之大祭魯諸侯而有神非

禮也況今春來三年主未遷封廟而初弱而以吉禮盛樂用于神主忘哀備上及易人心河秉

禮之有此益出於哀姜慶父樂乘謀篡而爲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草廬吳氏曰莊公

薨春未三年而遷吉祭僭用禘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爲配食也其時閔公幼事

出亂臣淫婁之所爲無知不孝非禮非義而其名非實一本而五惡其矣東山趙氏曰記祀者

言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祀周公今謂之僭者明堂位祭統言魯禮多誣使成王果有以康

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鐻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故傳言魯有禘樂晉有禘

祀當時諸侯僭天子禮樂不唯魯也豈皆有天子之賜哉魯僭欲以四代禮樂參魯而諱其僭

竊故託言皆成王所賜使若不與他國僭竊者同實不足據也然明堂位言以禘祀周公於

太廟而已初不言成王之賜有禘其所自出之

禮也若魯頌言皇天后帝皇祖后稷又言周公皇祖則是遂及文王矣衛前稱皇祖文王烈祖康示則魯頌所稱皇祖謂文王烈祖謂周公

明夫當時諸侯天子故稱始封之君爲烈祖所自出之王爲皇祖而魯有周廟鄭有厲王廟晉盟稱先王先公既僭重祭又及其所自出不

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廟之主故魯祫唯於周公廟迨配文王雖本大傳而不符其主言之意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谥於其君子祫及其高祖益以神與祫對言則大夫士及其高祖諸侯及其太祖王者則又上及其祖之所自出其禮皆合食可知矣若謂魯於周公廟祫文王則三傳及記禮者皆無其說黃先生謂於周廟單祭文王以周公配食證以魯頒兗信曰皇祖后稷以尊同牲同也曰降福既多自郊祀言也曰周公皇祖亦其福文自配食所自出之廟言也曰伯牡駢剛孝孫有慶乃永周公魯公言之其言有序如此彭山季氏曰聖人之制廟祀有三大義焉親親也尊尊也賢賢也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皆特立四親廟以時祀高曾祖考之親所以親親也五世之上親盡當拋而受命焉天子與始封為諸侯者則為百世不遷之祖而廟為獨尊太祖而下嘗為君者不諸世之遠近皆歲一

合食於太祖之廟非為君者不得頓焉所以尊
導也太祖以上世代遠遠不能悉祀則擇其有
功德者至大享而以太祖配之則謂之禘祫者
當禘之義蓋審其功德之自太祖以下親盡當
祀而有功德者則為百世不遷之宗亦特廟以
祀之所以賢賢也道生按禘即古者明堂之祭
也明堂之制為堂者四而環繞清廟於中其堂
曰太室王者四時居其四堂以朝先諸侯春居
青陽東方諸侯朝之秋居總章西方諸侯朝之
冬居玄堂北方諸侯朝之其南明堂則常朝之
所而南方諸侯以夏至朝焉四堂各有左介右
介則四時齊居之室清廟則神祭之所王者
所不敢居月令謂五堂皆有太廟而孝夏居太
廟太室安矣豈有廟而可听政哉公帶王明堂
國謂王都郊外丙己之地亦非也孟子曰明堂
者王五之堂也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豈有郊
外而可中朝以出政哉祭統謂三年一大禘亦
非也孔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天者統體之名皇天上帝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祀天而以始祖配之上帝者秋成之主昊天上帝也萬物成賢於秋人或形於父故季秋祀西帝而以其父配之郊既歲舉明堂亦歲舉漢儒不知神于明堂而謂三年一神豈有逮者祀之勤而近者反疎之理哉周頌清廟之篇正祀文王以配西帝之時也可見清廟即明堂之太廟異名而廟一也宗祀即神異稱而祭一也魯僖天子之祭因無明堂而安立文王之廟以神非禮也神字從帝而音諱蓋有二義祀秋成之上帝而所以神自出之祖配之此從帝之義所以尊尊也父選擇其親蓋毀廟之尊考有功德於天下者以配自出之祖則音諱之義所以賢賢也又必以本生之父配其尊祖考所以親親也足一神而三善洛美朱子擇孝經之意特各以所重言之其實神于明堂亦必以所自出而兼三義不正祀父而已若告神子莊公一舉而五惡具見

備三也。春末終而言祭二也。季秋之神而五
月行之三也。于莊公四也。君幼而賊臣主之五
也。斯之王之罪人夫子所以
謹而志之以為萬世之戒歟

案國公之傳奪卜斷田哀姜欲立慶父慶父使

卜爵弑公子武闈

攷 虧依起切
父並音甫

煇(四)辛丑公廩

斷
秋八月辛丑公薨

正齊陳氏曰魯之春秋
月書曰公子慶父弑公

秋八月辛丑公薨

正義 正義曰齊陳氏曰魯之春秋
曰書曰公子慶父弑公
于武闕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過弑君父之
大義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弑且不葬葬
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諱閔所謂乙然則葬
諱而亂臣賊子之微其夫清江張
者臣子之恥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人之經而
春秋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

地以受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意將使後人因例而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仁之身齊以欲後嗣得哉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掩也

○**慶父篡立**決月而季友以齊師納公子申子

般閔公之死哀姜與知之懼出奔邾而慶父

走之莒 父音音與音 預走音來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孫音遜公羊邾下有姜

○**季友** 季音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孫音遜公羊邾下有姜

○**季友** 季音季

○**季友** 季音季

桓公不救歸齊也新安注氏曰莊公之娶哀姜納其親社也女娶往以政其勤丹則用幣已見於厲舍之時矣蓋哀姜之來齊也文姜淫狡禍賊之行而莊公不能防閑則於公手何有之隱之心實莊公不知防 **公子慶父出奔莒** 父音音 微謹始有以致之也 周本無公子二字其說以為公子者周寧卿在位之稱慶父已篡去卿位矣據王武君當如衛州吁例懼齊詩而出奔當如宋萬例無使稱公子之理但石經古文與三傳皆有二字姑存之 **石林葉氏曰** 子般之弑夫人與慶父矯立而慶父可以託君命以聘齊閔公之喪慶父接而不符則夫人與慶父之計第夫外已失齊誅而不誅猶使邾者以信公為重而不違討

之也胡文定公曰書公子出奔幾失賊也莊公無志於復讐春秋於其通齊之事屢書而不刺者以謂三綱人道之所由立也忘父子之忌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慶父之無居動于復國人舉卜歸之月交發于黨氏武關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執數至亡國其處不亦濫乎春秋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存精趙氏曰邾莒二國係姦之罪亦莫能掩矣積齊程氏曰姜氏莊公夫人哀姜也雖書慶父之奔亦以著三桓之始也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友盟立信公而還 季音季 李氏曰信公莊公次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齊侯帥南陽之甲至魯討慶父不克及季**

公時魯無君季友接之以二臣相見故不言齊
使無所致命也宋人將執昭公而欲公子勉
羊孫為公子勉來盟非其君使來故不言宋公
使無所受命之道生按樂正子謂立信為弗順
者是時魯國無君齊桓當請於天子召魯公族
在莊公諸孫之序者畢集王朝適其賢者命為
魯及如宣王之立孝公則大義明而天下服矣
顧乃始猶慶父而立閔父則季友而立信謹使
仲孫高子至魯即盟以定其位不顧倫序之非
順因陋就簡事求可功求成為霸者之設備而
已自是賢儒遂有兄終弟友之邪說漢宋宋英
之世紛紛聚訟至伯淳君矣說無定論春秋之
義不明貽禍萬
世可慨也夫

○十一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

春秋世學 卷八

十二

馬能戰公與石祁子決與審子失使守曰
以此費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彌衣曰聽於
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
殺戰于夷源衛師收績衛戍不去其旗是以
甚敗初弘演使于齊還狄已殺衛戍盡食其
肉唯餘一肝麥之地弘演後命於肝盡哀割
其腹納肝而死狄人因史筆龍滑典禮孔以
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字其祭不先國
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守者曰不可待也

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夕敗諸河初惠

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承於宣姜不可

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逃

諸河齊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

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盧乎曹

齊侯使公子無虧師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

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緡牛羊豕鷄狗豕

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春秋世學 卷八

十三

野去聲宋軒之宋平為音謂為之為石為
五之為並如字使丁見切故續之故及敗之
使于齊句還音旋此一字自為一句不先先
適之適並如字先之先去聲又敗之敗必
外切少清極重兩並去聲為衛之為于偽切
共音供使公之使音史帥音率百宋來為之
宋並從證切戊舒句切樂陽鄭氏曰昭伯衛
公子頑宣公廣子也燕乎宣姜而公然舉子
世之所無意者宣公死期初宋莊君齊襄使
宣姜改嫁頑而頑固執其國事以保期而拒
於年如胡元泰定后改嫁其丞相於宋見耳
左氏以宣姜君母而頑妻之故深文以顯其罪
特言曰燕燕者上淫之詞言雖明嫁而實上
淫也夫元國夷狄無足道者三代之世而夷
狄之氣先見於衛不旋踵而衰滅於狄豈類
相類之故被髮之祭者
于知伊維之將為戎也

十又二日國人儼

十有二月有音狄入衛清江陵公曰衛非

人心蓋自惠公即位姜氏志執樂志政習突為常然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決然
離散以衛為春秋劫之大國方與齊魯晉會才
四十年而淪於滅亡所以治國必齊其家而淫
亂之禍不蔓必穢可不戒哉新安汪氏曰此事
乃之春秋凡滅而書入者或不有其地或情者
其地而不勉其祭祀也狄入衛秦人入清楚子
入陳吳人郢皆不有其地者也公反齊鄭不許
不睦其地而

鄭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

速使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翔翔河上

久而不召公子素賦詩以諷之曰清人在彭

馬介旁旁二才重英河上乎翔翔清人在消

馬介廣慶二才重鵠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

馬介陶陶左旋右指中軍作好於之衆散而

歸高克奔陳好利之好去聲惡鳥故切

遠切一傳音軸重受切陶陸三運音旋指
士刀切先考一齊府君曰清言克私邑
之河上鄭之郊也翔四馬介甲也旁旁馳驅
不息之意三子介子夷子之英以朱明錄經
二子以也清亦河岳地慶慶武克鵠升之
往援力力李射也守安好火不得神
相其游以其勢以於廣而

頁六廿廿不

鄭棄其師胡文定公曰高克進不以礼文

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尔
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惜哉未明
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礼取之可也烏有
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散而莫之
恤乎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下能
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驅逐小人而固事至此是
謂危而不特類而不扶則將焉用彼桓侯害曰
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東山趙氏曰魯史恒法
不過書曰鄭高克出奔陳而已孔子以文公失
取臣之道誠有如詩人所譏者特政不在大夫
大夫出奔無與乎國之大故特書鄭棄其師而高
行旅從則帥重於大夫故特書鄭棄其師而高
克之奔不
足志矣

春秋世學卷八終

春秋世學卷九

莊公庚子閏公兄也
父立之在位三十三年

歲見隱
公四年



李氏曰惠王十八年齊桓公二
年陳宣公三十四年杞惠公十

四年宋桓公三十二年蔡穆侯十六年衛文公
十四年晉獻公十八年曹昭公三年鄭文公十

四年秦穆公任好元
年楚成王十三年

○
案取月丙午朔僖公即位
李氏曰月建寅

曰取卜傳舊史書元年春
王正月丙午朔公即位

傳公
一
九
一
鄭聖氏為卷樓

高王正月

經斷
春王正月
意以為閔公亮而李季立之定位於高子而朱
嘗請於惠王是亦一說也然書法本旨唯公羊

得之而黃楚望於莊公元年發明詳盡其他說
者不過言外意耳或曰般兄也閔弟也以為繼

統故不書即位猶之可也今僖兄也閔弟也亦以
繼故不書即位比於莊公以子繼父者可乎我

古者聖人經綸天下之大經以立人極而垂法
萬世凡為君者一日立乎其位而南面以朝群

臣固有文之道凡為臣者一日北面以事人固
有之也道今閔公二年而南面以臨乎信謂非

信之父乎公子申二年北面以事閔謂非閔之
子乎是故夏父弗忌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則躋

臣以歷其居升子而降其父悼亂之大者也宋
主先義義居其位而稱藝祖為皇兄則臣佐於

君子並於父悼亂之次者也居臣父子天地之
大經也素之則為夷狄之則為禽獸而禍亂
危亡繼之矣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又曰天子
諸侯族人不得以屬戚居君子不以親親害尊
尊居臣猶父子也而
兄弟之叔末焉爾矣

○
案齊桓公遣下大夫帥師合宋曹之兵救邢軍
于邢南以待之

于邢南以待之
李氏曰

○
案齊桓公遣下大夫帥師合宋曹之兵救邢軍
于邢南以待之

○
案齊桓公遣下大夫帥師合宋曹之兵救邢軍
于邢南以待之

○
案齊桓公遣下大夫帥師合宋曹之兵救邢軍
于邢南以待之

○
案齊桓公遣下大夫帥師合宋曹之兵救邢軍
于邢南以待之

○
案齊桓公遣下大夫帥師合宋曹之兵救邢軍
于邢南以待之

○
案齊桓公遣下大夫帥師合宋曹之兵救邢軍
于邢南以待之

○
案齊桓公遣下大夫帥師合宋曹之兵救邢軍
于邢南以待之

○
案齊桓公遣下大夫帥師合宋曹之兵救邢軍
于邢南以待之

○
案齊桓公遣下大夫帥師合宋曹之兵救邢軍
于邢南以待之

○
案齊桓公遣下大夫帥師合宋曹之兵救邢軍
于邢南以待之

○
案齊桓公遣下大夫帥師合宋曹之兵救邢軍
于邢南以待之

○
案齊桓公遣下大夫帥師合宋曹之兵救邢軍
于邢南以待之

○
案齊桓公遣下大夫帥師合宋曹之兵救邢軍
于邢南以待之

桓之功也邪自是無伏患矣

○**傳** 宋姜在邾齊桓公使人召之至夷哀姜縊使

者以尸復命

傳 國齊桓公之子襄之弟夷哀姜女為魯嫁宋姜乃以宋父而討兄子也桓公伐義如此管子史記乃謂其亂始於婦妹有不嫁者豈不與哉蓋彼齊襄事不管子書記敦仲元使事則出後人擬拾非常時之筆腐連桓之亦曰左傳云桓公好內而附益之然左但云如夫人者六人未嘗言其亂倫如此若前卿入機之說皆出楚史矯枉誣善之詞不可以不辯

燦七日也齊桓公乃夷哀姜之屍

春秋世卷九

○**經**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清江張氏曰音薨于夷諱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為魯諱其罪而以尸歸可知矣息齊高氏曰莊公欲娶姜氏及後推恐不得既不止其夫婦之始不數年聞卒成大惡哉危魯國此齊侯所親見也故召之至于夷殺之而以之歸齊侯殺之雖是然不當以歸繼書齊人以歸言齊人不當取其尸歸也而夫人又不當歸之于魯如之何則可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

○**傳** 齊以聞殺於夷為令尹更號曰楚於是爭鄭

于中國 **傳** 穀叔荀切於音鳥薨音徒杜氏曰即今尹子文閻伯比之子也意使季氏曰自莊十九年文王卒于堵教立諸教切弱數年之間兵患不起二十二年莊願我兄而立是為成王二十三年來聘所有事於中國夫而母壯子少子元專權尚不

能達至三十年闕班殺子元闕殺於夷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強張氏謂其始定政說曰楚以交於中國是也

○**傳** 楚人伐鄭

傳 胡文定公曰楚稱人伐強也會所由乘者漸矣清江張氏曰自是稱楚稱人則浸強而度為中國然於齊桓之世雖伐滅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桓沒而宋襄然後始列於會盟強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者矣夫道生按荆之狀蔡人蔡以號者其居也今改稱楚而以人錄者其臣之其居備王故削之其臣則從其桓稱焉爾然楚自子文為政而後其行乎中國不敢以王號為故後書齊亦稱楚子因魯史記其實也非王人直以王號諸侯故經始稱吳以示削爵之宅唯

春秋世卷九

○**傳** 齊桓公謀鄭故令諸侯于桓於是衣裳之會

六矣 **傳** 穀叔荀切杜氏曰宋地彭山季氏至再而欲謀之秋耶宋地謀合諸侯也

○**傳** 齊桓公謀鄭故令諸侯于桓於是衣裳之會

白殺于于歸

○**經**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公羊

而會諸侯以謀之

○齊召哀姜于邾邾人送之而成虛丘齊人殺

哀姜虛丘之戌歸過僂傷公邀擊而破之

戊舒句切杜氏曰虛丘僂皆鄭地

九月公敗邾師于僂

經斷九月公敗邾師于僂公羊邾下有姜之二字考

切道主按此據舊史錄之初無季則然比

夫人姜氏薨于夷此言公敗邾師于僂則所書

之義亦可考矣一見魯人不能誅姜氏而遺怨

於虛丘之戌二見邾人爲邾通生而自取害師

之辱三見僂公在邾以嘉禮會于僂又從夫革

之事而敗邾四見齊桓不討邾人黨賊之罪而

之國無輔霸之誠六見霸者之服諸侯僅矣張

氏以高詐戰僂一時之利是就敗字生義非經

也音

○齊慶父死子密告人聞之謂魯人曰吾已得子

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管子使其弟季

與師伐魯季子敗而擒之僂公賜季友汶陽

之田及費費居切杜氏曰密告邑清江張氏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齊哀姜之故告魯魯人請其妻齊人歸之

三台

經斷十有二月又丁巳夫人之喪至自齊

氏字衍文 東山趙氏曰上書夫人姜氏范

石經無之 于夷齊人以歸此言夫人之喪

至自齊而不言姜氏見即齊人以歸之姜氏也

既齊人殺之以歸不成其喪則義絕於齊明齊

人不當請其喪而以夫人禮成之公數以夫人

不稱姜氏皆為貶先儒謂諱其殺不立有貶

故杜氏以來皆以高閼大竊謂經文二字不應

所關連同屬辭比事知是筆削之旨但二傳以

去姜氏為貶絕之文故不通耳道生按哀姜不

書姜氏準大姜例明皆我君之賊齊桓討之是

失然不產之于夷而以其權歸蓋以要魯人之

請否耳哀姜實魯傷之嫡母不情不請之其實

私之齊乃徇而還之何義乎霸者假此以親魯

不復顧其非禮耳觀春秋所書而齊魯之失威

春秋世學卷九 七

○昭明大淵獻之歲 擇義義見陸公五年

二水子

經斷二年 章貢李氏曰惠王十九年齊桓公二

五年宋桓公二十四年蔡謨庚十七年紀惠公十

二年晉獻公十九年曹昭公四年鄭大公十五

年秦穆公二年 楚成王十四年

○魯備戎春城楚丘 彭山季氏曰楚丘魯

南五十里漢志註云城武有楚丘亭春秋時

城武平父皆為魯地其西南實魯戎界隱七

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即其地也其城之也魯

必以備戎故數夫魯之於戎在莊公時既築

高王山

經斷春王正月城楚丘 高都孫氏曰三傳皆以

如城之然案春秋之法諸侯城之者則書諸侯

春秋世學卷九 八

侯同城而不序諸侯者長安趙氏曰以經文

推之楚丘之為魯邑明矣據城隍言諸侯

此不言諸侯魯自城耳若諸侯城之如此為

大魯自城之又如何分別乎且城小穀入是

其論之道生按言城亦重民力且

春秋之尤非其時同隱公城中丘

○哀姜死十有一月而魯人以夫人之禮葬之

經斷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積齊程氏曰

罪宗而莫死也不葬于其地而以歸魯魯人受

之葬之而別為之諡信公知有母而不知有宗

廟夫其十一月而莫非所論也榮陽鄭氏曰齊
吉善亮親曾也魯成其來奉齊也皆非禮也

○

初唐獻侯生太子仇及成師文侯卒子昭侯

伯立封成師于曲沃潘父弑昭侯納成師不

克伏誅唐人立孝侯桓桓死莊伯入翼弑孝

侯唐公立鄂侯桓桓王廢之而立哀侯曲沃稱

弑哀侯小子侯及侯緡而滅唐僖王命為晉

侯是為武公武公卒獻公立畏桓莊之偏與

土為謀而滅其族大音秦父音庸土音

氏曰周成王初封晉侯于唐侯是為唐侯

春秋世學 卷九

九

武侯寧侯立武侯寧侯子武侯服人立成侯

子厲侯福立厲侯寧侯子靖侯寧侯立靖侯

子懿侯司使立懿侯寧侯子獻侯寧侯立獻侯

子懿侯立懿侯寧侯子獻侯寧侯立獻侯

子仇而自立仇襲殺陽示是為文侯文侯

子昭侯伯立封于成師高曲沃桓桓示桓

生莊伯鮮弑孝侯孝侯生桓桓是為鄂侯

奔隨子先立是為襄侯莊伯卒子桓桓立是為

晉武公哀侯子小子侯皆為武公所殺桓王

立哀侯之弟懿侯又殺之乃昭侯王而并翼

蓋自唐武公死子懿侯是為武公受命

晉侯持以地名其一世非爾也武公受命

始晉侯曰晉武公死子懿侯是為武公

公仁山金氏曰宣王二十三年侯侯之夫人

美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二十六年

其弟以手取之戰生名曰成師服曰與武

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君命太子曰仇

弟曰成師始於亂矣兄其替乎平王二十六

年昭侯封桓桓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

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家立家卿

直例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今侯之

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唐人歌之曰

神之實著行登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且遠條且其神之實著行登升彼其之子

碩大無朋且其神之實著行登升彼其之

子碩大無朋且其神之實著行登升彼其

之子碩大無朋且其神之實著行登升彼

其之子碩大無朋且其神之實著行登升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且其神之實著行登

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且其神之實著行

登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且其神之實著

行登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且其神之實

著行登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且其神之

實著行登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且其神

之實著行登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且其

神之實著行登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且

其神之實著行登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且其神之實著行登升彼其之子碩大無

朋且其神之實著行登升彼其之子碩大

無朋且其神之實著行登升彼其之子碩

春秋世學 卷九

十

曲沃立哀侯桓桓王四年莊伯卒十一年曲沃

桓桓哀侯樂侯子元之十五年桓桓桓桓

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

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

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

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

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

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

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

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

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

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虢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

下也請終以往乃使荀息以璧與馬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敵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百里奚不諫去之秦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經

虞師晉師滅下陽

傳

山陰陸氏曰公穀作夏陽聲者之謫當以左氏為正穀梁子曰虞先晉何也為主乎滅下陽也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下陽滅而虞虢舉矣東

山道見天道
之不加也
楚關章掠鄭囚鄭聘伯

○**經** 十有二月 有音入三傳無此四 楚人侵鄭

○**傳** 齊黃之君來服於齊故為黃之盟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傳** 齊以服江黃之後密託於宋而它國不與焉

民土者之大戒也戒之者何歟
吾身務民義以正天地之氣耳

○徐附於齊故伐舒取之楚與也

杜氏曰徐國在
下邳縣東南屬楚子爵伯益之役林氏曰
舒國在江舒縣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
伐楚之徑也家氏曰魯頌云荆舒是懲舒與
荆比而為中國患其未久矣徐人我舒為中
楚國也

○五月三傳無五月徐人取舒

字石雖有之徐人取舒
也茅堂胡氏曰得國而不言者取為附庸不
認其祀也積齊程氏曰徐與舒皆吳國也明王
慎德曰夷威實夷狄各安其上不敢攻伐周德
既衰諸侯伐然後夷狄自相吞噬以至備夏
春秋
傳公
卷九
十五

○六月兩

彭山李氏曰夏四月不雨則五月
雨美公羊去上雨而未甚正謂六
月大兩則太過矣傷農為災故書

○齊桓公定伐楚之謀復合三國于陽穀

杜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彭
山李氏曰陽穀在齊而鄆非江黃便道
也宋公秋江黃至此蓋執齊桓所在而為謀
亦欲密其連耳陽穀會而伐楚之謀定矣江
黃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聲援此其謀也
夫江黃雖慕義從齊而實楚之所必欲其心

○齊桓公定伐楚之謀復合三國于陽穀

杜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彭
山李氏曰陽穀在齊而鄆非江黃便道
也宋公秋江黃至此蓋執齊桓所在而為謀
亦欲密其連耳陽穀會而伐楚之謀定矣江
黃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聲援此其謀也
夫江黃雖慕義從齊而實楚之所必欲其心

者也以王者之心論之空為之慮久遠矣教
之以修德睦鄰之道授之以禦暴保民之方
而中國又皆同心一德狀患分災使有所依
憑無憂強暴乃為盡誠耳不然則罕不得其
助而不思苟欺其意徒欲濟己之
成而不顧遺彼之禍仁者弗為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宋江黃盟于黃入書會于陽穀見齊桓霸
之成雖江黃為楚與國猶服從於齊也江黃服
則楚可伐而有據夷狄之功矣然他日楚滅黃
而齊不見援則此盟此會不足恃也假仁者無
誠類

○齊桓公尋盟於魯信公使季友如齊蒞之聽

期也
杜氏曰齊桓將謀伐楚既與江黃遠國定
議矣且有中國諸侯不為師期之理蓋恐楚
人泄機則楚知所備故不須諸侯而但使大
夷往受盟焉而魯人從
齊之心至楚始固矣

杜氏曰齊桓將謀伐楚既與江黃遠國定
議矣且有中國諸侯不為師期之理蓋恐楚
人泄機則楚知所備故不須諸侯而但使大
夷往受盟焉而魯人從
齊之心至楚始固矣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左氏作淮考
蒞盟則魯君遣使出城之時已命之往盟
而非大夫之尋盟矣所謂前定之盟也
楚侯伐鄭鄭伯欲成孔亦不可曰齊方勤
葉德不祥

經

楚人伐鄭

新安注氏曰楚師三至于鄭連
勤我之言蓋知于禮于賞陽穀
之會皆為我楚收鄭之謀故也

傳

宋端蒙交奮楚威

義見陸
公七年

經

四年

章貢李氏曰惠王二十一年蘇桓公
三十年宋桓公二十六年齊桓公二十
七年齊桓公二十一年齊桓公二十
七年齊桓公二十一年齊桓公二十

七年齊桓公二十一年齊桓公二十
七年齊桓公二十一年齊桓公二十

傳

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破之

章貢李
氏曰左

春秋

卷九

十七

氏言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園蔡姬蕩舟舟公懼
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
之為是與師而侵蔡乃出楚史精玩所以說
桓公討罪之功而飾蔡人從夷之惡也蓋桓
果將圖必有待從豈止一人蔡姬婦人乃有
力如界而能蕩舟此必無之理非事實矣彭
山李氏曰齊桓自杜之役未嘗與蔡會盟
蓋蔡與楚鄰為楚所逼雖欲招徠必不肯至
故大合諸侯出其不意而侵掠之若從天而
降者則蔡合勢必潰散奔于楚而楚人愛
恐不知所為此齊桓素定出奇之計也遂伐
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

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

人是微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上聲召音研大音泰女音汝杜氏曰孔杜相
誘曰風侯謂征伐諸侯所得我侯之境東至

于海以下皆言征伐所至之域侯侯以馬天
公受封所至不然而東山趙氏曰杜氏得例

北海東萊城陽東海廣陵共郡會稽十四郡
之東不以東河出西平廣漢武海樂陵度樂

東北經金城故北地朔方五原至故雲中南
東北經河東之西界東經河內之南界

東北經河東之西界東經河內之南界
東北經河東之西界東經河內之南界

春秋

卷九

十八

海孔氏曰杜之此言據當時之河耳禹貢導
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于砥柱又
東至于孟津東過洛內至于大伾北過津水
至于大陸又北播干九河同為此河入于海
索隱其地自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以下
即是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也
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津水故道不可復
知其大陸則趙地之廣澤也大陸以北播為
九河九河故道河間或平以南平原高縣以
北其九河者徒駭一六史二馬類三復鑿金四
胡蘇五鄒六繁七鉤盤八高津九徒駭龍西
以次而東故鄭注禹貢河間弓高縣徒駭有
其虞中限云齊桓伯通八流以自廣計桓公
之時齊之西境當在九河之東西使駭聲是
齊之西界其東至于海當盡樂安北海之東
界也小司馬氏曰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
之境無標在遠西張行已表東也禹貢荊州
包匭菁茅蓋取三春之茅包莖亞之成之以

貢共供下同繇所六切蔡紀必東茅而漢之以謂是謂繇酒昭王周成王孫夫漆鄭氏曰諱觀康王子也五十一王征荆蠻平還涉漢漢濱之人以膠舟逆中流膠波船解王以恭公預馬王右幸餘靡振王北濟反振蔡公王因發疾崩于江上其大忠公曰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己牙不入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伐則非其罪矣管仲不以僭王責之而崇此二罪是令其所當責而責其不必責也仲宜惜乎哉吁此其所以為霸者之師也禹之征苗湯之伐桀皆明微其辭益有諸己而後可求諸人無諸己而後可非諸人齊桓之內之六德者多矣武譚威遠運陽津郭外之六義者多矣楚大國也惜王其大惡也我以大惡責之彼有罪然受責者哉必斥吾之無以對方人國之師雲集而為飲人指數其惡豈不為諸侯羞次之弗克圖之弗下將何同

以退師乎故舍其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人之為辭也易不盡力以抗我戎之服楚也亦易不勞師而有功仲蓋計之熟矣嗚呼此其所以為霸者之師歟蔡陽鄭氏曰昭王不伐亦楚人之大罪也桓公以是責楚楚人將謂遠事尚在所討況於近事故愛楚而使屈完完至則責以僭王僭夏楚人聽命而召復受盟此管仲居臣謀之三十年而近有成績如善夷者謝先後著也先儒宗孟子無道桓文蓋比管仲之說佳佳深亦其過而論之其論固正然自孔孟觀之則在文誠斯下矣若夫子而許管仲又聖人與人為善之心同公曰無求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間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陘 陘音利杜氏曰楚地隸川居汝縣南有陘亭蓋楚之

要地故齊以諸侯之師進而據之清江張氏曰楚自魯桓二年蔡鄭會鄭已灌其為中國志大積五十年富強吞併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享齊自桓公入國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罪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遠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未嘗有關於君臣之大義僅致屈完來師請服受盟不絕屈服時出于紀歲茲故鄭故魯西得以鄙其功烈之平也

經 斷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

氏曰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侯其兵東或行然後大舉蔡既潰遂次于穀境遂伐楚次于陘

子陘

受子矢而專征伐成王命之公亦云五侯九伯必悉請於天子也齊桓得國之十有七年惠王曰子預之亂而使召伯廖錫之命失謂桓非命伯非也楚之虐鄭密邇王畿據之以填王室而安中國正霸者當為之事請奔國善不請亦未為罪況三傳所記疎略安知當時之果請與否邪季彭山謂遂者兩事之詞而以後事為重斯得言法之音矣桓公北召兩郭兩縣等會滅譚滅遂伐魯伐宋等兵皆未錫命之先據而行之此當罪其專而春秋未嘗書遂以責之也楚蔡於錫命之後得專征夫何哉之有先備拘於一

字策駭之說從而鑿之蔽也久矣程子云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斯得聖人忠恕之旨歟

○**傳** 案許穆公在位四十二年而薨子業嗣立是為

僖公

○**經** 夏許男新臣卒 不月 齊高氏曰新臣即

傳言卒于師陸渾以爲非蓋召陵地屬潁川今之潁昌府長社縣去許密通故許男疾而歸也

○**傳** 楚子使屈完如師乞盟齊侯陳諸侯之師與

屈完來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

春秋 僖公 卷九 二十一

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

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顧也齊侯曰

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

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

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

載書曰楚而今以淫名令諸侯或干戈操壯

方者天下共伐之既盟師退次于召陵屈完

復于楚子楚子許之屈完復于齊侯諸侯乃

復盟師還 案屈完九月初陳與陳司乘絕淫

翠召音耶復于之侯如字復盟之復扶又切
還音旋章貢李氏曰先師據樂征氏附記以
補左氏之闕蓋齊桓以楚辭未服而進師子
淫楚權而屈完如師請服其邑才不貢之罪

故盟于召陵桓公復責以借王得夏之事完歸
報楚君而居許之是時師退次召陵飲允進
以而復盟也楚自楚不秋侵在中國且十年

雖竊王其國而不秋以昭諸侯故經後言其
本齊曰楚子非若吳楚之終以號舉也然管
仲之初責於楚所以但舉昭王已第二事而

未及借王借夏者恐深詞激其怒則楚將奮
死以戰而諸侯之師危矣故稱以遠者輕者
爲詞使楚得爲進退而致其未變然後徐以

其重者進者脅之而楚以一盟之後不敢遽
教而許之再盟楚侯暫息晉又司之易以爲
力此管仲之善謀桓公之大略而一時之功

不可少也道生按西山積齋之論甚正但以
此後經稱是子書去推之則先公誠有據矣

春秋 僖公 卷九 二十一

又此時合子文爲政於楚故能服義從齊
而借王借夏之事不作子文卒而得臣用事
於是執宋公敗宋師乘其窺而圍之助叔帶

出惠王服齊魯鄭曹衛陳蔡隨許頓諸國三
分天下有其二微晉文城濮之挫其流毒中
國能如子文之時乎宋儒論語集註乃謂子

文桓楚所謀無非借王借夏之事止陳文子
實殺崔杼以改葬莊公亦謂其不能請賊皆
不考經傳而妄浪言之竟哉二子
不幸舉業陋學習之而不察也

○**經** 楚屈完來盟于師 三九 案

春秋以楚能服義來盟故其臣始得以召氏書然齊國佐如師稱使屈完不稱使何也使云者

春秋
僖公
卷九
二十三

平則之
間矣

○
陳袁濤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

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

其可也申侯曰善濤遂以告齊侯許之中侯

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

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靡復其可也

齊侯以陳之二於楚也執袁濤

音供罪音非杜氏曰袁濤陳大夫中侯鄭
大夫道生按濤陳大夫之謀蓋處投於楚人
之也然則齊桓之怒宜從矣又遣兵以

自執以上之所命也變夷借王循夏不可以故
命之故制其居臣常辭不得比中國兵文侯在
其間者也杜氏曰盟于召陵

大夫于師者火望之師也盟于召陵

曰屈完初至于陳本長齊師之盛而求服也故

先請為盟而後齊始退師及至召陵禮成完將

歸楚則齊又與盟以堅其志此其所以有二盟

之書歟但宋盟于師出於楚意而盟于召陵則

出齊意耳積解程氏曰盟者亂世之事況以中

國諸侯之尊而下盟夷狄之大夫尤非禮之正

也使有王者興必新聲其得夏章其為正其

禮土復其滅國一紀吾區畫品則然後已非但

舉則誠齊人而已誠則孔子奚取焉曰彼善於

此也則不能上列國云噫夷狄內侮向無齊桓

將齊使楚左桓聖人之心竟私測但與人焉

善取其利能而惜其未至故錄其代楚之事付

後世公論然責王賤霸內夏外夷之意昭然於

江黃之兵伐陳

齊執之按陳自莊二十七年盟曲之後不復

與齊會盟蓋陳之為國南與蔡鄰勢必懼楚

而又以親公子御寇之故懷疑於齊是以桓

公伐楚之事常與宋謀而恐陳世事機不以

腹心相記但示之以坦懷而已觀江黃於陳

為近而會盟皆止宋公預焉意可見矣桓公

以陳陰懷吳志故乘楚後即執齊塗以其楚

陳政也隨又繼之以伐重之以侵凡以威陳

而已此固霸者以力服人之事然亦有關於

天下之故豈為陳大夫一謀不備而發哉

○
齊人執陳袁濤

左氏袁作蔡考秋及江人黃

人伐陳

蔡同伐楚又同盟而齊侯還執其

大夫又率二國伐

之不義莫大焉

○
僖公從於伐楚三時乃還告至於廟

經
斷八月公至自伐楚

者重其事且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續齊

程氏曰此見諸侯已歸而齊侯帥其師以伐陳

之也

○
許穆公之卷五月而葵僖公使人會之

蔡陽鄭氏曰許穆公卒以夏而葵以秋
葵四月卒而八月葵斯合五月之節矣

經斷

葵許穆公

章貢李氏曰左氏謂許穆公卒
于師葵之以侯禮采爾當書葵

許穆公卒今經稱公是許人之私諡而魯書葵
且名葵既盟諸侯還過許詳男歸國而卒耳左
其無稽之說乎

○僖

魯叔孫戴伯會諸侯之師侵陳齊命也陳成

歸哀清塗

杜氏曰戴伯即公孫茲叔牙
子胡志簡公曰齊塗鼓軍則

罪止清塗耳何至伐其國哉豈有罪一臣而
諸國合攻之也齊桓桓怒執其臣又伐之侵之

矣甚

春秋

卷九

二十五

經斷

冬十有二月

又音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

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非也考石經從左穀

經義

周文定公曰揚子法言或問焉政有義曰思
教者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圍是王其思矣夫

齊桓公欲征陳陳不果納執陳清塗其教矣夫
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
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流
會于陽穀遠國之信按六下臣修文言之辭
退舍居度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祀之謹也
楚方受盟志已歸塗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見

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忘也桓德於是乎
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
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
而天下歸之魯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
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終得荆州而張松
見思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允不朝成湯湯夏
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天子上下慄慄危
懼若將傾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
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
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顧之乎

僖

游北攝提格之歲

義見思
公八年

經斷

五年

章貢李氏曰惠王二十二年齊桓公
三十一一年陳宣公三十八年紀惠公

春秋

卷九

二十六

十八年宋桓公二十七年蔡穆侯二十年衛文
公五年晉獻公二十二年曹昭公七年鄭文公
十八年秦穆公五
年楚威王十七年

○僖

晉侯僖諸娶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

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

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

有寵立驪姬爲夫人

重年榮後生同左
氏曰史蘇占之曰

勝而不言公曰何謂也對曰過北城以街堂
齒牙爲齧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
且懼有口憐民國移心焉公曰句口之有口
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句口可以憐
其人必其受送而不知胡可望也公不聽
國語曰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

春秋
僖公

曰飲而無有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告故
賞女以爵罰女以無看克國得紀其有言執
大馬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地有之臣不我
敵敵地之紀夫臣之官有二罪焉可以事君
大刑將及不唯無有柳君亦樂其言而備其
山山之無有傷之何害君其有之備之馬廖
臣之不信國之禍也何故得爵飲酒出文蘇
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君以男戎
勝我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
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
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
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妣己女焉妣己有寵
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紂王伐有褒有褒
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
紂石甫比而亡太子宜曰而立伯服太子出奔
中中人釋人召而戎以戎周周於是乎亡今
晉蘇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華當三季之王
不亦可乎且其地云換以街骨齒牙焉得哉

九
二

春秋
僖公

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當非德
不及世非元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
謀行之以當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己不
可謂禮不度而還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
可謂德少而多欲不可謂夫德義不行禮
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
君為其獨謙處也雖復次田而助力之野
弗克餐焉人而己王焉曰戎莫如深陳而後
然夫子成也柳二六驪姬生矣齊其娣生卓
夫之言其皆有焉 驪姬生矣齊其娣生卓
子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吳齊伐
之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
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詳
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賂外嬖梁五與
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
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
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
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
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
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
乎公許之 驪姬與齊將夫聲達與姑同詳
故切屈並九勿切國語曰史蘇朝告大夫曰
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主矣日君以驪姬
為夫人人民之疾心同皆主矣昔者之伐也起
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

九
二

春秋
僖公

志極勞以致死今居起百姓以自封也此外
不得其利而內惠其食則上下既有利矣然
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元羅其毒其慈其
亂生或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
是以能常有常代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其
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
欲其父而害其子禍之甚也當其子又從其
欲子思報父之和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
不可謂好其色必敗國且亂亂必自女戎
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亂亂必自女戎
三伐皆然里克不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
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
者竭力以從事不問違命君立臣從何憂之
有不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
聖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
治義也義以主利利以豐民君之何其民之
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從難
不從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

九 二十九

孫子武宮公稱疾不與使美齊泣事猛足乃
言於太子曰伯氏不出美齊在廟子盍圖乎
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
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
敬佐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聞父之愛而嘉
其況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棄敬
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
其止也
釋義 與音預大夫之夫如字
且夫之夫音扶問去聲 公之優
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佐大事而

春秋
僖公

九 三十

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
夫人知其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
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
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太志重又不忍人精
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
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
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同秉常矣今
子內同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單善而
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為
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
先施譏於申生
釋義 難並去聲處上聲天音
扶解上聲易並以計切
重並去聲債扶念切善
不之不音否單音丹 十六年公作二軍公
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萬言
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侯嗣何
官之有今君分之士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
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
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
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為對曰下

春秋
僖公

九 三十一

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
 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
 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
 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
 遠心目其及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
 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
 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
 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變有變則欲
 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

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
 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太
 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办危乎公曰輕
 其所任雖危何害士為出語人曰太子不得
 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故其制
 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是心
 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
 曰以罪之雖克與不無所避罪與其動而不
 入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焉吳太伯不亦可乎

春秋
僖公

九 三十一

君得其欲太子遠死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
 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
 無晉乎太子聞之曰子與之為我謀忠矣然
 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
 者患不動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
 又何求焉馬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

將並去聲焉音妻夫並音扶帥音率相去聲
 治平聲制焉求焉之焉並音移連切難並去聲
 語去聲焉得焉駐之焉並音煙不
 卒有切遠去聲令去聲焉于偽切克霍而反
 遂城曲沃使太子處焉入城蒲公子重耳處

馬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晉侯使士為焉
 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貪薪焉夷吾訴之公
 使讓之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
 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
 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救固讐之保不忠失忠
 與教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
 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
 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尫羸一國三公吾誰
 遠從

處並上聲處焉薪焉雖焉保焉括
 焉師焉之焉並音移連切重耳聲屈

春秋
僖公

九

三十三

並九勿切爲于僞切音起喪如字焉用之
焉音煙尤音蒙草如容切達丁歷切杜氏曰
士爲自作此詩卷耳亂貌公與二公子爲三
言城不堅公子訴而公見責堅則固擊不忠
無以事君不知所從東萊呂氏曰晉殺其世
子申生執殺之士爲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
姬之謀士爲何與焉士爲聞其隙驪姬乘其
陳也人有常言皆曰子弟之與弟相去一
聞耳驪公子之出於桓莊者宣他人哉其尊
者固不待言其早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
士爲違獻公之惡反覆說詐陷之於死地使
獻公看其宗族昆弟如刈草管務無慘怛不
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
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優施
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
而疆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
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疆於君
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
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
父子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
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
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
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
衆況辱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益者也凡
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

春秋
僖公

九

三十四

惡於人人執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
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
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
其惡而厚其狀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
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
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
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
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
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
能無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
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
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
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
之驪姬曰以是落狄之朝夕苟我邊鄙使無
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庫固不實又恐削封疆
君盍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
輯睦焉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狄則
善用衆矣求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

春秋
僖公

侯驚懼喜遠鄙不做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
君得其類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
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
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
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
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遠
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卷九 三十五

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
子未知其誰立焉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
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
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里克不對而退
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
教之以軍旅不廢是懼何故廢乎修己而不
責人則免於難

難

好去聲大並音扶長上
聲惡始其惡之惡如字

無惡之惡焉故切說並音悅來對之喪去聲
大難於難並去聲感焉釋焉之焉並如字不
哉可不之不並字九切來音色朝並音潮哥
呼何切濟去聲盛時成切從並去聲帥並音

春秋
僖公

幸遠音偏將焉之
焉音煙舍與捨同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聚之
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夫子殆哉君賜
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
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
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
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太子聞
諸里克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
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
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

卷九 三十六

之敬賢於諸孺子勉之乎於是狐突御戎先
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
大夫為尉太子乃問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
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
之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衆
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
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
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
以遠之時以閱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

恃也雖欲勉之伏可盡乎先友曰衣身之偏
握兵之要在其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患兵
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梁餘子養曰帥
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
麗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
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
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
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狹突欲行罕
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
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至于殺桑狄人出逆
大子將戰狄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
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違大都耦國
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
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
速罪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
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其
言焉言之大其其中必苦讟在中矣君故生
心雖竭蹶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

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狄於稷
桑而反說言益起狄突杜門不出
公衣衣躬則衣衣之衣身之衣並去聲之衣
偏衣衣身之章之衣並如字決音決元子大
夫在衣之衣並如字決音決元子大
聲遠與嫡同難去聲大音泰焉音煙敗必外
切及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
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
勝狄今於狄之善其志益廣狄突不順故不
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疆又失言於衆矣
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
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
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
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星乞奈何優施曰
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其特羊之餐吾
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
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
曰主孟唱我哉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
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
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

人其子爲君可不謂死乎其母既死其子又
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
莫不殄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柳
有肝聞之乎曰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
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東君以殺太子吾不
忍道後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
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
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至鄭曰子謂何
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
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
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彼
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
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欺也子將何如丕鄭曰
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
克曰殺君以爲廉長廉以驕心自驕以制人
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
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
朝三旬難乃成

馬陸之馬音陸吾附吾
不吾來吾以吾東吾對

之吾並如字吾音之吾言來切好去聲青焉
之焉如字難並去聲焉于爲切飲酒之飲然
韓切郭音尤飲里之飲於榮切吟徒臨切范
於律切夫人之夫如字辟音薛李氏曰降也
陰音孫葉以靈切夫史之失音以問
並去聲長知實切朝音潮羅去聲 既與中
大夫成謀驪姬謂獻公曰吾夜者夢夫人趨
而來曰吾苦饑申生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便
祠也獻公謂太子曰其祠齊姜太子曰敬諸
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驪姬受胙寘
諸宮六日公至乃寘鴆于酒置董于肉召太
子獻驪姬曰申生已祠故致福於君公將食
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公祭之
地地墳太子恐而出與大大斃與小臣小臣
亦斃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
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且暮之人曾不能待
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
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日
殺母後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
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則入下
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

春秋
傳公

九

四十一

於為君公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
與我之深也太子聞之奔新城公怒乃誅其
傅杜原款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太子
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敢教導以至于死
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
心猶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
陷於大難乃逮于謬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
謬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謬謬
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強也守
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故
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
太子許諸冬十有二月戊申驪姬見太子而
哭之曰有父思之況國人乎思父而求好人
人執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執利之皆民之
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太子乃維經于斯
城之廟為子偏切與經同呼去聲女音次知與智同難去聲去臣呂切說與悅同有音入好並去聲惡焉故切太子之得罪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太子曰不

春秋
傳公

九

四十二

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
乎太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
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左氏曰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驪姬居不安食不飽我辭驪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使猛足辭於狐突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使猛足辭於狐突
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
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
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
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共世
子也難並去聲共音恭真文忠公曰夫父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暗怨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此離之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闕地啟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喻之且為之辭發諸歌詠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國之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益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點汙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惟其精潔也故一辱以就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而後已若後世石顯之傾蕭望之其情亦然夫必頑鈍無耻沉溺有謀之人則雖辱之而不動淮陰王平嘗辱韓信吳信寧甘悅出時下之恥不死也諸葛亮嘗辱司馬懿吳懿寧得畏蜀如虎之謂不戰也

春秋
傳公

若申主則輕死重名不鮮如信之忍可以
術激之而使死故後施欲先陷焉然恐公
未忍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
謂申生有將為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
之則又勸授之政而過禍焉夫獻公剛猛人
也故城霍魏魏諸國以大其封雖齊桓之
主夏盟未嘗一為之屈而肯為其子屈乎懷
怒必殺之心自此啓矣然猶意無勝以加之
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狄焉勝則加以得衆之
名敗則繼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
路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
必不回也則又使後施往飲里克而諷其為
附麗之計焉鳥之獸亦猶二五晉都之數也
詩歌於人最為易動故三豎之言無不告焉
里克大臣也計以中立則殺禍立庶之謀成
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諂故歸罪之詐最為易
辨而不使辨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
辨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

九
四十三

後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矣齊立里克
之車子立又秋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
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謀而三
豎助之也其似有一號石父攝能合謀以逐
至曰況驪姬有三豎之助乎故女子
小人表裏交結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重耳夷

吾朝于晉侯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
諧殺太子驪姬恐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
耳奔蒲夷吾奔屈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
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雖也踰垣而
走披斬其袪遂出奔及柏谷小造齊楚狐偃
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因往

春秋
傳公

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因往多悔困且多悔不
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狄乎夫狄近晉而
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窺患
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狄以觀晉國且
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狄公使人
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明年獻公遂發賈等
伐屈屈潰夷吾將奔狄冀曰不可重耳已
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狄狄畏晉禍且及不
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強吾君百歲後可以求

九
四十四

入焉遂奔梁
重耳平聲朝音潮夫並音
切積齋程氏曰秦處姓伯爵伯益之後周孝
王時分土焉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持兵
救周送平王東還有功封
為諸侯梁亦處姓伯爵

經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傳

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
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謀
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目
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
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矣
車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
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故家紀要之名處適
庶之位繼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

春秋

卷九

四十五

鄭豐氏萬春校

焉以此防民備有以克母名門使君臣逆謀其
意有危皇太子之心以成至盡之禍者其卿
呂氏曰董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
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空遺災事而不知其
權若獻公者其諸所謂前有不見此所以
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其諸所謂遭變事而不
知其權此所以陷父於不義也道生於申生之
事自美齊之生他諸即欲立美齊而廢申生驪
姬偽辭之乃使二五說公以城曲沃蒲屈固鄭
莊公使諸僞疾而使美齊在事申生此時已無
武公使諸僞疾而使美齊在事申生此時已無
客足之地矣申生克霍而驪姬夜泣僞諸決許
殺申生又驅之伐狄狄突梁餘子幸夷先丹木
固已洞見僞諸之肺腑矣反自稷桑里克成謀
昨中之莖非不能辨驪姬蓋有所受之也申生於
此身被惡名不可以行則雖有死而已重耳曰
益言子之志於公乎申生非不欲辨知辨之不

○

杞惠公疾使其世子如魯幼故伯姬相之

經

經

杞伯姬來朝其子

朝音潮子夏曰非禮也
積齊程氏曰伯姬信公

之始即莊二十五年歸杞者道生按桓公九年
魯伯有疾使其世子射姑來朝今杞惠公亦有

春秋

卷九

四十六

鄭豐氏萬春校

○

叔孫戴伯征于年

彭山李氏曰齊桓之
時事從簡省故小國

疾伯姬以其子魯之甥故換之至魯攝父行朝
禮是年杞惠公卒子嗣位是為成公伯姬蓋驪
之其子於魯也夫朝者人君相見於宗廟朝廷
之上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伯姬朝延
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
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
方十三年子必幼穉如之何而勝朝乎春秋直
書其事而杞伯之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
之失妻道失母道其子之失子道而魯傳受非
禮之朝皆
可見矣

經

斷夏公孫茲如年

積齊程氏曰此識私相聘
與三桓之用事耳公年茲

作慈非新安汪氏曰經書公如他國者朝也書
大夫如他國者聘也故趙氏謂凡內朝聘和如
外也

○

惠王命太子鄭勞齊桓公遂合諸侯于首止

道生按此先公本崇正氏之說先儒皆
謂惠王及右陳馮欲廢襄王立赤帶齊

桓合諸侯以定世子蓋因後有天王出居十
鄭之事遂妄附之耳其實惠王本為齊桓翼
戴之功錫以殊寵持命世子出會而於襄王
幼無間也程子乃以張良四老人之計與此

皆許其行權然則君父可得而脅豈春秋之旨哉彭山季氏曰首止蓋有二此述周都非齊侯討鄭之處也齊桓之會王世子若惡王不許則世子安得出至首止哉東坡謂諸侯不以王命而會王世子王世子不以王命而出會諸侯以事情觀之無是理也

經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首止首公穀作戴今據義公羊子曰曷世子于首止

春秋

世子于首止首公穀作戴今據義公羊子曰曷世子于首止

子世子貴也穀梁子曰及以會尊之也道主按惠王命世子至首止而桓率諸侯行觀禮故說者謂之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後凡也穀梁子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者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

道主按以天王之儲貳而出勞諸侯周益衰齊益盛聖人睹世道之變無所美也且桓之翼集本蔡丘事惠王既崩后欲立帶如武姜之啓殿桓始舉康王故典而左氏誤言於首止諸家遂有美桓定儲之說不知惠襄父子初無間卻故襄王避帶止曰若先后何而不曰先王也杜牧云四老滅劉使春秋以魯父為美將收之弗逮矣

○

鄭伯貳於楚逃其師而歸

欲立赤帶而怒諸侯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乃楚史矯机証襄王與齊桓之

詞左氏錄之以傳可謂擇焉不精矣

經

鄭伯逃歸不盟

存耕趙氏曰桓公二十餘年輯平中國僅能服楚於持桓公之罪人天下之罪人也

○

楚闕穀於莒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江黃道栢皆楚小國杜氏曰弦國在弋陽縣

春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願以當齊桓雖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是帥師滅弦弦子書奔不歸於楚而逃去之不召以為尚可望以興復故不歸也黃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教鄭圓許之於紛使桓公此時幸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機與

○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與桓公三年七月十有七年十月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莊公二十有五年六月二十有六年

年冬十有二月
三十年九月同

○**僖**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

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

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

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不從

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

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受於虞

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

春秋
僖公
卷九
九

罪而以爲戮不唯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

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

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是

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

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

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

使宮之奇出謂其子曰虞不獵矣在此行也

晉不更舉矣誰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

聞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

施其所惡於人聞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

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

外寇寇知其譽而歸國焉已自拔其本矣何

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族遠西山八月

甲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丙子朔取之晉歸

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虢虞公荀息牽馬操

璧而前曰臣之謀何如獻公笑曰子之謀則

行矣雖然璧則猶是也而屈產之齒長矣

春秋
僖公
卷九
五

知貴
切

經
冬晉人執虞公

諸侯無小大遠近皆謂魯有朝聘之交喪葬之

反與盟會征伐虞虢若實諸侯安得六十餘年

未嘗有事書于經乎周封諸侯唯宋以王者之

後得封公其他雖周公太公之子亦不過侯爵

虞公安得特封公乎凡國名必取之於其地今

云虞者獨取於其字豈諸侯乎然則虞公者何

人邪曰天子三公如周公祭公之類也號君亦

然雖於經無見然傳傳謂之說公說則又何以

知其非諸侯乎凡經書滅國必曰滅某國奪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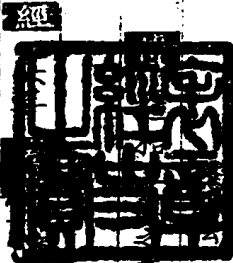
則曰取某邑號實列國則何不云滅國而曰滅

下陽乎故知下陽者說公之未地非國也不曰
晉取者天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云滅使若
國然故虞亦不云滅而但云晉人執虞公聖人
意者不忍周室之末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
而微文以見意猶王敗于鄭而經乃云陳人蔡
人從王伐鄭與茅戎戰而敗經不書滅而云敗
于茅戎之類也前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者罪
虞為首惡也此書晉人執虞公者見晉執天子
之三公不道之甚矣道主按傳言晉虞圖上陽
則此執虞公者固晉虞也而經抑人者特變文
以微之也所以然者以執天子三公不可言晉
虞以存休也故下陽邑而曰滅執虞公晉虞而
經人皆尊王之詞責趙二子獨得不傳之旨其
餘諸家見書法特異往往聽出其說尋罪虞書
遠矣

春秋世學 卷九 五十一

春秋世學卷九終

春秋世學卷十



義見隱公九年

元年宋桓公二十八年蔡穆侯二十一年紀成公
公十九年晉獻公二十三年曹昭公八年鄭文
公十九年秦穆公六年
楚成王十八年

是歲取如宿之月無事

義見桓十二年

春秋世學 卷十

經斷 春王正月 義詳桓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
一年同

諸侯伐鄭圍新密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義詳桓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經斷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密

義詳桓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齊侯之伐亦出
聽見供無足取

○楚子圖許以救鄭諸侯趙救許楚師還
楚子圖許以救鄭諸侯趙救許楚師還

秋楚人圍許

○楚人圍許
東山趙氏曰楚自成王頃立
始聘于魯稱刑人自僭元年

伐鄭始稱楚人益初號楚也魯既通其好命同
其會盟故史歸子爵以紀事而圖許雖君將稱
人者世方有霸王以討其損夏之罪則夫子并
削其子爵明當一切正以王法革其為號不得
比中國君將稱君也蓋楚既僭王則周之叛臣
也吞滅諸夏則中國之賊也故春秋當中國有
霸則楚君大夫將皆稱人明中諸侯遂救許
國之大義以信桓文之志也

春秋卷十
二

○石林葉氏曰圍鄭之諸侯不序一事再見也
清江張氏曰楚人圍許蓋攻其所以救以解
新密之圍故齊擇鄭而救許也積齊程氏曰春
秋書此一以見中國來而夷狄橫二以見齊桓
不能服楚之心三以見鄭
伯皆夏即夷以致此伐

○僖公從於圍鄭歷三時而後及告至於廟

○冬公至自伐鄭
胡忠簡公曰不致救許而
致伐鄭者伐鄭本志也救

○徒維執徐之歲
義見隱
公十年

○七年
章貢李氏曰惠王二十四年齊桓公
三十二年陳宣公四十二年杞成公二
年宋桓公二十九年蔡穆侯二十二年衛文公
七年晉獻公二十四年曹昭公九年鄭文公二
十年秦穆公七年
楚成王十九年

○齊侯未得志於鄭遣兵再伐之

○春齊人伐鄭

○齊人伐鄭
積齊程氏曰諸侯以救許而
解鄭國不得志於鄭故齊復
伐之也夫齊桓以力服人未盡善也
鄭伯皆夏即夷亦頑冥不識所趨哉

○鄭黎來如魯

春秋卷十
三

○夏小邾子來朝
杜氏曰邾來始得王
命而來朝邾之別封故

○鄭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子熊警楚子將死

○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戢子

○取子求不汝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

○必不免我死汝必速行無遺小國將不汝容
馬既矣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文公立申侯
勸鄭伯以從楚齊人以爲討故鄭人殺之

○文王狀平聲

鄭殺其大夫申侯

大山趙氏曰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

大夫皆天子所置凡卿大夫之獄大司寇以邦

法斷之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之獄皆書殺其大

夫以志專殺而有罪無罪悉之以明臣禮示

春秋公羊傳曰稱國以殺者殺大夫之辭也

何氏曰凡君殺大夫以專殺書其說皆是春秋

書國殺大夫二十有殺之以說大國者鄭申

侯殺孔達蔡公子細是也有師敗而歸罪者晉

先殺楚公子側是也有罪狀未著者鄭公子嘉楚

申是也有以誘殺者楚成熊師兄是也有不以

其罪殺者晉里克衛齊喜是也其他皆有可議

者議不止專殺也而一以國殺書者若傳記殺

王鄭者卻為也而晉侯使以王鄭之亂來告則

信公

二

史國以國殺書而已其或君臣同謀或用事

之臣先意承指或稟命而行皆從告而書矣

案鄭人求服齊桓公後合諸侯于甯母於是衣

裳之會十矣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

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

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遠此二者

齊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

學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

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

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

懼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

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未磨

堵赤師亦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

春秋

同帥音率夫音扶問去聲道生按杜氏謂桓

公修尊王室安中國之禮以待諸侯諸侯官

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有天子之物然考之

於經是會之後未嘗書公朝於京師及內大

夫之如京師者但於是秋即書公子友如齊

十三年交復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其修禮於

齊者乃正合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之期舉魯

一國他國可知則其所謂官受方物者朝聘

於齊之物耳初無預於周也小白久奪天子

之權至是安自尊大儼然王矣何名為尊周

乎又左氏載管仲曰會而列嘉何以示後嗣

註者因謂齊侯辭却子華不使預會亦非也

經斷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

于宿毋宿穀梁作寧考石經從左氏公羊 泰山孫氏曰齊人伐鄭鄭伯懼

欲求成於齊先使子華受盟于宿毋也蜀杜氏曰會四國而二世子在會見桓棄漸哀矣

○ 宋昭公在位九年而薨子襄嗣立是為共公

共與葵同

經斷 春仲夏般卒 般音班左氏穀梁作班考石經從公羊 美詳隱公三年宋公

和卒及與桓公十年曹伯終生莊公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同

○ 李友聘于齊初受方物也 木訥趙氏曰僖三年公子

友如齊聽伐楚之期而蒞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桓之世不怠也惟六

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即世當齊之霸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三年一聘之節未嘗廢也

經斷 公子友如齊 四明黃氏曰事霸主而不事

秋之習而魯不能自援也道主按觀此則齊晉之盟所謂官受方物者昭然明矣此事考之一

見齊桓不尊周而尊己二見魯侯事齊而不事王三見季氏交政於諸侯而乾廢之禍此矣

○ 季僖公使人如魯會葬昭公

經斷 冬葬魯昭公 道主按此不月亦舊史略之計曹昭之葬或在十一月則

不失禮但昭私諡而伯稱公其僭甚矣

○ 宋祝犂太辛落之歲 義見隱公十年

經斷 八年 章貢李氏曰惠王二十五年齊桓公三十四年陳宣公四十一年杞成公

三年宋桓公三十年蔡穆侯二十三年衛文公八年晉獻公二十五年曹共公襄元年鄭文公

春秋 僖公二十七年

二十一年秦穆公八年楚成王二十年

○ 齊桓公尋首止之盟復合諸侯于泚王士預

為鄭文公請服于齊 後扶又切杜氏曰泚曹地

經斷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泚 公羊款下有鄭世子華石經無之 胡文定公

日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于

方伯公侯之上者以王命行也獻可杜氏曰案周禮邦國有疑諸侯會盟則為壇以盟之是諸侯從天子而受盟也末世列國專盟春秋議之今不即會於周而盟于此以見天子之弱就盟諸侯於鄭伯已盟探義胡文定公曰已者卑遜下國也鄭伯已盟探義自屈之詞欲預是盟而未知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幸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清江張氏曰足以見霸權之重而可畏如此

○采桑之役探義杜氏曰采桑地名

春秋

卷十

八

存耕趙氏曰晉與狄鄰故有疆場之警啓土以居羣公子又為

信公

二

八

八

采桑之役內幕類仍秋安得不肆乎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晉之謂也草廬吳氏曰齊桓晉存邢衛而未能推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伐晉春秋傷齊霸之不能攘狄也

采桑之役探義杜氏曰采桑地名

之為小君也成風死與哀姜並配莊公禘祫

則唯成風祔而哀姜絀矣探義楊氏曰信公欲尊其母故用大祭集羣公之主於太廟而告之使成風正主禘之位也

經

秋七月禘于太廟

禘音諦

太音泰

探義

胡文定公曰據禮大禘升歌清

廟下而管象朱于王或以舜文武八倫以舜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大廟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禘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于是故天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大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後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用致夫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

人探義章氏李氏曰禘者天子合祀昊天上帝配之以明賢賢以為勸也魯侯侯年胡為乎禘哉益始諸慶父慶父秋子般而立閔公齊出也故用天子大祭之禮樂祀莊公於几筵以捐齊而班魯人也哀姜見戮于齊僖公雖請而葵之柎于莊宮矣然念成風之恩設有以尊之古者宗廟之事要不得預乃特竊取王者賢賢

信公探義杜氏曰信公名

春秋

卷十

九

九

之義擇魯君之賢者配帝于周公之廟使成風立於主禘之位焉其卒也遂以成風祔禘祫而絀哀姜則謂哀姜罪人而成風賢小君以附賢賢之義也舉而大惡二君臣夫婦之大倫亂甚矣故者不宜致也用者不宜用也言夫人而不言風氏諱之也然後書其薨葬則亦微而顯矣道生按左氏以此為始祔哀姜而黃楚望從之治治百言之辯皆妄也經前書哀姜則哀姜已祔莊公距此八年矣何待今日且果哀姜經亦明言其薨如秦人歸成風之薨矣樂正氏謂成風正主禘之位故特舉賢賢之祭是也趙子常謂魯人以禘代祫亦非觀文公二年書大事于太廟則此自禘使自禘耳

信公探義杜氏曰信公名

信公探義杜氏曰信公名

信公探義杜氏曰信公名

信公探義杜氏曰信公名

信公

信公

信公

信公

信公

信公

冬十有二月有音丁未天王崩

見諸侯遇王喪而致宰周公以嘉禮盟于葵丘
二見信公不服喪而朝齊三見齊侯許男伐北
則王遠少以爲闕文者近之矣

○商積數辨之歲義見隱公

九年章宣李氏曰襄王鄭元年齊桓公三十五年陳宣公四十二年杞成公四

九年晉獻公四十二年蔡穆侯二十四年衛文公

十二年秦穆公九年

春秋卷十

○宋桓公在位三十一年而薨子茲父嗣立是

爲襄公父音

春王三月下丑宋公御說卒說音悅公毅作樂

章宣李氏曰不書葬者宋子出會諸侯也則襄公之不孝可見能無及乎

○襄王有赤帶之難告于齊齊桓公復合諸侯

於葵丘難去聲侵扶又切清江張氏曰葵丘即開封府雍丘縣有與又

同章宣李氏曰內外傳史記云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

賜伯舅昨齊侯時下拜孔曰且有使命天子
曰以伯舅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桓公召
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若爲臣臣不
之奉也桓公懼出對曰天威不遠類咫尺小
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煩越于下以
遠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賁服躬弓矢
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按命無下拜時待
以上公不臣之禮也故小白卒追諡曰桓公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胡文定公曰宰周公者以冢宰無

春秋卷十

卿之有道者無師保之任冢宰或問則以三公

下行臨按之職清江張氏曰宰冢宰周公名孔

王之三公食采於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是也

左氏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榮陽鄭氏曰惠王崩桓公率諸侯以爲會何哉

蓋亦帶惡惠后之寵非望之謀王命宰周公

求助於諸侯桓率諸侯明王禁以冀戴翼也先

儒乃謂齊侯不奔喪會葬而致天子之宰於會

則無此理當是時齊桓方效大順以倡天下

豈其特微若是哉是知惠王不葬誠脫簡耳

○宋僖公之女伯姬許嫁於諸侯未歸而卒

秋七月乙卯子伯姬卒三傳作乙酉非也蓋七

日也乙酉爲八月二日故戊辰爲九月十三日

甲戌爲九月十九日古文那更相近傳寫誤耳

且脫子字亦非公羊子曰此未遠人何以今並從卜傳卒許嫁夫婦人許嫁字而并之死則以成人之禮治之新安汪氏曰禮諸侯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服大功以下無服益諸侯施期皆嫁為諸侯夫人則尊同尊同則為之服也許嫁未可稱夫人而尊之如成人非也

○齊桓公盟七國之君以申王禁諸侯東牲載

書而不飲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

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

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

春秋世學 卷十 十二 信公

無道釋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

盟之後言歸于好江張氏曰一切好去聲清

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

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

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雖然大學

之道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知已而後非諸

人桓公終不免躬自犯之固無以令諸侯正

天下矣況道不足以治心諸侯方服而驕其

視夫諸侯大會而作誥謂茲朕來知獲戾于

上下懷懷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以謹追邪匪

翹宵壤之殊哉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

會也齊侯驕矣譬之如室既鎮其危矣又何

公焉齊不務德而動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

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

亂乎君務靖亂無動於行晉侯乃還英

公切還音旋杜氏曰在祭也此以齊桓盛極

而乘為禍亂之萌亦微成晉獻殺逆立庚言

晉將有亂齊不能救也東萊呂氏曰晉仲事

桓公專用功於事而不於君心用功惟其用

功於事故鋪排次序二三十年皆如其規摹

惟其不能於君心用功故驕矜一萌叛者九

國皆仲之事積數十年而成桓公之驕止一

日而壞不能格君心之非其禍蓋如此也

春秋世學 卷十 十三 信公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山陰陸氏曰盟

後凡之義且明宰周公不預盟也章氏李氏曰

康王立諸侯單朝而同盟于鄭齊桓翼戴東王

修故事于葵丘善矣而不言同者宰周公不預

盟不設方明故也積齊程氏曰此盟即會葵立

之事襄王有子帶觀之難桓公率諸侯翼戴

天子既會冢宰又自為盟使天下知有共主而

襄王太位得以相安齊桓之功亦大矣然不過

假尊王之名以遂吾之所便追制朝政權自己

出此其罪也直書於策而貴王賤霸之義顯矣

新安汪氏曰桓公自北杏至于于會遇二十八

盟者十有三春秋皆不書日唯葵丘書日者蓋

是盟乃桓霸盛衰之幾也論者謂葵丘以前僅

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後僅自望至晦之月蓋

由其心有動息之殊是以其功有盛衰之漸爾

○晉獻公在位二十六年而死孽子奚齊嗣立

甲戌晉侯僂諸卒他九委切公穀作詭清江張氏曰

甲子不應甲子在戊辰之後當從公羊作甲戌
乃九月之十九日也積齊程氏曰義詳隱公三
年宋公和卒及與八年蔡
侯考父十二年衛侯晉同

○里克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傳

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

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

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

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

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曰士何如則可

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

春秋卷十 十四
傳公

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

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

息立公子卓以葬是為懷公

並去聲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公羊殺作賊非

殺孫子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予也國人

程氏曰其君之子里克之子也非若克積
子之義與齊晉獻庶子驪姬所出挺荀息欲立

奚齊而諸大夫不從故奚齊未立而里克殺之
奚齊既非嫡嗣而又未立則固其君之子也故

不書曰殺其君奚齊里克為申生傳當晉獻殺

申生時不以死爭而欲申生免難偷生失節矣

及晉獻死乃旋為申生報怨而殺奚齊夫奚齊

雖庶孽乃其君之子也若不當立宜別立君而

處奚齊於一所且殺申生者晉獻也非奚齊也

一旦殺奚齊則是臣報君怨非里克殺其君之

子而何哉東山趙氏曰記曰君薨大夫號稱子

待猶君也故遇弒雖未踰年稱君此國史定法

若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史於里克殺奚

齊當書弒其君與齊舍是也史於里克殺奚

與桓辭異者里克弒之罪易見而獻公首惡

之名難知故孔子特筆是正之上以明申生無

罪見殺之由下為萬世匹造之成見里克之不

臣由獻公之不父也學者以晉侯殺其世子申

生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比而觀之則春秋

之教明矣趙伯倫曰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

意道主按齊昭公之子舍已立而未踰年則書

曰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陳侯公之子侯師未

立則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侯師奚齊上

不得北於舍下不得北於侯師而書曰其君之

○重光協洽之歲
義見桓
公元年

也晉之二說相

頃其義斷隔耳

十年 章貢李氏曰襄王二年齊桓公三十
六年陳宣公四十四年杞成公五年

宋襄公父元年蔡穆侯二十五年衛文公十
年晉懷公年元年惠公夷吾元年魯恭公三
年鄭文公二十三年秦穆公
十年楚威王二十二年

○**齊僖公始朝正于齊甯母之盟故也**
齊僖公始朝正于齊甯母之盟故也

○**齊王正月公如齊**
齊王正月公如齊

齊非禮也故諱言如而不書至以爲非禮而告
至于廟其詞愈矣橫齊程氏曰如者往也故上
下內外通言之然外諸侯大夫來朝聘皆明
書之魯往他國朝聘皆但言如者亦內辭而孔
子因之也蓋魯不朝王而朝齊齊業盛而王
網愈隆矣魯然則他國可知東山趙氏曰東
諸侯大行人殷聘世朝之禮久廢唯以小朝大
而已故隱桓莊之世小國之君往往來朝於魯

春秋 僖公 十六

而魯未嘗往朝大國以當時大國皆齊等故也
桓公創霸之初未遑定制故莊公三如齊皆以
事行至僖七年公子友如齊十年公如齊十三
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合傳三歲而聘
五歲五朝之法蓋齊桓霸業既成之後會于寧
母始定其制以爲諸侯朝貢主之禮與尚書周
官六年五服一朝相類不自知其階也道生按
春王正月當朝正于京師而僖公如齊是不君
哀王而君齊桓矣齊桓於是借且
肆焉直書于策而二國之罪見矣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伐溫滅之**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伐溫滅之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伐溫滅之**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伐溫滅之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伐溫滅之**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伐溫滅之

○**狄滅溫溫子奔衛**
狄滅溫溫子奔衛

時司寇蘇忿生之邑此見王靈不換盡內諸侯
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雅與也既率吳氏
曰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
不加兵於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
因此愈肆前年敢伐大國之晉今又敢滅畿內
之溫豈特王靈之不換抑亦霸國之有闕也蜀
杜氏曰江黃近楚楚侵而滅之諸侯不救以
其尚遠也今溫實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諸侯
不救援而正之
所以病齊桓也

○**里克又殺晉懷公荀息死之驪姬伏誅而夷**
里克又殺晉懷公荀息死之驪姬伏誅而夷

春秋 僖公 十七

吾入于晉是爲惠公
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播
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
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
豈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禍落天長國者唯
知樂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
難因亂以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
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
重耳曰非也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懼也
聞之喪亂有大大大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
也父母死爲大喪誰在兄弟爲大亂今遽當
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
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酒掃之臣死又不敢
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大國國者不
親喪而善鄰在國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
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

春秋
僖公

桓亦使蒲城于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子路
秦人以求入吾主于夷吾告冀萬曰呂甥欲
納我冀萬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
可失也非亂何人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
其棄之方亂以投執遠禦我大夫無常苟棄
所置孰能勿離于盡盡國以略外內無受虐
以求入鮑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見出使者
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且立
則不敢夕則恐諸侯之謀往召君於外也則
民各有心恐辱亂盡請君于秦平大夫許諾
乃由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
諺言繫與廷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積昆裔隱
悼攝趙武在華奔奔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
之不祿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
克扶其事幸臣莫敢爭處將侍君命若惠
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通遺裔而
建立之以立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
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悅懼於君
僖公

春秋
僖公

冀萬曰公子勉之亡人無指潔猶潔不行重
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以微
俾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
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
與我夷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璧大夫王
鄭與我夷吾命之以廣蔡之田七十萬君苟
輔我夷吾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
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興有君實有郡縣且
人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
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環
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
雙不敵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致命
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權而不私則
則未為後也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
遠利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
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
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消其中且可
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
僖公

斷

晉里克弑其君卓
公羊君下有
子字衍文

據
胡文定公
曰里克者

春秋
僖公

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忠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特祿容身遠敵公殺過立侯之禍者故春秋正其祿逆之罪克雖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固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諄諄以勸其君執節不貳國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歎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或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然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君其亦不知命之微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及其大夫荀息於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及其大夫荀息之命死於里克先儒皆謂不食其言者之經傳則美齊者驕嫺之出也姬譚申生而殺之則美齊須奪嫡之謀與衛朔之殺殺壽同也故前

言里克殺其君之子而不言弑君見國人不知之君而亦非所宜也故公正以美齊託息使息死於美齊是則不食其言矣乃從君於昏而此於匹夫匹婦之諒君子何取焉卓非姬子獻未卓乃為社稷立之而非狗先君之私也故書荀息為社稷死非荀息其言者故曰及其大夫而得與孔父仇牧同稱也此春秋所以為禮義之權衡而為世人臣當國事者所當取法亦君子去就死生之義決於是矣凡此三條皆聖人親筆之錄國史舊文而已哉道生機矣齊死倫序當立重耳而其賢又國人之素望也息於此時上告天子迎重耳而立之乃正名里克之罪而誅之則晉國先於再戴而霸業之功亦早若於十五年之前夫豈不度幾於夏伯靡石穆公之徒歟乃區區於一卒而又不保其終始其孝之未足以知大義也若其自虐於死生之大

春秋
僖公

節則光明後傳真為社稷而死者三傳徒以不食其言稱之則其智又出荀息之下矣聖人取善善長之道也

○北戎病災災告急於齊齊桓公與許僖公救災遂伐北戎至于孤竹而還齊桓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災於是分濟割莊公所至與災命災伯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

災平聲還音旋復扶又切木訥趙氏曰北戎中國遠在齊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

斷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故晉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潁召陵之後楚滅弦國許豈可置而不圖舍強國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動遠略況許方患楚而毀以伐我非用人之道也新安汪氏曰杜氏注北戎為山戎然春秋書戎有姜戎有緄戎有茅戎有戎蠻有陸渾之戎書狄有白狄有赤狄所以別其種類前書山戎而此言北戎則不同可知矣道生機矣齊死倫序當立重耳而其賢又國人之素望也息於此時上告天子迎重耳而立之乃正名里克之罪而誅之則晉國先於再戴而霸業之功亦早若於十五年之前夫豈不度幾於夏伯靡石穆公之徒歟乃區區於一卒而又不保其終始其孝之未足以知大義也若其自虐於死生之大

○**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

里克以說惠公立不與里克汾陽田而奪之

權且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將殺里克公使

謂之曰子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

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秦伯內賂里克以惠公上不顧兄下不恤弟外賂

心所利耳又懼得立而克志在文公將復不

利於己乃私滅而殺之此豈所謂聲罪致討

者哉故惠公之殺克內歎而懷愧克之受誅

勢屈而心不服殺梁所謂懷惠而討雖死不服者斯之謂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獻公始薨之時請於周襄命重耳而立之故夷

齊卓子於他境則功在社稷而可準其過矣乃

食夷吾之路為之弑君其能免於戮哉夷吾與

閻半故藉以為篡乃以私忌殺克而曰殺夫二

孺子不名其弑君克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明

也然則以賊攻賊而已矣故春秋前正里克弑

君之罪今書殺其大夫其之一字指夷吾也推

見至隱非聖人孰能勝之胡文定公曰若惠公

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得世子死

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夷齊者既不先君之

念先君之命牛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

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

以殺而不云其官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秋七月 義詳隱公六年九年秋七月與桓

公四年十有三年莊公三年十有

三年二

十年同

○**陽**臺涂之月大雪決九旬焉

春秋 卷十 二十三

冬大雨雪 兩子

書冬不雨同益三月之內陰冷連作大則非常

時則久傷人害物災變甚矣此書法之本旨也

程橫齋獨於大字主義以謂冬而雨雪常也大

則陰勝陽而極獨凶矣高惠齊則謂中國成之

月非大雨雪之時其謬尤甚且積霰膏曰成於

時者書時成於月者書月可謂知書法矣乃於

此類忘之而別

○**玄**戮涖灘之歲

斷 十有一年 有音

十四年杞成公六年宋襄公二年蔡穆侯二十

六年衛文公十一年晉惠公二年曹共公四年

鄭文公二十四年秦穆公
十一年楚威王二十三年

○**晉侯使邲鄭父如秦聘且謝緩賂邲鄭父言**

於秦伯曰呂甥邲稱實萬實為不從若重問

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濟矣秦

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邲芮曰幣重而言

甘誘我也遂殺邲鄭父邲音皮切父並音甫邲並乙逆

切芮如肉切重問幣重之重並去聲重耳之

重平聲冷音靈杜氏曰邲鄭父呂甥邲稱實

尚皆晉大夫也

春秋
二十
二十四

○**春晉殺其大夫邲鄭父**邲左殺作平考石

幸貢李氏曰邲次鄭父字樂正氏以為命大夫

也夷吾莫立而無道鄭父以天子命臣有可以

廢置之義夷吾忌而殺之故稱殺其大夫惜乎

鄭父不能告王如衛公子之職而徒謀之秦也

胡文定公曰其稱同者無罪用事大夫不

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信公聲姜至陽穀以會齊侯**東山趙氏

公夫人齊桓女陽穀齊地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子夏曰

永嘉薛氏曰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為會

而從夫於外非歸寧之禮也據文定公曰某侯

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淫後乎陽穀之

會為大雨信公賢居不飲禮休齊桓敬其忌忌

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

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霸業息矣故楚人

伐齊不敵教凡此類屬辭比事直書于策而義

自見者也息齊高氏曰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

言者合禮故也此會于陽穀則非禮矣公稔聞

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齊侯親見兩國之事亦

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廁

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

○**赤壯月不雨祈于上帝**章貢李氏曰

月建酉曰壯

○**秋八月大雩**子夏曰非禮也樂正子曰雩

也程子曰大雩者雩于上帝

用盛樂也泰山孫氏曰建巳之月雩則常祀也

常祀不書建申建酉之月早祭則言諸侯早而

雩禮也大雩于上帝非禮也

○**齊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貢曰自郢**

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故楚人伐之

○**冬楚人伐黃**彭山李氏曰滅未有書伐者

伐黃而明年夏始滅之未嘗國也何以頃兵日

大夫未用大師姑以武齊耳常滅於時先以文
表黃黨矣而齊無成黃之圖至是伐又不救則
楚何有於齊哉黃亦夫所持矣書伐於
前而害滅於後所以罪桓公之負黃也

昭陽作鄂之歲義見桓公四年

十有二年有音桓公三十八年陳宣公四

十五年杞成公七年宋襄公三年蔡穆公二十
七年衛文公十二年晉惠公三年曹共公五年
鄭文公二十五年秦穆公

十二年楚威王二十四年

春公伐齊二十

春王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三傳無朔字亦

義同五年九月日食

楚人伐黃管仲言於齊侯曰江黃遠齊而近
楚楚為利之國也有貫之盟焉伐而不救則

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救於是楚滅黃

章貢李氏曰先師據子夏等傳括為案又方
左傳明年冬管仲平戎於王史記管仲之卒
在齊桓四十二年乃信公十五年則滅黃之
時管仲未死也仲言之而桓不聽桓於是時
志必息而仲之意亦衰故仲亦不能強
諫矣鼓篋乃謂貫之盟仲諫桓勿受江黃桓

不聽而與之盟仲死而楚滅黃桓不能
救故君子問之也則由傳文之誤爾

夏楚人滅黃胡文定公曰國滅死於其位

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其古者見夷
狄之強邪諸侯之弱責方伯連師之不修其職
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所謂亡
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積齊桓氏曰周道衰
夷狄橫江黃國小而近楚楚人固已視為几上
肉矣然不有齊桓之盟或可延數年之命未必
見滅如是之速也齊桓既與之盟而不救則君
子之責有所歸矣夫齊桓未霸其求諸侯如此
之勤也霸業既盛而棄江黃和敵後者何也以
德行仁者德愈盛而心愈固以力假仁者力盡
志滿則息矣故黃王
賤霸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世序二十七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相去聲義見十年

秋七月義同十年

陳宣公在位四十五年而薨子款嗣立是為
穆公

冬十有二月有音丁丑陳侯杵臼卒義見程氏

日此見五月而薨為得禮又為
賊之會陳侯居喪出會起文也

○ 宋開闢闕茂之歲 義見桓公五年

○ 十有三年 有音 桓公三十九年陳穆公秋

元年紀成公八年宋襄公四年蔡穆侯二十八年衛文公十三年晉惠公四年魯共公六年鄭文公二十六年秦穆公十三年楚成王二十五年

○ 宋狄間齊侯之息也故掠衛 齊侯去

○ 春秋侵衛 桓文定公曰齊桓公為陽穀之

春秋 二 二十八

之則而不忌也伯益戒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怠帝王之道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後無道桓文之事者

○ 陳宣公之葵五月而葵僖公使人會之

○ 夏四月葵陳宣公 義詳桓公五年葵陳桓公及與莊公二年葵陳

同莊公

○ 齊桓公復合諸侯于鹹將城緣陵且謀王室

也 桓公又切左氏曰僖公十一年夏楊桓公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

晉侯平戎于王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

帶秋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早戎于王使然明平戎于晉十三年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弔召也夏會于鹹謀王室秋為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秋之杜氏曰鹹地東郡濮陽縣有鹹城彭山季氏曰是年春秋侵衛故為此會以謀避狄也左氏謂為淮夷病杞之政則不考善矣夫杞都雍丘即今開封府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境淮水之南北距杞千里苟欲病之必東越鄆宋西越徐陳諸國之境然後能至於勢為難況當時淮夷未嘗為中國患也且鹹在今開州東南六十里即文十一年亦孫得臣敗狄之地於此會以謀杞則去杞遠而不切於事情矣

春秋 二 二十九

○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萊陽鄭氏曰齊桓首止葵止之盟皆曰為王室也曹我何時而有宋帶之難茲會于鹹徒曰平戎而未嘗討戎其觀望王室之心猶屬北視邪之心也非但猶為不臣善哉

○ 宋相月不雨祈于上帝 相去聲月建中曰相

○ 秋七月大雩 東山趙氏曰魯雩於秋以禱雨雨動息見意薄曰龍見而

齊僖公在會季友再聘于齊

斷冬公子反如齊探義清江張氏曰陽穀齊母于

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

○宋端蒙大淵獻之歲探義義見桓公六年

經十有四年有音探義章貢李氏曰襄王六年齊桓公九年宋襄公五年蔡穆侯二十九年衛文公十四年晉惠公五年曹共公七年鄭文公二十七年秦穆公十四年楚成王二十六年

○齊桓公以諸侯之師城緣陵備狄也

春秋世學 卷十 三十 信公

經斷春諸侯城緣陵探義高郵孫氏曰不序諸侯而

是優合而城之前目後凡春秋之簡辭也彭山

李氏曰緣陵不繫之國不可以一國言也夫齊

而緣陵益必處間華夷雜處之地非專屬於一

國者美其為此城殆即蒙恬於河內地霍去病

於令居而各築城而使人充實之許數緣陵於

齊而最切而亦家齊諸國通狄之要道也故諸

侯同役而自此狄兵不敢犯衛者十八年桓公

安中國之志豈可謂棄盡邪左氏以城緣陵為

遠紀已辨其事於會城之下矣但杜元凱謂緣

陵為杞邑而前漢志北海營陵註引應劭曰師

南父封于營丘陵亦丘也臣贊曰營陵春秋謂

之緣陵而鄭漁仲因之亦指為營丘則其失益

遠矣夫營丘城在今昌樂縣東南實大公始封

之地也其後徙都臨菑相距百里間耳桓公不

○宋僖公之妹季姬為鄆子夫人歸寧感風公怒

鄆子之不朝也留季姬絕之于鄆公在緣陵

季姬期鄆子于防以遇禮見使朝公焉探義

鄆似陵切朝音潮章貢李氏曰季姬莊公文

蓋成風所生與僖公同母鄆似姓子爵夏后

春秋世學 卷十 三十一 信公

經斷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過于防鄆殺梁作譜考石

使鄆子來朝探義朝者束請已也章貢李氏

曰季姬不繫之鄆者僖公絕之於鄆矣其始嫁

不經見者使卿納微而鄆子親迎則合禮常事

故不書也茲因歸寧僖公怒鄆子不朝而留之

成風乃關公之出會僖公召鄆子過季姬使朝公

而釋怒焉春秋書此一見僖公待妹之不以恩

二見成風處公之不以誠也或謂季姬使女使

自持配則世寧有此理且經不言子季姬國公

妹而已彼齊東野談不識者一哂何足據哉

○晉沙山之麓陷于地中探義杜氏曰平陽

沙鹿 土山

經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傳** 穀梁子曰沙鹿山名也無崩

道而崩故志之也東山趙氏曰漢書元后傳云
元城郭東有五鹿之窟即沙鹿地也蓋地陷也視
山崩為變尤重故詳其日月以別之積齊桓公
曰日星隕食山川崩竭繫之天下有天下者之
責也然諸侯各有民社血脈貫通豈可委之天
下而不自省哉夫災異固不可指一事而言然
沙鹿崩而天王若鄭其山在晉而晉度見獲於
夷他如齊桓卒而霸業衰楚狄益熾而夷主夏
盟此其可見之大略也夫豈天心哉皆人事釀
成必有應應後為感有天下國家者在於謹人
事慎所感而已彭山季氏曰陽平今大名府治
元氏縣山在府城東四十五里西為衛地東為
齊地其北則狄地也當三界之間則不可繫之
信 春秋 卷十 三十二

傳 國見沙鹿距晉甚遠而信公時晉猶未至東方
左氏書著下歷之言而後儒因以為晉地其亦
未之考歟是歲齊城緣陵動中國之諸侯而緣
陵城於魯事有所繫故聞其崩而得書于
策沙鹿之崩變之大者也事關乎夷夏矣
○ 宋狄掠衛而無懲又掠鄭焉

經 狄侵鄭 **傳** 清江張氏曰狄數犯我內之諸侯
而至此霸國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者桓公之
急也彭山季氏曰緣陵之城切近於衛且能禦
狄東道入齊之衝蓋桓公所以為己謀者重而
衛患亦少緩矣不越三時狄遂由西道以侵鄭
竟不能急發一兵以截其歸路見霸威之不振
而狄無所畏也衛文公任狄往來境上略無追

連之兵則亦無備甚矣至其後也終
受狄患而至於遷都帝丘也宜哉
○ 宋蔡穆侯在位二十九年而薨子甲午嗣立是
為莊公

經 冬蔡侯肸卒 **傳** 許乞切不書 **傳** 義詳隱公三
及八年蔡侯考父桓公
十有七年蔡侯封人同
○ 宋游氏因敦之歲 **傳** 義見桓
公七年

經 十有五年 **傳** 有音 **傳** 章庚季氏曰襄王七年齊
桓公四十二年陳穆公二
信 春秋 卷十 三十三

經 僖公再朝于齊 **傳** 朝音
年杞成公十年宋襄公六年蔡莊公甲午元年
衛文公十五年晉惠公六年曹共公八年鄭文
公二十八年秦穆公十
五年楚成王二十七年

經 春王正月公如齊 **傳** 子夏曰非禮也清江張
朝齊終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僖公李氏曰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
時見衆同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又
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
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
此六服朝覲宗遇之歲也又曰諸侯相朝聘之禮
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

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與行人不同
蓋周衰損益之禮也左氏文十五年曰諸侯五
年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昭三年子大未
曰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
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又與行人不同而與
王制略相以故先儒皆以為此朝霸王之禮昭
十三年亦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問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
昭明於是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之說
與周官及禮家所錄皆不同鄭氏曰不知何代
之禮又無所出從其義左氏又曰凡諸侯即
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春秋書來朝及朝公者
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朝之義或用文襄五歲
而朝之制然皆非三伐盛時朝王之禮也王道
絕矣此無山
黃氏說也

○徐即諸夏故楚人伐之

春秋

二

三十四

鄭氏為義樓

楚人伐徐

草廬吳氏曰徐夷也昔僭王楚
亦夷也次僭王徐楚同惡者也
因齊桓之合諸侯匡天下徐亦華面而耶
諸侯以即諸夏而為楚所伐可悲也夫

○

齊桓公復合諸侯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

徐也孟穆伯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

以待之

復扶又切鄭氏曰穆伯慶父子
公孫叔也匡衛地在陳留長垣

縣西

新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穀梁無術侯公

以左氏為正 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穀梁子曰兵遂次于匡 穀梁子曰遂雖事
車之會也

公孫叔帥師 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何氏曰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若已目故臣
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

尊卑也胡文定公曰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
兵伐徐秦橫德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

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
有銳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

急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親令之不嚴矣
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衆而禦夷

秋安中國之志急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
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兵之

道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
欲有國者教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繼

久而無以
固其國矣

○ 皋月壬子朔日蝕

章貢李氏曰月建午
日昃壬子朔見樂正

記六

○ 夏五月日有食之

續齊程氏曰不書日朔
文夫之也義詳隱公三

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及與

隱公五年九月十有二年三月同

○齊桓公命齊曹之師伐屬以救徐也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齊桓公命齊曹之師伐屬以救徐也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屬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楚之問救楚之必救以解徐也然雖此楚敗徐于東林則屬在所不必伐明年不免救徐而還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矣息齊高氏曰諸侯大夫救徐而齊獨師曹同伐屬屬雖可討然非所以救徐也見強楚之難禦而中國之戰已頃矣

○齊莊月蝗災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齊公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八月螽左傳作螽考螽道生按穀梁云甚則石經從公羊月不甚則時非也蓋言月者一月之災耳書時則三月之災時甚於月也穀梁乃反說之矣

○齊公如齊遂救徐踰三時而後返告至於廟

○九月公至自會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齊公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齊公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齊桓公命齊曹之師伐屬以救徐也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齊桓公命齊曹之師伐屬以救徐也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齊桓公命齊曹之師伐屬以救徐也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齊桓公命齊曹之師伐屬以救徐也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齊桓公命齊曹之師伐屬以救徐也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齊桓公命齊曹之師伐屬以救徐也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齊桓公命齊曹之師伐屬以救徐也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齊桓公命齊曹之師伐屬以救徐也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齊桓公命齊曹之師伐屬以救徐也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齊桓公命齊曹之師伐屬以救徐也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齊桓公命齊曹之師伐屬以救徐也齊桓公曰屬楚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

楚人敗徐師于棠林敗必外切棠力炭切三傳無師字脫也石經有之

杜氏曰棠林徐地也下邳僑縣東南有棠亭

之秋兵春秋言諸侯之盟之次大夫之帥師於前言齊魯伐屬宋人伐曹於中言楚人敗徐於後則齊桓之無忘諸侯之解體救徐之不

力其情自見矣此皆以力假仁之效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盍納羣

公子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

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

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號略南及華山內及

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

之糴用號射謀顧伐秦下同左氏曰唐

十三年冬晉君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京

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

諸子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

也行道有福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

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

自難及料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次年冬秦

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皆施無親幸

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

守國流射曰友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

信背鄰患執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

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

慶鄭曰皆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離之況怨

故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號射曰往年天

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

晉其可以逆天乎不如伐之惠公遂用號射

謀不與秦歲定秦伯伐晉及韓清江張氏曰韓

梁而伐秦

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石慶鄭

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東小駟鄭入

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主其水土而

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其納之

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

與人易亂氣狡情陰血周作張脉債與外疆

中軌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春秋世學 卷十 三十九

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

曰師少於我關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

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是以

來也今又擊之我忘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

夫不可徇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

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

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

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

退曰晉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

淨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遠卜固敗是

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

右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

秦獲晉侯以歸施去聲運音旋淨尼敬切號平聲懷音謂轅音

還晉大夫反首反音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

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西也亦晉之妖

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

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

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瑩弘與

春秋卷十 四十 鄭氏氏為卷標

文簡壁登臺而履新焉使以免服衰經逆且

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王帛相見而

以與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

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靈臺音

政稽音起太子之大音秦使去聲免音大夫

問秦音惟朝並之違切舍去聲館也諸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秦歸焉

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

地以要我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言言皆

天地也重怒難任皆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

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患焉子桑曰歸之而質

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

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怨

重怨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大夫之大並如

字焉音煙要平聲重並去聲質音至太子之大音秦晉侯使卻乞告瑕

呂鉛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

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

圍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

之不恤而辱臣是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眾

春秋卷十 四十一 鄭氏氏為卷標

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

秦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

我者懼侯有益乎乘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卻乞逆切子金呂鉛甥字朝音潮去聲下同好去聲惡為故切說音悅十月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

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秦其親不

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夷狄君子

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

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

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

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

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

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

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

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周襄

王聞晉敗曰晉吾同姓也命秦伯釋晉侯晉

侯歸殺慶鄭而後入

拾音

春秋世學

卷十

四十二

鄭豈氏為卷樓

十有一月有音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

侯石林葉氏曰秦伐晉晉惠公逆而請戰

故書晉侯及秦伯言晉之主此戰也清

江張氏曰生擒曰獲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之

故不言以歸也胡文定公曰秦伯伐晉而經不

書伐專罪晉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

大夫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戰也君為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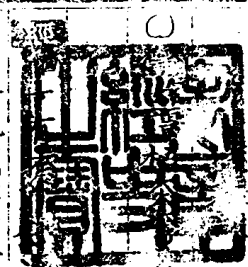
師次之大夫殺春秋之法也長安趙氏曰案左

氏晉侯以成焉還序而止故曰獲晉侯而不

春秋世學卷十終

春秋世學卷十一

之歲義見桓公八年



年杞成公十一年宋襄公七年蔡莊公二年衛

文公十六年晉惠公七年曹共公九年鄭文公

二十九年秦穆公十二年楚成王二十八年

星實於宋化為五石鷁過風而逆飛六焉周

內史亦與如宋宋襄公問之曰是何祥也吉

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

將得諸侯而不終

賈子九切鷁五歷切說文作鷁鷁為音煙

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

石左穀作石考是石經從公羊保

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東山趙氏曰周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辯其吉凶以星

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或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祥以詔教

皆書之也彭山季氏曰隕石星所凝也蓋星墜於天至地而成石也故即子曰星在地則為石石在天則為星陽禽也雖相視而風化石者之故莊子曰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石隕者陽不禽也鵠遠者陰所驅也言宋則散在四鄙言都則事在國中言是月則非戊申同日也石隕於四鄙者五而同在戊申曰石五下散在地察而後知也鵠飛而屬是月則見其過境內歟進而不知者不知其何日矣曰六鵠上飛在天則仰而先見也此春秋時所未有之異宋棄不知省戒而以彘彘人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孔子因而書之以紀異為重也

○**成季卒孫行父嗣為大夫**
探義 父音甫杜氏曰行父即文子

春秋 三十一 二 三 傳公

經斷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探義 積齊程氏曰此記李孫行父季孫宿李孫意如李孫斯皆執魯政至意如而逐昭公是以謹志其卒也道主按此綱李者當時稱夫為季子故前書季子未與與今季字正相應此事以考可見史為傳公之功臣而自是世為上卿行父以之弒赤意如以之逐昭公亦弒哀公其所由來者漸矣或以為生而賜氏又曰尊之而不臣則元年之敗皆季三年之如齊十三年之如齊凡三見於經止書公子友而不言季是信公未嘗生賜之氏也蓋至其孫行父而始以季孫為氏矣用是知季友仲遂皆夫子之特筆因時人之稱而著於其終以見立能立信而為信之功臣魯人之所喜也遂若夫猜度之說萬無此理不足據矣

李孫行父季孫宿李孫意如李孫斯皆執魯政至意如而逐昭公是以謹志其卒也道主按此綱李者當時稱夫為季子故前書季子未與與今季字正相應此事以考可見史為傳公之功臣而自是世為上卿行父以之弒赤意如以之逐昭公亦弒哀公其所由來者漸矣或以為生而賜氏又曰尊之而不臣則元年之敗皆季三年之如齊十三年之如齊凡三見於經止書公子友而不言季是信公未嘗生賜之氏也蓋至其孫行父而始以季孫為氏矣用是知季友仲遂皆夫子之特筆因時人之稱而著於其終以見立能立信而為信之功臣魯人之所喜也遂若夫猜度之說萬無此理不足據矣

○**李姬歸于鄆僅八月而卒**

經斷 夏四月丙申鄆李姬卒
探義 胡大定公曰內女尊同則記其卒

○**宋孫戴伯卒孫得臣嗣為大夫**
探義 杜氏曰得臣即

經斷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探義 息齊高氏曰此公魯政至春秋之終而猶未絕

春秋 三十一 三 傳公

○**齊桓公復合諸侯于淮始懼淮夷也**
探義 扶

經斷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探義 審陽萬氏曰許以

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探義 審陽萬氏曰許以之所為而直書于策其罪自見矣新安汪氏曰桓公安撫之志至會而愈急矣況魯之倍公在會遽以其臣滅項而止之既不能為鄰國計

索
徒維攝提格之歲
義
公九年

年祀咸公十二年宋襄公八年榮莊公三年
丈公十七年晉惠公八年曹共公十年鄭文公
三十年秦穆公三年
楚威王二十八年

春秋 卷十一 四
齊人與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按英氏

三
以後楚與國
之僭姓舉陶

春齊人徐人伐莒氏

與英氏虐區區之小國
是縱才狼而搏狐鼠也

僖公在淮未返季孫行父伐項滅之

張氏曰項子爵漢屬
汝南即陳州項城縣

夏滅項
昭公取鄆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

以爲左君則當諱是也若夫臧頃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耳執政之臣擅權爲惡而不與之諱

此春秋尊君抑臣不
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傳宋齊侯以魯人滅項將執僖公齊侯歸過下聲

姜出爲之請齊侯許之

清江張氏曰在襲慶府泗水縣聲姜僖公夫人齊桓公女


經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撰義
清江張氏曰大
臣減項而還幾

其君刑已賴矣又會婦人而轉之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草廬吳氏曰此蓋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齊獨止公將執之以歸夫人齊女也閔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以歸而再出會姜氏也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夫人登姜頌為賢婦詩人以令姜頌之而猶有此失

春秋
信公
三
五

蓋穆於見聞之非盲於禮義之正是以好成人之美者惜焉道生按越與程時亦不信左氏止公之說而疑為書姦與文姜同可謂妄矣蓋齊桓是時年垂堂堂聲姜及其親女也為得而之疑

○
紫
禧公從於淮幾見止逾年始歸以會至吾於

廟  幾平聲清江張氏曰公會諸侯而大
臣滅人之國得罪於霸主反國而不

刑封無政

斷
九月公至自會
櫟義
襄陵許氏曰公是
執兩記會以告廟

素管仲之疾也公問之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邪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邪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尚可疑邪管仲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又父死而不敢歸哭尚可

春秋
僖公

三十一
六

疑邪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皆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饑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何故對曰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食不可得矣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矣公嘆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

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桓公在位四十三年十九而薨于壽宮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餘日尸蟲出于戶世子昭立是爲

孝公

遠去聲豎音樹刁並音紹即奇人記作開方避景帝諱當以啓爲定去上聲奇

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懷柔伏霸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道生接齊桓得國誅無知而葵襄公夫子以正而不諱許之又能朝于京師親迎共轡而受命以靖可謂善其始矣然其即位以來縱鮑叔之殺料而不能正聽文姜之宣淫而不能禁鄭突篡國而無

春秋
僖公

三十一
七

所懲宋萬弑君而無所討至於滅譚滅遂尤其惡之大者也既而伐衛以聲立憤之罪伐楚以奠畿內之鄭功亦尚爲是以伯廖既錫繼有首止之勞王人甫會亭有蔡立之盟大何恃寵而驕兩出僭毀同之禮齊母擅朝聘之期自是諸侯效尤而魯郊見於經矣則惠襄而後王室益微夫子所謂數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孟子所謂三王罪人而仲尼之徒無道其事蓋以是歟由其不知反身之學而屑屑於事功之末故耳

春秋

冬十有二月

有音

乙亥齊侯小白卒

李氏

曰春秋之世盛衰三變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則

盛于南鄭分許鄭宋廢鄭嗣起小而得於齊鄭
弱而偏於魯此桓公之未與也王禁明而王臣
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
十載序績召陵而荆帖陳旅霸北而狄退欽捷
過魯而戎誦此桓公之主霸也天王出居而官
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
狄書人而參盟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
之身盛衰又凡三變伐鄭侵宋廢齊未一入蔡
伐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鄭廢事未久誤施多外
道穀盟危聞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國霸之
初也貫濠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款血兵車無
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全足數年
桓公定霸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於管仲死而
故繩墨伐黃則外憂起會下則家法虛蓋桓公
成霸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為不
遠切過東除齊霸
之類求可考矣

春秋
三十一
八

○**宋祝犇單閼之歲**
義見桓
公十年

十有八年
有音
章貢李氏曰襄王十年陳
又
宋襄公九年祭莊公四年衛文公十八年晉惠
公九年齊孝公昭元年曹共公十一年鄭文公
三十一
八年楚成王三十年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乘其喪也魯人救齊**

義
彭山李氏曰宋襄無道之君也當桓霸之
時久居齊下積憤於中故因其初沒不自
度量而輒欲爭霸耳衛文公每遭伏患齊桓
雖未嘗發兵救之然錄陵之威諸侯同賴衛
以會進桓公助耶之效獨先負焉真小人懷
私背義之心也道生按明德當謂左傳無虧

孝公之事出於妄說蓋齊果殺無虧則經必
書未立則如陳世子偃師之例已立則如齊
舍之例孝公果自外入則當如晉去疾之例
宋襄果納孝公則當如晉人納捷菑于邲之
例今經皆不言是宋襄止為爭霸伐齊而非
納孝公孝公於桓之薨已立於齊而非自宋
入無虧原非桓之世子而齊人未嘗殺之也
是謂以經正傳之是非而彭山之於春秋誠
能深思精考而得其
事情合於經旨矣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義
公羊宋公
下邾下有

義
婁字皆衍文也考
石經從左殺削之
非伐秦也
夏師救齊
九

○**宋人敗齊師于甌於是狄人救齊**
義
敗必
外切

甌魚是切杜氏曰齊地彭山李氏曰狄之救
齊本惡衛也衛於平時必假齊威以取狄故
特來救以掩其心雖救不及事亦伸義而歸
庶幾亡日有詞於衛耳而衛之不克於狄禍
其幾不
在是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
義

杜氏曰曹衛邾先去故宋師獨與齊戰廬陵李
氏曰兵凶戰危故凡為志乎戰者春秋皆貶之

在主人而又客則非處已息爭之道在客而又
主人又宜仗義執言之師手執春秋書伐而戰
者三獨宋公以客及主
者乃變史以深貶宋也
伐之能救也所以甚惡中國之不知義也諸侯
伐人之舉不義之甚而欲乃假名義以欲之且
使夷狄而與中國之事
則王綱之墜可知矣

○齊桓公之妻被宋兵九月乃克葵僖公使人

會之齊人告桓公之妻于周襄王追進為齊

公錫謚曰桓章貢李氏曰樂正氏記周

為周文公召公受葵伯之爵而康王謚為呂

康公襄王之於齊桓晉文遵此例也於是後

春秋三十一
信公

○斷
秋八月丁亥葵齊桓公存耕趙氏曰五霸

期何哉管仲既死而子紹易牙秉時用事使桓

公不能保其子以此見閹寺之害家國甚矣道

主按齊桓傳瑣之久因宋襄大破其師瘡痍之

甚而刀不給也茲父不仁若是然則戰泓被傷

而斃無乃天道之還報其稱桓公樂正氏以為

王命也程積齋樂以為私誣階爵未之考耳

○
邪人以狄伐衛圖莒衛侯以國讓其父兄

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煥請從焉衆不可

而後師于營婁狄師還義音徒朝音潮

運音旋杜氏
曰營婁衛邑

○斷
冬邢人狄人伐衛彭山李氏曰邢稱人將

之也部伍行列漸同於中國也狄發正中國故

先整其兵耳邢人本非衛敵所以敢於犯衛者

恃狄強也狄人志欲凌衛非一日矣特以齊桓

主霸故不得不甘心焉幸衛貞齊正可以假義之

日也邢本小邦自救不暇又無天子方伯可恃

安能起而正人乎苟念齊桓之功而恤其使人

則亦修德息民要結與國以通好於齊相時而

動可也然則亦盡事大之禮以誠意感動乎

衛者何則戎狄豺狼不可厭飽即棄去乎復

相顧乎邢於是失謀矣其見滅於衛也宜哉春

狄書此惟以閱其一念之善而於狄人之假義

則固為中國憂矣平楚項氏曰書邢人狄人伐

衛見邢之中國狄也書齊人狄人盟于邢見齊

之中國狄也道生按狄之稱人其臣也凡戎狄

舉號者其君也臣則稱人吳越比於戎狄者吳

越人伐吳其臣也先儒不知史策之定體性

浪說胡秦虞云慕義而未達之可也戎衛所以

亦稱人以成文耳皆非也蓋狄之教齊在戰

之後齊已敗而故無及矣先伐衛又在半載之

春秋所以故齊乎是何功德之有而特進之哉

經 118-200

年宋襄公十年蔡莊公五年衛文公十九年晉惠公十年齊孝公二年曹共公十二年鄭文公三十二年秦穆公十九年楚成王三十一年

宋襄公執滕宣公討其不預於會也

季氏曰滕自莊十六年為宋桓公所殺從齊盟而服屬於宋凡有諸侯之事賦皆附焉終齊桓之世政從簡便故小國皆不使自列于會如滕因宋以通故也宋襄不道魯國背之伐齊之役滕人不預故宋人責其背已而事嬰齊自是滕復事宋而後三年從伐鄭矣

春秋 三十一 十二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傳公 三十一 十二 故執皆稱人亂辭也東山趙氏曰諸侯被執失地則名不然則否滕子嬰齊戎蠻子亦皆不得言其名以別之

宋襄公合諸侯于曹南將以圖霸

曰曹南曹國之南鄙也 順陽 范氏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邾子有妻字考石經 邾邾孫氏曰曹南之盟蓋宋襄求從左殺 邾邾而為之也曹邾皆稱人者宋襄威德未著曹邾但使其臣會之

邾人以會召鄆鄆子至邾人執而殺之以祭于社

鄆子會盟于邾公羊邾下有妻字考石

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已酉邾人執鄆子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

子用之 草廬吳氏曰用之者殺之而用其尸以祭神也積齊程氏曰以諸侯

執諸侯而為牲用見王綱大壞諸侯暴虐而無人心甚於禽獸之吞噉矣齊桓既沒而諸侯悖

亂如此孔子所以有一匡天下之言也然王者化及人心道風餘澤久而未斬霸者使人革面

春秋 三十一 十三 晉未寒而亂作其禍有甚焉者

王霸之效淺深遠近於斯可見

曹南之盟曹共公不出而使大夫預焉故宋人圖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襄公曰文王聞

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

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

若之何益姑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降並戶江切復扶又切御音逆杜氏曰子魚公子目夷之字也宋桓公子襄公庶兄

共與 恭同

經斷

秋宋人圍曹探義胡文定公曰愛人不親天其仁治人不治天其智襄公不

能內自省德而思於合諸侯執嬰齊非霸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幸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連見小利之過也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

○傳

宋衛甯莊子帥師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探義音徒

經斷

衛人伐邢探義清江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之尤也急齊高氏曰衛不伐秋而伐邢不亦悞乎

春秋

信公 三 十四

○傳

陳穆公諸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初及楚人盟于齊

經斷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探義陽范

無主盟內微者四國稱人外卑者清江張氏曰公羊會上有公字以諸侯皆稱人考之當從左穀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齊桓討而據之其後桓公既沒宋襄欲圖霸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志桓德之說求參預中國之盟會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服之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懷楚德其甘言納之國都而與盟信公

○傳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冠將至乃清公官曰秦將襲我民懼而

潰探義好去處亞音呂處上聲罷音疲任城何氏曰梁居隆刑峻法一家化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

經斷

梁亡探義彭山李氏曰梁國名伯爵處姓鄭漁其地在夏陽梁山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東四十里界于秦晉之間者也穀梁子曰自

春秋

信公 三 十五

○傳

重光太芒落之歲探義義見桓十二年

經斷

二十年探義韋貴李氏曰襄王十二年陳穆公八年杞成公十五年宋襄公十一年

○傳

齊穆公三十年齊共公十三年鄭文公三十三年

宋僖公更稷門為高門探義杜氏曰魯城南門高大之不與諸門同改為高門

經斷 春新作南門 **探義** 穀梁子曰作焉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左氏曰言不

時也泰山孫氏曰此言作改舊制也

傳 部君如魯 **探義** 杜氏曰部君姓于爵後

史祭鄭氏曰部有二桓一午部大禹地部也在單州成武部子來朝商部也

經斷 夏部子來朝 **探義** 義詳隱公十有一

傳 僖公之小寢燬

經斷 五月乙巳西宮災 **探義** 公羊子曰西宮何小寢

春秋 僖公 三十一 十六

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何以書記災也家氏曰小寢人君寢之也哭見於是警成深夫人君之過不示謹宜

傳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公子士洩堵冠帥師入

滑 **探義** 師音

經斷 鄭人入滑 **探義** 急齊高氏曰鄭伯滑伯同乎諸

國必救滑為己屬蓋強之陵弱如此舒城王氏曰滑與鄭為鄰且同姓齊桓時同盟于無令中國無爾鄭首從楚遣二卿長驅而入滑其無忌憚甚矣

傳 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為于偽切 難去聲

經斷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探義** 積齊程氏曰狄嘗伐

嘗帥曹宋以救邢矣齊孝不能繼志遂事而借狄以盟于邢邢志宗廟社稷之怨而受盟於國都均不孝也且夷夏雜盟又為不義不孝不義原於齊德邢狄見救之小惠邢亦但知合黨不報私怨而忘其所謂狄矣其後齊之不振邢之見滅於衛皆不知大義之所致也春秋此事見義無成遠矣新安汪氏曰伐衛盟邢狄皆稱人於邢齊之下而不休序者所以深罪中國之諸侯也

春秋 僖公 三十一 十七

傳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闕穀於苑帥師伐隨取

成而還 **探義** 穀叔弓切於音烏苑音徒帥

振姓侯爵今湖廣德安府隨州近楚大國甘泉漢氏曰隨率漢陽諸姬以拒楚欲復之於中國而力不能以勝之故見伐也

經斷 冬楚人伐隨 **探義** 廬陵李氏曰隨本漢東振姓

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振吾三軍而彼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媾以謀我故離間也想此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尚德命於隨也八年而敗隨於建紀十一年而隨殺州葵又欲伐楚師卒以鄢郢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武王荆

尸授師以伐隨其年楚子辛隨人咸楚又即位
不復有事於隨蓋隨已屈服於楚也然自莊以
前楚兵加於江漢之間皆不經見蓋未有告命
也今齊桓統年中國無霸于齊之後遂為同盟
之國於是假告慶之策言實以為恐動中華之
計矣道生按楚稱人子文以大夫將兵與齊元
年伐鄭同日伐者隨非有罪可聲楚假盟歟
加之詞也今告慶以齊中國繼有室中之捷矣
齊孝公承桓之烈不能繼志反與盟于國宋襄
國霸不能制楚而反求之于孟至於薄之盟宋
之國中國盡服於楚不有晉文之與
天下其治矣莊聖人所以慮之也

○僖 宋玄戡敗許之歲 義見桓十三年

經 二十有一年 有音 義 年陳穆公九年杞成公
春秋 莊公十一年 十八

十六年宋襄公十二年蔡莊公七年衛文公二
十一年晉惠公十二年齊孝公四年曹共公十
四年鄭文公三十四年秦穆公
二十一年楚成王三十三年

○僖 宋狄為邢故掠衛 義 為子 傷切

經 春秋 伐侵衛 義 草廬吳氏曰中國無霸而狄得
假名義以亂中國固宋曹衛邢

伐齊魯則伐義與師以救齊又聲衛伐魯之罪
而與邢協力以伐衛衛固邢之黨狄伐之而伐
邢以報怨且滅邢宋已則狄又援齊而盟以為
邢謀至此遂為邢而伐衛衛之伐以衛伐魯之
惡有罪可數狄稱伐今之伐以衛
有滅邢之心無事可指故稱伐
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

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
後敗 義 杜氏曰鹿上宋
地汝陰永鹿縣

經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義 高郵孫氏曰三
國皆微者宋實

主之故序其上存耕趙氏曰尊中國懷夷狄霸
者事也宋欲繼齊者也亦嘗思召陵之盟楚使
屈完來盟于師之故乎今乃求諸侯於楚略不
羞與楚伍遠以啓平長之暴革廬吳氏曰宋襄
欲圖霸合諸侯而德義不足以感人晉南之盟
僅能脅服至近之曹至小之邾其餘諸侯更無
從之者況曹復懷威楚人亦乘間合諸侯而其
勢力足以威人齊之盟不特陳蔡鄭許從之而
晉亦從之此宋襄所願從而不可得者故求之
於楚欲借楚之令使諸侯從已曾不思楚強

春秋 莊公十一年 十九

也齊桓之霸如此其盛猶時出猶夏與齊抗
衡宋襄既無齊桓之德義又無楚顧之勢力乃
倚楚為重欲得其所從之諸侯
是求內於虎其遭執辱也宜哉
宋 余舉且之月不雨 義 且音鉅義見桓
公九年夏四月

經 夏大旱 義 江陽杜氏曰皇極不立五事不正
而咎應之詳記災變所以示戒也積薪程氏曰
大意與不雨同而史氏所書詳略輕重或異耳
新安汪氏曰春秋歷時不雨則書不雨但一時
不雨而為災則書旱莊二十一年冬不雨不曰
旱者五穀既登則害於
民者淺故不書旱耳

○僖 宋襄公合諸侯于孟 義 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
宋襄公合諸侯于孟 義 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

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宋公期楚子以乘車之會子魚諫曰楚夷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矣自我為之自我隨之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伏兵車執襄公以伐宋公謂子魚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子魚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

探義 乘並去聲壁呼為

春秋 卷十一 二十

經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探義 息齊高氏曰楚自是稱子而序於諸侯之上見中國衰而夷狄盛也道生按經書宋

公楚子者兩霸之詞也楚子稱爵而不殊會者楚之接諸侯以子爵故紀其實而次之於宋下吳之會鍾離祖而皆稱吳而殊會之者吳之歸諸侯以王號故削其爵而又殊以外之以是知楚之王自王其國而已而吳將以稱於天下至黃池之會為晉所責始改稱吳公春秋原情定罪是以書法如此不然何礙於吳而私於楚乎或疑楚不以王爵臨諸侯何所據則前庭之曰中之會向戌子產獻六王四公之事而楚子定用召陵之禮則其不敢用王礼明矣不用王禮

則不敢以王號臨焉亦可見矣而況楚頭之時楚之強未若處之肆也使頭而以王號臨諸侯則以處之汰顯不襲之而自降以從齊桓之禮乎乃若吳以王號臨諸侯則董弭之言為可徵也是故春秋者必先考索事情融會遠微千載如見而始可以求聖人之旨知此義則知春秋之筆皆據事直書不遺屬辭比事以寓其義初無賞罰褒貶進退諸侯之說皆曉然矣

執宋公以伐宋

探義 公羊子曰執執之楚子執

春秋 卷十一 二十一

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知胡商面之若也哉草

盧吳氏曰宋襄求諸侯於楚而楚許之故為此會以合所求之諸侯也當時楚最強盛諸侯服之宋則弱而諸侯不從故求於楚宋為首事故先之然能致諸侯之來者實楚也夫楚以國則夷狄也以爵則子也儼然以子爵而叙於侯伯之上則此會也楚實為之主故宋公之執不待言楚而知其為楚矣諸侯聽其執而莫之救諫者勢不能也按前肯處上之盟後有使空申來獻捷之事楚君皆稱楚人獨此稱楚子者蓋謂執宋公不可稱執宋人宋公既爵則陳蔡鄭許曹皆領爵否則疑若君與大夫會五國既稱爵則楚不得不稱爵比春秋之筆也積齊程氏曰五霸盟會皆罪也然齊桓猶有懷楚之功宋襄不度德量力以圖霸天驕蠻夷於諸侯之上其辱身害國固宜然五國諸侯畏楚從令共執伐同罪罪可知矣彼楚子者蠻夷之雄先王之

所齊擊驅逐不與同中國者也尚何責哉春秋
言此見中國之衰鬱夷之橫由諸侯之自取也
東山趙氏曰凡會執必別言執之者晉侯會諸
侯同盟于威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此霸主討
有罪之文也楚子諸侯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
子此夷狄相執之文也楚子詐宋公子會而執
之以伐宋盟諸侯故削其楚人執之文蒙上文
諸侯言之既非夷狄相執之比亦不使與中國
盟主執諸
侯同文也

○**僖公討邾人之戕鄆子也自將伐之**
撰義將去

聲道生按此先公據子夏傳而為案也左氏
則曰邾人滅須句須句子未奔成風言於公
而伐之非也故石林葉氏辯之曰滅國未有不
言於經者諸侯來奔亦未有不言於經者
明年公伐邾取須句猶言公伐邾取須句
要則須句者邾之邑也傳附會之妄爾

春秋三傳 卷十一 二十二
僖公 三

○**冬公伐邾**
斷公羊下有要考
之妹婿也邾人執而用之無道甚矣公於是討
焉可謂執義執言之師矣然大旱之除不聞修
德撫民而用兵伐人又不請於王而擅討焉其
於事上恤下之道猶有歟耳況迄無成功是未
能以義服人而繼有須句之取升陞
之戰使營兵連禍結之累而已矣

○**孟之盟僖公不往楚子使子西歸宋俘于魯**

以魯之
撰義杜氏曰子西宣申
李闕氏楚大夫

○**楚人使宣申來獻捷**
撰義東山趙氏曰楚子既
執宋公以伐宋致

魯侯來會故使人獻捷以威魯之於公會盟
于薄據宋公比夷夏之大變故存其來獻捷之
文以見實而楚子去爵稱人不得比
中國稱主來獻捷者同稱居也

○**宋公子目夷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

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

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

宋國於是盟諸侯于薄據宋公宋公據乎執

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

不入然後遂裏公歸
撰義處去聲薄史記作
是湯所都也走音

泰馬並
于偽切

春秋三傳 卷十一 二十二
僖公 三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據宋公**

撰義清江張氏曰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修
情懷理屈而歸宋公之不暇矣今僖公魯於獻
捷之威與五國為會求盟於楚以請宋公而後
得據正中楚人之說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
會諸侯亦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據宋公蓋其
執其據皆制於夷而聖人全中國之體故諱之
罪魯與諸侯之無能為也類漢蘇氏曰凡諸侯
見執而不失國書曰宋侯某歸于某比不書名
而言據以為執之據之皆在諸侯若是而尚可
以求諸侯乎新安汪氏曰盟于薄為宋請平于
楚以據其執盟于宋為宋請服于楚以據其國

經 楚雖主盟而春秋皆言公會諸侯不以霸權子楚而憫中國之失霸也
傳 昭陽協洽之歲義見桓十四年

經 二十有二年有音
傳 章貢李氏曰襄王十四十七年宋襄公十三年蔡莊公八年衛文公二十二年晉惠公十三年齊孝公五年曹共公二十二年鄭文公三十五年秦穆公

傳 僖公復伐邾而奪其邑復扶又切

經 春秋伐邾取須句權侯切邾下有妻字句公羊作昀考石經從左較

傳 高郵孫氏曰左氏謂須句為國見滅於邾而其君奔魯公為是伐邾取須句而及其君若能如此則是魯得所伐且有存亡繼絕之功然春秋書之與伐邾取皆要伐言取向其文無異考春秋意正是須句為邾邑公伐邾而取之耳既伐其國又取其邑蓋其罪大矣

傳 鄭伯如楚故宋公以諸侯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經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彭山李氏曰書伐鄭則知必於報讎又楚楚致泓大敗果誰咎哉

傳 邾人以須句故伐魯僖公卑邾不誤摘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遂冀有壽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及邾師戰于升陘魯師敗績邾人獲公

傳 始矣杜氏曰升陘魯他門和城門

經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公羊邾下有妻字考石經從左

傳 穀刑之東山趙氏曰魯大邾小不能以德服邾而反之戰魯為卑矣而況以爭須句乎故用再見案上文之法不申言公併兩事為一促也此而觀之上言公伐邾取須句下言及邾人戰則公能取地而不能服邾之意已見矣

傳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下之章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救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

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鐵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教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裔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

春秋
傳公

三十一
二十六

如何弗重若受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優可也

橫切濟並去聲陳與敵同重並平聲

經

斷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宋師敗績

釋義

息齊高氏曰楚子枚鄆而不言也新安注氏曰宋以衛侯許男勝子伐鄆而泓武止言宋公者蓋夏言伐鄆之師既歸及秋楚

○

宋

開逢湯離之歲

義見桓十五年

經

斷

二十有三年有春

春秋

傳公

三十一

二十七

公十六年宋襄公十四年蔡莊公九年衛文公二十三年晉惠公十四年齊孝公六年曹恭公二十二年楚成王三十五年

傳

齊孝公乘宋之敗以報觀之役且討其不與

盟于齊也

與音預

經

斷

春齊侯伐宋圍緡

杜氏曰緡宋邑南平昌

文定公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泓則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懷德秋恤災惡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焉者也故言伐國而國已以音其罪耳齊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不與盟于齊不怨我

也齊及藉比為名以責宋伐之於敗傷之使待理甚矣

○**宋襄公在位十四年而薨傷於泓故也子王**

臣嗣立是為成公

惟不能故桓桓鄭莊之所不有而實五霸之罪人也說者乃與秦穆楚莊同列五霸之列以本非已有之實德而徒假其名以濟功利之私故孟子直以假之一字斷其心行之微可其實功業宜乎常之可及哉夫宋襄公楚莊三君雖皆霸術初未有匡正天下之功也三君之中秦穆最賢然在中國但隨晉文行事而已楚莊則貪暴自私為害中國遠不及焉若宋襄公者抑又下矣況孟子謂五霸皆諸侯以伐諸侯宋襄公楚莊安有是哉若荀

春秋
信公
三
三十一
二十八

況以吳國虛越句踐列五霸而不取宋襄公秦穆則亦不知國虛句踐與楚莊五十步百步間耳皆不足以為霸也當春秋戰國時孔子止論齊桓晉文之正論而孟子所載亦但云齊桓晉文之事則周之所謂霸者桓文之外無他族焉故丁公著氏謂夏是吾商大彭豕鬻周齊桓晉文又為五霸蓋本於應劭氏其言曰按左氏傳夏后太康桀於桀樂不循民事諸侯皆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謀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犬彭豕革氏伐後其緒所謂王道衰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晉文納襄起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偏晉之霸而不正至於穆公襄公莊王皆無與敵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同之霸功豈不暗乎由此觀之宋襄公之不得為霸明矣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楚使成得臣帥師伐陳為頃討也**

于偽切彭山李氏曰左氏以為陳威於宋非也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從宋盟齊則陳從楚會孟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經唯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威於宋也然則楚何為而伐陳耶蓋楚方強盛中國畏之頃在陳南尤迫楚患其勢不得不從楚矣然頃本屬陳陳備責禮蓋頃人訴楚而楚伐陳耳觀楚城頃而還則伐陳信乎其為楚也而陳自此怒傾益甚矣

春秋
信公
三
三十一
二十九

○**秋楚人伐陳**

○**杞成公在位十六年而薨弟姑容立是為桓公初成公事周用夷禮襄王黜為杞子**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伯夷之**

○端蒙作鄂之歲 義見桓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 有音 義見李氏曰襄王十六年陳穆公十二年杞桓公二十四年晉惠公十五年齊孝公七年曹共公二十七年鄭文公三十七年秦穆公二十四年楚成王三十六年

○是歲陳如病之月無事 義同 六年

經 春王正月 義同 六年

續示挑子召伐鄭將叛王故也 義同 李氏

春秋 三十一 三十

曰此先師據子夏傳見續示挑子之好亂而於經之書法不味其旨若左氏則云鄭人入於師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弟二弟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鄭霍魯衛毛柄邢雍曹滕畢原鄭祭文之昭也邢晉應穆武之甥也凡諸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不韞解糾今之入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既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睦親今天子不慈小忿以素鄭親其若之何庸熱親視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整從味與頑用罵森之大者也素德素素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屬官之親素華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述四德其夫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

春秋 三十一 三十一

判民乃攜載各以利遇上求不營是其外利也夫狄無利於王空鄭伯男之王而年之是不尊貴也狄對侯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姓也鄭出自宣王而荷之是不愛親也夫禮親不問舊王以狄女問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七德臣故曰不忠小忿而棄鄭又豈示陳以階狄狄封又對侯之不可狀也王弗聽甘昭公通乎陳后王替之續示挑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逆奉大示以狄師攻王乃難取楚史倚航之言非事實也道生按鄭人入滑在僖公二十年去此久矣王曷不於本年伐之而是始出狄師邪蓋左氏勢利小人專以成敗論事見之王出居狄文致其罪妄取楚史倚航富辰之諫以實之善乎積辭之說曰王果使狄伐

鄭則是冬易馬士依於鄭無是聖也足以辨左氏之証矣

經

斷

夏狄伐鄭

探義

道主按狄以夏伐鄭而是冬即奉大亦伐周義王出依于鄭是

與鄭同惡於狄也左氏乃謂狄之伐鄭出於王命不亦謬甚哉然伐鄭則書伐周諱而不書所以尊王室外狄而貶狄之不臣方伯之不職亦可考見矣

○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探義

義同

十年

經

斷

秋七月

探義

義同

十年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弗及而

春秋

三

三十一

三十二

崩昭公奔齊富辰言於襄王召而復之越二

年禱示桃子奉大示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

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

遂出及坎歐國人納之禱示桃子奉大示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

富辰王出造鄭處于汜楚人立大亦據溫鄭

伯與孔將鉏石甲父戾宣多省視官具于汜

而後聽其私政王告難於諸侯曰不穀不德

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邠在鄭地汜敢告亦

父

探義

人並音秦敗必外切父並音肅記音

帶也汜鄭地周公名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皆

周大夫溫周地孔將鉏石甲父戾宣多皆鄭

大夫幸實李氏曰襄王不忌樂帶而曰先后

其謂我何可謂有終身之義矣告於諸侯唯

曰不穀不德而無一語皆帶之逞私可謂躬

自辱矣故當周室衰敗若此而諸侯勤以納

之不蹈厲出之禍者豈非以是哉蓋襄王之

出因齊桓既沒宋霸無成諸侯皆服於楚大

示內有饋之倡逆外有楚狄之強援以成

其篡公羊乃謂襄王不孝妄說也且左氏記

鄭伯省視官具而後聽政其欺誣諸滑之命

而執王使乎以此知前傳王出狄師伐鄭王

二諫文詞奇妙難以格言實是史檮杭之偽

撰也諸儒眩於難詞而不究其理俾

襄王被誣於千古不亦可恥之甚歟

春秋

三

三十一

三十三

經

斷

冬天王出居于鄭

探義

道生按左氏公穀康侯

寬皆就出字生意以襄王為非道失天下貶而

殊不知蓋是秋王居於狄泉不言出而造此說也

入于成周自外而之內狄不可言出襄王則亦

在宋師播越于鄭自內而之外故不可不言出

也且子帶奔齊王因富辰之言而召帶帶乃藉

道也觀襄王拒晉文請隨及諸殺衛侯之辭理

明義正結度幾于成康之遺書賢於文侯之命

石林又謂方其奔齊不能如舜之封象又其用

狄不能如周公之辟管以是為不足王天下此

其直書天王出居詞氣之間而聖人測想
恭肅之心昭然可見諸儒不求大旨而區區牽
鑿於一出字之
中亦陋矣哉

○
晉惠公在位十五年而薨晉人請君于秦秦

穆公納公子重耳于晉是為文公

重平

氏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
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
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後罪莫大焉
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欒武
子司空季子處狄十二年狄僭曰日吾來此
也非狄為策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勿違國
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成事也今處久矣矣久
將底底著帶淫誰能與之益進行乎吾不違
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
矣而欲親晉晉仲淹矣多楚楚在側誅而無正
倍公 三十一 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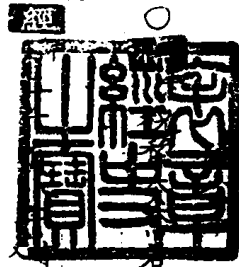
東而思始夫必違擇前言求善以終款通近
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豈可
以親皆以為然乃行公子行及齊齊桓公妻
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曰民生安樂誰知
其不桓公卒季公即位諸侯畔齊于紀知齊
之不可以動而知公子之安齊而有其馬之
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齊下齊安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
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
姜曰行也不可以戴戴無戒命詩云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戴將可乎子去
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平戴氏無戒
晉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
子其勉之上帝臨之矣戴必有咎公子曰吾
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無周詩曰莘莘征
夫無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
況其順身殺欲懷安將何及夫人下求及其
龍反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

春秋
傳公

三十一 三十五

曰懷與安實成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
多言亦可畏也昔管叔仲有言小妾聞之曰
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
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
民上畏弗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
下其在辭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
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神輔先君而
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收
也晉之無道入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反矣
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
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棄不可從
子必速行公子弗聽姜氏與子紀謀而載之
以行自齊過衛自衛過曹曹違宋司馬公
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
幼夫而好善不報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先
事齊它狐偃共驁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
君之戎御趙衰之弟也而文以忠貞實食公
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佐古之公

經 118-213



之歲 歲先莊
公二年

十六年杞桓公五年宋成公五年秦莊公十四年衛成公三年齊昭公滿元年曹共公二十二年鄭文公四十一年秦穆公

晉文公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

河濟掠曹計衛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

春秋

四十二

盟晉人弗許

公侵曹伐衛執曹伯衛侯歸國許國鄭皆以其黨楚也左氏於衛記野人獻曝於曹記觀浴於鄭亦言公子過鄭鄭文公不礼焉皆出楚史拘執與齊桓蔡桓之說同為証善之詞不足信也

經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之則西連秦東連齊而以宋為內應乃竟有濟師以宋圍方志而齊秦宋未則不得不親出偏曹近於宋出其不意而侵掠之使必奔告於國陳蔡鄭許聞之皆有攻所必救之恐難發於國固先去得乎四國既去則建必退軍而宋師可

出與晉合矣蓋宋圍當解於曹之侵也宋圍雖解而晉文猶欲致楚一戰於是又正名伐衛楚得簡書度必分兵來救則可幸制而楚擊之此皆謀楚之計也然所以相持不決者為楚之大泉背鄭而舍與救衛之兵尚相連屬而晉之客兵未集進未可輕耳及秦齊將至則晉乃入曹以絕楚人之後使其兩軍相離不能進退且執曹伯與宋人以激楚大泉之怒蓋楚之背鄭而舍者其地亦近於曹不可舍前軍而去故得幸之也是為所常志將急關似可以戰矣晉文部人遷延以待其情自三月丙午至四月己巳實歷二十四日之久楚志怠矣而後卒然與齊宋秦三國之師擊楚之救衛者以決戰于城濮此又聲東擊西避堅攻瑕之計也侵曹伐衛各言晉侯此紀兩事之恒訓先儒以為譏復怨者非也晉文崛起信未孚人苟非假義安得取成定霸乎晉衛方睦于楚而與宋為鄰當楚圍宋之時豈無以宋之情實告楚以益其橫者而況聞

春秋

四十二

宋通晉之道以絕其故可惡甚矣故伐曹伐衛不惟可以激楚怒而亦可以快人心左氏獻曝觀浴之說皆輕妄不足信也然齊桓之霸經營二十餘年晉文之興由於一旦年且暮矣其意急於成功決於一戰此所以不及桓歟

魯子叢戍衛懼晉而歸僖公殺之謂楚人曰

不卒戍也

經

公子買戍衛

定公曰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內殺大夫稱判者若曰判

審其情與衆索之而事殺之罪則一耳泰山孫氏曰僖公與楚故使買戍衛而晉之兵力非買所抗也故不卒戍而歸公懼楚之見討乃殺買以說焉積齊程氏曰買之戍衛以勢則不敢故以義則不可買不諱於戍衛之時而從令以性既受命而不卒戍罪也僖公不自責其戍衛之過而事殺同姓大夫以說於夷亦罪也君臣齊失之矣

○素 楚子自宋入居于申使謂子玉曰無從晉師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晉之謂

春秋 卷十二 三 僖公

矣子玉使伯勞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將之以救衛

○素 使去聲 勞扶去切 間廣將並去 聲杜氏曰伯勞關伯比之孫也

楚人救衛 楚師之出也楚師既出故有城濮之戰東山

趙氏曰楚救不言撫以諸侯與楚也必不能救而後言止齊謂見晉文之與楚欲救而不能也其抑強齊事中國大義昭然不可與霸者故中國例論明文道士接此救衛又城濮之楚人皆戍得臣也

○素 晉侯圍曹門為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

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還焉曹人兇懼為其所為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

春秋 卷十二 四 僖公

戰乎公說執曹伯以畀宋人 爲子偏切

數上聲 岐音班舍並音 捨說音悅彭山李氏曰曹在衛南而近城濮城濮在曹衛之間晉所欲致楚而夾攻之地也苟非楚人離其大衆而聲援不及豈易破哉晉侯既先示弱以誘楚人故衛夫然猶恐其大衆先歸得自先也故躬運入曹而執曹伯以畀宋人將激楚怒使必關耳三月丙午入曹至四月己巳戰于城濮凡二十四日中間所以誘楚而害其進退者蓋亦多術矣

經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僖公

諸侯當歸京師晉欲楚與戰故以與宋胡文
定公曰曹伯贏者未押晉改其知所承晉人不
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
敗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昇宋人論夫雖一戰
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從衆人
上下之分無右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
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
楚子王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曹伯而舍

衛臣既釋宋之圍矣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

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

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

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

春秋
卷十二
四

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雖已

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曹衛以携之執宛春

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

且私許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

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

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

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

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

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

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文公齊國歸父宋公孫圉秦

小子慙次于城濮楚師背鄢而舍晉侯患之

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

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

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

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

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高目焉晉侯使

春秋
卷十二
六

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

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

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成爾車乘敬爾君事

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韃韃鞅鞅晉侯登有

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礼其可用也遂伐

其木以益其兵已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

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

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樂枝使與伐柴而偽遁

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

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

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

及癸酉而還從去聲說音悅并並與聲同三舍而舍之舍並去聲

運並音旋慈魚各切鄰戶主切每音梅舍其

舊之舍音捨謀叶音謀馮音平與音煩焉子

馮切乘繩謹切少陳將並去聲朝音昭無音

顯期寅近切鞅伊兩切詳音半長知賞切諫

與陣同將並去聲掃蒲背切杜氏曰三十里

為一舍三舍則退九十里矣鄰丘陵之險阻

者舍止也每舍美盛兒鄰則難皆駕乘之

其也長安趙氏曰晉文之霸功與齊桓同而

勢與齊桓異桓之與天下習夷周之弊而莫

識所謂霸者故桓求諸侯為難必屢會屢盟

訓諭告誠而後諸侯服從然欲制楚則楚才

張其使化不通蔡鄭而已故諸侯既合則一

問而楚服晉文之與則諸侯蓋習於從霸惟

至矣然楚之強則非齊桓之時也齊桓之時

楚不出蔡鄭而今直蹈齊魯之郊魯宋曹衛

陳鄭蔡許自東以南皆楚矣晉文將起而救

之不其歟哉故齊桓伐楚至於召陵楚也也

欲示弱故以孤軍誘楚楚救而伏齊宋秦師

則務公練習之兵也齊宋必能用命而秦師

又敗死之士故合此三國皆精兵也其軍先

定將以一戰取威耳楚人不知正隨其計雖

欲避而不戰不可得已及力不能走兵皆奔

北則晉遂乘勝進逐大衆盡擒而得臣亦舍

卒不能為謀矣清江張氏曰文公欲霸天下

以取威而不大創不足以定霸故欲戰而勝楚

患救之宜也然文公致楚與戰而取威乃不

許衛盟執曹伯以快宋人之心固激楚人之

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其故患

取威皆謫而不正之事雖楚自是大創而行

不義殺不辜亦已多矣

春秋左傳卷十二 八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道生按晉侯稱霸者文公親將君重於師也國歸父

公孫固小子楚不名者師與卿鼓大夫次之三

臣非命卿且霸主在焉而列序大夫之名則臣

疑於君故志師而已矣又者自內及外以軍及

卑之意楚夷也外也得臣臣也卑也得臣言楚

人不使夷狄之臣抗中國之君也

而春秋謹華夷之辨大義明矣

○

楚子玉既敗楚子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

印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

經 118-217

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初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聞其死而後喜可知也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莫余毒也已焉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使應並去聲

楚殺其大夫得臣

清江張氏曰楚自得臣伐陳立為令尹今其國

春秋十二 九

陳圖宋無非惜夏之師故雖知晉之不知其不能使之退師師敗而不能自及其平日其勝無狀之罪乃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從其求勝更求勝及一敗而輒殺之故以國殺大夫為文積齊程氏曰楚殺得臣雖遇然其窮兵黷武而卒奪其身可以為人臣之求鑒矣東山趙氏曰公羊傳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何氏云凡君殺大夫以專殺言其說皆是城濮之役子玉違命率師罪當討也與共王身敗其師于郭陵而子及以子重之言死者異矣故去其族以別於稱國以殺而刑罰不中者所謂假筆削以行權也

衛成公聞楚師敗懼而走楚

走音

衛侯出奔楚

高郵孫氏曰衛侯棄章即夷其君明夷章盧氏曰衛侯

楚之情源固晉雖私許復之終懷疑而不救信故聞楚敗懼晉害已而出奔楚也

初襄王在汜使簡師父告于晉楚方連諸侯

以立大赤故晉侯破楚王使士鄆父告于秦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孤偃言於晉侯曰求

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又之

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

下遂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傳

王已酉王享醴命晉侯省王命尹氏及王子

虎內史亦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

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鉞弓矢千鉅

鬯一卣虎賁三百人王曰王謂亦父敬服王

命以綏四國糾遯王惠晉侯三辭從命曰重

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

以出出入三覲於是合諸侯于踐土始謀納

王也衛元咺以公子瑕聽命於會

記音

范父

並音甫束繩謹切輅音路彤音同錄音盧程

音三之音唱自音同音奔進天易切應杜

格切重平聲稽音起踐在寅切咺吁阮切杜

氏引汎踐土皆鄭地公子瑕字子遠衛侯弟

許爵程氏曰納王音人臣職分所當為既所當為則為常事是以不見於經也

五月癸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

莒子盟于踐土衛子者公子友也元咺使攝以受盟而晉文使以子禮見王非

若孫林父逐行而立則為君故不稱衛侯而曰衛子從其實也樂正氏附記云

簡公曰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至是尚在鄭也故晉文會盟踐土以謀納王踐土鄭地以天

王在鄭故就鄭地以盟非自京師致天王來也是年天王入于京師故不云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見晉侯踐土陳侯如會

之盟謀納王也陳侯如會息齊尚氏曰楚自齊

春秋世學 卷十二 十一

桓浚為中國害晉一戰敗之威震諸侯向之附會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於是還霸諸侯也

晉文公齊昭公宋成公蔡莊公陳穆公鄭文公衛公子瑕首茲不從襄主于鄭僖公至遂

朝王朝音

朝王朝音

公朝于王所朝音道生接諸侯既從王必皆朝矣今經止書公朝

者意公後至而獨朝之歟穀梁云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趙氏辯之曰天子巡狩諸侯會于

方岳之下河得云朝於外即為非禮然踐土可謂皆非方岳也諸侯納王則不可以不見王

見王則不可不以朝禮見故胡文定云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汪克電亦云事雖出於權而禮則專也是不可以非禮識之也春秋

書此初無美刺大意特志襄王出入之迹爾然比事考之王以僖二十四年出居于鄭至此四

年矣始謀納之則諸侯之不臣方伯之大職王室之益衰亦帶之篡逆變荆之黨惡皆可想見

於言志之表矣自左氏錯記顛末而又撰天王下勞晉侯之說諸家信之遂以王所為非

禮皆於書法無所發明而反害於經者也

初衛元咺欲與晉成公弗從聞楚敗乃達楚

元咺奉公子瑕以盟踐土或訴元咺於衛侯

曰咺立瑕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成公自

楚返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

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

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

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

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

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

先君是糾是殛於是成公先期而入元咺走

之晉而訟其君左氏謂踐土之會元咺立未

亦武喜而出迎公孫穀大前驅射而殺之元

咺為是奔晉而訟其君以經考之則誣也蓋以亦武之忠如此而衛侯無罪殺之則經必

書曰衛侯殺其弟亦武如天王殺其弟佖夫

春秋世學 卷十二 十二

之例矣今經於未武無見而於後乃言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伋則衛成無殺亦武之事而樂正氏謂踐土之衛子為公子伋非亦武也其於經文甚合然則衛子之死在元咺之後而無所謂亦武也蓋亦武子取木一人而在氏誤分為二但杜預謂伋即子適意者子適其字而亦武其誼與如探先主聲走獻公亦誼則為傷公之類耳探音奏道生按亦武即伋伋蔡季即獻舞也先儒皆誤分一人為二人先公以經證之故獨取樂正氏之說若元咺之奔晉蓋其君殺其子角耳非為亦武也乃因諧衛侯之典楚而晉文右之不正甚矣其殺荀偃之於林父上執之於意如皆據君而臣是助蓋以元咺為故事而隱之也夫晉為天下盟主而首亂君臣之大倫使人則而效之是故齊納樂正晉黨荀范公公益殺俱酒家人天之報晉文也豈終疎漏邪

春秋世學 卷十二 十三 傳公 四

經 六月衛侯自楚歸于衛三傳衛侯下有鄭字楚
以為正蓋鄭雖奔而瑕不稱侯特攝盟而非如忽交衍則國有二君必名以別之也
重賁李氏曰不言復者瑕不稱侯則成公之位未絕也杜預召氏曰言歸自楚則衛侯背華即夷之
衛元咺出奔晉
晉人執衛侯而元咺與其君一出而入而平至於見殺必其執一國之權而不容其君者也故凡為臣而主於出奔皆不臣也若元咺之罪抑其甚焉者晉受通逃之臣是亦罪矣
陳穆公在位十六年而薨子朔嗣立是為共

公 探 共音

經 陳侯款卒不月不日闕文
義詳桓公五年陳侯鮑卒又與十有二年陳侯

陳侯林同

經 杞惠公之夫人歸寧謝不敬且求成也

經 秋杞伯姬來子夏曰非禮也單盧吳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

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為魯所半又使卿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薛氏曰杞伯嘗辱於魯矣數為非禮之歸其甚矣乎

春秋世學 卷十二 十四 傳公 四

經 僖公使仲遂聘齊始平也襄公孫氏曰齊自孝公立

與魯絕好此相侵伐昭公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遣大夫聘之

經 公子遂如齊蕭陽劉氏曰書此見仲遂交

經 晉文公納襄王從至于溫復合諸侯以申前約且謀討衛許以其從楚也從去聲復扶又切彭

山左氏曰河陽即溫以其在河之北迤邐而西故遠言之而曰河陽南踰孟津則為雒陽王城不過百里間耳本屬畿內杜氏以為晉地非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

子秦人于溫胡忠簡公曰踐土之盟謀納

踐土隨夫王至溫將納王子京師故會以膠固

諸侯爾且溫去周朝百餘里諸侯既至溫宜有

不朝王而召王出狩者此理之必不然也故知

天子自二十四年出居于鄭至是晉侯方帥諸

侯納王故天子自鄭至河陽將入于周也積齊

程氏曰以事理觀之晉文方假尊周之名以令

天下惡有呼天王曰王來吾將朝矣足以服

諸侯哉草廬吳氏曰陳共稱子序鄭下與衛子

同踐土無新秦至此則小國與威

大國聞風皆至可見晉霸之盛矣

春秋卷十二 十五

○襄王講武於溫晉侯以諸侯之師取王子帶

殺之于隰城僖公朝王而歸朝音

經 十有一月 有音 天王狩于河陽三傳無十有一

之 探 胡忠簡公曰河陽與溫止是一地不曰

于溫故別言之東山趙氏曰傳曰是會也晉侯

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曰召曰使乃左

氏深文決非史策成言其仲尼曰云云者亦未

必真得當時之語陳氏遂謂史曰晉侯召王以

諸侯見則直以左氏據經之言為晉史舊文矣

不知策書有體與史氏雜記不同借令直書亦

不過曰天王會諸侯于河陽而已如沒家竹書

載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蓋述錄策書之語而

損益之古史遺法猶可見也晉侯負其豐功偉

烈而致天子於會書曰王會諸侯則徒事上皆

未損下陵非尊王之道也改正之曰天王狩于

河陽則天威赫然臨于下土有不可以擅請論

者而晉侯蓋世之功微矣上以尊天子下以全

晉侯而實王賤霸之意溫于解表諸侯從其甚

多唯穀梁傳曰謀會天王也蓋此經之逸義云

壬申公朝于王所朝音 探 草廬吳氏曰古者

率諸侯以朝於方岳之下此禮之廢久矣今一

歲之間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過致

微此以李諸侯非真能尊天子也實諂而名則

正心非而述則是故君子猶有取焉道主接子

夏傳載晉文書冬十有一月壬申公及晉侯秦

小子慈會王子溫曰公會晉侯秦人于溫十有

春秋卷十二 十六

○襄王入于王城 探 道主按內外傳晉侯納

攜茅之田辭諸睡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

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

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虞

不虞之患其錄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

率宇以順及天地無違其災字先王豈有補

焉內官不過九卿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

神祇而已豈敢狀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

亦唯是死生之服物米章以臨長百姓而輕

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

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亦父而班先王

之人物以實私德其亦父實應且懼以非余

一人余一人宜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王

改行亦父若能先裕大德更姓敗物以制
 天下自顯膏也而緒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
 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
 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
 未可改也亦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
 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奉天下其若先王與
 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亦父有地而
 隨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又曰陽人不服晉侯國之舍葛呼曰王以晉
 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武王德是以
 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室
 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爭將望其戎徒之
 驕逸不度於是乎致武此贏者陽也夫抑君
 政故臣承命若若惠天之唯官是微其敢逆
 命何足以尊師若之武震無乃既而顯于臣
 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
 不昭陽不承獲句而祇以觀武臣是以懼不

然其狀自變也且夫陽宜有裔民夫亦皆天
 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
 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士陽民又曰晉侯聞
 原命三日之禮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
 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實也民之
 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遂一
 舍而原降還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
 赤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
 昔趙衰以壺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凡此
 蓋皆今年事而左氏乃謂二十五年晉侯納
 王非也設果二十五年納王而王既以溫賜
 晉侯矣豈其今而復入晉地以受諸侯之朝
 乎改先公一以晉侯執衛成公討其貳於楚
 子夏傳為正 晉侯執衛成公討其貳於楚
 也使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
 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歸之于京師納元咺于

衛仍使瑕攝焉

經 十有二月 有音又三傳無十有
 二月字亦傳焉脫之晉人執衛侯歸
 之于京師

而執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執之
 草廬吳氏曰溫之會晉天在焉衛侯當是與
 諸侯俱至于會晉天因元咺之訴怒衛侯而不
 使之與會又不以之朝天王而使元咺與之對
 辯晉侯直元咺而曲衛侯故衛侯不勝則以馬
 有罪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天王在河陽受諸侯

朝平而入京師矣故亦歸衛侯于京師也其意
 若曰是會也天王主之衛侯有罪王之大同焉
 至斷斯獄而宜敢私留之晉國哉借尊王之名
 行霸者之實以威服諸侯而欺天下也新安汪
 氏曰會于溫諸侯朝王晉人執衛侯元咺自晉
 復歸于衛 復執又切 胡文定公曰自晉者
 歸者易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古者君
 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而方伯之罪亦
 明矣清江張氏曰咺訟其君致之釋綏特書復
 者著其假霸主之力遂無君之心也止齋陳氏
 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歸者有歸
 道也大夫言復者抗也是故元咺復歸宋漁石
 晉樂至復入晉抗詞也草廬吳氏曰元咺諸許
 衛侯之甚而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
 蓋將假託王命而廢難之此晉大之意實元咺
 之謀也挾霸王之威而易置其君如夷秦然咺

之罪大矣矣當服
今將之謀而已哉

○傳 素許人貳於楚晉文公以會溫之諸侯伐許圍

之討其不朝乎王也朝音潮 **撰義** 草廬吳氏曰

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咺而後

國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晉文一年之間自

春秋初侵曹伐衛入曹兵威如摧枯拉朽又合

諸侯勝楚而盟踐土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

息民修德行禮以服諸侯之心而禮煩威廢

踐土之盟口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溫城濮

之大勢兩息又率諸侯以圍許諸侯亦罷於

應命矣是以合四國之力能勝強大之楚合

十一國之力乃不能服小弱之許所謂強弩

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矣蓋圍許之諸侯亦強

從爾執可盡

心竭力哉

春秋世學 卷十二 十九

傳公 四

經 斷 諸侯逐圍許 **撰義** 胡文定公曰諸侯比再至皆

不臣也故諸侯圍許古者巡狩諸侯各朝於方

微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逐

繼事之詞也新安汪氏曰晉文之圍許雖曰討

其不朝王所之罪實乃假公義以逞私憤也當

時之小國若滕若薛若杞若鄭之類不朝王所

者不可既舉宜獨許哉蓋以許附於楚故致以

兵力脅之使從中國耳故左氏於會溫曰討不

服而杜氏解之曰討衛許則知會溫本為圍許

而春秋言會于溫則王所以圍許為遂事者明

朝王為重若受王命而討許也成公十三年如

京師本為會伐秦而春秋書卻鍼乙師公如京

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明朝京為重若許王命而

討秦也

○素晉文公在師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

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

會而滅同姓非禮也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

圍許 **撰義** 孺乃侯切

說音悅

經 斷 曹伯襄復歸于曹 **撰義** 新安汪氏曰曹共

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界于宋若言自宋則其歸

實出於晉度而非宋之得歸故不書自而止曰

復歸遂會諸侯圍許 **撰義** 存耕趙氏曰曹伯既

身浮因宋事鬼神即

春秋世學 卷十二 二十

傳公 四

經 斷 二十有九年 **撰義** 章貢李氏曰襄王二十

公朔元年杞桓公六年宋成公六年蔡莊公十

五年衛成公四年齊昭公二年曹共公二十三

年鄭文公四十二年秦穆公

二十九年楚成王四十一年

○素 僖公在師介人如魯舍于昌衍之上

聲清江張氏曰介

即密州膠西縣地

經

春介葛盧來

探義

杜氏曰介東夷國在城陽縣鄉縣葛盧介名不稱朝不

能行朝禮也胡志簡公曰春秋書夷狄來者二葛盧白狄是也介則先來而後使中國白狄則先伐中國而後來然則夷狄來中國必有所窺伺而為害未有不已者也

晉侯有疾許人求成許之傳公自去冬出會

于溫踰年而後返告至於廟

探義章貢李氏曰見樂王

記氏

經

公至自圍許

探義

新安汪氏曰前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春秋不以

王所致而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皆所以著其本心不

春秋世學

卷十二

二十一

在於尊

○傳

公子遂會王人晉孤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

陳袁濤塗蔡公孫勉秦小子憖于狄泉卒踐

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探義

父音肅慈魚各切杜氏曰狄泉洛陽

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道生按此案乃先公據子夏傳及左氏傳參修

經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狄泉

公羊會上公有字姜文狄左氏作翟今從石經

探義

章貢李氏

曰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故稱人而魯公子遂亦沒其名同微者皆非諸侯王而自命者耳諸家以為諱公而貶列國之大夫與王子虎則非也止齊陳氏曰大夫之交政於是始

大公為之也華廬吳氏曰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鄭獨不至鄭已急於從晉矣大夫公既歸侯侯而又執之

筮史受曹伯之賂而後復之合十一國以圍許諸侯皆不用命而許竟不服蓋其所為煩擾終

度已失諸侯之心威重挫損漸起諸侯之慢鄭之急於從晉當自反矣而即謀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專以威力脅人與齊桓其矣故明年

圍鄭卒不能得鄭也道生按成公十七年柯陵襄公二年難澤昭公十三年平丘尹單劉子預

會而皆同盟者諸侯于王命而設方明舉殷同之禮也傳公二年王世子下勞于首止而諸侯盟

春秋世學 卷十二 二十二

傳公

四

八年王人與盟于洮九年辛酉周公下勞于葵丘而諸侯盟二十八年晉文納王而盟于踐土會

于溫二十九年王人盟于狄泉定公四年刊文公討楚會于召陵皆以王事奉王命而經不書

同盟是未嘗設方明而奉殷同之禮也莊公十六年二十七年再合諸侯于幽文公十四年于

新城宣公十二年于清丘十七年于新道成公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十五年于

威北二十五年于重丘皆無王命而書同盟是設方明而僭用殷同之禮也夫有王事者當殷

同而方明不設則禮不出於天子矣齊桓晉景厲仁平無所請而設方明則諸侯為天子之事

矣趙盾有光穀蔑其君以擅盟而設方明則大夫為天子之事矣其柯陵難澤平丘三盟王臣雖

行實制令於晉霸而王室聽之假其名而奉其實者也戴履張冠網漏法數世通彌降大

亂相尋茲聖人所為懼而春秋所以作數

○傳 相壯之月多電為災 據義 相去聲電滿漢切
氏曰月建申曰
相建酉曰壯

氏曰月建申曰
相建酉曰壯

經 斷 秋大兩雷 三傳作電 據義 順陽范氏曰陽氣在
今文也 水兩則溫熱陰氣在

而雷之不相入轉而成電電者陰陽臣位居
之象胡文定公曰電度氣也當是時傷公在位
日久季氏世卿公于遂事
禮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傳 介人以未見公故復如魯 據義 復扶
又切

經 斷 冬介葛盧來 據義 長安趙氏曰葛盧但為事而
求本非求朝以不朝受故直

春秋世學 卷十二 二十三
信公 四

○傳 重光單闕之歲 據義 重平聲單神然切闕安
葛切義見莊公四年

經 斷 三十年 據義 章貢李氏曰襄王二十二年晉文
公六年陳共公二年杞桓公七年

宋成公七年蔡莊公十六年衛成公五年齊昭
公三年曹共公二十三年鄭文公四十四年秦
穆公三十年楚
成王四十一年

○傳 是歲陝事涂之月無事 據義 陝音郭義同六
年又二十有四

經 斷 春王正月 據義 義同六年及
二十有四年

○傳 狄間晉之無功於許也故掠齊 據義 間去
聲

經 斷 夏狄侵齊 據義 章廬吳氏曰二十八年之冬會
溫以圍許而許竟不服二十九

年之夏盟在泉謀伐鄭而鄭亦不畏至此年之
夏狄秋於乘間而侵齊故晉又自城濮踐上而
下霸業浸浸以乘至此亦可以自天矣而猶不
然不圖攘狄而乃圍鄭可以見霸謀之不遠也

○傳 衛侯使賂周欵治厘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
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而成公入 據義 欵求
元切

治音野厘經印切杜
氏曰子適即公子瑕

春秋世學 卷十二 二十四
信公 四

經 斷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據義 章廬吳氏曰衛侯未
入國而殺元咺稱國

殺者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夫元咺以臣訟君君
放執而咺僂然歸國假霸王之權而易置其君
如奕秦無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為
文而無討罪之辭者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
使人殺之諱之 及公子瑕 瑕前稱衛子今稱公
不以其罪也 及公子瑕 瑕前稱衛子今稱公

稱衛侯也故書及見瑕無大罪可誅衛侯忌而
殺之焉可惡而元咺卒鄭累瑕之罪因可考也
據義 穀梁子曰及公子瑕累也以辱及卑也高
言瑕之見殺由於元咺而以咺及之者
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

○案晉侯言於王請殺衛侯王曰不可夫政自上

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

今未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

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

獄是無上下也而未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

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

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

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大並音扶為子偽切

春秋世學 卷十二 二十五

衛侯鄭復歸于衛衛侯名者以失國之久故謹而紀其實也復扶六切三傳

闕此字從積齊程氏曰前言晉人執衛侯

石經補之歸之京師此當書歸自京師而

但曰歸于衛者當時執之歸之皆晉文之權實

王擁虛器以聽命而已故不曰歸自京師紀實

也

○案晉狐偃及秦杞子圍鄭以其貳於楚也晉軍

函陵秦軍汜南侯之孤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

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

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

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許之夜縋而出如秦

見穆公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

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

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

舍鄭以為東道主行使之往來共其乏困君

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僇瑕朝

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

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

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

春秋世學 卷十二 二十六

使杞子逢孫楊孫成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

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

東鄭在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

晉晉人許之楚除追切為並音煙舍音

捨使去聲頁居吾氏曰今

本左傳作行李非也蓋古文使作必欲諱諱

為季耳共音供為子偽切朝音招濟去聲大

音扶狀於簾切說音

悅與音預父音甫

○案晉秦人圍鄭道生按晉秦稱人大夫奉

不繫其將之名氏也新安注氏曰秋秦之盟實

謀討鄭而鄭不請服故晉度借秦以圍之蓋以

鄭二心於楚也然諸侯不見德而
唯虐是聞豈霸者服武之道哉

○介葛盧自魯之蕭掠之

經

介人侵蕭

經

清江張氏曰介再來魯而決年
遂使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

人秦術之聘同道生機魯人黨夷狄而虐中國
此事考之則知前兩書來之故矣蓋非來朝乃
賂魯以
假道也

○

○宋王使周公閱如魯嘉僖公也

經

彭山李

者天子所以懷諸侯之禮也在先王時諸侯
不制則有貶爵削地之刑豈復加之聘乎隱
桓之際尹氏擅權求利無狀使命不絕雖二
君未朝王亦弗問也然於桓公尤獨親厚故

傳

春秋世學

卷十二

二十七

四

來聘者五而桓居其三蓋桓公弒立有數於
心不恤貨財論事謹貴是以王朝恩寵常賁
政之實矣自是尹氏中衰伐者知成卒及桓
文政從簡約諸侯常貢使自致王而天子之
使遂不煩其下聘矣故莊僖之編久無王聘
之事豈非周御既遜尹氏之失而桓文亦制
諸侯之節故邪至是率周公始復以報朝聘
魯而汪氏云經言天子來聘者七惟此使家
宰兼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
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有兩
朝王所之勤而報之幾此說得之

經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經

續齊程氏曰禮雖

文然魯未嘗朝王不遇會盟皆度朝于王而
已襄王不能正法而下聘焉已失道矣況建家

幸乎陵
連甚矣

○

○宋僖公將聘于晉因使襄仲報聘于周乃之晉

經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經

胡文定公曰襄仲

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
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
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
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新安汪氏曰經言天
來聘者七惟此使家宰兼三公下聘蓋非常之
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
公有兩朝王所之勤而報之歟經言卿大夫如
周聘者四而惟此以二事出自入春秋未嘗朝
聘於京師以魯之望國傳之賢君而對揚天子
之休命昔如楚其簡慢況晉未聘魯而魯訪往

傳

春秋世學

卷十二

二十八

四

聘周先聘魯而魯苟答聘是尊王之禮不如事
霸之謹也彭山李氏曰遂者急於後事之亂公
子遂女京師尊為報事周公之聘也以天子特
遣重臣皆由晉文所政故使因便以謝晉耳雖
先周後晉然志實以晉為急
故書遂而其不虔亦可見矣

○

○宋玄貳執徐之歲

經

莊公五年

經

三十有一年

有晉

經

韋貢李氏曰襄王二十

公三年北桓公八年宋成公八年蔡莊公十七
年衛成公六年齊昭公四年魯共公二十四年
鄭文公四十四年秦穆公三
十一年楚成王四十四年

○

○魯取齊陳之田侍晉也

○
春取沛西田
沛子禮切 彭山季氏曰沛水

西水入于鉅野經鄆城至青張西安民亭南合
汶水入于海鉅野之西為鄆鄆之西北為范皆
沛西也青張故城在今縣東當與今東平州汶
上縣接壤而沛水流經其西則為沛東而地名
魯沛矣沛西田東界於魯地界於齊南界於魯
蓋皆小國是後之隙地不在齊魯百里本封之
內者也故不繫之國孫明復曰沛西田本魯地
則非矣左氏以為分曹田也使職文仲往公羊
以為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則皆謂
沛西為曹田也然宣公時沛西取與皆齊魯自
為而曹不預焉則沛西雖亦南界於曹而曹小
非齊魯故豈能久據哉若果臧文仲往分於法
豈如亦方據鄆田之例不應卿不書而晉執曹
伯在二十八年亦不應踰四年而始分其地也
春秋世學 卷十二 二十九
僖公 四

○
襄仲聘于晉拜田也
故沛西者齊魯界上互爭之田也僖公以率周
公未聘有寵於王既而使公子遂報周因以事
晉則天子方伯皆足待矣而齊昭嗣世懦弱無
為於是乘勢之盛而取沛西之田則齊人不取
爭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故趙伯僖曰凡力得
之曰取不當取也或以師威逼或招致而得之
取之非正皆為力得又曰凡取田者得其土地
而不得其國邑也歸田亦然以今論之有田必
有邑取田而不取邑但收其賦稅而已猶遺其
民而弗藉也若取邑則藉其民而併據其田矣

○
公子遂如晉
息齊高氏曰晉未嘗未聘而
謝田何厚於晉而薄於周也新安注氏曰幸周
公來而使公子遂報聘則以二事出以復沛西

之田則使遂再如晉僖公曾不恩奄有龜蒙八
地皆天子之賜也胡乃慢於尊周而謹於事晉
不亦
侯乎

○
建己之月僖公將祈于上帝卜四不吉乃罷
帝祭而祭泰山河海
道生按建己
是為祭月

○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禮也積齋程氏曰魯以諸侯僭天子之郊大失
禮矣而失禮之中又四失禮焉四月不特一失
禮也四卜則瀆二失禮也望祭則僭三失禮也
既免牲而猶三望四失禮也東山趙氏曰月令

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孟春謂
建寅之月元日謂上辛上帝大微之帝也郊後
望祭四方謂之四望魯僭郊禮唯祀蒼帝而三
望不取用上辛同常祀三卜不從則不郊蓋雖
僭而猶不敢盡同於天子也其禮牛卜吉則為
牲牛為則改卜吉牛有變卜復牛復牛具是
為卜牲卜正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卜中辛不
吉則卜下辛三卜皆不吉則不郊是為卜日不
郊則卜免牲卜吉則免不吉則祭而待明年具
牲時卜用是為卜免牲蓋卜牲與免牲皆周禮
也因卜日以決郊之從否則魯君自知其僭明
不敢事也穀梁傳曰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五卜禮也公羊傳曰求吉之道三此言三卜之
非禮也月令天子祈穀而後射耕希籍左氏傳
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此言過時之非禮也傳又曰望郊之細也不郊
亦無望可也此言猶三望之非禮也夫魯郊本
非禮然既歲卜而郊則史不勝書故於非禮中

記其又失禮者如此左氏穀梁初不言魯郊焉
 魯公羊傳曰卜郊非礼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
 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何氏曰禮天子不
 卜郊魯郊非禮故卜爾左氏殊不知此義乃曰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牲成而卜郊上怠慢
 也是謂牲既成不當更卜也魯人自知郊為非
 禮故雖牲成而不取必祭猶假卜以聽於神左
 氏乃以常祀議之由不知其為魯也劉侍讀則
 曰卜郊者卜日之吉否非卜郊之可否是以周
 禮大祭祀卜日同論而不察其不從則不郊之
 異也據大司馬樂圖丘方舉月令四郊各用其節
 日祈穀用上辛皆無事於卜何氏謂天子不卜
 郊是也凡言前期卜日謂如國有大故天子將
 出皆依郊礼祀上帝及四望類造非常祀則卜
 日而是宜有不從不郊之事乎凡言魯重祭為
 天子所賜者皆本明堂位祭統然明堂位言成
 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遂言是以
 魯君孟春乘大路載狐貉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信公 四

章記帝于郊配以后稷則是言魯人固有太廟
 重祭而魯郊非成王賜之也信公作頌以郊
 為諱其言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言有
 天子禮樂下文即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所
 承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使果成王之賜作頌
 者當顯稱之以標其僭竊不當直自信公言之
 也其他如傳載祝佗言魯公分物甚詳使有天
 子禮樂不當但言備物典策而已惟呂氏春秋
 言魯惠公使宰嚭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
 史角往魯人止之近代學者多從其說然東遷
 之後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事多矣未必
 皆嘗請于天子而天子賜之也道生按魯之僭
 郊莫詳其始明堂位言成王之賜程伊川胡文
 定取之月令言惠公之請羅必金履祥取之然
 以樂正氏附記考之則皆非也周公制禮尤嚴
 於名分成王之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
 典常其言以不與之禮賜周公之後乎若宋惠
 公始郊則虛隱桓莊間四公凡大享吉禘之僭

皆錄於春秋何獨於郊不一錄之據魯頌之詞
 及春秋書郊於僖之三十一年而子貢詩傳及
 樂正子春之記皆謂始於八十年之春則魯之
 僭郊皆於僖公可無疑矣蓋諸侯僭禮始於齊
 桓僖當其時習見效尤莫知其非正佐桓公會
 盟在伐屢獲大功志得而驕僭奢乃成此史克之
 頌所由作也子常之
 說考禮頗詳故錄之

○素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義同十年秋七月及十
 年十二年二十

斷 秋七月 義同十年秋七月及十
 有二年二十有四年

○素杞惠公之夫人歸魯為子桓公議會 于為

春秋世學 卷十二 三十二

切偽

斷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曰蕩伯姬來求婦而

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夫其列女之不可須臾
 失其求求婦焉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須臾
 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
 於境中昏媾大事也祀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
 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為子求
 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革盧吳氏曰杞伯姬自來求婦蓋不自來求
 則婦不可得也求而得僖公之女未姬為桓公
 夫人經不書歸魯常事皆不書也至成公世
 被土乃見經伯姬於莊公時一會一來已非禮
 矣僖五年秋其長子代君父來朝長子成公既
 卒次子桓公繼立朝而遭卑國父見入故二十

八年伯姬入來此年又來求婦是時伯姬年近七十矣不顧其行之越禮意欲親魯借援以扶其小

○**傳** 秋間晉師之疲也復圍衛於是成公徙都顓

帝之墟 **纂** 間去聲復扶又切顓諸元切

○**經** 斷 狄圍衛 **纂** 草廬吳氏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霸然豈以晉文居狄之

久而狎之也歟 **纂** 十有二月 **纂** 有音 衛遷于帝丘 **纂** 胡文定公

曰帝丘東郡濮陽縣項之虛亦衛地也衛又為狄所圍而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矣

春秋世學 卷十二 三十三

○**傳** 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却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經** 昭陽太芒落之歲 **纂** 義見莊公六年

○**經** 斷 三十有二年 **纂** 有音 章貢李氏曰襄王二十四年晉文公八年陳共

公四年杞桓公九年宋成公九年蔡莊公十八年衛成公七年齊昭公五年曹共公二十五年

鄭文公四十五年秦穆公三十二年楚成王四十四年

○**經** 是歲取如病之月無事 **纂** 鄭音郭病音丙義同六年二十

四年三

○**經** 斷 春王正月 **纂** 義同六年二十有四年三十年

○**傳** 鄭文公在位四十五年而薨子蘭嗣立是為穆公

穆公

○**經** 斷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纂** 義詳隱公三年宋有一年鄭伯寤生莊公

二十有一年鄭伯突同

○**傳**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即其廬帳而盟

而盟

春秋世學 卷十二 三十四

○**經** 斷 衛人侵狄狄衛人及狄盟 **纂** 胡文定公曰盟禮義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對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傳** 晉文公在位八年而薨 **纂** 義詳隱公六年

○**經** 斷 謂桓文非受命之伯非也齊桓於莊公十一年娶于宋師既錫命矣二十七年受召伯廖

侯伯之命討衛立子頹之亂得專征矣傳公二十四年襄王出居于鄭使簡師父求敗於

晉王之所以出者積示執于召楚狄而立帶也其年鄭晉死而文公立立四年而侵曹伐

衛敗楚于城濮遂受命與侯伯之命而納王矣此桓文所以實為受命之伯而有功於王

室者也但齊桓得國以正而從容文會雖無王者及身之道而有其開大氣象晉文得國

以誦而故施之間氣象急迫武略略子驪嗣餘而禮文不足是以未達於桓數

子驪嗣

五 是為襄公

襄公

李靖言於初文公

不能行之也則多矣對曰然則多聞以待

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

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公欲使陽子傳

教誨之其能善之手對曰是在君也遂辭不

可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

賈不可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

賈之則賈可賈也若有賈賈賈賈賈賈賈

賈之為臣聞者大任振文王不覺少寐在

承牢而傳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

傳弗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文二疏而惠慈

二蔡列于大奴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月四方之賢良

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于二虢度於閔

信公

夫而詳於南宮而於蔡原而訪於幸尹重之

以周召畢榮德寧百神而和萬民故詩曰

惠于宗公神罔時罔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

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

實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

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威能直達達除蒙昧使

儒扶虛疎使修整整司火使昏瞶瘠使使

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實

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彭

山季氏曰黃東發云文公出奔在外十有九

年而入國入國五年而霸傳之襄公悼公平

公定公皆能嗣其業以宗諸侯天下賴晉而

二百年使齊桓既沒而不有晉天下齊而為

齊桓桓與論者不察而妄疏晉文以為不及

齊桓桓不識天下之勢晉生語也齊桓制楚

以三十年之久故合諸侯以正閭罪之名期

其服而已晉文則解倒出之急於旦暮之間

故務以謀必於勝之而後已足二者又勢之

不同也若孔子則從心術之近正與否者辯

之故於齊桓桓則許其為正於晉文則直言

其諂而二霸之優劣不當論勢之難易矣

冬十有二月 有音 己卯晉侯重耳卒 重耳

義詳隱公三年宋公和卒及與僖公九

年晉侯僖諸二十有四年晉侯夷吾卒

闕逢敦牂之歲 闕音煙逢音達牂子

良切義見莊公七年

三十有三年 有音 癸亥李氏曰襄王二十

春秋 卷十二 三十五

共公五年紀桓公十年宋成公十年蔡莊公十

九年衛成公八年齊昭公六年曹共公二十六

年鄭穆公蘭元年秦穆公三

十三年楚成王四十五年

○ 秦杞子既戍于鄭使告秦伯曰鄭人使我掌

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

諸蹇赤蹇赤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

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

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心且行千里其誰不

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

之外且將襲晉蹇赤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

春秋左傳卷十二 三十七

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
爾墓之水拱矣蹇未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
晉人禦師必於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
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
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
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
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
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
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
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
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
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
使視客館則東載屬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
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養餼糧竭矣
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
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
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
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破滑而還

經 戊野句切使去聲與音預辟音避來並
繩聲切從去聲為並于偽切積子利切
申間並去聲
還並音旋

經 齊王二月秦人入滑
不能有其地也而肆其恃
心無故滅人之罪著矣
齊國莊子如魯報公子遂之聘也

經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取穀之怨二十八年晉文既霸襄仲聘齊以解
仇而講好越六年而歸父來報聘也彭山季氏
信公 四 三十八

曰國氏齊之公族歸父名稱氏稱名卿也國歸
父之聘蓋晉文既沒齊倚強欲主盟而修好也
昭公亦不自量哉古者諸侯邦交其體甚簡或
通計告之言或修聘而慶之問或誅疆場之事或
解鄰邦之疑則有遣使而大夫亦未嘗輕出焉
入春秋時比周相結使命日煩如年之來聘宛
之歸粉詔之來盟皆義之所不得為者而率遣
親樞之臣為之禮亦清矣至於齊桓漸復及正
仲孫高子之來為寧魯難也其它別無非禮之
聘故當時諸侯亦不敢肆以魯事觀之如臧孫
辰之告輕為救荒也公孫莒之如平為徵賦也
公子交之憂如齊為聽期也皆主於事霸政特
遣重臣雖非王制之舊亦虞夏以公事出者晉
文代興雖修桓業道途聘使無復翻翻此可見
霸令行於諸侯而節簡目陳猶存古意也至國
歸父來聘而大夫之交政中國者紛紛無制矣
秦師還自滑遂襲晉至穀晉原軫曰秦遠矣

春秋左傳卷十二 三十九

亦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教不可
 縱縱教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毅曰未
 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
 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
 聞之一日縱教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
 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
 里孟明視西乙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謂三師
 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
 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
 何公許之先軫朝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
 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
 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
 中矣櫓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偕首曰君之惠
 不以累臣寡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
 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
 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
 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
 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通音從
施並去

聲敗必外切街音遂朝音潮舍音捨墮呼生
 切長知賓切處上聲稽音起鄉音向杜氏曰
 姜戎之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
 支之先也散在弘農池西縣西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公羊秦師下無師

字說也考石經從道生按晉人皆先軫

左穀敗公外切穀敗秦也姜戎書及者

以內及外之辭外姜戎也敗不言戰者亦內詞

也內晉而外秦也左氏謂晉襄墨衰樂秦而公

羊商穀梁亦程伊川孫泰山胡安定胡文定胡

忠簡陳止齋高惠齋程積齋皆謂襄公背諸親

戎敗而猶人背非也皆信傳疑經而又惑於一

字獲貶之說也春秋書法文公以前大夫會盟

春秋卷十二 四十

伐伐晉人而不名趙東山謂是時大夫未有事

國之權特奉君命而行是非在其事而不繫乎

大夫之公氏也其說是已且秦穆公聽杞子之

謀動於利而不思其義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

人之信已而遂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趙人

亦能度於當時之事情者但陸以稱人爲諱而趙謂變子稱人不使與得已不已者同稱則失之迂而巧矣皆由不考敗秦者實先軫而非晉子之親將也夫春秋本義在於內夏外夷晉文有懷遠之功而襄之有繼述之志秦乃挽之以助於楚是聖人之所惡也況門庭之冠社稷之忌而拘以君卷之禮謂不可一祭之也乎聖經之大旨其視聖人通變齊時之道相去遠矣

○**晉文公之卒五月而襄僖公使人會之於是**

晉人告于周襄王進爲晉公錫謚曰文

章貢李氏曰見樂正氏記

春秋 卷十二 四十一

○**癸巳葬晉文公**

耳亦諱文何也蓋成王初封亦虞于唐至於唐皆唐侯也州仇薨於平王二十有五平王請於王而賜諡曰唐文侯曲沃滅唐改國号晉自晉以來以成師爲祖而不復繼於州仇故稱私諡晉武公僉諸私諡晉獻公車私諡晉懷公夷吾私諡晉惠公與唐文侯不同國号而襄王追進重耳之諡亦有公侯之稱矣

○**僖公自將伐邾婁以報升陘之役取其邑訾**

婁
邾婁之婁力居切將去聲訾于斯切訾婁之婁音樓杜氏曰邾已也

○**公伐邾取訾**

公羊下有婁字考石經從左穀音音滋婁如字

清江張氏曰僖公懷升陘之忿以晉文方霸而未敢與報怨之師今晉忘方浸秦狄內使狄者臣間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其事直書罪自見矣

○**邾婁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存耕趙氏曰取訾婁已甚矣復伐焉君臣同惡也遂專一軍於是再見兵不戢而往其不階乎

○**秋伐晉及箕晉卻缺先軫帥師禦之先軫曰**

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及

春秋 卷十二 四十二

狄師死焉卻缺從之大敗狄師獲白狄子

白狄狄別種西屬雍州近於秦白狄子其君也

○**晉人敗狄于箕**

夫也而左氏亦謂晉侯敗狄陳止齊遂謂敗侯稱人晉非也蓋齊桓之霸狄滅溫伐周並不見詩晉文之霸狄使鄭國圍衛略無所懲今而伐晉及箕箕晉地也則門庭之寇尤不可縱之者也先軫捐軀而缺擒狄簡自足中國不復有狄患是不惟能保其社稷而且自能繼霸之功矣春秋安得頌貶之手拘於一字褒貶之例哉於左氏之誣而不察當時之事謹真爲偶矣

○素信公朝齊報國歸父之聘且弔有秋師也

釋義 朝音潮父音甫彭山李氏曰信公如齊非行朝禮也蓋齊昭公夫人為子亦姬乃信

公之女而杞未姬之姊也其嫁當在三十一
年杞伯姬求亦姬為婦之使然而性不
於經者以母賤愛輕而贈送之禮薄也是時
齊昭公弱魯本無意與為婚而持以信公時
方事晉既取齊而齊必情之矣則姑以女與
之以成和好耳而豈誠愛齊哉又晉文既卒
魯失恃焉則齊復張大侈然使國歸父來聘
召雖親魯實以大國臨之魯人安得不懷疑
乎今公又與仲遂相離伐杞懼其性慝以答
齊蔑情也則特親如齊以文前過前居後恭
非所交之正矣

春秋世學 卷十二 四十三

○冬十月公如齊 **釋義** 魯文公而受盟焉至是晉

大乙辛齊侯一使卿來聘而公遂往朝之蓋魯
因晉參既伐杞矣故懼晉而改事齊也公之季
年所為若是永嘉薛氏曰周公下聘而解
入拜鄰國聘而公往朝不可以言禮矣

○信公自齊再閱月而返告至於廟

十又二月公至自齊

釋義 四明王氏曰公

至也此何為志哉公逆

○信公即安於西宮遭疾而薨 **釋義** 魯陵李氏

位三十三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初歲內用
公子友賦文仲外則聖事齊桓故能去慶父

之姦嘉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前
除從齊會盟征伐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
詩之所頌如務農重穀則勤於為民也春秋
官祀則謹於奉先也立閔宮復泮宮克淮夷
拔墉野雖一時誇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
政事之修明君臣上下之協洽無可想矣但
盟誓未返遽有郊師之敗蔡丘稍怠遽肆陽
穀之樂則公豈真能以禮信輔齊邪厥後未
襄繼起雖其霸事有不足以得魯然與其南
向以從楚孰若尊魯先代端賢則鄰以鳥中
國之重乃乞師蠻荆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
矣蓋自十六年季文卒後城文仲之竊位公
子遂之事權如滅項會楚之失備見於經句
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左袒之禍倍
公何以道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即楚則
有從伙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
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殺之師不足
洗至鄆之恥此信之不得全為賢侯也沉乎

春秋世學 卷十二 四十四

○信公薨于小腰 **釋義** 胡文定公曰周制王宮

季文父費而季孫氏始公孫孫師而季孫
氏始公孫孫師而季孫氏始三桓之基皆
肇於信公之編則信公亦
魯國功之首罪之魁也歟

乙巳公薨于小腰

釋義 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

日出而臥朝退造路寢聽政使人臥大夫退然
後造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
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魯子以諸侯有
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
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
而獲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
書而義

○是歲冬煥草不畏霜李梅再華而實

釋義 是歲冬煥草不畏霜李梅再華而實

○是歲冬煥草不畏霜李梅再華而實

○是歲冬煥草不畏霜李梅再華而實

鳳閣不氣州

實霜不殺草李梅實實於九切左穀作

孫氏曰京房云君假臣權實霜不殺草蓋草小

人之類也霜不能殺草猶君威不能制小人矣

袁陽許氏曰信公寬仁過厚其大也豫而文公

以暗弱繼之三桓之盛自信公始卒以專魯各

微著矣家氏曰嚴冬不殺氣燠也若謂此十二

月為建亥月則夏時之十月草未盡殺猶或有

之春秋何以違言為異乎杜氏以其長歷而推

謂此十二月乃周之十一月今九月也指此為

舊史記之誤春秋因之若九月之霜不能殺

草尤未足為異春秋何以動色而書之然則此

為夏正之冬復何疑哉

○素陽處父及陳鄭之兵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春秋世學 卷十二 四十五

處上聲 父音甫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清江張氏曰許自大

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能致之許孔子曰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業之志

自以為勤而不思毒民之已亟矣道生按三國

稱人亦大夫之未命者從將卑師少之例爾秦

狄所謂門庭之冠利用禦之者也若許則姑侯

春秋世學卷十二 僖公終

春秋世學卷十三

僖公嫡子在位十八年 嗣仲遂弑之而立宣公



歲 義見莊公八年

方家子

○元年 章貢李氏曰襄王二十六年晉襄公

成公十一年蔡莊公二十年衛成公九年齊昭

公七年曹共公二十七年鄭穆公二年秦穆公

三十四年楚成王四十六年

○二月甲午朔文公嗣位 取之由切章貢

王正月甲午朔公即位 取之由切章貢

○春王正月公即位 殺梁子曰即位君之大

事也其不日何也 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東山

趙氏曰古者天子建諸侯皆得世其爵踐其位

臣妾其民人皆有史官以記一國之政令而承

矢子之正朔故諸侯既殯嗣子定位於柩前

踰年正月朔日乃先謁廟以明繼祖還就作

之位見百官以正君臣國史因書元年春王正

月公即位若春秋書文成襄昭東五公是也道

生按文公世嫡述正故得書即位然未命於天

子故舊史書曰朔而夫子削之所以尊王命也

紀事

叔孫得臣如京師

按新安汪氏曰文公之立天子既使大夫會僖公

之葵又使襄內諸侯來錫命不親往拜而僅使得臣馬襄王獨不之罪且使榮叔歸成風舍謂繼使召伯會成風葵而文公在位十有八年歷襄頃匡王三世終其身不朝於京師觀春秋所書比事以考之其罪不可掩矣道生按魯君雖僖公告終而得諡為公文公告即位而得錫命較之它公私諡與自立者可謂近正矣顧其僂嬖不臣略無少變是以身沒未幾嗣子見戕而祿去公室亦足以徵天道也

傳

晉侯在戚穆伯會之修文公之好也

按彭山李氏曰杜元凱謂戚衛邑在頓立縣今直隸開州北七里有戚城是也

春秋

十三 四

文公

上

紀事

秋公孫叔會晉侯于戚

按存耕趙氏曰文公即位元年容範采

紀事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

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

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彘目而豺聲忍人也

不可立也弗聽

按少去聲左氏曰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

晉師夾泝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惠順武不違教子若欲戰則吾退令于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許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子上欲涉大梁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許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蹇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

臣曰受賄賂而避之楚之既又欲立公子職

而黜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

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平而勿敬也從

之江平怒曰呼役夫空君之歆殺女而立職

也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

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遂以宮甲

圍楚子楚子請食熊蹯而死弗聽楚成王在

位四十六年冬十月丁未王縶

按平氏也楚女音汝蹯音煩杜氏曰江平楚成女商臣姊江子之夫人也因後夫之晉故四年歲江

春秋

上

文公

而殺之新安汪氏曰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已

諂之致死楚成於此可以自省矣而猶有廢

立之志狐疑不決是速其斃也舒城王氏曰

願亦哉其兄熊嘗而得位者終不免商臣之

禍天道好還豈不昭然清汪張氏曰齊侯無

道之極感應之理故至於此後世如勾奴頭

曼魏拓拔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西夏

而受禍於其子積不善商臣基立僭號穆王

之餘殃千載一律也

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且掌環

列之戶

經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王倫切公

考 頤氏曰楚僭號已久世子必不從左氏 於天子今以商臣之殺 故特書世

子以明其罪胡文定公曰書世子弑者有父

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

所深惡春秋詳書其事發以起問者察所由示

懲誡也唐世子弘是在氏春秋至此發書嘆曰

經籍聖人書訓何書此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

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十載而惡名不滅

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顧文他書

瑣語諸禮世子從之鳴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

世皆當傳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孔臣賦

牛雖陷寄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

惡多足以保其邪志而怨於為惡豈不謂哉特

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夫若語之曰為人君

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

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

文公

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

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

也則世子之罪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

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

考之尊商臣無父無君

大逆無道禽獸弗若也

穆伯聘齊始通文公也

魯於是兩事齊晉

且國於齊也

公孫敖如齊

四明戴氏曰諸侯世相朝必

三年春平今故如齊非禮也

皆出於得世與故何以為國乎

玄默攝提格之歲

義見莊公九年

二年

車貢李氏曰襄王二十七年晉襄公

三年陳共公七年杞桓公十二年宋

春秋世年

文公

成公十二年蔡莊公二十一年衛成公十年齊

桓公八年魯共公二十八年鄭穆公三年秦穆

公三十五年楚高

臣元年晉平王

穀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

於秦伯曰是敗也蓋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

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

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

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

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秦孟明視擊晉以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為右及秦師戰于
彭衙秦師大敗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又切且音祖時去聲秦音僅杜六曰彭衙晉地馮淵鄆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春王三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績自悔責而事報復又取敗績其罪等矣又客之詞也王明不名而曰秦師者大夫與師兵體教且不可以臣致居也前敗秦于殽不言我者以上言又善或不可從言及秦師言敗則

春秋 十三

文公

戰可知矣此不言伐晉者言戰則伐可知矣皆從簡要以便文也此皆策書之常體聖人因之及為殿詞非也夫秦人貪憤之兵所加于晉秦於一字褒貶之弊爾登晉裏之事雖非春秋所取亦不必深罪也

傳公薨十有五月而後作主

孝子之思親不見其形則為主以寓之作乘生埋乘主於兩階之間信公之孝過練期矣將大事而濟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子夏曰非禮也胡文定公曰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

而及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三月乘用栗者虞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

晉襄公使陽處父如魯莅盟

公據樂正子附記為正左氏則曰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知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私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私之也違晉不書諱之也程頤齊辯曰案經凡公如他國必書至河而後且書不見公且書何倚於此諱而不書乎此必不然者也且公在魯眼中如晉本討我亦有前何為違朝晉乎使得罪於晉晉將利有以責之必不使大夫與盟以私之也此皆左氏妄為之辭

春秋 十三

文公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故道生於內稱及晉處父盟者與陽處父盟也陽處父不氏未賜族也陽不氏于晉也胡忠簡公曰凡盟必地惟他國大夫來盟盟我大夫往他國盟不地蓋各於其國中故也

晉襄公使司空穀穀令諸侯于垂龍計衛故也

氏曰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於晉龍之會矣

夏六月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

垂龍上音杜三傳謹作士公
撰 龍作飲今並從石經
會盟自公孫叔士故始也使之者非也其臣亦有罪也
有罪也司杜氏曰春秋盟會未有外大夫則會於諸侯者當龍之會議改在於大夫也桓文之霸或盟王人或殺天子楚天子受制於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故書王人以先諸侯晉襄昭霸致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於大夫也春秋亦不與之故序諸侯以先王穀

元年涂月至是歲散如窮余舉且相之月皆
撰 早凡二十有二句焉
聲有音又章貢李氏曰月建丑曰涂建寅曰取建卯曰如建辰曰病建巳曰余建午曰辜建未曰且建申曰相十日曰旬凡八閱月也

急秋
上
十三
十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撰 有音
又音
新安

曰禮稱至于八月不雨則君不舉今文公自十一月不雨至七月則陰陽之氣不和而恒陽為災者八越月矣文公漫不之省雖禱制未終而委行朝聘會盟祭祀之事其無恤民之心若是豈可以居

民上乎
撰 案夏父弗忌為魯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先天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於是拾祭于周公之廟亦信公之主於閔公之上

焉
撰 父音甫杜氏曰新鬼謂信公兄且卒時年長故鬼謂閔公卒時年幼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
撰 大事之大如字
大廟之大音泰躋信公

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公羊子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王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而進祀也章貢李氏曰大事禘也當舉於季冬而八月行之不時也禘以明君臣之義閔君也信臣也升信於閔之上不順也二月作信公主猶在几筵未除而禘于大廟不敬也三傳同譏是祀是已然左氏曰子雖有聖不先父食公

急秋
上
十三
十一

子曰先禘而後祖殺祭曰無昭穆則皆非也先王祭法有大義三賢也尊尊也親親也賢賢也者禘也季秋成物之始禘遠其先王之功德可以配昊天上帝者祀之于明堂之清廟諸侯不行之祀言不王不禘是也尊尊者禘也季冬改歲之際凡嘗為君者不限世之遠近不拘德之賢否合祭之於大廟共列主於大室則太祖東向至尊昭之君皆居左而南面穆之臣皆居右而北面其尸生于堂以臨百官者唯大祖宗子一人而已天子諸侯皆然周禮大禘是也神與矣皆歲一舉之記言三年一大禘五年一大禘非也親親者時祭也考廟親父也王考廟親祖也皇考廟親曾也顯考廟親高也諸侯五廟是四親廟與太祖廟皆時祭之祠禘與嘗是也天子七廟則顯考之上五世祖考為右祖六世為左祖二祖皆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禩其主於太廟之夾室禘則出而合食焉夫禘主

春秋

文公

平君臣則雖兄弟之子先為君諸父有難其統
 者猶當廢其下況兄弟子三傳不知此義而以
 親親之序言之是其說之誤矣積齊程氏曰文
 公居魯未大祥而吉祭于大廟非禮一也傳公
 之主未嘗入宮非禮二也躋傳公于閔公之上
 非禮三也東山趙氏曰逆祀亦僭于閔三傳初
 不異而昭穆之說汪家不同公羊云先稱後祖
 叔梁云先親後祖謂傳為稱而閔為祖與
 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語意略同皆謂閔祖
 而傳稱也穀梁又云逆祀則是無昭穆無昭穆
 則是無祖也與魯語宗有司曰非昭穆同皆謂
 閔昭則傳稱也夏父弗忌曰明者為昭其次為
 穆何常之有是欲以傳為昭閔為穆也故韋聘
 釋之曰父為昭子為穆傳為閔臣臣子一側而
 升間上故曰非昭穆是則傳所謂逆祀者謂顛
 倒其昭穆南北之位也孔子不考外傳及公穀
 傳文及取何氏注謂兄弟相代昭穆同班惠公
 與平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傳皆同此面

十三

十二

春秋

文公

以事宗廟也然公子不特宗君而為人後者得
 為之子不得稱先君而以為人後之義得稱所
 受國之君皆禮之變也兄弟本不得相為後而
 亦以為人後之義治之者為諸侯上必有所承
 下必有所授上無所承謂之篡下無所授謂之
 絕受人之國而絕其後是篡也故非為後則不
 得受國受而不失其中也既為所受國者為稱
 則兄弟四人相及各稱其稱即同四世一稱一
 穆祖孫迭遷皆以受國為人後為重也使非受
 國為人後則支子自無干正統承宗廟之理安
 可以後立不得祭其祖為嫌而輕受國之思昧
 為後之義乎然則祖丁齊桓四子伐立祭享宗
 廟與父子四世相承者何異使其世有遺嗣亦
 終不免於祀安可以廟毀於子而昧其子有責
 賊本不當俱立乎後世受國與天下者遂廢為
 人後之禮其志若君臣之義以輕正統亂昭穆之
 法以清宗廟皆流俗不經之論使然而其失由
 漢文帝始漢文自藩邸入繼大統不後惠帝而

十三

十二

高也為顯考廟文公之時信為考為王考桓
為皇考為顯考孝公親重而遷矣此桃廟之
定數也隨公則公別立廟以祀之不在四親之
數唯拾則則先為名信則當就臣位而在下胡
傳所謂兄弟不先君臣禮也而非父子祖稱無
祖丁為王考祖辛為皇考祖乙為顯考次無祖
小辛祖盤庚曾陽甲高南庚之理祖丁必以祖
辛為考祖乙為王考河重明為皇考仲丁為顯
考次無祖沃甲祖祖辛曾祖乙高河重明之理
此先王所以經綸君臣父子之大倫孝宣其道
而不相傳仁之至而義之周也漢牛泉謂兄弟
當同昭穆不然說有同父五人相繼為君則其
父且施矣亦非詳考明亮之論也蓋別廟而不
在四親之數則無妨於昭穆拾尊主君臣重臣
社稷而昭穆之統則非所論也且親廟雖終祭
而其禮尚簡神祇雖嚴舉而其禮最豐亦兩盡
之道也成曰然則文之與昭何稱曰諸侯絕宗

春秋

卷十三

十四

文公

諸父兄弟不得以屬稱君况天子乎故嗣君稱
先王先公其自稱必曰臣而已蓋國則重親家
則重嗣統則主義則主恩特祭所以明嗣而
思全祀祭所以明統而義著明乎此則知謂昭
君而傳臣者是謂昭祖而傳稱者非謂傳昭也
而手昭祖當北面手隱者是謂昭祖而傳昭也
而非漢光武自稱孝元而衣成不嗣宋太宗稱
太祖為皇兄不知尊尊而確大義漢諸稱皇伯
父不知親親而亂名實皆未達乎先王之道而
深考乎春秋之旨者也我

聖祖

卷十三

十四

文公

太廟神主但題曰某祖某宗某皇帝而無皇考皇祖
之稱祝文但稱嗣皇帝臣某而無孝子孝孫之
稱所以酌乎仁義之中使常而繼嗣變而繼統
皆可通而無碍
大聖人之制作自與先王之道脗合夫三傳而下
漢宋以來豈儒
之所能及哉

○晉先且居及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
經手泰以報彭衙之役
已矣而復伐秦報復之
無已殘民而結怨也
以念取敗晉可以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人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陳轅選
晉人將不名以秦伯在師蓋備左氏之失經未書
秦師師將等師少稱將將早師秦師將早師
少稱人此史例也聖人辨名實之微則有筆削
之旨又以前征伐自諸侯出則雖卿將稱人與

春秋
卷十三
十五
文公
將早師少者同雖卿師重卿但稱師與將早師
衆者同蓋征伐之權尚在諸侯則大夫皆衆者
命以行得失在君而大夫之尊卑不足辨也
左氏方史讀征伐卿大夫有者氏而經但書人
者意謂其多氏不為無所見而未達筆削微旨
至陳氏始發不傳之秘而後伐國成其說以確
契其義則
又失之矣

○棄仲為文公納徵于齊
專政之事也是時魯國兵權掌於仲遂志在
內交宮室以濟其私故當喪服未除而後復
為君求娶以宣元年遂嫁姜氏觀之其實欲遂
遂女也使齊官從則舉重運而以夫人禮至
矣必其與魯不協執禮謝之不得已而納徵
以歸遂於是乎有忿心矣不然納幣非卿也
而遂亦為己三年之外夫豈不可往還而何
以受徵者行卿出妾不得於攝臣而子弒身

○棄仲為文公納徵于齊
為于為初彭山
季氏曰此仲遂
季氏曰此仲遂

歸其端已
見於此矣

斷

公子遂如齊納幣

孟子曰春秋識文公以
魯娶難者曰魯不通三

文公

春秋
卷十三
十六

內言軍實嘉之禮皆不得行子曰子生三年然
後死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

聖祖御製孝慈錄云後世奉父母二十七月上出
於漢儒之安非周公古禮至哉

聖祖

從古者真所謂子之不仁也歟蓋子之說誠得
孔門之傳彭山又謂此亦志出妻之妙蓋納幣

可使大夫而專行之卿寔往迎當親迎而反使
微者皆非禮也況不以夫人禮通之而稱婦美
焉此出妻所以不終也斯
亦明乎屬辭比事之教矣

○

彊梧作鄂之戲

義兄華
公十年

斷

三年

章貢李氏曰襄王二十八年晉襄公
四年陳共公八年杞成公十三年宋

○

晉土穀及諸侯之師伐沈破之以其服于楚

也

南平與縣北有沈亭彭山李氏曰沈
故城在今汝寧府汝水南李氏曰霸者當仲

大義於天下或當為而不為或不為而為
之失其道矣楚向臣負滔天之罪于今二年

使晉襄伏義而前師壯氣直天下諸侯不
鼓勇而從縱未能汙諸其宮楚人必能以所

臣為戮更立君而聽命于中國晉之霸業有
光於前八矣乃視非已事使元完得以獨

羽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二者豈獨
沈哉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之兵伐

沈而潰之迫封虎而逼沈沈之潰潰百沈河益

春秋

昭公
卷十三
十七

於成敗
之數乎

斷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

東山趙氏曰魯以卿往則外
晉卿也蓋事有輕重而大夫

之會必以其班非有說不得以微者往其以微
者會則大國大夫下於次國之卿若溫之會齊

人齊鄭人下是也次國大夫下於次國之卿齊
人鄭人伐宋是也此伐沈稱人者春秋之法征

伐在諸侯則君稱稱君大夫稱人所以辨名實
之際也高郵孫氏曰沈者楚所與之國不思楚

之暴而侵漁諸夏也於是伐其所與之國將以懼之況小國不勝而潰陵中國者楚晉流何罪乎春秋書之以諸侯為失所伐矣魯齊氏曰中國不能明大義以討英狄祇居父之賊乃與師以問小國之罪可傷也已常山劉六曰六知而民潰居之不能治民可知矣舒城王曰六知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伐沈始會諸大夫救急自救鄭如蓋舉兵伐人使之是限所謂威也率衆伐人使免於難所謂福也威福人主之利器諸侯擅之則有害於天下大夫擅之則有害於國聖人見微知著所以戒威福之不可下移也

○**案**王叔文公卒赴于魯文公使人弔之

曰王叔文公即王子虎也

春秋左傳卷十三 十八

○**案**五月王子虎卒

新安注氏曰或者謂虎與魯皆失輔人子於難

難危困之中故春秋贊而卒之然早傳公族與劉文公翼贊敬王以安同室亦不害卒竊疑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劉文公為王官伯皆王室之東故者故特赴於諸侯而魯史記其卒春秋存而弗削以示王臣不當赴於列國耳

○**案**秦穆公復使孟明擊晉以報先且居之徒濟

河焚舟晉師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穆公乃作秦誓曰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

春秋左傳卷十三 十九

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者良士呂力既愆我尚有之伋伋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載載善謫言俾君子弗辭我違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机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案復秋又切且音組濟並去聲還音讀音便斷都現切猶音承一作弓好去聲媚美報切思為政切机吳骨切隍於業切章頁李氏曰左氏謂秦穆公自恃伐晉非也蓋其自言不替孟明為君之明正以其終成濟河之功耳若居自恃則功不在臣孟明惡得以賈其罪我固當以子夏所記為正書序謂秦穆作於敗穀之時乃蕭梁勝地方與陽侯之文非孔門之舊也邵充夫意之遂謂秦穆為霸之皇者未考於春秋內夏外夷之言耳霸者所以尊王室安中國據夷狄秦西戎也每

耶楚以晉王室安中國據夷狄秦西戎也每以皇帝王霸對元會運世春秋是本月月屋

曰兩城于宋以待書者三月之
間每見其兩也則災害亦大矣

○**案** 文公始朝晉晉襄公及公盟于晉享公賦青

青者我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

敢不慎儀兄脫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

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

樂 朝音潮音音
情樂並音洛

冬公如晉 急齊高氏曰公之如晉蓋朝也
非為盟也三年春早不朝于王

春秋世歷 三十三
文公 上

而朝于 十有二月 己巳公及晉侯盟 **案**

山陰陸氏曰在晉都盟故不言地新安汪氏曰
前此未有因朝聘而盟于國都者諸侯有不協
之故則期會于隙地而牲執以示信已
非盛世之事况因其朝聘而要之也哉

○**案** 晉襄公告楚罪于周特為之合諸侯公疾且

聞秦將出師使陽處父伐楚門于方城急公

子朱聞之解江圍而歸與處父遇處父避之

馳於衆曰楚師退矣遂還 **案** 處上聲父音

氏曰子朱是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
江兵亦解故晉亦旋車李氏曰商臣執其
君父晉襄公謂王命以討之義美正於此
矣任好與楚為鄰欲出師抗晉使不遂乎討

莫禽獸耳果霸之皇手處父不敢擊商臣大
逆之罪聞息公子朱旋師而懼實避之而倚
言難人反取救江之名此色厲內荏等語
之說上蔑王法下違君命其伏誅晚矣

○**案**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 處上聲父音商
帥音率伐楚句以救江公

無以字脫文春秋紀兵伐則言伐則言救未
有伐以救者此其言伐楚以救江何也商臣弑
而天下大變人情所深惡晉襄乃能上告于周
而討之可以舉方伯之職矣故特書伐以明楚
罪當討而晉君之義有足嘉者若能大會諸侯
宣揚王命躬擐甲冑執商臣而報之則亮矣焉
武之華而桓文之功不足處矣惜乎受之邑居
內陸之處父僅門方城通息公兵旋還以救江

春秋世歷 三十三
文公 上

為功而退故書以救江謀厥 **案** 息齊高氏曰

父不臣還其居稱伐之志爾 **案** 處父舍大罪
不問而區區為小國解紛其亦不察於先後緩
急之義矣伐不日事特繫之以救江者識其徒
取救惠之名非仗大義之師也道生校胡傳言
以者不以者也晉君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
略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心震恐而
江圍自解矣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

故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也凡此類
見春秋用兵之法矣夫聖人設教正其誣不肆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惟示後世以誅亂臣討
賊子使人倫常著天理常明無禽獸通人之禍

而已何假較強弱勝負之勢而不耻談軍旅之
事哉子夏得曰言伐楚嘉其君言救江罪其臣
是經本旨而先公發明充盡抑

○**案** 徒維闕茂之歲 義見注
十一年

聖斷

四年
五年陳共公九年杞成公十四年宋

成公十四年蔡莊公二十三年
齊昭公十年曹共公三十年鄭穆公五年秦穆

公三十七年
楚商臣三年

文公在晉踰時而返告至于廟

泰山經曰自是入月金國

春公至自晉

素
冬
一
旦
以
女
直
月
拜
名
送
迎
去
也

人逆出妻至自齊 **援** 聲

上

夏延壽姜于魯聖賢東山趙氏曰文公使徵者

人至是致當時有貴聘賤逆之譏稱婦者有始

之辭也凡無姑則以夫人禮至有姑則以婦禮至或謂逆婦姜者公自逆也蓋不思后舉心書

之義豈有國君親逆女而史不書者乎况文公
春方至自晉必不能憂又如齊也其不稱氏與

成夫人齊姜異者出姜有適姑聲姜在而實成
風以妻祖姑為昏主養姜母既稱夫人聲姜避

不敢主也。春秋於婦妾特不稱氏。使不得與適。始適婦者。同文以明妻母。惜竊之罪。蓋假筆削。

者出姜齊孝公之女也不稱氏者不使其族黨

定為夫人則不得以夫人禮至矣故不書至益

作爲之而用仁義爲之公更士以不

始教書法如此而強
臣無君之情見矣

狄間晉之有秦兵也遂掠齊

1

狄侵齊 **纂** 息庸高氏曰自箕之後至尾侵齊
同音有秦楚之難也以齊之強而

狄再侵之則狄之強可知新妄汪氏曰狄復侵齊以晉棄燕攘却之謀而齊霸不紹故也

楚復攻江臧之殺江子及其大夫半氏

任好當為誅首次則處父商臣弑其君父其

寄也清江張氏曰楚商臣無父無君乃致忠

上
於江是禽獸通人之甚以中國諸矣為已任

者豈得安居而以討罪之任付之大夫而已乎是則江之不祀

由晉之無遠謀也

之壞中國之衰霸業之

墮夷狄之橫至是甚矣

晉第八卷
聲

切濟去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2068, 2069, 2070, 2071, 2072, 2073, 2074, 2075, 2076, 2077, 207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 2085, 2086,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6, 2097, 2098, 2099,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2126, 2127, 2128, 2129, 2130, 2131, 2132, 2133, 2134, 2135, 2136, 2137, 2138, 2139, 2140, 2141, 2142, 2143, 2144, 2145, 2146, 2147, 2148, 2149, 2150, 2151, 2152, 2153, 2154, 2155, 2156, 2157, 2158, 2159, 2160, 2161, 2162, 2163, 2164, 2165, 2166, 2167, 2168, 2169, 2170, 2171, 2172, 2173, 2174, 2175, 2176, 2177, 2178, 2179, 2180, 2181, 2182, 2183, 2184, 2185, 2186, 2187, 2188, 2189, 2190, 2191, 2192, 2193, 2194, 2195, 2196, 2197, 2198, 2199,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210, 2211, 2212, 2213, 2214, 2215, 2216, 2217, 2218, 2219, 2220, 2221, 2222, 2223, 2224, 2225, 2226, 2227, 2228, 2229, 2230, 2231, 2232, 2233, 2234, 2235, 2236, 2237, 2238, 2239, 2240, 2241, 2242, 2243, 2244, 2245, 2246, 2247, 2248, 2249, 2250, 2251, 2252, 2253, 2254, 2255, 2256, 2257, 2258, 2259, 2260, 2261, 2262, 2263, 2264, 2265, 2266, 2267, 2268, 2269, 2270, 2271, 2272, 2273, 2274, 2275, 2276, 2277, 2278, 2279, 2280, 2281, 2282, 2283, 2284, 2285, 2286, 2287, 2288, 2289, 2290, 2291, 2292, 2293, 2294, 2295, 2296, 2297, 2298, 2299, 2300, 2301, 2302, 2303, 2304, 2305, 2306, 2307, 2308, 2309, 2310, 2311, 2312, 2313, 2314, 2315, 2316, 2317, 2318, 2319, 2320, 2321, 2322, 2323, 2324, 2325, 2326, 2327, 2328, 2329, 2330, 2331, 2332, 2333, 2334, 2335, 2336, 2337, 2338, 2339, 2340, 2341, 2342, 2343, 2344, 2345, 2346, 2347, 2348, 2349, 2350, 2351, 2352, 2353, 2354, 2355, 2356, 2357, 2358, 2359, 2360, 2361, 2362, 2363, 2364, 2365, 2366, 2367, 2368, 2369, 2370, 2371, 2372, 2373, 2374, 2375, 2376, 2377, 2378, 2379, 2380, 2381, 2382, 2383, 2384, 2385, 2386, 2387, 2388, 2389, 2390, 2391, 2392, 2393, 2394, 2395, 2396, 2397, 2398, 2399, 2400, 2401, 2402, 2403, 2404, 2405, 2406, 2407, 2408, 2409, 2410, 2411, 2412, 2413, 2414, 2415, 2416, 2417, 2418, 2419, 2420, 2421, 2422, 2423, 2424, 2425, 2426, 2427, 2428, 2429, 2430, 2431, 2432, 2433, 2434, 2435, 2436, 2437, 2438, 2439, 2440, 2441, 2442, 2443, 2444, 2445, 2446, 2447, 2448, 2449, 2450, 2451, 2452, 2453, 2454, 2455, 2456, 2457, 2458, 2459, 2460, 2461, 2462, 2463, 2464, 2465, 2466, 2467, 2468, 2469, 2470, 2471, 2472, 2473, 2474, 2475, 2476, 2477, 2478, 2479, 2480, 2481, 2482, 2483, 2484, 2485, 2486, 2487, 2488, 2489, 2490, 2491, 2492, 2493, 2494, 2495, 2496, 2497, 2498, 2499, 2500, 2501, 2502, 2503, 2504, 2505, 2506, 2507, 2508, 2509, 2510, 2511, 2512, 2513, 2514, 2515, 2516, 2517, 2518, 2519, 2520, 2521, 2522, 2523, 2524, 2525, 2526, 2527, 2528, 2529, 2530, 2531, 2532, 2533, 2534, 2535, 2536, 2537, 2538, 2539, 2540, 2541, 2542, 2543, 2544, 2545, 2546, 2547, 2548, 2549, 2550, 2551, 2552, 2553, 2554, 2555, 2556, 2557, 2558, 2559, 2560, 2561, 2562, 2563, 2564, 2565, 2566, 2567, 2568, 2569, 2570, 2571, 2572, 2573, 2574, 2575, 2576, 2577, 2578, 2579, 2580, 2581, 2582, 2583, 2584, 2585, 2586, 2587, 2588, 2589, 2590, 2591, 2592, 2593, 2594, 2595, 2596, 2597, 2598, 2599, 2600, 2601, 2602, 2603, 2604, 2605, 2606, 2607, 2608, 2609, 2610, 2611, 2612, 2613, 2614, 2615, 2616, 2617, 2618, 2619, 2620, 2621, 2622, 2623, 2624, 2625, 2626, 2627, 2628, 2629, 2630, 2631, 2632, 2633, 2634, 2635, 2636, 2637, 2638, 2639, 2640, 2641, 2642, 2643, 2644, 2645, 2646, 2647, 2648, 2649, 2650, 2651, 2652, 2653, 2654, 2655, 2656, 2657, 2658, 2659, 2660, 2661, 2662, 2663, 2664, 2665, 2666, 2667, 2668, 2669, 2670, 2671, 2672, 2673, 2674, 2675, 2676, 2677, 2678, 26

[illegible]

晉侯伐秦

手不離書不離筆江被褥

其罪應誅直書晉侯伐秦見霸主有詞于計失
秦而楚人滅江之不恤伐楚則遺大夫
伐秦則躬行焉此直書而義自見是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齊武丁如魯初修鄰好也

○衛侯使齊命來聘

衛侯使齊命來聘

衛侯使齊命來聘

衛侯使齊命來聘

衛侯使齊命來聘

衛侯使齊命來聘

衛侯使齊命來聘

衛侯使齊命來聘

冬十有一月 有音 士寅夫人風氏薨
曰風氏傷公之母也而稱夫人自是始
妻亂矣語曰邦君之妻人稱之曰君夫人稱
諸侯之妻曰夫人稱之曰夫人稱之曰夫人稱
非敢美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後亦以
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妻母
夫人之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早其身以妻母
身則夫位賊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
夫禮者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戴尊者也
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經
禮之所由變也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祭犂大淵獻之歲

經 118-249

考石經補注 昭大定公曰珠玉曰金車馬曰之舍去聲 昭大定公曰珠玉曰金車馬曰山李氏曰王朝諸大夫利魯將迎贈送之賄故因襄王之厚魯而假借公母魯以求使焉雖遇寵妾母魯所希顧周之語臣不能以禮正天子使以厚傷公之故成姜母為夫人蔡亦乃伯之罪亦不可

○ 成風死五月而以夫人之禮葬之於是成風

附而哀姜絀矣 章貢季氏曰此與用致夫人俱見樂正氏記

二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章貢季氏曰成也信公八年掃于大廟集先君之賢者而告之益聲哀姜絀君之罪而集成風定國之功使成

春秋 三十三

文公

風立主婦之位而威之為小君也文公即位晉廣柔弱公于逐專執兵權於是告魯於月家王以傳公優佐齊桓晉文有維帶之勳再朝之禮故於信公之終使未服會葬而威風之死祭未召伯再未召魯人之執意而謂之也夫威風擇婦耳鄭子通于防所以稱愛季姬而縱其越禮婦妾不稱夫人所以稱愛季姬而縱其越禮視哀姜主果大相遠哉況其私事成季又有股林難言者此敬肅之所取法也魯始稱王命而尊仲子又藉王命而尊威風至於敬肅遂出姜而墓居其位則不復使王命矣然則武盟葬其主野葬焉為周天出於敬肅而音於墓者也是故春秋每謹於微觀仲子歸則有夫人之用致觀成風之葬則有出姜之歸齊焉曰開有案所謂問者亦謹其禮正其分而已矣或曰前附哀姜居子以為非禮今成風又不當附則葬官持終無配乎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時有變則禮亦從而變矣哀姜淫亂故君固不可以入

宗廟經於其始至不書至而書入要其終以示大義也成風賤婢而且其成季之配又豈可以配先君而預櫛格乎與其非禮寧無配焉可也漢先武謂呂雉辱宗廟絀之而亦薄姬以配高祖正與成風事同皆不明乎春秋之大義也胡文定公曰仲子雖聘非意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稱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附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嘗葬乃有二夫人附廟以亂倫者記無後辭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 襄王復使召昭公會成風之葬 復扶又

邵補文定公曰召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止齊陳氏曰莊信之際元王知有盟主而已而哀王之卒年更有事於諸侯於是下服會葬毛伯錫命尤及汲於魯也尤汲汲於魯而何為乎成風一人舍昭之一人葬之以是懷諸侯吾兄周之益陵夷矣

春秋 三十三

文公

斷 天王使召伯來會葬 三傳亦闕天字以定公曰歸舍且賜施於妾母已綱墨矣又使卿來會葬思數有加焉是將相之於廟也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彭山季氏曰伯字天子之大夫也召本康公與之後來地初在岐周康公封燕其後有晉佐周室者以召為氏至平王時則於東都受來此書召伯與毛氏同例道生於外傳紀襄王拒晉文請隨之辭可謂知先王之興矣蓋於成風乃有登陸平王仲子之謂而榮示召伯不能昭王以典禮顧從史以求使為三綱人極之本廢之則亂亡必至幸糾家父仍示之子來聘榮亦錫命而亂賊接連於當世幸糾榮亦舍昭召伯會葬而嬰寵肆行於列國固由天王失道而數臣不終之罪可勝誅哉夫襄王之施於魯如此文公受命而無親三前不

奔喪而致毛伯來金是周之婦魯使若小國
之事霸主而魯之微周僅知霸主之視小國皆
人道之大變也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棄玉動矣非禮恥取辱焉豈非世之未鑒哉

穆伯聘晉修舊德之好也

夏公孫叔如晉
息齊高氏曰王舍且聘又
來會葵拾天王而禮事晉
不待貶而思凡也

晉今又使卿往聘焉魯之謹於事霸主也魯臣
如晉聘者二十四載從會葵者又四焉始於公
子逐而終於季孫斯仲孫何忌或無所為或有
所為考其時與
事而得失見矣

初都叛楚即秦又貳於楚故秦人伐郢破之

春秋
楚界上小國遷於南郢都燕

秦人入郢
息齊高氏曰郢蓋微國秦以其
國之後畏吳之強去郢而都彭山季氏曰
秦自僖三十三年入滑將以虜東諸侯東諸
侯而不得至是入郢又以虜楚也便非晉以討
教迫居其東則其肆行豈在楚下哉聖人書此
蓋有經世
之志矣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之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臧陶庭堅不祀忽諸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姓臧陶之後子爵六國故滅在
今廬州舒城縣東南六十里

秋楚人滅六
息齊高氏曰楚人往平滅江
者以中國不正其
滅之罪故也

許僖公在位三十三年而薨子錫我嗣立是
為昭公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義詳隱公三年宋
公和卒與僖公同
年許男
新臣同

商橫困敦之歲
義見莊
十三年

六年
章貢李氏曰襄王三十一年晉襄公
七年陳共公十一年杞桓公十六年
宋成公十六年蔡莊公二年五年衛成公十四
年齊昭公十三年曹共公三十二年鄭穆公七
年秦穆公三十九
年楚商臣五年

文公使人如許會葵僖公

春葵許僖公
道生按僖私謚也許男
爵而稱公其情甚矣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故季文

子聘于陳

好去聲

斷

夏季孫行父如陳父音

按積齋程氏曰行父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新安汪氏曰季友如

陳者再行父之姓蓋因其祖之舊好

季文子復如晉問襄公之疾也於是求遭喪

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

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無害

按後又切焉音煙

春秋

十三

三十二

文公

上

斷

秋季孫行父如晉父音

按新安汪氏曰王制諸侯於天子比年

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文公即位六年

君朝於晉者再而責卿比年往聘過於事天子

○

晉襄公在位七年而薨太子夷皋少大夫曰

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

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

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

矢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羸嬖於二君立

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人其

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

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

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

上之以狄故讓季既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

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

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

可乎故先蔑土會如秦逆公子雍穆羸日抱

大子以號於朝曰先君何罪其詞亦何罪舍

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寔此出朝則抱以

春秋

十三

三十三

文公

上

適趙氏頭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

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

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

與諸大夫皆患穆羸且畏信乃辭雍于秦而

夷皋立是為靈公

按少好難孟去聲梓音

俗作啼朝孟音潮舍音拾適嗣之通與嫡同

為音煙適趙之通施職切屬與嫡同杜氏曰

夷皋靈公名雍文公之子襄公庶弟賈季即

孤射姑公子樂亦文公子辰羸秦穆公女趙

孟即趙盾杜祁公子雍母晉穆公伯姑案

公毋文公立襄為太子季既狄女文公處狄

時所納先蔑即士伯先軫孫士會即陽會上

殺于穆羸襄公夫人宣子趙盾謀殺穆羸謂長

不容於大義也彭山李氏曰公子雍長而賢
靈公幼而昏趙盾所忌在雍而利於立靈也
靈公之六卿如陽處父先愛孤射姑先都上
穀箕鄭父欲立長君盾特在下卿之列陽從
衆議而陰結秦夫人遂立靈公而擅始盡屬
於盾矣不然則處父諸卿皆世家也安能一
一從逐無遺邪六卿盡而晉人唯知有趙氏
夫此字之執靈氏之平楚籍之廢靖皆盾啓
之也左氏之說性性為盾文義非第世公案
不可不辨升菴楊氏曰古杜字與詩言桑
土同而陶唐氏豈事氏御龍氏為土氏之先
其處者為唐杜氏道生按晉先蔑稱士伯則
會當為土會漢鴻都石經范氏碑魏三體石
經隨會皆作土會今士會傳寫之謬使先隨
引夫

春秋
文公

十三
三十四

斷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驪音切公年作
權考石經從左穀

隱公三年宋公和卒與信公九年晉侯僖諸二
十有五年晉侯夷吾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

○

晉襄公之春三月而襄文公使襄仲會之

斷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高郵孫氏曰古者大
國不通三卿而諸侯

之葵一卿報性則國家之事無闕乎故春秋之
法葵諸侯使微者則無職卿行則識之以為強
者晉弱而弱諸侯之葵士大夫送受皆之於
曰先王之制諸侯之葵士大夫送受皆之於
者會葵蓋晉文所為霸令使大夫弟卿共葵事

改故孫姬葵平公李孫意如葵躬公制葵晉案
敗少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葵夫葵晉案
公葵氏曰三月而葵速新安汪氏曰趙盾
事也葵陽鄭氏曰觀趙氏以大夫之禮送葵公
之終自是君臣無辨而省之試武之專執之板
籍之墓地
手此矣

○

初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
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

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
于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
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

春秋
文公

十三
三十五

斷

難是以去之處父欲立公子雍弗克靈公立

趙盾委罪於處父而誅之
沈除任切漸聚葵切今作
沉潛難去聲盾杜本切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處上聲
父音甫

斷

靈公幼處父謀於趙盾欲易之弗克誅焉積齊
程氏曰案三傳載處父事聚無足信然經書處
父神師會盟共擅晉之權而不以其道者故當
晉國搖搖之際正元臣秉節之時而首見殺焉
夫尊殺大夫罪也若處父
者其道足以殺其身者歟

○

賈季召公子樂于陳趙盾使殺諸郕靈公既

定位賈季懼而走伏
釋 賈杜本野音皮
傳皆言陽處父因謀置中軍佐襄公渴言而
射姑欽處父與經書法不合孫華老程時收
辨之是矣然謂射姑為處父之黨則亦泥為
一事皆臆說也先公考子夏等傳乃知處父
射姑皆以召君見諫出走供在襄公既笑之
後初無漏言中軍之故也然後可以辨三傳
之疑而不林於
書法之旨矣

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音亦又音夜殺孽
作夜益因聲而謗
釋 胡
簡公曰射姑奔而即狄其惡可知道生按晉襄
肅辛而處有即有專國之心處父以之見諫射
姑以之出走則趙氏不臣之迹不待推圖而已
射姑如此孰謂夫子有稱宿以良大夫而惜其
十三
三十六

文公

趙境可免哉此事考之則晉霸中東之故三
宋公晉之漸皆可推見不特盾之執送然爾
閏十二月文公不請王朔僅謁諸宮而已
彭山季氏曰文公以閏非正月不行告
朔之禮但以其月朔詣季廟瞻拜而已

閏月不告月

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
作事以厚生民之
道於是乎在矣不告月者不告朔時政也何以為民
胡文定公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主手月而
為不告朔也四月之廟盛而置閏是主手月而
有閏也按不告朔而書月者六月時則以星授民
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龜百官修其政於
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於是為耳矣閏不可
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環觀則有其
象歸奇於抽以象閏數也予指而承之閏象也

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或歲
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領告朔
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予貢
欲去告朔之儀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東
山趙氏曰長猶朝于廟朝音
歷閏十二月
年冬領明年正月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
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謂正朔也文公以閏非
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至廟拜謁而已
故曰猶朝于廟猶謂經氏曰朝廟禮也朝廟而
不告朔非禮也非謂既不告廟并朝廟可去之
也使大公於閏告月而朝于廟則得禮矣此文
意與諸三望以同而實異東山趙氏曰周禮大
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
侯藏之祖廟至月朔則用特羊告廟謂而行之
謂之告朔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享其
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此諸侯奉王教致社考
之常禮何氏曰先受朔政乃朝廟明王教尊宗
十三
三十七

重光炎奮若之歲

重平聲義見
莊十四年

七年

章貢李氏曰襄王三十二年平靈公
七年
襄元年來成公十七年陳共公十
二年杞桓公十七年蔡莊公二十六年衛成公
十五年齊昭公十三年曹共公三十三年鄭穆
公八年秦康公登
元年楚商臣六年

弁徑之徒須句復袂于邾至是文公擊邾問

弁徑之徒須句復袂于邾至是文公擊邾問

晉難也復奪須句而城郛以備之
句並權未切問去聲郛音乎杜氏曰魯邑一南有郛城

經斷 春王二月 三傳無此三字 公伐邾
國有難 亦傳寫脫之 杜氏曰

而侵小 三月甲戌取須句 公羊作
安定胡氏曰須句為魯所取復 志暴也

入于邾今又伐取之其惡可知 遂城郛
子曰惡不時也四明黃氏曰文公 正

○ 宋成公在位十七年而薨少子杵臼立是為
春 十三 三十八

昭公
火去

經斷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不書月闕文不書葬宋乳 而諸侯不書也王臣穀梁

作王臣考石經
古文從左殺 義詳隱公三年宋公和卒 與僖公九年宋公御說二

○ 宋昭公以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
公孫父卒

豫為司馬驍驥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
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
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

矣焉謂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况國
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
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
若之何去之不聽戴縶之族率國人以攻公
殺公孫固公孫鄭公孫鍾離及棄公之孫孔
叔于公宮
昭音實華去聲去上聲彭山 李氏曰宋成公時桓族以懿 親凡寵而縶氏尤盛故昭公初立將去羣公 子而立其私人此華氏諸遠族之不得志者 所以起而 作亂也

春秋 文公 十三 三十九

宋人殺其大夫

人將執昭公而立鮑則其所殺必忠於昭公者
也故皆不名以別於討亂稱人者春秋以紙房
書者二十四未有上通君祖毋下結六卿六族
以及國人盡殺大夫之忠於君者而使其黨為
卿以卒成其篡殺如公子鮑者亦未有以世適
嗣位外會諸侯內奉宗廟前亂臣而後賊子徒
據虛器十年而坐受篡奪如宋昭公者夫子於
此蓋深致意焉是故不書其名然公孫固大司
馬也公子卯書司馬而國不書者昭公未即位
官非其官也屬辭比事而求之則聖人之情見
矣彭山李氏曰此國亂之亂未有不依巨豪為
主者所重在亂故不斥主名而但曰人耳宋之
亂必華氏主之觀殺司馬而傳言因華氏之族
是也大夫不名者見殺非一人其名不勝書也
○ 秦以公子雍之故擊晉晉人禦之箕鄭父居

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

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潛

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秦亦敗晉下軍先蔑

以軍走秦從子雍也

里切走晉秦彭山季氏曰令狐晉地今屬山

西平陽府蒲州即唐河中府也新安汪氏曰

晉襄以前年八月卒十月莫與秦人室下知

其已立君而至是始納公子雍邪蓋趙盾始

議求長君而中變其說秦人雖知其立靈公

而欲以重兵強納公子雍以爭國也夫康公

始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故作渭陽

之詩是固良心也今乃納廢棄而奪嫡甥之

位自是兵爭不息豈非怨欲害手良心而然

然道生機先蔑以趙盾命迎公子雍于秦既

而盾背先蔑立靈公蔑雖自秦歸晉而疑懼

不安故威心於秦而以師誅之左氏敘事頗

錯故突氏胡澹楚趙水納黃東變程積齊皆

以為疑然謂其全矣則又誤矣唯先公考討

精詳足以正

經斷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績勝負敵也道生機趙有敗秦

而秦獲先蔑其無勝負可知

作先昧以師齊秦

考石經從左殺

也積齊程氏曰秦晉方交兵入秦

為晉世讎而先蔑奔之其罪大矣

○ 案 狄間秦晉之爭也遂掠魯

狄侵我西鄙

後侵魯使齊使來使衛

晉襄既洗莫之忌矣

文公會晉趙盾及齊侯宋子衛侯陳侯鄭伯

許男曹伯盟于危靈公立故也

案陽卷韓西北有危亭齊昭公宋昭公

衛成公陳恭公鄭穆公許僖公曹恭公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危

也止齊陳氏曰諸侯何以不序晉始失霸也

盧吳氏曰經書諸侯者皆前目後比此年以前

並無諸國之目若無左傳則不知其為齊宋衛

陳鄭許曹七國之君不列叙諸國而但言諸侯

以無盟主而大夫強合諸國之君故略之也新

安汪氏曰經書大夫之盟不書名氏者三莊公

九年書及齊大夫盟時襄公已執桓公未入齊

無名當謂大夫自為主而與莊公盟故大夫不

書名氏此年趙盾初立靈公專執晉政強會八

國之君而自主盟亦若晉無君然故趙盾亦不

書名氏誤也之會諸侯皆在而十一國之大夫

自盟則諸國皆若無君矣故亦但書大夫盟危

○ 案 狄間秦晉之爭也遂掠魯

狄侵我西鄙

後侵魯使齊使來使衛

晉襄既洗莫之忌矣

文公會晉趙盾及齊侯宋子衛侯陳侯鄭伯

許男曹伯盟于危靈公立故也

案陽卷韓西北有危亭齊昭公宋昭公

衛成公陳恭公鄭穆公許僖公曹恭公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危

也止齊陳氏曰諸侯何以不序晉始失霸也

盧吳氏曰經書諸侯者皆前目後比此年以前

並無諸國之目若無左傳則不知其為齊宋衛

陳鄭許曹七國之君不列叙諸國而但言諸侯

以無盟主而大夫強合諸國之君故略之也新

安汪氏曰經書大夫之盟不書名氏者三莊公

九年書及齊大夫盟時襄公已執桓公未入齊

無名當謂大夫自為主而與莊公盟故大夫不

書名氏此年趙盾初立靈公專執晉政強會八

國之君而自主盟亦若晉無君然故趙盾亦不

書名氏誤也之會諸侯皆在而十一國之大夫

自盟則諸國皆若無君矣故亦但書大夫盟危

冬

徐伐莒 子制之以導三也與吳同義

急齊高氏曰徐本戎也厥後自遷於中國數與中國諸侯盟會僖十五年楚人伐徐齊桓為之大合中國諸侯以救之為其能去夷即華不侵犯中國故也今與吳而伐莒以中國無盟主是以取有故

○

莒有徐難求援于魯計修泚之盟務伯請往

莊之 去聲左氏曰務伯娶于莒曰戴

辛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亂則為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務伯如莒盟見為仲遂及鄆陵登城見之自為娶之仲請受之小將許之叔仲會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

春秋

內為亂於外為寇危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棄以啓寇難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叔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杜氏曰聘柏公孫叔敖也

○

公孫叔敖如莒從盟 草履吳氏曰魯臣每欲之禮假公事以遂其私居之無政臣之無禮也

○

橫父攝提格之歲 義見並十五年

八年

章貢李氏曰襄王三十三年晉靈公二年陳共公三十三年杞桓公十八年

宋昭公十四年魯莊公二十七年衛成公十四年齊昭公十四年曹共公三十四年鄭穆公

九年

是歲既如病之月無事 義見桓公十有二年與莊十有

六年十有七年三十有

○

春王正月 義同桓公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十年僖公六年二十有四年三十有二年

是歲余臯且之月無事 義見桓公九年及莊公十有九

同年

春秋

夏四月 義見桓公九年夏四月與莊公十有九年同

襄王在位三十三年而崩太子壬臣嗣位是為頃王 頃王切

○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義詳隱公三年三月

十有五年三月乙未僖公八年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同

○

襄仲會趙宣子盟報危之盟也遂盟伊維之戎 義同

○

義同

○

義同

○

義同

○

義同

○

義同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杜氏曰衡雍鄭地榮陽縣也晉趙盾盟于衡雍去
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也夫天王崩諸
侯不奔喪而趙盾盟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
王畿之內惡其大為清江張氏曰後漢河南卷
縣有垣頌城古衡雍也與趙盾相連自晉文襄
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復以國事付之公子遂
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故
義所以得窺伺問隙私事之以貶貶趙盾也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秦
半會下有伊字衍文杜氏曰諸侯雜居伊水雖
水之間秦鄭地胡文定公曰聖人謹筆是之辭
春秋 十三 四十四

文公 上
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雖曰天地之中而戎
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
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
漢已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沉
唐亦世有戎狄之禍詩翰以為謀國者不知聖
春秋之通信矣急齊高氏曰暴亦王畿之采邑
詩稱暴公是也雖戎雜處于王畿之內而列國
至於與之盟則其于中國甚矣大夫無逐事自
壬午至乙酉四日之間不能再出又非一事再
見故兩稱公子遂以見晉戎同使又各舉其地
以辨筆是
之公也

○ 穆伯如周弔春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杜氏曰故前年還已氏於
莒今奔復從此女於莒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後

胡文定公曰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後者
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已氏之欲從也
夫以志狗氣驕行淫欲而不能為之計至於棄
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
書其事於敖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特其志
室怨之方也宋氏曰公不奔秦而卿行是諸侯
不有天子也敖如京師而不至是大夫不有諸
侯也新安汪氏曰敖以乙酉如京師而以丙戌
奔則受命而不行可知矣豈以無王實以無君
文公既不加葬命之譴於敖又不遣使卿如京
師況天王之喪赴告受魯已三越月仲遂盟戎
近在王都之側若問間知徐徐遺款方共弔事
文公於不至而無還以喪考妣之變而忽然忘
情不趙秦趙亦不思魯公仲子之喪王臣將命
春秋 十三 四十五

文公 上
者至再而至三也經書乙酉公子遂會雜戎公
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後丙戌奔莒非獨著敖之
罪舉魯國君臣之罪
皆莫逃聖筆之誅矣
宋 蝗為災

○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饋錫其粟而貧之年
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吳無日
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
桓以下無不恤也鮑美而賄通乎秦大夫

○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饋錫其粟而貧之年
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吳無日
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
桓以下無不恤也鮑美而賄通乎秦大夫

人欲立鮑因戴氏之族以殺大司馬公子印而逐司城蕩意諸于魯皆忠於昭公者也

釋義

上特單切左氏曰宋襄公夫人王姬嫁王姬之郊也杜氏曰公子印昭公母弟戴氏之族華耦華元皆是王川履氏曰公子鮑宋襄公庶弟成公之故昭公之叔祖襄公夫人王姬嫁王之女也杜氏以鮑為昭公弟失考矣左氏謂王姬嫁王之郊蓋傳寫字誤耳若王姬嫁宋姊是時年將七十鮑果移居是時年未弱冠豈有通情之理邪

經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釋義 黎氏曰司馬與宋之官公子印也

春秋

上

十三

同十六

司城來奔

釋義 子夏曰宋公子鮑將為亂殺司馬而逐司城官而不名志無君也

也看江張氏曰司城即司空中土之官蕩意諸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曰司城東山趙氏曰諸矣大夫稱名氏後則稱其大夫宋有不名而以官稱者而宋昭公之大夫既不名且獨稱其官此春秋之特筆也夫公子鮑之機動於昭公宋即位之前而卒成於十年之久使非其貴戚強家震其間則鮑雖姦宋夫人雖惡昭公安能執干戈我宋一婦人邪大子於此益蓋致意焉是故特書其官公子印始代樂後為司馬既而亦為大司馬乃以舊官書考宋大司馬借王官不可書也自左氏今所錄之事而安解書法學者但知其例之不通而不知其事之可援蓋其事可據者皆列身史志之成言而所以為例者乃左氏之隨見也為其學者往往自不能深考而猶宋昭公無道見殺之說至今猶誦於口而筆於書未有辨其誣者然則春秋特筆之

義其不可不明乎彭山李氏曰華氏將成公子鮑之篡殺司馬印而其屬比守土者皆逐之故官而不名亦以死者之衆其名有不勝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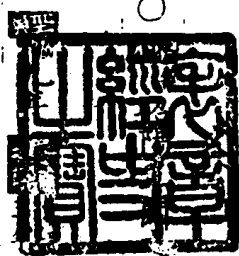
春秋

上

十三

四十七

春秋世學卷十三



義見莊十六年

李氏曰頃王士臣元年晉宣公陳共公十四年杞桓公十九年宋昭公二十二年魯莊公二十八年齊桓公十五年齊共公三十五年鄭穆公十四年秦康公三年楚高臣八年

○案襄王之魯穆伯之幣不至故周毛伯衛徵賄

金于魯

春秋世學卷十四

○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子曰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臣而稱毛伯也天子三年然後稱正毛伯來求金何以書王音無求求金非禮也高郵孫氏曰天玉崩書事不具而求金于魯魯謂為人臣而使君父有求於己為魯之罪可知矣

○成風死出姜正位中宮始歸寧于齊

○夫人姜氏如齊

彭山李氏曰出姜始至成風仲遂未成之為夫人至是成風死文公長夫人漸得權心始以夫人之禮處之故聽其歸寧以明寵異既為夫人則族

案襄盛故稱氏登是

○莊叔如魯會襄王之葬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何氏曰惠文公不親往傳公成風之喪襄王此禮故錄之以責內東山趙氏曰款如京師而魯得臣如京師與襄王此不與使卿則書之例也此謂魯者必歸含禮贈且臨皆同月畢事雖記言諸侯之禮甚詳鄭康成記禮天子於二王後含為先禮次之贈次之贈次之於諸侯含之贈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以此推之則諸侯於天子可知故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財公孫啟

春秋世學卷十四

○齊魯傳言其以幣奔是也古者天子崩諸侯皆親奔魯顧命所記詳矣春秋之世遠微者弗舉如列國而又有不往者其能親送天子之喪乎劉向讀曰公親會則不書矣既葬書法亦非事實矣文公以襄王嘗使大夫會魯公矣又成其妻母之喪魯既使卿供晉葬矣事出是便卿如周而魯不至乃使卿會矣則魯人之情見矣道生按魯公之從魯未嘗厚於魯也而卿供葬事襄王於魯莫厚焉而文公不親而致便之伯求金而僅使卿往焉是事習逾於天子而視主者於列國文公之罪不勝誅矣

○夷之蒐晉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殺

將中軍先克黨於宣子曰狐趙之勛不可廢也從之故先都怨先克宣子殺之

父音

音註將
去聲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案 東廬吳氏曰時趙盾

先都等不明其罪而使羣下殺之故以衆殺爲
文道生按趙盾專殺如此無君可知故先都等
稱晉人殺之與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同書法
皆以著執逆之內也殺渠謂誅有罪于者謂以
國討皆不
得其音

出姜歸寧而返告至于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案 胡文定公曰夫人
與君敵體同主宗

春秋世學
卷十四
文公

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通他
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或曰來夫未有致之者
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知齊以寧
父母於禮得行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蓋以
見小居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爲宗廟主一國之
勢儀而可以推勸乎家氏曰夫人與國君體體
其出至皆言辨上下之分示衆妾不與夫人
等因婦寧而見義非爲婦寧而得書也文公無
正家之法強臣僭妾比而爲姦戾子奪嫡有萌
而不悟春秋特書以正之宋嘉呂氏曰錄叔姬
之歸紀者爲歸于鄭起也錄夫人姜氏之至者
爲歸于齊起也是聖人之微意也彭山季氏曰
書至者以夫人之禮欽至也道生按出姜齊孝
公女孝公卒而夫人存則出姜歸寧其亦禮
之所許舊說以爲齊昭公女彭山辯之是矣然
謂出姜父母已終安得歸寧兄弟亦以意德之
而未詳者歟難飲至之說最合史法而宋儒三
家發明言外之旨皆有益於該經可參考云

案 土穀以失職怨趙氏趙盾殺之并其鄭

晉人殺其大夫土穀及其鄭父

案 土音杜
父音甫

定公曰殺先都土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
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晉是時晉靈初立主幼
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有之黨也若獄有
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宋成平而皆殺
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
國討不去其官而異鄭父書及示後世之司賞
罰者必本忠恕無有
黨偏之意其長精矣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

春秋世學
卷十四
文公

圍也楚子師于狼淵以攻鄭晉趙盾以諸侯

案 少去聲杜本初杜氏曰狼
淵在潁川魯齊高氏曰楚不

伐鄭父夫今晉文襄既決而靈公年少中國
無盟主楚雖負誠逆之罪而中國莫敢誰何
益無所顧忌至是遂伐鄭欲與中國爭盟也
然舉五國之兵不能討楚國後虐父之賊乃
奔走以救鄭亦
見中夏之衰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東山趙氏曰晉靈中宋楚圍北方其居親
將以伐鄭而獨不得稱將者諸夏之心猶

不忘晉則不使楚人一日得與中國抗衡也凡
大夫將據大夫者征伐自大夫出也晉初不以
正與不據其事則又奪其恒稱趙盾將五國之
衆救鄭而不反足師思其以大夫而專霸討既
不能以信義屬諸侯又不能以武力震楚而徒為是紛爭也
○
楚問晉之救鄭也遂掠齊

○
楚伐侵齊
楚齊高氏曰晉索諸侯而兵不
狄之不侵齊五年矣今復舉
其強則桓文之緒可謂衰矣
案曹共公在位三十五年而薨子壽嗣立是為

文公
春秋
十四
五

○
秋八月曹伯襄卒
義詳隱公三年宋公和
卒與桓公十年曹伯終
生二十有三年曹伯終
姑莊公七年曹伯般同
○
玄月魯地動
章貢李氏曰
月建戌曰玄

○
斷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子曰地震者何地動
也何以書紀異也孔氏
曰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地
震舒城王六曰春秋五書地震惟於文襄昭宋
見之皆陽微陰盛君弱臣強之所致文公急情
政在大夫宋公外使於強楚內脅於強臣至及
國而不入若此則夫國之危矣山任氏曰
前此魯百年未有書地震也而自此至哀公書

地者五地也道以靜為體以順為正安以承天
者也其書理而不得其節焉則震而不安其
所承矣此足以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
變而不承諸侯處位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
楚子商臣弑父自立既伐鄭遠交於諸侯故
越椒如魯

○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教來作狀
謂書椒以其禮交中國而進之也木訥謂曰楚
莊宋公以伐宋亦秋亦書楚子豈進其虛中國
邪宜申謀為不道而見殺春秋亦書宜中豈進
其謀邪耶書楚子書椒從其國之稱書其實而
已積齊程氏曰楚始書前使書則人後書臣名
又書楚子使之者以時世愈降夷狄漸同中國

春秋
十四
六

魯史隨事而書此加詳焉聖人因而錄之以見
中國日衰夷狄日盛如此道生機公羊以楚始
有大夫為許之殺梁以其求我而襄之原父以
為修下人之義而責之明復以為暴義修聘而
進之康侯以為思善悔過而以中國待之克克
以為錄其一節之善而與之皆非也唯薛士龍
張元德黃東發程持叔之說為得也蓋楚商臣
弑父與君之賊覆載不容身無存沒時無古今
皆當致討而不敵而况懷封豕長蛇之志為遠
交近攻之計聖人乃因其一聘魯而遷許之衆
之進之責之與之何其小哉公穀諸家之見殆
猶虞公貪璧焉而受晉欺也此蓋襄貶之說誤
之失屬辭比
○
秦將伐晉致魯僖公之從及成風
江張氏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
而歸梗于魯猶楚欲圍北方而求聘也

經 118—263

○**案** 晉冀缺會叔仲惠伯謀諸侯之從楚者

彭山季氏曰惠伯公孫之子叔孫得臣之弟別為叔仲氏名彭生惠也其持楚從楚次厥終而不款離居側而使卻缺至承筐其意本非所急亦徒謀而已夫魯之諸臣情雖難離晉然猶有中國之慮惜乎趙有志不在此耳

○**案** 夏亦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左氏亦下有仲字

杜氏曰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山李氏曰今睢州新安汪氏曰晉款謀貳國

春秋 十四 十一

○**案** 而使次卿為會亦不違執政而使惠伯往其謀之不違而不以却缺人為張之勢當矣蜀杜氏曰自文公之後大夫擅相為會者多矣春秋詳而志之

○**案** 曾文公免魯如魯

○**案** 秋曹伯來朝 彭山季氏曰莊傳之時曹與宋人終身之耻也當其歸國不得已而從晉國許及襄靈政東遂不復出與諸侯之事共六汶文公嗣知魯諸侯有志輔晉故特書朝許以求庇於中國也然桓文之時諸侯相朝者鮮不致以事天子之禮事人也至是小國畏大國而朝者遂紛紛矣道生按諸侯事畢入見天子禮也其於同列有聘無朝詳辯於隱公之世矣曹伯此來其亦先如京師已乎雖如京師而後

○**案** 之魯猶不合禮況其如京師與否未可知也齊桓晉襄受魯傳文之訓魯失今曹以書天子之禮事而文公受之皆罪耳

○**案** 葉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困賀楚師之不害也

○**案** 公子遂如宋 廬陵李氏曰曹聘宋始於此年

○**案** 秋間晉之有楚虞也復掠齊 間去聲後扶又切

春秋 十四 十二

○**案** 狄自齊侵魯 叔孫叔追之候叔憂御莊叔歸房叔為右富父終甥駟乘破狄于鹹復長狄僑如以名宣伯 宋說證切名音命杜氏曰莊叔得臣諡鹹

魯地宣伯得臣子僑如

○**案**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敗必孫氏曰不言師師時尊師少也恩齊高氏曰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言我不與狄之抗中國也

游地敦祥之歲
義見
十九年

十有二月有音
紀桓公二十二年宋昭公五年蔡莊公三十一年
平衛成公二十年齊昭公十八年曹文公三年
鄭穆公十三年秦康公
六年楚商臣十一年

○
紀桓公伯朱儒走之魯
杜氏曰朱儒邾
君名走音泰

○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公羊作
盛伯非
泰山孫氏曰
邾八年邾降
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邾又來朝此而來奔
蓋為齊所逼彭山幸氏曰邾自降齊之後未嘗

春秋
十四
十三
文公
下
改事它國齊復舊偏之有益凡書君奔皆見逐
於強臣者也或邾有強臣諸邾伯于齊如元坦
之想衛侯于晉則不取之齊而之魯耳道生按
武王初封叔武為邾侯今稱伯者蓋亦周王所
賜如陳之點於桓氏
滕薛之點於桓氏

○
杞桓公為嬀于晉晉請于王以伯禮如周僅
復杞伯桓公之二十二年乃如魯
按道生

先公亦據樂正
氏以為案者

○
杞伯來朝
音
文公之女叔姬許嫁于杞而卒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公羊子曰此來適人
許嫁字而葬之死則以成人之禮葬之長安趙
氏曰特君之女故曰子以別於先君之女也

○
羣舒叛楚楚成嘉為令尹伐巢圍之舒與也
令去聲杜氏曰羣舒舒屠舒鳩之屬成
嘉若故之孫子孔巢吳楚間小國廬江
六縣東有若菜城急齊高六曰書稱巢伯來
朝則巢之建國久矣楚遂取之為舒邑後為
吳所滅

○
夏楚人圍巢
舒城王氏曰王道之行小國
各安其職而貢獻于天子及

春秋
十四
十四
文公
下
其東也小國困於強暴不得保其社稷者多
矣書者惠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

○
滕昭公如魯始朝文公也
朝音

○
秋滕子來朝
音
新安汪氏曰曹文公紀桓
位而始朝以文公之昏庸急隋而儒書來禮之
舊周公禽父之澤猶為諸侯之所尊敬文公乃
不思止職之有闕已越再朝之期而
不修往朝之禮於京師何謬之甚哉

○
秦康公使西乞術如魯且言將伐晉
音
遂本訪趙氏曰九年春將伐晉則歸信公
成風之梗今將為河曲之戰則有術之聘

經

秦伯使術來聘

術齊侯氏曰術公子術也
術齊侯氏曰術公子術也
術齊侯氏曰術公子術也

○

春復伐晉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息佐

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荀將下軍胥甲

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

秦不能久請深望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

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

春秋

十四 十五

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

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

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

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曩

懼坐甲固故是求教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

曰時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

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

我何以報乃皆出戰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

軍之事皆未熟也明日請相見也是駢曰使

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避矣諸河必敗

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

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

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音甫卻乞逆切史容朱切駢蒲服切士會杜

好聲聲惡為故切趙盾客切敗必外切呼去

聲杜氏曰河曲晉地在河東蒲坂

縣黃河十里而一曲也戰晉邑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春秋

十四 十六

高郵孫氏曰二國之難既易世矣二國之戰

是彰父之不德也廢改李氏曰此條不

言及無曲直之詞不言敗無勝負之詞

諸鄆近費而介於莒故季文子城之

曰諸鄆二邑費音秘皆魯地

李孫行父帥師父音甫城諸及鄆

未有帥師者季氏自帥其師專兵久矣二邑近

費而介於莒此行父自為封疆之計也積庸程

氏曰諸見莊二十九年鄆西鄆魯邑也即成

經

經

十有三年

又

章貢李氏曰頃王五年陳

共公十八年杞桓公五年

三年宋昭公六年蔡莊公三十二年衛成公二

十一年齊昭公十九年曹文公四年鄭穆公十

四年秦康公七年

楚高王十二年

經

是歲既如病之月無事

義同

八年

經

春王正月

義同

八年

經

陳共公在位十八年而甯子平國嗣立是為

靈公

義同

八年

春秋

文公

下

十四

十七

經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經

鄭文公在位五十二年而薨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經

是為定公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經

是為定公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經

鄭子遂降卒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經

是歲既如病余舉且相月皆早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經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經

魯公舍父之廟毀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經

世室屋壞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經

文公再朝平晉衛成公請平于晉公成之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經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晉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經

之皆徒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經

魯公之還未至於魯而執會之故皆曰會公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經

而會之干雪歟因公以請平於晉也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義同

春秋

文公

下

十四

二十一

諸侯乃大行人之職不當以二臣爭政而廢傳
又言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使戶氏聘李
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使之使王孫李
步登于諸侯而惟使晉人平二臣之訟可乎亦
豈有赴于晉而不赴于魯者乎左氏知史有不
赴不書之例而妄意其事以釋書法顧弗思有
竊嘗有考於辭名實之說而後知三王崩葬不
書為夫子所刪無可疑者春秋之初諸侯不王
夷狄外叛故霸者之興得以尊王室振夷狄為
功然其業有崇早事有得失則其切難不可無
辨此春秋所由作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益
自平王東遷以來朝覲訟獄不至貢賦不歸諸
侯所以弔天子者唯弟也退葵同列國而已霸
者雖知假尊王以示名義而不能身率諸侯高
親于王庭史書崩葬無異文也方伯之所以宜
力王室者如斯而已年春秋當有霸之初諸侯
弔葬天子僅葬於策者書之不為少葵則是以
尊王為虛文而名實亂矣是故莊伯崩葬特削

而不書晉霸中來王臣自出以盟諸侯齊商人
執其居諸侯懷不為動則楚居以其僭號加中
國盟諸侯而政民聽豈有能正之者自有霸以
來天下之勢又一大變而王室亦以無霸而愈
卑矣雖區區弔葬之禮僅存君子以為猶不弔
葬也春秋當無弔葬之日而天王崩葬書之以為
常則是以有霸為虛文而名實亂矣是故頃王
崩葬特削而不書皆所以辨名實之際而定霸
者之功罪也蓋屬
辭比事之教如此

○
魯人弔于邾不敬故邾擊魯而惠伯以師報
之

斷

邾人伐我南鄙示彭生帥師伐邾

春秋

曰二國修怨春秋職
書所以交致其責

○

齊昭公在位二十年而薨子舍嗣立

春秋

卷

斷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春秋

義詳隱公三年宋
公和卒父與桓公

十四年齊侯祿父卒僖公十七年齊
侯小白卒二十七年齊侯昭卒同

○

晉趙盾僭用殷同之禮以合諸侯謀邾且楚

莊王立也

春秋

本切

春秋

下

十四

二十二

文公

斷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

盾齊侯同盟于新城

春秋

四明黃氏曰自
楚存食中國諸

侯無所依去年冬衛鄭會魯宣公然求晉趙
盾又方有求諸侯之心交相求而通相齊是以
同盟四明王曰齊桓之為同盟諸侯同之義也
趙盾不知其義而效為之亦曰同盟晉齊一浸
諸侯無主矣氣甚惡鄭衛請平亦足見諸侯之
依於晉者重也而忠於諸侯則奉十餘歲之
君以主諸侯夫豈不可今諸侯無主而求與諸
盟以為安以趙盾而尸盟是大夫得專制諸侯

也新安汪氏曰春秋惟新城難澤書公會諸夷下書某日同盟蓋新城乃趙盾主盟而難澤單子與會故皆志日于同盟之上以謹其責居臣之分也道生按趙盾以陪臣而僭天子大禮其無君且無王甚矣何待

○**僖** 祭 字見于歷中周內史赤服曰不出七年宋齊

晉之君皆將死訖 **僖** 齊程氏曰亦服之言就曆家之說理或有之然必指某事應某事則泥矣

經 斷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僖** 臣亂於朝改令

劇於外則上謂三光之精五星竊竊變色逆行甚則為孛東山趙氏曰申須曰孛所以除舊布

春秋 文公 下 二十四 二十三

新也公平杜預郭璞俱以孛彗為一星今知不然者漢書註文穎曰彗字長三星其占略同而形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字然孛星尤芒長參參如掃帚長星尤芒有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丈史記彗出東井齊景公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然則孛彗也經書星變唯四事以其特考之皆大異也桓莊之際諸侯無王霸者出而天下大權歸於齊晉人情趨望於周比王室一大變也文宣之問晉人請而楚與中國繫於征伐自是王室愈卑又一大變也夫子於莊十二年十七年莊王僖王崩矣不書文公十四年頃王崩矣不書平丘而後晉不復能主夏盟春秋治在夷狄于朝之亂諸侯無勤王者五年而後反正此又一大變也經書王室亂則自入春秋以來史文所未有也哀公之持東方諸侯更至於吳越天下將變為六國春秋終筆於獲麟矣天象人事昭合如此而筆

削之法亦相為終始春秋不徒記異也左氏傳載未服梓慎論星孛唯以天國災咎當之當時流俗之論上不知有王室下不知有天下大勢其所知者唯二三大國而已天文書言北斗為帝車大臣者天子之正位亦非二子所知也

案文公盟于新城踰月而返告至於廟

經 斷 公至自會 **僖** 齊程氏曰其以會致而不以同盟

○**僖** 案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

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華

春秋 文公 下 二十四 二十

車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捷菑晉出也覆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覆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覆且也長晉師乃還

晉人納捷菑于邾 **僖** 捷公事作捷考弗克納 **僖** 石經從左穀

精齊程氏曰廢置諸侯天子之事若廢嫡立庶雖天子亦不可也趙盾以大夫而廢嫡立庶罪莫大焉東山趙氏曰趙盾納不正故書人晉失盟主之道也此筆削之有道生按書不克納者

幸其不終納也而使當圖集之
罪郭人輔君之志皆可見矣

○**案** 擄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擄伯生二子

於宮而求復文伯以為諸棄仲使無朝聽命

後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

諸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

未樓伯請重賂以求復惠亦以為請許之將

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案 求復之
伏朝音潮復扶又切難音那重去聲杜氏曰
擄伯公孫教也文伯教子教教弟即惠伯

春秋
文公
下
十四
二十五

○**案** 九月甲申公孫教卒于齊

案 教梁子曰奔大
卒何也為受其害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山

陰陸氏曰奔大夫不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故

書之息齊高氏曰教廢命奔莒此殊廢之罪也

已而奔齊主齊而請復公於是乎許之則其卒

也是亦大夫而已矣所以特書其卒

以典刑之壞且為齊人歸喪起也

○**案** 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

於公有司以繼之遂絀齊君舍以讓公子元

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畜

憾將免我手爾為之於是商人自立是為懿

公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

夫已氏 **案** 施舍並去
聲夫音扶

○**案**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案 山陰陸氏曰春秋
若未逾年之君被弑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

以未逾年而肆其凶惡故原情立義而以弑君

書晉與齊本不正故異於此高郵孫氏曰人子

之心則未逾年而弑子國人弑君則未逾年而

弑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

之分而防篡弑之禍也

○**案** 高哀憂宋危亂走之魯

案 走去
宋子哀來奔

案 東山趙氏曰宋人將弑昭公
而藏其司馬故司城與高哀

皆來奔蓋忠於昭公而見忌於公子鮑之黨者

故一書其官一書其字而不名以別他臣之見

逐於君者道生按此亦著宋昭見弑之由故其

文卓異初非有所棄貶也左氏陸氏胡氏張氏

以為貴之棄之與之而書字黎氏以為子同子

糾之類而書子程氏以為命大夫而稱字皆未

達於聖人之

微音者也

○**案** 文公聞齊子舍之死也使單伯往省難齊人

拘之

案 今去聲省西井切難去聲清江張
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爾新安汪氏曰
晉樂書樂慶父子同稱樂伯士渥濁士彌牟
祖孫同稱士伯而家父仍未詩序皆有之或
世稱之也單伯亦此類春秋因其本稱而稱
之

經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傳** 不討商人執逆

之罪故使者見執又見當時執逆之賊不少知懼則王法不行而天倫絕矣

經 文公女于赤姬嫁齊君舍齊侯商人誣之以

罪執而出之 **傳** 舍去聲山陰陸氏曰左氏言赤姬乃齊君母春秋例

無執本國人者此乃魯女嫁齊齊不愛而執之爾單盧吳氏曰竊詳事意齊舍平幼新立

急欲求配居妻而娶文公之女故共逆其歸皆不書姬歸當時是九月之末至齊而舍已

被執姬無所從故十月之初魯遣單伯往請赤姬商人惡魯與舍為家因單伯來誣以腹

誣之罪將以辱魯單伯乃未姬歸齊之後如齊而弗送赤姬也

春秋 卷十四 二十七

經 齊人執子赤姬 **傳** 子赤姬皆商人所為而以

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執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雖施于國而多聚士是以

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意忘君父之大倫故其居而不討執國母而美

之教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救之罪也彼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居與執其夫人

而不顧之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赤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

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單盧吳氏曰赤姬書于乃文公女左氏以赤姬為舍母夫文公即位

統十四年立有女配齊昭公而世子可立為君者齊昭公以傳二十八年即位赤姬配昭公

如而有女嫁鄰國年長之君為夫人者乎故知

左氏以為舍母者妄也

經 祝犁作噩之歲 **傳** 義見莊公二十二年

經 十有五年 **傳** 有音 章貢李氏曰匡王元年

杞桓公二十五年宋昭公八年魯莊公三十四

年齊懿公商人元年曹文公六年鄭穆公十六

年秦康公九年 楚莊王二年

經 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赤姬故也 **傳** 偽切

經 春季孫行父如晉 **傳** 父音 清江張氏曰魯不

能開暇明政刑以

長討齊而及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

諸討賊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於商人

皆罪也

經 宋公子鮑殺司馬卯而以華耦代之使莊盟

于魯將執昭公故也 **傳** 華去聲彭山季氏

宋之惡也夫時魯善於晉且欲求晉庇耳觀

成十五年華元奔晉而得歸蓋華氏於此已

自結於晉矣

經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傳** 司馬文定公曰

官攝華孫者自晉執昭公諸侯受將失職不討

使宋宋攻及其後世世掌兵權春秋之所崇者

春秋

文公

十四

二十九

故傳載其年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李孫也孫之類不稱使以是事行焉無言矣東山趙氏曰夫公子之使也誠動於公宋即位之前而卒成於十年之久非有貴戚強家震其間則雖如襄夫人雖思昭公安能拱乎此戰於一婦人下屬辭也而求之則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而使華孫代之且來盟然後執其君則知身為世卿外結援鄰國內假手於襄夫人以成鮑之業者華氏之族也華元司寇華御華之干也而代公子成為右師此蓋鮑與夫人所位置者而昭公豈能用之如華元者固知晉大夫可以貨取而盟主為不足忌於是使華孫來盟於魯既而晉衛陳鄭伐宋討賊君者而魯不與晉人交睦立文公而運華元卒相宋公皆華氏之始謀也夫子於此蓋深致意焉是故特書其官道生按春秋於宋昭公本末殺其大夫殺其司馬與執其君皆曰皆書宋人於公子印滿意諸華孫皆

○
案曹文公再朝于魯

夏曹伯來朝
斷
不書如事天子之禮文公筆受小國之朝而不報亦猶要朝於齊晉而不見答也

○
齊人成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錦棺當共請堂

阜魯必取之從之十人以告惠亦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葵視共仲

○
齊人來歸公孫敖之喪

齊歸魯文皆非禮也宋采呂氏曰孫去公室三代之子孫盛強難廢命每言而魯受其極大夫可知

○
季夏正朔日食禘之如莊公

春秋
文公
下
十四
三十

○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者示有等威也

○
齊人釋單伯

○
單伯至自齊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

蔡曰君弱不可以急成申破之以城下之盟

而還音頓卻乞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卻乞逆打

楚氏曰蔡從楚可伐也入之則已甚矣大夫交

○齊侯商人遣兵掠魯

春秋三傳下三十一

○秋齊人侵我西鄙道生按商人執居又執

魯亦魯不能討

○有齊難李夫子告于晉難去

○李孫行父如晉父音

○宋昭公衛成公陳靈公鄭穆公許昭公曹文

公盟于危尋新城之盟也於是齊人賂晉故

不克討而還旋

○冬十有一月有音諸侯盟于危彭山李氏

父求晉謀齊因約諸侯聽命于危而趙盾視如

也

○齊侯商人釋子未姬而出之於魯危之盟故

春秋三傳下三十二

○十有二月有音齊人來歸子未姬朝文危

言齊子未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未姬者見

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其執

歸其女情之不容已者國君志討鄰城亦義之

不容已者也況魯甥以執須魯女以執辱魯主

不能討魯國所當問文公誠能赫然發憤諸命

人為戮亦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乃平躬下氣以

請未姬置封賦之公義為歸女之於魯齊人

執其釋在人問姬而病急也

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

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

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特保

之不長于天特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中

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春秋 文公 卷十四 三十三

齊侯使我西鄙逐伐曹入其郭

人執者自立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伐季孫行

父再如晉諸侯為是盟于色皆無能為而逐使

得單伯之至子亦無之歸而已而與兵以侵魯

者未已也於以見晉霸之不競也於以見諸侯

有執者而莫之討也於以見齊之強而魯之弱也

以見齊之強而魯之弱也

商橫闢茂之歲 義見莊公 二十三年

十有六年 有音 章貢李氏四區王二年齊

桓公二十六年 宋陽公九年 蔡文公七年 鄭

公二十四年 齊懿公二年 曹文公七年 鄭

公十年 楚平王三年

○ 齊魯及齊平文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商人

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肖曰請使君問

春秋 文公 卷十四 三十四

齊侯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所不及以疾廢禮無以議為也皆謂之世濟
於晉而侵魯故文公託疾以拒齊之要盟不
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之期故魯自季孫會湯
穀至六月公子遂及齊侯盟鄭丘始視初如
也經特書之以見晉霸中宋魯為齊弱如此言
不視期則不皆期期則可知伯皆謂十二公除
文公外餘未嘗書不視期蓋皆無病今按公疾
不視期必書史所以謹君疾重國政難托疾亦
書史無許君以為立之義傳林公四不視期曰
疾也乃極史法言之然經既削其真有疾者則
此為託疾亦可知矣左氏知史而不知經投儒
又不思經本出於史此筆削之義所以失傳也

傳 文公使萊仲納賂于齊侯始為鄭丘之盟

春秋世學 卷十四 三十五

經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鄭丘

許丘或作留丘今鄭丘城王氏曰此盟魯有
方石經從左氏

行父請盟則弗及仲遂納賂則俯從商人為
君可知矣見祇於延習出哉家氏曰齊魯皆千
乘之國齊能代魯豈不能扞齊況立而莊者在
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共力我以其義吾何嫌
於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
君臣有愧甚矣

傳 齊侯公之夫人聲姜薨

經 新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杜氏曰文
父母也

經 有蛇自泉臺出入于國聲姜薨毀泉臺

傳 毀泉臺 公羊子曰泉臺者何即臺也即臺
或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幾何與爾華之幾
毀之幾先祖為之已毀之不知勿君而已矣

經 楚大饑伐其西南至于亭山師于大林又
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管扶庸人帥群蠻

以叛楚廢人帥百濮聚於邳將伐楚於是申
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

可或能往也亦能往不如伐庸大庸與百濮
謂我幾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

歸百濮離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
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庸以往探原同食水

于句瀝使盧戰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
因子拂窻三宿而逃曰庸師衆羣蠻聚處不

如後大師且起王卒令而後進師亦曰不可
姑又與之遇以弱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

君蚘冒所以服陞陽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

春秋世學 卷十四 三十六

遂不設備楚子來朝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

子越自石溪子具自仍以伐庸秦人巴人從

楚師羣衆從楚子盟遂滅庸

丘倫切反音反爲音安夫音扶走音安罷音皮句音鉤滋施至切後扶又切蚺符云切碑音皮隆音細耶音目杜氏曰阜山楚地大林陽立營校選隊高庸皆楚邑庸廩百濮皆屬楚小夷國爲賈字伯麻孫叔敖之父也戰於庸大夫子揚意庸或認官爲師叔楚大夫潘

能也標僂魚庸之三邑臨品石溪句皆楚地子越耶關椒也彭山李氏曰庸本商諸侯

武王時助伐村者今耶陽竹山縣乃其國也趙鵬飛云楚成務求諸侯立與中國爭鋒今莊之與西連巴秦統出周西之後西南既合而北楚皆則中國諸侯矣在掌極矣然則爲賈

春秋世學 卷十四 二十七

之謀乃爲強楚得夏之貨也胡康度以爲見失謀國之善故稱人而不稱師持功利之鑒已說而

文公 下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從則無以保其國然御變待政亦制服之而已矣人宗社王法之所容乎楚子克庸而遂滅之其罪大矣

宋人奉公子鮑以因襄夫人王姬於是華元

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驩爲司馬驍驩爲司徒蒞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

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

何宋昭公在位九年之冬昭公將田孟諸未

至夫人王姬使衛伯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

死之

山季氏曰蕩意諸蓋公孫壽之族子杜氏以爲壽子非也胡文定公曰意諸知國人將執

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時見殺而不能正

主待其父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

洿而莫之知也與待與孔公子鮑篡立是爲

父仇故死於其職者比乎公子鮑篡立是爲

冬十有一月有青 宋人弑其杵臼 公羊作杵臼

石經從 東山趙氏曰劉氏云知左氏說則

左秋 公子鮑爲不臣棄夫人爲不母而

昭公未有無道之實也傳曰君雖不君臣不可

以不臣不得執此兩人之罪反專思宋公王中

子曰君父天也豈臣子較得失之地乎今按明

年四國伐宋傳記者人討罪之辭而識其備立

文公晉語記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曰宋

人弑其君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權及焉公

許之必有提矣獨於昭公見弑始終加以無道

與所序之事自相反何也當特列國皆改出大

春秋世學 卷十四 二十八

文公 下

楚爲司馬

文公文公使母弟須爲司城華驩卒而使驩

爲司馬

文公

楚爲司馬

文公

楚爲司馬

文公

楚爲司馬

文公

大其士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謂晉趙盾弑君為良大夫而宋昭公見弑為無道皆弑君者子孫設辭以分惡殺也自左氏舍所錄之事而妄解書法乃曰稱君無道也學者往往不能深考而獨求昭公無道見弑之說至今猶誦於口而筆於書未有解其理者且見弑之君無道者莫甚於齊襄楚度經皆弑者名氏而議不及其君宋昭非有二君之惡也獨以無道稱而弑者免其討是豈春秋撥亂之法乎為左氏學者既以昭公弑而何林范甯又推以釋二傳其不可為訓抑有甚焉而唐啖趙宋陳氏諸儒亦皆因襲其說而未有悟其非者是亂臣賊子雖知懼於一時而卒見釋於千萬世也道生按宋昭公之弑襄夫人為之也經不書宋王姬弑其君者子無臣母之道也姬之所使衛伯帥句以攻公則襄失故范甯以人為棄辭文定以為奉國有今特之心而於那謂國人咸有罪焉是也夫書宋人弑君而公于鮑之姦謂華元華

文公

春秋

卷十四

三十九

為湯也麟雖公于友公于朝之黨惡凡在官者殺無赦所以示討賊之法深切著明矣而孫明復以為微者名氏不登於史冊劉原父以為名氏不通者稱人皆拘於凡例而昧於屬辭比事之教者也知屬辭比事之教則宋人弑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人弑其君杵臼與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亦雖齊人弑其君商人其戮一爾蓋宋人之黨鮑齊人之黨商人皆為利誘而舉國從之聖人於此按本塞原深明利之為害知此孟子所謂苟為便義而先利不奪不讓者於此微之矣

○

案重光大淵獻之歲

長見莊公

二十四年

經

十有七年

又

春秋

章貢李氏曰莊王三年晉靈公十一年陳靈公四年

杞桓公二十七年宋文公鮑元年蔡文公二年衛成公二十五年齊懿公三年晉文公八年鄭穆公十八年秦康公十一年楚莊王四年

○

案宋公子鮑弑昭公趙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

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違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更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

文公

春秋

卷十四

四十

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舉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取以鐸于丁寧微其民也襲侵密聲為襲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秦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殺君猶立文公而還

案此議論乃大姦之深謀所以愚晉侯而卒墮其計三傳因此謂晉為良大大大子西華狐故入其罪而欺其為法使忠是庸之深姦非但足以能愚其君而欺當時且得以愚後

儒而欺萬世也然觀此設之釋鮑則其記也
空言而實以助成建臣之肺肝豈其可掩也
哉

春秋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列國之師所

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執君之亂欲行天討
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欲行天討
為國卿失其職大夫師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
其稱人賤之也家氏曰自齊桓之霸中國久無
義戰之禍及齊商人宋鮑叔君霸國無討人從
而安定之自是蔡紙之禍接連於中國魯亦皆
蒙皆斃於強臣之手趙有實為之也人以為有
有無君之心故黨運賊而不問有所以辭其責
春秋世學 卷十四 四十一

春秋世學 卷十四 四十一

春秋世學 卷十四 四十一

戰東山趙氏曰征伐在大則恒稱其名氏所
以辨名實之際林父討罪而反立暴賊皆遂不
就於楚故奪其恒稱而
稱人亦變文以示義也

○ 齊姜之葬九月而克癸有齊難故授
齊姜之葬九月而克癸有齊難故授

春秋世學 卷十四 四十一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公羊作聖姜方
石經從左較

○ 齊姜之葬九月而克癸有齊難故授
齊姜之葬九月而克癸有齊難故授

○ 齊侯商人後攻魯討公之不親盟也哀仲請
盟乃許公盟于較以平之 復扶
又切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較

○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較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較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較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較

公鄭務公會于扈平宋也取賂而還 齊父

春秋世學 卷十四 四十二

齊父 齊父

諸侯會于扈 齊父

齊侯會于扈 齊父

齊侯會于扈 齊父

齊侯會于扈 齊父

齊侯會于扈 齊父

齊侯會于扈 齊父

齊侯會于扈 齊父

詩書亡自無霸以來中國之勢又一大變而王
室又以無霸而愈卑矣左氏不達此義於通
之盟曰以後至故不書所會不致也此史有
後至不書所會之例者蓋為公後會期不將與
其成而故不書所會盟不肖其功今書公會諸
侯盟而乃以不序諸侯為不致理必不然其
四無能為無功者義亦未盡陳氏謂盟會恒
序諸侯於是雖霸主在焉而亦不序見晉失霸
而楚與齊俱春秋微言非諸家所及也彭山李
氏曰四國代宋宋以賂免則文公遂求諸侯從
晉為會故諸侯至晉既得賂不復再出但聽
諸侯所為而已諸侯待晉不至則自相為會而
遂耳故會危者亦新成之諸侯而宋文公預為
編諸侯則魯公與晉不預可知魯方爭齊故不
預會其不序與十五年盟危
同其適為主無霸之辭也

○文公盟于齊踰時而返告至于廟

春秋世學 卷十四

四十三

文公 下

○斷 秋公至自穀 魯齊高氏曰公不與危之會
自穀則不會危可知矣新安汪氏曰
明年齊復欲伐魯則其危可知矣

○案 襄仲復如齊拜殺之盟也 魯齊高氏曰公
已與齊使盟而遂復
往者故在遂故也

○斷 冬公子遂如齊 新安汪氏曰自商人之集
魯運年彼兵上御納賂諸
盟又親與盟故又使卿往聘而怒猶未急也平
屈之不足以舒禍也如是為非假手於敵則

昭義

○案 玄貳困救之威 義見莊公
二十六年

○經 十有八年 有音 魯齊高氏曰匡王四年晉
紀桓公二十八年宋文公二十二年陳靈公五年
成公二十六年齊懿公四年魯文公九年鄭穆
公十九年秦康公十
二年楚莊王五年

○案 文公游于泉臺過疾而卒世子亦嗣位 義見莊公
二十六年

左氏作子惠公羊作子赤
子夏傳同公羊今從之

春秋世學 卷十四

四十四

文公 下

○斷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魯齊高氏曰泉臺
屋脊非正也其四臺下柳又甚為彭山宋氏曰
致言隕而薨蓋變之出於卒然者也則非謹疾
而正終失故殺梁子曰臺下非正也蓋中風而
墜扶至臺
下而絕也

○案 秦康公在位十二年而薨子稻嗣位是為共
公 共音

○斷 春伯瑩卒 魯齊高氏曰秦穆伯之從本
附庸也僻在西夷自秦仲始大
至平王時 魯齊高氏曰秦仲始大
秦城濮之戰自使與中國交聘盟會康公歸廷

至平王時

秦城濮之戰自使與中國交聘盟會康公歸廷

起與魯通好至
是遂其卒矣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郕歌之父爭田弗勝
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
而使職擊乘夏五月公游於申也二人浴於
池歌以朴扶職職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
一挾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
何如乃謀執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懿
公篡位四年而死齊人立公子元是為惠公

齊懿公 郕音丙歌音燭父正如字來絕證切朴
蓬木切扶也失切女正音汝到音月舍

春秋世學 卷十四 四十五

女聲杜氏曰公子元桓公庚子商人元桓齊
桓氏曰惠閭孔子曰人之生也五周之生也
幸而不免者而偷生者幸而免者也若商人
者蓋不免者也齊商人執其君惡極罪大幸
免天下之誅而不免齊人之執比天理也東
萊呂氏曰歌戰相感以一挾而商人執其
之切者也韓魏相感以一肘而知伯滅意忠
之切者也韓魏相感以一後而去計定謀歸
之切者也懿公身為公侯而執其君於其父
子親族之間亦已薄矣至於宗族族之怨其
怒然無情惟已之情而會人皆然此其所以
日親歌職而不料其果於後難也人惟懿公
之不近人情而不知懿公之禍正坐此已之
音而度人之情請以太子之禍正坐此已之
與水澤俱謀逆者清之而而湖之所飲
殺也而特殺其母而親其子疑若非人之情
斯不知而濟之情同於悼遠元嘉之變清紀
既殺而濟之附助有加於前元嘉之變清紀

異軀而同情也商人之情歌職正如此之什
焉自謂人皆知己不復置疑此吾所以推懿
公之禍正在於用濟也吾考傳之所載二千
既成懿公舍爵而行將無所憚而人猶有所
感焉當懿公謀逆之行貨乘之際曲筆執德
為聲虛譽於正之民奔走而歌職之故能以
交代宗而竊其國居位未幾以人虐而殺其
身何日之受其怨也忠者竟無一人仗義以起
其是推水之人幾出外野無所憚至於其
然後知區區之小惠果不其時也齊懿公罪
惡貫盈本無足責吾特表而出之以為奸行小惠者之戒

斷 夏五月戊戌齊人執其君商人
齊懿公 郕音丙歌音燭父正如字來絕證切朴
蓬木切扶也失切女正音汝到音月舍

春秋世學 卷十四 四十六

子之勤於惡必有其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
利其所為而與之與則孤免獨五無以齊其惡
暴執之罪雖矣惟利此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
能濟其惡天下皆為齊歌而莫之遏公子商人
執其於國而多聚士盡其求而貸於公有司是
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
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執其國君則視面以為
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夫人則拱乎以聽其所為
而不敢救故於懿公之殺特以執君之罪歸諸
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得義殺之新所謂拔本塞
源懲禍亂之所由也積齊程氏曰或問齊商人
執逆之賊而春秋書曰執其君齊之臣子猶可
戴商人為君乎曰篡位者天子諸侯與天下之
戴之為齊君苟齊之臣子北面拜之臣子一日不
執之為齊君之是執君也春秋安得不正齊人執君
之罪哉孫陳有言曰安得為正而不殺之是二
心也况以執其手齊人執君之罪不可逃矣此

與里克既居而書皆從其大夫里克之意同難
君大夫其勢而共不以計賊殺之則一也為中
商人之仇惠者也但本非合恩惠則怨步生
所謂為戰而忘恩也商人猶以君道治之則
至有所不堪矣故能而能而能而能而能而能
乎前者也天道豈可誣哉道生而後人有家訓
也彭山之說矣費曲盡則傳則所謂以義理率
整考

○**經**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傳** 葬我君文公

○**傳** 葬我君文公 葬我君文公 葬我君文公
○**傳** 葬我君文公 葬我君文公 葬我君文公

妾敬麻生公子接敬麻嬖而通于襄仲接長
而為之襄仲襄仲欲立之與季文子孫亦謀
既協矣謂季仲惠伯曰吾幼如之何顧與季
慮之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
有襄仲見接于齊請廢赤而立接齊廢新立
而欲親魯許之 **傳** 接一作接 襄仲與季
見於前切杜氏曰公子遂統襄仲與季孫亦
未孫得也教義有女也惠伯亦與生也道
生接仲遂之語惠伯遂微露廢立之意而惠
伯正言拒之遂不敢與謀而特與得遂如齊
以請立既歸而後又使行父納賂以
定位然則執者之謀實三人主之也

○**經** 秋公子遂未孫得臣如齊 **傳** 秋公子遂未孫得臣如齊

秋公子遂未孫得臣如齊 秋公子遂未孫得臣如齊
秋公子遂未孫得臣如齊 秋公子遂未孫得臣如齊

父失甲于公宮以君命召季仲惠伯惠伯入
殺之而埋之馬矢之中遂弑季亦及母弟視
而立接是為宣公公再務人奉惠伯之祭以

○**經** 春 葬我君文公 **傳** 葬我君文公
○**傳** 葬我君文公 葬我君文公 葬我君文公
○**傳** 葬我君文公 葬我君文公 葬我君文公

秋不書者以既諱故君不可復言及其大夫
此辭從主人為國諱惡而已胡康侯乃言思
伯元非君命失其
所以然不誤哉

斷冬十月子卒 按子夏傳魯史書冬十月壬
午卒諱行父秋公及叔大夫亦書

生今經不日而書子卒并不
書彭生者皆夫子之諱也

子雖此不忌書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子
亦通哉而書卒不忌書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
人歸則知罪之存矣

敬贏出其君夫人于齊夫人將行哭而過市
曰天子仲為不道殺適立廢市人皆哭魯人

春秋世傳 卷十四 四十九
文公 下

謂之哀姜 通典
編同

斷夫人姜氏歸于齊 按文定公曰書夫人則
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

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于特
于都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廢市人皆哭魯人

華主書符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續齊經六
曰文公死當由未寒而子殺妻歸不終終者

國臣專權至於此春秋書之後世可以鑒矣而
亦以著于亦被殺之實也彭生曰夫人之

歸葬仲遂誣之以罪而出之故謂之出姜姜之
始至遂固抑之而歸葬皆不以為夫人矣使其

子得國辱臣能無自疑乎况敬贏通遂諸卿意
有為焉此廢立之謀所以起也次加之罪何患

無辭致亦而書換又以接托齊而求齊人之
所為動也况齊惠公亦為殺君者所立有喜於

有黨苟欲執焉無不相就出要雖其兄子亦何
服恤哉此行父三思之智所能逆料者也出姜
之歸情無所懸亮亦
不知所終矣哀哉

案 李文子復如齊告宣公之立也 後快
又切

斷 李孫行父如齊 按章貢李氏曰行父為
蕭雖私於遂使行父無廢置之心遂何敢動我

自古篡人之國必先有所廢置俾大權一歸於
已而國人不知有居然後唯其意而策之遠也

是故趙氏欲篡晉則先伐夷齊而後篡齊則
先滅秦士厥後知王莽之於平帝司馬氏之於

曹髦劉裕之於安恭宋溫之於昭宣皆是術也
李氏欲為田趙久矣故因蕭遂之欲而成其惡

焉父宣公已死則歸罪於東門以謝國人入齊
春秋世傳 卷十四 五十

春秋世傳 卷十四 五十
文公 下

之深謀有如此者於是魯人不知有君矣後昭
公奔齊居而貴國城不克左氏但叙昭公之

過而不知其魯實自行父又盛解夫子之忠此
皆流俗之邪說聖門之難考學者當以大義決

之不可昧於淫盜之詞而遂信行父之為忠也
魯史舊文真書曰李孫行父弑公及我大夫亦

彭生蓋三代史官之職與董狐同法夫子深為
魯諱而改書子卒而於行父之如齊比再書之

則所以誅姦賊也其亦深切著明矣息齊高氏
曰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廢市人皆哭

乃逐仲族則行父實與謀殺亦而立宣公殺出
姜歸齊而行父遽如齊焉亦實齊之甥也齊人

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於是議納賂而請平馬家
氏曰君薨太子立也非姦臣之利也合適立

疾姦臣之利非國之福也強家擅紙立以前思
於新君而尊權自茲始矣史墨云魯自東門

殺適立夷魯君於是乎夫國政在季六於昭
公也四君矣或者以行父為社稷所賴矣

○ 案 宣紀公為亂兵所殺子朱嗣立是為渠丘公

案 為亂之為干偽切 是為之為如字

○ 宣紀公為亂兵所殺子朱嗣立是為渠丘公

○ 宣紀公為亂兵所殺子朱嗣立是為渠丘公

之辭甚害經旨 舉不足信者也

春秋世學卷十四

春秋世學卷十五

○ 宣紀公為亂兵所殺子朱嗣立是為渠丘公

案 宣紀公為亂兵所殺子朱嗣立是為渠丘公

宣紀公為亂兵所殺子朱嗣立是為渠丘公

○ 宣紀公為亂兵所殺子朱嗣立是為渠丘公

宣紀公為亂兵所殺子朱嗣立是為渠丘公

宣紀公為亂兵所殺子朱嗣立是為渠丘公

宣紀公為亂兵所殺子朱嗣立是為渠丘公

宣紀公為亂兵所殺子朱嗣立是為渠丘公

宣紀公為亂兵所殺子朱嗣立是為渠丘公

宣紀公為亂兵所殺子朱嗣立是為渠丘公

宣紀公為亂兵所殺子朱嗣立是為渠丘公

父同謀弒君之罪威見記曰臣弒君凡在官者
設無故子殺父凡在官者殺無故此之謂也宣
之惡甚於桓故春秋書之詳於桓先儒或言宣
之罪薄於桓乃反說耳唯知屬辭比事之法斯
可以言
春秋夫

○仲遂為宣公逆緣姜子齊
為子偽切胡
父定公曰魯

東周禮未著平遠卿逆女何亞乎太子亦
齊出也仲遂殺子亦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
於見討故結魯子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
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乃敬康仲遂請齊立
孫也

○公子遂如齊送女
家氏曰宣公繼世之初
斬焉在疚而首遣大夫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二

宣公

如齊送女所遣者入同惡之大夫春秋書之
以著敬康哀仲弒君篡國之本謀亦以見齊元
無道黨其臣而使之弒君也益請魯割地魯所
以自結於齊者皆在送女與得臣如齊之時故即
位未幾而哀仲遂有送女之行無何又以割地
而出春秋書即位書送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
自齊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我
其君著齊人輔魯之恭俾弒其君益明王法以
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草廬吳氏曰文公
使公子遂納幣已非禮況宣公送夫人而可遣
傷祖之弟乎然負篡弒之罪而急於結齊魯以
定其位者乃惡之大惡娶卿送之非禮則其惡
之小
者耳

○緣姜入
章貢李氏曰桓執隨而立其要
在三年之外則猶為隱執君父

之舉以按飾其事宣執赤而立其要在卒哭
之內則不為赤服明矣德有謹猶得葵也但

不備禮三亦視之尸或焚或棄必無復無嫌
矣其惡逆慘烈肆無忌憚不尤甚於桓乎夫
宣以兄弒弟而春秋著其罪與桓以弟弒兄
者無異則信之繼嗣當與桓之繼嗣昭之繼
野定之繼嗣昭同道故夏父弗忌格而躋傳
其逆祀也若漢父不繼孝惠乃呂氏斯絕
學之後朝無偏臣不能明春秋以謀之耳此
義不明則為亦父者為兄者皆曰吾先君之
子也尊也時君卑也為弟者皆曰吾先君之
之子也位可以及我我之視親屬之惡而不
顧君臣之義甚於季康之禍何時已耶道生
按文公之薨至是僅小祥而婦姜已至先儒
謂不行三年之喪自文宣始然文公之娶實
在三年之外棟起於宣耳其後幸子公孫丑
皆以期為可已本於宣也馴致漢景遂以日
易月以天下之共主而臣子僅有二十七日
之戚君臣父子之倫幾於淪沒而胥為禽獸
禽獸之歸魯宣作俑之罪可勝誅哉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三

宣公

○二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子貢曰曰遂

氏惜夫人故稱婦姜為公羊子曰遂何以不稱
公子一事而稱見者卒名也意齊高氏曰不稱
曰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
當以夫人歸也家氏曰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
遂既齊以弒其君娶齊女為墓君之婦魯之家
國實制於遂言以者著其罪也公穀言婦有姑
之辭婦姜之建始則出妻也經於子卒之後言
夫人姜氏歸子齊於宣公始三言遂以婦姜至
自齊所以責齊夫人之出母而與之婦所以責
齊姜母於齊而娶齊女事博矣以為姑也滅紀
天理甚矣東山趙氏曰凡夫人有姑稱婦姜氏
以利於無姑者宣元年嫁姜無姑故嚴其妾

姑也成十四年成姜終姜其遠姑也皆以婦體
之意非等則所加寵用夫人體既老從史文以
見實欲遠姜之分終不可無辭故於成風欲嚴
以姜姑之昏逆婦之日婦姜特不稱其使不得
與不氏同為婦姜其父者異其事也陳氏曰
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廢則姜不氏所以
別遠姑也最得經旨公羊氏以不稱姜氏為
奪取既與出姜異義又曰內無恥公之道而取
夫人愈交而姜夫變文所以別嫌明微若娶取
則不待異文而後見者凡不待異文而後見者
皆從其恒辭
蓋不勝辭也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也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宣公 四

夏李孫行父如齊

父音 息齊高氏曰公既

如齊納賂請列于會蓋春秋時國君不以其道
立司徒一預諸侯之會他國不得後討其罪所
以季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
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黨亂誤國
之罪皆可
以退矣

晉人討不用命者逐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

父音周杜氏曰胥甲下單佐胥臣之子
草盧吳氏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宣有

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武必胥甲以它事
取惡於趙盾而逐之也新安注氏曰故胥甲
者故夷之兆也殺胥
重者秋州滿之兆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子音曰不曰奔
非其罪也樂正

子曰趙盾將為亂而立胥克故逐胥甲父胡文
定公曰放猶羈置母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
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言既不請
于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
刑猶不達於正乎秦晉戰於河曲境吏解之謀
者趙盾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
軍門之呼胥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
當國穿其獲子而有庇之也趙盾之罪其志固
形于此矣故稱國以狄見晉政
之在私門而威上侵為後戒也

平州之會定宣公之位也

杜氏曰平
州齊地

公會齊侯于平州

清江張氏曰凡亂臣賊
子之所以不能縱其欲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宣公 五

者以有霸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隣其力
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刑邪正之辯始計
仲遂以亂魯之適庚終會平州以定臧子之位
則亂賊何畏而不逞哉會者外為志魯宣欲
求寵以定位而書齊魯之志以治黨惡之罪與
桓公鄭莊重之會一也晉為盟主諸侯所取正
而齊宋弒君威弗能加魯
亂不治見晉之無能為也

仲遂侵如齊拜平州之成也

後扶
又切

公子遂如齊

胡文定公曰宣公蒞立之罪
遂為主客而並書介使者罪亦孫得臣不能為

有無亦從之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趙盾如
齊拜成雖刺之可也又再書於策者終以著其
始終成執塞立之謀以成後世人臣或內交宮

禁以國其龍或外結諸侯以為之援至於投生
殺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決者其慮深矣此
皆直書于策而
義自見者也

宣公納田于齊賂也

田也魯公時取之而文公事晉以求庇
至宣公塞立則以之賂齊不復容矣

六月齊人取涕西田

先討而書齊人取日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
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動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
魯鄰國是主之餘業也子亦執出焉歸而宣公
立不能發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矣利其
為惡而助之也誠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
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晉為夷人類滅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六
宣公 上

為會默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
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
至於殺奪而後發蓋得雖書取田之意求法如
此然後人知保義素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
亂少
弭矣

邾定公如魯宣公立故也

秋邾子來朝

邾子之朝桓同皆直書而罪
自見或 滕高仲尼能其

初晉將討齊盟諸侯于扈及宋人執昭公荀

林父伐之宋及晉平晉取賂以見二國鄭穆

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
也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故楚鄭掠
陳及宋趙孟救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馬微之蓋曰歸生之從楚
且不與楚之用中國也
霸者之佐晉不足以至夏盟故春秋於靈公之
世盟會每略諸侯不序以明中國無霸而楚君
將稱君於是始故汝厥躬也廢以侵無役不稱
爵而伐鄭伐吳稱爵主兵無吳中國之霸者夫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七
宣公 上

蓋中國有霸則春秋略之以正其名中國無霸
則春秋詳之以著其實不正其名則不足以信
據邾之義不著其實則 晉趙盾帥師故陳
不足以見夷狄之強 趙盾帥師故陳

矣東山趙氏曰趙盾之子也立靈公再專合
諸侯屢主兵征伐卒將趙穿以陷弑君之罪又
立成公而相之晉不親者再世而六卿之禍遂
成卻缺蒍之子也傳走而益專至錡至欒而欽
荀林甫孫偃之孫也傳兵至而敗荀偃而敗
之子也傳兵至而敗荀偃而敗荀偃之子也

父之使世襲中行政攝中行氏首分族稱知氏
樂書枝之子也傳兵至而敗知氏之子也
傳兵至而敗知氏之子也
魏曼多舒之孫也趙氏再起至欽而獲獲三家
相結以傾范中行氏卒滅知氏三分晉地而自
列為諸侯凡皆世卿之效也孔子曰禮樂征伐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此春秋大夫將書大夫之義也

○**晉趙盾合諸侯以伐鄭討其貳於楚也楚為**

賁軟鄭過于北林因晉解楊晉師乃還

為晉要解矣或切還言旋四明王曰怒鄭伯而同伐楚諸侯猶可以義起惜者不足以任之北林鄭地即栗林亦曰林鄭彭山李氏曰在新鄭東北七十餘里宛陵縣城東南五十餘里是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北林**

春秋世學 卷八

伐鄭杜氏曰晉師敗陳四國君往會之共

重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久古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訓其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伐鄭大夫始用諸侯也春秋不以大夫用諸侯故上書趙盾帥師敗陳下書諸侯會晉師于北林伐鄭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彭山李氏曰地而後伐會而陳嘗師見楚鄭時已退兵晉師至是所以塞責而諸侯會焉然後伐鄭後辭也看為身謀不知所急晉之威德不足以服鄭未幾而大棘師至有由哉

○**趙穿言於盾曰我侯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

求成焉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趙盾帥師侵崇**時音崇公羊崇作

盧氏曰趙盾有將執靈公欲殺趙穿以兵權記言求成於秦使穿侵崇而用師書穿侵崇於是而首從之微其矣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虎靈公侈趙宣**

子為政政不競於楚

○**晉人宋人伐鄭**息齊高氏曰宋怨鄭與楚

以前狀之無功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勝致諸侯之類不能退而自責乃謀動于外於外以

春秋世學 卷十五

○**晉人宋人伐鄭**遂宋之復怨况宋人哉

○**晉人宋人伐鄭**君宜可與之合共乎

○**晉人宋人伐鄭**關逢攝提格之歲

公四十年秦公五年衛成公二十八年晉惠公二年曹公十一年鄭穆公二十一年秦共莊王七年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擊宋宋華元樂呂樂**

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因華元獲樂呂及甲

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敵百人宋人

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饋華元于鄭半入
華元逃歸華元去聲宋並絕證切彭山李氏曰大棘杜氏以爲陳留襄邑蓋今河南歸德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宣公 上
斷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鄭元華元去聲鄭並音車

孔氏曰各言帥師者將尊師衆非鄭呂氏曰其衆敵也積齊程氏曰鄭附夷狄秋晉之伐乃不自咎而帥師伐宋固罪矣華元逐賊妄與大衆以取敗績壞國喪民以及其身皆罪也道生校華元害及主客之詞大轉宋地而鄭兵至焉從史恒也時叔謂華元志乎此戰亦踵穀明之鑒爾

秦人擊晉以報侵崇之役

秦師伐晉積齊程氏曰此亦報復之兵也其稱師者衆也亦晉火舊文猶

秦趙盾以諸侯之師掠鄭以報大棘之役

關叔叔鄭曰能欲諸侯而畏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去之

斷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子夏曰晉趙盾孫免陳美微舒帥師侵鄭其曰人微之也永嘉呂氏曰新城之盟鄭既從晉是同於病楚也宋與而鄭乃從楚以侵宋晉爲是率諸侯之師以伐鄭又未幾而鄭歸生殺于大棘以敗宋晉又爲是率諸侯之師以侵鄭至一鄭也晉何病楚而今從之晉何從晉而今叛之武蓋自父十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宣公 上
立公子勉而還立臧也鄭由是謂晉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蓋有辭于宋也晉乃庇宋以伐鄭鄭復使歸生伐宋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使得以奉辭而戒疲於奔命至一至再而宋已也霸主之舉動詎可輕哉

晉靈公不君厚飲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肺熊蹯不熟殺之莫諸君使之

人載以過朝趙盾土季見其手問其故而逮之將誅土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權也會諸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雷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伐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

而能改善莫大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
之固也宣雖羣臣賴之入曰袞職有闕唯仲
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交不廢矣猶
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巷往寢
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麇退嘆而
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
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
彌明從之食已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
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盾起將進劒提彌
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
下公侯夫豈為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
雖猛何為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
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
日矣令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
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
食與肉真諸棠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載

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
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秋九月趙
盾偽亡次于郊乙丑使趙穿攻公子桃園而
弑之盾聞靈公已死乃歸晉太史董狐書賊
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執謂有
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
聽出亡不遠君弑及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
書重非子而誰殺
通平聲朝音潮當梨改切楷音起鮮音上聲
夫並音扶麇仰梨切飲去声喉疏有切焚哉
高切舍子之舍去聲止也食之之食單食之
食並音似舍其之舍與捨同遺去聲單音丹
索音託與音預桃園晉地重去聲四明王氏
曰靈公之立非有意也故君臣不相能而有
之無君之心久矣有彼而穿愚河曲之役委
曲庇之將用之也且使為公婿則伏殺賊於
君側有年矣靈君不君與有為仇此有之所
以先而事發也使穿侵棠是與之以矢擗也
事成機熟委君於穿而宿留境上謂非其情
可乎穿弑君而反使之迎成公而立之是庇
穿弑而免穿於討也家氏曰襄公託其孤於
趙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懼子
之怨其屬於盾者為盾何如盾乃與諸大夫謀
外求君及畏逼不得已而後立靈公則靈公
之立非有意也蓋盾所以謀其君者非一朝
一夕之故矣齊人南來鮑叔君篡國晉為盟
主所當治也盾有合諸侯將有討於齊末已而
受賂不惟不討反為之定襄竊之位無君之

心又已萌矣堂上之甲方與魏國之攻隨
 主靈公而在趙氏置綱之甲欲無及得子靈
 公位十四年而死宣子使趙穿送公子黑
 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黑臀乃文公
 之弟
 靈公為探東山趙氏曰於此見省與穿夫
 叔父探同送新君不使化人而使穿欲
 免穿於探初驪姬之亂詛無蓄聲公子自是晉
 討也
 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官卿之遠子而為子
 田以為公族又宜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
 為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
 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
 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扼車之族使屏
 季以其故為公族大夫誣足助切達典
 誣同行並音統
 屏音丙孔氏曰扼車之族即公行
 也車皆建旌屏季者弟趙括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公羊作夷綏
 非當以石經

左氏於夷皋之弑曲諱趙盾於州蒲之死文致
 言假曾與趙盾益左氏生當哀悼之世趙氏方
 盛晉人黨之而樂中行皆趙氏之嫌也趙氏方
 言變亂事實晉人不察而傳之學者取信於經
 足矣草廬吳氏曰趙盾專晉國之政幾二十
 年境內境外知有盾而不知有公靈公

既長不堪其專遂欲殺盾趙盾受命不肖殺盾
 而死提攜明飲盾而關死靈公內數到殺盾
 於死則盾之殺屬與公族敵無復有臣禮矣君
 臣既為仇敵非盾殺公則公殺盾勢固不兩立
 也穿盾之族子平日所愛信之人也殺公而盾
 乃復穿之族子平日常為盾所愛信之人也殺公而盾
 事者盾盾陽為不知以求自免殺盾之罪將誰
 執乎夫子書曰趙盾弑其君諱首惡也自三傳
 以來說者多以為盾有分釋則是亂臣不可以欺
 聖人而乃可以欺後儒也高郵孫氏曰盾陰殺
 其君而陽逃其罪實行其計而穿受其名者也
 故孔子以弑賊誅之必待親執然後罪之則奸
 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庸愚無知者當其責矣
 仁山金氏曰趙宣子輔幼君不為置賢師傳而
 徒強諫此宣子之失也按左氏引孔子曰董狐
 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
 為法受惡惜也趙盾乃免此非夫子之言也方
 靈公欲殺趙盾盾至於伏甲次之有力關而出於
 宣公
 是出亡而趙穿攻靈公於後穿何怨於公而為
 此是必有所受命矣盾非果奔也故未出山實
 使穿也故不討賊夫子書法曰董狐之舊室及
 為是言乎而反為趙盾謀也永嘉薛氏曰君將
 殺盾而穿行弑君之事則主弑者盾也穿受命
 而加刃者也律家人共犯止坐尊長威力使
 令被使為從以春秋之義也新安汪氏曰君子
 違不違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
 去國不違必如宋子京案身去亂然後君臣之
 義絕反而討賊苟如羽父討於為氏不足以道
 大惡之誅必如衛石碏之誅不避親無一毫阿
 私之意而竭力為君復仇然後臣子之事終盡
 趙盾之專晉猶可焉昭朱全忠之專於魏唐
 也靈公之殺殺盾猶高貴卿公之殺殺司馬昭
 唐昭宗之殺高貴卿公與昭宗也看未出山而後
 獨昭全忠之陽為自投於地也司馬昭族誅成
 濟朱全忠盡殺友恭叙琇等尚不見盾子孟華

之討況使穿成公子司以司新君
之寵則元惡之誅不於有而誰任乎

○**案** 匡王在位六年而崩第瑜嗣位是為定王

○**斷** 冬十月乙亥王崩 **精** 齊程氏曰此亦可
見速葬及為魯起

也

○**案** 端蒙單開之歲 **我** 見莊公
二十八年

○**斷** 三年 **章** 貢李氏曰定王瑜元年晉成公黑
臀元年陳靈公八年杞桓公三十一

年宋文公五年蔡文公六年衛成公二十九年
齊惠公三年曹文公十三年秦共公三年楚莊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十六
宣公 上

年 王八

○**案** 歲首取月宣公將祈穀于上帝一牲傷一牲

死罷祈穀而祭泰山河海 **章** 貢李氏曰
月建寅日取

○**斷**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

精 文定公曰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
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衣周人

言春于魯文定公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文定
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清江張氏
曰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祀蓋禮之中
後有志哀從言之罪三年之喪乃臣子斷喪亦

赴之時豈可借天子之說行 **獨三望** **精** 文
事之禮春秋所以特書之 **獨三望** **精** 文

曰猶者可不當為之詞天子有天下九宇宙
之內名山六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

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
所主者而可以望于泰山魯侯所主也則河海

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長安趙氏曰魯
之望郊天不從而魯必為之卜而不從者四難

其食牛者三牛口傷者一魯不自咎其備心必
將用之凡郊之不得祭之變故皆非人力所能

為也不郊而猶三望不得祭於天而借於
地地豈有異理天所不享地安得言之

○**案** 匡王之喪四月而邊與宣公使人會之

○**斷** 葬 宣王 **精** 文定公曰四月而葬王不君
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十七
宣公 上

情侵

○**案** 楚子旅擊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

重鳥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

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

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

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簡于上下以承天休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

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

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

鄆卜世三十一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因切雅音洛旁重並去聲蟬尺知切楚音味

鄭音央郭音尋清江張氏曰陸渾子本允姓

居八州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于伊川在唐

為河南陸渾縣地宋河南府伊陽縣北二十

里有陸渾縣故城彭山李氏曰在今河南府

嵩縣北三十里靖山神獸形魁老精物周兩

水陸渾渾洛陽二邑也甘泉漢氏曰是代戎

而觀兵周疆實寔王室備夏之勢可畏矣

宣公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十八

楚子伐陸渾之戎

積齊程氏曰陸公羊作

責公較無之字今從左

氏陸渾在伊雒天子不能治諸侯不能驅而夷

狄得以伐之中國不振甚矣胡文定公曰夷狄

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

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入至洛觀兵于周疆

問諸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

策以謹華夷之辨禁備夏之階

晉成公即位

案亦秋間晉楚之爭鄭遂掠齊境

彭山李

氏曰赤狄隨姓別為一種隨俗尚赤衣者也

在山西潞州以北而東界黎城去齊甚遠而

連歲侵之益取道於狄而無忌矣害及於遠

則近國懷疑固晉之所憂也其後鄭舒為亂

而遂為晉

滅有以哉

赤狄侵齊

積齊程氏曰赤狄之別

也地諸呂州春秋赤狄之地又孔氏曰謂之赤

狄白狄者俗尚赤衣白衣也晉成初立而楚侵

其南狄侵其北其

中國棟橈之日乎

宋大公即位

案宋大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

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

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

武氏之亂也

宋師圍曹

積齊程氏曰從腹還志而圍

人之國見王次之壞垣矣

鄭穆公在位二十二年而薨

案鄭穆公在位二十二年而薨子夷嗣位是為

靈公

斷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案鄭穆公之喪三月而葬宣公使人會之

經 十有二月有音 葵郵務公 三傳無十有二月

義 事公宗天曰穆公以十月丙戌卒乃孟冬二十三日也至是經雖不日其葬佳及兩月而

簡各不備禮可知郵靈無忌於先知如此能無神生之及乎

義 游北執徐之威 義見莊公 二十九年

經 四年 章貢李氏曰定王二年晉成公二年

公六年蔡文公七年衛成公三十年齊惠公四年曹文公十三年鄭靈公庚元年秦共公四年楚莊王九年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二十

經 鄭莒有怨宣公及祿惠公平之莒人不從公

義 擊莒而奪其邑 鄭音談清江張氏曰已姓國少吳氏之後也子

爵奉有鄭郡漢屬東海郡故城在淮陽單下邱縣

經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省公伐

莒取向 向式 莊氏曰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左氏曰非禮也平國

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付禮清江張氏曰易曰貞吉悔亡

懷遠往來朋黨思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公正自是以感之也今以宣公而

今校齊為重而彼尚不省伐莒而齊不與援取

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宣公此心之不公而終

之以為利也家氏曰事有大而書之略有小而

書之詳此言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省公

伐莒取向辭繁而不狀示後人以將平故爾正

義辨利之要夫莒鄭所以爭為不平故耳齊魯

求其平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以我之平而平彼

之不平可也而魯於莒積不相下徒換齊人之

成而要莒以必從其不省也宣公適以兵加

莒而取其邑以已之不平求人之平況又同以

為利無道甚矣以濟西賂齊而責償於莒春秋

首書公及而然之以取向深責之也道生持魯

宣襄哉之賊齊惠黨賊之人而欲平莒及鄭室

莒人之不服也宣之是舉正與廢祖桓公平求

鄭而伐宋戰宋相類蓋二公皆不義失平怨之

宣公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二十一

本爾是故知屬辭此事之款斯可以言春秋矣

義 秦共公在位四年而薨子榮嗣立是為桓公 共音 林同

義 秦伯緇卒 義詳隱公三年宋公和卒與文公十有八年秦伯瑩同卒

鄭靈公惡公子歸生公子宋與嬖人狂狡謀

之大夫陳詩以諫曰山有扶胥隰有荷蓍不

見子都乃見狂狙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

子充乃見狡童公怒廢之祿又賦曰麥秀粦

薪兮禾黍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彼狡
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
息兮大夫遂去鄭侯詒公詩曰子惠思哉秦
裳涉濟子不我思豈無它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我褰裳涉濟子不我思豈無他士思狂
童之狂也且公猶不悅子公謀先子家曰畜
老猶憚殺之況於君子子公曰不且殺女子
家曰諾六月子家攻靈公殺之立八月爾鄭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二十二
宣公 上

人將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
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
良子良不可曰穆公室存則國賴也若將亡
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後
七年歸生死鄭人封靈公之亂斷其棺而逐
其族惡為欲切薪子潛切且足子切後
取全切先去聲不爾有切當初六
切女音汝去聲並上聲長知賞切樂正子曰
大棘之戰宋狂狡獲于鄭事吳公有寵公子
歸生公子宋惡之公右狂狡將殺歸生及宋
宋知之以告歸生次公秋之一裔府君曰狂
氏狡名子都公孫聞事鄭莊子公充戰未盈
事文公皆鄭世卿有功者詩言靈公當祀功

臣如先君之於二卿不當獨寵狂狡也但僕
屬以祖配氏晉其非人類也重煩重以重配
名時尚少也滑濟皆水名鄭地子指靈公諸
侯在靈公在位八月此詩作於未殺
之先故稱爲子也詩人蓋賢者惜其名不傳
不且殺女謂靈公使殺二人也杜氏曰子公
公子宋字子家公子歸生字子良公子去疾
字穆公庚子靈公凡也子堅即襄公亦穆公
子而子良兄也穆氏則靈公之兄弟襄公恐
其偏而欲逐之彭山李氏曰歸生自大棘戰
勝必恃功驕恣而見疑於嗣君者也道生按
鄭人追討歸生則固知其賊之在矣必待七
年而後治之蓋以其權在歸生而難於輕動
也然則鄭襄公其治賢於晉侯黑聲之終庇
者歟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二十三
宣公 上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道生
生為鄭執政專其已父公子宋與歸生
如不忘忠義則親宋以告君而歸之如殲孤豚
耳乃遂作亂而手及其君是歸生固自將之
心待宋而發爾是歸生固自惡宋特為從者爾
經書歸生弑君正首惡也趙子常乃謂趙有歸
生皆非手執而歸罪者非也者則主謀而假手
於穿歸生手執以同謀於宋歸生雖有異而情則
一聖人書決甚明左氏解竟之事出於齊東野
人而及連仁而不武稱君無道之說以清狂
旨此法之所以成之然傳有子家懼而從之一
語足以徵歸生之為手乃矣又記鄭人追討歸
生而不及宋則知賊之不在宋矣傳之自相抵
牾歟露之連往佳如此學者誠能信聖經而
詳考顯未則真偏邪正之辨豈不犁然在目乎

○案赤狄知晉之不競也再掠齊地

赤狄侵齊
息齊高氏曰以齊之強而連年為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

宣公始朝于齊自是歲一行焉
朝音

秋公如齊
息齊高氏曰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至是大國以自固也

公至自齊
胡文定公曰居行告至常事不

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平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二十四

齊而皆致以補後世之欲利有飲利者惟義之與此焉可安耳

○**楚兵之侵鄭也不獲成故楚子自將擊之**

將去聲清江張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展陵而鄭又

敬事晉於是明年圖鄭遂敗晉于郟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

冬楚子伐鄭
舒城王氏曰三年楚所侵齊穆公拾楚歸晉則討之為無名義公為特居者

所立不討威盟主不能問而楚莊伐之是中國之君不若夷

狄之知類矣

獲梧太芒落之歲
義見莊公三十年

五年
章貢李氏曰定王三年晉成公三年陳靈公十年杞桓公三十三年宋大

公七年蔡文公八年衛成公三十一年齊惠公五年曹文公十四年鄭襄公聖元年秦桓公榮

元年楚莊王十年

宣公再朝于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亦姬焉

故踰時而得返
朝音

春公如齊
新安汪氏曰宣公以蔡得國上國大夫沐浴之請國以始謀於齊雖為賄焉而惠公援之甚力為足恃也而不知彼能制吾死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二十五

生之命安危榮辱係於齊居人夫類笑之頃高固使齊侯止公公得無懼之甚乎

至自齊
杜氏曰往朝見止歇尊嚴列辱其

示過新安汪氏曰宣公至如齊唯此年踰時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迹而此事觀之其實亦不可

掩矣然則宣公之朝齊皆有危殆之憂而此行尤甚也

高固來送宣公自主之

秋九月齊高固來送示姬
示姬者文公之女嫁廢所生也

杜氏曰送諸侯猶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不書女歸降於諸侯胡文定公曰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嫁而公自高之主登尊以列平朝延授宗廟矣夫以鄭國禍

之

之

之

小楚公子圍之貴屬也大夫娶子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數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通於高國諸前其女嫁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終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故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早具妄說不次於禮矣足遠恥辱哉家氏曰問卷之人為強有力者賁之而魯且猶不受況於堂堂之侯國乎魯而求魯已為不可而又以大失伉儷於國居所以流暴魯國者甚矣宣公用齊之力遂祇得國而不以是為辱魯之宗社重焉之辱矣嗚呼以千乘之國涕出而女於其且猶羞之而況於女鄰國之六夫者乎春秋書之責魯也責齊也正高國凌化之罪也道生按公穀書子亦姬而說者以為宣公之女非也蓋女而稱亦則有伯仲二婦矣宣公立後五年計其齒可三十而已思有第三女可以適人者乎故先公從左氏去子字而以為次公女明矣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二十六

宣公 上 案亦孫莊亦死子僑如嗣為大夫

斷 亦孫得臣卒 積齊程氏曰讀世卿也不書曰闕文

○ 案高國及馬亦姬歸寧

斷 冬齊高國及亦姬來 三傳及下有胡文虎嫁女留其送焉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焉則高國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是送適時來易職也而亦姬返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違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應公詳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國委其

君輸境自如而不忘則人欲已肆矣凡會則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 案鄭人未服於楚故楚人再擊之

斷 楚人伐鄭 積齊程氏曰楚稱人將年師少不討唯服鄭之為事耳清江張氏曰晉漢失機會大義不立營營爭鄭以致楚人益陵諸侯搆成並晉之所失道歟

○ 案徒維敦詳之歲 義見莊公三十一年自隱公元年至此一百二

十年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二十七

宣公 上 六年 章貢李氏曰定王四年晉成公四年陳靈公十一年杞桓公三十四年宋

文公八年蔡文公九年衛成公三十二年齊惠公六年魯文公十五年鄭襄公二年秦桓公二十一年

○ 案楚之伐鄭也陳及楚平故晉衛役之 趙氏曰晉楚爭陳自此始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二十八

斷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四明王氏曰向也之陳遂從於侵鄭陳非忘晉也鄭以晉故三年三被楚師晉無一天之救此陳所以長而平楚

也晉不自反晉衛以侵陳詩賦晉可知矣

○**經** 是歲余舉且之月無事 **義** 且音祖義見桓公九年與莊公十有九年文公八年同

○**經** 夏四月 **義** 詳桓公九年夏四月與公十有九年文公八年同

○**經** 秋八月 **義** 桓公九年八月與公十有九年文公八年同

宣公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二十八 宣公 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蟥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

○**經** 是歲陽事洽之月無事 **義** 見桓公七年及十有三年與莊公十有八年同

○**經** 冬十月 **義** 見桓公七年冬十月及十有三年與莊公十有八年同

○**經** 稅契協洽之歲 **義** 見桓公元年自莊公三十二年至此又六十再周矣

○**經** 七年 **義** 章貢李氏曰定王五年晉成公五年陳靈公十二年杞桓公三十五年宋文公九年蔡文公十年衛成公三十三年齊惠公七年曹文公十六年鄭襄公三年秦桓公三十二年

○**經** 衛成公使孫桓子在盟于魯始通且謀會晉也

○**經**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義** 胡文定公曰來盟言矣未足效信而擇疑又相欺血國結之爾走盟衛侯為晉欲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魯盟非春秋所貴義自見是新安

宣公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二十九 宣公 汪氏曰他國大夫來盟皆公與之盟但言來而與公敬禮可知外大夫之仇尊魯君之失列不待貶而自著矣宣公倚齊慕國晉為盟主缺然修好欲與衛結盟而不能運霸者之討蓋於已有嫌而欲藉小信以見辱其足惜乎

○**經** 齊欲兼萊故率魯攻之宣公踰時而返國 **義** 彭山季氏曰萊子爵社元凱以為萊萊黃縣今山東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五里有萊黃是

○**經** 夏公會齊侯伐萊 **義** 四明王氏曰萊東夷之國齊欲兼之而魯宣以

其助秋公至自伐萊
胡文定公曰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
秋則師行之危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新安汪氏曰書至者屈志從人而不思力之不足聲罪伐人而不察己之有玷兵出踰時煩民毒眾為宣公危之也

○素是歲相壯亥之月不雨
相去聲義見隱公六年秋七月

○秋大旱
胡文定公曰單於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伐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道生按旱而雪則言雪而不言旱不雪則言旱而不言雪此書大旱而不言雪見宣公無恤民憂國之心也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三十

宣公 上

○素晉成公合諸侯于黑壤鄭子也公子宋相鄭伯以會
相去聲杜氏曰黑壤晉地一名黃父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家氏曰晉自新城以來君侈而臣專政亂於內威衰於外霸權盡削諸侯離散楚行師中原而不取問齊強東夷而無所忌成公新立合四國之君以為此會鄭舍楚而從晉再會于虎諸侯皆序康我中國之猶有霸也積齊程氏曰此會終不能以服楚不旋踵而滅舒蓼伐陳失
商橫泥灘之歲
義見隱公二年

八年
章貢李氏曰定王六年晉成公六年陳靈公十三年杞桓公三十六年宋

文公十年蔡文公十一年衛成公三十一年齊惠公八年曹文公十七年鄭襄公四年秦桓公四年楚莊王十三年

○素晉侯之立也宣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子會以賂免故踰年而得返國
胡新安汪氏曰魯衛兄弟之國鮮紛秋忠述相為援衛成之執僖公為之納賂於王與晉侯而得免黑壤之止疑亦衛成言於晉而以賂得釋耳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三十一

宣公 上

○素春公至自會
平盧吳氏曰宣公葵立自疑而不欲會晉衛欲為晉致魯故去春使孫良夫來盟而後去冬公與黑壤之會於是見止故此書至而自是不敢如晉矣

○素襄仲聘于齊既入齊境適疾而還時祭之日仲卒于垂明日以告猶賓尸焉子歸父嗣焉

卿
還音旋父音甫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杜氏曰黃齊地也

高氏曰不稱有疾者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堂可以疾而廢君命邪幸已有

事于大廟

大音泰音之常禮也先儒謂此為時

格泰漢楊氏云四時禘祫祭堂祭廟禮煩乃於大廟之中合高曾祖禘之主共祭之仲

遂卒于

道生按胡文定謂書仲遂者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果爾則當

賜於援立之初而自宣即位以來遂之如齊者四皆不曰仲而曰公子與大公時無其使遂已

氏則歸父即當嗣稱乃不曰仲歸父而曰公孫何也李明德以為不臣之詞亦出臆見蒙深考

左傳始於出姜失市之時記其言曰仲為不道殺遂立慶於季孫遂東門氏之時記太子之

言曰使我殺遂立慶仲之夫則遂之稱仲乃魯人稱之之恒詞也夫子欲著其往君之罪故曰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三十二

宣公

出姜文子之稱而特錄于經耳若季文亦自未歸之後魯人喜之而稱季子復字其年亦自未

功此皆聖人特筆所以辨名實而示勸懲之先儒求其義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彭山李氏曰雲

魯地蓋遂卒與祭同日必境內之壬午猶釋

地而計可及也杜氏以為齊地非

萬人去焉

去上聲焉胡文定公曰釋者祭

者可以之辭積庸程氏曰仲遂故君之賊人所當討奉使未畢中道擅還宣公明正之其罪不為

之罪可也既私其立己之思一切容之俾焉上卿失則當以上卿之禮處之聞容而廢釋可也

今雖然行吉禮以賓尸用樂而僅去其管則宣公既失大義又失常礼止張氏所謂由其心之

將使後世識君臣之義禮樂之情宣公宣公仲遂之惡而已哉其康氏曰樂有敬有舞敬歌之舞之以盡神萬人是有舞矣徒去管無歌

聲何足見不樂子攻聞卿之奉此辭

○宣公之生母敬嬴廢其君出姜而居其位

至是死

戊子夫人嬴氏薨

安定胡氏曰公穀作熊氏非也當從左氏貞齊

高氏曰此文公妻也何以稱夫人援成風之例若其僭也家氏曰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弑二君

齊桓討而殺之僖于是尊其母成風為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哀姜不終則僖亦未敢遽

如此今殺廢之事則吳於是廢以嬖妾私事襄仲故子赤立宣公逐嫡母歸齊而己僖夫人之

位出姜無罪為賊臣博妾所逐不得與哀姜同例廢與其不執君逐母僭號夫人亦不得與成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三十三

宣公

風偏使通齊桓則敗廢棄仲皆當比而誅教王室不競中國無霸得以肆行無忌孰知天道禍

盈至是八年仲使齊死於路後八日廢於魯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

刑之異耳四明王氏曰敬嬴私事襄仲故仲殺二君立其子遂蓋有公子頑之罪也賊以仲卒

注娶以夫人

晉人及白狄平遂同擊秦以報二年之師

杜氏曰白狄狄列種故西河群有白狄胡

清江張氏曰即丹州延州銀夏之北秦同

國也

晉師白狄伐秦

胡文定公曰晉王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

其職失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擇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矣乃復與師勤勞會成秋以伐之獨不慮傷其類乎盧陵李氏曰晉絕秦書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殺之晉與秦自侵崇起於七年而承已晉承狄而結以伐秦其罪大矣於自此至成十三年晉相絕秦皆遠矣之章秦康共骨寢靈之後晉成秦桓之次矣又始于此

○**楚為羣舒叛故攻舒鄢滅之**
江張氏曰左氏作舒夢而杜氏以為二國非也此語上義陽之夢晉六鼻簡之後文五年已於於楚不與羣舒近此舒鄢一國即如舒鳩舒庸則羣舒別種非二國也木訥趙氏曰舒同宗而一國亦猶伏均曰伏而異種舒益楚之黨而舒鄢逼近中國舒鄢滅中國失其南門矣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三十四
宣公 上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三十四
宣公 上

○**楚人滅舒鄢**
左氏作舒夢非 考石經從公羊 按詩桓戌狄是庸荆舒是楚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次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殲舒鄢及滑內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而吳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有據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新安注氏曰春秋宋有二國連書者雖夷狄別種尚書甲氏及留吁舒鄢不言及實一國耳

○**壯月二日日食楚鄭之分**
分去古章重 李氏曰月定

壯月二日日食楚鄭之分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東山趙氏曰書不書朔食在朔後也茅堂胡氏曰先是中華大國齊晉皆以楚莊始強肆行侵伐觀兵周室鄭伯肉祖止攻晉師流血邑水圍宋九月析骸易子此食既之應而五行志以為楚鄭分也

○**敬嬴死五月而以嫡夫人禮葬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長安趙氏曰氏又諡為頃嬖頃為惡諡不應宣公追尊其母而反加此諡當從左氏為正也象山陸氏曰襄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三十五

仲殺太子赤敬嬴為之也敬嬴非嫡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草廬吳氏曰宣君之意而尊為夫人也

○**兩不克葬**
日春秋內葬十有九唯敬嬴定公二喪遲兩定公得國於逐君之賊敬嬴殺嫡立庶故於終事皆違

○**庚寅日中而克葬**
胡文定公曰終事陰建庚寅日中而克葬即遠有違無違治

于中雷飯于牖下小飲于戶內大飲于階下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病于基以弔窮則共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而止禮也兩不克葬不以制也漆車載葬於士容禮也有國元英塞不以制也漆車載葬於士容禮也

○**宣公歸自黑壤侵事祁懼於晉故城平陽以**

備之

後我入切杜人曰平陽

魯地泰山有平陽縣

城平陽

魯齊高六曰方舉大邑

又城平陽重固民力也

陳及晉平故楚師擊之取成而還

還音

折安汪氏曰書師言伐所以著

楚師伐陳

楚師伐陳

折安汪氏曰書師言伐所以著

振也象山陸氏曰前年晉衛侯陳以其即楚之

故至是楚始伐之楚未嘗盡得志於陳也楚

子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種舒

鄂又於滑油盟吳越而還其疆至矣然猶未盡

得志於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國之君巨能恐

惧自治明其政令何遠不能道其路或息齊高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三十六

宣公

氏曰陳以晉衛見侵獲棄楚而從晉故楚

以為討晉不能故陳遂復從楚晉之尋也

重光作鄂之歲

義見隱

公三年

九年

章貢季氏曰定王七年晉成公七年

陳靈公十四年祀桓公三十七年宋

文公十一年蔡文公十二年衛成公三十五年

齊惠公九年魯公十七年鄭襄公五年秦桓

公五年楚莊王十四年

宣公朝正于齊於是如齊者三矣

朝音

朝音

春王正月公如齊

胡文定公曰魯辭比事

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

朝于齊更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改不

待殷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富國九年於周終

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

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晉失齊威王往朝

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

也故聘親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

而陪聘侵陵之狀起矣以經書君如齊

臣如周之意而聘書王正月以表之也公至自

齊

齊

存耕趙氏曰朝正於齊無新歲之成尚

危之也或使世動於

非禮非所以為安也

春定王微聘于魯及孟獻子初聘于周

意齊高氏曰信斯言也並見王宣之微夫事

貢季氏曰孟獻子仲孫氏名蔑孟父伯敷之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三十七

宣公

子公孫叔之孫慶父之曾孫慶父死于密故

死于齊魯雖立數為仲孫氏以慶父故故不

得為大夫而卒至歲始嗣為大夫今道為卿

其後遂相成襄而三家之勢成矣其入曰孟

氏者自為小宗以

別於公室故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象山陸氏曰宣公即位

九年兩朝于齊乃一使

其大夫聘于周室王迹既絕細常淪致逆施劍

置恬不為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于東北

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道生於季彭山

謂孟獻子初為政而修禮于王也夫諸侯於天

子有朝而無聘天子使大夫聘諸侯以舍其朝

方伯有王事則亦使大夫告列國以王事連簡

書若非王事亦無私聘之禮也魯隱桓莊閔之

世聘不經見蓋雖不朝王而亦未敢列國周也

○**傳**公使遂如晉而始如周是以方伯自居而列國周矣宣公執立歲朝于齊而蔑如京師國王齊而列國周者蔑欲目之猶尊王之名禮邪誠邪石厚問定君於石子曰王親高可蔑事之國歟夷壤之會晉將討宣既而釋之蓋以王命高解耳且彭山於齊年聘滕薛朝私考知諸侯聘禮之非乃怨信而舉蔑何也

○**齊**再攻萊而焚其邑

○**齊**伐萊取根年三傳萊下有根字錯也清江張氏密州安丘縣積齊程氏曰根年萊邑而齊取之左氏以根年為國魯滅之而言易公羊謂魯取萊之邑而譚亟皆妄意之爾義尤苦人伐杞取年妻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三十八 宣公 上

○**滕**昭公在位十八年而薨子壽嗣立是為文公

○**秋**八月滕子卒不日不名皆史闕文息齊高氏曰魯卒者為宋人圖滕起文也道生按三傳八月上閏秋字蓋錯於取根年之上先公以下傳古文也

○**晉**成公合諸侯于扈討不睦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蘭公曰鄭自晉靈以來服屬於楚至晉成繼立始叛楚而歸晉自宣三年至於是鄭無歲不有楚師然不秋叛晉者惟晉成是賴故黑壤及此之會鄭皆在高梁山陸氏曰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於楚楚之政今日修兵力日強然聖人之情常奉舉有望於晉非私之也華夷之辨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楚之會乃為陳也

○**陳**人不會於扈晉中行桓子討之成公卒乃還行音杭還音旋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父音肅新安注氏曰帥音率黑壤之會討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三十九 宣公 上

○**晉**成公在位七年而薨子孺嗣立是為景公魯而宣公以略見楚之會謀齊陳而二國不益晉成高執君者所立不能致討使陳之役然以元惡主兵是以外不足以却荆楚內不足以服諸侯今此謀齊而養立之魯宣獨事齊而不會無所忌憚故成公世霸僅能兩合諸侯卒無成功春秋於荀林父之討陳言帥師言伐而不能范陳其失亦著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晉侯杜氏曰辛于扈以疾留于扈而卒其地也東山趙氏曰外諸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晉侯杜氏曰辛于扈以疾留于扈而卒其地也東山趙氏曰外諸

侯辛寧不會矣則不書矣此策書之大體也宣
公事齊而不事晉黑壤之會晉人止公欲晉成
之卒魯人不曾國史不書葵晉
成公春秋亦不得而益之也

○**案** 衛成公在位三十五年而甯子鮫嗣立是為

襄公

趙一
作連

斷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文定公曰**衛成

會也成公事晉甚謹而魯宣獨深向齊衛欲為
晉欽惠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未盟以
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正公賂然後免是
以尾之會晉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雖以
聖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關其文者
也而魯宣之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見矣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四十
宣公 上

案 宋人聞滕之來擊而圍之 **胡文定公曰**宋人聞去

斷 宋人圍滕 **胡文定公曰**國非將卑師少
為主帥明矣滕既小國又方有惠所宜務寡平
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其罪

之在不
仁矣

○**案** 楚子聞晉之喪後次鄭 **胡文定公曰**楚子聞去聲後

斷 楚子伐鄭 **胡文定公曰**按公羊例君將不
言帥師言其重者楚子言其重者楚子言其重者

其後舉中事以重其臨鄭世故下言晉師
缺故鄭所以謹華夷之辨深切著明矣

○**案** 冀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林國人皆喜唯
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胡文定公曰**必
切外

斷 晉卻缺帥師救鄭 **胡文定公曰**卻缺救鄭

楚于柳林則不可謂無一時之功者而鄭終叛
晉豈非晉之霸略苟未能服楚則諸侯之恃晉
者終不款恃以為安于然霸者故諸侯之名義
則有不可泯者功有大小屬辭比事而可知矣
聖人宜貴晉人以一救
之力而長有諸侯哉

○**案**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相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四十一
宣公 上

服以戲于朝泄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
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已而無
改泄治歎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
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
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
為之靡是故人居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
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而行不敬而言者
未有能保其號而垂令名者也詩曰慎爾出
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

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公聞之告二子二

子曰是何妖言請誅之公弗禁遂殺泄治

○ 父音甫相音日胡音潮夫並音扶杜氏曰
泄治即公孫寧夏姬微舒之母陳御亦妻
也相近
身內衣

○ 陳殺其大夫泄治 泄治列切左氏 清江張

左傳本多曰唐人諱世字雖偏旁亦然故泄
為洩也胡文定公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
夫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其官守而殺之
者有專制之罪矣殺諫臣者必有亡國殺君之
禍故書泄治以為微舒殺君楚子入陳之端而
謂殺繫於名而書其名者也禍莫大於拒諫而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四十二

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泄治所為
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
夏微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忌生親故昧死言之
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殺而亡其國
此萬世之大戒也積齊程氏曰左氏偽撰孔子
之言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先儒
目謂泄治不能早諫以殺其身故其罪累上而
以國殺非也經之本義在於專殺而極於見殺
耳泄治不能早諫雖若可諫其不賢於不諫者
乎今有人焉能諫而被殺乃不責夫殺諫者與
從君於昏而不諫者又備責

○ 玄戮闕伐之歲 義見隱 公四年

斷 十年 章貢李氏曰定王八年晉景公厲元
年陳靈公十五年杞桓公三十八年

宋文公十二年蔡文公十三年衛懿公元年
齊惠公十年曹文公十九年鄭襄公六年秦桓
公六年楚莊
王十五年

○ 宣公四朝于齊 胡音

○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文定公曰此亦如

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
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
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
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作
周是忘君也非時越境而不恤社稷宗廟之重
是忘祖也忘祖則不孝忘君則不仁宣負篡殺
之大惡而不仁不孝又如此書公如齊公至自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四十三

齊而罪自見矣道生接此一筆一劃以顯其義
所謂日月以明類也程氏以不月為闕文
非也蓋日月之例經時有之若此類是已必
如穀梁之例則泥而不通在學者擇焉而已
○ 齊侯以魯服故歸其所賂涕西之田 子

○ 齊人歸我涕西田 涕今衣作濟 胡文定公

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宋之
舉又每歲往朝于齊是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
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不齊西田歸
之也歸謹及聞宣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
愛惠遠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哉送之罪也或謂
齊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乘其平屈事

人示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共平屈事已
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彭
山季父曰齊西田即今鄆范二縣之地蓋齊魯
之所互爭信三十一平魯既取之而宣二年又
為齊取者也今齊與魯厚故中分以與魯范近
於魯者謂之我齊西田齊魯疆曰我者對彼之
稱齊西之田魯不直有者是也何以知鄆之屬
魯邪蓋鄆即成四年取城之邑則知其當分於
魯也道主按明德發明我字為得註旨胡傳雖
是穿鑿議論可
取宜兼考焉

○**春秋** 宣公 宣公二年二月日蝕
宣公 宣公二年二月日蝕
章貢李氏曰
月走已日除

○**春秋** 宣公 宣公二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宣公 宣公二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義詳隱公三年王
二月己巳日有食

○**春秋** 宣公 宣公三年七月十七年十月二十六
宣公 宣公三年七月十七年十月二十六
年十二月傳公五年九月文公元年二
月十五年六月宣公八年七月至同

○**春秋** 宣公 宣公十年而薨子無野嗣立是為頃
宣公 宣公十年而薨子無野嗣立是為頃
頃漢
公 頃漢
公 頃漢

○**春秋**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義詳隱公三年宋公和年
父卒僖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二十
年齊侯昭年大公十四年齊侯滿卒同

○**春秋**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義詳隱公三年宋公和年
父卒僖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二十
年齊侯昭年大公十四年齊侯滿卒同

○**春秋**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義詳隱公三年宋公和年
父卒僖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二十
年齊侯昭年大公十四年齊侯滿卒同

齊侯天出奔衛 三傳作崔氏傳為之為蓋篆文
今據石經石文子夏傳為正信公二十八年左
傳紀崔大舍戰城濮距此三十二年計大之齒
僅五六十此時至尚存爾而於此以為崔杼以
族齊先儒皆從之然成十七年傳始言齊侯使
崔杼為大夫距此二十年經於襄二十五年言
崔杼弑君傳於襄二十七年言崔子綏計行焉
大夫之時經使甚早亦必弱冠而後可以與於
國政則奔衛之時行尚極稚安能有偏高國之
勢而以族奔邪其為崔天
無疑諸家皆未見古文爾
新安汪氏曰信
天子會戰城濮則世襲大夫可知蓋崔氏乃丁公
之子孫迄今五百餘年苟非世大夫焉能長有
國乎

○**春秋**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義詳隱公三年宋公和年
父卒僖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二十
年齊侯昭年大公十四年齊侯滿卒同

○**春秋**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義詳隱公三年宋公和年
父卒僖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二十
年齊侯昭年大公十四年齊侯滿卒同

○**春秋**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義詳隱公三年宋公和年
父卒僖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二十
年齊侯昭年大公十四年齊侯滿卒同

○**春秋**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義詳隱公三年宋公和年
父卒僖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二十
年齊侯昭年大公十四年齊侯滿卒同

○**春秋**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義詳隱公三年宋公和年
父卒僖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二十
年齊侯昭年大公十四年齊侯滿卒同

○**春秋**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宣公 宣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
義詳隱公三年宋公和年
父卒僖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二十
年齊侯昭年大公十四年齊侯滿卒同

我乘駒適食于株

乘馬乘駒之末並絕
證切乘戎之末平聲

龍音招一縣府名曰株夏徵舒之郊外曰株
夏氏南夏少西之子南陳大夫徵舒之父也
龍且也言且食于株
則知其宿於夏氏矣公與公孫寧儀行父飲

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

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殿射而殺之寧儀父

怨諸楚靈公在位十五年而死子午嗣立是

為成公

父並音甫女音汝射音石清江
張氏曰古人以禮為防閑而人

君之尊有妃偶嬖御之侍有居處出入之奉
有康莊蓋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
至驅馳於株林以為樂哉漢伯之諫夏南之
詩皆以其捨人道而躬禽獸之行也考之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四十六

宣公

外傳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治未死也單
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寇以淫於
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於三年
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所書執君如陳平
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於閭
巷小人所不為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斷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安定胡氏曰
書徵舒弑君

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也家氏曰陳靈公
淫殺諫而弑者以氏名書蓋不著徵舒之氏名
無以著禍亂之所從生
討徵舒亦所以治靈也

○

季滕恃晉而不事宋故宋伐季之

後扶
又切

六月宋師伐滕

胡文定公曰稱師者譏用
衆也亦霸主之餘尊都者

微運不能聲罪欲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存恤
之小邦且滕不事已母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
何尤焉故書
師以著其罪

齊惠公之卒三月而蔡宣公使子家會之

公孫歸父如齊

胡文定公曰歸父仲
遂之子貴而有寵宣

公孫歸父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
也故生則領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
往奔喪而使責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
然其之供也此等考辭義自見矣彭山季氏曰
歸父仲遂之子字子
家其後為子家氏 蔡齊惠公 曰三月而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四十七

宣公

蔡連也積齊程氏曰
亦志私諡與僭公也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存耕趙氏曰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存耕趙氏曰
此楚伐鄭晉

救之使晉能庇鄭鄭何至與楚平哉兵不足於
制楚德不足以服鄭彼此交戰鄭何罪焉晉於
是不足以霸矣息齊高氏曰陳有弑
君之亂曾不圖而有事於鄭乎

劉康公如魯報益獻子之聘也

此氏曰
劉康公

即王季子食已
于劉國傳止此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子曰王季子者何三之季子也

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責奈何母弟也胡文定公曰宣公宮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此年朝齊不奔王季子而奔齊侯不違者卿會王季子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葵經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季子益不懷矣新安王曰定王始則微聘於魯中則厚賄於仲孫終則介貴弟報聘是猶為人父而不責子之怨微乃三攝於定省之常禮而德已於借援之微恩也宣公既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

子家鑿而變其邑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四十八

公孫歸父伐邾取郕

杜氏曰邾郕皆魯之屬國也

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後弱使小近在邾城之中附庸之國是為遠也當此時陳有秋君之亂既來赴告成在諸侯之衆矣

素水災

大水

大旱今復大水皆微類仍蓋其甚於此時旱而害大水而害大以變常者也宣公以臣弑君以子逐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發而為水旱之災災受其虐書以示戒也

季文子初聘于齊通嗣君也

季孫行父如齊

公音甫

子家繼如齊邾故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音甫

胡文定公曰邾侯其父魯父使齊卿會葵經未舉待逾年然後修聘

未知也而季孫正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安說取人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解長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我春秋傳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

春秋世學 卷十五 四十九

齊國武子報季文子之聘

齊侯使國佐來聘

東萊呂氏曰頃公未踰

曰魯之於齊與國也時雖後時亦何害邪意公之獎既遲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遽遣使來聘焉議伐魯也當山陽而行吉禮忘哀思而歸悞好書曰齊侯著其惠也

是歲二穀弗登

鐵

石林葉氏曰鐵者何食不足也一穀不四穀不登日康五穀不登日大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故凶年可以補敗是為教民之

道二穀不登而飢其為民者病矣何以於冬為
書五各平登之時也清江張氏曰王政以食為
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
螟螣之災多矣不以飢書今火水之災書飢者
著宣公煩於外事國用無節上下
用均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

楚復擊鄭以其成於晉也及櫟子良曰晉楚

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

焉得有信遂及楚平

馬得有信遂及楚平 **馬得**復扶又切櫟音歷
曰自宣四年以後晉楚爭欲得鄭鄭遂南北
屬此可見中國夾於盛衰鄭用子良之言兩
屬晉楚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始於謀策
只出於此子產所謂王帛以待于二境惟其
與此一亂

春秋世學 卷十五 五十

宣公 楚子伐鄭 **楚子**東山趙氏曰中國無霸則楚君
將攝爵以伐者其實以見夷狄

之強

春秋世學卷十五

春秋世學卷十六



義見陸
公五年

北桓公三十九年宋文公十三年祭文公十四
年衛穆公二年齊頃公無野 年曹文公二十
七年鄭襄公七年秦桓公

是歲取如病之月無事

有一年十有六年十有九年二十有一年僖
公六年二十有四年三十年三十有二年文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宣公 下

春王正月 **義**同桓公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有九年二十有一年僖公六年二十有四年
三十年三十有二年文公八年十有三年

楚莊王會陳成公鄭襄公而盟之謀討陳也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杜氏曰辰陵陳地潁州長平縣東南有辰
亭存潁趙氏曰楚存伐鄭鄭之從楚猶可

經從左氏公羊

春秋世學卷十六

言也師未至陳陳亦受盟先聲震也有展使之
盟而有師之戰有師之戰而後有盟之盟此變
端之六者春秋之所說也永嘉薛氏曰陳鄭以
中國不足恃而盟于楚由中國無霸而諸侯失
所恃也泰山孫氏曰聖人於此傷中國無人壞
亂陳夷之極也清江張氏曰是莊合二國為盟
而欲討陳夏徵舒之春秋以晉齊二大國方且
致勤於苦秋而不能討獨楚莊合諸侯以討之
所以楚子盡爵於陳鄭之上陳鄭屈服楚主盟也

齊人修怨于莒子家會之

斷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父音
齊侯平莒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至是齊魯同
討之夫展陵之盟中國所宜震也而齊方務罪

春秋世學卷十六
宣公下

兵於莒清江張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
而伐之兵不討亂而狹強交弱深著齊桓之罪
也

○晉卻成子求成于衆伏衆伏疾赤狄之役遂

服于晉秋會于攢函衆伏服也是行也諸大
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

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
能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晉音底杜氏曰赤狄潞氏最強常服於衆伏
故衆伏疾而惡之彭山季氏曰攢函伏地距
晉甚遠而晉侯親來會伏于此者晉圖赤狄
久矣處衆伏為聲援先離其黨耳此遠交之

計也自是狄土
聞而霸業衰焉

斷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正齊陳氏曰楚方得
義於天下而晉狄狄

○楚子使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於是執

徵舒輟諸栗門遂入陳將縣之陳侯在晉申
亦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還楚子使讓之曰夏

徵舒為不道殺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

春秋世學卷十六
宣公下

曰猶可辭乎楚子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
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

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食之牛牽牛以蹊者
信有罪矣而食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

曰討有罪也今縣陳食其富也以討召諸侯
而以食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哉吾未

之聞也及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
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楚子舍陳卿取一人焉

以歸謂之夏州
使少並去聲與音患與
賢見切與與同女音

汝舍與捨同壯六曰少西微舒之祖字子夏
穀車裂也東門陳之域門縣即群縣之縣言
欲收陳地以為楚縣也楚子本曰孔字儀什
父之吉欲求陳而滅之以為利故假討賊
之名使人執微舒而殺之尋自入陳將縣其
地聞申示之言而釋陳不取焉州郡屬目討
夏之所獲之人安蓋楚地故
號曰夏州以自表其功也

經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微舒
胡公定公曰蒲
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禍楚人殺
微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是齊高氏曰殺舒弑君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四
宣公 下

今已踰年國人不能討天子方伯不能謀反致
夷狄入中國而殺之彼夷狄尚知弑君者之當
殺則中國如之何不殺之耶聖人於此傷中國
之不自正也實中黃氏曰先書殺微舒而後書
入陳便是聖人是正其討賊之義觀聖人於此
實有所教錄齊桓晉文俱有在止天下扶持周
室之功然皆已容赦君賊而不問是以於楚特
顯此義此皆聖人取人為善止遏亂暴之意也
楚子入陳
齊桓公曰楚討微舒視其地
別無明微不使偽亂真楚殺微舒非其情也
入陳納二亂賊假討賊之名也便不入陳不納
微舒入陳納二亂賊者著之經夫君子安得討
之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父音
胡文定公
曰此二臣
者從君於魯宣達於朝謀殺陳使君見其
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同棄也皆快

人心今乃龍辭奔楚託於討賊復難以自說其
罪所楚莊不辭其罪又使人使陳人司之是猶
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人強以毒飲之可
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書曰納者不受而
強納之也為楚莊者宜奈何微舒之宮討賊
治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聚定其君
而去其庶幾乎四明黃氏曰諸家多以討賊
楚莊楚子初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已乃
入陳是以盜賊之行始為取之也微舒結陳
者也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欲殺陳靈公
者也以法則微舒之罪重以情則公孫寧儀行
父之罪重今殺微舒而納公孫寧儀行父討賊
者固如是乎善乎張氏之言曰孔寧儀行父必
固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微舒而入陳
春秋殺微舒為二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諸
家與楚討賊過矣道生接經不白納陳公孫寧
儀行父而曰納于陳者大定以為外之則是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五
宣公 下

也蓋二臣奔楚說楚子以縣陳雖曰申示時之
言而止終納二臣以制陳國之命故聖人書法
如此而楚人猶夏二
臣責國之情咸見矣
○ 關逢困敦之歲
義見隱
公六年

○ 十有二年
有音
恒公四十年宋文公十四年蔡文公十五年
穆公三年齊頃公二年魯文公二十一年鄭
公八年秦桓公八
年楚莊王十七年

**○ 陳靈公被弑二十二月而後克麇宣公使人
會之**

斷

春癸陳靈公

○

四明黃氏曰靈公卒於見其

為法亂之臣孔寧儀行父方歸

○

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楚子復擊之

鄭人修城以守被圍三月乃及楚平

後

又切道主按鄭不其於從楚如此惜晉無

斷

楚子圍鄭

○

東山趙氏曰陳侯鄭伯既與楚

鄭亦微事于晉故楚子入陳明年圍鄭春秋書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六

宣公

屈於楚非其心也陳氏乃謂序楚子於陳侯鄭

伯之上初與楚以霸也則可謂反于春秋之義

○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

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

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

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閭

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

馬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彘子曰不可晉所以

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

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

出閭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

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

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

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

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

竭也盈而以竭夫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

謂臨有師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

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才谷韓獻子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七

宣公

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夫子為元

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夫屬亡師為罪已重

不如違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

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壯師次于邲

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

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

令尹孫赤欲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

無事矣戰而弗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

事之捷孫赤為無謀夫不捷參之肉將在晉

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及稀伍參言於王曰
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
仁未冒用命其三師者專行不復聽而無上
衆誰違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
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
管以待之晉師在款郛之間鄭皇戌使如晉
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
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
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後鄭於此在矣

春秋世序卷十六
宣公 下 八

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
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生之無
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
中儆之于勝之不可保討之自克而卒無後
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監綏以啓山林箴之
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
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邀
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
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

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
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亦楚之
崇也師亦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
戰我克則亦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
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
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
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
如晉師曰寡人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

春秋世序卷十六
宣公 下 九

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
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
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
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
失辭寡君使群臣遠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
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
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車為右以致
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

下兩馬掉鞅而還攝亦曰吾聞致師者右人
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後晉人逐
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
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鹿龜晉鮑葵當
其後使攝亦奉麋殿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
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葵止之曰其左善射
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為公族未
得而怒欲敗晉師請攻師弗許請使許之遂
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焚澤凡六麋射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宣公 十一

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敵人無乃不給於
鮮敢獻於從者亦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
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名盟
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
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子
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
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
不如備之楚之無患除備而盟何損於好君
以惡求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微

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子
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
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
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東
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
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
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
以遂趙旃趙旃乘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
甲裳晉人懼三子之怒楚師也使車逆之潘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宣公 十一

黨望其塵使騶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
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亦曰進之寧我薄
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
也軍志曰先人有資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
師軍馳卒奔乘晉軍指子不知所為鼓於軍
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
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
卒以遂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
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過大敵不穀之罪也

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敗藉君靈以濟楚師使
滿黨帥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
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卒
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
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
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
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恭
之脫偏少進馬還又恭之拔旆投衡乃出顧
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十二

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
而走林達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
顧曰趙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
授趙旃綬以免明日以未尸之皆重獲在木
下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公以其族及之廚
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
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重
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
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

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

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

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作先

君宮告成事而還



父音甫將並去聲邵

音煙濟知重飲少使姑夷先難並去聲元帥

之帥舒性切邲音延沈音審岑七南切過丁

歷切未並純證切管古滿切邲韓古切戊舒

句切戰勝于勝之勝並如字易以計切單音

必廣並占曠切數屏並上聲長知責切母已

夫切辟音避射並音石最音郭善射之射如

字鎬伊已切桃天丁切帥之帥游之帥並音

辛獲音伏切說音稅殺丁見切基音忌數奔

之數音朔女音汝可勝之勝平聲邲音邲杜

氏曰邲子即先穀也音邑名先穀食邑于邲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十三

故曰邲子知莊子即荀首邲北地汝陰國

姑縣子重楚公子嬰齊字子及楚公子側字

孫亦教楚大夫萬父也管管叔所封故城教

邲二山在豫陽縣北華路榮車並獲敵衣也

原趙同屏趙怙俱以私邑為號隨李即隨武

子士會也獲著也龜背骨蓋射鹿而當其心

也獲伏兵七處于教山之前也說止也工尹

齊楚大夫下軍趙朔等所將游關楚海軍捕

開者上軍士會等所將駒伯即卻克基殺之

也高車上橫關木背軍敗而車重不能奔故

楚人教之脫橫關木又教以拔大旗投車衝

上復不帆風剛輕而易走也尉武子即魏錡

故好箭房盛箭物連尸棄老楚莊拔箭首射

元公子穀臣亦楚莊拔主擒彭山季氏曰邲

鄭地在教山之東衛侯之北大河之南今當

為滎澤河陰界上地章貢季氏曰左氏記桓

子欲還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象而動德

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

討鄭其貳而哀其卑而伐之服而舍之
德刑成矣伐叛則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
歲入陳今入鄭不義勞居無怨雖政有
經矣前戶而舉尚農工費不敗其業而卒未
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章擇國之令典軍
行右隸左追前等處無中權後動百家象
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
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實不
失勞老有加惠教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
章責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則行
政成時事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蓋弱攻昧武之善經
也子如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
楚仲能言有言曰取亂侮亡無弱也均曰於
王師進養時晦者昧也武曰於鏢王師進養
時晦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震子不可晉
師敗績楚子次于衡雍潘黨曰君蓋築武軍
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示子孫

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
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載櫜于矢
戎求德歸于時夏元王保之又作武其卒
章曰者定備功其三曰鋪時詳思我祖惟求
定其六曰歸萬邦厚豐年天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
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
得定功所建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
爭諸侯何以和利人之義而安人之亂以
為己禁何以費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其為先君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
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
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惡今罪無所而
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
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侵也鄭石制實
入楚師將以分鄭而止公子魚臣辛未鄭殺
僕未及子服君子曰父侯所謂母仇亂者謂

足額也詩曰亂離瘼矣憂其過歸歸於怙亂
者也夫皆本楚史檣柁偽妄之文左氏不察
而錄之典富展諫言皆造淫豔之文以惑世
耳胡文定公曰陳人執若晉不討賊而楚能
討之楚人固鄭亦既退師與鄭乎笑而又與
之戰則非觀擊之師矣古者伐鉞臨戎車制
間外雖居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林父既知
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
殺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今三軍無得妄動
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
屠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
退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永嘉呂氏曰自楚
戰討賊之權於是陳焉楚有鄭不任楚之屢
伐而受盟辰陵然曰與其未者不可也則猶未
純乎從也故激事於晉晉既不能自陳而僅
乎鄭則鄭之一戰夷夏勝負之一決山自鄭
黃氏曰左氏偽撰隨武子德刑政事典禮之

說及潘黨請築武軍楚子卻之之語皆離引
詩書以譽楚豈立誣之頃而能有治泊數千
言竊意此楚人言也陳與鄭皆服楚盟于辰
陵矣未幾楚先叛盟入陳而欲滅之若以為
討微舒之戰在先十有一年之夏越已及年
此時何不討若果討賊何為因欲滅人之國
楚自叛盟而行無道於陳知此陳鄭一體鄭
尤新盟則鄭亦如之何不背楚歸晉是楚之
伐鄭者非也鄭伯肉袒以逆楚既舍之晉欲
連師獨以先穀取敗晉師雖敗中國救鄭之
義豈與之俱敗是晉之敗於楚不足為辱鄭
也世多以此成敗論人故譽楚而貶晉耳鄭
伯許男如楚救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
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
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宣公

敗則喪師之罪不責
林父而歸於誰手

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敗也困獸猶聞況
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
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
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
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
侵其位

侵其位
相重並去聲夫音扶新安汪氏曰林父身為元帥始既不能禁

帥屬之違令而專行終又不能將率士卒冒
矢石而力戰乃敗於軍中倡為東甲曳兵之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

于邲晉師敗績

于邲
彭山季氏曰當時楚勢橫行蔑視中國入陳國

鄭莫敢誰何晉雖救鄭而師出後期鄭既服楚
無及於事經不書救可以見晉霸之息矣及至
于邲東晉欲近先殺懼晉夫霸者欲濟時雖失
於觀望亦以殺師武臣力之忠大豈是敵為身
謀者哉林父當元帥之任專閫外之權果如無
及於邲焉則則下令三軍退而修德雖先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宣公

殺欲濟必不從也既不從則師皆同濟則與衆
一心楚舟擊死人人思奮何有於敗況師據敵
鄙先得利豈遂無制勝之理而何憂於敗乎
乃從韓厥分惠之言以避夫屬已師之罪惡志
不忠孰大於是紀律不嚴師無成命人懷退志
先備歸舟故楚師一薄而林父不知所為吳然
則致此敗者豈可專諉於先殺哉經書林父帥
師及楚戰而敗責有所歸矣廣陵李氏曰春秋
中國與楚戰不以勝敗皆以中國為主徐邈曰
內晉而外楚是也道出按城濮之役書晉侯及
楚人戰者不使楚之臣得抗晉君故沒得臣之
名而變文稱人邲之役書晉荀林父及楚子戰
者使晉之臣得以敵楚君故林父直書名氏其
猶及者自內而外以及晉而及楚專中國而外
夷狄也先儒多言晉文林父志乎此戰故書及
以貶之以為汲汲欲戰者非也蓋及字之義不
通曰與而已惡有汲汲之云乎且書及者祇以
明主客之辨也而不使楚人主乎戰者見中國
宣公

不可制於夷也其於秦也亦然故彭衡令狐之
師皆以晉及之秦亦夷也或者人謂主為曲客
為直亦非也夷狄殘中國何直之有哉惟知屬
辭比事之教而以經證經則知聖人謹筆夷之
辨其旨深矣而區區穿鑿
於一字之間者其亦陋哉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初去聲義見
隱公六年

秋七月

秋七月
義詳隱公六年秋七月及九年與
桓公四年九年莊公四年十有三

年二十年僖公十年十有二年
二十有四年三十有二年同

楚欲威宋攻蕭蕭人因熊宜僚及公子丙楚

子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楚子怒遂圍蕭滅

之
彭山季氏曰蕭宋附庸國
今直隸徐州蕭縣是也

冬十有二月有音戊寅楚子滅蕭
氏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中國憑陵諸夏書之以著其暴也道生按書楚子皆錄史文爾而國將以偏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已也

晉原穀及宋華椒衛孔達曹大夫偕殷同之
禮盟于清丘其載書曰恤病討貳
原穀即先穀華去聲杜氏曰清丘衛地在濮陽縣東南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十八
宣公 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氏曰齊程侯同盟已得罪於天子况大夫同盟猶執甚焉大夫同盟自此始且盟不旋踵宋伐陳而衛救之楚伐宋而三國不恤則偕禮之盟無益也尚矣

宋為晉討陳清丘之盟故也
衛孔達曰先君有約言陳不可以不救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遂救陳
氏曰為于偽切

宋師伐陳
胡文定公曰陳有弑君之亂宋而不威未足責也宋人不威內自衛人救陳省德遠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

盟恤病討貳
宋之討陳不度德不量力而啓釁於強夷衛之救陳渝盟失信以從簡書名雖是非實則非矣

端蒙交奮若之歲
義見隱公七年

十有三年有音
章貢李氏曰定王十一年紀桓公四十一年宋文公十五年蔡文公十六年衛穆公四年齊頃公三年曹文公二十二年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十九
宣公 下

鄭襄公九年秦桓公九年楚莊王十八年

莒不事齊齊師伐之
氏曰齊師者見其動大衆而虐國也

楚子以宋之伐陳也擊之
彭山季氏曰楚本欲圖宋者也而去年宋師伐陳攻其與國則楚人有辭于伐矣楚既屬陳尋又服鄭惟宋未服故欲圖之觀其初滅蕭以脅宋可知矣蓋陳鄭宋皆在河南而中國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而陳則介乎鄭宋之間者也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而得

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為楚有自是時國天下
矣而為世道計者未見有人焉使非宋人猶
足以自守中國幾何而不淪胥以陷于夷狄
邪

夏楚子伐宋

四明王氏曰前此楚侵宋今
又伐之繼又圍之晉不一動
心焉宋雖為晉而晉則莫宋死也則終於為平
而已胡文定公曰楚人滅蕭將以伐宋諸侯懼
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同本輕權薄賦使民
效死觀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
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道生按楚子書爵亦著
其以重兵臨宋之罪爾而文定以為楚人有詞
于伐而得
書爵誤矣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二十

宋皇災

秋螽

晉人討邲之敗歸罪於先穀而殺之

谷切章貢季氏曰先穀幹子都之弟也趙盾
殺都而立穀為軫後至是見穀而滅其族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胡文定公曰林父劫
持上軍乃以先穀佐
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
過故故編穀以殺而不去其官東郭郭氏曰邲
之敗由於林父謀之不忠而趙盾同括鉏鉏
展之罪與先穀均耳今晉獨坐先穀以死蓋穀

為人則復傲肆同列惡之比周者先孤立者疎
晉之用晉於是乎敗矣故不去其官明不服也
彭山季氏曰左氏謂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名之
也為是見謀事不經見恐未足據蓋楚方伐宋
晉不能救追敗前敗以中先穀耳道生按楚以
無道之夷戰勝中國而天下靡然畏之者號令
素明臣體法而師以律故耳得臣誅於城濮則
誅於邲陵士夫誅於蕭魚雖皆春秋之所罪然
威福在君一國之紀綱不墜斯其所以強也晉
自賊虐當國唯以樹黨削君為事而不恤霸國
受宋納齊商人之路而不討諸卿視為成法晉
景既立陳鄭弒君無勸其君以討賊者楚得藉
手以行乎中國矣荀林甫南面則之以伐宋周
黨也彼惡官忠於公室哉邲之役林甫為元帥
而喪其師景欲誅之法也士貞子之諫乃下比
之抑觀其師林父之法又庇同族而獨殺先穀正
與治河曲之違令而獨於晉甲相類是亦盾之
故智也索習既成厲公稍欲振舉而速戾卒至
宣公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二十一

游兆攝提格之歲

義見隱公八年

十有四年

有晉 季庚季氏曰定王十二年
紀桓公四十二年 蔡文公十七年 衛穆公五年
齊頃公四年 曹文公二十三年 鄭襄公十年 秦
桓公十年 楚
莊王十九年

宋晉以衡背盟而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

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
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
誰任遂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
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違構我敝邑于大
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
子使復其位

使復之復
扶伏切

經

晉音卑使去聲說並音悅
亢音抗復室之復扶又切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經

止齊陳氏曰孔達自
諡而稱國以殺著其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下

二十二

君之意也彭山李氏曰孔氏達名衛卿宋人無
故伐陳抗楚與國非謀國之道也衛人殺之實
由孔達本為與宋同盟懼於楚討其策豈為盡
失哉然衛亦不之問矣去年楚復伐宋晉不救
救必歸咎於同盟之不協謂衛之有戒於楚也
故衛懼於晉而殺孔達以說焉此何義乎故不
去其大夫

宋曹文公立二十三年而堯子廬嗣立是為宣

公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經

義詳隱公三年宋
公和卒與桓公十

年曹伯終生莊公二十有五年曹伯射姑
信公七年曹伯終生文公九年曹伯射姑

晉景公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
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
人懼

經

為于偽切還音旋行音抗杜
氏曰中行桓子即荀林父

晉侯伐鄭

經

息齊高氏曰晉救鄭而敗于邲
鄭遂即楚夫鄭皆華即夷討之

正也然靈成以來文公之澤浸微于戎日尋積
而至於晉之盟而中國盡夷狄矣豈特失鄭而
乎已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

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下

二十三

惡宋曰鄭昭宋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

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

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

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

子聞之授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嗣及於寢門

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遂擊宋圍之

經

故切使並去聲女音汝見賢箭切過平聲杜
氏曰申舟即申之無畏在文十年宋公遣楚
子回于孟諸無畏扶宋公之僕有惡於宋厚
申舟于室皇寢門闕在內兩旁蒲胥楚市名
木納趙氏曰伐宋而宋不屬繼之以圍其必
宋之服也審矣楚將橫行中夏許蔡已從陳

鄭已服則次汲於宋宋中國之門戶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所以必順宋歷三時而國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彭山季氏曰去年楚子伐宋而未得志故又圖之暴橫甚矣蓋當時陳鄭既從楚而楚又欲服宋其志不小也宋雖伏言守國更歷三時楚亦無如之何結平而退耳楚所以未得肆於中國賴宋為之支也此華元所以見譽於當時歟

秋楚子圍宋

新安汪氏曰楚莊始而滅蕭以逼宋繼而伐宋以聲其罪

又達使過宋不假道以激怒於宋而使殺之於是國者親將環其國而攻之然則楚子之志在於凌暴中國以取威爭霸其惡甚矣道主按楚莊即位以來經於宣元年書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三年書楚子伐陸渾之戎四年書楚子伐鄭九年再書楚子伐鄭十年復書楚子伐鄭十宣公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二十四

一年書楚子入陳十二年書楚子圍鄭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楚子滅蕭十三年書楚子伐宋今年又書楚子圍宋皆以爵稱者著其親師重兵逼陵諸夏之罪惡密夷之益橫傷中國之無霸也胡文定於九年之伐鄭用公羊書其重者之說以美然於此乃專罪宋而陳止齊辱謂子楚以霸蓋以書爵為予之之詞也殊不知陸渾之役問周室亦可與之乎良由不知屬辭比事之教而專以褒貶之說誤之也

曹文公之喪五月而葵宣公使人會之

葵宣文公

義與桓公十年葵宣文公陸公二十有四年葵宣莊公僖公七年葵宣公文公

九年葵宣公文公

子家會齊頃公于穀脩惠公之好也
孟切好
去聲

斷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舒城王氏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不以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宣公始夫大事政自歸父始

強梧單閼之歲
義見隱公九年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二十五

十有五年

有音 晉景公六年陳成公五年

杞桓公四十二年宋文公十七年蔡文公十八年衛穆公六年齊頃公五年曹文公二十四年鄭襄公十一年秦桓公十一年楚莊王二十年

宋楚子在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而容貌宋章嘉淑而有加信謀其不免也誅而為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於是子家會楚子焉薦賄也

陽郭氏曰孟獻子見楚莊既微舒和宋莊也與語之賦楚又伐而國之恐其大將及於

魯按故畫薦賄之策而使仙選之子性焉自
茂為政首聘京師為接微寵於王茲又遠交
於楚其所以國接位者謀之周矣蓋茂乃慶
父會孫習於策機而不知大義者也楚納
鮑接之賄而免於計則其殺微針也動
於縣陳之利耳豈真能舉討賊之義乎

春秋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父音 謂文定公

假道於宋以啓魯端而圖之陵蔑中華甚矣諸
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伐之侵嚴兵固
圍以爲聲援備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十乘之
國之不免至於屬賄不亦鄙乎若此類其聖人
不徒筆之於經也此等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
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宋子曰公孫歸父會
楚子于宋宋人及楚人乎春秋責其叛中國而
從夷狄爾或言罪其貳霸非是春秋豈率天下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二十六

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

宋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

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

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遠天乎諺曰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

君含垢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使解揚如宋使

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

楚楚子厚賄之使及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

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

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

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

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

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

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

以出有死無實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

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

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解音懈降

呼並去聲女音汝舍音捨水心葉氏曰古者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二十七

之所誦說而不能明者也而古人歸之於一

事一事之曲折而教德者必聞見焉皆可以

指言而夏五月楚軍食盡將去宋甲犀首首

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敗廢王命王

棄言焉王不能答申亦時僕曰築室反耕者

宋必聽命於是使司馬子反棄堙而闕宋城

宋公亦使華元棄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

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

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

也國者相馬而食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

情也華元曰吾聞之也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擇而去之反半楚子楚子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楚子曰嘻甚矣德雖然吾今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楚子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楚子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此臣請歸爾楚子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乃許宋平退三十里而與之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華元為質於楚楚師乃還

還 楚音起華並去聲應滿外切相古械切食音似區伊侯切舍音捨處並上聲實音至還音旋畏楚悅氏曰區區小兒益取豆區之義中庸章句云一卷猶一區也四

升為豆四豆為區謂石小僅如一斗二升之量耳俗讀如驅非是且篆又區區之區作區从工从口音隄五并為區音驅以此為別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得清江劉氏曰宋卓平以告諸侯故

魯史有其事爾止爾陳氏曰外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魯及楚平與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深致意焉永嘉呂氏曰晉與楚爭陳楚討少西氏之亂而陳在楚字下矣晉與楚爭鄭鄭之戰敗而鄭又在楚字下矣宋伐陳而衛救陳則衛又成於楚歸父會于宋而魯又即於楚楚之國宋軍食盡而將去矣宋人告急晉不能出師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見中國之無霸也見夷狄之志積也見諸侯之有畏於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積齊程氏曰宋先伐之後國雖小中夏之望也諸侯之門戶也楚國之文諸侯莫敢救者宋勢彈力竭而與之平則外夷積而中夏衰也甚矣且楚頃兵三時財耗民疲晉能合諸侯以救宋晉擊其外宋應其內一舉而霸業定矣師不救出則晉之不振而逐有蜀之盟也惜哉道主按二國稱人衆詞也國人之所同故也其稱及亦以內及外之詞也內宋而外楚也卒則之旨則若舉得之經世大義則非卿大夫之尤盡康康度以為舉元子反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召不預知為故股而稱人非也當是時宋公在國楚子在師為有不知之理居不預知而二臣私平其君猶然遽辭而歸事之必無者也先公為素料酌左氏公羊二傳則其所通而補其所略子以深著當時之事情也蓋左氏言宋人使

華元告楚以病而公羊亦言莊王使子反覲宋則二子固有君命矣二子承命以相見不可謂君不知也其各告以情實則二子之權也各告以情各復于君其君聽之楚先退師而使子反盟華元華元為賓而宋圖解矣安得謂二子之私乎也哉准左氏謂華元夜登子反之牀子反身安得遽入其牀借使得入子反執而殺之如殪孤豚耳何乃反懼之乎不若公羊秉理之說為近理也但公羊謂子反與華元貴情相告後於莊王遂引師而去之以謂二國未嘗有盟以空言而退師則亦疎矣使其不盟而退師則春秋不言平矣蓋自二國之近利而言則是平也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自天下之大勢而言則聖人於夷夏之際傷之甚懼之甚故不書其盟而特曰平其筆削之旨深矣

○路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三十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方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民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本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天恃才與東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及

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

生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晉荀林父敗赤

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

晉人殺之

潞音路夫音扶父音甫敗必外切彭山季氏曰今山西潞

安府潞城縣四十里東界於蔡永嘉呂氏曰

疾自諉及晉侯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為不可

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若之

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為謀不過凌藉

是實桓子又以是賞土伯又獻狄俘于周君

十五年晉殺伯宗其子州犁奔楚楚按左氏成

國貳於楚者數不諫何待新安汪氏曰晉景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三十一

公會狄于濮而後不討陳滅赤狄潞氏而不

殺宋沒汲於夷狄而忘中國不可以言霸矣

新

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杜氏曰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

潞子為也石林葉氏曰赤狄狄之總名也

其別為潞氏及甲氏留吁見於經者自三種各

以其別言之故皆冠以赤狄胡文定公曰上卿

為主將略而稱卿者著其暴也赤狄未嘗侵掠

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時強暴以滅之不仁甚矣

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

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

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計

者鄆舒謀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

而逐則諸扶服疆域安矣今乃利執之九
氏以其君歸何義乎矣氏曰凡滅國者滅其
殺者不責見滅者也言其力屈而亡且其死
殺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責其不
死也禮也凡書滅又書以歸者責其不死位又
無與復之志也意齊高氏曰是時楚肆其強國
交誼年晉不能抗而反戈火
訓其土地亦息於齊中國矣

秦桓公遣兵擊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

以略狄土是秦侯而還魏魏賴敗秦師于

輔氏治平聲還音旋魏洛陽必外初杜氏曰輔氏魏晉必

秦人伐晉齊高氏曰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後不伐者未

春秋 卷十六 三十二

晉侯略狄土而擊其仇也

襄王之子提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爭政故也

戴論名

子提殺召伯毛伯考公穀作王孔子平

泰山孫氏曰士殺之柄天子所持非天子不尊

殺王于提人臣也殺召伯毛伯于朝而王下

不奉王命也

秦皇災

秋螽左氏作螽考胡文定公曰人事感於

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傳聞

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末者也故庚辰應之六

年復七年早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五年五

年復五年府庫虛倉庫竭調度不給而官利耗民

之事起矣

齊獻子會齊高固修舊好也齊高氏曰

齊侯在穀則公孫歸父會之齊卿在無妻則

仲孫蔑會之益公主齊久矣齊魯之爭而

不我及也忽焉而平楚宋齊歸父請於齊侯

齊侯則疑我之從楚也遂於是後會以修舊

為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妻妻力居切公羊作年

胡文定公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

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

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

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

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設正於後正

之其將能乎彭山季氏曰無妻齊地或以為即

東夷

早蝗用不足始履畝而稅什取二焉山東

十一也至宣公又履其私田之稅復十取其
一故東公曰二吾猶不足則十取二自宣公
始也章貢季氏曰孟獻子云百乘之家不畜
衆飲之臣與其有聚飲之臣寧有盜臣音哉
斯言所以見錄於子思也然宣公稅畝不可
爲政既七年矣而略無禁止豈聚飲不可行
於家而顯可變法以行於國乎抑獻子嘗言
之而宣無所聽手既而立申亦作於獻子爲
政之曰是則獻子徒能
言之而未踐之耳

斷

初稅畝

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盡
財也公羊子曰初者何始也稅畝
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訖何訖爾訖
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稅多乎什一大禁
小禁寡乎什一大禁小禁什一天下之中正也
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子曰古者什一藉而

春秋

世學

卷十六

宣公

下

三十四

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
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
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以公之與民
爲己意矣古者公田爲居井寬蕙蕙盡取焉杜
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
收其一故東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
初石林葉氏曰魯國有藉矣而又稅焉藉者取
井田之居所謂八家爲井借其力以治公田者
也稅者取國中使人所治田之名所謂什一使
自賦者也藉取九一稅取什一益既藉矣而取
國中稅而重加之其爲法自是始非謂以稅
易藉也胡文定公曰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
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稅不足則皆宣公啓之
也故曰作法于涼其變稅食作法于貪變將若
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充務
本乎茅堂胡氏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不可奪亦
不可多也今宣公擅變先王之仁政而減其所
以爲守於其國與民者既借其力以耕公田又

春秋

世學

卷十六

宣公

下

三十五

理民由而稅其私畝言曰初稅畝者志氣常之
始自是而不履矣長安趙氏曰益公田之外又
履其私田十又稅其一論語曰二吾猶不足若
是去公田而別行十一之稅所得與藉何殊積
齊程氏曰宣公時井田未廢公田所輸固爲常
事在所不書若遂畝而稅乃自此始故曰初稅
畝此春所所以爲謹嚴簡易而不辭費也彭山
李氏曰稅畝者實法也貢則稅其私田助則八
家同井中爲公田借其力以耕之而於私田則
不稅也後世計畝取租則貢法之遺意也就田
分籍則助法之遺意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
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蓋愈田漸廣則分
漸受其實助周人百畝而徹蓋愈田漸廣則分
貢貢之田亦可以助也故夏田專貢而無助殷
田專助而無貢貢助本無二田而法則有變耳
龍子曰治地其善於助其不善於貢貢則有變耳
助之端也夫貢法亦更唐虞數聖人而定校數
歲之中而存裕民之意所授之田雖少而未
宣公

斷

冬嫁生

嫁生

杜氏曰嫁子也胡文定公曰

始生曰嫁既大曰姁秋未

嫁生

嫁生

嫁生

嫁生

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
民事雖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
政重賦以或之國之危無日矣
是歲二穀又乏

鐵

斷公羊脫此句
考左穀補之
胡文定公曰春秋鐵歲多
與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
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餘
而運至於鐵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
煩於朝會利則遺之末而不敷其本府庫竭
矣倉廩空矣水旱蟲蝗天降饑饉亦無以振
貧乏矣經所以獨而鐵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
不教本也家氏曰錄生自一
時而言也鐵自一歲而言也

宣公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三十六

徒維執徐之歲

義見隱
公十年

十有六年

有音
章貢李氏曰定王十四年
紀桓公四十四年宋文公十八年蔡文公十九
年衛侯公七年齊頃公六年曹宣公二年鄭襄
公十一年秦桓公十二年
年楚莊王二十一年

晉土會師師侵攻潞之餘種而盡俘之

土音杜師音率侵
伐又切種上聲

春王三月

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胡文

曰甲氏路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
攘斥之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
既而宣王伐獫狁至於太原而止武庚伐
成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
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家氏曰楚人圍宋坐視
不救諺曰觀長不及馬腹乃溺潞氏人或甲氏
留吁可已而不已志存乎逐利
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何

周世宗之廟火

章貢李氏曰周文王廟
宣王廟號世宗皆在西京不毀之廟也宣
者宣王南征作榑洛陽以講軍實東遷之後
即其處以祀宣王非宗廟
之正所故謂之宣榑爾

宣公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三十七

夏成周宣榑災

榑音謝公羊作榑非災左氏作
大榑經未有書火者當從公榑

任城何氏曰洛陽天下所名為東都名為
成周者小成王所定名也胡文定公曰按
呂大臨考古圖有榑者稱王格于宣榑呼內
史蒙命榑是知宣榑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
德祿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榑者榑堂之
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榑
宣王之廟謂之榑者其廟制如榑也宣榑火何
以書以宗廟之榑書之也貴藏榑殺大臣而天
子不討王室不獲榑中興矣兗李氏曰宣王
至定王歷十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既
不可復而王之迹又湮燼焉春秋書此蓋痛之
也道王按廟制必具門堂室寢宣榑有室而已
蓋世宗之廟當在鎬京東遷之後既不能復
于鎬而王室日衰復不能備門堂堂室寢之制始
即其諸武之榑而祀之春秋書之者蓋榑存則
先王中興之迹猶可考見今而榑災并其迹而

盡漢矣如魯君雖不告朔而餼羊存則人猶知有告朔之禮若如子貢并羊而去之則人不復知有此禮矣皆人忘古之意也

伯姬見出於郊而歸積齋程氏曰伯姬文公子宣公幼也

扶郕伯姬來歸郕徒胡文定公曰內女出人之大也

人之大也也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也相室相室其配耦之辭所以易叙威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也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新安汪氏曰春秋書郕伯姬來歸亦其旨微也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三十八

宣公 亦以譏父母之訓有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貴郕伯姬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虎視也

冬大有年新安汪氏曰桓公有年之後遠狩于郎紀害民物宣公大有年

之先履職而稅重困農民二公得時於不義又書有年以紀天時之反帝又以潤春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也不爾則人類滅矣

說黎大芒落之歲義見隱十一年

十有七年晉景公八年陳成公七年

杞桓公四十五年宋文公十九年蔡文公二十年衛穆公八年齊頃公七年曹宣公三年鄭襄公十二年秦桓公十三年楚莊王二十二年

許昭公在位三十年而薨子再嗣立是為靈公

公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義詳隱公三年

與信公四年許男新臣文公五年許男業同

蔡文公在位二十年而薨子周嗣立是為景公

春秋世學 卷十六 三十九

公

丁未蔡侯甲卒義詳隱公三年宋公和卒有七年蔡侯封人僖公

十有四年蔡侯眚同

許昭公之喪五月而葬宣公使人會之

蔡許昭公積齋程氏曰昭公諱許男爵而稱公借之甚矣

蔡文公之喪五月而葬宣公使人會之

蔡蔡文公積齊程氏曰文

○且月二日日蝕且音鍾章貢李氏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四明王氏曰自宣公八年至此十歲之間

日食者三豎可誅之常數哉用見夷夏君臣強弱之分陰陽消長之故矣

○晉景公合諸侯于斷道修殷同之盟魯衛服

也晉地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四十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切四明黃氏曰時宋為楚得中國危甚幸而衛侯反為中國晉恐曹衛復背而南

衛侯為是盟以固曹衛之心積齊程氏曰

康侯因卻克微會于齊齊婦人笑之遂以此為

諸侯同心伐齊而有同盟之名殆不然也蓋微

會所未見笑之前而同盟在既見笑之後怒齊

者晉而已豈可謂諸侯同欲伐齊而有同盟之名哉故唯黃氏之說得之爾

○宣公赴斷道之盟踰時而返告至于廟

秋公至自會新安汪氏曰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之會事齊而不事晉

危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之盟背齊而與晉謀伐齊危齊人之見討也宣公即位以來早於楚尋復求助於晉齊近於魯而遠借援於大國以間朝夕之好

○宣公母弟季肸卒子嬰齊世為大夫

切

冬十有一月有音壬午公弟季肸卒肸音希

積齊程氏曰肸字也因以為氏稱弟季為大夫而用事者也此記肸之始也肸文公子惠伯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四十一

也肸之子公孫季齊齊之子肸老老之子肸

子肸之子肸亦肸之子肸亦肸之子肸亦肸

氏曰成二年書公孫季齊師自是終春秋之

世世為大夫蓋季肸辭不受而宣公以母弟

季之弟公孫季齊之子肸亦肸之子肸亦肸

也此謂春秋所書之弟皆是時居同母之弟蓋

史文實錄之法非以為加親也時居同母之弟

不當書宣公以庶築適也其母弟思視季父仲

遂而使世為卿此桓莊之族故稱弟季而書

卒同於見大夫策書實錄而宣公之情不可掩

矣若稱公子則嫌於見大夫且無以見宣公寵

愛之私史非不知其母之不當疎外也陸氏諸

十有八年 有音 章貢李氏曰定王十六年又 晉景公九年陳成公八年

祀桓公四十六年宋文公二十年蔡文公二十一年衛穆公九年齊頃公九年魯宣公四年鄭

穆公十三年秦桓公四年楚莊王二十三年

○初晉卻克微會於齊齊侯不至於是晉景公

及衛世子臧伐齊至于陽穀師還 還音

注按三傳皆云晉卻克耿季孫行父齊頃公使助者御助者亮者御亮者御者御者

房而獲之笑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晉

間而語移日卻克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宣公 下 四十二

歸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及

斷道之會齊侯不至而齊侯會晉侯盟于綏

為不足信姑附記于此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宣公 下 四十二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臧音

伐之也書衛之世子伐父掌兵非子道也胡文

定公曰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

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

之私故盟於斷道師于陽穀大戰於鞌其志

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

以為鑒矣新安汪氏曰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於

晉之會盟而恃其強大德秦小國是以晉景欲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宣公 下 四十三

○公伐杞 杞音

木訥趙氏曰杞桓公魯出而且娶

惡及視以自立杞伯未嘗來朝宣公滅之故弱

不患齊高氏曰己不修德而欲人朝己亦

甚矣

○是歲余臬且之月無事 且音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宣公 下 四十三

○夏四月 齊侯 六年

○鄒子在國邾人即而殺之

○秋七月邾人戕鄒子于鄒 戕音

夫也左氏云自凡唐具君曰戕自外曰戕公羊

云戕戕而殺之何氏註以支辭即斷之二說皆

是諸侯終則名鄒 胡文定公曰于鄒者刺

子不名史闕文也 莊子不救救若難也夷

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進其虛

惟辱其首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

入城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鄒子用之

則不共戴天之世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

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鄒者所以深責邾

之臣子至此極也木訥趙氏曰鄧永嘗有一日之隙於鄧徒以鄧為鄧鄧欲城之以自廣爾以鄧之小而肆毒于鄧曾無一人孤訥之信乎其為春秋之世也

○楚莊王在位二十三年而死子審嗣立僭号

共王

志本欲圖中國但能審形勢故

先為務本惠民之計不汲汲於兵革即位三年而始滅庸秦巴既合足以制中國諸侯然時之雄也然滅庸滅舒滅蓼滅蕭其雄暴而宋陳鄭聖賢之後無不皆其毒凡其所為皆貪婪之事非有假仁義以正天下之功說者乃以列於五霸而與桓文並稱豈不誤哉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宣公 下 四十四

甲戌楚子旅卒

公羊傳作呂考

三國蓋大俗蓋變始以楚告與中國通是以其卒見於春秋東山越氏曰楚自莊王以後狎主夏盟始皆書卒而不書葬蓋楚當順臣子之詞不可促其僭號言葬楚某王也坊記曰春秋不書楚越之王楚恐民之惑也般梁傳亦云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僭號也

○子家以襄仲之立宣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公不納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嘗國法策討之晉方強盛齊火儒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

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與背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牙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廢幾乎必敬倚而得暖心之疾也庸愈哉

斷公孫歸父如晉

父音

子連年聘齊事齊如此其調也及齊少到一旦改事晉而齊事豈君子之心哉若就左傳論之歸父乃欲因寵專魯三桓之強而倚晉去之經謀行私設使歸父之計得行魯之社稷未可保也苟使歸父之則歸父之專其禍未必不其於三家而或謂仲尼與之豈知春秋之旨哉

春秋世學 卷十六 宣公 下 四十五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新公立則薨于

齊宣亦薨立而獲正終非但人討不加天理亦不定也然魯君自是失政而三家強盛不復可矣制

○宣公既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廢

仲也夫臧宣示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

人何罪子故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

家還及檀壇惟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

位哭三踊而出走之齊

朝音潮通與滴

春秋世學卷十六

于是曰故吳也胡人定公曰寒極而無冰者常然也故吳范傳曰凍恒結

若此故事舒綬肥綱機化之象成公勿弱蛟在
三臺公室不張其象已足於富國陰沍寒而帝
德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嚴水凝黑而管朔之
棲位貢食妻祭水皆與焉此亦變調忽伏之一
事也今既寒而樂遠憂凌人之職矣天人一理
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
息盈虛此制治於未萌慎於微之
意也每慎於微然陵三節青元

益兵備齊使丘出一甲以隸四鄉鄉將萬人

成公

上

才加一里尚餘三十六井義不可通鄭玄註
 小司徒云方十里爲一成其中六十四井出
 田稅三十六井治恤此總解也夫井田之所
 以善者以其經界正賦稅均也一成之中以
 六十四井出田稅而以撥達三十六井供力
 役則內外分爲二事其間規劃豈能盡一寸
 埃國知其稅之不通而以一岡百里提封萬
 井除山川建斥城也邑居國國術路三十六
 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則不惟不合禮家
 三分去一之數而亦不可給於一成之井之
 田矣此皆求其稅而不得之辭也惟云因井
 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馬通十
 馬成方十里成十馬終終十馬同同方百
 里同十馬封封十馬成方千里有稅有賦
 稅賦足食賦以足兵者乃馬得之意者小司
 徒所謂四井四邑二四字蓋皆五字之誤夫
 以五井爲邑而五邑爲五里二十五井爲
 合四立爲同則地方十里通得百井之田下

成春

上卷

必旁加一里然後為成也且旁加一里之說
周禮所無恐亦使人從而加之以令數耳故
內一成而制兵為每井一人則五井出五人
而為伍其五五出二十五人而為兩矣四立
出百人而為卒矣始於一井成於一成則百
夫長之所領而為一甲也每井出二人則為
二百人矣每井出三人則為三百人矣每井
出四人則為四百人矣隨其多寡而增損之
欲其分數之明故以一成百人為甲非以此
為出車一乘之限也苟以為出車一乘之限
則但可行於天子而不可通於諸侯蓋天子
地方千里為井者百萬為成者萬成出一車
適得萬乘之數若諸侯則大國地方百里為
井者萬為成者百但可出車百乘耳為得為
千乘之國哉包咸氏曰古者井田方里為井
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通千乘也何休亦曰軍
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二言者乃為無背於孟
子又以每乘七十五人計之則諸侯千乘當

蓋甲士卒則部分不同賦亦與車異用凡國
內出車必重慶千乘我觀武王伐紂正用
三百乘楚子乘廣止用二十乘則餘車尚多
軍行雖有革車輕車街車輻車之異名而皆
取足於此此外謂有則車中卒之賦者妄矣
齊之三軍始於井出三人一句當出三百人
為三甲是亦四立三甲也今將報齊有四卿
註將之圖故每句徒增百人以為一甲則每
立出百人而自為一甲夫故曰作丘甲
也然則魯之三軍其增至四萬人矣乎

經

三月作丘甲

經

子夏曰非禮也胡文定公曰
為齊難作丘甲蓋兵同敵重
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常山
劉氏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
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
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稅賦其民稅為足食也賦
為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
先王之制既足以食夫先王之賦既足以用夫
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率必亂之道也積齊經
氏曰先王之制莫重於井田井田所出稅與賦
而已宣公初稅畝而倍稅成公作丘甲而益兵
倍稅則民困於財益兵而民困於力財力並困
民乃死亡國以民為本空魯之先亡也春秋書
此為後世鑒而好事者猶以厚歛強兵為務悲
天

春秋

卷十七

上

四

○

齊

臧宣叔請晉侯為赤棘之盟謀伐齊也冬宣

叔今修賦結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

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

故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地

探

好非並去聲杜氏曰宣叔即臧孫許彭
山季氏曰魯卿臧文仲辰之子也亦孫

經

夏藏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探

經

子夏曰非禮

也胡文定公

曰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

奔齊矣今季孫當國伐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

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

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責而惡屢盟

者非仲長弘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
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速歸寡救之困
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速
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

春秋

卷十七

上

五

○

齊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

康公徵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

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

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於徐吾氏探

彭山季氏曰茅戎名姓水經注盧氏縣東有
蠻谷水東流入伊洛即今之茅谷也豈因茅

成而得
名譽

經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作賢戎考石經從左氏 **傳** 胡文

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績不可敗王也於戎伏不言我克伏不能抗王也不可敗不能抗者理也其故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邈或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我邇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文之舊文也然蓋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伏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我故所以服則有道夫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倖信恃國而輕於逐戎是夫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及亦至矣惠齊高氏曰此志王室衰弱之甚也王師

傳 是歲陽事涂之月無事 **傳** 義見桓公七年

經 冬十月 **傳** 義見桓公七年冬十月及十有三

傳 玄默居難之歲 **傳** 數義見桓公三年

經 二年 **傳** 章貢李氏曰定王十八年晉景公十一年陳成公十年杞桓公四十八年齊頃公十年曹宣公六年鄭襄公十六年秦桓公十六年

傳 歸父在齊齊頃公怒魯之盟于晉也伐魯以季文子為討焉 **傳** 父音甫章貢李氏曰此出樂正氏記若左氏云國龍取之事不經見果爾當如齊靈之書圖桃園防夫家氏曰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日曹宣公意事齊晉莫知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善至夫玩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為敵好戰而不度力其頃公之謂矣

經 春齊侯伐我北鄙 **傳** 胡文定公曰初魯事齊

建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陳成再盟于赤棘而使代吾北鄙齊侯之興是使非義夫魯人為筆之戰豈我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其罪自見矣

傳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宵相向禽將侵齊

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夫不如戰也夏四月丙戌及齊師戰于新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于秦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預子辱妻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 **傳** 相將卷註去壁向武亮切還十齊師自傳伐衛故相遇新築衛地

經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師音及齊師戰于

新築衛師敗績

清江張氏曰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

人立全師受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其師此春秋之所罪也止齊陳氏曰衛大夫帥師自此始大夫強也良夫為世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道生按此書及者先儒以為罪良夫之志手戰是也蓋策書之體受伐者為主主者書及恒辭也如魯桓公之戰莊公乾時之戰衛孫齊人之戰晉惠韓之戰晉襄彭衡之戰晉宣今狐

春秋

卷十七

八

之戰軍元大棘之戰楚人長岸之戰軍連鐵之戰宋公父陵之戰皆因受伐而以主及客仍史文以紀其實也宋襄公之戰晉文城濮之戰荀林父師之戰晉厲郕之戰祭庚栢舉之戰宣齊宋之戰晉厲郕之戰并此新築書之戰策而著其志以罪之也是二條皆經之變文以示義矣學者詳考其事而屬其詞則聖人之言可見矣梁康侯乃以一例求之使晉文據夷之績亦在所惡而楚人猶夏之罪反在所赦不亦

○

衛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城宣

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庚許之七百

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賊也有先君之明與先

大夫之弱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

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

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城宣叔逆晉師

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六

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

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請朝請見對曰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擇憾於

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

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

春秋

卷十七

九

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

相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

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

餘勇於西陳子韋那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

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剪

滅此為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

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令

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轂豈敢

言吾病子忍之緩曰自始令苟有險余必下

春秋左傳卷十七
成公
上

推車于豈識之然子病矣張庚曰師之耳目
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
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探甲執兵
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
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
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
故中御而從齊侯鄭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
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
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蔡母張魯車從韓厥
曰請御乘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後韓厥僥
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特及華泉驂經於
水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脰繫
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
前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車
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
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
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之丑父使公下如華泉
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完獲為右載齊侯以克

春秋左傳卷十七
成公
上

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
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
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
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且父三入三出每
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植習
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
運音旋柳拉乞逆切來並繩證切將並去聲
上音杜道與導同即音率胡音潮賈音古陳
華惠呼並去聲華音安解音解折音折推並
上回切殷丁見切擇音惠并北並切抱音牢
三並蘇鑑切辟與避同射並音石父並音甫
轡宅訕切音起音律為于偏切蜀音机
行音枕宛平聲茨音次以帥之帥朔性切董
子曰齊頃公桓公之孫淫霸之餘孽故難使
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
之事有怨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於清丘斷
道春往伐魯額反伐衛當是時方乘勝而志
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晉魯俱起內忘其泉
外黨與好衛曾四圍相輔大困之晉大辱之
幾亡國為天下笑杜氏曰華泉也康符齊山
名華亦齊也華不注亦齊山名四國之
師繞此山三匝子輿韓厥父繫則車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師師及晉師克新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

戰于華父音甫師音率及今本作會師乙逆切

殺子叔聲伯首公曹侯齊者皆也齊受

伐者主也而再稱及焉著其志也季孫行父

政憤齊之庇歸父而憂伐師克當國受齊衛之

怨皆齊之統霸孫良夫也新孫之敗也國一室

曹以小國迫於霸命時從之者耳故內列四卿

而以行父為首言及晉衛見伐齊之志行父也

意外叙三國而以祁元為首言良父是曹書及齊

戰非唯以大小為序而尤見首從之辨吳子主

客之恒詞失大齊聲曹衛非無罪曹然當末飽

春秋世學 卷十七 十一

魯接鄭歸生夏微舒狀君之陳行父能勤晉人

移此師以討之則晉為有卿之敗乎不敢於卿

楚其敗也宋鄭而齊其敗也晉衛乎秋微機流

行陳使齊世道之日衰中國之日亂臣僑之失

春秋端本之旨必先本而後末務大而略小月

義而拉利同公而去私故便言及國注亦蒙上

文以行父祁元為首持三書及齊之清也或以

父盟為微者則誤矣胡文定公曰成公初仕主

法乎恨小故不忌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為盟

主與師討齊非有故亂殊秦之名而起於一怒

之憤春秋言晉主戰先言曹衛之文

夫為志乎此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齊師

敗績新安注氏曰齊桓伐衛與衛人戰則

先言伐而後言戰此不言四國伐齊

者以祁元志在釋己私忿非能聲齊頃之弱也

齊之罪而討之也然齊自盟來以來不與晉之

會盟者踰四十年而末妻以復迫於悼公之終

歷三十餘載無會之不同無役之不與則亦以

章之故初有以性其

氣而推其強故耳

晉師從齊師入自立與擊馬徑齊侯使賓媚

人賂以肥甌王營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

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取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

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

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今也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今於諸侯其無乃

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

春秋世學 卷十七 十三

上

利無疆土空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理諸侯而曰盡東其取而已唯吾子戎車是

利無疆土空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春秋世學 卷十七 十三

上

利無疆土空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春秋世學 卷十七 十三

上

利無疆土空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春秋世學 卷十七 十三

上

利無疆土空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春秋世學 卷十七 十三

上

利無疆土空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春秋世學 卷十七 十三

上

利無疆土空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春秋世學 卷十七 十三

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調四王之
王也樹德而齊同欲爲五伯之霸也勤而撫
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
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道子實不優而棄
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
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
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抗敗吾子惠微齊國之
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

春秋世學 卷十七
成公 上 十四

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
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僇
也子若不許雖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
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庸多矣齊晉
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
賦輿以爲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
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七月獻子文子桓
子曹公子及國子盟于夷儀

音至使齊使齊之使先 四王王命之王並
如字之王之王使臣之使從好難並去聲

音率爲于爲切優劣伏切公羊子曰齊使
國佐如却卻先曰與我紀侯之觀天齊對之
使地使耕者東報且以蕭同叔子爲質則吾
晉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觀諸諸又魯衛
之役地諸諸使耕者東報是則上齊也蕭同
叔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
也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
叔子爲質而而去之卻先又魯衛之使使以
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交安而與之
盟按梁子曰齊去國五百里宋去國五十
里一戰餘地五百里楚莊門之災從車東至
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
也杜氏曰立與焉理皆齊地齊人即國佐
齊大夫驪武子觀以食器上以蕭下以蕭亦
類觀齊滅紀所得蕭宋附庸國同亦蕭君之
字子其女亦商後也蕭同亦子即齊頃公母
四王謂高齊文武清江張氏曰齊國治臨舊

春秋世學 卷十七
成公 上 十五

去洛陽十八百里西有東夷東山趙氏曰
鄭語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
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豷爲商伯諸呂爲
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曰文之霸也豷
能改物是三代有五霸矣霸者長也豷諸
侯之長也鄭云天子乘諸侯與改曰霸霸者
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
作霸也今按國佐以五伯對四王則通三代
伯者言之是也宋襄秦穆不成伯楚莊晉
中國豷有所謂勤而撫之以役王命者豷豷
山李氏曰荀況以兵備問趙句踐列於五霸
不知吳越與楚皆僭王之夷不可以爲霸也
丁公著謂夏昆吾商大彭豷宋周齊桓晉文
本於應劭之言按左氏傳夏后太康謀於純
樂不殖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乃爲盟主
誅不從命以尊王室殷之東也大彭豷帝後
續其諸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也齊桓九合
一匡晉文戴案必須觀孔孟所稱則周之謂

霸者桓文之外無它族焉秦穆宋襄楚莊皆無與或繼絕專事王室之功況於吳越說者不詳本末均謂之霸不亦闕乎道主懷胡傳唯主三傳謂章之戰事為婦人笑客之效國夫之隨彭山直謂無笑客之事亦夫之疏蓋齊自休泉之後不損諸侯之事二十有二年而陰與楚合加兵魯衛殆諸侯之所同憤也不然嬰齊何以與救齊之師而晏弱何以從蜀之大會乎推四卿致力大勝而要霸同叔子為質則宋公事而報私辱耳唯董子之說待其大體而不遺於細當以為定論也

經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春秋左傳卷十七 十六

路以求免也齊侯自恃其強以伐人及其窮蹙則使重臣求免四國大夫專兵重忿偶得一勝則逞無窮之欲二者皆足為永鑒矣又案自宣十七年晉衛曹鄆同盟于斷道而四國之黨成十八年歸父奔齊成元年城孫許盟晉侯于赤棘魯復背齊而從晉黨與紀來加以私忿於是大起甲兵以伐齊蓋王道不明惟黨與力是崇是逞民不聊生故春秋詳書其始末如此其亦深切著已國及國佐盟于袤婁

今從石經

傳 齊侯曰齊侯伐楚但欲楚受盟而已故

故與之盟于召陵故春秋書屈完來盟于師盟宋免卻免宋多論議未定故至于袤婁而始盟故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已國及國佐盟于袤婁齊桓之於郭克國為懷善於此然齊楚之四卿服則等也道生按盟書及者齊不心服而四卿

進及以求成著其志也不名者戰序四國七卿從一事再見之例略詞以便文也或以及為魯之微者

傳 宋文公篡位二十二年而死于固嗣立是為

共公

經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公為平僖公九年宋公鮑卒二十有三

傳 衛穆公在位十一年而薨于城嗣立是為定

公

春秋左傳卷十七 十七

經 庚寅衛侯遫卒

和年與桓公十有二年衛侯遫卒莊公二十有五年衛侯遫卒喜公二十有五年衛侯遫卒宣公九年衛侯遫卒

公九年衛侯遫卒

傳 宋襄之盟卻克命齊人逐魯汶陽之田至是

取之

經 取汶陽田

國大夫一戰齊得夫汶陽而謂之非其有之止疆理則之不以夫道與得非其有美異乎

春秋世寧 上 十七 十八

0
併

春秋世舉 卷十七 十九
威公 上

經

冬楚師鄭師侵衛

擢義 四明黃氏曰楚師以故
齊出侵衛以衛之謀伐

齊也楚居亳而伐人之亳鄭棄諸姬
用蠻夷以伐同姓其罪可謂甚矣

楚子重次于蜀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鉞

織絳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春秋世舉 卷十七 十九
威公 上

杜氏曰蜀魯地泰山博
縣西北有蜀亭質音至

十有一月有音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曰晉以重卿大夫伐齊而未有德報亦不意遂
為北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叛華即夷以
望國之君而屈於夷狄之公子草廬吳氏曰楚
用子重之謀以故齊為名加兵於衛魯納珍積
平又約諸國會盟公先往會嬰齊不沒嬰齊之
氏名者欲見其拔衆威魯而以臣仇君也彭山
季氏曰嬰齊至蜀以修舊好亦遠交之計耳左
氏以為使我師于蜀經文所無未足信也成公
以周公之商中國措度之望而降班駁列下與
夷狄大夫會以求克辱亦甚矣何以善其後哉

詞文定公曰李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凌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必伐肆其禍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快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李孫忿快非能懲也而辱君父不亦惜乎

○**成公**遂及楚公子嬰齊秦右大夫說來華元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齊晏弱曹

公子首邾薛節之大夫盟于蜀於是晉畏楚

故諸侯與楚焉

探義說音悅華去聲去上聲

春秋世學 卷十七 二十

經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

曹人邾人薛人鄆人

探義鄭氏曰齊

在鄭下非卿也程子曰楚為強盛陵轡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實諸侯則魯可知矣平莒項氏曰蜀之盟與非林之師皆事之難言也樂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之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會若盟石林葉氏曰六王五嬰齊欲以威脅中國而爭長故與鄭與侵衛之師公懼欲附楚於是先諸侯而與之會共王五而弱宋知諸侯之侵衛從楚也而我與晉方為伐齊之役故嬰齊始以卿出志師以侵

衛方是時使中國有主嬰齊必為之所失而魯之君十國之大夫方且拱手而不救連則夷狄幾何不橫行於天下乎積薪程氏曰諸侯敗齊之後楚鄭不過侵衛而已使晉既告晉而力救衛中國猶可保也成公懼楚首會嬰齊又與十一國之大夫盟于蜀蓋可已而不已者也道生按書公及者以魯及卑之詞前名嬰齊而此書楚人者從可知也據與楚以霸故并十一國之大夫皆沒其名而人之且不使大夫與若故也聖人致謹於君臣之際而所以抑夷狄之盛傷義益著明矣

○**傳** 昭陽作噩之歲

探義我見桓公四年

經 三年

探義章貢李氏曰定王十九年晉景公十三年陳成公十一年杞桓公四十九年

年宋共公四年蔡景公四年衛定公滅元年齊頃公十一年曹宣公七年鄭襄公十七年秦桓公十七年楚共王三年

○**傳** 諸侯伐鄭討其侵衛也

探義章貢李氏曰此

氏以為討鄭之侵非也蓋鄭之役距此十年宣十四年晉展伐鄭已報之矣去年鄭從楚使衛則此為討侵衛明矣故衛定初立未葬先君遽稱侯而從金革之事也

經 春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探義杜氏曰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衛齊桓公曰鄭從夷狄以伐中國同姓晉得其伐

夫然楚師伐衛而晉不救十一國盟楚而晉若
不聞楚師既去而後伐鄭晉之過也晉宋晉晉
從晉伐鄭是矣然其始也不聖事晉以敵楚盟
楚未戰而便從晉伐鄭且楚為渠魁而鄭其脅
從者也乃捨楚而事鄭晉宋衛晉之過也使楚
復與周罪之師則四國無辭以對矣蓋是時弱
者畏強諸侯但與其來者而不知夷夏之大義
保國之大法故春秋比事見義為有國家者之
深戒又以見王政不作
而小國不能以自安也

○**衛穆公之卒六月而後葬成公使人會之定**
公從晉伐鄭是以緩

辛亥葬衛穆公
春秋世學 卷十七 二十二
積齊程氏曰此亦志私諡
其借公爵又見先君未葬

成公
而衛侯皆殯出
師因葬之諡也

○**成公伐鄭還告於廟**
還音

○**二月公至自伐鄭**

○**宣公之廟火**
宣公高氏曰宣公墓立之
罪生不加誅死方立廟遠
有大災是
天道也

經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則何以書顯氏劉詢曰新宮者宣公也平日宣
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桓桓宮

此不舉諡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過災
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於遷
主可知矣言災則不葬之故亦自見矣此說據
經為心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
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
先人之室蓋嘗殿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
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
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
居

○**宋文公之卒七月而後葬成公使人會之共**
公從晉伐鄭是以緩於是季葬用展尸益車

馬始用殉重器備禮有四阿棺有輪檜

共音恭重去聲杜
氏曰皆借用王禮

春秋世學 卷十七 二十三

乙亥葬宋文公
左氏曰文公卒始原葬君
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

臣臣治通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事今二子者
君生則從其惑死又益其後是棄君於惡也何
臣之為胡文定公曰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
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遠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
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為禮之節時
速乎七月而後克喪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
君於惡而益其後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
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車之
事東城之情志矣願欲厚葬其居視此非有所
不忠於死者特殺禮權無知之人耳世衰
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後心至於秦漢之間
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
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
哉道生按宋公賦進之賦而謚曰文蓋華元首

惡而私謚
之然也

○**成公朝晉拜汶陽之田**
經
傳 朝晉

○**夏公如晉**
經
傳 胡文定公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宣公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悖矣

事亦

○**許恃楚而不事鄭故子良伐許**
經
傳 許恃楚而不事鄭故子良伐許

良公子去疾字讓國之賢者豐氏之先也然而承命伐許豈亦不知大義者乎

春秋 卷十七 二十四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經
傳 去疾帥師伐許

鄭之不服其為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見其與兵之不度量也

○**成公朝晉而返告至於廟**
經
傳 朝晉

○**公至自晉**
經
傳 新安注氏曰成公比年如晉明年再如晉十年又如晉十八年

又如晉過於事天子之禮蓋當時諸侯知有霸者而不知有王不以爲異耳春秋莫不書至此事以觀義

○**魯取汶陽田棘不服宣伯圍之**
經
傳 杜氏曰汶陽

之邑在濟北蛇立彭山季氏曰蛇立在兗州府寧陽縣北南臨汶水而棘在其北則與齊連界今當爲肥城縣此地矣

○**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經
傳 胡文定公曰

不聽于命上將用大帥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立甲稅後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顧爲之氓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歛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石林葉氏曰內邑未有言圍者至成三年始見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不服猶之邑而不顧服則魏矣吾大夫之邑以一軍圍之猶之可也至定之十年成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郕以二軍圍之則尤醜矣吾大夫之邑以二

春秋 卷十七 二十五

單圍之猶之可也定之十二年公圍戚則國之爲國者無幾矣醜不足言也

○**相壯玄之月不雨祈于上帝**
經
傳 相壯玄之月不雨祈于上帝

年秋 七月

○**大雩**
經
傳 子夏曰非禮也道生於己月時也于山川禮也秋雩則過大雩則僭

故曰非禮詳

○**晉人討赤狄之餘屬咎如潰**
經
傳 咎如潰

杜氏曰庸咎如赤狄別種

經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厲咎如

事不知自戰更為此舉春秋書之誅善戰也楚方彌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又珍留吁以為未快後與此役是逐利之師春秋所以惡之也積薪程大曰晉不修德以誅諸侯強楚而罷罷焉惟狀之務據與國以伐之其為國可知矣

○

晉中行伯衛孫桓子如魯遂尋盟成公問臧

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在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

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

春秋

卷十七 二十六

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

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

得為次國晉為盟至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

未盟衛

行音杭杜氏曰中行伯即荀庚

經

冬十有一月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

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

子夏曰非禮也番陽萬氏曰聘者國出於其若之命而及盟則出於其臣之私也況夫大夫之於諸侯五等之君皆其臣也諸侯之於大夫列國之臣皆其臣也今也列國之臣志其分

之卑而盟立等之君五等之君屈其分之尊而盟列國之臣豈非一時之大夫既不知自負其君而專盟于外則不知有列國之君而敢於與之同盟世乎積薪程大曰諸侯未嘗朝聘天子而使大夫詰同列之私黨已干先王之典況其君本使來聘而專盟二子之罪大矣魯不誅以禮卻之魯之罪也故在大夫可知矣

○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辰陵

春秋

卷十七 二十七

鄭公

帥音率敗必外切杜氏曰辰陵許地

經

鄭人伐許鄭人將非卿也三傳無人字亦傳鄭人伐許鄭人將非卿也三傳無人字亦傳

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是夫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狄者幾希況又為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鄭國不既甚乎

○從

開逢開茂之歲

開音煙逢音達義見桓公五年

○

四年

經

四年 章貢季氏曰定王七年晉景公十三年陳成公十二年杞桓公五十年宋

共公二年蔡景公五年衛定公二年齊頃公十八年魯宣公八年鄭襄公十八年秦桓公十八年
五年
五年

○**宋華元如晉通嗣君也**
華元去聲鄭城王
氏曰宋公欲
殺也華元之來其為共公謀也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華元去聲
宋公使華元來聘
華元去聲

○**鄭襄公在位十八年而薨子貜嗣立是為悼公**
悼公去聲
鄭襄公在位十八年而薨子貜嗣立是為悼公

春秋世學 卷十七 二十八
成公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鄭伯堅卒
鄭伯堅卒

○**鄭伯生卒莊公二十有一年鄭伯卒**
鄭伯生卒莊公二十有一年鄭伯卒

○**杞桓公如魯言亦姬之思歸也**
杞桓公如魯言亦姬之思歸也

○**杞伯來朝**
杞伯來朝

益定王稍進之猶未復三恪也

○**臧宣叔卒子紇嗣為大夫是為武仲**
臧宣叔卒子紇嗣為大夫是為武仲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成公再朝于晉晉侯見之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
成公再朝于晉晉侯見之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

○**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潮易以計切夫音扶息齊高氏曰公連歲朝晉者以嘗即楚故也

○**公如晉**
公如晉

春秋世學 卷十七 二十九
成公

○**鄭襄公之卒踰月而葬成公使人會之悼公**
鄭襄公之卒踰月而葬成公使人會之悼公

欲伐許是以遠
欲伐許是以遠

○**葬鄭襄公**
葬鄭襄公

成公朝晉踰時而返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
成公朝晉踰時而返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

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
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

而適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
而適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

其有字我乎乃止

經 秋公至自晉 **探義** 家氏曰甚哉魯成中無所主

兵伐齊以有事之勝謂當與晉為睦魯未幾月卒先諸侯受盟于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較前日盟之過一不為所禮又將叛而即夷春秋於魯成之從楚違晉備書以著之也

○ **探義** 魯城西鄆以備齊也 **探義** 彭山李氏曰鄆本

年齊人分其地以歸于我者也田歸而鄆邑亦來附矣第以取汶陽田之故懼齊復來爭鄆故特城之以備齊也

春秋世學 卷十七 三十

經 冬城鄆 **探義** 家氏曰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靜

鄭悼公伐許報展彼之役

經 鄭伯伐許 **探義** 孟子曰稱鄭伯父卒未踰年即

其子心其先君襄公伐之今又重之伐人魯子以業者宜矜善以覆之今又重之伐人魯子以魯伐人父不義於人子又思於親也任城何氏曰未踰年君稱伯者宋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家氏曰父所為義已絕之為孝父挾夷楚之後陵暴小國歲再用師其子絕世而不誡改是之謂濟惡庸得為孝乎不書子而書爵號之於名教也

○ **探義** 端蒙大淵獻之歲 **探義** 義見桓公六年

經 五年 **探義** 章黃李氏曰定王二十一年晉景公

一年宋共公三年蔡景公六年衛定公三年齊頃公十三年魯宣公九年鄭悼公費元年秦桓公十九年楚共王五年

○ **探義** 僖公之女未姬為杞桓公夫人歸寧而疾遂

留子魯 **探義** 章黃李氏曰僖公三十一年杞女未姬與之歸為杞桓公夫人至今年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之上矣今姬歸寧既至魯而得疾三年而卒杞桓公復來逆其喪則非有罪而見絕於杞者也

春秋世學 卷十七 三十一

經 春王正月杞未姬來歸 **探義** 道生按杞未姬之

失而胡文定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澁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鍾之詳也焉世戒也則亦考經不詳而惑於左傳爾

○ **探義** 孟獻子報宋華元之聘 **探義** 華去

經 仲孫蔑如宋 **探義** 新安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如通於晉今連與使宋之師朝王帛而暮于戈謹於交邦者固如是乎

○**經** 素知莊子如齊逆女宣伯饋諸穀 **探義** 和去

○**經**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探義** 息齊高氏曰衛如饋之非禮也

○**傳** 晉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來遇輦者伯宗辟重曰辟傳輦者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對曰

春秋世學 卷十七 三十二 成公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宗下車而問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宗如之何伯宗乃由忠問焉輦者曰國主山川故山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探義** 傳重並去声並于偽切見賢箭切彭山季氏曰水經註云梁山在夏陽之西北臨于河上今夏陽故地西北為韓城則當梁山之南矣梁山本古韓鎮也韓雖晉所滅而梁山之東南則為晉地

西南則為秦地西北則為白狄地當華夷三界之間山之大者也而崩焉其為變不小矣

○**經** 梁山崩 **探義** 子夏曰記異也胡文定公曰梁山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災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王則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絳君十有四已國三十二其應亦惜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春秋世學 卷十七 三十三 成公

○**傳** 是歲相壯多之月潦災 **探義** 相去聲義見隱公六年秋七月

○**經** 秋大水 **探義** 子夏曰記災也清江張氏曰山崩大水皆陰盛之徵也

○**傳** 定王在位二十一年而崩子夷嗣位是為簡王

○**經** 冬十有一月有雪 已酉天王崩 **探義** 息齊高氏曰罪諸侯之不會也積齊程氏曰書此為十二月豎于孟字六年取郭衡侵宋邾來朝魯侵宋楚伐鄭擊齊行父聘晉及七年魯三望諸侯同盟等事起文而孟字之盟又其甚焉者也

○傳 鄭之亟伐許也許靈公想鄭伯于楚六月鄭

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

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晉景公為之合諸

侯于蟲牢後用殷同之禮

氏曰杜氏謂蟲牢鄭地陳留封立縣北有桐牢今屬河南開封府北七十里

經 十有二月有音 已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春秋世學 卷十七 三十四

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齊序於宋上祀伯序於邾子之下者以強弱為大小也胡文定公曰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東夷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祭陽鄭氏曰鄭自邾戰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侯不奔王喪不肅明尊王之義以示之乃汲汲要之以盟而偕殷同之禮其罪大矣此所以竟不肅而卒無功也

○傳 宋游兆困數之歲

經 六年 平陳成公十四年杞桓公五十二年

宋共公四年蔡景公七年衛定公四年齊頃公十四年吳伯來元年晉昭公十四年齊宣公十年

○傳 成公從於蟲牢之會踰年而返告至於廟

探微 踰年而返則不得告正朔矣

經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魯也新安汪氏曰二年會晉盟蜀不書至者以望國之君屈於荆楚之大夫不可以告廟也此特書至者謂成公苟能自會如京師斷棄哭臨則亦度幾已於禮者之禮耳今也會同之後安然歸國故書公至自會以著其無王不臣之罪也

春秋世學 卷十七 三十五

○傳 武公之薨距公十有一世而季文子以筆之

功立武宮比於世室

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傳懿孝惠隱相能開傳文宣成凡十一世杜氏曰魯人自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庫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止齊陳氏曰武公之於魯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桓其廟已在可遷之列成公立武宮昭公有事于武宮後世不毀故記禮者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經 二月辛巳立武宮

不立立也立武宮非禮也息齊高氏曰武公乃伯禽九世孫獻公之子於公為十一世祖毀之

已久而報立者蓋武公教在宣王時而征北伐
佐王師有功而誦曰武馬王成公時季孫行父
伯禽為二桃益晉天子之禮若文武之二桃也
故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
室聖人於此書立武宮以著季氏晉亂晉作之
由

○**魯人伐鄆鄆潰拔之**
義 郭音

○**斷取鄆**
義 長安趙氏曰凡得國而不言滅者不
施其祀也彭山季氏曰鄆近魯微國
而素屬于魯者也必困於強今而恃慢不恭故
盡收奪之以為己邑耳凡魯其國使服已者曰
降收之為己邑者曰取取非滅也小國恃大
國之安靖已而必兼其地豈恒小之道哉
春秋 世學 卷十七 三十六

○**衛孫桓子掠宋師于鍼晉命也**
義 鍼朱金
季氏曰衛宋無隙何為使之左氏以為諸侯
復謀會宋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此晉之
所欲討也晉景之德本不足懷諸侯徒以戰
事有功虛聲恐人而已華元方以平楚為功
不為晉下良夫無詞可
執亦淺掠以塞責耳

○**衛孫桓子掠宋師于鍼晉命也**
義 鍼朱金
季氏曰衛宋無隙何為使之左氏以為諸侯
復謀會宋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此晉之
所欲討也晉景之德本不足懷諸侯徒以戰
事有功虛聲恐人而已華元方以平楚為功
不為晉下良夫無詞可
執亦淺掠以塞責耳

○**衛孫桓子掠宋師于鍼晉命也**
義 鍼朱金
季氏曰衛宋無隙何為使之左氏以為諸侯
復謀會宋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此晉之
所欲討也晉景之德本不足懷諸侯徒以戰
事有功虛聲恐人而已華元方以平楚為功
不為晉下良夫無詞可
執亦淺掠以塞責耳

○**經 斷 衛孫桓子掠宋師于鍼晉命也**
義 鍼朱金
季氏曰衛宋無隙何為使之左氏以為諸侯
復謀會宋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此晉之
所欲討也晉景之德本不足懷諸侯徒以戰
事有功虛聲恐人而已華元方以平楚為功
不為晉下良夫無詞可
執亦淺掠以塞責耳

○**經 斷 衛孫桓子掠宋師于鍼晉命也**
義 鍼朱金
季氏曰衛宋無隙何為使之左氏以為諸侯
復謀會宋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此晉之
所欲討也晉景之德本不足懷諸侯徒以戰
事有功虛聲恐人而已華元方以平楚為功
不為晉下良夫無詞可
執亦淺掠以塞責耳

○**經 斷 衛孫桓子掠宋師于鍼晉命也**
義 鍼朱金
季氏曰衛宋無隙何為使之左氏以為諸侯
復謀會宋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此晉之
所欲討也晉景之德本不足懷諸侯徒以戰
事有功虛聲恐人而已華元方以平楚為功
不為晉下良夫無詞可
執亦淺掠以塞責耳

○**經 斷 衛孫桓子掠宋師于鍼晉命也**
義 鍼朱金
季氏曰衛宋無隙何為使之左氏以為諸侯
復謀會宋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此晉之
所欲討也晉景之德本不足懷諸侯徒以戰
事有功虛聲恐人而已華元方以平楚為功
不為晉下良夫無詞可
執亦淺掠以塞責耳

汪氏曰蓋成公
即位而始朝也

○**經 斷 夏六月邾子來朝**
義 義詳隱公十有一
年滕侯薛侯來朝

○**經 斷 邾子來朝**
義 義詳隱公十有一
年滕侯薛侯來朝

○**經 斷 公孫嬰齊如晉**
義 新女汪氏曰二年三年公
孫嬰齊如晉而倚晉為援故君臣並行
兩聘晉魯仇齊而倚晉為援故君臣並行
逃往事霸之動而不知慢王之已甚也

○**經 斷 鄭悼公在位二年而薨弟踰立是為成公**
義 鄭悼公在位二年而薨弟踰立是為成公

○**經 斷 壬申鄭伯賁卒**
義 義詳四年鄭
伯卒卒同

○**經 斷 孟獻子叔孫宣伯掠宋晉命也**
義 義詳四年鄭
伯卒卒同

宋歷三時之久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但曰鞭
長不及馬腹今而命魯伐之晉景公惡諸大
夫狼辟事多類此彭山季氏曰魯宋昏媾和
好之國易為侵之晉之命魯本與孫良夫同
時魯以無名不往而良夫獨行此晉之所甚
怒也魯齊往謝而復承晉命則行父懼於見
討而遠連二卿耳然特尊師眾可以大伐而
止於淺漫則以仲孫蔑之賢不致獲宋姑用
命而已

經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師音

經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師音

春秋

世學 卷十七 三十八

經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師音

經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師音

經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師音

經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師音

經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師音

經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師音

經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師音

還音旋四明黃氏曰左氏載樂書出而楚還起同趙括欲戰書力退之亦還晉無亡矢之費而收救鄭之功主將善御下也彭山季氏曰樂以邑為氏書其名族之孫也諡曰武子鄭地

經

晉樂書帥師救鄭師音

春秋

世學 卷十七 三十九

春秋

世學 卷十七 三十九

春秋世學卷十七

若之歲
義見桓
公八年

五季次曰簡王二年晉景公十六年成公十五年杞桓公五十二年宋共公五年蔡景公八年衛定公五年齊頃公十五年吳壽夢王二年曹宣公十一年鄭成公喻元年蔡桓公二十一年楚共王七年

傳業限月魯將祈穀于上帝釁傷牲再罷之據義

鼯音責章貢李氏曰月建寅曰鼯鼯鼠一名鼯鼠說文云小鼯爾雅云有毒者或謂

春秋卷十八
成公下
乙

口 文
鼠 甘

經斷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

角乃兔牛 隹音 **探** 子夏曰紀異也穀梁子曰
 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

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胡文定公曰
改卜牛醢鼠又食其角則非人之所能為矣非
人之所能為即變異也襄陵許氏曰小害天下
賊上食而又食三袒子孫相繼之象積弊程氏
曰有其賊則有其神故神不欲非輟成公幼弱
三袒擅政兵煩稅重神怒人怨況僧鄒手醢鼠

食郊牛角天示譴也不知變懼而又食其角天譴深矣

○解案吳始貳於楚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

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

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姬姓伯爵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之後武王克商封其曾孫周章于吳郡今姑蘇至青夢

而僧王四明黃氏曰吳鄰相去本隄江淮
二水而伐之者吳始大也初吳本受盟於楚

自楚之申公巫臣自晉通吳通吳於晉穀之射御戰陳以叛楚蠻夷之屬於楚者吳盡取

之至是而又陷中國安之
患漸息而吳之擾方始

卷十八 下

卷一百一十五

伐陽陽南也樂正子曰武王封仲雍曾

不至黜爲吳子壽夢乘立稱王伐邾曰吳孔子

弟虞仲為周三公食邑于虞後世因之故曰晉

人執虜乃以官舉非爵也四明鄭氏曰荆之

代郊聖人削其王字以明尊無二上之義先儒

臣曰稽以什拔之也蓋筆前
者理之本旨而說者求之深矣

曹宣公如魯採義
嗣位而始來朝也注此曰宣公

1.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a problem is to recognize that a problem exists. This is often done by comparing current performance with a desired state or goal. If there is a discrepancy, a problem is identified.

經 夏五月曹伯來朝義詳隱公十有一年勝度薛度來朝
傳 魯嚴祀蒼帝而祭泰山河海

經 不郊息齊高氏曰免牛則不郊矣復書不郊者以吳晉事隔其文故為三望起
傳 猶三望子夏曰非禮也吳郡朱氏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三望魯天子禮是以書之

經 楚子重伐鄭師于汜重去声汜音范

經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帥音率
傳 日楚人軍

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皆已而從諸夏也前此晉連上將諸國不與焉今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

傳 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鄭公鍾儀

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因諸軍府共音恭

云音

經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呂子邾子杞伯

救鄭公殺邾邾公羊下音邾字今考石經並從左氏

傳 晉景公合諸侯于馬陵尋蟲之盟且苦服也杜氏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晉本屬齊齊服故苦從之

經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新安汪氏曰齊桓丘所以盟者為救徐說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為救鄭也有宋舊在馬故知其因馬陵之會以圖結之耳道生橫處皆無王臣預會而書同盟則皆不請王命而晉人自設方明以僭殷同之禮耳

傳 成公救鄭而逆告至于廟

春秋卷十八 四

經 公至自會息齊高氏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主

傳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

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

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右取之是無申呂也

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

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

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

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

春秋
卷十八
五

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
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
遣二子書曰爾以饒惠貪財事君而多殺不
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
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
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其子孤庸焉使
為行人于吳吳使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
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
反於是子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於是始大通吳於上國

經
於是始大通吳於上國
傳
於是始大通吳於上國
欲取之取與娶同要並音腰共音恭嚴並音
皮連使並去聲嫁呂慶切一作娶說與悅同
廬陵羅氏曰申呂皆神農後姜姓虞國平王
時楚滅之而邑其地左氏曰楚之討陳夏氏
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若召諸
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
淫為大罪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
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
若與諸侯以取大罪非慎之也若其國之王
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
子鑒殷周叔叔靈度數夏商出孔儀寒陳國
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
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尸棄
老農老死於鄉不獲其尸其子其妻其為巫

春秋
卷十八
六

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
可得也必求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
曰其信知營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
李第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
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
懼於鄭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
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
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失王即位將為陽橋
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
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郕遇之曰異哉夫子
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焉妻以
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
郕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郕大夫子反請以
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其為吾
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則過其為吾
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
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杜氏曰王許之者莊

經
吳入州來
傳
吳入州來
道生按此與伐郕皆晉夢自將魯史紀實而書
吳王入州來聖人削王字止以國舉說者見其

經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胡文定公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地而不正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卻克戰勝今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得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為國以禮者無得於獲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 **傳** 樂武子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

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

春秋 下 十八 九

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

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夫音扶林氏曰楚以申息為經營中國之本故三軍二廣不常出而大抵用申息之師傷于城濮楚子曰其如申息之老何二十六年申公叔侯成齊文九年息公子朱伐陳成六年以申息之師救蔡其後棄克敗申息之師于桑隧晉宣王之世申伯實以王舅為南國之屏翰所以扞城王室秦漢之際南陽為要地故楚有圖壯方之志其居多居于申大合諸侯亦在焉杜氏曰桑隧蔡地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知莊子荀首中軍也范文子士燮上軍佐也韓獻子荀首中軍將也道生按九國救鄭盟於馬陵而楚師還至是樂書使蔡討其貳於楚且報楚之伐鄭也左氏誤記此於樂書救鄭之下而於此則妄增樂書使蔡遂侵楚獲申驪又曰楚師之

春秋 下 十八 十

遷也晉使沈攸沈子初從知范韓也皆與經不合故程橫齋云樂書果使楚莊必言之今不言是無其事也又案左氏謂楚師還晉使沈是指六年楚伐鄭晉救鄭之時是時左氏但言晉師還而侵蔡不言侵沈也至此又言侵沈獲沈子韓且樂書從知韓范之言何必於此追頌之乎夫不與楚戰固可取也苟侵蔡又侵沈則是長大而弱小也何善之可

經 晉樂書帥師侵蔡

帥音 衛而小國受 兵君子歸焉

○ **傳** 蔡侯使公子穀因逆婦焉

與莒通草盧氏曰大夫託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矣非禮也

○公孫嬰齊如莒

○宋華元如魯請伯姬也

聘必有事焉非舉行聘禮也華元之來蓋圖昏耳

○宋公使華元來聘

杜氏曰春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書之

○宋共公復使卿納徵于魯

又切彭山李氏曰在氏謂公孫奇為蕩意諸之父非也豈有子先為卿見殺而父乃繼其位者乎世本春秋世學卷十八十一

○春秋世學卷十八十一

言意如為蕩池之子則他乃公子蕩之孫以王父氏為字者也若書父益文公之弟為襄公子而壽乃襄公之孫故稱公孫非蕩氏之族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子夏曰非禮也胡文定公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漏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天禧之禮哉經志

○晉趙朔卒趙嬰通於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

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

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莊姬乃譖之

晉房曰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徵六月晉討趙

同趙括屠岸賈白盾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

在朝何以懲罪遂滅趙氏之族武從姬氏出

于公宮

屏並上聲舍音捨卻乞逆切賈

趙朔子趙莊子趙嬰有弟莊姬趙朔妻景公姊嬰之兄皆宿第也武朔子有孫趙子

姬氏即莊姬武之母也道生按史記說苑等書云屠岸賈者靈公之嬖臣景公時為司寇以桃園之難憾宣子故告諸大夫誅趙氏趙武匿於公宮大夫求之公孫杵臼謂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

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厚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大夫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大夫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昔趙氏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責我縱不能立而惡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大夫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晉人以為趙氏孤兒良已元皆喜以其田與祁奚居二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卜之大業之復不遂者為祟崇又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復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贏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

春秋世學卷十八十一

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
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龍策唯君國之成
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
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時王
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
德也公說大夫入問疾公因韓厥以見趙孤
大夫皆曰昔趙氏之獄屠岸賈為之矯以君
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章臣
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
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
冠為成人程嬰乃解諸大夫謂趙武曰昔趙
姬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
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
宣孟與公孫杵曰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
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思去我死乎程
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
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

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不絕至悼公
時復以趙武為卿傳較無恤至籍而與魏斯
韓處廢晉靖公為家人墓分其國新安汪氏
曰或謂晉景因莊姬之譖追論趙盾殺君之
罪而殺同括觀鄭人斷歸生之棺而滅其族
則其事容或有之然史記稱屠岸賈誅趙氏
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而春秋止
書殺同括不書殺朔及嬰則不惟與傳抵牾
亦且與經相戾蓋不足信也又按屠岸賈為
司寇得假討賊之法以誅趙氏說此之言良
足為據但趙朔病卒於魯成公之二年其五
年同括放嬰于齊則朔與嬰實不與屠岸同
死況趙武晉侯外孫畜於公宮矣外人安得
竊而匿之此史遷傳聞之誤誠與經傳不合
者也且屠岸賈之殺同括與蒲盧葵之輓屠岸
相類皆未足以服人心是以悼公功立韓厥
事出私人而大義不明故耳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討同括非無名也然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去其
官者此聖人罪弗及嗣之意也且屠岸賈或首方
其當國之時雖有董狐之筆而屠岸賈大夫亦有
正其罪者使屠岸賈得首丘又奚今乃聽淫婦之謀
而殺其無罪之弟何義乎昔季孫欲討東門氏
臧宣伯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
去之許請去之於是歸父家遭而免於戮盾誠
亂賊子孫在朝逐之可也而必滅之族亦甚矣
未幾又以廢言復使專政訓至分國則
晉人刑實據縱先後顛錯胥失之矣

○
晉簡王遣召桓公至魯賜成公之命

秋七月天王使召伯來錫公命

皆傳寫之謬今據胡文定公曰召伯者畿內
一以石經為正據諸侯為王卿士者也書來
錫命者罪邦君之不王識天子之爵賞也息齊
高氏曰周之所以王者以其秉天子之權而行
天下之義也賞在我罰在我是天子之權也賞
可貴罰可罰是天地之義也及其秉也其權
而無其義故賞罰俱濫而天子之權猶在也迨
其衰之甚也天子之權去矣其位與諸侯夷矣
矣特諸侯有賞而無罰是觀春秋所書天王加
恩於諸侯者甚眾而懲罰諸侯者無見焉權去
而威不行也不能致罰則吾之賞也不足以服
諸侯之禁亦不足以勸諸侯之功又不足以服
諸侯之心使致悅於人耳
此簡王之賜命所以識也

○**紀** 杞桓公夫人疾而留魯三年而卒

○**經** 冬十月癸卯杞未姬卒 **傳** 四年杞伯來朝曰成

經 未姬卒 **傳** 四年杞伯來朝曰成 **傳** 未姬卒 **傳** 四年杞伯來朝曰成 **傳** 未姬卒 **傳** 四年杞伯來朝曰成

○**傳** 未姬卒 **傳** 四年杞伯來朝曰成 **傳** 未姬卒 **傳** 四年杞伯來朝曰成 **傳** 未姬卒 **傳** 四年杞伯來朝曰成

立禮無如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

春秋 卷十八 十五

得事君也變將獲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

伐邾 **傳** 邾徒甘切土徒故切變音攝帥音

會子食邑于

○**經** 晉侯使士燮來聘 **傳** 士音杜燮 **傳** 吳初伐邾晉

不能救及其已成豈獲已也而又幸諸國伐之

見 示孫僑如會主燮齊人邾人伐邾切

新安汪氏曰季孫於吳之伐邾謂中國不能相

○**傳** 衛閔伯姬將歸宋也勝之 **傳** 勝切

○**經** 衛人來媵 **傳** 有一二歸嫡夫人行則姪

○**傳** 衛人來媵 **傳** 有一二歸嫡夫人行則姪

○**傳** 祝犁單閼之歲 **傳** 義見桓

春秋 卷十八 十六

○**經** 九年 **傳** 年陳威公十七年杞桓公五十五年

宋共公七年蔡景公十年衛定公七年齊頃公

十七年吳壽夢王四年曹宣公十三年鄭威公

○**傳** 杞桓公取其夫人之喪歸葬于杞

○**經**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未姬之喪以歸 **傳** 家氏

○**傳**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未姬之喪以歸 **傳** 家氏

○**傳**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未姬之喪以歸 **傳** 家氏

○**傳**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未姬之喪以歸 **傳** 家氏

○**傳**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未姬之喪以歸 **傳** 家氏

殺之重初非王事越境而逆妻之
寒則非禮矣春秋所以詳之也

○**晉人歸諸侯之地于齊**故諸侯貳於晉晉人

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李文字謂范文子

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

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

伐貳德之次也杜氏曰蒲衛地四明黃氏曰甚哉晉之無策也

盟而可保諸侯盛矣不足為國人心其可厚誣邪盟

之相要不足信久矣五年之中凡三為同不

即人心甚矣

春秋世學 卷十八 一十七
成公 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盟于蒲胡文定公曰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

行晉初下令於齊及魯衛之使地而齊不敢違

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

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

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天求諸己博信明義

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

加之是從事於求而不知本矣故書同盟以罪

○**成公會于蒲**未踰月而返告至於廟

○**公至自會**道生按此未踰月亦書至者一見伯姬歸宋公已在國二見晉

人無信諸侯皆貳其

○**宋共公來逆女**共音

○**二月伯姬歸于宋**清江劉氏曰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逆也自

逆則常事不書矣王姬歸于齊齊衰實來而不

見於經此其明驗也積齊程氏曰書此為行父

春秋世學 卷十八 十八
成公 下

姊妹尊厚之而

○**伯姬歸宋三月李文字**聘以寧之還公享之

賦韓奕之五章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

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

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

而入還音旋繆姜之辭則聲清江張氏曰納幣致女皆過手

厚觀左傳載繆姜之意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父音 繆文定公曰致女者何女

也晉實有以啓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經 晉人執鄭伯 胡文定公曰稱人而執者既非霸討也殺伯不書者既執其晉樂書帥師君矣則行人爲輕亦不足紀也

伐鄭 師音 國甚矣胡文定公曰既執其君又伐其陳以救鄭則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若楚不得有救救之名

齊頃公之密五月而華成公使人會之 春秋 下 十八 二十一

成公 春秋 下 十八 二十一

頃漢 盈切

經 冬十有一月有音 葬齊頃公 頃漢 盈切 義見桓公十有

五年葬 齊僖公

○ **傳** 楚子重自陳伐莒報晉之伐鄭也圍渠丘渠

丘城惡泉潰奔莒戊申楚人渠丘莒人囚楚

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

師圍莒莒城亦患庚申莒潰楚遂入運

重去聲杜氏曰渠丘莒邑潰音匯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運也石林葉氏曰運莒附庸

國以爲莒邑非四明黃氏曰莒今密州在吳魯之東楚越吳晉而伐之國小而潰楚又乘勝入

經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運

率運左氏作鄭非石經 精齋程氏曰夷狄并公羊作運今從之 大夫專兵伐莒莒既潰又入運其罪大矣然莒能治其國家使民效死弗去則莒雖小猶未至於潰也楚一加之莒以救鄭則莒之爲國亦可知矣家氏曰楚之伐而莫之恤君子所惡也鄭會楚則執其君以伐之莒救於兵則置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東

春秋 下 十八 二十二

山趙氏曰楚之征伐自大夫出由嬰齊始彭山李氏曰莒在鄭之東北界道生按此書公子師師見其舉大衆虐小國後書楚人入運從略詞以便文也夫楚與晉爭鄭遷怒於莒決辰之間破其二國兵勢飄忽如雷震鬼神卒然莫測其強暴不亦甚乎春秋於夷夏之際益陽之也

秦誘白狄以伐晉諸侯貳故也

○ **傳** 秦誘白狄以伐晉諸侯貳故也

經 秦人白狄伐晉 胡文定公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馬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說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秋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家氏曰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譏在晉也今書秦人白狄伐晉蓋楚而爲之出師也前日

秦晉交兵自為其私曲直猶有所在也楚人爭鄭正急出師演善以挽晉而乃率白狄戰其東欲使晉人置鄭以去其為楚謀善矣然指中國而甘為外夷之役秦之所以自處者柯如哉道生按秦稱人其大夫之未命者也稱師非用大衆也白狄舉其首長也後於秦者秦主兵且執夷猶當有辨也若邦人伐衛則皆其臣故同稱人皆史法之常爾而胡傳謂伐衛功述德速進伏而人功之者彼之為譽矣

○僖 鄭成公在晉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圖許

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故鄭人

圖許示晉不急君也

人執其君故追皆於許而圖之

春秋 下 二十八 二十三

經 鄭人圖許 清江張氏曰君在外而與師優怨大臣之罪也

魯人以楚之入還也懼故城內城以備之

○僖 道生按還鄭於魯即東鄭襄十二年魯人伐齊圍台李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還齊景

取還以居昭公所謂善圖十社是也

經 城內城 石林葉氏曰魯內城也胡文定公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

郭清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機其政使民故死而不潰免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責而書城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非數曰百雉之城七望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難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禮廢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僖 宋商橫執徐之歲 義見桓公十一年

經 十年 章貢李氏曰簡王五年晉景公十九年陳成公十八年杞桓公五十六年

宋共公八年蔡景公十一年衛定公八年齊宣公四年秦桓公二十年

公四年楚共王二十年

○僖 衛子亦掠鄭晉命也 羊廬吳氏曰晉既執鄭伯矣又命樂

書伐鄭矣今又使衛侵之伯國之所為如此其何以服鄭人之心乎

春秋 下 二十八 二十四

經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胡文定公曰其

曰衛侯之弟者子亦黑背生公孫則孫林父齊殖出衛侯而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

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持書第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息齊高氏曰受大國之命而輕用其師者皆書

侵與六年侵宋同

○僖 是春魯欲祈穀于上帝卜之不吉至余月而

止 章貢李氏曰月建巳曰余

經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先牲故言乃不郊也胡文定公曰四卜非禮五卜強也草廬吳氏曰正月上旬初卜二月上旬三卜三月下旬四卜又於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濟神甚矣積齋程氏曰郊言三卜者一歲七年是也四卜者二倍三十一一年與衆卜者一此是也

傳

鄭公子班聞未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縹

夏四月鄭人殺縹立髡原子如奔許樂武子

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

春秋

下 十八 二十五

歸其君以求成焉於是晉景公以諸侯伐鄭

經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道生按晉執鄭伯之後至是加兵其國者三矣鄭固有罪然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更亂而伐之不已其虐不亦甚乎

傳

齊以異姓亦勝伯姬

經

齊人來勝

左氏曰凡諸侯嫁女同姓

傳

晉景公在位十有九年而薨子州滿嗣位是

為厲公

有音又滿或作蒲道生按晉景公之失霸伯宗誤之也伯宗貳心於楚屢設毒謀以敗其君晉人殺之經見者討當其罪也宗死而子州犁即投楚郢陵之倪登巢車以望晉師州犁之孫語仕吳而貳心於越世濟其姦知此天乃假手句踐以滅其族空哉觀晉景之事可以為用人聽謀之永鑒矣

春秋

下 十八 三十六

經

丙午晉侯驪卒

侯乃驪義息齊高氏曰成公不晉侯之喪而為晉所止使之送葬故聖人於景公之葬沒而不書也道生按胡文定以為諱其辱而不葬非諱其辱乃諱惡爾

傳

成公奔晉侯之喪晉人止公使送葬

李氏曰止留也非因執之止道生按仲孫蔑為政不勸其君奔天王之喪使如晉而取辱不可以稱賢相矣蓋當宣公時不勸其朝王而姑一行聘以竊其名國已列國周者使惡知大義者耶

秋七月公如晉

清江劉氏曰天子之容動天下諸侯諸侯之容動

通國屬大夫大夫之與動一國屬諸侯諸侯之與動一邦屬朋友人之與動州里屬貴族公之行也非禮也以謂唯天子之事焉可也

陽月乙亥葬晉景公

章貢李氏曰月建

葬晉景公不書公送之非禮也彭山李氏曰成公如晉弟晉景公先儒以為止公送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夫晉景公之卒在是歲五月而公之如晉以七月至明年三月始歸蓋公之留晉者凡九月距晉侯之卒賓客死及國有大故未有不葬者庶考晉之諸君其葬期恒連世文公五月而葬其餘諸公則皆止三月又其國事之常也今景公之卒正當國家無警豈其幾及一年而始葬之

春秋

成公 下 二十八 二十七

事半苟欲留公送葬則至季秋而事已畢矣何必又止五月邪蓋晉之留公乃善意也自晉及汶陽之田於齊其心不能無歉於晉而魯人亦不致於初厲公新立銳志報秦而孫叔父獻謀又將圖欲合諸侯非晉不可故久留示好以致殷勤通情款而服貳闕遠之謀亦密以爲託矣故公既歸而卻犇即來報時其意豈有不善哉然以國君而不能自立爲人役而不知所止之送葬則欣然獨留雖諸侯事天子未有不有是禮也有差患之心者豈能自安哉故於葬晉景公沒而不書蓋魯史亦以爲諱使知不爲送葬留公者而在外留連遲延忘反亦具見矣

冬十月

公羊闕此三字考石 冬十月 經從在穀今補之 義同元年

重光芒落之歲

重平声義見桓公十二年

十有一年

有音 章貢李氏曰簡王八年晉九年杞桓公五十七年宋共公九年蔡景公十二年衛定公九年齊靈公二年吳壽夢王六年

宣公二十四年鄭成公五年秦桓公二十五年楚共王十一年

成公奔晉之喪且送葬屬公留之越九月

乃歸告至于廟

舒城王氏曰襄公留於

乃歸告至于廟 楚者七月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者謂存君也今成公在晉九月不書公在晉者晉雖恃強見正猶在中國也襄公見止而在外夷則外矣書法不同益有華夷之別

春秋

成公 下 二十八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積齋程氏曰成公留

期不視宗社不事民事不親益不能謹禮於其始故不免追悔於其終觀春秋所書可以爲世笑

晉苦成亦如魯報成公之奔喪也遂盟

杜氏曰苦邑名成亦諡即卻犇卻克之從父兄弟也

晉侯使卻犇來聘

由切 積齋程氏曰晉屬

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及公於國而使大夫盟之見晉侯無禮於公甚矣

李文字如晉報邵健之聘也

經
夏李孫行父如晉
父音甫
華廬吳氏曰卻縠李
既盟而行父適往

報聘畏晉故爾

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經斷
秋赤孫僑如如齊
蓋謝戰車之師揭歸反

春秋 卷十八 二十九
成公 下

陽之忿而行之迫於
晉之辱而不得已也

○**傳**本
是歲陽辜涂之月無事
撰歲
義同元
平十年

經斷
冬十月
義同元
年十年

○**傑** 紫玄默敦牂之歲擲歲
義見桓公十三年

經斷
十有二年有音又
撰義
章貢李氏曰簡王七年晉
厲公二年陳成公二十年

紀桓公五十八年蔡景公十三年衛定公七年
齊宣公三年吳壽夢王十年曹宣公十六年鄭

威公六年秦桓公二十六年
楚共王十二年

周公楚惡惠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

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

日復出奔晉 **攢** 悉烏故切復之之復扶
卜切復出之復扶又切

經 春秋 周 公 出 奔 晉
檄 檄
 積 齊 程 氏 曰 周 公 爲 天 子
 三 公 而 出 奔 罪 不 寺 言 矣

然三公至於出奔周之無政亦可知也宋氏曰王臣出奔諸侯當執以歸京師晉納亡命而主

於諸侯京師同於列國其罪大矣

晉厲公合魯衛于沙亭謀秦故

大名府有汝河
蓋近衛之地也

春秋世學
卷十八
下
三十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亭

東潭歐陽子曰晉厲公合諸侯始此當是時王室有亂不聞修職以寧之楚人爭鄭不能修德

以服之而其所以為會者足以修怨於秦耳故
晉雖合諸侯而臣會者僅晉之君而已其霸

業之不振觀其始
可以占其終也

餅素狄間晉侯在會侵晉晉人破之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敗必切
釋義
鄭氏曰交剛狄也止齊陳氏曰

春秋於晉狄之兵書之甚詳者晉不能奉職勤王判楚服鄭而區區從事於狄其霸業可知矣

○傳是歲陽事洽之月無事義同十有一年冬十月

經斷冬十月義同元年十一年十有一年

○傳昭陽協洽之歲義見桓公十四年

經斷十有三年有音
年杞桓公五十九年宋共公十一年齊景公十四年衛定公十一年齊靈公四年吳壽夢王十年齊宣公十七年鄭成公七年秦桓公二十七年楚共王十三年

○傳晉將伐秦故駒伯徵兵於諸侯杜氏曰駒伯即

春秋經年三十一

鉤郤

經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鉤伊綺切胡文定

主夏盟行使諸侯微會討貳離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既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親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若夫謀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清江張氏曰自齊桓以來召兵伐伐雖不出于王命然懷夷討罪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詞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也

○傳諸侯伐秦假道京師請朝王王辭之乃不朝

○傳是歲陽事洽之月無事義同十有一年冬十月

經斷三月公如京師東山趙氏曰周禮大宗伯

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行人虞服歲一見句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而已東還諸侯不臣小國朝大國大國朝盟主而不復朝天王魯君再書朝王所一書如京師皆以晉故而

春秋經年三十二

非特朝也成公將會諸侯假道京師伐秦不可過天子而不朝故始行則書如京師凡內出朝時但書如始行則書之未成禮之辭也據晉君如晉至河而復者六魯臣如京師如齊不至而復者各一始行不果使國必成其禮也此杜氏說得之或謂魯之朝聘非誠非禮但書如由不事見得夫而不以秦敗存策書之大體以屬辭此迷會諸侯伐秦則非特朝可見通十二公唯成公一如京師則書君久開朝觀之禮亦可見不待變文而後為識也彭山李氏曰朝必于王見必以日如魯公朝于王所書士申見也書三月公如京師而不言某日朝王是過而不朝也諸侯至京師理無不朝之禮必天子辭焉諸侯習為故常遂不入王城王靈益不振矣先儒言書如京師見不成朝禮是也

○傳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

春秋
成公

下
三十三

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媾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操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送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穀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位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

春秋
成公

下
三十四

我社稷帥我盞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闕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焚夷我農功度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微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永就景公即世我寡人是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言曰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媾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人不敢顧昏媾畏君之威而受命于更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晉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

春秋
成公

卷十八
三十五

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
首雖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
惠顧諸侯於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
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
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
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晉欒書將中軍荀庚
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
瑩佐之趙盾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殺御戎樂
鉞為右五月丁亥及諸侯之師敗秦于桑隧
曹宣公薨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經相重
好難

將濟並去聲探音惡朝音潮帥並音率還並
音旋閔音振部音告文並音汝惡並音故切
敗必外切處音離杜氏曰秦賊謂公子雍文
公六年秦納公子雍于晉其部晉二邑秦從
侯麗秦地諸侯之師遂入
涇水深入秦侯麗之地

經
斷

夏五月公自京師

經胡文定公曰諸侯每歲
伐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遂自王都不可越天
子而往也故皆請朝王而不能成朝禮言曰如

親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遂自王都不可越天
子而往也故皆請朝王而不能成朝禮言曰如

春秋
成公

卷十八
三十六

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困會伐而行矣又言公自
京師以伐秦為違事者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
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虔春秋則朝小聘大聘終
則朝迎于方轅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
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
如京師又不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
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已也為此禮作春秋所以
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
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
曰小補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人滕人伐秦

經惠齊高
氏曰公

石經從左穀削之
如京師專行之辭也然本會晉伐秦道過王畿
而已舉其可道者志敬也然上書晉來乞師下
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
專行乃志其不敬也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敬
此春秋微辭也夫諸侯禮與兵報怨而會兵京
師罪之大者故聖人詳言之以著其惡也清江
張氏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
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禮存之禮也
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
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
而不為朝京師也而霸王室之罪具見矣
私意撰諸侯以輕王室之罪具見矣

○

曹宣公在位十有七年而薨于秦曹人使公

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

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

經有音又杜氏
曰負芻欣時

皆宣公

經斷

曹伯廬卒于師曹伯廬卒于秦地也。不曰卒于秦而曰卒于師者，以出師而薨于外，雖是秦地，實非秦中。此策書記者之常體。聖人錄之，亦見小國迫於強令以致君死，國亂為可憫，而晉厲公之罪，亦正于曰負芻殺君，恨之蹟亦可考矣。

而薨于外，雖是秦地，實非秦中。此策書記者之常體。聖人錄之，亦見小國迫於強令以致君死，國亂為可憫，而晉厲公之罪，亦正于曰負芻殺君，恨之蹟亦可考矣。

國亂為可憫，而晉厲公之罪，亦正于曰負芻殺君，恨之蹟亦可考矣。

負芻試有篡立之罪，而王命討之也。然而不經見者，魯史既闕，夫子晚年過魯之時，距此幾百年，魯人亦不復能記世子之名矣。蓋世子朱立與成君不同，此曹人所以世久而略之。語曰：吾猶及史之闕文，雖聖人不能益也。或謂負芻無此事，則未詳對。

此事則未詳對。

晉之書法矣。

經斷

成公自周伐秦五閱月而返，告至于廟。

春秋

世學 卷十八 三十七

經斷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公之出也，以會晉伐秦，告廟而出。必告反，必而或晉入朝，故其返國亦以伐秦飲至，而不以京師。

晉史恒法，蓋止書公會。晉侯齊侯未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皆人伐秦。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而巳。夫子修之，先書卻師，已師見伐秦者，晉志而公之行，為晉非為周也。於其中特筆公如京師，見此行必假道於周，而未嘗朝見天子也。又特曰公自京師見晉，以諸侯之重兵敢越天子之都而無忌憚也。又特加一遂字，見京師當重而諸侯反以伐秦為重也。卒以伐至見此行始終知有晉而不知有周也。屬詞此事而慢王之罪著矣。

終知有晉而不知有周也。屬詞此事而慢王之罪著矣。

○魯人如曹會葬宣公。

○魯人如曹會葬宣公。

經斷

魯人如曹會葬宣公。

經斷

冬葬曹宣公。

道主按不書月日，史闕文或赴告之略。宣公諡曹伯，而稱公。

經斷

閏逢涖灘之歲。

閏音煙，逢音達，涖音季。灘音數，義見桓公十五年。

經斷

十有四年。

有音。章貢李氏曰：閏王九年，晉平公桓公六年，宋共公十二年，衛定公十二年，蔡景公十五年，齊靈公五年，吳壽夢王九年，曹成公負芻九年，鄭成公八年，秦桓公二十八年，楚共王十四年。

經斷

莒渠丘公在位三十二年而薨，子密州嗣立。

春秋

卷十八 三十八

經斷

是為黎比公。

比音皮，杜氏曰：渠丘公帥李佗也。

經斷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不書日，史闕文不書葬，魯不葬也。莒書卒。

經斷

衛定公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為定公不可。

經斷

夏，衛侯歸晉侯，使卻犂送孫林父而見之。

經斷

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冢卿之嗣也。

經斷

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

經斷

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

經斷

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

疾見而後之
釋 強上聲見之見賢見切
父並音肅惠鳥故切見而
如字

經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父音
傳 襄陵許氏
唯義之為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遠
居之惠者也惟辭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
曰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林父以成七
年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
劉其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奉晉命
伐齊二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齊魯
劉林父入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為林父討衛
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

春秋世學 卷十八 三十九
成公 下

傳 成公即位十有四年而遭宣伯迎夫人于齊
是為成姜
釋 有音又迎去聲章貢李氏曰
卜博作成姜三傳作齊姜先

師從
卜博

經 秋叔孫僂如如齊逆女
傳 息齊高氏曰公不
親迎故書此春秋

防微杜
漸之音

傳 鄭棣修怨于許子罕以師伐之
釋 後扶又
切杜氏

曰子罕公
子喜字

經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 息齊高氏曰此
善許之所以遷

亦見晉厲之不霸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
伐四年伐九年圖之今又伐焉使厲公而霸則
鄭人怨鄭無弱敵如是乎明年遷于葉許鄭以
休楚明晉不足恃也而襄三年晉荀息代許猶
討其與
楚也夫

傳 成姜入
釋 章貢李氏曰成公夫人齊頃公
之女也襄公非其所出蓋未娶

成姜之先已納齊之禮諸侯一娶九女格于
同時其違御於君必先夫人次及嬖嬖以主
六膝尊卑貴賤之序不可亂也今先有姜嬖
生子數歲而後娶夫人不亦陋乎夫以周公
之裔東國之禮而不先寵世之習如此亦
行父蔑不能以禮臣居之罪於僂如等何誅

春秋世學 卷十八 四十
成公 下

經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傳 胡文定
公曰僂

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幸名也穀梁云大夫
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然則娶
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
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遠則有遠邇或迎之
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
節可也道生接夫人稱婦者有始之詞時成公
嫡母穆姜為之主也曰姜氏者婦人之恒稱史
策之常文也唯文公之出姜成風以妾桓桓生
之宣公之穆姜收廢以妾姑主之故皆去氏以
別於嫡姑之婦乃微筆刺之微權以正嫡妾之
大分趙東山登之甚明而或以去氏為夫人預
有貶焉或以有氏為傳寫之贅文者皆由不知
屬辭比事之義則
昧於筆削之旨矣

○**經** 衛定公在位十有二年而薨子伋嗣立是為

獻公 有音又衍可幹切

○**經** 冬十月庚寅衛侯疾卒 義同元年衛侯連卒

○**經** 秦桓公在位二十八年而薨子罃嗣立是為

景公

○**經** 秦伯嬴卒 三傳闕鼎字考子夏古文補之

○**經** 公十有八年秦伯瑩卒 公和卒與文宣公四年秦伯瑩卒

○**經** 秦秋 卷十八 四十一

○**經** 齊景公作邪之歲 義見桓公十六年

○**經** 十有五年 有音章貢李氏曰簡王十年晉厲公五年陳成公二十二年

○**經** 六年衛獻公附元年齊宣公六年吳壽夢王十

○**經** 年齊成公二年鄭成公九年秦景公厚元年楚共王十五年

○**經** 衛定公之零五月而葬成公使人會之

○**經**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義同二年葬衛惠公

○**經** 初文子出歸父而成公傷仲遂之無後使其

孫嬰齊後之至是卒嬰齊又無後襄公立立

歸父之孫羈為子家氏於是文子卒孟獻子

召之也 父並音甫樂陽鄭氏曰嬰齊者仲遂之孫公孫歸父之子

也季孫速歸父而成公念速援宣之私故不

召歸父而召其弟之季孫以王父之元康侯

謂仲遂生而賜氏嬰齊以弟繼歸父皆妄說

也是時行父當國嬰齊雖列大夫而未得用

事不久亦死及行父卒孟獻子召歸父之孫

羈歸立子家氏羈即子家懿伯子子駒昭公

時盡忠者於是獻子有知人之明異乎行父

專逞其私而無忌憚者茲其所以稱賢歟

○**經**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四明黃氏曰公子遂卒稱仲遂故嬰齊亦

春秋世學 卷十八 四十一

以仲用見亂臣如遂雖已逐之而亦得以世卿

也道生按春秋之時亂臣賊子不特免誅而且

得以世享其榮如慶父仲遂晉趙盾宋華督之

類不一而足用見王法之不行大義之不明人

倫之不正世道下衰而不可挽振聖人益傷之

春秋所以作也若夫嬰齊以弟之子而為伯父

後倫序不亂蓋無幾焉

○**傳** 伐秦之歲諸侯請于王以討曹晉人以其役

之勞請侯他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

獻諸周

經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

佐邦人同盟于戚意齊高氏曰對齊居宋出盟觀文可見新安注

氏曰三月宋世子成會盟六月宋晉侯執曹伯

公卒蓋宋公有疾而世子出會也

歸于京師考石經從左穀稱侯以執霸

討也何以為霸討侯弱我太子而自立主是晉

侯執之又不取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大

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道生按曹伯不名晉曹

不別立君也凡一君出一名立則名書其石以

為別郭之忽突衛之鄭衛曹之蕭蕭亦是已不然

傳 成公從晉討曹而返告至于廟

則否此策書記事之常無他義也晉文親衛侯

經 公至自會道生按此出不久而亦書至者

恒不致者桓文有功於當世安之也望成景厲

霸業衰矣故盟會皆致悉從其恒辭明不可與

傳 宋共公在位十三年而薨子成嗣立是為平

公音

經 夏六月宋公固卒不日宋公鮑卒

傳 楚共王伐鄭討其病許也共音

經 楚子伐鄭木訥趙氏曰許楚與也鄭從晉

之也道生按楚子稱爵亦著

其親師重兵以虐中國而已

傳 宋共公之卒三月而葬成公遣人會之共音

經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道生按宋共葬速

略也夫文公則七月而葬擬於天子共公三月

而葬下同大夫其侈其略俱出華元之私意而

不復顧禮之可否傳謂

華元不臣有以也夫

傳 宋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

嘉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

麟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共

公薨桓氏戴氏爭政華元想諸晉晉許之討

歸殺蕩山魚石向為人麟朱向帶魚府走之

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商為

司寇探華少並去聲向並武亮切帶音帶
胡文定公曰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歸氏皆
桓族也華氏戴族也新安汪氏曰公子目夷
字子魚公子蕩公子鱗皆桓公子魚石魚府
皆目夷孫乃公子夷之子蕩澤乃公子蕩曾
孫向戌桓公曾孫向為人向華皆成族華督
蕩公孫華元華御事子督曾孫華喜督玄孫
蕩山意諸子老
佐戴公五世孫

經斷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春秋世學 卷十八 四十五
成公 下

晉有奉 宋殺其大夫山

左氏曰蕩子山也
止齋陳氏曰稱國
者有司法守之詞積齊程氏曰大夫三命者氏
再命者名史氏常法也息齋高氏曰先書華元
自晉歸于宋而繼書殺山 宋魚石出奔楚

積齊程氏曰左氏所載與經不合今攬經求義
一時之事而四稱宋者各為一事各為一義也
說而論之卿大夫不以道事君居死而爭權故
幸元倚晉而殺山而魚石者山之黨故出奔楚
者勝而弱者死且奔耳分而論之華元擅一國
之權用事既久不能同寅協恭以濟公室居死
而至於出奔復倚晉以殺山再恃國柄其惡著
夫山為大夫而主於見殺亦不足論魚石奔楚
復倚楚而據邑以致罪之尤大者也是皆政在
大夫之弊其所由來漸矣然共公之為國從可
也知

○
晉范文子合諸侯之大夫子鍾離始通吳以
殊會之禮事吳子壽夢焉

杜氏曰鍾離
石林葉氏曰春秋夷狄之強莫大於吳楚小
白一起而正之重耳繼敗於濮楚不得肆益
齊與晉猶有與之故者也故申之會晉與魯
雖不能拒亦不復從成公之末吳驟強夫所
恃以主盟者晉而已屬公之暴虐公之賢皆
不能少振及平諸侯而從之一會而合七國
再會而合十三國三會而合十二國哉晉與
之俱無不聽於吳焉而其伐鄭伐陳入州來
無不如其志及其父也破楚拒秦而入楚敗煩
沈陳蔡之師殺二國君我逐合中國而從之
昭公不耻同姓而與之昏哀公始以叔還離
會于祖己而身為鄭與秦之好其不故變
而左袒者
幾希矣

春秋世學 卷十八 四十六
成公 下

經斷
冬十有一月叔孫僂如會晉主變齊高無咎宋

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黶邾人會吳子鍾離有
人土音杜堂麻協切各其尤切華去聲久音甫
邾音秋公羊邾下有吳字考石經從左穀則之
吳者吳子乘傳所謂吳王壽夢也其曰吳者舊
史書吳王聖人削去王字猶楚始稱荆王入蔡
代鄭亦削王而止書荆也然楚自召陵之盟信
受齊桓之約束雖自王其本國而不取以王號

行於諸侯故會孟盟薄莒書爵皆曰楚子策
書實錄之大而夫子之所司也若夫吳壽夢則
遂以吳王之號臨七國之大夫主鍾離之會而
七國大夫亦以首止事王世子之禮節之禮曰
天子南向諸侯北面曰會會即觀也以施於王
世子則可耳壽夢何人而敢當此禮乎先儒謂
吳以號舉此於或伏似矣然我伏無爵故於其
君則稱號或伐凡伯是也於其臣則稱人狄人
伐衛是也武王初封周章為吳伯屬王降為吳
子非若戎狄之無爵可書者也壽夢始僭號吳
王君實錄吳王則亂於名正名書子則非其實
故削王存吳使君闕文以起問者所以嚴君臣
之分又書會以會以謹華夷之辨也不然晉悼
五年吳壽越從會于處何以稱人乎狄其君而
道其臣聖人不如是之慎也說者稱諸君臣同
詞皆未考於史文之實以求筆削之旨揣摩臆
度漫為之說子夏曰叔孫攝如會吳王晉王
刻而已

春秋卷之四十八 四十七

鄭公子驪邾人于鍾離書會吳壽王也數果于
曰會又會外之也泰山孫氏曰諸侯大夫不致
致吳王也吳王在鍾離故相與會以親之而稱
稱曰氏曰上書會者魯會外大夫也下書會吳
于鍾離者諸侯之大夫往與吳會也盧俊李氏
曰珠會之說公穀劉氏以為春秋外吳之筆陳
氏陳氏以為晉厲尊吳之文蓋惟諸國尊之為
主所以春秋外之為吳也首止書公及見義事
在所當欲鍾離書僭如會是非義之事非所當
預謀也永嘉呂氏曰向也為中國患者楚而已
自成七年吳伐邾為中國患此年會于鍾離於
是與中國會盟然與會者猶諸侯之大夫也威
祖之會則諸侯與吳會矣則致黃池之會與晉
爭長開門之盟非晉之咎而誰哉彭山李氏曰
鍾離古邾莊子爵國名晉厲南郡南唐為遠
州今直隸鳳陽府臨淮縣故城在舊府城東六
里西近州來壽夢時吳楚以此為界杜
佑所謂鍾離五為吳楚之邊邑是也

○許靈公請遷于楚公子申遷之葉葉切

南陽葉縣

○許遷于葉杜氏曰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
遷為大積辭程氏曰鄭人之罪

著矣然王綱大壞與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
使之昵蠻夷以求安及許之不能治其國家皆
可見

○游北閼茂之歲善見桓公
十七年

○十有六年有音
又 平厲公六年陳成公二十

○四年杞桓公六十二年宋平公成元年蔡景公
十七年衛獻公二年齊宣公七年吳壽夢王于
一年曹成公三年鄭成公十年

○取月霧成冰于木取音都李氏曰
月建寅曰取會易不
和戾氣鬱積者木如水

○春王正月兩木冰兩去
聲 朴邪呂氏曰上溫
下冷也積齊程氏

○曰月令正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天氣下降地
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今兩木而冰

則寒極矣在季冬猶高柱備之凶況正月乎
吉物多矣陰盛於陽臣弑君弱之象著矣

○滕文公薨于原嗣立是為成公章貢李
氏曰左

傳世本有滕文公即此滕子壽也今本孟子有滕文公考辨之古文本則閱字之誤也蓋彼滕君見滅於宋為王偃所殺與陳侯周見殺於楚子章同故皆謚閔公唐註疏用趙岐縣本蓋杜去門蘇明見父子因而傳之遂使滕有二文公如衛侯楊謚莊公前讀謚字公杜預妄謂前讀為莊公與三體石經左傳不同皆足以惑後學矣

經斷 夏四月辛未滕子壽卒 三傳闕壽字考子夏古文補之

隱公七年滕侯卒及桓公元年滕子未朝

傳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子

鄭鄭叛晉子馬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子罕掾

春秋世年 十八 四十九

宋楚令之 杜氏曰武城楚地子馬鄭公子驛字子罕公子喜字

經斷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帥音

鄭一與楚為成首與侵宋之師其罪大矣

傳 且月之朔日蝕 且音紐章貢字氏曰月建未日且

經斷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義詳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

食之及與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

傳 晉侯將代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

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之新軍荀偃居守卻犇如衛遂如齊樂道子如魯次於馬

杜氏曰樂桓子書之子也息齊高氏曰晉恐諸侯厭惡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也

經斷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欒黶林檢切 欒黶桓氏曰此比代奉為有名

然亦書乞者晉失霸王之義不足以令諸侯也

傳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司

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

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及人見申叔時曰師其

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

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

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止用利而事節時順

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

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

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尽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從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矢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范

文子欲及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

春秋

卷十八

五十二

下

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過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衆壓

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逞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壘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關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戒必

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車子重使大宰伯

春秋

卷十八

五十二

下

州犁侍子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衆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構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八

五十三

下

成公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矣公室之史曰
吉其卦過獲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國
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渚於前乃皆左
右相達於渚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
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荀為
右欒範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渚欒書將載晉
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員
也失官侵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
乃撤公以出於渚癸巳潘冠之黨潘黨與秦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八

五十四

下

成公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
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冑不敢
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
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盭
羅曰遠從之其御屢顧不在焉可及也韓厥
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
弟翰胡曰謀賂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
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
其旗是以敗於焚乃內旌於殽中唐荀謂石
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
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陰叔山冉謂秦
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
陰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折軼晉師乃止因
楚公子校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
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
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
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治戎行人不使不
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

許之使行人執轡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
 使使鉞御持矛是以不得搞從者使某攝飲
 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
 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後鼓且而戰見星
 未已子及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
 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
 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將食申
 禱明日復戰乃遂楚因王聞之召子反謀殺
 陽堅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
 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
 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
 任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予常
 有德之謂使將好秦濟道中聞從並去
 並狄又切夫並音拔鄭伊與切辟音避並音
 並陳並音辟句音蓋行音杭寔汀連切惡馬
 故切置喜光切太音泰來並誨證切處音促
 射並音石澤能音切馬音煙撤喜言切危馬
 先切謂音存發音切熱音木附音乎馬並于
 偏切謂胡尼切第音弗翰音轉音通去上
 聲內音納植堪合切諸音志杜氏曰司馬子
 反也令尸子重也子幸公子士夫之郭茂鄭
 地在潁川縣西北伯州晉伯宗子奔楚者
 苗賁皇楚國微子奔晉者呂錡即魏錡孫赤

邑韋熱皮附注我服若誘而屬於附與誘連
 讀謂樂鐵記事不忘所言真文忠公曰范六
 子之言雖有三代居臣箴箴意入春秋以來
 所罕聞之新安注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中國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宋襄公之
 敗楚弱衡行諸夏主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
 父之敗楚之度駕尤甚要齊盟蜀諸侯之
 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主鄢陵而往共鋒前
 以未育中國諸侯助楚以戰中國諸侯前
 之役鄭伯位楚共以教晉使無呂錡討日之
 勝則楚將倚鄭為援長驅中原其言可勝言
 耶所可惜者屬公始無制勝之大計不能堅
 忍持重從樂書圍壘之謀以困楚終之持勝
 之實德不能脩政於內而徒務求逞於外是
 以三假王命以伐鄭而鄭終不服聽譏諧之
 言而刀鋸日繁卒及於難逆其所為去楚處
 無幾耳由是論之鄢陵之戰故不可不
 勝而屬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遂霸也

經斷
 申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戰果
 日事遇晦日晦楊氏曰上六月丙寅朔則此甲
 午晦是二十九日也惠齊高氏曰晉將伐鄭鄭
 告于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不暇候諸侯
 之兵先與之合戰而大敗之我既不致伐於彼
 彼非來伐於我故直書戰而已道生按此書及
 者亦以內反外之詞內晉而外楚鄭也或言及
 者為主其面在晉若然則楚之得夏鄭之從矣
 乃非由之甚邪且是戰也鄭先掠宋晉救宋而
 伐鄭也則何由之有聖人經世之志莫重
 乎華夷之辨宜區區較晉楚曲直而已矣楚子
 鄭師敗績任或何氏曰尼舉師敗績馬重
 鄭師敗績今觀傷人君當舉傷人為重

故不言楚師敗績積齊程氏曰楚子
驪武斯伯背華自取辱敗恥辱甚矣

○**傳** 楚師還及瑕楚子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

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子
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

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

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

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

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傳 子反曰師敗秦王傷解戰而司馬子及渴而
求飲其友望殷陽奉危酒而進之子反曰去

春秋
卷十八
五十七

之此酒也穀豎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
反為人嗜酒耳之不能飽口醉而卧秦王復

飲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及子反辭以心疾秦
王駕而往視之入帷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

之戰秦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
是亡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寡人無與後

戰夫罷師而去之新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
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子反也實心以忠

愛之而遠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
大忠者也道生按楚師再戰則晉之安危未

可保也子反偶醉楚子乃罷戰而
歸故先儒以爲晉之勝幸焉耳

○**經**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傳 新安注氏曰楚審射
而果失於其目乃歸咎於司馬側而殺之亦異
於秦穆之不替孟明者矣傳稱王使止之弗及

而死亦猶願之止得臣曰無死益亦爲耳嬰齊
身爲令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
其莫有關心而委罪於側何耶春秋稱國以殺
不去其官者楚君大臣之失也松石劉子曰子
反身爲司馬從居於晉不能止其禍及而軍旅
敗起塗炭生靈今而見諒所謂不善之積愆矣
好還天理之當然者也春秋雖責楚之專殺然
側也宜無罪而死邪考於經傳而可以爲永鑒
矣

○**傳** 晉厲公復合諸侯于沙隨謀伐鄭也微會于

魯宣伯通於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

繆姜送公而使遂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

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

春秋
卷十八
五十八

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傲備設守

而後行是以使宣伯使告卻鞮曰魯侯待子

壞隤以待勝者鞮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

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愬公子晉侯晉侯

不見公

傳 復扶又切繆眉故切作諱非去
上聲難將並去聲女音汝杜氏

曰繆姜宣公夫人成公母也鉏偃皆成公廣
弟彭山季氏曰沙隨宋地在今河南歸德州

寧陵縣西南界鄆國可三百
里晉蓋自鄆使至此馬會也

經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

見公華去聲公羊下有妻 穀梁子曰不

見公字考石經從左穀則之 見公者可以

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識在諸侯也 積齊

莊氏曰晉厲勝楚而驕於此可見然孔子曰能

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不見公固晉侯之罪而威

之為國家抑可知矣彭山李氏曰鄆侯之罪

與宋衛齊邾之師皆不至而獨不見公何邪蓋

當晉侯乞師之時責專於魯故宋衛齊邾皆以

魯為望魯公使期則罪有所歸矣是時行父當

國而獻子輔之儒如嬖其賢欲使得罪於晉秋

補於君母將為內難以致師出後期目而譏之

耳魯侯自及非有大咎晉聽臧臣之言不明甚

矣直書不見公

明曲不在公也

○ 成公逆自沙隨告至于廟

春秋世 五十九

成公 下

經 公至自會 穀梁子曰公之此行內有傷

知彭山李氏曰公實未嘗得會也書

至自會所謂飾其辱而飲至者也

○ 晉厲公以尹武公魯成公及齊邾之大夫伐

鄭討不服也 穀梁子曰初以王卿士

鄭微而請於王命不敢擅與諸侯之師在

春秋時可謂彼善於此矣情乎周室方衰燕

以兼控楚之威而收服鄭之功耳然使天下

猶知有王維時百年之久未必非厲公之功

也

經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於鄭 公羊下有

從左穀 穀梁子曰尹子三卿士子野是齊高

命尚重也夫晉厲之失道而能致令諸侯

力捍強楚者由王與執義以令天下歟

○ 晉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

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言是大濟曹

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

君唯不遺德刑以霸諸侯宜獨遺諸敝邑敢

私布之晉人言於王釋曹伯

春秋世 六十

成公 下

經 曹伯歸自京師 穀梁子曰不書役不與

諸侯之會又獻於天子之廷是率天下而入於

亂耳東山趙氏曰諸侯見執返國多不當者執

非以罪國其所宜歸也春秋之世豈有無所

顧忌雖齊晉盛時猶不能討曹負舅殺其太子

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厲公會諸侯于平丘曹

伯歸於京師使厲公能請于天子討負舅篡立

之罪誅之以謝諸侯而立于諸侯以居曹則大義

信矣乃列于會而後執之又歸之京師而後釋

之故書其歸見厲公以釋有罪累京師也積齊

莊氏曰曹伯有罪天王治之易其位可也如其

無罪正晉侯之非即歸之可也今執之二年是

不辭無故使歸則是其執其歸司晉侯之喜

而而始假手于天王天王亦惟晉命是聽而刑

實不由於己不准禮法征伐自諸侯出又見晉

春秋世學 卷十八 六十一

虞得使天王也王綱倒置莫甚於此衛邵文氏曰晉侯之初執也書曹伯歸于京師善之也新時也天王因其執聲其罪而討之其誰不服以是而號令天下其為東周乎緩至一年有奇不決而後晉得以歸之則是天王與晉以謀之權也其曰歸於京師又曰歸自京師若晉之京師夫王之所以不王臣之所以不臣一言盡之嗚呼微矣道生按滕子嬰齊以不事宋而見執非有篡弑之大罪也而春秋名之曹伯負芻則有斯罪矣而春秋不名蓋滕子見執而遂失其國故名以紀一君之終也曹人未嘗別立君而復請負芻以歸其不名者衛成公郭悼公之例耳胡傳謂見執者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有無誤矣其言歸自京師與衛侯歸于衛不同者初諸侯請于王命晉討之歸于京師故晉侯歸而不人以別於無王命而擅執之者王本及廢之而晉聽列會之說請王縱之故不言後歸以別於襄王以大義責文公而歸之者此春秋辨

○ 成公會伐鄭將行繆姜命公如初公又申守

而行使孟獻子守于公舍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趙有亡而已蔑從晉夫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覺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

春秋世學 卷十八 六十二

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公還待于郕使子未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曄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之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雙治之何又卻曄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諫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謬愚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亦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敕季孫

並上聲父音甫夫音扶朝音招治平聲焉子偏切

經斷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君丘父音甫舍音捨若音

條公羊作招丘探積齊程氏曰沙隨之會晉

益傳焉之諷探積齊程氏曰沙隨之會晉

成公會晉侯伐鄭入無故而執齊卿且無故而

○

成公在會孟獻子遂叔孫僑如走之齊召叔

孫豹于齊而立之繆姜遷于東宮秦杜

氏曰豹僑如庶弟前此七月子叔聲伯使豹

請逆于晉師聞晉人將討僑如豹解其諸兄

春秋世學

卷十八 六十三

人使是於東宮左氏曰繆姜始往而望之過

長之入史曰是謂長之隨其出也君必遠

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

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

不可謂利棄位而故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

而無咎我皆無之宜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

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

奔衛亦

經斷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四明王氏曰僑如扶

君母之寵既辱其君又辱正卿魯有政皆僑如

也而齊受亂人齊亦罪矣積齊程氏曰僑如造

於不見公之時至再辱國又不能誅而縱之奔

○

晉既釋季孫使苦成叔盟之乃與成公俱歸

經斷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犇盟于扈

氏曰晉又父音奎郤乙是切犇尺由切積齊程

春秋世學

卷十八 六十四

之親之舍之盟之晉之舉動可知矣

○

成公會伐鄭五閱月而返告至于廟

經斷

公至自會石林葉氏曰此伐鄭也何以言

伐代在會後則致會以所告者書也

○

成公歸謂公子偃與僑如之謀殺之音

預杜氏曰偃與僑如為繆姜所指而獨殺偃

者謂僑如謀息齊高氏曰鉏尚切則其之意

在僑也公以

是歸而刺之

經斷

乙酉刺公子偃

草廬吳氏曰衆謀殺及

知果之謀殺已哉故孟子以爲仁人之於弟也
不藏怨焉不宿怨焉親愛之當責之此所以
盡爲兄之道而爲人倫之至也偃雖爲然其所
指然不過有公使從己爾未見其有廢立之
謀而偃實有今將之心也今偃如既逐成公當
將身謀家以感化其母族權在己則偃雖真有
邪謀亦焉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
之其視齊之所以廢棄者爲何如也公子者非
氏也屬也言先公之子也而可殺于積齊程氏
曰魯之殺偃又傷骨肉之思不待尋殺大夫之
罪而已也道生機僞如內亂以危國先誅而後
齊偃雖惡善所指非本有謀篡之心者而利焉
乎敗矣

經斷

彊梧大淵飲之戲

義見桓公

春秋世學

卷十八

六十五

經斷

十有七年

有者章貢李氏曰簡王十二年
五年紀桓公六十二年宋平公二年蔡景公十
八年衛獻公三年齊靈公八年吳壽夢王十二
年曹成公四年鄭成公十一年

秦景公三年楚共王五十七年

經斷

衛成括侵鄭晉命也

杜氏曰衛成公
曾孫杜宮括

經斷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公羊作杜宮括
誤也帥音字

經斷

鄭世子髡原侯儒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

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

戲童至于曲洧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

還

見音坤原一作頑獨乃反切實音至
安汪氏曰周成王少子臻食
邑以單至襄公爲王卿士

經斷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

人伐鄭

公羊都下有要字考
石林葉氏曰
中大夫也王大夫前未有二人臨諸侯者此何
以言尹子單子鄭恃楚而不服晉侯請於王而

春秋世學

卷十八

六十六

益之也王命而使行方伯可矣雖並何補晉爲
霸主不能服鄭而假王人以臨諸侯不能使鄭
服而益大夫交失之矣常山劉氏曰尹子單子
與諸侯伐鄭止乎曰不正也然楚是時侯伐肆強
斯附於楚晉假天子之命致王卿士
以伐之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經斷

晉厲公殺國子柯陵尋戚之盟尹子單子與

馬謀使伐鄭也

程氏曰柯陵鄭西地
與音預復決又切

經斷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山陰陸氏曰不重
言諸侯見尹單預

盟東破蘇氏曰齊晉之成天子之大夫會而不
盟猶善同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

盟自是晉以
爲常非禮也

○**成公會伐鄭既踰時長楚而迄告至於廟**

經 秋公至自會 **傳** 草盧吳氏曰方欲聲鄭之罪以致伐而楚故已至諸侯長

傳 楚而不遠未嘗得致伐也故不以伐致而以會致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

于閼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

謂之慶克父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誦我夫

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

閉門而索客孟子想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

春秋世學 卷十八 六十七 下

立公子角國人知之秋七月壬寅則鮑牽而

逐高無咎無咎奔莒 **傳** 聞音宏相去聲處上聲還音獲康音

邑杜氏曰 閼者門也

經 齊高無咎出奔莒 **傳** 道生據左氏則無咎之

之權也聲孟子通乎慶克猶魯之僑如之僑如也僑如終逐膠姜竟遷而齊靈及聽其母以逐

上卿則靈之昏庸又魯成之不若夫然行父在魯能遂同列通君而高固二子魯身之布庇

見齊卿之權不若魯卿之尊而季宿意如之惠本於行父抑可見夫此屬詞比事所以為春秋

之義學者以是求之所得多矣而奚以襄貶穿鑿為邪

○**成公久役於外而歸乃於季秋祀上帝而祈焉**

焉

經 九月辛丑用郊 **傳** 東山趙氏曰九月言用郊

農事也成公以國有內難居臣外見執屏而頻年出師未已故竊天子類造之意用郊祀以告

事而祈焉在魯郊中尤為備焉此用郊之非禮也明堂位言魯以孟春祀帝于郊鄭氏曰孟春

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曰以至則由不察明堂位之妄而以郊特牲周始郊之文屬之魯也用郊

之義二傳唯識非時則九月宜復祈穀也哉初日懼卜而不從故不卜而直用其禮則是歲初

無卜郊不從之事何以意至九月乃不卜而郊也若或有擇用典用之之用同則幾於証矣魯

春秋世學 卷十八 六十八 下

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欲以宋襄次雖楚庚周山為比豈人情乎雖既經好奇一至於此然於史

文詳略後先之間亦不察矣夫魯郊皆禘之罪豈待加一辭哉顧其變亂禮法悉見於經則學

者所當深考爾

○**晉將復討鄭知武子徵兵於諸侯** **傳** 後狄入切

知去聲

經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傳** 荀息程氏曰公

荀氏曰伐秦之役公如京師欲以荀息乞師起荀氏曰伐秦之役公如京師欲以荀息乞師起

荀氏曰伐秦之役公如京師欲以荀息乞師起荀氏曰伐秦之役公如京師欲以荀息乞師起

乃霸者之義所得為也晉至厲公諸侯每歲於
楚於是將伐秦楚恐霸令不足以風動列國故
五年之中三遣其責外已
師於諸侯蓋霸業日早矣

○**晉厲公以單襄公及諸侯伐鄭將圍焉**
楚公

子申啟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案 還音旋新

王官下臨諸侯景從以却已敗之楚服懷貳
之郭宣若振攝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
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望風却走何哉
蓋晉厲既勝鄭侯驕佚放恣驕於用武慢於
尊王是以諸侯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
楚復肆非中國之力有不足蓋厲公之德有
以無道行之惜哉

春秋世系 卷十八 六十九
成公 下

經 冬十月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
案 三傳閏十月二
字亦傳寫脫之

侯曾伯齊人邾人伐鄭
案 公羊下有邾字者
石經從左穀削之

泰山氏曰鄭與楚比晉侯三假王命合諸
侯以代之而卒不能服中國不探可知積齊
程氏曰諸侯以王命伐晉之鄭其名正其事
順名正事順常事也春秋空不書而亦書焉者
晉厲假之也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厲公之舉
故天子以令諸侯者也古者諸侯有罪大國討
之不服則方伯討之又不服則天子親討之晉
厲既非方伯又非真為天子討有罪者不過假
伐鄭以行晉霸及其不義然後獲天子之所以
伐之其名似正其事似順而其情則不然也桓

文之事皆然而晉厲獨無切者何也信義不行
於諸侯諸侯解體失心不附故桓文得以齊其
欲而晉厲卒旁有姓無桓文之功而
有桓文之罪為人君者可以鑒此矣

○**子示聲伯從公于師道病卒**
案 文昭高氏
曰子伯亦

胎之子也左氏記十六年七月晉師伐鄭以
千鄭西戰師次于晉陽不敢過鄭聲伯使求
孫豹請進於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遂次至
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九月為
僑如故聲伯如晉卻擊啗以請邑聲伯力辭
范文子相其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二國其
身不亡其君乃許魯平而出僑如其玄德示
倪又以忠於昭公而為意如所殺可謂世齊
其美以廣
社稷者矣

春秋世系 卷十八 七十
成公 下

經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
案 三傳此條在十
月無壬申乃十月五日也狂乃其切脈中軫切

鄭近
案 也

○**成公會伐鄭踰月而返告至於廟**
案 積齊程氏曰

經 十有一月 公至自伐鄭
案 公出以伐告

○**塗月之朔日蝕**
案 章貢李氏曰
月建丑日涂

十有二月有音 丁巳朔日有食之義同十有六年

六月丙寅朔

○經 鄭定公在位四十年而薨子淫嗣立是為宣

公禮 禮弓曰鄭妻定公之時有祫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翟然失席曰是寡人之

罪也曰寡人嘗學斷其獻夫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秋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溇其官而瀆焉益公踰月而舉爵四明黃氏曰春秋時惟鄭無殺進之事故定公問其事而驚既自引咎又松言大逆無道宜盡除其迹

春秋世學 卷十八 七十一

○經 鄭子驪且卒公羊 鄭下有妻字考石經從左穀則之驪音躍且子餘切

義詳莊公十有六年鄭子克卒與二十有八年鄭子頃卒及僖公十有三年鄭子蓬孫卒同

○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

嬖於厲公卻錡奪夷羊丑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拮之與其父母妻

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冢寺人孟

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

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

不偏教多怨有庸公曰然壬午胥童夷羊五

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

清沸魋助之抽戈結社而偽訟者三卻將謀

於樹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

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

朝禮 禮弓曰鄭妻定公之時有祫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翟然失席曰是寡人之

罪也曰寡人嘗學斷其獻夫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秋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溇其官而瀆焉益公踰月而舉爵四明黃氏曰春秋時惟鄭無殺進之事故定公問其事而驚既自引咎又松言大逆無道宜盡除其迹

春秋世學 卷十八 七十二

○經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卻已逃切錡伊

○傳 清江張氏曰卻氏雖多怨然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倖之計一割而尸三卿能無及乎刻曰晉室此時大

卿之勢已成矣厲公之計將以強公室也縱而

不治則臣強君弱將若之何不知事有幾括以

有要領正君道以御其臣初不在多殺也宋太

祖舉五代總兵專國之臣臣使之辭兵柄解重

權於一夕指揮之聞蓋得其機據其要而使之

心悅誠服自不容已也何乃以多殺三威而求
安乎春秋罪厲公之殺三卿而卒以自及其示
後世御臣
之法至矣

○**傳**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棠代爲圍

釐也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索師襲舒庸

滅之 **傳** 棠者托眉山任氏曰舒庸東夷淮
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即其

地也道與導同杜氏曰棠近楚小國駕釐也
楚三邑也永嘉薛氏曰舒庸舒之別種也詩

曰荆舒是懲則荆舒之國皆非一種也春秋
之始荆舒皆以名見舒庸舒之別種也春秋

舒一於楚矣息齊高氏曰楚既摧敗而其餘
烈猶足以滅國於要荒使其得志於郢陵則

事彼華夏宜勝道哉晉敗于郢之後楚子滅
蕭是也此滅舒庸見中國能折其鋒使不得

春秋世學 卷十八 七十三

爲我者晉屬之成勞也蓋厲公有宏才而
無令德是以威震於外而亂生於內其身雖

不終功亦
足錄也

○**經** 閏月楚人滅舒庸 **傳** 三傳閏月二字以右
經補之於此見楚之強

雖君傷師敗而其力
猶能滅國以廣地也

○**傳** 棠徒維困款之歲 **傳** 義見莊
公元年

○**經** 十有八年 **傳** 有年 幸貢季氏曰簡王十三年
又 平厲公八年陳成公二十

六年紀桓公六十四年宋平公三年蔡景公十
九年衛獻公四年齊宣公九年吳壽夢王十二

年晉成公五年鄭成公十二年
秦景公四年楚共王三十八年

○**傳** 晉胥童以甲劫栾書中行偃於朝請誅之公

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公使解於二

子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

夫無辱其後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

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

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既而以國人之弗順

也殺胥童以說焉 **傳** 行音杭於朝之朝音
朝一朝之朝音招卻

乞從切稽音起說音悅急齊高氏曰胥童
甲之陳胥童之子也道生按此先公用栾正

春秋世學 卷十八 七十四

氏附傳爲主而剛正左氏
之不合於經者以爲此案

○**經**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傳** 左氏謂栾書
中行偃以胥

童嬰於厲公而殺之則不由厲公矣不由厲公
而擅殺之當如趙盾殺欒卻士殺而書晉人

殺其大夫胥童矣今不曰晉人而以國殺爲文
是厲公與用事大臣殺之也足故三卿之誅公

以民不與卻氏而誅之胥童之死公以國人弗
順而殺童以說焉此子夏之傳所以可據而左

氏之記不足信也夫厲公而立胥童爲卿自
殺之狂虐如此晉國之人目擊其事誰不寒心

而解經者又亡親臣
此厲公之所以及於亂也

○晉厲公在位八年而晉亂公游于區處氏晉

人執而弑之

樂止子曰厲公誅晉重嬰臣懼於是夷羊五清等

程滑之使作亂厲公預焉積薪程氏曰厲公合諸侯策夷狄未為無功也故狄伐秦耶陵得志驕侈既生殺戮迎臣遂不得其死夫不矜不伐剛之主也有國家者可以鑒此矣

荀瑩士魴送公孫周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

公瑩于盛切魴音防周語晉孫談之子周達周事單襄公注晉襄公之孫惠伯談晉自驪姬之譖不畜羣公子故周達京師事單子鄭玄云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是文公之玄孫然則以倫序言厲乃悼之叔父而悼則姪也息齊高氏曰晉悼公襄公少子使

也生十四年矣大夫遂于清原周子曰孫

春秋世學 卷十八 下 七十五

始顧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

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

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

羣臣之顧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

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

舍己責速繇寡振廢滯匡之困救災患禁淫

惠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

使魏相士魴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樂季無

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御之子弟共儉孝弟使

士渥濁為太傅使修範武子之法石行卒為

司空使修士為之法并糾御戎校正屬馬使

訓諸御知義荀賓為石司士屬焉使訓專力

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

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降為司馬張老為候

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

秉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

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

春秋世學 卷十八 下 七十六

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止旅不偏師民

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共音恭朝音潮合欽相知並去聲行

音梳來並繩證切長知實切復扶又切杜氏曰不臣七人夷羊五之屬

經斷 庚申晉人弑其君州滿三傳闕人字滿作滿今

此不書賊之氏名而稱人以弑者書法與宋昭公同於宋書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司馬宋

人弑其君其曰林晉書晉殺其大夫卻封卻擊卻至晉殺其大夫齊書齊人弑其君州滿聖人

立屬辭此事之教欲使讀者深思而得之也周人君父而觀於稱人以弑之文必將思曰是國

一國之君何以得罪於一國之衆而及其身乎於是居安思危求盡夫人君之道而免於篡弑

之禍矣為人臣子而觀於國人哉君之文必將
省曰是君死於亂而莫之扞自當國大臣至於
百執事凡有合將之心者同得殺君之罪所謂
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此先王討賊之法也
於是夙夜匪懈求盡其事君之道以免於誅死
之罪矣其焉訓不亦大乎傳者不知聖人經世
之志左氏則曰樂書中行假執厲公使程潛執
之殺梁則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自是俗
儒相承或曰聞諺一夫紂矣未聞弑君厲公之
惡有以取之也或曰厲公無道之甚書假恐危
社稷而殺之春秋不以弑之罪坐二子者蓋
許之也嗟夫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雖不
仁臣不可以不忠厲公之過特在於志驕意盈
君臣疑間以及此禍較之齊襄楚靈書亂人倫
絕滅天理色荒禽獸樂毒衆殘民無所不用其
極者大有遠度矣使書假弑其君經乃詳之隱
而不暴是春秋乃設亂之言而仲尼為亂賊之
黨也有是理哉蓋謂書假弑君者出於趙氏之

言來書預誅同括而假孫荀寅與趙鞅爭政而
殺故與厲公之死誣構二卿左氏作傳之時適
當簡襄盛務之際故承傳聞之誤而錄之其為
此經之賊多矣況傳又記悼公既立遂不臣者
七人謂夷羊五之屬而書假不預焉
則知二卿不執厲公折又曉然矣
曰漢應劭作晉君諱諱王名滿晉厲公名
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然則州滿乃滿
字之誤也草廬吳氏曰春秋之作正為誅亂臣
討賊子也趙穿殺靈公傳不言有使而經書趙
有殺君厲公之死傳以為來書中行假使程潛
弑公而經止書國弑何邪嗚呼此春秋之所以
別嫌明微也靈公欲殺趙盾而趙穿為有殺之
實者之所執也故春秋書趙盾為首惡厲公見
殺於國人非書假之專謀也故書國弑若書書
假則一國之人反得免於弑君之惡矣聖人不
以首惡加二子非縱之也辯是非定邪正以示
萬世左氏使程潛之言非也道生按趙子常謂

書假當國赴不言賊主名故稱國以特示信傳
之通而曲為之辭者也衛州吁弑無知楚商臣
齊商人弑世子般皆弑其君而代之以不當國
而春秋皆書賊名使知賊之有在則聖人正其
罪以示討賊之法晉厲之弑實非書假而竟於
亂兵其賊眾其名微非史策所至則以人弑而
已觀悼公逐夷羊五等則弑由其人亦可知矣
且齊商人之弑由於閭穽耶歌而經書齊人者
以商人為衆詞是也晉厲公之弑成於程潛夷
年五之屬而經書晉人者以厲公取怨強家大
臣有變置之圖而滑等微者目作亂而弑之彭
山謂大臣以國法廢之而文定以為大臣之罪
是也然其臣有將廢之謀而無主弑之事此革
盧則嫌明微之說亦得其精義也先公立論發
明經旨深得屬詞比事之教而可以警乎萬世
為人君父為
人臣子者矣

齊為慶氏之難故甲午晦齊侯使士華克以
交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
據義為于偏切難華
革去聲朝音潮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入下魯成
數等矣保姦如此則慶克以成慶封靈公之禍
慶封逐而政歸於陳氏皆靈公殺害明惟婦
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又仕危亂
之朝身死官闈非不幸矣東萊呂氏曰國佐比
事春秋殺也此其事則時可知十七年晉殺三
郤十八年殺胥童而晉弑其君齊殺其大夫國
佐兩月之間諸國之臣上下相殘殺如此則仁

義不施而禮樂絕滅之效也後之君臣欲思慮預防者觀此可以少戒矣

○**晉悼公初立成公朝之**
朝音

○**斷公如晉**
也四明王六曰朝嗣君事天子之禮也晉不當行晉不當受亦直書而

失自見矣

○**晉楚共王鄭成公伐宋取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驎宋向帶魚府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

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敵貳矣大國無厭鄙我

春秋世學 卷十八 七十九 成公 下

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譽亦

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拔其地以塞夷

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

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共音

山季氏曰彭城今直隸徐州向並武亮切乘繩證切成舒句切運音旋惡鳥欽切厭平聲聞去聲杜氏曰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于彭城欽以塞絕吳晉之道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侵入于彭城**
復扶又切

釋穎濱蘇氏曰公孫寧後行父言納而魚石不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書復入然不言叛者復入而將以亂國非直叛居而已故魚石樂

盈之罪重於趙鞅宋辰也胡文定公曰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杜預呂氏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納之者楚子爾非公孫寧儀行父之能為也今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則納之者雖楚子而復入則魚石也其諸晉樂盈之僑子

○**成公朝晉而逆告至于廟**
朝音

○**公至自晉**

○**晉范宣子如魯報成公之朝也**
朝音

春秋世學 卷十八 二十 成公 下

○**晉侯使士匄來聘**
士音杜 侯為之後者為

之服則悼公之於厲公子也悼公之人不克則賊又居魯次來朝天子而先聘魯矣禮甚矣以悼公之賢而為此其亦年之幼而粗於習俗之陋歟原其心急於求諸侯以圖霸也五霸為三

王之罪人急功利故也道主按東山趙氏曰晉王悼公每以聘報朝古者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天子則遣大夫以聘報之今晉與魯均為諸侯乃亦以聘報朝自晉以天子自居而臣視同列非禮

○**杞桓公如魯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
勞音楚 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晉

新安汪氏曰或公末年杞
邾相繼示朝蓋皆謀從晉

撥義

道生按諸侯即位常見
於王乃朝鄰國非禮也

廬陵李氏曰
魯築圃三始

全

左氏曰書不賁也
公羊子曰何以書

謠何謠爾有圓矣又爲也任城何氏曰荆奢奉
妨民天子圓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

豈襄陵許氏曰大夫體國威福日去而公務自
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息齊

高氏曰自武之後卅九年每歲歲十三年第
於調閭人居之示子孫可不戒哉廬陵李氏曰

以爲安律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
之初欲觀魯以成霸業故致此耳而
成公遽自

家閑暇及是時般樂念教者也

成公終于正寢壽四十世子午嗣位生十有

成公主四歲而嗣位非也當以樂正氏記為正

義詳莊公三十有二年
公夢于路戢及僖公三

十有三年公
薨于小寢

宋老佐華喜園彭城楚子重鄭皇辰款彭城

遂侵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

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強自宋始矣晉侯

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

全

還華重並去聲還音旋杜
據曰台谷晉地靡南宋地

積齋程氏曰楚鄭旣使
魚石據彭城於此又侵

宋馬其志將以取宋也新安汪氏曰前書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此書楚鄭侵宋而不曰收彭

城臨城不可拔也此書考之黨務再之通見矣
荆楚空夷不足責也鄭附夷而崇姦何至若是

文霸業始於釋宋園惇公伯業又始於彭城之

而書伐今則楚鄭皆稱人而書侵晉之勢漸

勢漸衰矣

傷案晉將敕宋使士魴徵兵于諸侯季文子問師

數於臧武仲對曰代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歲季亦佐下軍如代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山季氏曰晉卿士會之孫愛之子也世為公族大夫

經斷

晉侯使士魴來乙師

士如字魴扶亡切

積齊程氏曰公羊作

士彭非也道生按成公以前春秋未有書來乞師者至晉厲公始書之先儒類以書乞為貶討也如此年晉悼公救宋亦可貶乎又君宋為欲定州吁而乙師以代鄭罔不可書乞以貶之乎以愚考之晉之所遣鉅師來救晉聖士魴皆卿大夫也故錄之其餘所遣或微者則不登於史春秋世學 卷十八 八十三

耳

○傳

晉悼公合諸侯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

歸會葬

虛音龐打音汀杜公曰宋地

經斷

十有二月

有音仲孫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子又

齊侯好同盟于虛打

齊音呂切打音丁切

積齊程氏曰晉侯當

○

成公之薨五月而葬

魯而會盟諸侯益當時之霸習若王者則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也

經斷

丁未葬我君成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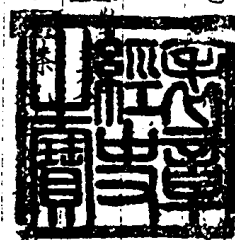
葬義詳與元年葬

我君宣公同

春秋世學 卷十八 八十四

春秋世學卷十八終

成公庶子母曰
在位三十一年



義見莊
公二年

斷元年

章貢李氏曰簡王十四年晉悼公周
元年陳成公二十七年祀桓公六十

五年宋平公四年蔡景公二十年衛獻公五年
齊靈公十年吳壽夢王十四年曹成公六年鄭

成公十三年秦景公
五年楚共王十九年

春秋世學卷十九

襄公

○襄

元年丙辰朔襄公嗣位

氏曰卜傳舊史

晉元年春王正月丙辰
朔公即位月在寅曰陳

○襄

春王正月公即位

道生枝襄公雖非成美
所出然成公別無嫡子

而昭廢正終親屬大夫以被義則其得國近正
此於成公故書即位其不言曰明詳文公元年

○襄

諸侯之大夫圍彭城晉人執魚石魚府歸宋

向常向為人以歸其諸孤丘

杜氏曰報
丘晉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元衡齊殖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廢於檢切殖音直華去

石經從左左氏曰非宋也遠言也於是為

也謂之宋志新安汪氏曰彭城已奪於楚晉悼

討魚石而還之宋使之復王制之正故曰宋彭

城道主按前入彭城而不言宋者是彭城已奪

於楚而因著魚石據也宋國之罷此固彭城而

特言宋者是彭城復為宋有而因見晉度討叛

不私其地之實不然則與共他攻取之國無異

故特筆以正名也魚石不言執者以宋無殺之

如良實樂益猶真之歟立則討叛之義未盡故

略而不書然晉悼所以處此者其以石等初逼

於華元而出而不忍於偏利也故原其情而宥之

襄彭山李氏曰賈誼卿者命之孫而齊相之

子也賈時為成公官時為黎比公都時為宣公

賈時為大公薛自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後至

是始見國小無以考其世矣按桓文盛時凡諸

侯會盟惟八大國而小國各相附屬皆不預焉

今鄭書滕薛皆預於會者則以賦役日繁小國

○襄

晉悼公命韓獻子伐鄭討其侵宋也於是諸

疾之師集于合以援之

集

積齊程氏曰合宋也近鄭本納

趙氏曰中國伐鄭要夫必連諸侯之師今悼公之國鄭亦所謂有謀夫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兵足以關楚而不協此皆所以慎用諸侯而不忍輕關其民也

斷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金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合

公羊厥作屈邾下有要字左氏合作鄭今並是右紐

春秋世學 卷十九

三

葉公

○

積齊程氏曰康侯謂楚人韓君而臣是助事已博失晉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逐伐鄭而諸侯次

集

字息齊高氏曰不

而人與大夫專兵之禍其功過亦與桓大在耳

○ 楚子辛稼宋以救鄭 楚師之帥而侵宋者發其所以救也彭山季氏曰傳公既討魚石則使韓厥伐鄭以聲其從楚虐宋之罪然懼楚人宋救出晉師之後而與鄭夾攻也則又使東諸侯之師就近次鄭而以逸待勞絕楚衝突之端可謂勤於義而審於謀矣非其有志於興復霸業而信用知盤魏絳諸賢其能然我宋而公子壬夫師至但一侵掠宋境而去不敢肆矣

斷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集

道生按書

侵宋見其用上將舉重兵以侵秦中國謀實直言而義自見也不言救鄭者鄭有背卒之罪不則以行輕而

○

簡王在位十有四年而崩太子泄心嗣位是為靈王

有音人在氏曰靈王生而有龍芒神聖無惡於諸侯

斷

九月辛酉天王崩 義詳隱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與桓公十有

五年三月乙未魯公八年十有二月丁未文公八年八月戊申宣公二年十月乙亥天王崩

○

邾宣公如魯葉公立故也

春秋世學 卷十九

四

葉公

斷

邾子來朝 積齊程氏曰葉公在魯已不而遂期魯其罪著矣魯亦不類君父之喪而惟然喪之具罪等也息齊高氏曰凡諸侯嗣立必朝于天子而重子展不朝者天子不與為禮也

重子展雖不朝而問天王之喪必奔者明臣子之於君父非有老少也魯事尚質而無周旋之禮但盡忠而己矣葉公不奔天王之喪而小國來朝大國來聘以禮相接可乎新安江氏曰禮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揖終禮者六天子崩大廟大日食后夫人之喪兩需服失容則廢春秋建王崩而書朝聘朝者聘者受之者皆有罪也

○ 衛子亦如魯葉公立故也 章貢季氏曰弟黑背之子公孫剌也即篡位而繼為公者彭山季氏曰林父為定公所逐定公者獻公

○

衛子亦如魯葉公立故也

父也雖定公已沒而林父意能忘情於叔公
我意其歸也或黑背為之詞設故叔公孫
制馬則公孫則者林父之黨也林父歸後恒
偵晉也動靜察知時遣荀息聘晉假以尋孫
長夫舊好而即使公孫則先晉而來茲故通
到於魯也而推魯之用計深矣然則衛之以
禮相親蓋亦林父致魯以方耳內私齊威外
結強鄰而其君不危者鮮矣他日逐獻公而
立則其幾不
見於此乎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釋義 胡文定公曰
剽切

已及歲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
惠今報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
於王魯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膏不與焉而左
氏以為禮此何禮乎舒城王氏曰襄公即位則
春秋世學 卷十九 五

襄公

報子方來朝晉衛侯簡王廟而諸侯無奔喪之
事聖王立而諸侯無始見之文當時習流俗
不復知有京師矣使春秋不作三
綱五常之道與蠻夷禽獸美揮焉

秦晉知武子如魯通嗣君也
釋義 知去聲杜氏
曰即荀雲

子武

晉侯使荀息來聘
釋義 息齊高氏曰二國來聘
以公新即位故也凡聘

必以禮樂相見公在魯中又遭天王之喪晉衛
一國不廢聘好則諸侯之罪大矣魯亦豈可要
然受之手積齊程氏曰二臣不能諫
止而為之使是亦從君於魯者也

秦商橫攝提格之歲
釋義 公三年

二年
釋義 章實李氏曰宣王
二年陳成公二十八年杞桓公六十

六年宋平公五年蔡景公二十一年衛設公六
年齊宣公十一年吳壽夢王十五年曹成公七
年鄭成公十四年秦景
公六年楚共王二十年

簡王之喪五月而葬
釋義 息齊高氏曰五月
以見同軌
之不王矣

春王正月葬簡王
釋義 進士按魯道微者如周
王也若公親行則君舉必書若違卿
杜則亦書之如未葬得臣未葬是矣

春秋世學 卷十九 六

襄公

鄭人掠宋焚令也
釋義 本訛趙氏曰鄭成公
國而不知橫彼鄭文

鄭襄不事無霸主楚兵晉之姑逞楚以舒國
患而已成公之初堅附中華一折而從楚則
至死不變晉屬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
歸夫及受役於楚以叛中國然晉屬猶以力
服之也今楚納宋之叛臣仲公伐而取之
義聲震夷夏逆順曉然矣尚為楚伐宋都

鄭師侵宋
釋義 公穀作伐宋考
石經從左氏
釋義 息齊高氏曰楚
以討城之故今

鄭侯宋鄭受制於夷狄而為之
掠中國故稱師者懲其動東耳

成公之夫人成姜薨
釋義 齊程氏曰
襄公之嫡母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經者大夫納幣而公親迎則謂之婦人。姜初歸不見公。曰義詳。隨公二年。夫人子氏薨。與文公十有六年。夫人姜氏薨。同適生按成公十四年。始娶成。而某之即位。不下十七八矣。是以能赴長。之。盟難。津之會。先儒謂某四歲。即位。有蓋誤。以為成姜所出也。

鄭成公在位十四年而薨于荒原。嗣子為僖公。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春秋世學 卷十九 七

背中國政諸侯 不會其樊也

○ 鄭成公疾于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

政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

棄力與言其誰昵我免寡人唯二三子於是子

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侯

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師宋師也。鄭方在魯以楚之勢之也。今新君即

位。苟一朝乎楚。不忘乎伐也。鄭成終身左社而

○ 晉會七夫于戚。謀鄭改也。孟獻子曰。請城虎

牢以備鄭。知武子曰。吾鄙之會。吾子聞崔子

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

寡君之憂。不唯鄭。豈將優於寡君而請於齊

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待請事將在齊

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知去聲。蠻于盟。切。清江張氏曰。虎牢。故東頭

春秋世學 卷十九 八

今孟州沁水縣有故虎牢城。彭山季氏曰。會

威將以謀制鄭也。而諸國大夫多有不集。故

至冬又會。則告以城虎牢之謀。夫晉之為會

每就威馬。可以見孫林父之倚晉也。深而晉

之親孫林父也。至夫木訥。趙氏曰。合六國之

大夫。而不加侵伐。所以服之之術而已。晉

所以皇皇然。連於得鄭者。蓋鄭信初立。僅一

為楚所竊。則未可以文告。政是機會之不容

失者。不然。一歲之間。三合

兵車。何諸侯之不憚煩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平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于威公羊解下省要字考
石經從左穀制之
積齊程氏曰諸侯非王事而會罪也况大夫而大會乎息齊高氏曰大夫而謀諸侯之事等意可知

成姜之喪三月而葬

已丑癸亥小君成姜三傳作齊姜非也
今從子夏石經

積齊積齊程氏曰宋公仲孫蒧未孫弱其君母之卒者也
積齊程氏曰宋公仲孫蒧未孫弱其君母之卒者也

春秋世學 卷十九 九

僑如共橫滋甚反謂成公及季孫行父於晉
事敗奔齊未孫氏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幼
未能君盟會征伐專於仲孫蒧蒧者孟獻子
而季孫行父為正卿則楚矣故未孫氏復出
而任聘問之事彭山季氏曰此仲孫蒧勸其
君以睦鄰之事也左氏以為通嗣君蓋謂此
耳

未孫豹如宋

秦晉人復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

人乃成知去聲本訛趙氏曰晉楚爭鄭
五十年卒服難強是從鄭

成一叛入楚而終身不復反以一鄭不服
下諸侯為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累晉悼

孫則鄭之策而城虎牢既非鄭有鄭何恃以
抗中國故難舉之盟鄭不伐而自至天下無
兵者六年則城虎牢誠有功於天下也新安
注氏曰自平王東遷鄭武公入為卿士上賜
之虎牢以東使失其地鄭厲公納惠上而王
復與之焉然齊桓之霸說申侯而與之虎牢
則固未嘗以虎牢為中國之輕重也逆悼公
之霸則近是微國若江黃弦膚六祭犀之
類吞噬靡遺中國諸侯若陳若蔡若許亦已
服役於楚矣於屬縣而鄭以王室寵觀畿內
大國又屈而從楚將越鄭而東蹂躪
中華之境其不淪齊於夷者幾希矣

春秋世學 卷十九 十

冬仲孫蒧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

曾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威遂城虎牢

盟盟切華去聲父音甫公羊二都下
各有要字考石經從左穀制之

滅宋而取虎牢虎牢非鄭封內之邑也諸侯
滅亡國之虎牢所以服鄭而拒楚也虎牢城而

中國安晉悼之功也然非天子之命又使大夫
城之以通鄭之憂則通矣清江張氏曰鄭人皆

華即夷當楚以為中國患悼公勤天下之諸侯
以封之而負固自居故送孟獻子之謀城其廢

邑以制之以霸主而討不服從之國也非鄭之
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霸主為宋討則宋

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討鄭而不繫之鄭
彭山季氏曰虎牢嚴險之地即毀之則邑而為

鄭所併在漢為成今鄭州汜水縣也其地在鄭之西而楚在鄭南非鄭之新也楚之新也人得之則是以獲楚而抗晉者也夫鄭之所以不能久留耳故晉人特設此謀先為城守以備之鄭先虎牢城而諸侯之師常在此則必不敢乘晉南而自當使信以守國矣然晉城虎牢非致助鄭以與楚戰也特偏鄭而使之不敢耳此即如武子不與楚戰之計也晉以虎牢本號舊封非鄭分地與眾共之不令鄭有故不棄之鄭大以兵建成制人服從豈可常之道哉惟張仁脩政而使之懷德畏威斯可矣

○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于重子卒楚人殺之**
經 重子卒楚人殺之
傳 重子卒杜氏曰子牛公子子夫

春秋世學 卷十九 十一

○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經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 道生校楚審君國而而殺之楚無此夫其何以殺於晉我楚人曰晉君方明八卿和拉此悼公之所以霸也己則無信而殺人以近此楚之所以敗也

○ **重光單閼之歲**
傳 重光單閼之歲
經 重光單閼之歲
傳 莊公四年

○ **斷三年**
經 三年
傳 重光單閼之歲
經 三年
傳 莊公四年

○ **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兹至于衡山使**

鄧康帥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殺鄧康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說款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良邑也鄧康亦楚之良也楚人以此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死

春秋世學 卷十九 十二

○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經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 嬰齊帥師伐吳
經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 嬰齊帥師伐吳

○ **棄公朝晉始見晉侯也**
經 棄公朝晉始見晉侯也
傳 棄公朝晉始見晉侯也

○ **公如晉**
經 公如晉
傳 公如晉
經 公如晉
傳 公如晉

之道生樓晉悼公志在懷楚以尊周而請會於王王遣卿出設方明以合諸侯禮也使推而行之自是禮樂征伐之權悉歸於天子聖王亦正心修德任賢使能參文武之政以陳諸侯而撫天下則楚不待操而自服矣悼乃遂結盟吳以狄狄狄天下人心不知虛志於王而晉業亦自此衰矣先儒多以王臣與盟為非蓋不考周制殷周之禮而妄解同盟為同欲改耳

○傳陳成公聞王立而諸侯舉殷同之禮乃求成于晉使萊僑聽難澤之會至則既盟矣晉悼公使諸侯之大夫盟之傳音喬杜氏曰萊僑陳大夫萊清金四世孫也木訥趙氏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故在得陳澤鄭而

已陳鄭得楚矣矣今吳虎牢之使莫失不違而鄭來陳是鄭來而恥獨為夷亦違萊僑如會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難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成實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蓋悅附之心不固苟復自與之盟則萊僑實抗而霸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已之辱僑無抗君之罪禮甚安而分甚明此所以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乃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為大夫之尊大夫奉君命而盟萊僑何得焉我專

春秋世學 卷十九 十五

襄公

○傳陳侯使萊僑如會傳音喬杜氏曰萊僑陳大夫萊清金四世孫也木訥趙氏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故在得陳澤鄭而

○傳陳侯使萊僑如會傳音喬杜氏曰萊僑陳大夫萊清金四世孫也木訥趙氏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故在得陳澤鄭而

而反以為大亂之道豈戊寅亦孫豹及諸侯通乎經世之務者乎傳音喬杜氏曰萊僑陳大夫萊清金四世孫也木訥趙氏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故在得陳澤鄭而

春秋世學 卷十九 十六

襄公

○傳陳侯使萊僑如會傳音喬杜氏曰萊僑陳大夫萊清金四世孫也木訥趙氏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故在得陳澤鄭而

○傳陳侯使萊僑如會傳音喬杜氏曰萊僑陳大夫萊清金四世孫也木訥趙氏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故在得陳澤鄭而

○傳陳侯使萊僑如會傳音喬杜氏曰萊僑陳大夫萊清金四世孫也木訥趙氏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故在得陳澤鄭而

○傳陳侯使萊僑如會傳音喬杜氏曰萊僑陳大夫萊清金四世孫也木訥趙氏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故在得陳澤鄭而

○傳陳侯使萊僑如會傳音喬杜氏曰萊僑陳大夫萊清金四世孫也木訥趙氏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故在得陳澤鄭而

○傳陳侯使萊僑如會傳音喬杜氏曰萊僑陳大夫萊清金四世孫也木訥趙氏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故在得陳澤鄭而

斷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經** 許公之賢大

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梓益終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竟帥師以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 **傳** 秦 玄默執徐之歲 **經** 莊公五年

經 四年 **傳** 章貢季氏曰靈王三年晉悼公四年

平公七年秦景公二十三年杞桓公六十八年宋公十三年吳壽夢王十七年曹成公九年鄭信公二年秦景公八年

春秋世學 卷十九 十七

○ **傳** 陳成公在位三十年而薨子溺嗣立是為哀公

經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傳** 義詳桓公五年

公元年陳侯林信公十有二年陳侯午卒

○ **傳** 秦 穆亦聘于晉報知武子之來也 **經** 知去

經 夏未孫豹如晉

○ **傳** 秦 襄公之生母齊七年以夫人惠之 **經** 襄公

也 度

經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傳** 積齊程氏曰弋

不應長公時役有定如當以公年為正四明王氏曰自成風以來魯以廟祔二母為常魯之宗廟不肅失禮

○ **傳** 秦 陳成公之喪五月而與魯人會之 **經** 章貢

曰此書魯人會之者襄公尚幼也

經 獎陳成公 **傳** 新安汪氏曰難澤之會陳即中國魯往會獎此書與鄭伯論不

春秋世學 卷十九 十八

也 同

○ **傳** 秦 齊七年二十三日而以嫡夫人禮葬之

經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齊弋 **傳** 左穀作定以公羊作

古文為正其稱齊弋者遠終之禮齊於嫡夫人非謂齊女也 **經** 曰信宣襄

昭四妾母群臣皆從君之意而尊其母及定襄之際君持臣孫嗣君之母先君之嫡夫人也乃故蔑視其君而卑其母焉甚矣魯道之衰也道生故棄棄嫡母僅以三月生母不及稱月皆魯大夫之罪也自是魯君滋弱而三軍作中軍合雖五獻于魯國無所可否胡然而稱賢也哉

○ **傳** 秦 襄公再朝于晉聽政 **經** 朝音潮莊氏曰受

斷冬公如晉章實李氏曰公有所志朝王且未可列後如晉朝耶

○楚人使頃闕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頃聞去聲

斷陳人圍頃積齊程氏曰陳居居東且方歸越東與師國楚之與國以致冠此而親罪自見也

○昭陽大芒蕩之歲義見莊公六年

春秋世學 卷十九 十九

五年章實李氏曰重王四年晉悼公五年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公六十九年宋平公八年蔡景公二十四年衛獻公十九年齊宣公十四年吳壽夢三十九年曹成公十年鄭僖公三年秦景公九年

○襄公朝晉踰年而返告至于廟朝音

斷春公至自晉存料趙氏曰居乘經之中廢朝正之禮惠齊高氏曰公初而頻年如晉是危道也

○鄭子國如魯通前君也杜氏曰子國公

庶陵李氏曰魯鄭自輸平來盟以從未嘗有聘問之使然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晉悼之盛

諸侯之

斷夏鄭公子發來聘子夏曰非禮也

○魯將滅鄆季孫以鄆世子朝晉朝音

斷季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公羊子曰此何以與之俱也魯將滅之故相與往治乎晉也山陰陸氏曰鄆列國也使其世子同於魯大夫魯與晉俱失

○吳王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改且請

春秋世學 卷十九 二十

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王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壽

夢王于善道好去聲為于陽切順陽氏曰吳世四明王氏曰晉悼復霸扶中國之諸侯以制楚不忠其力之不足也乃命魯衛之大夫先會吳于善道又

偏告于諸侯而會之是使中國齊為夷之趙也夫楚則讓之吳則會之是猶外抗大盜而內從小竊也意者悼公患楚之方探急於謀之故不暇為吳虐殺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

近憂悼公之會吳無遠慮矣

斷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又音甫舊史吳下有五字夫子

制之子夏以為善道是也善道公穀作善指考石經從左氏

於晉故不言及吳王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

曰會吳清江張氏曰韓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

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難得之不

而請聽後會之期韓公告以會威之期而聽其

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

邦而為晉夷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言也

案 相壯玄之月不雨祈于上帝 相壯玄見隱公六年

年秋七月

斷 秋大雩 恩齊高氏曰因早祭志惜也

春秋世學 卷十九 二十一

案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今尹實使欽馬殺于辛

而殺人以道不亦難乎

傳 晉悼公復合諸侯于戚命成陳也吳子使大

夫德會焉

復扶人切成舒句切彭山季氏曰晉悼公與吳某而亦與

吳會何歟蓋王方強懼與楚合與吳通好使

為楚憂此悼公遠交之計也蓋殺舒楚志不

待已而然耳然不無修德意吳系遠能通而

又結一強夷司求親庇則目前雖拘而後久

斷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石經從左故謂之此吳

臣來會中國故稱人

世因之使晉欽而伐則秦擊晉背故莫重成最

不能得志于楚至晉厲時五臣通使始立此策

晉人皆而結吳悼公因之使楚致此圖則吳擊

楚背楚乃奔命不暇而北轉皆息矣厥後蘇秦

春秋世學 卷十九 二十二

說楚合三晉齊燕為從以拒秦張儀散秦誘齊

為衛以挑三晉而散楚雖此而為之也然悼公

以來權歸大夫公室日削向戌為謀弭兵分霸

蓋選于楚吳來爭長楚復結越以滅吳於是中

國愈弱矣秋愈強至於秦而周室亡封建廢矣

向使文襄至悼七八君皆能誠心以輔王室修

禮以撫齊秦正己以收威權息兵以固國本然

後則大義未王命以討楚高臣齊商人宋鮑華

元魯公子接公子逐季孫行父宋孫得臣鄭公

子孫生陳夏微舒曹伯負芻衛孫林父齊崔杼

之罪與滅鮑絕以保漢東之諸姬則楚易敢以

備夏吳越易敢以備王六卿易敢以分晉三家

斷 公至自會

○ 案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

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

朝夕急能無往手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

可冬諸侯成陳

○ 案 行王去聲朝音昭或

公子負字止齊陳氏曰悼公之霸業桓文之

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後

屈悼則通吳以制楚矣會于厥子桓子向

春秋世學 卷十九

二十三

○ 案

冬成陳

○ 案 成下文書諸侯救陳則知諸

侯之成不疑也清江張氏曰桓文以來所以服

東者未聞以兵守之也晉為安陳之計如此何

以能保陳乎此先亮秋之

○ 案 楚人爭陳於晉使子囊攻之

○ 案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 案 梁陽鄭氏曰陳

服於楚而棄晉悼之與得鄰中國楚遂以

○ 案

十一月甲午諸侯會于城棣以救陳楚師還

○ 案 還音

○ 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 案 伯氏無莒子祁子滕子薛

字今至以

○ 案 公救陳而返告至於廟

春秋世學 卷十九

二十四

○ 案

十有二月

○ 案 公至自救陳

○ 案 以救陳出故

○ 案

季文子卒

○ 案 東山趙氏曰傳言文字相三

行父殺連三庶世尊國政舍大惡錄小善亦

當時流俗之論也彭山季氏曰行父姦深忌

刻之人也論指謂其三思而後行豈非周智

之深而謀身之密者邪觀其黨仲遂之執君

傾軋父之用事而又結兵營齊以事魯國之

政惡可知矣左氏盛稱其妻不衣帛馬不食

粟相三君而無私積雖有之亦歸諸公此

事耳但其末年能信用仲孫慶而委政焉此

其所以猶以功名終歟道士按真文忠云人

臣無怨乃能盡心國事故無私積謂之忠此

年遂為卿杜氏曰宿卿式子

斷 辛未季孫行父卒父音
傳 齊桓公七年

○ 宋閔逐敦牂之歲閔音坤達音逐牂子時切歲先莊公七年

六年
傳 齊桓公七年晉悼公六年
○ 九年蔡景公二十五年齊威公十年齊宣公十年吳壽夢王二十年曹成公十年鄭僂公四年蔡景公十年楚共王二十四年

○ 杞桓公在位七十年而薨子白嗣立是為孝

春秋世學 卷十九 二十五
集公

公

○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傳 道生按杞王

○ 者之沒公其年爵厲王降為侯桓王降為伯襄王降為子因結魯於晉晉請於項王稍進稱伯遂以伯

○ 宋華弱為司馬樂廢謗之平公怒走之魯

○ 華去聲走音奏道生按左氏記華弱樂廢之事似乎齊東野人之語程預辨其不又信是矣當據樂正氏為正

斷 夏宋華弱來奔華去聲
傳 杜氏曰宋奔者來於魯也

○ 杞桓公之薨五月而葬魯人會之

○ 秋葵杞桓公道生按杞桓公薨

○ 宋滕成公如魯始朝宋公也朝音

斷 滕子來朝朝音

○ 鄆恃晉宮伐之晉不救故滅道生按此

春秋世學 卷十九 二十六
集公

正子

斷 莒人滅鄆積齊程氏曰鄆與莒而求庇於

○ 滅而不問此霸某之所以早也左氏則曰鄆恃路也公羊則曰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穀梁則曰非滅也立異姓以在祭祀滅亡之道也皆妄說不足取道生按公羊前謂莒將滅鄆故未錄鄆率鄆世子巫如晉得其事矣今忽云致立其出自相抵牾如此此范武子所謂也俗

○ 宋穆公聘于邾且修年

斷 冬未孫豹如都

○ 宋 季武子為卿初見於晉

斷 季孫宿如晉 本訥趙六曰宿父也未期而執使命知世卿以同位而已

公意宿自為之

○ 六年四月齊晏弱城東陽遂圍宋甲寅堙之

環城傳於堞及杞桓公辛之月乙未王湫帥

師及正與子宋人軍齊師齊師敗之丁未入

莒莒共公浮來奔宋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

春秋 卷十九 二十七

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葵營葵弱圍

宋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鄆高厚檀打定

共田 即音率既必外切共音恭杜氏曰王湫敗齊人成十六年奔萊故為

萊將正與萊大夫宋萊刑已浮萊共公名

斷 十有二月 有音 齊侯滅萊 明忠簡公曰齊之謀萊久矣其

康心積慮豈不甚可謂欺公乎子曰易為不吉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清江張氏曰子產

嘗對晉人侵小之問以為武庫以下無國多矣然則齊吞滅之首宜其無以載諸侯之相滅也

○ 宋 端蒙協洽之歲 見莊公八年

斷 七年 華寅李氏曰宣王六年晉悼公七年陳惠公三年杞孝公勾元九年宋平公

十年蔡景公二十六年衛獻公十一年齊宣公十六年吳壽夢王二十一年曹威公十二年鄭

信公五年秦景公十一年楚共王二十五年

○ 萊 邾子如魯始朝萊公也 新音談朝音潮

斷 春邾子來朝 朝音潮

○ 萊 魯於是春祈穀于上帝卜之不言至于孟夏

春秋 卷十九 二十八

而止 進生按左氏記孟春之吉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邾祀后稷

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邾邾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邾宜其不從也恭啓蟄即驚蟄周曆

驚蟄在雨水之前即建寅月之中氣也又雜記亦記邾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七

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正月日至者謂寅月之中氣即啓蟄之謂七月日至者謂申月之

中氣即處暑之謂其曰日至者猶言節氣至此日非子月冬至午月夏至也恭啓雖借郊

然但祈穀于上帝趙東山謂答帝是已非敬如國丘祭統體之元也由此言之則邾子所

謂正月其為建寅之月明甚俗儒猶謂周人改時與月何異七月有事于祖謂嘗祭也嘗

祭當在孟秋故爾若以周七月為夏五月則五月豈有嘗祭乎

斷 夏四月三十日邾不侵乃免牲三卜雖聖人同天之不侵以著魯

經 之謂 **經** 邾不侵乃免牲三卜雖聖人同天之不侵以著魯

○ **傳** 小邾穆公如魯始朝襄公也 **經** 邾不侵乃免牲三卜雖聖人同天之不侵以著魯

經 小邾子來朝 **經** 邾不侵乃免牲三卜雖聖人同天之不侵以著魯

傳 方睦於魯爾使悼能尊王則諸侯皆如京師矣春秋詳錄來朝者一見王室之嚴二見霸者不尊王三見諸侯知畏霸而不知有王也

○ **傳** 南遺為費宰示仲昭伯為隨正欲善季氏而春秋世世 二十九

求媚於南遺謂道諸城費多與而邑故季

氏城費 **經** 費音秘隱音遂杜氏曰南遺季

之孫隨止主役從之官也而汝也

經 城費 **經** 費音秘隱音遂杜氏曰南遺季

於其邑未有城而守者也故曰家不嚴甲邑無百雉之城夫是以上下相保美敢親視季孫固無君之心而城費則魯惠之失政可知矣存田又費季氏有費以未更三世傳心十五年未嘗欲城也行父死未葬而費城於夏四月非時非制錄去公室自城費始胡文定公曰行父卒而之不忠遂尋魯國之政季小邾之無改勞

此書與是役季氏益張費乃履霜登木之

用之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昭然乎先矣此書城費而昭十三年書國費定十二年書墮

費定十五年書城成郭而昭二十六平定十二

郭之國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室卑而

費定十六日費魯昭公元年傳稱費伯即其邑

季氏之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無南則雖為

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

年南則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叔如齊十三年亦

子圖費先敗馬十四年費人叛南氏則齊齊

宗卿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韋為費年定八年

不韋以費叛十二年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

○ **經** 季氏之廢 **經** 季氏之廢

○ **經** 季氏之廢 **經** 季氏之廢

○ **經** 季氏之廢 **經** 季氏之廢

○ **經** 季氏之廢 **經** 季氏之廢

○ **經** 季氏之廢 **經** 季氏之廢

○ **經** 季氏之廢 **經** 季氏之廢

○ **經** 季氏之廢 **經** 季氏之廢

○ **經** 季氏之廢 **經** 季氏之廢

○ **經** 季氏之廢 **經** 季氏之廢

○**秦** 衛孫文子如魯報武子之聘且尋孫桓子之

盟公登亦登求孫桓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

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

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懷感穆

亦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懷亡之本

也詩曰進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

委蛇必折相去言委並危切蛇並以

行竹城王氏曰禮升降之儀臣從君一

春秋 三十一

襄公

○**斷**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父音同 壬戌及孫

林父盟義見成公三年荀

○**秦** 楚子囊復伐陳陳未服圍之義見成公三年荀

○**斷**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師音 胡忠簡公曰前

先陳也此書圍陳則以兵合而守之書此以見

楚之患陳中國桓侯要書公子貞帥師亦見貞

○**秦** 晉悼公合諸侯于鄆謀救陳也鄆音 鄆于執

地曰鄭

○**斷** 十有二月音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于鄆經從左氏公羊 氏曰晉

悼侯修文公之業復有志於據楚而楚先圍陳

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於晉晉悼於是遂為

之合諸侯也杜氏曰講救陳陳侯遂出會諸侯

春秋 三十二

○**秦** 鄭僖公在位五年而薨子嘉嗣立是為簡公

○**斷** 鄭伯髡原如會髡音 未見諸侯

○**秦** 丙戌卒于鄆音 考名經從左氏

○**斷** 鄭伯髡原如會髡音 未見諸侯

○**秦** 丙戌卒于鄆音 考名經從左氏

○**斷** 鄭伯髡原如會髡音 未見諸侯

○**秦** 丙戌卒于鄆音 考名經從左氏

○**斷** 鄭伯髡原如會髡音 未見諸侯

春秋
襄公

吳子曰未見諸侯共曰如會何故其志也禮諸侯不主名此不生名何也年之名也年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年也安越氏曰諸侯死例書此則為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云鄭伯如會年人不可上言鄭伯如會也三傳不達此體見其文時異不詳得遂安云被執若實見執而以疾赴則從而書之諸國諸君豈有實告乎清江劉氏曰九歲春秋者必曰鄭伯如會子懼者以其書法不隱而善惡明也左氏亦云宋名而亡敬益而鄭善人鄭馬陸人懼焉夫臣弑其君殺益者也春秋順其故而彰其則何懼矣彼鄭伯如會子懼赴之可以免罪則又母乃勸乎耳是春秋之義也宋何執其與吳子遺伐楚門于累年同從晉文也諸侯卒于國都不地此其地者以其不在國都也為如會而卒也故地與宋公慙卒于曲轅同未見諸侯

三十三

而卒與許男卒于師
同皆書史之舊文耳

○
陳人患楚慶虎慶虎謂楚人曰吾使公子光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

楚人執公子光矣君若不来羣臣不忍社稷

宗廟雖有二國陳侯逃其帥而歸

經
斷

陳侯逃歸
二年陳侯以陳令楚令王來伐

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今國中
大中微備去太子以國守親聽命於諸侯諸侯
欲之當是時晉惡方明八卿和諸侯諸侯
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侯衛而逃歸此

正大之事耳夫義也禮門也莊景中國性賢
夷之體是不能由是非出入是門政書逃歸以

將也泥灘之歲
見莊公七年

○
斷八年
章貢季氏曰宣王七年晉悼公八年

一年蔡景公二十七年鄭獻公十二年齊宣公
十七年吳壽夢王二十二年曹威公十三年鄭
簡公嘉元年蔡景公十

○
襄公自鄆朝晉且聽朝聘之數
朝晉也廬陵李氏曰在大疏曰昭三年鄭子

春秋
襄公

大未云大襄之前也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
而朝自襄以後皆德少襄諸侯朝聘無復定
準今晉悼復修霸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
襄其多少如公朝者益亦非一晉侯撫不取
莊公約末故出外合之及難頃諸侯使大夫
聘今故為所立之會以令朝聘之數耳其數
亦亦同
文襄也

三十四

○
春王正月公如晉
新安汪氏曰襄公嗣位

自宣公攝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
勤也晉悼之立未十年而晉君四朝矣豈非倍
悼公改令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

○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樊斯人皆喜惟

子產不順曰小國無大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重子言焉將為戮矣

杜氏曰子國子產父公孫孫發也子耳子長字公孫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杜氏曰鄭伯居蔡而遣兵伐蔡

又獲其大夫
順自者矣

春秋世年 三十九 三十五

鄭簡公獻蔡捷于晉悼公會之于祁丘於

是季武子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至

皆聽命焉

杜氏曰向戌切戚舒句以殖晉直

齊東鄭從蔡而禮致鄭伯親至晉也以其事非大會於襄公雖在晉而但使季孫聽命耳

李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祁

丘 **杜氏曰**祁丘本祁侯國衛大公德之取其地為己邑今為河內平皋縣

定公曰晉周公成或公以難自今我其立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示人而不知實也重煩諸侯而後成之難爭無乃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先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平瀨渠之會悼公初設諸侯皆在而文公獨盟晉晉皆大貴

公至自晉

杜氏曰公至晉平歲不

莒伐魯以擾郕田

杜氏曰魯高氏曰郕田接

春秋世年 三十九 三十六

雖晉厲公數為大會而亦不至焉蓋已從楚矣至悼公嗣位復修霸業時則是楚稍衰莒乃從會然陰與齊通志存觀望悼公恐失諸其後故以衛為虞之而己莒亦無所忌也觀其共被禍安得無忿忿之心哉則晉人託辭以聲求罪魯人方欲為齊遠國始置而討莒矣又不旋踵而至矣竊意莒必有恃而然矣是時齊重公方有輕晉之心得非挑晉以為掩霸之行乎不然莒安敢肆行如此也然晉猶不為人心所服而悼公終無以緩之亦可見矣

莒人伐我東鄙

杜氏曰清江張氏曰莒人敗齊而

伐是以強節曰見莒之強

○素 玄月不雨祈于上帝 章實李氏曰月建戌曰玄

○素 秋九月大雩 義見桓公五年

○素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驷子國子耳欲

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驷曰月詩有

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地云詢多職競作

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

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

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

春秋 十九 三十七

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

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

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

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足欲不可

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

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還歸

何患焉金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

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驷曰詩云謀夫孔多

是月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

謀是用不得于道請侵楚驪也受其咎乃及

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

車賦儼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逞敝邑之

人不敢寧處患索敵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

獻于祁立今楚來討曰彼何故稱兵于蔡楚

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

遑啓處以相救也剪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

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悲痛不知所

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

春秋 十九 三十八 襄公

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

之曰若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使告于寡君

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

師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喻難了切共音

恭亮與境同難音皮使王使行之使知字駢

皮曉切處並上聲索音乞馮音平夫音扶知

音智介古通切行使之使去聲今本作行李

非茲古文使作李傳寫而誤也仲音平杜氏

曰子驷鄭公子驷字子孔驷公子嘉驷公孫

冬楚公子員帥師伐鄭 仲音 新注注口 自宋元年前

楚獨夏後宋伐陳國陳侯鄭晉言大夫之名

○**晉**范宣子如魯且拜奠公之辱昔將用師于

鄭新安江六曰魯之書晉禮而或公

上四聘於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

○**晉**侯使士匄來聘上音杜 **晉**侯曰諸

達段聘之禮也襄公夫之晉悼公得之無以聘

○**秦**繆怡作蠶之歲義見莊

春秋 十九 三十

○**斷**九年 **秦**章李氏曰宣王八年晉悼公九年

二年秦景公二十八年衛獻公十三年齊景公

○**秦**大子宋宋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

大所未至徹小屋墜大屋陳春祠具艘去備

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火成結守備

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今遂正納郊保奔火

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危其日向戌討左亦如

之使樂通危利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

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危武守使西鎮舍虎府

守令司宮巷伯儼宮二師今四卿正敬宮祝

宗用馬于四卿祝盤庚于西門之外

本獨音為聲音使主浮音曰乞文記

○**秦**宋災 **秦**左氏曰凡外災告則書息齊高氏

之不修也

○**秦**李武子再聘于晉報土匄之來也

春秋 二十九 四十

各類

○**秦**夏季孫宿如晉 **秦**梁陽鄭氏曰由來而宿報

如也禮乎執季出之交始此至意

○**秦**宣公之夫人繆姜卒于東宮

如深結鞶而昭公終于乾辰矣

○**秦**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秦**繆姜之卒四月而葬

春秋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繆姜者魯宣公之左夫人也繆姜之葬也魯人欲以公孫舍之

○

案諸公伐鄭討其從楚也十月庚午季武子齊

在行宋皇鄭從荀瑩主句門于鄭門衛北宮

招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

薛人從欒黶主防門于北門杞人鄭人從趙

春秋

十九 四十一

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今於諸侯曰修

備器盛饌種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嘗園鄭

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

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

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分三四軍與諸侯

之銳以送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

戰暴骨以還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

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

春秋

十九 四十二

六卿公子驪公子發公子嘉公子軋公子黃

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主莊

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

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驪

趙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

不如德音而能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

禮祀其民人不獲言其主利夫婦辛吾墜墜

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

禮無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

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

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

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

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求終必獲

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

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鄭音專行並音抗記音范盛平聲知並去聲

還音旋奉蒲卜切又音計切數許宜切要並

音腰整從先切底音止還音旋杜次曰斬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二鄭二鄭下各

之不師善師者

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報救

二月有音已亥同盟于戲戲欣宜也木甲也從

春秋世學 卷十九 四十三

之信在人心者未忘而荀雲又得善勝之道悼

公既歸修德息民於是而有以成三駕之績焉則

此盟乃夷夏盛衰之機括也與彭山季氏曰鄭

之見伐於楚悼公不欲勞民以興楚戰故常不

也其時晉固鄭服復以虎牢與鄭故鄭人從楚

雖諸侯伐之猶不心服所使來請成者微者耳

而晉亦始能退師以示柔服然諸侯恐有貳心

也故復同推晉霸盟戲以明不貳之意左氏謂

此盟為鄭服若鄭伯親至則當書鄭伯如師如

達大夫則當如齊國伍之書名氏矣今經文不

然則知其必微者也微者行成當時亦不使預

會略而不書也亦佐曰經書同盟自是音與

○

楚共王自將以爭鄭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

驕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

駟子展曰吾盟固云雅強是從今楚師至晉

不我救是楚強矣盟誓之言宣敢背之且要

春秋世學 卷十九 四十四

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

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獨要盟背之可

也乃及楚平公子霍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

莊夫人卒楚子未能定鄭而歸共音恭

莊夫人卒楚子未能定鄭而歸共音恭

分鄭國中里名楚莊夫人共王母也存期趙

氏曰鄭從楚則晉伐從晉則楚伐而面受師

實自取也不曰晉中國也吾宗也楚夷狄也

異類也但曰大國會無夷夏之辨積齊程氏

曰可見王道就壞夷夏混淆小從大弱從強

而已晉侯鄭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

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國無滯積

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

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日東十年秋晉伐鄭一駕十一年夏伐鄭盟于京城北二駕秋伐鄭會于蕭魚三駕自是斷不復晉二十四年故曰三駕而楚不能爭也

楚子伐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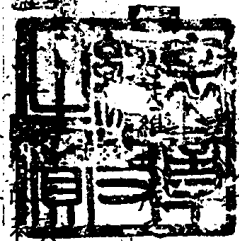


新安江氏曰楚書子者國君自特特強後持憑陵中國之稱也

春秋卷十九 四十五

襄公

春秋世學卷二十



歲義見莊公十一年

李氏曰靈王九年晉悼公九年公六年杞孝公四年宋平公十九年吳壽夢王十五年曹成公十五年鄭簡公三年秦景公十四年楚共王二十八年

晉悼公使合諸侯于榘以會吳子壽夢晉荀偃士句請滅偃陽以通其道荀偃曰城小而

偃陽土句請滅偃陽以通其道荀偃曰城小而

春秋卷二十 二十

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圖之弗克

孟氏之臣秦謹人輩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

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扶之以出門者

欽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

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

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堂父登之及堞而絕

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後上者三主人駢焉乃

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父於偃

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

歸諸班師知伯怒授之以几出於其間曰女

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逢女既

動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

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充矣余

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

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偏陽親受矢石間

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驛曰君若猶辱鎮

撫宋國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而以偏陽光

啓寡君羣臣安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

春秋

二十

襄公

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于宋公

侵扶又切土並音杜父並音肅重去聲縣並音玄

虎音斯侵扶又切三知並去聲女並音汝師

漢彭城國傳陽縣有祖水如姓也耶人訖孔

子父名龍字亦梁為耶大夫狄虎祁亦魯人

知伯即荀偃几一作机水案也新安汪氏曰

咸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

敢屈吳而往與之會已為過禮今悼公霸業

以爲會則是舉天下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

及祖地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衝則

悼之會吳于祖蓋謀

滅偏陽而通吳也

斷

春公會晉庚辰公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

志齊高氏曰左傳昭

公六年楚公子棄疾而晉過鄭鄭伯勞諸祖則

往與吳會以謀楚焉然吳人者名謀楚而實覓

中國者也而晉合諸侯從之與鍾離之會同然

鍾離之會諸侯之大夫往從吳至厥之會吳來

從諸侯今祖之會則諸侯使從親往從吳矣雷陽

萬氏曰春秋於楚未嘗殊會而獨殊會吳者蓋

吳以周之同姓僭號王諸侯宗之以為會春

秋荀不以殊會而外之於中國則是代宗周為

天下之共主矣道生按吳以号舉先清敬公論

於鍾離詳矣蓋壽夢以吳王而臨諸侯既不可

錄其實而遂稱吳王又不可沒其實而改稱吳

子故特以号舉若敬後諸侯使後世讀者思而

得之知吳下諸史有王字是聖人削之也不然

咸之會大夫稱吳人豈其君而反同於戎狄獨

以号舉邪夫吳以王号臨諸侯而昔悼公又

以事王世子之禮事之是壽夢儼然為君而悼

等甘就臣列而不和矣夫齊桓桓抑楚于召

陵晉大結破楚師於城濮是特吳之強木若楚

之強也而悼之不肖乃爾何以承祖文之烈哉

午遂滅偏陽

傳

精勝氏曰殺果偏作

曰偏陽姓高陽之後子勇楚與周彭城博陽
縣清江張氏曰即徐州沛縣張氏曰晉之
威德未能服遠躬卑諸會兵討道用師滅之
之國恃衆剽利無從霸計則中國之禮義衰矣
存諸越氏曰晉兵非失偏陽何哉古之人行
一不義致一不幸雖得天下不為得公欲通吳
晉之道往來而滅偏陽以亂方亂也計之江天
曰齊桓之霸滅鮮虞遂卒斬遂陽晉文之霸魏
晉伯逐衛庚晉悼之霸滅留陽晉功不掩過此
孟子所以謂五霸皆三王之辜人之彭山季氏
曰留陽姓小國子勇其地在今沛縣去晉兵
遠素無得幸焉而楚師每至宋境亦未聞其有
異心於楚也苟有異心於楚則留陽在彭城之
上韓公必於發兵滅留陽時明大義以伐之矣
而何待今日邪然則何為而滅之也蓋留陽近
祖必聞道不與兵通中國而諸侯所欲為其甘

春秋

二十 四

襄公

心者也今諸侯親至其地會吳楚晉日久而偏
陽地主之禮闕焉人以此為慢也故遂滅之遂
者急辭見其滅偏陽之速也昔欲親兵而滅無
事之國以悅其意豈所以懷諸侯哉天下哉

○

秦襄公從滅偏陽而返告至于廟

○

公至自會

義

四明王氏曰此致前事者二事

會夷而滅人之國其惡甚矣故
以會致言公不預滅國之行也

○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門于桐門

訾母宋地桐門宋城門名

○

楚公子貞鄭公孫軌帥師伐宋

曰二大夫皆帥師省文耳意齊高氏曰楚以宋
公受偏陽敗也鄭皆中國即夷狄又與夷狄同
伐中國罪不容誅矣

○

晉悼公之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

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
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近官不易
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
其度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

春秋

二十 五

襄公

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范因少於中行偃而
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樂壓而樂壓士訪
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
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
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
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
援秦人侵晉晉繼弗能報也至是知伯報之

知伯報之

晉師伐秦

唐周其氏矣為晉計者莫若於秦之業求成於秦秦固秦之與力共懷前楚可以少安中國不比之國而反以秦資楚此晉之失也水納趙氏曰晉不放宋而伐秦非所以霸也彭山季氏曰晉悼公方用兵爭鄭而又出大衆以伐秦此何意哉蓋是時秦人南交於楚而秦景公姊又為楚共王夫人悼公懼其為楚出師以援已故先伐秦以攻其心耳然晉文之霸也先親秦務故卒資其力以敗楚手城濮今以相鄰之國而又以詐力處之但可為備以阻其一時之謀耳而不能使之久而不報哉

○ 晉問諸侯之有事也攻魯

春秋 二十 六

秋莒人伐我東鄙

新安汪氏曰莒屢同晉悼之盟而末間加兵於魯其無忌憚亦甚矣息齊高氏曰魯國卿大夫唯私室之務則公室之不競空矣

○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先至于師故長

於滕

齊世子光以期會而長四君恭肅主樓諸侯之附也新安汪氏曰齊世子光同盟難渾會厥故陳盟載會相皆序小邾子之下惟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上而傳稱光先至于師明年兩伐鄭又序莒邾之上傳稱亦云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氏皆云為盟主所尊故進之夫諸侯之世子皆於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國世子宜次於伯爵之君之下考之仲子之言但曰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齊光未嘗於天子而可序於薛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

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世子而次於子爵是則齊先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莒邾薛杞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強故索周班而進之也況自晉悼之伯莒邾以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已固師子首等又安可以先王舊制論之哉

止 杜氏曰首止邾也

斷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春秋 二十 七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公羊二邾下各有殺制 杜氏曰此三駕之一

○ 鄭子驪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

為司徒於是諸侯師子首止冬十月戊辰盜

入鄭因侯晉之徒殺子驪子國子耳子西閭

盜不徹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

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厄

羣司閉府庫慎閑藏虎守備成列而後出兵

車七十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驪帥國人助

切帥
音率
杜氏曰子如公子
子耳公子執子孔
公子嘉首上真

也子西驪子公孫夏子產後子公孫伯道生
按左氏云子西爲政與討止有爭特崇諸侯

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弔爲田漁

入鄭而發晉爲之內應以袪排

等之附楚者故奔晉以求死也 子孔當國魚

戰書以位序聽政臣六六諱子子順料諒

怒而焚之是衆爲致也國不加難乎子產曰

二十八

采志難紀事欲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

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

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楚書

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孔子專權自以身既當國望其一瞻於乙爲
盟載之書曰自羣鄉諸子一皆以位序之一

聽執坎
之法

新音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非

陸氏曰：「公執作斐，據季子壽公伯在內，而剪彭山季氏曰：『盜者，刺客之稱。』左氏謂：『行上司。』」

此則衆亂擅放當書鄭人殺其大夫矣今書盜

伐鄭之文其諸晉惠三卿徒楚囚刺使客侮殺

夫同道主按左傳止叙鄭人之乳者昔誅之必
也經書盜殺而不言鄭人者闡其幽也蓋鄭之


從楚以勞中國皆辭之罪也鄭成公初卒諸大夫欲從晉辭以官命未改止之及楚子薨成鄭

于從欲堅守以待晉而騂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騂者從夷之人也而發輒黨之十國之所深惡

知其多怨潛通鄭人而使鄭人而使密同續之年經雖
不言晉人使盜而此事可

晉悼公命士魴魏絳以諸侯之兵留戍虎牢


二九

鄭未服也於是諸侯將歸
 土如字
鰭音舒句切

清江張氏曰：前年戊陳不能制楚，以係陳矣。又建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恃力。

逼小豈霸王
服人之道乎

1

戊鄭虎牢戊舒句切

彭山季氏曰晉人因鄭已服乃以虎牢與鄭守之亦

待算不發之意也。鄭公于騂等遂復從鄭而楚
以平人不女。無所恃也。於是爭兵復三

而與鄭為患矣凡此皆以晉失虎牢之故也況
是時晉方伐秦又懼楚之與秦合也則虎牢尤

為要地而在所必爭矣。但鄭人已知虎牢之當據而欲據虎牢之險以役楚者其謀主於騂發

輒也故晉使盜殺三子而仍成虎牢成而後繫

輒也故曾使盜殺三子而仍成虎牢成而後繫

之新者足特昔以虎牢與鄭也而鄭無受中國之誠昔無緩諸侯之道皆可已矣道止按此不諸侯成者內詞也蓋宋公將歸而道魯人從成某而己微者名氏不登於史策故也然則曰師成鄭者言師則雖於魯一國自成之說則曰成鄭虎牢以宋上諸侯伐鄭之文則可以知魯同諸國之兵皆成之是成虎牢不繫鄭者以蒙上文諸侯伐鄭則知為鄭之虎牢矣此成虎牢而繫之鄭者以上書盜殺鄭公子若欲重言鄭以別之皆命詞之常體無也深義也先儒為說紛紛皆由不以平易觀春秋而或於一字彙聚之說故求之愈巧而愈失其

○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春秋 襄公

二十 十

於陽穀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退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夫樂豫曰楚昔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特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夫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師宵涉潁與楚人盟樂豫欲代鄭師荀彘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遂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

楚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師亦還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帥音 楚救鄭非許之也見夷狄之強而敢與中國爭衡也夷狄而與中國爭衡則足反居上首顧若下王綱廢人道亂矣東山趙氏曰鄭之反覆乎晉楚之間凡楚救皆不書鄭陵之役雖楚子親救不書而公子貞之救特書之故陳止齋謂見晉悼之與楚欲救而不能也與僖二十八年書楚人救衛見

春秋 襄公

二十 十一

晉文之與楚欲救而不救也蓋筆削之旨同當楚得諸侯則楚救不書不與其救也不與其救皆得以諸侯與楚也故必不能救而後書其抑強是晉中國大義昭然不可與齊王教中國例論明矣

○ 襄公伐鄭踰時而還告至於廟

○ 公三自伐鄭 襄公知諸侯之避是也

○ 襄公知諸侯之避是也

十有一年 有音 章貢年三十一日靈五十年晉悼公十一年陳哀公七年

起孝公十五年齊宣公十四年蔡景公三十年衛
魯成公十六年鄭簡公二十四年吳惠王三十二年
景公十五年楚共王二十七年

○

李武子將作三軍告赤孫穆子曰請為三軍

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

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請乃盟諸倍聞諸

五父之衛杜氏曰征者取其賦稅也言

征其軍之家屬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

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言若

作三軍則霸國請賦之政令必及於子子必

不能應其誅求也聞音宏倍公之門也父音

肅五父之衛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

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杜氏曰

曰往而民皆為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

武子欲令氏即屬已已所應得自稅取之恐

穆子不從故先告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

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兄之耳

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杜氏曰

曰往而民皆為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

武子欲令氏即屬已已所應得自稅取之恐

穆子不從故先告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

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兄之耳

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杜氏曰

曰往而民皆為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

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杜氏曰孟欲子

以三歸公而自取其一人赤孫氏使盡為臣

孔氏曰如上所分則三家所得各以父兄

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其子弟之半而

以三歸公蓋分國民為十二三家得七公得

及不然不合杜氏曰

故而改作此蓋三

家盟詛之本言

春王正月作三軍胡文定公曰史克作頌

大國之賦也又曰公使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

軍也故知三軍者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

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使則臣下無私

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師以出車則將歸於

朝車後於甲甲散於五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

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禁也文宣以求政在私

門襄王切弱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

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作息齊宣氏曰所謂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乃兵數之大率如此

其實皆藏於農歲役不過三日此先王之法也

魯次國也雖合二軍必天子以手璋起之然後

取之於農耳亦何侯於作或三分公室各取其

一而作為三軍王法所不容也故不書作中軍

而云作三軍者雖二軍亦不可作所以罪三桓

也家氏曰析三軍以爲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焉

國君者僅據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康之禍權

與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

示人臣貞固跋扈之戒新安王氏曰費誓稱魯

人三師三逆說者謂大周三軍故三師三逆則

魯舊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蓋是時軍

制已變矣

春秋

卷二十

十三

春秋

卷二十

十三

春秋

卷二十

十三

春秋

卷二十

十三

春秋

卷二十

十三

春秋

政惠陳而公室之三軍不能備三制之舊是以
季氏借改作之名而專兵權也孔氏正義謂魯
公更古制作三軍至文公以來霸國以軍多貢
重遂自減為二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四
卿並將則三軍未嘗廢也特以魯公而後世卿
強盛既有三桓又有臧孫氏仲氏季氏之類是
以宋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兵軍數廢闕及元
三家三分公室又壞已之車乘以復三軍之本
制其實欲重公室之兵為已私爾聖人不以作
三軍除之三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
王之大法則不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
者不立作也如作丘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
微也三軍魯之舊制而亦書作學者習其讀而
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彭山季氏曰魯之三軍
詩稱公徒三萬則本萬人為軍也成元年兵出
一甲增至四萬人雖營四卿並將然猶統制於
君未有三軍之分也至於三家各分其一而不
屬於公夫以其不復合一故謂之作三軍耳壯

春秋

二十

氏謂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之數蓋據魯是時所
增之制耳丘甲之所增者俱列於三軍則每軍
豈止萬人哉今作三軍蓋以國之平未分屬三
桓則公賦亦仰給於私家夫其後宮范欸子而
公臣不能具
三綱有以哉

余月魯欲祀上帝四卜不吉而止

章氏

日月是
己曰余

夏四月四卜不從乃免牲
之漢而著魯郊之舊新安汪氏曰魯三十一
亦四卜不從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

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十
先往不吉而不敢免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數

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

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

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

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

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悅之使疆場之司惡

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

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

春秋
二十

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

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武亮切戌舒句切重去聲杜
氏曰子展鄭公孫舍之字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道也介於晉楚不能以善中國為心以致

二國交伐不已今使侵宋以啓諸侯之師

諸侯伐鄭討其侵宋也四月己亥齊太子光

宋向戌先至于鄭門子東門其莫晉荀躒
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鄆六月

春秋
襄公

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石還次于頃圍鄭觀
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遂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月同盟于京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
道敵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
盟毋違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惡救災恤
禍亂同好惡將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
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之姓十二國之
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路其國家
向並式克切戊舒句切莫俗作暮父音
甫還音旋西濟之濟去聲濟之濟子
禮切好去聲思為故切問去聲隊與隊同路
藩下切杜氏曰句鄭也蓋年謂蓋年鼓而
不分災壅利謂壅遏山澤而欲專利保姦謂
保藏姦邪之人留惡謂留死惡惡之黨司慎
司盟皆天神路覽也

二十
十六

斷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公羊二邾下各有
妻字考右經從左

春秋
襄公

穀則杜氏曰此三駕之二急齊高氏曰以
前伐宋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之
陵季氏曰世子光十年在滕子薛伯上今又在
杞伯小邾上要以先至而進列悼公一時階以
勸諸侯之趙事然莊公之所以易者蓋始於
此耳四明王氏曰悼公進光不以德光亦不自
安於禮卒之
見試室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左氏
從公穀
石林葉氏曰京鄭邑大赤段所
封也左氏作慶城北非慶宋地
也胡文定公曰盟于京城北鄭服而同盟也晉
侯從楚伐宋既同而又叛宋致晉師而後與之
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
命亡氏路其國家雖猶足恃乎彭山季氏曰京地
神主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彭山季氏曰京地
在虎牢之東今榮陽縣西也左氏作毫說者以
為湯都偃師之地則在周之畿內而距虎牢西
尚百餘里東諸侯安得迂途而至此盟乎當從
襄公
二
十七

斷

公至自伐鄭
石林葉氏曰前出而伐鄭者
未和鄭服而盟也昔伐鄭而
已今雖盟而非其出告之事故復以伐鄭致也
彭山季氏曰諸侯伐鄭以退公孫舍之侵宋之
兵鄭雖未服不為無
功也故以伐鄭致
案
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唐帥師從楚子

斷

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唐帥師從楚子

將以伐鄭鄭伯退之楚辭秦師而與鄭伐宋

鄭音

斷楚子鄭伯伐宋

春秋三伐宋罪自見也四明

黃氏曰鄭自公子糾公子孫公孫三人決於
楚是故鄭威受晉楚之兵三子既為盜所
殺子展當國從謀從晉知所向背矣然不即安
於晉必伐宋致師待晉師再伐已而後藉以絕
楚恐非謀國
之要策也

○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代鄭觀兵于鄭東門鄭

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

春秋
二十
十八

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庚十二月戊寅

會于蕭魚庚辰鄭日皆禮而歸之納斥候

禁伐掠晉侯使未勝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

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政討苟有以

藉手鮮不敎宥寡君聞命矣

復扶又切

楚胡捷切鮮上聲杜氏曰蕭魚鄭地諸齊程
氏曰會于蕭魚此悼公之盛也而君子亦有
不滿焉何以言之楚夫悼公所霸之難也晉
楚所爭者二其一陳也其一鄭也悼公紀文
襄之烈也其盟會諸侯皆主向也鄭從楚城
虎牢而鄭始復向也陳從楚盟難澤而陳來
會自是陳鄭即中國矣而楚之仇於陳鄭者
亦如是是故再會于成爲成陳之而楚公子

黃氏是伐陳諸侯於是者故陳之師入明年

而公子貞國陳兩諸侯於是者鄭之會也

草陳也鄭使蔡而獲公子樊則楚伐鄭鄭

盟於楚則晉伐鄭鄭同盟于戰則楚伐鄭

為楚伐宋則晉又伐鄭諸侯伐鄭而皆

故之鄭公孫舍之使宋晉伐之鄭同盟於

或注則楚師至楚子鄭伯伐宋則晉功宋

以爭鄭也然而陳平從楚而晉不能爭鄭

楚晉而楚不能爭何也無也鄭之晉而陳

楚也故宣子之言曰楚人討我而子不

必就行而疲討陳陳迫於楚民朝夕急

病乎有陳陳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討晉

所以不能爭陳陳視子展之謀曰子以宋

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人從之

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

可以楚之所以不能爭鄭故夫惟陳迫

而民朝夕急故其望於晉也雖夫惟晉

宋而楚將不能也故其從於晉也急自

之會陳庚辰而中國之會盟不復有

蕭魚之會鄭伯實與而楚之威令不能行

鄭者二十年由此故也夫以悼公再齊之

其所以可稱道者不過蕭魚之會而止以盟

不亦可惜也哉抑悼公之所以為大夫者尤在於大夫之尊也難得之會諸侯皆在而使大夫盟甚王利立之會大夫得以會諸侯而向之會則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賢而不能抑大夫之尊又從而使之尊誰能抑之哉抑悼公之尊又從而使之尊誰能抑之哉抑悼公之尊又從而使之尊誰能抑之哉

古易 卷二十 二十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公羊二邾下各有殺則 杜氏曰此三駕之三任城何氏曰中

服故詳 會于蕭魚 諸侯不睦悼公之服鄭也 有違其信義者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通於楚之振而宋果此不能之可於會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論不然而空

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為善不以盟誓為信示以救災恤鄰與同好惡與王室而遠人服矣彭山季氏曰不救但出虎牢之兵伐鄭而已以違齊攻所必救而鄭不得不罷於奔命矣然齊畏楚不敢諸成也而晉亦恐師不與之戰蕭魚鄭也魯食錫兵疲人情悔禍皆欲乘其怠心論以禍福故為此會以一眾謀而鄭人之服猶在既會之後不從楚者見之故蕭魚之會但蒙鄭伐諸侯而於鄭略無所見左氏以為鄭使王子伯斯行成則經何以不書其如師乎悼公之服鄭不血一刃則論數言而鄭人感動卒解宋服若悼公度幾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者矣然則

春秋 卷二十 二十一 襄公會伐鄭還自蕭魚告至於廟

斷 公至自會 道生按前伐而會以伐致者鄭

伐致見鄭罪之可聲也此伐而之以會致者諸侯之師而觀兵於東門鄭即行成自是堅附於會中國無兵革之擾者二十四年則其會可信會而有可稱而不可以伐致也彭山季氏曰伐鄭而致會不以伐為功以會為

鄭使人長霄次守石梁如楚告將服于晉曰狄 索以杜援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王帛綏晉日 不然則武震以攝人之狄之頭也楚人 執之 大音赤夷人若切杜氏曰長霄鄭公孫之之子伯有也左氏曰長霄鄭公

制閭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事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或之中而事行之亦有無居之心者不取焉也

正七皇一朝一夕之政共其所由來者斯矣

晉士魴聘魯且拜師也

先幾士魴之從魯也于康公時魯子非士會也自三黜之族也康公時魯子曰晉師張師也

春秋 二十 二十四

為諸樊

君平皆言曰死朱仲晦通鑑

秋九月吳子乘卒

今以正名也書平者吳始通於中國諸侯憂與之會而赴告相及也不書日者文雖及也不書

楚子薳採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鄭以清其宿復之暴也

公如晉

子為政乘公乘如晉或以為得是元保國之道矣有子曰恭嚴於禮遠和導也使知聖人為國以禮之通以相其君何必非禮留人之言是鄭觀經所書以考其通時子產之未遠德是為贊

春秋 二十 二十五

重光矣齊若之歲

十有三年

年杞孝公七年宋平公十六年蔡景公三十二年

春公至自晉

鄭亂分為三魯人滅之

父孫有
郭亭

夏取郟
息齊高氏曰魯景公之弟也
庸不書滅者說其利以內惡也

楚共王在位三十一年而死
共王名左

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十年而
底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
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
私者夫若以大夫之重復保官領以服於地
唯其春秋定之乎所以從先君於禍而老
諸為聖若屬大夫擇焉莫對又五命乃許秋
楚共王卒子囊謀殺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
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
之撫有蠻夷矣征南海以屬諸夏而子昭
其過可不謂共乎請張之共大夫從之昭

春秋
二十
二十六

嗣立是為康王

斷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我子楚子

魯畏齊城戚氏之防
意齊高氏曰防戚
大之邑也厥夜齊

高厚伐北郭圍防
則城防者畏齊也

斷冬城防
襄陵許氏曰鄭從既息魯政有裕
則知取都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

夫已
玄默攝提格之歲
十五年

斷十有四年
有晉
晉悼公十四年陳哀公十

年杞孝公八年宋平公十七年蔡景公三十三年衛獻公十八年齊宣公二十三年吳諸樊王

二年曹成公十九年鄭簡公七年
秦景公十八年楚康王昭元年

范宣子合大夫于向以會吳諸樊立故也

虎切

春秋
二十
二十七

春王正月季孫宿亦老會晉主白齊人宋人衛

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吳子向
上音杜句各賴切曹公趙切公

在穀按子夏傳舊史
杜氏曰望字子瞻從

亦書吳王夫于則之
公孫吳王夫于則之

大會之故曰會吳向鄭也
向鄭之故曰會吳向鄭也

向城息齊高氏曰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彭山季
氏曰亦老者未終之孫公孫嬰齊之子子亦齊

子也齊曹等十國稱人皆微者也新安注氏曰
卿使則大夫為介大夫使則士為介介魯以二

卿會晉而晉列二卿於會晉魯供失禮矣且自

人伐桑

指古治切蠶初蟄切公羊二部下
各有黃字考石經從左疑割之

彭山李氏曰荀偃廣之子是為中行獻子晉卿也北宮括衛卿山齊宋謂人皆非大夫而序於括上者蓋當時諸侯大夫之位次或以國之大小或以勢之強弱或以事之勤惰或以主之俊先皆由為主者之意向兩霸位之尊卑俱越其常矣左氏於齊宋強著莊行華閭之名而附以權攝之最不亦煩乎通史接晉悼侯楚圍云報鮑武之師亦以素楚秦調素為楚而楚晉也故經書伐先秦之以有罪而晉非特為輔兵者矣若秦自是不復伐晉豈同一挫而遂不伐哉左悼公時可云懲澶淫之敗至平公時霸業之際何畏何益自向戌揮兵之謀晉楚為平秦亦下復為楚役耳以是知秦之始終為楚實自任好始三傳以來未知此義耶堯夫見書錄秦誓要尊秦核為霸之王者胡康侯因之云非穿鑿有常情特晉累王事費秦核之說唯程積齋越東山

春來
公

二

二十九

能發聖人大旨，在謹華夷之辨。舉業學究，知有胡傳而已。其能博考以必求其是者，幾何人哉！此學將術以茲年而聖廷所以益晦也。噫！

○
仁榮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

不召而射鴻於園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

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

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而

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誦之琴師曹鞭之公

怒報師曹三有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

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胡懼告文子文子曰

春秋
寒公

二十
三十

春秋

二十一
三十一

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

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當善而利注養民如

子慈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

毋仰之如日月破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

可出乎夫君神之生而民之望也若國民之

主履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

弗去何為

音義大夫去上聲杜預曰師曠

曰二語大甚不可為訓樂師職無風刺非卿大夫比故危言不忘在氏由此定杜君稱君為君無道陳氏又以釋經天生民而立之君不畜逐君之人皆非也

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

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

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侯人工商皂隸

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

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

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

諫大夫規諍士傳言虞人謗角詠于市百工

獻謏政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

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

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道應由切從音從杜氏曰道人行令之言也

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邪諂之言對山季

氏曰繼左氏載逐伯王出門之對則款公未

至於可廢蓋晉人之援林父久矣衛款公以

正得國也十八年與晉倬盟會未有失焉特

以囑於孫氏之事林父懼其害已故倚於晉

援假暱羣小蔑家卿之罪而出款公倬記之

姜數公之語皆林父假託自文之辭而荀偃

蔽於林父之黨信之獨切故師曠亦以此對

晉侯也使無伯王之言則亂臣之逐節幾於

伊尹之

忘矣

已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展下有衍字石

經無之左穀亦照

注氏曰衍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刺之黨又非

可以昭公將卒例論政術不名所以抑強而存

天義也胡文定公曰按左氏衛侯出奔齊其

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齊

○
罪若何皆無秋端本清源之言故不言所運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東山也出而居之罪無國不記若南面之君禍福自己故春秋但書君自出而臣之罪亦不可掩也積齊桓氏曰自咸七年晉孫林父出奔晉十四年晉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又見於鍾離晉之會又未聘而運盟而終之以衛侯出奔則雖運會晉人黨惡皆可以為後世鑒不特衛侯之不君也道土校經此唐史當以東山之說為正而胡程二家皆發義也蓋不書臣運君所以全人君之體以示訓而以自奔為文則所以戒其君者亦切皆聖人忠恕之旨也若師曠之言自是當時邪說趙氏辯之當矣

○
莒報入運之役掠魯

春秋
襄公
二十
三十四

○
莒人侵我東鄙
息齊高氏曰莒自滅鄆之後兵加於魯曰矣無晉攻也

○
楚子為庸浦之役故
為子為切左氏曰

楚秦山基奔命于庚以師雖之秦亦曰吳乘我秦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于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于棠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

吳人自阜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
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室穀

外切

○
秋楚公子負師師伐吳
師言新安江氏曰

中國而致怨於吳也然自是吳日蹙而楚日強矣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者吳楚猶五虐之國相與中

○
晉悼公問衛政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

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也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安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春秋
襄公
三十五

去聲杜氏曰獻子荀偃也四明黃氏曰荀偃為廷賦孫林父謀而成其亂於林父之私也凡今年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夫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公之誤不少矣自是以刺賊而衛歸衛有二君者十年晉實為之也以悼公之賢而有此惜哉發公忘矣明年運薨家氏曰晉悼公用師于鄭衛所無會不往無從不從今為其臣所運晉當會諸侯納衛君孫孫寧以仲霸討乃盟主衛公之所宜為既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而為會以室其位此君子之所甚惡也

斷

冬季孫宿會晉土旬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

董晉人邾人于戚

晉杜自各獲初晉去晉國

石經從左故

齊江張氏曰晉書衛之

霸主柳君而臣是助其書子策則晉大夫之重

列國於孫氏私邑柳君而臣是助其書子策則晉大夫之重

會政在大夫不可又矣

昭陽單開之歲

單音單開音通義

斷

十有五年有晉章實李氏曰寶玉十四年

春秋

二十

三十六

襄公

一年起孝公九年宋平公十八年蔡景公三十

四年衛獻公十九年陽公劉元年齊宣公二十

簡公八年秦景公十九年楚康王二年

宋合左師聘魯月尋盟

杜氏曰向戌為左師合其食邑

斷

春王正月三傳無此宋公使向戌來聘向戌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公羊盟下項十列

下同二月己亥及向戌盟公羊盟下項十列

位孫氏大夫宋聘內年及晉無下未王孫氏大夫

盟十一年晉侯使鄭驪來聘已丑及鄭驪盟

斷

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也劉器玉載宋地豈有來聘魯而遂盟于劉

四年夏遇婦晏于齊同大故讓于劉二字耳

宋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

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

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妻婦之子若而人無

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

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三年官

師迎之山陰里周大夫官師迎劉是

山季氏曰劉氏劉子之族夏名天子之上士

威王封王季之子于劉邑繼氏而北舊有劉

序今省入河南假師此姬姓之劉以邑氏者

也是時齊靈有輕諸侯之志陰結用朝諸侯

納女以求寵於王季之嫡臣

專主其事遂使劉夏往迎耳

也胡文定公曰齊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

然則何使卿往送公豈之禮也積齊程氏曰天

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主之娶后亦使同姓主

之故魯史得書于策

而春秋因以見義耳

齊靈公伐魯以報季之役始於晉也圍孟

氏之成襄公禦之及遇齊師還

成魯已見桓四年過魯地家三曰魯本非
國自季氏專政勢甚其私門城魯人耶
公室之丘甸辛未自歸其私於魯魯人
於上郭宮交侯齊亦姜侯之百金之家
則外寇之來亦討之無可奈何而三

夏齊侯伐我北郭國城
魯公
之會以宣而齊不與齊國公城於國矣而
猶懷夫柔妻之恥者也伐我北郭以此之故
魯公曰自季氏之伐我北郭不與齊者三十餘
年則以是晉之故也於是再見晉悼公三年
之閒伐魯者六公救成至過

春秋
二十 三十八
齊侯伐魯國
無王矣然自晉土句會林父定衛制而齊始背
盟成晉已也而晉故又言至過則王雖不稱晉
霸遂棄棄不能居三家分魯舉可見矣魯陽
氏曰齊稱伐蓋聲魯實孫林父之罪其師為有
易夫公遂至過齊已去而遂則兵法所謂窮寇
勿追是也然魯子云自反而不綸雖獨宜悔吾
不備焉此魯所以是齊也獻彭山季氏曰齊重
公不輕晉之心晉悼公大會諸侯者六而重不
親行但使世子先往然自虛打以至伐秦齊亦
故未違律之事及衛獻公奔齊由於孫林父之
逐以此罪晉之位也孫林父誘魯孫與結盟
魯方事晉甚謹則去冬會成以定制任而後獻
公不復有魯實與晉同謀而功成其事也齊既
納獻公而親伐魯其亦欲於魯於魯公故成至
過而不進者不欲急於求戰也使齊解圍
而去斯可矣或謂其畏齊不進殆迂論耳

○
成之郭壞於齊故武子讓子城之
齊公

季孫宿亦孫豹師師城成郭
郭音率
外郭也魯齊高六日成郭壞而以此時城之也
此孟孫之邑而季孫亦孫師師城之者也三家
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與伐之故其城堅固可
守卒為魯惠而不可墮定十二年公國成是也

○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魯公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魯公

○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魯公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魯公

○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魯公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魯公

○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魯公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魯公

○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魯公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魯公

春秋世學 二十 四十

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而為楚也... 子虎嗣立是為平公

冬十有一月 有青 癸亥晉侯周卒 秦閼逢執徐之歲

斷十有六年 有青 晉平公九年

晉悼公之喪三月而葬 葬公使人會之

春王正月癸亥晉悼公 葬晉悼公

晉平公即位 羊舌肸為傅 張君臣為中軍司馬

馬祁奚韓宣惠主鞅為公族大夫 虞丘書為乘馬御 改服修官燕于曲沃 警守而下合

諸侯有異志矣遂及宋孫豹向戌甯殖公孫
盟曹人莒人邾人邾人杞人小邾人盟曰同
討不庭
○ 齊人遷切魯陽鄭氏曰羊舌肸
字赤向與邾莒皆虛名之士無謀國之道苟
假樂盛進臣北執姦貪小人張君臣韓某度
其言皆足損庸才而晉處以淫侈皆為若
故大律之業至是而地盡矣彭山季氏曰漢
水出枳縣東南至潁入河枳故城在今河南
懷慶府濟源縣南十三里漢水潁水之也梁
水誤也

春秋
二十
四十二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淇梁
○ 公年二邾下多有要字
薛伯杞伯小邾子淇梁
○ 方石經從左殺洪古集
切 齊人遷切魯陽鄭氏曰羊舌肸
字赤向與邾莒皆虛名之士無謀國之道苟
假樂盛進臣北執姦貪小人張君臣韓某度
其言皆足損庸才而晉處以淫侈皆為若
故大律之業至是而地盡矣彭山季氏曰漢
水出枳縣東南至潁入河枳故城在今河南
懷慶府濟源縣南十三里漢水潁水之也梁
水誤也

何武大式自盟不由諸侯之命也洪梁之會晉
平新立初合諸侯是時邾莒魯陳陳而反以
魯侯其西馬解平公於是下今諸侯命更從他
使來執秋時抑振一正理則物得六平兵年
可息亦政之善者也夫何晉之強臣多人侵山
之利政苟能鼓衆擅強以同討不庭為事茲
不當聽其惡而歸侯田也故雖居命有弗從焉
專恣無君如此豈復諸侯之所能制哉晉平為
臣所抑今舉不行則遂以伐魯之故執邾莒以
藉韓康說斯為諸侯之勢聲於此矣

之使
○ 比音皮
使去聲

春秋
二十
四十三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 公年邾下多有要字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 方石經從左殺洪古集
切 齊人遷切魯陽鄭氏曰羊舌肸
字赤向與邾莒皆虛名之士無謀國之道苟
假樂盛進臣北執姦貪小人張君臣韓某度
其言皆足損庸才而晉處以淫侈皆為若
故大律之業至是而地盡矣彭山季氏曰漢
水出枳縣東南至潁入河枳故城在今河南
懷慶府濟源縣南十三里漢水潁水之也梁
水誤也

統緒晉國公在會將討鄭宮致復來伐是時齊兵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臨命使世子伋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伐為宮伐我鄭實附齊攻亦伐我南鄙晉會漢梁以討宮宮都思晉注會而齊獨不至齊執二君以歸齊乃為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齊伐我北鄙

四明王氏曰晉方為魯誅齊而齊度已抗見其強甚

○ **襄公會于溴梁踰時而還告至於廟**

春秋世學 卷二十 四十四

夏公至自會

息齊高氏曰公出會謀齊水及還而齊師至尼亦甚矣故

書至幸

來月地動

章貢李氏曰月建午曰吳

五月甲子地震

松石劉氏曰國始紀望土

國地震而水相激如聞耳地通木靜天包其外健行不息則能勝其重濁氣運稍緩斯有震陷乃陰陽反覆之象况自周至魯數千餘里而地震於一日之間其變尤大未與太子晉年景王繼之以無道致大亂孫林父出其君晉擇君而臣是助大卿則致俱酒終於宋人李氏作三筆或費襄不能制子昭孫襄皆以客死恭叔許止相繼故父老主夏盟滅陳而卜天下吳人受受

殊會之專号曰天王呂政焚書坑儒聖學漸滅天人感召其應如響春秋詳書以示萬世范范修德永保天命其旨速矣

許靈公請遷於晉晉人將為之合諸侯許大夫不可晉人辭諸侯鄭子蟠聞將伐許逐相

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齊子帥師會晉荀偃伐

許 為子馮切相去聲帥音率清江張氏曰許君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杜氏曰齊子即亦老

春秋世學 卷二十一 四十五

宋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宋陵

許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伯者臣不可過君也胡忠簡公曰甯殖出君其意大夫而鄭伯荀偃會之伐許是黨惡也息齊高氏曰宋人鄭益微者也宋常在諸國之上今則衛下是以知微者也本納趙氏曰許為鄭虐遷于葉以依楚中國失許實鄭之由悼公在位十五年置許不問以得許無益而使紀楚怒為宋鄭之怨也今平公聽鄭伐許無得而失則多矣故十八年楚公子午伐許此事實考之而知責在晉鄭矣彭山李氏曰鄭既服晉逐侍之以伐許何義我鄭伯就霸者不敵以義卒諸侯而徇人以虐小國晉之志荒矣

齊靈公三伐魯復國成孟孺子速微之齊侯

去之遂塞海陘而還漢注又切微難交
速孟獻子之子莊子也微要也海陘音陘杜氏曰
孟莊子塞之彭山李氏曰齊靈公俗教自專
書有經晉之心故晉悼公大會諸侯於平丘而
公皆不親行沮使世子先往然自盟虛打
以至伐秦齊人亦未敢違悼公之事及衛獻
公奔齊由於孫林父之逐以此罪晉之怙其
也而益以晉為不足重矣孫林父來聘於齊
私與結盟魯公又方事晉甚謹則去久會厥
以定刺位而使獻公不使晉魯實與晉同謀
而助成其事也齊侯欲納獻公而無由致力
故親伐齊圍成此
亦激於義也與

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精齊程氏曰義見
春秋世學 卷二十 四十六
宋人伐鄭圍長葛

下國桃
防並同

○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相去整義先隱
公六年秋七月

斷 大雩子夏曰非禮
也且志哭也

穆亦聘于晉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
禘祀與民之未息不敢忘穆亦曰以齊
人之朝夕禘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
之志朝不謀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
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穆子賦圻父獻子曰

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
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
此敢使魯無鴻乎音詩胡並音招比
杜預杜基切父音南杜氏曰禘祀晉三年春
畢吉祭禘禘也賦小雅圻父之詩取靡所
止居之意賦小雅鴻鴈取維此
哲人謂我劬勞之句鴻鴈也

斷 冬赤孫豹如晉意齊高氏曰魯不能內修
之庸甚矣
春秋世學 卷二十 四十七
襄公

春秋世學卷二十

春秋世學卷二十一

之歲
義是莊公
十八年



晉平公二十二年陳哀公三十三年

六年衛獻公二十六年齊景公二十六年
六年吳諸樊王五年齊成公二十二年鄭
宣公十年秦景公二十一年楚康王四年

○
鄭宣公在位十八年而薨子華嗣位是為悼

公

春秋世學
卷二十一
三

○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公羊邾下有安字考
石經從左較削之經

可辨
泰山孫氏曰去年晉執以歸
此書卒者晉人尋殺之也

○
宋莊朝伐陳獲陳司徒印牟宋也
朝音

○
斷宋人伐陳
意齊高氏曰七年鄭之會陳庚
邾連年伐宋來於是請於晉而伐

之書伐許伐陳皆楚之註也

○
衛孫前田于曹隨欽焉于重立重丘人閉門

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下憂而

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前伐曹曹人想諸晉

前若怪切重並平擊於去聲詢音問也
境重丘曹邑詢駕也而之也父指狀父厲思

鬼也石買石段之子也彭山季氏曰曹逐於
前而不預會戚以立劉又國人肯諒
前之事故伐之實備無林父之黨也

○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帥音
新安汪氏曰孫

民聞不忍者也越境田獵而遭曹人之辱登亦
內自省耳乃挾責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
乎

○
齊靈公以其未得志於魯於是四伐之

春秋世學
卷二十一
二

○
斷秋齊伐我北鄙圍桃
泰山季氏曰桃魯
北鄙邑杜元凱以

為丹之施立皆非也

○
齊靈公又使高厚圍臧範于防於是五代魯

矣師自防關逆臧孫至于旅松聊亦就臧時

臧賈師甲三百宵化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

之
帥音
卒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之君至同來伐我分兵以圍晉二邑其時安樂
宋知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年之間見伐不已
齊之不道可知也

玄月不雨祈于上帝

九月大雩

宋華閱卒華臣弱暴比之室使賊殺其幸華

吳賊六人以鉞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役左師

懼曰老夫無罪賊曰暴比私有討於吳遂幽

春秋世學 卷二十一

其妻曰界余而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

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華臣懼

走之陳

華去聲聞音悅比音皮鉞音悅

弟鉞刀鉞之屬昇與也而汝也彭山季氏曰

華臣華元之子閭之弟也元死而臣殺華兵

所以抑華宗也豈有國人逐逐何懼而遠

宋華臣出奔陳

息齊高氏曰華臣暴其宗

政則矣君子遠不遠擊國陳

邾悼公立於是使伐魯以脩宣公之怨

使執又切惠齊高氏曰邾之先若以伐魯而
為魯所執而歸而卒制于齊而後與兵伐
我者齊人使之脩先君之怨
此說柯之會所以接見執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程氏曰邾宣公卒未踰年悼公

居魯與兵以伐魯其罪著矣

游北狄之歲

十有八年

春秋世學 卷二十一

年托華公十二年宋平公二十一年蔡景公三

十七年衛獻公二十二年齊公四年齊景公二

十七年吳諸樊王六年曹成公二十三年鄭

簡公十一年秦景公二十二年楚康王五年

白狄始通於魯

春白狄來

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

不與其朝者德澤一內外也則公致太平越

宋氏重九譯而載其白狄公曰君子德不及焉

不言其賢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子乎

衛石買知晉晉入執之討其伐曹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齊之制氏曰攝人

晉以晉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其伐曹之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之為惡也晉伐曹之惡而天予之禁修方伯之義其如正孫蒯之惡而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收所後意所輕而殺所重霸者之討固若是乎止齊陳六曰百賞伐曹當即治罪乃因其為使而執之故書行人晉晉之過也清江張氏曰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三晉有一不得為霸討而況無而有之乎

齊靈公悉師以伐魯四年之間凡六役矣

春秋世學 卷二十一 五
侵扶又切家氏曰齊親晉而魯以師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意在於爭霸也

齊侯伐我北鄙左氏公羊作齊師

人四年之間六伐我鄙而四圍邑之從報皆以助其虛雖魯有以取之然諸侯相陵未有若是首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止其國故詳書以著其惡也

晉平公合諸侯偕殺同于魚澤尋漁梁之盟

逐伐齊齊侯樂諸平陰整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其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

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

以告公公恐是懼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

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

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掃而疏陳之

使乘車者左實右為以旆先與戰齊而從之

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定

遯師曠告晉侯曰烏為之聲樂齊師其遯邢

伯告中竹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遯亦向

晉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遯十一月丁卯

春秋世學 卷二十一 六

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

而殺殖綽郭最曰子殺國師齊之專也子姑

先乎乃伐之殺衛枝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

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

獲不止將取其衣顧曰烏私荅州綽曰有知

日乃弛弓而自縛之其由具丙亦舍兵而

縛郭最皆矜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

欲逐歸者魯衛請交險己卯荀偃士句以中

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

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
伐雍門之款訖執門于雍門其衛這喜以弋
殺犬于門中益莊子斬其間以馬公 己亥
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離士弱卒諸侯之師
焚申池之竹卜士宣焚東郭北郭訖執門于
揚門州緡門于東閭左驂追還于門中以放
款閭齊族駕將走邾崇太子與邾蒙扣馬曰
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吾何懼焉且社稷之
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

子抽劓斷執乃止甲辰東侵及離南及沂

釋 子抽劓斷執乃止甲辰東侵及離南及沂
中雅並去聲樂音洛行音抗殺並下見切
射音石含音捨郭音特殺音秋何音荀通音
白還音旋故音梅數音所走音冬離音惟沂
音宜杜氏曰平陰京莊郭邾崇皆齊邑豎豎
也廬魯邑秦周魯大夫楠木名可為琴故
提也閭門扉也以馬提殺齊
之門翁示不恐沂離皆水名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盟于魯泚遂伐齊
泚子禮切三傳謂盟于魯泚四字誤作國今
以石經為定晉平八合諸侯惟魯泚為盛蓋討
齊有年而諸侯竭力 石林葉氏曰盟公以
猶有年之遠烈云 十五年伐我北郭至
是連伐我首五歲再圖成又圖於國所我之產
于諸侯未有甚於齊也故嘗以赤絲約諸侯齊
於是荀偃從之而諸侯之師無下堂其力則雖
以魯出而所以伐齊不以魯也故國齊之城周
其四門非共惡之能若是子司公封魯曰睦了
四鄰夫不能睦其鄰亦不能睦其國也國何以
寧觀春秋詳書其事而
齊侯環之尤可見矣

曹成公篡位二十三年而卒于齊子滕嗣立

是為武公

曹伯負芻卒于師

○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

之使告子庚子庚弟許楚子閑之使揚豚尹
宣音子庚曰國人謂不殺主社稷而不出師
死不從禮不殺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
其以不殺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
之其君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予懷安乎

吾以刊杜殺也且使晉皆首而對曰諸侯方

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

而遂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

汾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于

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

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

棘遂涉頽次於痾然為子馮公子於率銳師

從費滑齊靡獻于雍梁石回梅山從鄭東址

至于燕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

春秋世學 卷二十一 九

還涉于魚齒之下甚兩及之楚師名凍浸徒

幾盡去並上聲使去聲潛難以切神音

公子嘉子庚楚公子于矯孫楚也名壯晉邑

之大夫宜其多也上棘頽水邊邑楚使右師

晉靡四獻于五雍梁息齊高氏曰楚於是使

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

亦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

孔氏曰歲星行於天大率一歲行一次二

十八年歲在星紀距北十一年而聚之北

年在家帝承章一名報嘗當亥之次也十月

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東山趙氏曰南師不

時謂楚師不導 亦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楚公子于帥師伐鄭帥音率

也宋人不備而迄無成功黜武而己無計山季

氏曰楚人不帥而午為令尹伐鄭以宋之此也

楚師無功而返矣

晉執鄭悼公討其伐魯也

十有九年有音章貢李氏曰聖王十八年

年紀第公十三年宋平公二十二年蔡景公二

十八年衛獻公二十三年齊公五年齊景公二

十八年吳諸樊王七年曹武公穆元年雞仲間

公十二年秦景公二十三年楚東王三六年

還音旋母文為切杜氏曰督揚即杞何彭山

李氏曰後漢志平原郡杞何地塔齊州為城

絲齊邑今山東濟南府

禹城在府城西北百里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羊作祝阿考

杜氏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泰山孫氏曰諸侯

之不序前日使凡也彭山季氏曰杞何之盟諸侯

祝柯之謀也欲以此服齊萊斯下矣

晉執鄭悼公討其伐魯也

晉人執邾子清江劉氏曰晉解人非爾討也其非爾討奈何邾人伐魯

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不言以歸之也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歸之其言取地不以王命何以服人心而正其罪乎

○襄公伐齊踰年而返告至於廟

公至自伐齊齊程氏曰此以伐齊出而耳道生按此是以證諸本同圖齊之誤矣

諸侯次自泗上疆邾魯之田取邾田自鄆為

界歸之于魯鄆大邾切杜氏曰鄆水出東北合邾縣而南經魯國

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取邾田自鄆水鄆齊高氏曰邾之病魯信有罪矣魯以信之之力既

執其先君又執其嗣君亦可已矣又取其田益已甚矣晉叔鄆使與魯盟晉之舉我但言取邾田足矣又云自鄆水言鄆水以為界言其取之多也又罪其亂先王之疆理也

○李武子如晉拜師草廬吳氏曰謝討齊且取邾日也

○季孫宿如晉蔡陽鄭氏曰當世魯卿作三軍之役公室日貧以弱私家

日富以獲十三年會向諱文兵晉至是安如晉必有私藉以結晉之君臣故父子推尋昭公必使客死而後已故春秋大夫交政必當志非禮也於此考季氏交晉之本末則其造逆之端可見矣

○曹成公之卒四月而葬魯人會之章氏曰自是以後會葬諸公皆非魯之也意故先師書魯人見三家之專也

○葬成公道生按四月遠矣莊公四年葬非禮也

○衛獻公在邾故林父伐齊父音甫杜氏曰邾齊地

春秋卷二十一 十二

斷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師音車以臣伐君惡極僭師之罪說晉悼之悞聽其禍禍木則苟旋踵而平昭失政越斯越斯歸定分晉宣矣春秋津重直書詳錄於茲此而考之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矣哉

○齊靈公在位二十八年而薨初靈公娶于魯

曰顏懿姬其姪驪嬖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

仲子戎子戣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

諸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問

諸侯難句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

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

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傳牙
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
光疾病而立之是為莊公殺戎子執公子牙
于句瀆之丘莊公切句瀆以並去聲句瀆音溝瀆音實杜氏曰微逆服也崔杼使人衣微服密迎世子光于家重公病為而立之句瀆即召忽死處

○**春秋七月辛卯齊侯疾卒**環公羊作環考石經從左穀
○**宋范宣子掠齊聞卒而返**

春秋
卷二十一
十三

○**晉士句帥師侵齊**士音仕句各類切帥音率**至穀聞齊侯卒**

乃還道生按趙盾納捷菑書不克納者幸其不終納也王句侵齊書聞

齊侯卒乃還者幸其不終納也此聖人示後世以還善政通之道所以為克己復禮之學故曰與其樂也不保其往也若二子之善否則有不

必辨者而自三傳以來或以為禮政以為大或以為善或以為事或以為善小而惡大皆區區致辨於一事而未知聖人垂訓之大旨也

○**孟獻子卒其子速嗣為大夫**速生按子獻子之言而孟子亦稱其有足五人故稱前註為魯賢大夫而季彭上亦謂三家在孟氏忠於公室以經考之宣九年後如京始見十五年會高固于平妻成五年如宋六年侵宋

春秋
卷二十一
十四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仲孫世卿也

○**齊莊公悉高厚之傅牙也崔杼殺厚於濊**齊莊公悉其計切杜而兼其室氏曰齊地

○**齊殺其大夫高厚**齊莊公曰此必齊光

莊之故稱國而又曰殺其大夫也木納趙氏曰高厚以罪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之幸齊之禍也

十八年同盟于虎打襄元年會伐鄭明年會于威五年會兵于平邱至是卒計其壽七十七餘矣夫魯宣哉立薦不能討不能死不能去視焉止而以臣事之止而於仲遂行父傳臣之問略無惡恥而得為政即為敵敵寵於周同黨於齊其視石碯高儀雍廩亦豈生陳而無亦孫約惜子家駒何如也至於初龍取作立甲作三軍城費城郭皆楚莊之志也知聚散之非義而無所止夫人之志之忠孝而已於此有虧雖有一言之善也事之美利而不白道誼猶在所謂烈等三克民無尺寸之補而助逆明殺負立山之罪如是而謂之忠賢則揚雄不必書卒大夫之妻鄭德下當書周太師而夏原吉揚士奇楊榮楊溥胡廣胡濙胡儼解縉李景隆姚廣孝皆得以名臣自詡王章崔寔皆遠良韓琦韓琦與宋濟周是情張純之徒皆比於尸夫之諒是是惡得為公論也哉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

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

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而師國人伐之殺

子孔而分其室

難去聲
帥音半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廣音程氏曰公羊嘉

則子孔亦嘉為是胡文定公曰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逐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而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與而子展子而不

春秋
卷三
三十一
十五

能正以正法肆諸市朝與衆司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彭山季氏曰襄九年楚伐鄭嘉欲伐信以待晉非甘為小人者意其專政而國人惡之誣以亂國之罪也程不去其大夫則非果當絕於仕籍者矣

○齊靈公之喪五月而葬魯人會之

○冬葬齊靈公

○魯懼齊脩國西之外郭

○城百郭

四明王氏曰魯懼齊難城其國之二郭則凡西境亦不敢保足見魯之

弱而齊之強矣冬難時而亦書者以謂國無政刑明無以自存徒勞其民而已矣

○穆公會范宣子于柯懼齊故也

郭氏曰

後晉杜氏曰魏都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赤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公之持此在

大夫甚矣專相為會故詳錄之

○穆公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杜氏曰泰山南武城縣

春秋
卷三
三十一
十六

○城武城

新安汪氏曰魯於是時苟能信任則將制以捷鄰國之堅甲利兵而何畏於齊今乃君弱臣庸安於不競內則疲民於城之勞外則徵惠於鄰國之援曾無一毫自立之志使齊莊而有報怨之圖則魯之禍未有紀極

○徒維涪難之歲

涪音韋難音款義見莊公二十一年

○二十年

章貢李氏曰靈三十九年晉平公五年陳哀公十六年杞孝公十四年宋平公二十三年蔡景公三十九年衛獻公二十四年齊公六年齊景公光元年吳諸樊王八年魯武公二十二年鄭簡公十三年春景公二十四年楚康王七年

○ 魯及莒平孟莊子盟宮人于向督坊之盟故也
向督坊是魯地也魯國曰向督坊而從也或曰魯公與三家盟之也禮曰君子不奪人之志亦不可奪志也魯與莒平之矣其亦魯宣仲遂短魯之餘習乎

○ 春王正月辛卯仲孫速會宮人盟于向
按此亦大夫專相會也

○ 晉平公合諸侯于澶淵齊威故也
春秋世澤 二十一 十七 襄公 杜氏曰澶淵在頃丘縣南一名紫汙衛地近戚因

○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公羊二都下各有妻子也然吾魯而出豈亦越禮矣

○ 襄公從盟澶淵踰時而返言至於朝

○ 秋公至自會

○ 孟莊子伐邾以報南鄙之役

○ 仲孫速帥師伐邾
仲孫速帥師伐邾率

○ 蔡司馬燮欲以蔡之晉秦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故事晉曰先君

○ 春秋世澤 三十一 十八

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與音預 蔡蘇協切

○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思齊高氏曰燮蓋嘗

出奔楚
此而之中國正也追先君之志而或之順也楚受無常求寬其民利也而用事者安楚弗欲懼燮之起晉乎也而殺之非所謂可殺也而以國殺者蔡度以為罪也

書以罪之也

○**陳慶虎慶寅**吳公子光之福諸諸哀公公子光走楚而想之

○**陳慶之弟光出奔楚**
光主氏作黃黃百經從公較高氏

○**齊子聘于齊始平也**
齊公

○**齊子聘于齊始平也**
齊公

○**亦老如齊**
舒城王氏曰齊魯及遼瀾而始平今亦老之修聘欲固舊

○**陽月正朔日**
章貢李氏曰月建亥曰陽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義同十有五年

○**季武子聘于宋報同成之宋也**
向武亮切戎舒

○**季孫宿如宋**
廢李氏曰魯之報齊報已善故將齊以報仇齊求以宋

○**季孫宿作盟之歲**
莊公二十二年

○**二十有一年**
有子章貢李氏曰靈王二十七年紀孝公十五年宋平公二十四年陳哀公十四年吳諸樊王九年齊武公三年鄭簡公十四年秦景公二十五年楚東王八年

○**襄王五朝于晉拜師及取郟田也**
襄公

○**春王正月公如晉**
新安汪氏曰魯公取濟其賜受爵主尺寸之惠而不忘其德如此也然魯君襲更世之封瑞是委井以臨於七百里之侯國而水木李原不察所自襄公之立論二十年未聞達一介行李至于京師其何以為秉禮之子孫也哉

○**襄公在晉郭大夫庚其以其漆邑閭丘叛如**

○**魯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

○**於是魯多盜季孫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

○**武仲曰不可詰也**

春秋公 卷二十一 三

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
盜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盜子為正鄉而來外盜使就之將
何以能廢其竊也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
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
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後早牧與焉其小者
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就
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
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
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
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
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新邾侯其以漆閭丘來奔
地來奔於魯其罪大矣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是之謂以刑立捕逐惡自見也

四明黃氏曰此所謂春秋三殺也然魯之
之皆非君命而公如晉而廢其以漆閭丘來
公如晉而車馬以羊妻之來納二邑乾侯
而黑肱以盜來然則實為賊淵首惟季氏與
邾公朝晉踰時而返告至於廟

夏公至自晉

春秋公 卷二十一 三

初邾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缺以其亡
也怨邾氏故與樂孟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
桓子卒樂祁與老州實通謀以室矣懷子患
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孟將為亂以范
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缺也不怒
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
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
矣其謀如是懼害吾主吾不敢不言范缺為
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
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樂
孟出奔楚

新秋晉樂孟出奔楚
地來奔於魯其罪大矣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是之謂以刑立捕逐惡自見也

○

崇剛范中不得而遂之矣易曰閑有家悔亡至下難防閑其母既取奔亡使有防閑之志故特卒於楚焉以楚程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也日可致以楚歸也凡書出奔楚者其失守出奔而之即安於異類聖人滿中國之策日入於夷狄亦為樂歸入于晉起之也

○

宣陽之月日此蝕不入限行歷九月庚戌朔日食十月庚辰朔日在黃道前三度不入限

○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去度遠則日食漸少無頓食之理而此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下至漢晉以來亦或有之不可委之天數之常故聖人必以為戒德之不修而禍未至益以為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災異以申勸之且曰前既無驗此災為我亦數而已矣日習於見耳習於聞而不從思上帝之怒不足懼當而下延禍於泉廣於是斯民皆怨其上而民心離矣孟子曰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為人君首可不戒哉

○

曹武公立始見於魯見賢前切

○

曹伯來朝許安注氏曰曹武公即位三年而來朝此舉事入見於天

○

晉平公合諸侯于商任齊平故且樂盛在楚也任齊平故且樂盛在楚

○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于商任平樂止子曰土句使齊開豐公卷而運齊人以為有禮也而會于商任齊平曰惟楚也章貢李氏曰土句感于淫息而遂國卿平公不能辨聞其在楚還恐懼而今諸侯蓋理義不足以養心德政不足以致故故其氣發如此空晉之不愛霸也

○

商橫閱茂之歲莊公二十三年

二十有二年晉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襄公出會周任踰年而返告至於廟

註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是歲余臯且之月無事

○夏四月

年

○齊子卒子弓嗣為大夫

○齊公

○秋七月辛酉亦老卒

○藥盈自楚達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仕之

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

子曰君子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為敬上下同

復合諸侯于沙隨亦楚故

沙隨既會尋乃伐晉河平之有蓋晉實困樂
至在楚而自戒心此為會以合諸侯特為
樂楚之
樂耳 藥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
伐晉不可以不懼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氏謂滕子並

以石經正之

能為哉懼其挾楚以入爾彭山季氏曰盈非有

犯上之惡徒以范鞅私意而輒為之令

安得不遂焉惡哉齊侯公陽與晉會

而陰即納盈則齊晉之嫌便與矣

○斷公至自會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

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焉
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
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
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
之沒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
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徒子尸於
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
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
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事父事君吾弗忍也

春秋世學 卷二十一 二十七

遂縊而死
重縊切焉並音煙重去聲
程氏曰使子南無罪棄疾當告於父而縊之
如其有罪而君殺之不可曰棄父事讎也
殺讎而高臣之古人有是事矣道生按楚子
棄立棄疾蓋將以警追舒耳為棄疾首力諫
其父執觀起以獻於君自因於司寇以待刑
君必赦之則辭祿而隱可也不赦則從父以
出可也惡有知君之情而生視其父是追并
之死棄疾殺之也孔子謂棄疾為齊弱之賊
則棄疾陷父之罪可勝誅乎
待亦論之未盡故詳言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討
所漢蘇氏曰追討
罪不至死故稱國
以殺而不去其官急齊高氏曰追討寵小人
故又於難然以楚國之力除一寵嬖之大夫猶

豈難哉而康王始則與人之子圖其父終則殺
之輕其黨於四境由或始失於上故刑不足
及下也夫威柄托土則責難足以折寡臣之
所讎遂殺於靈王之世楚之不止晉幸而已
夷狄之國而威柄一失其禍遂至於北則中國
之君可不
重於茲哉
○重光大淵獻之歲
重平聲義見莊
公二十四年

二十有三年
晉平公八年陳哀
公十九年杞孝公十七年宋平公二十六年蔡
景公四十二年衛獻公二十七年齊公九年齊
莊公十四年吳諸樊王十一年曹武公五年鄭
簡公十六年秦景公二十七年楚康王十年

○如月正朔日
章貢李氏曰
日建卯日如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義與二十一
年九月十日

○杞孝公在位十七年而薨弟益姑立是為文
公

○三月己巳杞伯丙卒
白本
類切

○**宗** 邦大夫鼻我出奔魯從慶其也 **宗** 鼻必未其

○**宗** 夏都鼻我來奔 **宗** 杜氏曰鼻我慶其之黨同

言宗平思內也 杜氏曰鼻我慶其之黨同 氏曰鼻我慶其之黨同 無討鼻可責也 晉亦與有責焉

○**宗** 杞葉孝公魯人會之 **宗** 息齊高氏曰杞自 而晉禮有加焉

春秋 卷二十一 二十九

○**宗** 蔡杞孝公 **宗** 積齊程氏曰杞伯三月卒而葬 於夏非二月而葬則三月四月

耳可以見 其速矣

○**宗** 陳侯如楚公子光想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

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陳慶園

陳陳人城拔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遂殺慶虎慶寅 **宗** 屈九勿切從去聲隊音

樂二慶之從二慶長楚之 強不敢往使樂往楚殺之

○**宗** 斷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宗** 新安汪氏曰公 子光之奔為想

二慶而往也陳侯之如楚蓋或於陳臣而將為 二慶與光和解之爾屈建之圖執陳侯以討二 慶二慶之聞城知楚人之必誅已而拒之陳人 逼於兵殺二慶以說于楚故不以討陳之詞言 之誠其殺之不以罪 以著陳侯之無能為也

○**宗** 二慶死楚人納公子光于陳

○**宗**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 **宗** 息齊高氏曰二 易矣言自楚者罪其奔吳之國使皆 庚秋之力以歸則光之進退為不正矣

○**宗** 齊桓公使析歸父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

曲沃 **宗** 父音曲胡文定公曰曲沃者樂盈 所食之色清江張六曰在河東聞

春秋 卷二十一 三十

○**宗** 喜縣息齊高氏曰唐昭侯分國以討沃沃盛 疆相慶微弱國將叛而歸沃沃詩人作揚之 水數稱沃沃之詩以見意然則沃沃晉之繁 河強盛必敗之邑也道生按左氏云晉將嫁 女於吳齊侯之邑也道生按左氏云晉將嫁 齊侯不敢求晉亦不與齊景公之待齊景公 之歸烈楚方退聽中國無事何畏於吳而為 此非禮之猶乎且傳自晉向之會范宣子教 吳之不德以退吳人易於今日乃與之晉其 言自相抵牾必無之理也讀是傳者虛心玩 味先求聖經本旨以理推之凡傳之言何者 為正何者為邪何者為諱言之記何者為齊 東之誤何者為錯簡何者為闕文何者為衍 字何者為後儒偽附之說考究既明然後陳 其記事之可信者則其議論之無阻者務求 合於聖經而旨益於樂盈夜見晉午而告之 名教斯為善讀者已

春秋
哀公

樂

為子馮切神音率杜氏曰魏獻子即魏舒
舒晉國都也魏舒以莊事請託於樂盈故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
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
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
曲沃人樂作干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
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
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
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初
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為設因之

盈因之以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韓趙方
入絳也

陸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范氏
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往鄭驪於公
唯魏氏及七與大夫與之樂王糾侍坐於范
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
以走固官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
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
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
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

樂

并強並上
樂難知少

春秋
哀公

三十一

三十一

樂氏矣趙進曰樂氏帥厥以往歎之父與二
三子在君所矣使歎逆吾子歎請駟乘持帶
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曰曰
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勝之以曲沃初斐
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
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
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
目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
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

樂氏矣趙進曰樂氏帥厥以往歎之父與二
三子在君所矣使歎逆吾子歎請駟乘持帶
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曰曰
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勝之以曲沃初斐
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
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
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
目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
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

樂氏秉公門宣子謂執曰矢及君墜死之執

用劔以帥卒樂氏退攝軍從之遇樂氏曰樂

免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

本而覆或以戰鉤之斷肘而死樂射傷樂盈

奔曲沃晉人圍之樂氏與樂射之妻

樂公棄之棄平聲女音六射音五

晉樂盈復入于晉樂氏曰吾將不

春秋三十一

利於宗國非晉臣矣春秋猶言晉樂盈者一以

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亦以閭樂氏為晉世臣而

自絕於晉耳胡文定公曰復入者甚深之詞為

其既絕而復入也續齊程氏曰宋魚石人于彭

城將引楚作亂也晉樂盈入于晉自作亂之皆

龍賊也春秋書之不特為人臣之戒亦所以著

君人者不能正身治國防微杜漸而

封邑論制假臣以權卒之亂則矣

入于曲沃

樂氏曰兵敗奔曲沃據邑永與君爭非數

統不由晉命而擅納盟以曲沃為晉所食之

私邑故晉帥曲沃之甲以入晉下將而及人曲

沃而不知有晉者也道主按樂盈入晉時以

滅國則律所謂謀反者也入于曲沃據邑以

自固則律所謂謀叛者也故後書晉人殺樂盈

見晉罪大逆以討賊之詞書之也然春秋之意

又以見私邑之淫若世卿之禍則文定所謂權

寵之臣各以刊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

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矣豈不徒曰復入于晉

而及曰入于曲沃下

彈費詞以為世豎也

齊侯伐衛先驅殺榮御王孫揮召拂為古申

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子傳擊為古曹開

御戎晏父戎為古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

癸為古啓宰成御某罷師狼遂疏為古肱商

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古大殷商子游御夏之

樂寇崔如為古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

晉呂音邪解音先父音甫廣古廣切莊

音皮遵窮者切莊力音切胡音潮距

春秋三十一

徒制切穀丁見切承繩證切杜氏曰先驅前

鋒軍名穀榮王孫揮召拂成秩皆恒中解虞

傳擊曹開晏父戎上之登邢公盧蒲癸宰成

之樂寇崔如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

之登為右軍左其曰營軍古美曰莊內人共

乘般車見齊桓公廢舊臣用武力急齊高氏

曰齊侯因晉有樂氏之難而助之以報十八

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盟齊晉魯之故也

齊之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晉

不之問於是遂伐晉晉為盟主而衛其同盟

也既伐同盟又伐盟

主猶亂成於此矣

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

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禍也不德而有功憂必

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

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
見崔武子曰將若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
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
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
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
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爲二隊入孟
門登大行張武軍於葵庭成郛邵封少水以
報平陰之沒乃還

春秋
襄公

晉戶於少水之
也以爲京觀

斷 齊侯伐衛遂伐晉
道生接衛孫林父出
之言韓君而臣是助齊人以郛齊衛侯當是時
齊能修先令之辭明君臣之大義以責晉晉將
愧服之不暇矣如其不服則上告天子下告諸
侯伐晉以誅衛伐衛以誅林父雖桓文之業
不能獲其萬一也夫此不圖乃約鄰盟而伐晉
何義乎雖以要盟爲臣徒拉攏齊侯之非不
能動君以討賊爲事故孔孟之徒蓋稱晉委夷
有以也且如楚納石晉悼討之乃黨林父而
出衛侯晉黨林父齊人始成乃納樂盈而伐二
國皆謂己而非知人尤而效之抑有甚焉者何
則晉之圖東爭霸而已不知林父之可殺也齊
之伐晉報平陰之沒而已不知林父之可誅也

大義不明唯私是尚一至於此春秋言曰齊侯
伐衛遂伐晉一見齊強無忌驕武而幸二則二
見晉行不義霸權衰而諸侯咸
夫止齊云霸之衰諸見之憂也
晉趙盾帥東陽之師以追齊亦孫穆子救晉
屯于雞楸及郛郛勝擊齊之左倚捷安楚
師音平雖於用切楸一作渝倚音倚楚平
吳切一作萊壯氏曰趙盾趙盾之子一曰
加郛勝東陽晉山東之兵難楸晉地沒郛朝
取勝有郛城尋楚齊大夫東山趙氏曰魯師
次于雞渝
蓋有晉會

春秋
襄公

卷二十一

三十六

八月亦孫豹師師救晉
師音次于雞楸前難於用
作雅論考石
經從公叔
晉也春秋言次于雞楸蓋晉亦趙盾皆畏
齊師而不救故待其已去而後救耳
孟莊子卒少子獨嗣焉大夫
獨難禁切
曰獨與兄獲皆莊子慶子獨孫於季宿
史子公祖康凡而實其位是爲獨子
斷 已邾仲孫邀卒
左氏邀作速考
右經從公叔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故立之訪
於申豐曰彌與乾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

之中豈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
其然將具飲車而行乃止訪於臧氏臧氏曰
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氏為
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
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族而召公鉏使與之齒
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閤
子焉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
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母當倍季
氏可也哉固不執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

春秋
襄公

卷二十一 三十七

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
具往盡舍旂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在宰孟
孫惡臧孫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獨從
之孟莊子疾豈點謂公鉏局立獨請離臧氏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執固其所也苟立獨則
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邠孟孫卒公
鉏來獨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我焉
在公鉏曰獨在此矣季孫曰孫子畏公鉏曰
何畏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獨

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曰其御曰
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
何臧孫曰季氏之愛我疾疾也孟氏之惡我
藥石也美疾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
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閤門告
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葵季孫不信
臧氏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
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中從已而視之
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氏

春秋
襄公

卷二十一 三十八

斬鹿門之閤以出奔邾事其子者其出子
臧室未娶于鑄生賈父為而死繼室以其姪
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
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
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
弔紇之罪不反不祀子以大蔡納諸其可賈
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
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
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

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純致防而奔齊孔子曰臧武仲以防來為臧純致防而奔齊

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

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庚盟未孫氏也曰毋或如赤孫僂如欲廢國常蕩覆

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盍以其犯門新聞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

如臧孫純于國之紀犯門新聞臧孫聞之曰

春秋卷二十一 三十九

國有人焉誰居其益微乎

此與與同切
紀宋格切飲應從並去聲為並于偏切重平聲共並音恭含音含思並為故切均音結焉音煙疾呈切將辟之辟偏切切辟邑之辟與避同音基杜氏曰武子即季孫宿子即季孫純將辟將齊而宋猶也齊條謂借人除治發道之請國名外史掌盟載之言惡孟叔獻子之孫子服景伯也家氏曰季宿之納都道也臧純所與官者為何如今乃以賴道自結於季孫亦何異於盜季宿自亂已之禍度後亂人之禍度又蔽罪臧純而遂之此國有罪宿之怒惟不度亦甚矣

斷冬十月乙亥臧孫純出奔邾杜氏曰阿附

長立少以取奔亡故書罪之

○齊人克樂盟于曲沃盡殺樂之族樂紡奔

宋防音

晉人殺樂盟東山趙氏曰稱人以殺以其稱兵犯國非士師之所能治

而少以國人討之也不書大夫去位而後入為亂非共大夫之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傷股而退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

春秋卷二十一 四十

且于之遂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

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

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

棄之何以示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

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過杞梁之妻於郊使弔

之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君免於罪猶有先

君之故處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

室華重並去聲惡鳥故切與音預杜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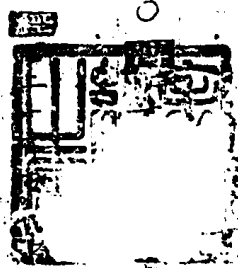
曰且于莒邑壽舒地杞殖即杞梁

經斷齊侯襲莒
莊氏曰：經行而後立，不備曰襲。
事：齊侯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國齊故也。凡用兵皆襲，言使罪執詞以伐，若素人，不備者，罪齊侯以諸侯之事為盜賊之事也。

春秋世學卷二十一
襄公 三 四十一

春秋世學卷二十一

春秋世學 二



威 莊公二十五年

公二十年紀文公益壽元年宋平公二十七年
齊景公四十二年衛懿公二十八年瑤公十年
齊莊公五年吳諸樊王十二年魯武公六年鄭
簡公十七年秦景公二十八年楚惠王十一年
○ 案：穆未聘于晉，智克樂氏也。

春秋世學 卷三十二
襄公 四
○ 斷 春亦孫豹如晉
案：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 斷 仲孫羯帥師侵齊
事：仲音 四明戴氏曰：當齊
退而侵何？蓋於晉何損於齊？書侵者，知其為文
且而已。思齊高氏曰：羯伐速為齊未變而從政
無侵三年之
案：罪自見矣。
○ 案：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斷 秋楚子伐吳 於三伐吳

○ 案相月正朔日食晝夜而侵 李六曰月建

相 中曰

○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春秋三書日

○ 案齊莊公不得忘於莒崔武子伐之 後

春秋 卷三十二 二

○ 齊崔杼帥師伐莒 本納趙氏曰崔杼

○ 案齊崔杼帥師伐莒 本納趙氏曰崔杼

○ 水災

斷 大水 道生按書大書災之甚也是月水災

○ 案相月正朔日食亦非食限 章李氏曰

○ 案相月正朔日食亦非食限 章李氏曰

○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重子曰此食不既

○ 案晉平公合諸侯于儀瑛瑒公至焉謀衛也且

春秋 卷三十二 三

○ 欲代齊以報朝歌之役水不克晉度濟自泮

○ 而歸 朝音昭濟去聲泮音半切杜氏曰

○ 而歸 朝音昭濟去聲泮音半切杜氏曰

洋穀因即此地晉師至舉魯之境而過水故
渡洋而歸至大記於此七之等蓋推原多故
見崔杼吳晉之討
故載君以說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此衛侯公孫剌也公夷儀作陳儀考石經從左故
春秋
公至自會
襄公
三十二

衛之謀無成則有欺乎哉故不咸乎此年晉之
喪始此實自取之或息齊高氏曰晉失其金齊
光復二代衛伐晉又加兵於晉晉十二諸侯
將以報齊然會而不伐是有是也周勢不絕
忘不一也觀崔杼伐齊蓋知晉之無能
為更若杞大居魯出會之非時文可見

楚康王自將及蔡景公陳袁公許悼公攻鄭

門于東門次于棘澤鄭子大赤禦之師還

春秋
鄭子大赤音恭通音從杜六曰子大赤鄭
游言也彭山季大曰楚既制吳於楚後事
鄭又蔡陳許皆楚之國也楚率三國伐鄭
國晉弱之襄而增美二也然楚時子大赤事
亦無功矣

冬楚子蔡庚陳庚許男伐鄭
松石劉子曰
楚子蔡庚

襄公從會夷儀踰時而返告至於廟

公至自會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宣咎之楚
又切走音蔡彭山季六曰鍼大宣咎名陳
也鍼子八世孫其使在楚為鍼尹宣咎二處
者楚人所惡而陳伐之者也蓋為公子
齊等所傾軋之以處黨而奔楚也

春秋
公至自會
襄公
三十二

陳鍼宣咎出奔楚
松石劉子曰
鍼宣咎

亦孫襍子請聘于周襄公立始脩閭也

春秋
彭山季氏曰魯師雖不常至京師然亦有時
而往約有賢者亦假此以為名號內外傳
以為楚各關經王宮春人成都而移
亦賀之事不經見無乃左氏之扭邪

亦孫新如京師
松石劉子曰
松石劉子曰
松石劉子曰

春秋
不來而微者楚三年冬平乃朝晉四年
夏約如晉冬公如晉六年夏子孫有知晉八年

齊公如晉九年夏晉如晉十二年冬公如晉
九年春齊如晉二十一年春公如晉至是而
一聘京師其二十七年公如晉至是而
一聘京師如使而視王堂乃同不從之辭也
約文仲孫蔑弒為齊大夫皆周一聘京師以
二名而未嘗助齊公一行朝王之禮齊之君
寧有知
善者乎

○是歲五穀不登民有莩
莩三歲切朱子
日饑死人也

大饑
穀梁子曰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
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為之大
饑大饑之饑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塗塗道
不塗百官市而不利鬼神饑而不祀此大饑之
禮之任威何氏曰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春秋
卷二十二
六

胡文定公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
以賑之或發粟以通用或使民以就食或為
禁以救饑等或與工作以救失業之人饑則
禁力而不修設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
無災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
之災而冬大饑益所以賑之者有下備矣故
書之以為戒東山趙氏曰凡饑字書於春秋
病成之時五穀皆無民已
是絕國者不能振恤也

○昭陽來奮若之歲
義見莊公
二十六年

二十有五年
有音
章貢李氏曰靈王二十
公二十一年紀文公二年宋平公二十八年蔡
公四十四年衛獻公二十九年陽公十一年

齊莊公六年吳諸樊五十三平曹武公七年鄭
簡公十八年春景公二十九年楚康王五十二年

○齊崔杼伐魯以報孝伯之師襄公患之使告

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

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它

日齊師徒歸
朱子曰公綽魯大夫孟之
天也杜氏曰杼欲收人心

嚴不

○齊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舒諸古切
襄陵
曰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寤人將戕其
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此利令智昏外說

春秋
卷二十二
七

而內傾自
然之符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

子棠公死莊公通焉偃御武子以弔見棠姜

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

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登之過因之大過史

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

可取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

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崔子曰蔡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



取並與娶同絲除受切聲力義切錫山王氏曰棠姜崔杼之公東郭偃皆姜姓也棠姜家君而莊公通焉杼知之蓋陰去欲弑公以說于晉故不顧同姓下據淫掃道陳文子之言而必娶之乃設謀弑杼以誘致莊公於家而行其弑耳非姜先違杼而後莊公通之也莊公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聞之怒又

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報侍人賈舉而又述之乃為

崔子間公夏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高諸北

春秋
襄公
四
十二
八

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

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

侍人賈舉立衆從者而入閉門公登臺而請

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

臣孺疾病不能聽命迄于公宮陪臣于叔有

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之中股反隊遂弑

之

同從中並去聲說音悅為于偽切朝夜七射音石隊音墜彭山季氏曰崔杼初得政時正當晉悼公始霸嘗三預列卿會盟以結于晉矣悼公繼又親率諸侯六為大會而齊靈公為陳怙強忘輕晉霸皆不親行而使

太子光往光既習於指度之事而婦心生矣及嗣位自矜才智不集眾謀親將伐衛而遂以成四鄰身執國政懼諸侯之報而晉為之主則無以自解矣故乘晉志光而加以弑焉海野黃氏曰觀姜入于室與崔杼自側戶出之事則杼設謀弑局確以弑莊公之情果然矣賈舉州綽師公孫敖封具繆父裏伊樓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

唐王復命不說升而死於崔氏申前侍漁人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

及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駸于平陰



父並音南樓音呂堙音因說音脫幣音奴駸音祖公切杜氏曰此同死賈舉非前

春秋
襄公
四
三十二
九

為聞之賈舉也故上文兩言侍人賈舉別此賈舉也高唐有齊別廟焉并祭服侍魚豎取魚之官幣率之姜子駸蔑平陰大夫莊公外甥莊公所養非國士其死難皆安寵之人一賈舉二州綽三那師四公孫敖五封具六綽父七裏伊八樓堙九祝佗父十申前十一駸蔑胡文定公曰莊公見弑賈舉等皆死之而不得以死葬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僞車役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此十一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達君之思從於昏亂而莊公變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輕于句實而莫之知音備不達也晏平仲曰君為已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此十一人真其私昵任此宜矣雖殺要嬰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

春秋

死也然則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歸乎
 曰君死安歸君人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
 君者豈為之口實社稷是奉故君為社稷死
 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
 亡非其私暱誰救任之且人有君而人弑之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焉何歸門啓而
 入沈尸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子必殺之
 如字養任枕並去聲君為社為己之為並
 于偽切焉並音煙舍音捨五清劉子曰晏嬰

言獨吾君也乎哉即所謂以衆人持我則以
 衆人報之也松石劉子曰人有君而人弑之
 謂崔子違靈公之命立莊公為君而又弑之
 也彭山季氏曰晏嬰力不能討則自明其不
 必死亡之意以免禍而已嬰唯不惟崔子所
 殺故能匡景公而景公之立嬰亦與有力焉
 君子亦原其無黨惡之心耳石廣張氏曰嬰
 蓋春秋智謀之士而巧言以自免也夫君臣
 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其無道諫而不
 聽則去之莊公勇而無禮潘於棠姜嬰未有一
 言之諫也又不赴去而甘其祿嬰非莊臣
 而誰臣哉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崔杼行逆莖
 其難也殺不能討亦當置其祿而行奈何與
 行此肩而立乎夫知言之無道而臣之非智
 也臣而不以高君非忠也聞立嬰之亡也解
 康在其妻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之不能救
 死不赴死而和強其權其誼納之是足以誥
 晏嬰其可辭乎賈舉州韓之徒從言於帝而

春秋

昭之禍敗聖人不以死節許之以義訓也豈
 以要譽之言足以為十人者之辭乎故孟
 子謂公孫丑曰子誠聖人也知管仲晏子而
 已矣蓋鄙之也嬰不聞道其得罪於名教矣
 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一邦曰猶吾
 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
 崔子也違之

東魏澄切子張問於孔子
 仁矣乎曰未可知焉得仁朱子曰文子齊大夫
 名須無十乘四十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
 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
 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
 許其仁又曰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
 君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禍非又不
 能告天子諸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

故面自還後與亂臣共事其不得為仁之亦
 明矣仁山金氏曰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倡
 弭兵之謀齊人弗許陳文子諸許之六月齊
 慶封陳湏無皆至會則是崔子弑君之三年
 文子已後反於齊共九年崔杼死二十八年
 文子父子始歸還慶封政齊莊公戶崔杼子
 市文子卒其子無字用事其孫亡厚施於國
 乞子桓誠簡公桓宣孫和還基齊是為田大
 公道生按文子之避亂近於清終能追戰在
 慶封於義蓋有關於嬰者然必如朱子之
 說乃為盡乎天理之正而可以為盧蒲葵奔
 仁文子之學其猶未及乎是歟

晉王何奔莒

莊氏曰二子莊公黨焉亦
 孫宣伯之在齊也亦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娶
 生公子杵臼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是為景公

遷 遷音說相去聲杜氏曰示孫遷之
公林氏曰齊莊公在位 慶封為左相盟國人
八年而見弒弟緊公立

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

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上帝乃

秋 相去聲大音泰秋切杜氏曰崔
氏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上帝

秋書未終要子 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

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

之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

還 大並音桑音拾還音旋 崔氏側莊

應氏曰南史是太史也 卷三十二 十一

公子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要蹕下

車七乘不以兵車 **蹕** 音必乘絕蹕切杜氏

曰側蹕埋之不殯於廟士孫齊人之氏內名

其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要車之歸

諸侯六要蹕止行人下車送葬之車齊慶封

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減損 慶封

求成于晉以莊公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

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

皆有胥胥侯許之 **說** 音悅長知賞切

本為說晉晉人必不以為罪者也故慶封歸

晉理取有之但其事當在告死之初必不同

事始動而說晉遂以為受賂免討其亦不考

春秋 卷三十二 十三

而蓋無所憚皆霸者為之耳此三尺

童子之所羞稱也李氏安得不作意

而蓋無所憚皆霸者為之耳此三尺

童子之所羞稱也李氏安得不作意

童子之所羞稱也李氏安得不作意

童子之所羞稱也李氏安得不作意

童子之所羞稱也李氏安得不作意

童子之所羞稱也李氏安得不作意

童子之所羞稱也李氏安得不作意

童子之所羞稱也李氏安得不作意

則皆空出盟遠盟成衛侯晉侯皆其作悖
亂之舉春秋虛書其氏之世御世之專權又
言齊侯光之悖亂而終之以此亂世故子權矣
人君豈或昭矣又案崔杼弑其君而後無討賊
之文則春秋之
亦亂世可知矣

○晉平公復合諸侯于夷儀獻公至焉誅衛故

也後扶又切道主按此與前會夷儀之

據之左氏亦言伐齊報朝歌之役乃因兩會
同地而附會之耳與其所記魏舒宛沒逆衛
獻公之親自相矛盾胡康侯以此為討崔杼
弑古之罪謫之謫音也善乎石林葉氏之言
曰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是時衛侯
齊宣為伐劉而晉有黨焉故二十四年夷儀
之會獻公亦預夷儀討地蓋諸侯必有謀衛
者而未成故至是又會傳言魏舒宛沒逆衛

春秋世
襄公
卷二十一
四

夷則晉變而與行矣使三月所以先衛侯入
于夷儀此雖寡之志要之晉為再會皆為
謀衛何朝歌之報我且諸侯初不以討賊而
會也蓋崔杼弑君與夷儀之會司在五月最
日之聞十二國之諸侯未
必集之如此其易且速爾

斷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子夷儀此會處乃獻公行也
儀亦作夷儀非也當以石經反左經為正齊莊
伐晉蓋聲其助臣之罪於是晉亦悔之今諸侯

于夷儀謀以夷儀報獻公使魏命晉侯晉悼
惠於賊儀始謀不識以致紛糾如此可以為世
鑒矣此惠齊之爭故再會于夷儀而諸侯
林父之議則僅命劉舒衛侯而已晉
人黨進以禍衛如此何以為盟主哉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侯晉井埋木刊鄭

人怨之六月子展子產帥車六百乘伐陳甯

突陳城遂破之陳哀公攜其太子偃師奔墓

子展命師無入公宮乃還是音孫埋音

繩誼切大音泰運音旋杜氏
曰偃徑也埋塞也刊斬除也

春秋世
襄公
卷二十一
五

斷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舍去聲

續齊氏曰鄭出會而舍之
入陳不惟無三亦無其言也

○晉平公還自夷儀次于曹使魏舒宛沒逆衛

獻公遂及宋平公曹襄公衛獻公鄭簡公曹

武公營黎比公知悼公滕成公薛獻公杞文

公小邾穆公殷同于重丘定於元切重

氏曰曹州重丘
縣有重丘故城

春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山陰陸氏

齊侯問有事也彭山季氏曰杜元凱以重丘為齊地非也杜謂漢句陽故城即重丘在介魯縣北三十里則為齊地明矣諸侯同盟于重丘以盟者不協故又同盟重丘以要之晉霸德義不足以服人徒盟何益哉道生後諸侯不序散難也襄公與焉而不書諱之也晉悼公君而不序是助平公立不能容前人之怨而優列衛傷于會罪一也重丘晉天子殺同之禮罪二也則據衛林父諫而重丘公于夷儀使一國之中若三君然君臣之大倫素矣罪三也以諸侯而擅廢盟諸侯罪四也合諸侯不為討而後使諸侯得以謀其政罪五也凡此五不趙晉天下之大患而晉平公兼有之故重丘三邑此重丘守之而不序見其不足以為盟主視晉止禁丘之

春秋世卷二十二 十六

前目後凡者不可以列論也然文公會通書公會諸侯及晉大夫此不書公會諸侯同盟者蓋林父嘗將會而盟嫌公亦為黨惡故沒公使若不預於新盟以全臣子愛敬君父之禮下文了亦微而顯矣

○襄公自夷儀盟于重丘踰時而返告至于朝

重平

斷公至自會

○衛人從晉處之命居獻公于夷儀

○衛侯入于夷儀

莊曰呂氏曰衛侯無道非所傳立故衛人不名鄭伯入于衛所以多曰突不當五者衛當立者猶齊桓公曰衛國者何之國也不能治其國而見逐於賊臣則不君矣

衛侯入于夷儀夷儀在衛之南不遠于夷儀也方伯不能正乃旋入夷儀以復之天子不能討然王政不綱而諸侯失位諸侯不君而夷儀暴虐大夫專恣冠履倒置皆可為後世鑒矣

○

襄公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戌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送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遣子曰不可

春秋世卷二十二 十七

襄公

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肅乃還二十五年遂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師左師以遇吳人居其間七人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

吳禽五人以其私卒先擊於師於師奔師山
以望見楚師下繼後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
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滅之

楚師 爲子爲切連于春切連音楚師音率楚子
楚氏曰舒鳩也此少成師師聲二人名遂子
楚令尹遂子焉之卒謂其觀其終果與否
音切也謂舒鳩然離則楚討之有均也並遂
字子木離城舒鳩城名簡師精兵之大師趙
氏曰草舒其先與楚俱張簡師是楚
是也因其近楚爲楚食至是盡矣

斷楚屈建帥師城舒鳩 屈建春陶漫于野國

春秋世 三十二 十八

齊 齊家氏曰是否大之國楚強甚矣家氏
曰楚不姑別吳而伐魯小國以逞其敗則之
識春秋惡之是故舒鳩國雖小而
必記其亡以著楚人滅國之罪也

○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

子產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
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
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
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

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
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
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之
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後
當陳陳者并埋木刊敝邑大懼不兢而恥大
姬夫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
用敢獻功

用敢獻功 謂音通父並音甫大音泰馮
公晉陳之先者 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

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

春秋世 三十二 十九

一圻列國曰同自是以衆今大國多數圻矣
若無侵小何以至焉

圻 圻皮匹切所音其
圻方百里曰同衆
差降也大國指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

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令

曰各復舊職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

敢廢王命故也王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

文子曰其詞順犯順不祥

犯順 犯順不祥 東山趙氏曰
夫子嘗稱之 趙氏曰是也此入陳而
以美辭文過亦周宋文勝之辭如此 乃受

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

復伐陳陳父鄆平
相公聲復扶又切彭
山李氏曰是歲鄆子
與此入陳而子西又伐陳蓋子產用事而示
之以強也去年楚子率蔡陳許三古伐鄆而
陳尤為楚致力傳言井陘木則楚已夫楚之
海鄆以其下故耳于時子產力強致治以
為鄆我亦亡故以報陳為第一義而再
為難矣其出於道而亦謀國自強之術
雖不能無待而亦以服鄆為
難不得不從其之議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師音
陳從楚伐鄭

信有罪是然猶迫於強楚而下得之也鄭舍
之人陳報之過矣至是而後伐之則又甚焉

○吳諸樊王在位十三年伐楚以報舟師之役

春秋
襄公
二十

攻陳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
門我獲射之必殲是君也死焉其少安從之
吳子門焉牛臣隱以射之吳子傷而返未至
乎舍而卒弟戴立是為餘祭
射音石
餘祭計切
今去聲祭音價巢陽楚小國牛
臣守巢門人名姓死也隱短牆

斷
十有二月
有音
吳子遣伐楚門于巢卒

葉氏曰諸侯不主名吳子何以名吳子卒矣不
可再見舉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無嫌也從生

楚經書門于巢卒則吳子曰攻巢門而死明矣
蓋為流矢所傷不知其不可言楚人殺吳子
則以自卒為文而先若門于巢以若之不然而
子能攻門則非疾者何死之暴若此邪此與鄆
傳公不同傳公非見武而三傳以諸樊例之而
妄言武至於孫章老莊時亦諸公則又以鄆傳
例諸樊而疑諸樊非以傷死皆執其一而不通
者也蓋鄆傳果見武則必書武若之賊矣皆成
公伐鄆而子產經書晉侯黑臀卒于危仍史法
之常也若諸樊以病死則空書十有二月吳伐
楚某日吳子遣卒于師下必書門于巢矣性適
之以傷死故特書門十巢正以明佳兵者之戒
耳

○關逢攝提格之歲
關音通逢音遂義
見莊公二十七年

春秋
襄公
二十

斷二十有六年
有音
五年晉平公十一年陳
宣公二十二年杞文公三年宋平公二十九年
衛獻公三十二年齊景公四十九年
齊景公廿四年吳伯戴元年晉平公吳餘祭王
曹武公八年鄭簡公十九年秦景公三十年楚
康王十三年

○衛甯殖疾召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

君之出非吾意也孫氏為之也名戲在諸侯
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若入則掩之我
即死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
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曰敬諾惠子卒

春秋
襄公

四
卷二十二
二十二

悼子使謂獻公曰出君者非甯氏也孫氏為
之也獻公因求入焉悼子許之太示文子聞
之曰烏虜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
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
其後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
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
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沉蓋
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御族一舉而
滅之可哀也哉獻公復請於甯氏曰子為納
我請與子盟甯子曰無所事盟必子鮮在不
然必敗公謂母弟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
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子鮮約之子固
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繫執鈇
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廢孽之事也若
夫納言為信則非臣僕廢孽之所敢與也敬
如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
然以吾故也許諾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及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遂伯玉伯玉曰

春秋
襄公

四
卷二十二
二十三

璆不得聞君之出散聞其入遂行從近闕出
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
誰當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
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曰君淹
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寃言猶夫
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
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
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厥孫嘉勝於齊
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
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
國人召甯子甯子侵攻孫氏克之辛卯殺殤
公及其子角
釋父音南大音泰悅詩作閭
里詩作達行去聲詳美介
切後並扶又切鱄音專夫並音扶為子陽切
鱄音至與音預似音似強上聲舊許六切使
舍並去聲杜氏曰惠子甯子鱄子甯喜子鮮
母弟鱄字敬以定公妾獻公父鱄之母也孫
嘉孫襄皆林父
子子國襄字

春秋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釋清江劉氏曰其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亦而毛棄諸堤不共姬
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姜平公入夕其
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

生佐惡而婉太子淫美而狠舍左師畏而惡
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

襄公 四 二十二 二十六

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高之公使往
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

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
命故有戒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

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驛告公
曰太子將為配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

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

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太子太子

曰唯佐也能免我名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

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繼而

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

共並音恭長知當切大並音泰產才何切

惡焉故切寺音時失音扶女音汝遠好並

去聲欲音坎亨音朋切二作烹杜氏曰寺人

寺人也惠牆氏伊戾名孔氏曰內師為寺人

之官公使監知太子內事為在內人之長也

道生接宋公明知其子之惡伊戾也而又惡

伊戾之言致淫自

殺亦昏庸甚矣

春秋 卷二十一 二十七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之口瘡則自取之矣蓋瘡之恨不若申生之

賢焉可憫也然春秋書晉侯來公殺其世子其

文一施之晉人君擅一國之權殺生任己固將

為民父母使邦之萬姓仰其明德如日月所

其仁恩如覆天地乃至踐殺行乎骨肉之間豈

必有妻妾配嫡以盡於內又有權姦愴人以通

於外然使愛惡一移夫婦父子之間不能相保

於外然使愛惡一移夫婦父子之間不能相保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一伊侯而背棄之寵愛向戎之權位不為之素更立棄之子為太子此人道之大變也故雖而戴之從梁所謂目君以著其惡者也傳言孫生夷而後佐恩而婉婉者巧於自結浪言於內交住日以親座日以死於死故居遠古之地皆自處為難隋場所以傾其常以之多則理也楊素則主師也獨孤而思其子楊素從而陷之及隋文疾筆乃悟則已無及由明不足以致素內相相而為護故也

○衛甯悼子如晉晉人曰甯曷為納君而伐孫氏於是執之既而舍之

晉人執衛甯喜

春秋 襄公 二十八年

之則悼矣其稱人者公羊所謂不得為霸討不以其道執之也是時趙武為政亦向為之孫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其實亦何益於人之國乎彭山季氏曰衛歡公之使晉人不取以為非也其執甯喜豈真為衛討賊哉不言以歸者執喜而不治孫林父則喜有辭故未至其國而即釋之也

○許靈公在位十八年而薨于楚子賈嗣立是為悼公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息齊高氏曰以中國諸侯而死

○許靈公如楚諸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入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康王自將以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

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聚於男畜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冠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馬涉于汜而歸而後發許靈公

春秋 襄公 二十九年

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八年公子午不得於鄭二十四年諸侯救之此年諸侯不救楚得以逞蓋楚時晉平晉皆大夫專恣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使為陵焉之舉也道生按鄭鄭官於許楚為許而伐鄭非無名之師然聖人謹華夷之辨不以小善而許其大惡不與楚之求諸侯也陳蔡從夷以唐同類之罪親之可見

○許靈公之卒至自楚五月而葬魯人會之

斷 楚許靈公 道主按靈公證許男

○ 齊蒙蒙單開之歲 齊而公其七世 齊一作瑞單音輝開音 通義是莊公二十八年

○ 二十有七年 有音 宣公李氏曰靈王二十 六年陳公二十三年

○ 紀文公四年宋平公三十年蔡景公四十六年 衛獻公三十一年晉平公十二年齊景公二年 吳餘祭王二年曹武公九年鄭簡公二十年秦 景公三十一年楚康王十四年是歲為宋之會 是晉逃主夏 盟晉不侵霸

○ 齊慶封如魯景公立故

春秋世系 卷二十一 三十

○ 齊慶封來聘 杜氏曰通嗣晉也新安注 氏曰齊魯下通好者二十

○ 按慶封祇君之黨景公立於崔杼故使慶封 年今而二國釋怨此來之盟所以輯也道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

○ 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 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

○ 之大國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 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於盟主矣晉

○ 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 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皇

六月丁未朔宋人言趙文子亦向為介戊申

亦孫豹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壬

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 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

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浸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

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 不固請於齊王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

駟謂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 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與蔡

公孫歸主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 楚各處其偏六月宋向戌及諸侯之大夫會

于宋蒙門之外 向並式虎切戊並許句 切胡忠簡公曰諸侯之

大夫會屈建欲以弭兵是以兵為可弭而夷 狄可以信結乎愚亦甚矣自漢三四十年楚子

大舍諸侯于申代其滅賴執中國之君殺中 國之大夫則弭兵之說果可信邪夷狄果可

以文處邪息齊高氏曰此會楚意也楚人患 兵而結諸夏也此等利害甚重不可輕舉也 而諸侯大夫不詳其故誇其弭兵之名遂 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大啓戎心于盟偏好 華夏變類其知其辯而諸侯皆首兩事晉楚 嗟乎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天下

之勢遂大潰而不可收矣彼向戌者豈知天下之大計哉道生持趙之子即趙武人曰趙孟孫子木屈建字歸宣子名起良齊字伯有亦即羊舌肸字季康氏主帥也向戌家附門也

斷
夏亦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奭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春秋
襄公
三十二

後考石經
與左穀同
宋故也曰于宋則宋預會可知
後盟同止齊陳氏曰晉楚初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於是始則是南北二霸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漢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求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泰山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錯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宋之會諸侯曰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濮淵昭元年會鄆諸侯莫有見焉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道生按經先晉者趙武主會也次屈建者兩霸之詞也于宋者向戌預會也戊卿也而不書罪其倡強兵之謀此於微者也左傳謂楚人實先而春秋先晉以貴趙武之信又言會在六月己巳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皆非學者信經足矣

○
衛甯悼子專獻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

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夏兒餘使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歎以亡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溫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

春秋
襄公
三十三

亦難乎且轉實使之挈其妻子而去之公使上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曰苟有後衛地食衛果者昧難彼視託於水門不鄉衛國而坐水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特誰想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之雖亦有如
此性之意

衛殺其大夫甯喜

公孫色於計謂道言之惡者

三多喜罪而縱之歸殺之

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而衛國之殺之不以其罪

立長子長吾殺之不以其罪

喜之也殺者不以其罪故

以爲君不得殺也故書弑

也他人可殺而衛國之

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

出奔晉

歸弟者罪衛侯失信無利以亡其弟

龍大衛孔子所謂言必信行必果

我孟子權陳仲子尚焉知類者

晉伯風謂趙孟曰

吾左遂入於宋若我何將盟楚人

單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

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

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未曰晉楚無信久

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事退告

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

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

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

亦向亦向曰何害也臣夫一爲下信猶不可

單楚其死若令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違

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

以信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哉且吾因宋

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予何懼焉又不及是曰拜兵以召諸侯而解

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楚爭先晉

人曰晉國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

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

楚押主諸侯之盟也又矣豈專在晉亦向謂

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尺非歸其尸盟也子

林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是爲晉綱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音旋夫並音扶志焉之爲萬莫切焉之爲

音煙大音泰尺音止杜氏曰伯風即荀息大

宰晉伯州單也止齊陳氏曰晉之下足以主

盟盟白水始宋之盟趙武之命也孔子曰定

樂三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奉其夏既盟

由趙文子始也是王霸之所以興衰也既盟

歸宋左師請賞曰請死之邑平公與之邑

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坐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義矣所以威不貳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當無敵之甚也削而求之

春秋左傳卷二十二 三十六

上聲敗平聲杜氏曰邑六十比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子罕求司賊樂喜也止齊陳氏曰此見宋之盟當時識者亦不與也道生按左氏云披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以擊子罕不阿向成是矣惜其不早言於宋公推向成之謀而豫止諸侯之盟猶貽日後中國之禍則雖能責向成無益當時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程氏曰豹不氏前見也諸侯之大夫亦前日見也再言于宋者會之役間喜與縛之事不得不再言字無它義也齊桓據楚乎文繼之有城濮之師襄悼嗣霸雖事有優劣然皆以讓楚為

義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如此魯以宋楚未育勝中國之執趙武使屈建同主夏盟分中國之諸侯以朝建而夷夏於是乎其辨始中國無窮之禍趙武向戌韓起羊舌肸之罪可勝誅哉可勝誅哉道生按左氏言楚人先執理或有之趙東山云周制會以班爵為序歟五則先同姓是盟與會序次亦異屈建所爭也蓋會則晉先盟則楚先所謂抑主夏盟者是也經於會則書趙武在屈建之上紀其實也於盟則言諸侯之大夫而泯其楚先晉之迹其諸為中國諸卿聖人謹華夷之辨其義如此再言子求者其罪賊成之始禍所以深寓其意藏家之制春秋之法也今諸侯求集楚人處求為長趙武畏其盛兵哀甲苟求無事遂長楚人春秋為中國惜況會盟于中國之境而夷狄之無內外之分亂冠履之常皆成心而召後患趙武

春秋左傳卷二十二 三十七

示白無以辭其責也盧德李氏曰楚之爭霸常始於宋而楚之分霸亦成於宋其爭霸也固宋盟宋與至宣十五年宋楚為平已閣天下南北之變至是向戌以弭兵為名雖中國之諸侯而交見於楚廷宋其春秋之罪人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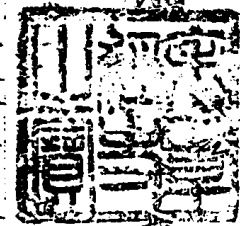
涂月正朔日蝕 章貢李氏曰月建丑日涂

冬十有二月 有奇 乙亥朔日有食之

日裏公嗣世二十有一年而日食之見於經者八若二十一年之再食二十四年食之既尤大變也是時景三晉平晉為無道而尹同召夷之得實起荀偃趙武韓起士鞅向戌季孫宿皆無

極之徒送其詐意忠賢困厄生靈塗炭王室將
 亂晉霸已失人而大澤隨見於天自來之盤天
 下夫豈楚秦愈熾兵越陳虐極於荒項璧五百
 餘年迄於劉漢之興而僅少耳也觀魯公十二
 年至三十二年襄公元年至十九年日食不見
 於經蓋當桓文晉悼之世尚有維持世道之功
 也豈非明顯之甚哉而近世奸臣乃有謂天變不
 足畏者何也道主按文宗所謂義臣指王安石
 也安石言於神宗曰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於是引周山邪排擠忠
 直蔡京蔡攸繼進而宋社鑒矣恭惟我
 聖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浚開闢以來中國帝王之正
 統
 御製續藏書心等錄悽慘以敬天勤民女訓而九
 族森嚴擁蔽之刑益深以安石為懲也通鑑乃
 有張德柱等賣官買爵方欲夫夏言嚴嵩輩復
 述安石之言以行其志者為學歐陽德又以元
 春秋世學卷二十二 三十八

旦日食為祥而稱賀不知
後之人抑謂如何也



義見莊公
二十九年

紀史公五年宋平公三十一
 年齊景公三十二年齊景公三十四年
 年齊景公三十五年齊景公三十六年
 年齊景公三十七年齊景公三十八年
 年齊景公三十九年齊景公四十年
 年齊景公四十一年齊景公四十二年
 年齊景公四十三年齊景公四十四年
 年齊景公四十五年齊景公四十六年
 年齊景公四十七年齊景公四十八年
 年齊景公四十九年齊景公五十年
 年齊景公五十一年齊景公五十二年
 年齊景公五十三年齊景公五十四年
 年齊景公五十五年齊景公五十六年
 年齊景公五十七年齊景公五十八年
 年齊景公五十九年齊景公六十年
 年齊景公六十一年齊景公六十二年
 年齊景公六十三年齊景公六十四年
 年齊景公六十五年齊景公六十六年
 年齊景公六十七年齊景公六十八年
 年齊景公六十九年齊景公七十年
 年齊景公七十年齊景公七十年
 前歲冬煥春無藏冰

春秋世學卷二十三 一

春王正月無冰
 三傳脫春王正月
 三字考石經補之
 新安注

時襄公晉唐王宋專政明年季武子取卞而襄
 公幾不得入其紀綱縱施可知矣道主按幽風
 之篇光王所以仲冬鑿冰季冬納于沍陰孟春
 獻魚祭韭乃啓窖取水以獻至於季秋乃已君
 夫人及卿大夫之宰亦有冰焉蓋變調應代之
 一端也今既納於冬而啓之則消為水春祭之
 需有闕於書之耳若川谷之
 冰非窖所藏亦不必言矣

衛討孫甯之亂故石惡走之晉衛人立其從
 子圖以守石氏之祀

之先石賁有大功於衛惡之罪下反越記彭
 山季氏曰石賁衛之世臣也預諸侯之事而
 其父魯惡嘗黨孫甯父而伐魯者皆之衛侯既
 殺甯喜魯臣必有後言此衛侯之所忌而思

以用事之臣宗強當附也衛侯之所深疑者是以見逐而奔耳其以為猶有戴心乎

夏衛石惡出奔晉
惡音為公字 如字非 曰石惡

孫林父罪也既死又殺公乃遷其子而逐之不亦甚乎賊訖謂其亡而不遷信矣

齊悼公如魯時事也
東山趙氏曰春秋

而不朝故韓起聘周稱歸時事於卒服知言聘之非也小國事大國乃朝而不聘故子產相鄭伯如晉言會時事無異於天子矣

邾子來朝
邾音非禮也

春秋
卷二十三

莊月不雨祈于上帝
章貢李氏曰月建酉日壯

秋八月火雩
子夏曰非禮也息齊高氏曰春無水冬旱此皆人事所召

而曆月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

孟孝伯聘于晉晉公將如楚也

仲孫羯如晉
羯音難

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

姜以狐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

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謂老于崔崔子許之

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

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

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

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昔盧蒲

嫫盧蒲嫫曰彼君之難也天或首將棄彼矣

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

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文九

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

春秋
卷二十三

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入使駕不得

使國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

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

諸為子討之使盧蒲嫫帥甲以攻崔氏崔氏

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

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繫後命於崔

子且御而歸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

大墓卒已崔明奔魯慶封當國

擊必滅切去並上擊女音汝謂音潮寺音時鳥于陽切帥音率杜氏曰成疆明皆崔子

東郭姜即棠姜崔邑名盧蒲葵慶封好
登之族其妻亦東郭棠姜姪元也

日而者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
葵氏易內而飲酒數目國還朝為使諸亡人
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及盧蒲葵臣子之
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葵曰男女辨姓
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辭余獨為辟之賦
詩斷章余取所求為惡識宗矣言王何而反
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
鷄饗人竊更之以鷄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

春秋
襄公

卷二十三
四

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葵盧蒲
葵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
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
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
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
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持仲夷
吾其可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
曰可慎守也已盧蒲葵王何卜攻慶氏示子
之兆曰或卜攻難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

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

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
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季聞之曰禍
將作定謂子家連歸禍作必於昔歸猶可及
也子家弗聽亦無悔志子急曰亡矣幸而獲
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葵謂
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
夫子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
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葵

春秋
襄公

卷二十三
五

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廡嬰為
尸慶其為上獻盧蒲葵王何執寢戈慶氏以
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慶氏之
焉善驚走莊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慶氏於
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桶
擊季三盧蒲葵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
解其左肩猶接廟桶動於堯以組盡投殺人
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
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知內宮慶封

歸遇吉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
之入伐內宮弗克及陳于微諸戰弗遂奔
曹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亦見之
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亦孫穆子食慶
封慶封泥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鷄亦
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王子之未
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亦
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
富謂之貴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

聚而戚

好妻先和從濟陳並去聲昔

之為馬周之焉音煙斷丁帝切胡馬求焉之
焉和字思焉焉音小泊其器切處上聲父
音甫本音捧大音泰莫胡結切刺七棘切泥
芳切切為君之為焉之焉並于偽切說音
脫食音似子音與鐵須康切杜氏曰慶封
子字子之泊肉汁也慶人御音欲使諸大夫
怒慶氏滅其膳蓋蒲盧葵王何之謀子雅公
孫寵字子毛公孫莒字皆惠公孫析歸父字
子家北車字車名注陳文子即須無桓子陳
無字須無子也慶季即慶封慶封慶封族字
子息後子家乃慶封字陳桓子得歸而渡水
戰其舟楫發壞其橋梁不欲慶封得救難
也慶封即慶氏陳說在公所故慶封伐內宮
也齊里名長莊亦魯大夫禮食有祭亦有所
先祀祭遠故所祭不供也工樂師茅鷄詩
刺不教句餘三兵子焉不朱方兵邑也職畫

也齊語詞齊人求崔杼之尸不得既崔氏之
錯之也臣曰與其拱臂其柩於是得之十二
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
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勇切杜氏曰崔氏大驛也家氏曰蒲盧嬰王
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遂慶封而戮崔杼
莊之殺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為之封
賊亦倖臣也身為國君以倖臣為羽翼莊固
可鄙矣而卿大夫無非為君討賊使學音而
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恥也道生按崔慶
之敗實陳鮑為主而齊何之志也莊公之殺
于今三十年其盛強未能遠討今忽使持相
機而動求其求亂而遂得以成其謀焉陳鮑
之功有足多矣齊何之志亦可憐矣光儒乃

謂文子去國不久而遽歸為義水盡然非婦

謂文子去國不久而遽歸為義水盡然非婦

則不能封賊不必求之簡也又責其不能告
天子方伯以討罪惡東遷以來桓王遣宰紇
家父聘魯桓而莊王復有榮示之這錫定王
亦使王季子聘魯宣天子不足望矣晉悼初
林父以逆衛殺晉平章崔氏以除齊莊方伯
不足恃矣不得已而忘恥以須平仲其志豈
不愈於此有崔慶而略無所為者乎所可惜
者崔慶既敗之後未嘗指告諸侯以彰本義
焉耳易曰夫揚于王廷字號有為告自邑此
之謂也

齊人求崔杼之尸不得既崔氏之

而滅之以當欲不亡得乎言來奔見魯之安亂
是名亂也彭山季氏曰慶封者崔杼之黨崔氏

廷曾無一人言其不可者是將胥而為夷矣至
子有言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也悲夫

君子其行至慎至積抱闔蓬浮無限百姓此

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驢視道如天師瞻告昔
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不其貌
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如禹
昔聖勞而不居以天下好取不待德也
其正足謂之聖知文三皆其大道仁其小
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教人無方無事於商
既有其永而退失其身此之謂二如武王者
義師瞻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姓惡方王
侯君公何以尊尊何以為上王子應之曰人
生而重文夫謂之曾子曾字成人莊治上官
謂之士士率象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於
象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多與物天道俱
謂之虞虞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仁諸
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
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其有德皆登為帝
師瞻整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

丁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雖
乙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
津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然非舜而誰
莊師瞻東獨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
何舉足舉師瞻曰天奏足躅是以教也王
曰請入坐遂教帝注意師瞻歌無射曰國誠
罕矣遠入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
於王子王子歌囑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
境越國弗愁道遠師瞻蹶然起曰慎臣請歸
王子賜之乘車曰馬曰太師亦善如之師
對曰御吾乘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為夫詩詩
云焉之則矣嚮之柔矣焉亦不則嚮亦不柔
志氣震震取于不疑以是御之師瞻對曰慎
臣無見為人辨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塞聞而
易窮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
汝哉我乎自火蟻以下至于竟在焉未有一
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當時而不戕天何可
得生吾問汝之人年長短告吾師瞻對曰汝

楚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齊王子曰吾後三
王上賓于帝所汝無言汝將受汝師瞻歸
未及三年告死皆至孔子曰嗚呼夫年吾君
也哉一齊府君曰以靈王之聖而下與同室
無臣故也以太子晉之賢而早死其果歟
司德乎使孔子遇其時為之相必使見文武
成事之世矣太子晉幸靈王崩而景王立無
道多寵以致大亂豈非天哉是故晉悼公平
死而霸絕絕太子晉早卒而王次子貴嗣位
道派此太子所以痛惜之也 次子貴嗣位
是為景王

十有二月 又音 甲寅天三朋 續齊程氏曰
公在楚不卒登二見明年晉會十一國之大夫
城杞及會子澶淵三見晉王欽吳北楚遂罷來

聘仲孫為聘晉紀子來盟四見景王晉卒而殺
其弟凡三年之內居卒而行吉禮皆皆罪也新
安注六曰不書葬諸侯下會也道主按靈王之
聖而諸侯慢之如此所謂霸統絕而上室並早
也故程氏云晉平向戌趙武韓厥
羊舌肸之罪可勝誅哉可勝誅哉

楚康王在位十五年而死子麇嗣立是為郕

教

閏月 三傳無閏月宋脫 胡文定公曰甲寅
也旁石經補之 乙未相相四十二
日則閏月 乙未楚子昭卒
之驗也 義見莊公
○ 楚圍大荒落之歲 三十年

二十有九年音章宣王曰景王元年
公六年宋平公三十二年蔡景公四十八年
蔡公三十三年晉平公十四年齊景公四十八年
魯公三十四年魯公三十四年鄭公二十四年
二年秦景公三十三年楚昭王元年

諸侯之如楚者及漢聞熊昭卒襄公欲反亦

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

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通纖寒之不恤

誰違其後不如姑歸也亦孫穆子曰仲子專

之矣子服子始學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

春秋世學 卷二十三 十二

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

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

君而為之簡宋公遂反為並于陽切句

切註氏曰熊昭楚康王昭伯亦仲帶惠伯子

服穆穆子亦孫穆穆之子也仲帶惠伯子

昭穆我一人之為謂向戌所長皆伯屈建東

山趙氏曰向戌始孫孫兵而其言如此見朝

楚非謂屈志松石劉子曰惠伯可謂有先見

之明而志於魯矣亦仲帶亦孫穆穆之子也

建其言而昭君於大辱其智又出向戌之下

矣三子蓋季氏之常唯幸襄公遂行不逆而

得以分其國不楚人使公執建公患之務亦

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音弗弗音弗

子記襄公期于前京王平前人心心結楚

人曰非禮也前人強之巫忌為相前人悔之

記之所言即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遂使言

請遂此言拂瑣彼言拂瑣雖與此言先後

不同瑣瑣而死而浴浴即葬葬後始小歆大歆乃

瑣瑣瑣瑣瑣瑣瑣瑣瑣瑣瑣瑣瑣瑣瑣瑣瑣瑣

王之卒公亦至楚楚人使公遂葬至此年言

之則此年始令公親親親不得為葬也卒已

殯日不得殯殯在地足知殯是而殯非記虛

而傳實也蓋則遂衣所以衣口既殯而便公

遂衣難記記此遂之禮云卒衣于墳東是此

殯猶致也文九年秦人葬昭穆公成風之

遂傳葬十年夏四月葬楚康王襄公及衛

侯鄭伯伯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

夫皆至于墓楚却執即位公子闔為令尹公

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靈書追而

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既

得之矣故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

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治曰

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

公治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

春秋世學 卷二十三 十三

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斃其臣曰我死必無以是服歟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棄我

春秋

季王正月公在楚

以存君也董子曰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胡文定公曰歲之首月公在楚國者有矣此獨言公在楚者外為春秋所制以使其美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擴其國而不取入

五 二十三 十四

故特言所在以存君也說左氏楚人使公殺陳夏四月遂楚子樊至子西門之外還及方成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治告曰聞守卞者得與至而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遠諸疾有戲武微者乃納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使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吾父之危亡固者必有天威不遠邇人食土見於美境之意而不以頃刻志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願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朝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急齊高氏曰公在齊晉多矣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言公如齊而義自見也公言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辛公不為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強以廢楚子之義又留子楚過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言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範處同且以責季氏之無君也東山越氏曰古者諸侯歲正

春秋

季十六年夏公至自晉皆不書正月公在晉獨在楚而筆之者聖人忠愛之意以存君為大而季氏偏君之惡魯君朝夷之失國之以見此存君又以亦王室當尊也蓋襄之如楚豈其本必有求之盟迫於晉是之今不往將以為封觀其足漢而欲逐其不得已之情可見示仲帶叔孫豹祭駕為強之以前遂取親睦之尊其原則向成禮試之貽禍也仲尼魯之臣子曾不略原其君危辱之情而顛倒罪之深乎積弊之見亦刻矣故惠於此筆取三記庚於筆削之旨無遺若準一而廢百義不啻天地之全也

季襄公朝楚八閱月而返告至於朝

夏五月公至自楚襄公在楚有送葬之辱長季孫進欲逆諸侯其危且困

此殺季子云政者若
其性而喜其又得之矣
雖年而還不年王在之道生於主氏是月周
靈王即即往而魯人下會三室蓋最指度不
臣一至於此夫以靈王之神聖而下竟爾天
之數周父矣自時厥後則至戰國秦項之亂而
帝王之澤竭矣吁天子

衛獻公在位三十三年而薨子惡嗣立是為

襄公

庚午衛侯行年

吳人伐越獲得馬以為關公餘祭在位四

春秋卷二十三 十六

年閻刺而殺之弟昧立是為夷末

夷末一

閻弑吳子戴

考之戴其名餘祭其貌也吳壽夢

名東春秋言吳子季辛而不曰壽夢諸樊名還

卒不曰閻閻蓋諸樊卒名而不以号

乃史策常體固當以石經為正也

閻門首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閻不得齊於人不

稱其君閻不得若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遠

刑人不押教不通怨賊人非所責也貴人非所

遠刑人也閻弑吳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聲杜氏曰知悼子即晉荀息彭山李氏曰按

左氏晉平公紀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

杞竊意晉德方衰人心已散難以義驅之備

恐不集苦欲成母家安與大役則不惟諸侯

不聽聽雖其筆臣亦必有詞矣蓋杞在雍丘

即今開封府杞縣也其地東近於宋西近於

鄭西南近於陳許今陳許以南既皆服楚而

宋鄭之地則楚之所爭也杞在三國之間足

以通往來之諸苟為楚得則南連陳許楚可

以長驅北方矣夫杞國小城惡地未繫於必

爭故楚之所急常在宋鄭而杞又以王者之

後於宋尤親宋猶自強足以支楚而杞亦依

以為安焉盟宋之後宋既事楚則杞無所庇

不可不慮矣晉平公而城之則杞得恃以固

終春秋後乃使與宋共亡得非有賴於茲城

城故杞之城本為中國計或者念母私情亦

高其聞耳然晉平公不能勝楚楚雖陳陳庚女

亦見大亦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

也子太亦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嗣

而夏肆是屏其意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

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棄是謂離德

詩曰協比其鄰昏媾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

之

大並音素肆實計切屏二聲杜氏曰

石即公孫段大亦文子即世亦儀孔氏曰方

遂滅而後存猶水之
所生小戡也屏城也

仲孫羯會晉荀息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

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華去聲左氏無邾人杞文也公羊

二邾下各有妻字今並依石經

齊喜其君孫於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弑其父

吳楚之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為

盟主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

而後有執齊慶封故陳招殺蔡侯假討賊之

義以盟諸夏如楚靈王者矣積齊程氏曰諸侯

有土地有人民其力足以城其城今霸主城之

已非所宜況諸侯之大夫當夏奪衆時以城之

乎此亦拔霸者之事而不成乎霸者也故梁以

為變之

正誤矣

范獻子如魯拜城杞也公高之展莊亦執幣

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

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平召伯仲顏莊亦為一

耦鄆鼓父黨亦為一耦

晉侯使士鞅來聘士音杜鞅

我歸杞曰也廬陵季氏曰範拜城杞之

使即執情之不足以令諸侯可知矣

杞文公如魯蒞盟謝城也

杞伯來盟左氏作杞子以為義之非也當是時

魯亦不復自降為子則稱伯而已矣石經是也

此非前定之盟亦非朝而盟蓋晉之城杞非出

於公義故杞之親

來以要結之月

吳句餘王立遣延州來季子如魯通嗣君也

孔氏曰吳子遣季餘終立至是始遣孔

通上國東山趙氏曰延延與州來皆

邑名季札並食二邑彭山季氏曰吳之得魯

蓋政魯故人以離楚黨之術也魯自是戴於

楚矣左氏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季孫孺子執

之謂孺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

人吾聞君子為魯宗卿而注其六欲不悞舉

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諸觀於周樂達工為之

歌而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動

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邶邶曰美哉淵乎憂而

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衛風乎為之歌三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

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愛之遠也非令德之徒能若是為之歟陳
曰國無主其誰父乎自鄧以下無職焉為之
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然而不言其周德
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
廣哉然然乎由而有道雖其文王之德乎為
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撓而不屈而不
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而不可求而不
怒樂而不荒用而不腐而不可流而不可
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
南菁者曰美哉猶有德見舞大武者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者曰聖人之
弘也而猶有德聖人之德也見舞大夏者
曰美哉動而不德非禹其前能降之見舞
前者曰美哉大矣哉天之無不情也如
地之無不載也雖善盛德其廣以加於此矣
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
嗣君之故遂聘于齊既安平仲謂之曰子速

納色與政無邑無政乃見於難齊國之政將
有所歸未獲所歸而後也故晏子因陳桓
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
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講帶子產歎曰衣馬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修難將至矣必及于
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連衛說遂
環文侯更聘公子前公亦發公子朝曰衛身
子子產有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
焉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我夫子
獲罪於君以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
之在此也猶焚之葉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吾國其卒於
三侯子說亦向持行謂示向日吾子勉之君
後而多良大夫皆當政將在
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吳子使札來聘 吳之修禮於中國蓋季札之謀
要切於會之尊焉至是餘於新立此以為空
交諸侯夫是以來據子夏傳舊史書吳王使王
子札來聘與楚簡公于嬰齊公子真等不問蓋
楚自召陵之後不敢以王号行於中國吳自鍾
離以來晉以珠會尊之渥然以王号臨諸侯故
聖人改書吳子而削其王子之稱以正其名分
所謂正無也 吳子使札來聘正名也猶齊程
氏曰吳楚自其建國已有大夫持春秋之初吳
夏之辨尚明故其來聘史氏書之略春秋之中
吳秋漸同中國故史氏書之詳吳札來聘之前
已言季札使術來聘楚子使來聘之文吳前
未嘗通聘中國至此而始至史氏亦書之詳聖
人因而不華以見夷夏莫辨之一端耳若無春
秋大義乃在吳之聘夏爾主氏於札大其詞
公穀二傳皆以為春秋賢之劉牧胡康度張元

德各出新意又以為靜國主龍而蛇之要皆
寄鑒之說也昔平吳謂之言曰彼吳來聘宣
情也哉寃中國而已矣斯得經言吳來聘夏
之言寃東山趙氏曰晉既通吳吳子餘祭歆
寵上國故來聘未至晉而吳子獻於閭婁後
雖服於吳然有職貢而無聘楚之聘書始書
荆人閭五十二年而始書楚子使來聘漸
同中國吳之始聘即與中國同稱吳強也
建生共下傳正名之說蓋聖人筆削之本義後儒但
就季札一身立說時時可見由下見書之舊文故有
衛獻公之零五月而葬魯人會之
秋九月葬衛獻公
城杞之役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
相禮賓出司馬戾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得不

兒子客專司使皆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
知對曰專則速及將以其力能專則人重
能之將及矣於是子尾子雅惡之言於景公
故高止於北葵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 二十二

齊高止出奔北葵 齊高止出奔北葵 齊高止出奔北葵

為切直事

孟孝伯聘晉報范亦也 孟孝伯聘晉報范亦也 孟孝伯聘晉報范亦也

新冬仲孫賜如晉 新冬仲孫賜如晉 新冬仲孫賜如晉

意如逐君而何忌黨之士執或晉定將求衛昭 意如逐君而何忌黨之士執或晉定將求衛昭

八十

三十年 章貢李氏曰景王二十二年陳哀公二
十五年齊景公四十九年衛侯元平公三
晉武公三十四年鄭簡公二十三年

楚令尹子旗如魯報襄公之朝也 楚令尹子旗如魯報襄公之朝也

氏曰子旗遠羅字東山趙氏曰左氏謂此來
聘為通嗣君非也襄公以前年十一月如楚
問康王卒猶往朝其嗣君諸年四月遂葬乃
得歸又何通嗣君之有蓋晉臣悼公每以聘
親朝楚人習聞晉事而為之清江張氏曰魯
以言朝而楚以夫聘此齊桓晉公之所行
乎列國者故自來之盟而為是莫解楚人遂
行霸主之事於中國矣新山李氏曰楚人吳
己聘曾於是始報
其朝懼失魯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 二十三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簡公曰楚大夫來聘指不言氏但曰使薳罷而已
至此則言薳罷者名氏與中國同蓋皆魯史於
舊文聖人固之以見外夷漸混中國之一端也
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慈故於其
再朝而報之以聘之以通上下之情而金君臣
之義也諸侯無朝聘之禮示尊定於一而不為
私交也周室東遷諸侯不朝于京師大矣至齊
桓宣母之會始廢王禮而晉文之踐土晉悼之
祁立因而申之諸侯事霸如君而不見周室同
小國向戌趙武諸侯祁孫楚為霸於是魯哀
如楚聽視從送楚之今而遂罷來聘豈持擬

桓文實以天子自處而臣視魯侯矣推原禍本
齊晉皆王之罪武成侯國之義可勝錄哉經前
昔公和楚楚子昭辛奉王正月公在楚繼之以
楚子使遂罷來聘則魯之與楚之階雖皆以
然可考而禍亂之日積世道之日降可憐可憐
者莫不具見所以致謹於君臣之祭義更之端
為萬世之大戒其
亦深切著明矣哉

○
蔡景公在位四十九年而太子般弑之般墓

立是為靈公

般音班家大曰般之惡景
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
莫有義理之心貴華賤夷者所謂義理之心
大人之所同也蔡與陳鄭本皆諸夏之與國
中間為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無常惟蔡自
厥廢之會甘心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有餘
年染於商臣之俗積習益有自來越主父為
朝服而終有子禍夫去中國即入於夷狄入

春秋
哀公

五
二十三
二十四

夷狄則胥為禽獸此理之必然者也鶴山王
氏曰左氏記蔡景公太子般娶于楚而通者
焉考景公在位四十九年距其生至此時殆
將耆耄之人矣安得尚能為淫亂之事乎惟
其在位日久稔惡過長遂於得位故雖以淫
而不父之說而弑之左氏習於傳聞而不察
其情遂筆之以傳世祇足為
亂臣賊子歸罪之地而已

春秋
哀公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不日闕之
般音班
季氏曰蔡叔弑父遂立為君矣以庚辛故諸
侯會葵如常左氏景公淫而不父之說無以考
其必然但就本意實欲急於得國耳何以明之
蓋春秋時凡臣弑君子弑父必闕列字乃動邪

心或以季位或以專權或以見疑或以使通皆
非有權力者不敢為也如其事情隱微形迹皆
密則遂以疾針不使人知或藉事聞不能自持
則或誣以淫或加以虐或云過賊竊殺或云過
急自縊皆以邪說文致若謂其君當死然者諸
侯苟聞其事則以文致之說歸惡於君而人亦
不以為非矣夫君而見疑豈無自取之由然哉
之者未有不因利己而動也邪說行之而亂臣賊
子肆此春秋之新以作也故殺逆之賊皆究其
主名正其大惡之罪而後人知邪說之亂正矣
夫亂賊邪謀終莫能
辨如此可不畏哉

仲夏之月宋國中大火宋共姬老且病宋人

并告諸魯是月共姬卒

之夫人魯伯姬也東山趙氏曰三傳謂火迫
子伯姬之宮待母不至焚而死非也伯姬歸

春秋
哀公

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宋至是四十一歲六十餘歲共姬將百歲
之人必已先死縱有母存又且加老非惟不
可待亦不必待也道生按伯姬寡居三十三
年矣使有母未死正當與之同宮安有夜出
心所而待之不至者
乎三傳真妄說矣

春秋
哀公

五月宋災甲午宋伯姬卒

先書五月宋災者國
中之災非一日也次
書甲午宋伯姬卒者伯姬之死非與火起同日
也兩言宋者宋魯遠使先告災而後告卒也二
傳倒寫甲午在宋災之上曰謂伯姬
被火焚死以石經正之知其誤矣
曰公焚伯姬上無宋字闕文也一國之災甚矣
故書又為會平遠洲起文也書伯姬卒為示弓
如宋起文也左氏見伯姬卒書於宋災之下安
為之說夫火共身而待母天下有比惡婦人哉

卷二十三
二十六

15

成愆奔平時王遂殺安夫瑕括走之晉

傳丁甘切薦于委切時知市切尾音泰杜氏
司俊夫靈王子景王弟傳括靈王弟傳季之
子為周邑成怒為大夫平時亦周邑彭山
季氏曰王子睨者靈王之弟傳括之亦也

我

哀公

五

— — —

案
子未敬子會伯姬之葬于宋

杜氏曰敬
子亦老之

子未
也

新
秋七月赤弓如宋

張

宋共姬共與恭同



泰山孫氏曰內女不書葬其葬非常也共姬婦人也襄王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二十三
襄公

五



春秋世學 卷二十三 二十九
裏公 五

五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胡文定公曰不言使入晉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黶去國三年其稱使入位已絕矣不言反者持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言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宋有威國之謀也彭山季氏曰良霄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彭山季氏曰良霄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國政所宜去者也雖與公孫無有乎然必當國者主之而後能逐故子皮推亡固存之語在伯有未奔之前非既奔而始聚謀也蓋奔者有罪見逐之名則出於當國者所主矣許者鄭之讐也違擊國將以因其力也自許晉許有奉焉不言使入晉雖見逐而田里未收義猶可受乃借鄭大夫蓋先絕於仕藉以罪討耳稱人以殺者

春秋 卷二十三 三十

如氏乘良霄之亂即率國人急攻而殺之不待歸獄於國也與晉人殺欒黶義同是時子皮當國故其故事如此此子產所以不主疆直也歟

○ 蔡景公遇弒七月世子般薨之諸侯會之魯

人與焉宋之盟故也

宋之盟晉避楚霸故諸侯皆會其與國之蔡

冬十月葬蔡景公 胡文定公曰葬送之禮名而為之者也自晉同盟卒而不赴皆有難同姓赴而不言者則以哀死而死雖為輕生而歸葬焉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載在諸侯之衆而往會其葬是恩義倍禮之篤於世子般

不以為被而討之也人之所以與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責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臣臣之義耳世子般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若夫七月而葬擬於天子乃其失禮之細者耳

諸侯之大夫聚謀于衛地以歸宋則已而無歸

春秋 卷二十三 三十一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字考石經從左殺削之澶市然切衛地

魯會魯不齊也宋災故為宋災之故也見非為

謀蔡而會也彭山季氏曰澶淵之會城杞之諸

國也同宋災而謀更所齊耳魯不預者示己

注予也前此鄰國有災皆未嘗謀而於宋災獨

謀者以宋起師兵之議而中國賴焉故也然故

災恒鄰諸侯常禮遣一使注焉足矣而大令十

二國謀之不亦過乎當時蔡殺君未嘗謀討

而獨謀宋災先儒以為不知類者也故會不言

所為而持言宋災故者蓋聖人疑其大會為謀

中國也而罪自見矣趙武方執晉政而所謀如

此霸業豈衰其有以夫

○ 系 統 緯 協 洽 之 歲

義見隱公之卒自文公
七年至此甲子三周天

○ 斷 三十有一年

有奇 章貢李氏曰景王三年
陳哀公二十七年紀文

公八年宋平公三十四年衛襄公二年蔡景公
紀元年晉平公十六年齊景公六年吳夷末王
二年曹武公三十二年鄭簡公二十四
年秦景公三十五年楚鄧叔三年

○ 是歲陬如病之月無事

義見桓公十二年

年春三
正月

○ 春王正月

義見桓公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及與莊公十六年十七年二十

○ 義公

一年僖公六年二十四年三十年
文公八年十三年宣公十一年同

○ 襄公游於楚丘遺疾而薨世子野嗣位

盧陵李氏曰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幼立
外則晉倬之霸方務綏睦親鄰內則仲孫蔑
赤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霸外皆無他
虞奈何自五年季武子專權肆欲城費而私
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卿而君命不行於
是諸大夫則而象之威成郭而孟氏強矣城
防而城氏亦強矣悼公既沒齊邦交代魯之
不振益甚蓋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
年乃俯首南面而朝於楚雖晉霸之失使然
而魯之人望亦泯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
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來已然
而實成於襄公也彭山李氏曰世子野襄公
夫人襄歸之子嫡出也

○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義見隱公之卒自文公
七年至此甲子三周天

猶非正也況別宮乎道主接生左傳公薨楚宮
其宮雖兩依楚宮猶示曰必死是宮也然楚宮
凡用民力雖持且義亦書曰楚宮之君乎而
作楚宮不見於經何也蓋魯公薨於楚宮之
宮其地今案巡將至此道疾而阻也公之臺
下其宮舍卒中風不得歸路寢而正終者乎

○ 子野次于季氏毀而卒命立公弟稠敬歸之

子也 敬歸襄歸之甥襄歸義公嫡夫人胡文
也樂正氏記與義三體石經左傳合今
本乃云敬歸子野母齊歸敬歸非也乃
杜預以來傳寫顛錯當一以石經為正 穆
亦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 春秋

義公 二十三年 三十三

年鈞擇賢義鈞以下古之道也非違嗣何必
嫡之子且是人也居卒而不哀在成而有嘉
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

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 大音泰
切違音矯鮮上聲左氏曰此及於三易衰於
是昭公十九年矣猶存童心君子是以知其
不能終也杜氏曰
穆亦即赤孫豹

○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泰山孫氏曰子野
卒於九月之君也名未

葬也不薨不地不葬降成君也胡文定公曰子
殺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

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如齊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亦孫得臣子野吳吳子野有命立招公故錄亦雖不欲而止也

○齊孟孝伯卒子饒嗣為大夫

父死而據其兄之位與季孫宿此結交也鞅以危其君其為不孝大矣而魯人諱焉季伯其得為是

○乙亥仲孫羯卒

滕成公如魯送襄公之葬也

春秋 五 三十四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度之葬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魯侯高氏曰此滕天子之禮也家氏曰魯君未嘗會葬滕之來魯之受皆罪也

○襄公之葬五月而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莒黎比公虐國人患之在位四十年而為亂

○兵所殺公子去疾出奔齊

斷 十有一月 有音 莒人弒其密州 綱人以弒其君

清江劉氏曰左氏謂莒與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若是則子弒父也子弒其父春秋有不書乎亂天下之經莫甚於此左氏不受經之弊也長安趙氏曰左傳之文當去展與國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之誤妄以之字作以字耳彭山季氏曰莒子虐國人患焉其稱人舉亂而殺之然則弒君者非展與特為亂眾所挾而制其命耳故展與非不弒莒以其未得為君也

三 三十五

春秋世學卷二十三終

春秋世學卷二十四

吳公之燕子而于野節也即位五年而失國又七年而虎于乾



歲最見意公二年

元年

八年紀文公九年宋平公三十五年

蔡靈侯二年衛襄公三年晉平公三十七年齊景公七年吳夷末王三年魯武公十四年鄭簡公二十五年秦景公三

十六年楚昭公四年

春秋

昭公書元年春王正月庚辰朔公即位

斷

春王正月公即位

茅堂胡氏曰子野毀而

心不可立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即位者有子野之命矣故榜示雖不欲而不能止也積

壽猶氏曰穀果但知繼正之為正而不知不請於王之非正也是以以正許昭公為道生按不

○

楚令尹圍合十一國之大夫于號尊宋之盟

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

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許晉而為馬泥

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之耻也子

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

合大夫服齊伐宋東夏平秦城淳于師徒

不煩國家不罷民無謗議諸侯無怨天無大

災子之力也有今名矣而終之以耻年也是

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

宋之盟子木有禍入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

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之行僭

春秋

昭公二十國 二

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

夫是穰是萊雖有飢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

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備不賦鮮

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

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請舊書

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上聲息齊高火曰此會乃楚公子圍請舊書

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

齊又從楚矣中

國微弱可知已

斷

卡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
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主鄭罕虎許人曹人

于號公羊作射向武也切或射向切石左穀
作號公羊作射向武也切或射向切石左穀
先晉趙武主會也楚亞於晉而序於齊宋大
夫之上者所霸之詞也石惡在陳蔡之上者上
卿也上書盟者左氏稱讀晉書加乎性上則徒
會而無盟也傳又言甲辰盟楚先晉而春秋責
趙武之信特先之者非也武特畏楚者爾豈其

昭公

春秋
卷二十四
三

能守信借使真守其信君子豈取其匹夫之細
行而略其禍天下之大罪哉經文無盟則不盟
而已趙武而盟先屈建經但書及諸侯
矣趙武而盟先屈建經但書及諸侯
之大夫盟而略楚者為中國諱耳號之會國恐
晉之先盟故用舊書加諸性上而不載血然會
賓禮而執山事晉姑避之而自武死亦無與楚
會者矣左氏深文以著國駕晉之志曰宋之
盟經不書盟乃錄其不載之實而直紀之也晉
雖守宋之盟故度會中而不載較滅陳蔡而不
載較黨朝基王而不載問召陵之會十八諸侯
奉天王之命已至楚地而不能連向非國虛之
功雖周且見吞滅之晉與諸侯乎武成二大義
賊守小信而貽天下之禍如此子曰言必信行
必果理雖小人孟氏亦言大人者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左氏謂責武之信謬甚矣
而胡傳述

○

晉亂魯季孫伐運滅之
之國
也

○

三月取運左穀作野考石經
內詳之運即東郭襄十二年
導辭宿所入者今克滅之

○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
懼選於是走之晉
公父也選數也言恐
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春秋
卷二十四
四

○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焉鍼身歿
之不哀況兄乎元弟翁而後父母順矣故稱
秦伯之弟云積齊程氏曰吳姓大夫不待於君
有可去之義同姓無可去之道視兄弟乎為人
弟而出奔
天漸絕矣

○

秦悼公在位十五年而薨弟穿立是為莊公

○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公羊作下有妻字考
石經從左穀削之

狄侵晉至於大原中行穆子禦之將戰魏舒
曰披徒我車所遇又阮以什共車必克因詰

阮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伍乘
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肖即卒斬以徇為五
敵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
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晉人薄之大
破狄師經行並音阮阮伊介切共音謝宋
經證切敵俗作陣薄音迫林氏
日中行穆子即
荀吳阮險隘也

經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敗於外切帥音平公
鼓作大原考石經從

左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急齊高氏曰葵與交剛之役晉
氏晉人至是卿帥師晉益衰矣

昭公 春秋左傳卷五

經 晉去疾齊出也展與吳出也展與未立言公

子召去疾于齊秋齊人納去疾于言言展與
走之吳去疾立是為者丘公經去並上聲
走音泰

經 斷秋言去疾自齊入于言言去疾以國氏長也言

展與出奔吳經與亦以國氏齊君言矣不稱言
子者去疾展與皆庶出而去疾長
則展與不當有國而為經彭山李氏曰去疾
弒君者所立故削之
而奔齊因齊力以入國而不能討賊乃與國
人約討之入而逐展與焉入云者難討也

經 子亦敬子疆運備言也杜六曰春秋運
今正其封疆有
音封焉之也

經 斷亦子帥師疆運田帥音率主殺作
田者與言為境也與言為境則為帥師而往
畏言也眉山任氏曰春秋取運而秋疆其田及
子利其上也之甚也帥師而疆之豈獨有虞於
言子雖運人亦不服所以必疆之也取運為不
善矣疆田又不善也疆田為不善矣帥師而疆
之尤為不善也積齊程氏曰取人之國而以兵
力疆田惡可見矣蓋亦言為李氏黨欲疆其私
家耳舒城王氏曰取運不書帥師疆田而書之
者以見因言亂出不意而滅得之為易今欲因
其所得則言人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

昭公 春秋左傳卷六

經 然魯秉周禮既曰人之亂以取田又帥眾而疆
之則先王封域不復守矣春秋簡書以志亂也

昭公 春秋左傳卷六

經 郭悼公之喪四月而葬魯人會之

經 葬郭悼公不月文公羊都下亦
有喪字考左殺削之
春秋來郭始書葬蓋葬郭皆小國也秦遠國
也皆至昭公而書葬魯亦甚矣道主按悼公
郭本附庸進而稱子復誼稱公
儲安之罪校之曾鄭尤有甚焉

經 楚鄭教在位四年而卒第虔立是為靈王

章 章實李氏曰左氏謂楚公子圍傳子鄭未
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弒之
遂自立為靈王據子夏傳則靈王虔與令尹
圍本是兩人而鄭教之卒實以疾非以弒也

自左氏傳其事而公穀因之諸儒用會經
為邦說或曰以禮疾也春秋賦君之賦木
必可以就赴知向臣賦父而代之豈可以賦
父顯告諸侯春秋知其賦則書賦矣何獨於
圖而從告乎或曰以中之會故為中國諱也
商臣賦父使報聘魯魯人受之春秋尚不為
魯人諱而顯為列國諱乎或曰圖賦君而立
恐其惡聞更名度商臣賦父校之使其兄子
者其惡何如不問商臣更名衛州吁齊無知
商人皆不更名豈皆不與惡之權聞者乎夫
大聖如孔子高第如子夏有經與傳乃不足
信而唯信左氏說說可謂等學者乎夫十修
春秋為龍臣賦子而作也圖賦君而為之諱
則春秋乃實逆之書矣此三傳反道揚教害
經之尤者也
而猶足信乎

春秋左傳卷七
昭公

斷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康卒楚九倫切公

石經前陽劉氏曰不書葬義
與楚子旅吳子來辛同

楚令尹固專而僭殺公子幕及平夏靈王誅

之右尹子干與國害懼走之晉走音奏

章貢李氏曰國之誅不見於經者諸侯討亂
當其罪多不書如鄭段傳瑕世子華衛殺齊
豹之類不得以專殺拘之也若衛州吁齊無
知弑君而代之者則書以明討賊之法國殺
公子幕及平夏亦不書者非大義所關在
略也與子干異矣道生按先清敬公據樂主
氏記知今尹固與靈王虐本二人子干者公
子比字國之弟皆共王子也與國等則預聞

作亂之謀故圖誅而此懼也三傳誤合圖度
為一人與前桓公編誤分蔡季獻舞為二人
皆謬甚矣左氏云圖殺入司馬為掩而取其
室又號之會圖設服離衛二執戈者前未殊
移子鄭子皮蔡子家皆議之伯州犢曰此行
也辭而假之寡君蓋其強借之實然因謂圖
秋鄭犢而初衛襄公朝楚北宮文子見令尹
立則非也

圖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將有他志不能
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
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
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為民
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

春秋左傳卷八
昭公

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
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
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室家
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
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
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

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
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
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
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
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
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
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
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朝音

春秋世學 卷九

上聲令閏行並去聲帥音率舍音
捨樂音洛杜氏曰文子止宮化也

斷

楚公子比出奔晉此者國之黨也國以作亂伏

國也終藉之以職若春秋因乾谿之事
先錄其本斯乃大義所關不可不書

○

重光作噩之歲

隱公三年

斷

二年章實李氏曰景王五年陳哀公二十

九年紀文公十年宋平公三十六年
蔡靈侯三年衛襄公四年晉平公十八年齊景
公八年吳夷末王四年魯武公十五年鄭簡公
二十六年秦景公三十七
年楚子虔元年僖號靈王

○

韓宣子如魯報孝伯之聘也

之聘魯者九年魯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
起始以去年為政而是春即聘于魯蓋晉肅
漸衰而欲以
嘉好結魯也

斷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子之

○

子亦敬子聘于晉報韓起也

斷

夏亦子如晉

春秋世學 卷十

○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吳又

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

非子之患心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

擇焉皆許之子皆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

服入左右射起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皆

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

子南氏子皆怒既而棄甲以見子南欲殺之

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衡擊之以

戈子皆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

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
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
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
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
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
子哲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
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
曰予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
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

咨於大赤大赤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
國政也非私難也子為鄭國利則行之又何
疑焉周公殺管示而蔡蔡亦夫豈不愛王室
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年
秋鄭公孫吳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
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
鄙聞之懼弗及句求遽而往使吏數之曰伯
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
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

春秋
昭公

十二

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
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
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
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
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楮師子產曰印也
若子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
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
縊尸諸周氏之櫛如木焉

女並音女奸音干氏並和賞切從重難並去聲大並音泰聚素葛切夫音扶朝並音招孔

氏曰說文云蔡散之也從未發聲然則蔡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也隸書失本體寫者全類蔡字立有重為一蔡氏如點以讀之皆杜氏曰速傳車驛馬也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通如不謂言其罪於水以加尸上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吳

清江劉氏曰稱國

鄭之君相不能討有罪以故乎亂也其故乎亂奈何吳伐民嘗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爲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欲楚也而盟諸大夫吳於是自以爲卿又將爲亂疾作而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耳夫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爲者也然而春秋或子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法上而印下也聖王之罰不誅不殺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錄之

猶鷹鷂之發也無留
賦矣宜幸而勝之哉

○

昭公嗣位初朝于晉且報韓起之聘也及河
卒遂致服焉

卒遂致服焉朝音潮土音杜運音旋少
去聲左六曰齊陳無字送

杜氏曰土文伯晉大夫上句也彭山李氏曰

魯自晉楚之從文見之後親性朝楚其禮必

厚而於晉未嘗親行昭公物立韓起以責卿

求聘國將責魯報聘之厚也而僅使未子往

為贈富之禮又不能副晉人責望之意於是

昭公親往謝之而不知晉人之意不在公之

親行而在禮之未備也所以至河見拒而李

孫宿當國則責實歸焉故因

致少姜之遜而往謝之耳

昭公

春秋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

大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持矣經書公如
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李

○

玄默閔茂之歲義見德公四年

○

三年章貢李氏曰景王六年陳哀公三十
年杞文公十一年宋平公三十七年

○

滕成公在位三十六年而薨子寧嗣立是為
悼公

○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公羊原作泉考
石經從左穀

○

滕成公之卒五月而葬子亦敬子會之

○

夏亦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是齊高氏曰
入春秋亦滕

○

始書葬夫以卿共其葬非禮也以哀公之葬
子來會故魯報之然與二十三年葬景王無勝

○

葬鄉穆公如魯始朝也昭音

經 斷 秋小邾子來朝義見隱公十一年

傳 宋 壯月不雨祈于上帝章宣李氏曰

經 斷 八月大雩子夏曰

傳 是歲玄草涂之月電為災見桓公七年

冬十

經 斷 冬大雨雪兩于句切霜音薄三傳作

傳 昭公 春 秋 昭公 十五

異也橫張氏曰電庚氣也此中國不振而夷
執會諸侯之祀也急齊高氏曰秋旱冬電無非
人事所召且明春
再電為災甚矣

傳 葵簡公多嬖寵欲去羣大夫而立其寵人葵

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去上

皮至

經 斷 北葵伯款出奔齊葵平聲款

傳 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誠意委之而
屬公殺三卻立齊重而賦於匡氏漢隱帝殺陽

史立郭允明而試於趙邦故入主不第陪貳而
與賊臣國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
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
臣者皆以自奔為大正其本之意也而士成速
矣彭山李氏曰北葵姬姓伯爵國舊幽州薊縣
是其地也召康公與食乞于召武王滅紂封康
公於北葵道生按召
康公王季之庶子也

經 昭陽大淵獻之歲義見隱公五年

經 斷 四年章宣李氏曰景王七年陳哀公三十

年蔡靈侯五年衛襄公六年晉平公二十八年
景公十年吳夷末王六年魯武公十七年鄭簡
公二十八年秦景公三
十九年楚靈王三年

經 昭公 春 秋 昭公 十六

傳 葵月再電甚災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電可禦

乎對曰聖人任上無電雖有不為災古者日

在北陸而歲永西陸朝親而出之其歲永也

深山窮谷固陰淫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

朝之祿位賓食奉祭於是乎用之其歲之也

異牲拒黍以旨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

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其與焉大

夫命婦登浴用水祭寒而歲之獻羔而啓之

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婦至于老疾無

春秋
昭公

東方謂三四月之中也畢賦大發水勝人也
老致仕於家越散也清江劉氏曰中壘者最
倭人也黨於季氏不敬瑞言其罪故推意災
歸之歲水欲以諂舒羅臣大殺是異與張禹
今未可異哉所以使昭公
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不受水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
歲之夫水以風壯而以風出其歲之也周其
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
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苗雷雹疾不降民
無天札今歲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越而
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為苗誰能禦之七月之
卒章歲水之道也

十七

春王正月大雨雷
四刻月災甚矣存耕題氏曰日冬又去書大雷
者二陽氣不待遠陰謂之也而論則臣于
君季氏通居之應也由中國而論則夷狄往而
爭霸之強之弱之定公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
為霜雪兩露不和而散則為疾氣性虛度氣
也陰陽陽臣使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
御得毀中軍季孫武仲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
再有災變急者昭公過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

春秋
昭公

政令無失具民之災也歲可禦也不然知
得歲兵之道合於幽風七月之詩其時能子
累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使田江南許
男與焉
求諸侯二君待之極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
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災交相見也
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驪於二三君使舉請
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
侯晉侯欲勿許司馬戾曰不可楚君方侈天
或者欲遂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

十八

也其使能終亦不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
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
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過淫虐楚將棄
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
有險而多為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
濟對曰恃險與焉是三殆也四歲三塗陽城
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異之
址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焉不可以
為國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言

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之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志其國失其守守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邲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卷之改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亦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

送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命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齊合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言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教不薦問獻公合諸侯之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周幽為太室之盟或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
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
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
懷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

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楚使之使並去聲大音泰夫音扶見聲韻切
焉音煙共音供懷皮運切杜氏曰前山中南
俱山名亨通也河南陽翟縣有鈞臺號華縣
西南有滂亭或云毫即偃師岐山在扶風美
陽縣西北鄭在如平郭縣東南有靈臺塗山
在壽春東北泰山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政
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楚子得大令諸侯

春秋

二十一

于車者中國不振幅裂潰者自是天下之政
中國之事皆夷狄制之平丘召陵之會諸侯
雖再集尋復散去事無可執不足道之也彭
山季氏曰楚之所懼者吳也楚欲寬中國則
忘吳故其後故晉與吳合而楚不救北圖吳
自會宋以來晉楚同好而楚無晉規於是遂
自為主而大會所與之諸侯于申為淮夷向
無預會而亦至者以其為東諸侯通吳之道
而頃胡沈居淮上流亦要
地也則斯會為巨具計耳

斷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頤子胡
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曰申姜姓國楚滅之以為縣孔氏曰淮浦之夷
也後漢志下邳國有淮浦縣賈逵曰自春秋
子孫小邾子下者世于不救敵諸侯也淮夷不
殊會者非諸侯會淮夷淮夷不與會耳也齊高
氏曰楚子會諸侯會宋之盟謀兵也國霸也蓋
中國自晉平始棄齊盟莊公之平公晏合諸侯
以討焉襄三十五年莊公過弒始與晉平晉侯
自是不復出與盟會其大夫趙武為政不在諸
侯故諸侯少安然而晉日已衰政在六卿楚子
始求合諸侯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
侯其求乎則國自以為不足服諸侯而懼其未
必從使晉稍自強其難散與平晉強而諸侯
從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也而晉方且溺於蔡
羅故楚惴然得專諸侯諸侯合晉無所恃亦不

春秋

二十二

傳

徐子吳出也楚以為貳故執諸申

曰申之會淮夷預焉專為斷吳通上國之道
也淮夷以通道之各歸徐故楚人執之蓋
徐故楚已久此則謂其
不能閉道為貳已耳

徐人執徐子
息齋高氏曰楚欲示威諸侯而執之非道故經人以執而徐子不召不言以歸者申楚地且固以伐吳故也

楚子以七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殺
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遂滅賴遷其民於郕使

闕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
禍之首將是在是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

竟莫校王心不遠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
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還音旋竟與境同處上聲

杜氏曰朱方吳地鄆楚邑彭山李氏曰賴在今河南汝寧府光州息縣東北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楚殺慶封以其從吳遂滅賴
程氏曰楚殺慶封以其從吳遂滅賴

楚殺慶封以其從吳遂滅賴
楚殺慶封以其從吳遂滅賴

楚殺慶封以其從吳遂滅賴
楚殺慶封以其從吳遂滅賴

楚殺慶封以其從吳遂滅賴
楚殺慶封以其從吳遂滅賴

楚殺慶封以其從吳遂滅賴
楚殺慶封以其從吳遂滅賴

九月取鄆
取之也

九月取鄆
取之也

而盡廢之哉孫明使言言益滅鄆以為庸今
魯取之亦非也言果取鄆以為庸則鄆不
絕當知齊人降鄆而不書滅矣聖人苟乃厚誣
於言誠揚士勵言襄六年言滅鄆今人云取者
彼以言言公為後故以滅言之其實非滅也
故今言再取之不言滅者詳故以易言之亦非
也尤妄之妄者也惑於公穀而害於經者也春
秋據事直言矣惡自見若夫或筆或削以寓王
法則有之矣未嘗變其事而巧為之詞也據左
氏言之滅鄆蓋實絕其祀非立言出而誣之以
滅也魯之取鄆實得之言非至是始滅而誣之
以取也春秋於魯伐國取邑直書曰取以見其
罪如取鄆取防取管取須句取向取邾東田
及沂西田是也於取國者或奪其地而遂其君
或取為附庸而不絕其祀春秋為尊者諱則魯
其情之輕重而酌為之詞不直曰滅而亦書取
如取鄆取防取管取須句取向取邾東田
授而絕其祀秦蹟顯著不可得而直諱則直書

昭公
三學
卷
二十五

○ 宋亦孫穆子卒暨牛立其庚子姑始討暨牛誅

之 秋略切左氏曰初穆子去赤孫氏及
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生孟丙
仲士夢夫壓已弗勝鎮而見人吳而止僕深
目而假寐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
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鎮之宣伯
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
如對曰願之入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雞問其姓對曰余子
長矣能奉雞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

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祝之
遂使為暨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亦孫於
齊歸未遂而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吳而使
使逆之田於丘蒲遂逐疾為暨牛欲亂其室
而有之強與孟孟不可不孫為孟孟曰爾未
際言人夫以落之既具使暨牛請日入黃腸
出命之日及賓至問暨牛曰孟有止婦人
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
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亦出命佩之牛謂
亦孫見仲而何示孫曰何為曰不見此自見
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
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淺見告之說湯投之疾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暨牛曰夫子疾病
不飲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遂牛弗進則置店
命徹十二月癸丑亦孫不食己郊卒牛立昭
子與南適使急杜淺於李孫而去之杜淺將

昭公
三學
卷
二十六

以路葵且盡卿禮南適謂李孫曰未孫未東
路葵馬用之止家卿無路介卿以葵不亦左
乎李孫曰然使杜淺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
於朝而聘于王王恩舊而賜之使三官書
致之居君不致送王命而後賜之使三官書
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上正
書服孟孫馬司空以書勅令死而弗以路葵
命服生弗敢使死人不以將為周之乃仗以
薛李孫謀去中軍暨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仲
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適曰亦孫氏厚則李
氏薄彼實家寵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適使
國人助暨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
目而使暨牛取東鄰三十邑以與南適昭子
即仙朝其家來曰暨牛禍亦孫氏使亂大從
統通立度又復其邑特以赦罪罪莫大焉必
連殺之暨牛懼奔齊孟仲之子徒指塞關之
外殺其首於掌風之棘上襄陵許氏曰約卒

而毀中軍則公若奇矣以是知約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利之無害者歟

○**經**

冬十有二月乙卯赤孫豹卒有言**葬**於齊積齋莊

亦識世卿且為合中軍起

○**傳**

○**經** 閏逢困敦之歲閏音通達音達因丘倫切義見隱公六年

○**經**

五年章貢李氏曰景王八年陳哀公三十二年杞文公十三年宋平公三十九年蔡靈公六年衛襄公七年晉平公二十一年齊景公十一年吳夷末王七年曹武公十八年

春秋昭公

鄭簡公二十九年秦景公四十年楚靈王四年

○**傳**

○**經** 李孫欲卑公室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臧氏曰李氏不欲就其議使施氏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議而成於臧氏又取其舍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李氏盡征之

之未孫氏臣其子第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

之也四分公室李氏擇二孔氏曰李氏因亦孫家禍

退之使同於孟孫獨取其半焉二子各一皆

盡征之而貢於公孔氏曰初作中軍李氏盡征之並不入公

室也亦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己

大率半屬公半入己孟氏則於子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己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傷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各貢以書使杜洩告於穆子之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

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聞詛諸五父之

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道生按

修子年而魯舍中軍蓋三軍之作非穆子意而孟氏順之故二家幸其死而魯公之謀遂

甲以穆子之始於行父成襄仲之惡而作丘是富也邵尤穆子不能終沮之矣左氏稱二

子為賢固已大謬世佛泥大學之誣言孟子

春秋昭公

之取史信其果賢大夫以之託春秋則達甚矣

○**經**

春王正月舍中軍舍音捨**葬**於施氏彭山李氏曰中軍

初以三軍分中軍上軍下軍為三而舍於執政之三卿中軍必當國三卿之所代掌未有常也

雖分為三而賦皆歸公至是亦孫豹卒李孫宿代之當國而三軍之作本李氏之意也故宿遂

專將中軍而上下二軍則亦仲二氏之所掌焉自是李氏世專魯政而以將中軍為常矣舍者

則以當國之政盡專取之公不得有失故獨舉中軍而言舍也胡文定公曰三軍作舍皆自三

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李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盡

其作舍而公孫于奔楚于乾庚定公無正必至

春秋

之理也三桓之孫微矣亦能克于齊曰舍中
軍徵詞以著其罪也清江張氏曰季宿自承行
父為政即微費以保庫私事為諸侯之計自
作三軍之初亦孫的已知其必欲而以盟誑與
之季亦孫的末期平而欲更前制公室以歸
私家利昭公之獨有重而孫亦此卒魯遂無
人春秋舍中軍之書治著望水之已成也新安
汪氏曰襄二十九年高子微子公臣不能具三
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束亦
孫昭之未定其位弱仲亦二家而強已也經書
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卿此
事以觀而罪自見矣公羊以馬侯古穀梁以為
復正非也荀曰後此不立三卿不設三軍則季
孫意如亦方仲孫獲帥師伐莒久矣二年季孫
斯亦孫州仇仲孫何志帥師伐邾何以三卿並
將而三軍並出耶荀說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

二十九

善之皆悉於公穀之說而末之考也道生按詩
稱公車十乘公使三萬乃魯國公賦之舊制也
自成作丘甲增至四萬矣及季宿城費謀分魯
國掌中軍者取其萬入私家而歸三十三百三
十之賦於公上軍私六十六百六十五而歸公
六十六百六十五下軍私四十二百而歸公八
十二百四十至是宿專中軍乃慶二萬之賦盡
入私家而不貢於公亦孫將上軍私取五十而
納五十之賦於公孟氏將下軍納七十之賦於
公而自取三十而已彭山謂孟氏獨忠於公室
蓋獻子之失散然耳三軍謂之舍者明變舊制
而分於私也中軍謂之舍者明公室不徒能育
中軍若國象之然也自是公室益貧較之舊制
僅得五分之一而已是以昭公晏朝于晉以貨
財不給而不納季氏則結晉齊兵楚肅微上下
至於邦滕小國亦莫之望無不用給蓋自行父
貳君專國于孫世濟其邑昭一伐而各死乾戈
矣再國而賦於有山氏句使定公之時無夫子

傳

一說則季氏之威魯當在趙盾日知之而夫春
秋欲全大體不書季氏取中軍而以國為大
者示其種當屬於公非之下所
得更張也其詞微其戒切矣



屈克切切

經

楚殺其大夫屈申



清江劉氏曰稱國以殺
其大夫者楚人從兵疑

傳

屈申貳而殺之也然申之為臣事亂
君而不能去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昭公始朝於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
侯謂女未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
侯馬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

春秋

卷二十四

三十

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
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
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
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
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
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
屑屑焉習儀以垂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朝音潮勞令難並去聲
女音汝馬音煙棘音玉

經

斷公如晉 **纂** 新安注氏曰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

昭公如晉 **纂** 昭公如晉者七惟此

斷

秦伯厚卒

三傳闕事字考

存

秦伯厚卒

車

○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遠射以紫揚之師

會于夏汭

射楚大夫紫揚夏汭音楚地

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音

音率下同山陰陸氏曰楚即於越如杜國子

也聞吳師出遂啓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

人敗諸鵠岸

杜氏曰盧山野

楚子以馬

春秋

至於羅汭

羅汭音羅水之曲也

吳子使

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繫繫鼓王使問

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

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巫使人犒師請行

以觀夫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地

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

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馬震電

馮怒虐執使臣將以繫鼓則吳知所備矣敝

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

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繫

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

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

之城濮之北其報在邛今此行也其庸有報

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筮會楚子次

於萊山遂射師紫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

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

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蹇由歸

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命于巢遂啓疆待命

春秋

于零婁

杜氏曰零婁音平使齊立去聲易以計

切為子偶切否此切地直英切運音旋杜

氏曰巢婁音楚地彭山李氏曰蔡陳許頓

沈徐在吳北素服楚威而越在吳南能為吳

患楚子合此七國以伐吳夫攻之則也吳欲

比與楚爭則恐越人之報其後而吳自此不

易振楚矣是時季札仕吳能通達上國而不

能近結越人亦未見其謀國之善也然笑自

襄十四年至是凡四交楚兵奏見仇久而州

來之滅長岸雖父之兵斬富起馬至於伯舉

則一戰及郢夷然則以兵海人者豈非自悔

邪之道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

吳徐起稱人其大夫商或以為進之非也越後
晉王則其偽號而以國舉於其臣

則從其恒為耳非以為褒貶也
為楚通越制吳之始至衣

公二十年而越滅吳矣

端蒙交奮若之歲

義見隱

公七年

六年

章貢李氏曰景王九年陳哀公三十
三年紀文公十四年宋平公四十年

蔡靈侯七年衛襄公八年晉平公二十二年齊
景公十二年吳夷末王八年曾武公十九年鄭
簡公三十年秦哀公

畢元年楚靈王五年

三十五

昭公

紀文公在位十四年而薨弟懿登立是為平

公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秦景公之喪七月而葬魯人會之

道生

當尋國結交諸侯齊晉不待言矣遠如秦吳
微如滕杞無不使人會葬而君不與焉昭公
安得無出乎

葬秦景公

積齊程氏曰七月而葬魯天子
之禮也秦松楸伯而稱公伯爵

也秦人春秋主是姑莫見吳以遂
同中國曾以中國而會其葬也

李武子聘於晉且言晉改

夏李孫宿如晉

意齊高氏曰李宿取晉
已死而晉人未伐晉則有

詞矣晉受其聘而不討
此亦晉人下比之迹也

紀文公魯人會之

葬紀文公

章貢李氏曰不月闕文紀稱公
本爵也特文以顯其葬以正月

而葬以夏其得
五月之節歟

春秋

三十一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

之柳聞之乃以用牲埋書告公曰合比將納

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於

是華夷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華合比走之

衛公使華夷代之

寺音時大音秦楚馬
故切華並去聲焉于

偽劫走音秦胡文定公曰宋公寵信閹寺殺
世適座而父子之恩絕遂華合比而君臣之
義僕利人之能
亡國亦可畏矣

斷宋華合比出奔衛

彭山李氏曰華合比等
臣之於宋之古師也凡

書命皆皆有罪而見逐也若古師宋之首相也欲納華臣之義理或有之而華夷又為之微示可以為非實也故以經文為證則得夫自明乎宋平公在位之四十年它臣未有不安其位者而獨於華氏有罪去之不疑今三卿是非深知華元專恣之迹豈能勇於去惡如北戎

○傳 玄月不雨祈于上帝 案 章貢季氏曰月建戌口玄

○傳 秋九月大雩 案 子夏曰非禮也 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遂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之于房鍾 案 乾音干敗

春秋 昭公

必外切吐氏曰義楚徐大夫遂洩楚大夫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之東境也房鍾吳地一統志豫章吳楚之交今江西南昌府

○傳 楚遂罷師師伐吳 案 音度 羊作遂 蘇從

左穀此見楚之終不得志於吳也彭山季氏曰楚度至是三伐吳矣制吳將以求運於中國也其偶宜但已乎

○傳 案 子未敬子聘於是報遂罷之來也 案 音

○傳 斷 冬亦方如楚 案 清江張氏曰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始吳遠楚故申之

會魯不與焉今楚獲伐吳其惡益遠昭公非能以中國自尊而遠夷狄也今始通好于楚益不待遂廢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館陶王六曰昭公內見迫於強臣外見絕於盟主區區求附於不信之蠻夷空其終見逐也陸賡程氏曰諸侯不朝聘天子而聘諸侯主之為罪矣至此則兼聘夷狄見中國之益張矣

○傳 齊景公如晉遂伐北葵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葵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求嘗可也齊侯次于號葵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蒙而動可也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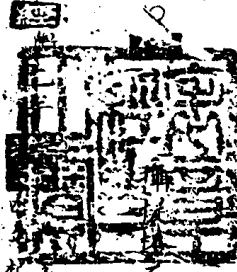
春秋 昭公

三十八

戊午盟于滹上葵人歸葵姬賂以瑾鬘王檜單耳不克納而還 案 葵並平聲單音假還音旋杜氏曰滹葵水名瑤白玉檜臣也單耳酒器以爵口圓而桓柱以玉為之

○傳 斷 齊侯伐北葵 案 章貢季氏曰北葵將仍史名而晉霸之無為矣彭山季氏曰齊侯伐北葵欲使納簡公也以大國之君親行而不聽其令所以罪齊侯之不忠而亦見齊侯之不振耳

春秋世學卷二十四



之歲
公八年

平公曰共五十年陳哀公三十
一年蔡靈公八年衛襄公九年晉平公四十二
年齊景公三十三年吳王夫差九年魯公二十
二年鄭簡公三十一一年秦
哀公二年楚靈王六年
齊魯平以釋平陰之憾

春秋
昭公

二十五 一

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氏曰平有三彼欲而

往乎於彼曰暨兩相欲曰及江劉氏曰凡平
者舉國而已故不稱其人於特昭公外娶於吳
而朝聘於楚深得其威因以此以強通齊為平夫
齊大魯小魯為齊弱久矣不自計德之厚薄勢
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連者不服
從者不親昭公棄其國死於外諸侯其之故也
特齊靈數使伐魯自是盟好中絕及景公一使
慶封來聘魯方附楚而齊亦方與楚睦是以與
之平言暨者齊欲平而我與之之辭也四明黃
氏曰戴氏以定十年及齊平為北水納趙氏以
下文宋孫姑如齊蓋盟為證則社預謂與齊
平者與齊無所事十春秋之世諸侯作能作合
謀信修睦無所事十春秋之世諸侯作能作合
聖人志其平者所以志諸侯之亂也主定十年
役書及齊平則其作離作分之情亦可見矣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在今華容城內孔氏曰雜記云此臺成則考
之而不舉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杜預祭之
為落者當祭中
雷之神以安之
大宰遷啓疆曰臣能得魯侯

遂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

大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

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

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祀曰我先

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受於今

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巷孤與

春秋
昭公

二

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

君德今君若步王趾序見寡君寵臨楚國以

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

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

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幣幣而

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昭公許之遂往朝焉

大音泰父音甫共音恭使去
聲賢者王見賢前切朝音朝

經斷三月公如楚

經斷新安汪氏曰昭公棄朝於晉
而不納又迫於強令而朝楚

其早季
亦甚矣

○**昭公**昭子蒯盭於齊平故也
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謂也對曰不善
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
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公曰然則何如對曰

春秋
昭公

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土音杜章貢李氏曰月建己曰余杜氏曰
土文伯名旬擇人謂選擇賢人而用之因
民謂因民而利之從
時謂順四時之所務

○**齊**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與桓公十有六年十月朔日有食之
八年五月二十有六年十月朔日有食之
二年五月二十有六年十月朔日有食之
月襄公十有四年二月二十有一年九月十月
二十有三年五月二十有四年九月十月
八月二十有七年十月二十有八年九月十月

○**齊**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左氏曰襄公之嬖人嬖生公孟與靈
公元繁之足不足故孔成子立靈公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惡卒惡卒

○**齊**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李武子死
始封及行父而始入至宿而廣土取邑俾封
君矣宿卒而意如繼之魯國不得寧矣我
許氏曰李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改革公
室唯己所利取運敗苦幾陷其君則知執庚

春秋
昭公

之禍其專欲無忌
之冒非一日矣
孫意如嗣為上卿
氏曰宿子紀曰悼子先
卒意如嗣是為平子

○**齊**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齊平故蒯盭往蒯盭也

月之節魯造微者往會亦
待禮時志私與魯公商
得禮時志私與魯公商
得禮時志私與魯公商

八年 章 黃季氏曰景王十一年陳哀公三
年蔡靈公九年衛靈公元元年晉平公二十四
年齊景公十四年吳夷末王十年魯武公二十
一年鄭簡公三十二年蔡
哀公三年楚靈王七年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
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哀公有廢疾司徒招不
說於大子殺之

春秋
昭公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弑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弑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侯疾命世子偃師監國公子招專世子惡之
招弑世子偃師自立陳人不與而止彭山季氏曰
先公之子凡為卿者皆稱公子如公子益師公
子孫皆隱公之諸父也公子慶父公子牙皆並
公之元弟也為卿則稱公子者重卿統以別於
大夫也其為大夫則稱國政而未列於卿者與
者不同則稱若若諸父則如華於隱公時不稱
公子是也凡弟亦然如吳餘祭之使札是也雖
未有戰位而有親故食大夫之祿與與同衛
繁齊年鄭語衛陳黃泰陳宋辰是也其以罪
討而越之於屬籍則不稱弟如鄭段是也陳招
晉號稱公子矣及殺世子乃稱陳侯之弟者招

晉侯為卿行事於諸侯雖神監國而社之吏以
公第食大夫之祿故招殺之而使直為卿故是
人親而殺之又稱公子也泰山原氏曰以朱父
之親不顧宗社之重其家嗣致是成陳招罪
大矣

陳哀公在位三十五年而薨
左氏曰
哀公繼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晉築虎祁之宮于赤狄子賀之
赤狄音斯
赤狄音斯

晉平公築宮於虎祁之地在絳西四十里
汾水息齋高氏曰前平是成章華之臺召諸
侯落之至是晉成虎祁之地而諸侯皆往賀
賀之晉之效尤如此霸業之不振宜哉

春秋
昭公

游吉相簡公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
大赤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吊也而又賀之予

大赤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吊也而又賀之予

大赤曰若何吊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相去聲大音泰杜氏曰史趙史官子大
赤即游吉襄陵許氏曰財賈則國貧沒
頃則民疲綽綽雖取輪與之功盛則恭謹
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吊而諸侯賀之是以
人居安於危亡而不自知蓋護之者衆也當
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圖唯官室之衆
以為安且樂也平
公之志可謂平矣

亦子如晉
非禮也

陳于微師赴於楚且請立君公子勝慰之於
楚楚執行人殺之公子留走之郢

楚人執陳行人千微師殺之已齊高氏曰

秦之使不告於大王及赴於秦秋雖去秋不當
執而殺之然微師之死亦宜矣彭山李氏曰千
微師計去且請立君也楚以陳為亂國特欲成
之惡其言立君且微師詞不若殺之非其罪也
陳公曰楚靈因陳亂以為利賊殺不辜欲以震
怖陳國而墟其宗社陳公子留出奔鄭齊

春秋
昭公
七

高氏曰微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春秋
明微蓋如此彭山李氏曰留彌父子未立為君
也留奔而陳無君矣此
楚之所利於滅也

李孫簡其車徒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宋繩證切杜氏曰根牟魯東
界商宋地魯西界與宋衛接

秋蒐于紅紅戶求切杜氏曰蒐數車實簡

蕭縣有紅亭胡文定公曰蒐春事也秋興之則
遠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
公不與焉而兵燹在臣下則恃人理此亦直書
其事而自見者也凡龍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
非禮以動民而後上足於君父昭公至是
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後霜之戒甚矣

陳司徒招欲自立公子過欲立公子留以定
國未克楚人殺千微師招歸罪於公子過使
國人殺之以謝於楚招立音招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茅堂胡氏曰稱人

國亂無政衆人擅殺非討賊之詞也蓋殺世子
僭師招實主謀孔無行之而非過之所欲為耳
過不欲為招於是歸罪於過而殺之故稱人以
殺而不去其官也春秋生招殺僭師於前人書
楚師殺陳孔吳於後而過稱大夫其不與殺世
子明矣彭山李氏曰陳人者公子招之黨也公
子過哀公弟國亂無政衆以立留之罪歸於過
而殺之蓋招以自解於楚也實國之怕於是也

春秋
昭公
八

是秋不雨竹于上帝

大雩子夏曰

楚公子棄疾奉孫吳以圖陳滅之杜氏

者僖師之子哀公
之孫陳惠公也

斷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石林葉氏曰楚為

討賊也滅國而已楚師高氏曰春秋之書滅者

楚之甚也稱師者見其情衆也楚以夷狄而興

師以滅中國之諸侯者實由骨肉相殘以致然

耳豈非陳背中國而即楚欽乎幸為夷狄所滅

深可為後世之戒然而陳國之亂中國不誅正

之逆使夷狄藉口以為討而滅之如公子招死

有餘罪夫楚宋人之亂滅人之國也以此可以

禮義責之哉罪中國下自正而致夷狄之過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招者

賊也則有而放之于越則無罪之人也則執而

殺之其刑甚矣楚靈公虐無道滅人之國又

為法刑殺陳孔氏

也如此殺陳孔氏

曰孔氏自宋之盟見於楚執陳國之政久矣視

君之亂從君之昏而無所正故蓋不能為有無

昭公

者之雖有罪必不如於招夫錄楚之故招而殺

與見楚滅人之國而以私意放殺其臣初不問

罪之輕重也彭山李氏曰孔氏陳師公孫寧之

後也楚既入陳然後問殺悼太子之故招專權

治其國致軍公子作亂以居滅亡二以見王政

不行焉此暴橫中國不能自存而家墳至此可

以為水

楚免

徒往執徐之歲

義見隱

公十年

九年

章貢李氏曰景王十二年紀平公三

年宋平公四十二年魯靈侯十年衛

靈公二年晉平公二十五年齊景公十五年吳

夷未五十一一年魯武公三十二年鄭簡公三年

三年秦哀公曰

年楚靈王八年

楚子在陳召魯昭公使子亦致子觀焉

昭公

春秋

斷

春亦方會楚子于陳

思齊高氏曰中國諸

既不能致亦宜同心疾之奈何及使大夫往聘

問邦呼兒亦方如晉之事有以知天下之宗楚

矣

許復請遷於楚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

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

然舟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

城外人於許

復扶又切父並音甫杜氏

李氏曰城父本陳之間地在

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

李氏曰城父本陳之間地在

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

李氏曰城父本陳之間地在

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

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

斷 許遷于夷 **釋義** 杜氏曰許長鄭欲遷故以自遷

不能治其國家然亦可以見世之矣

○ 火于陳

斷 夏四月陳災 **公穀** 作火考 **彭山** 李氏曰陳

不言日然而春秋特書于陳者必有其故矣胡
康侯謂亦于使平而歸詒陳故恐未必然蓋亦
子會楚子于陳在春而陳災在夏已逾時矣安
得以為未于日擊邪使使示于不言其事則春
秋果不必書乎殆非聖人經世之志也夫陳已
亡矣其民則先王封國之遺而心實不忘國復
者也國亡而天災尋及誰與憐恤哉有志於興
滅國繼絕世者寧忍坐視乎故春秋因民心之

春秋

志于陳向國興復而書災以寓存陳之

○ 孟僖子聘於齊平故也

釋義 積齊程氏曰僖

也

斷 秋仲孫矍如齊

釋義 搜俱縛切息齊高氏曰自

修舊好此齊平之故也齊平而不未釋

○ 李孫欲娛公於岐而築園于郎平子欲其速

成也亦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園猶可無民其可

平 **釋義** 並音稼馬音
煙勤精了切

斷 冬築郎園

釋義 息齊高氏曰文王之園方七十

外莊於大國亂亡危辱地矣是之弗慮而速築
郎園非特勸民也苟先雖尤皆下得往志有歸
矣石林葉氏曰古者諸侯一國成公築鹿園過
矣今又于郎築焉其為民不亦殆乎清江張氏
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之居以耳
目之娛而日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
於此可不戒哉

○ 視智大芊落之歲

釋義 義見隱公

春秋

十年

釋義 韋氏李氏曰景王十三年紀平公四

衛靈公三年晉平公二十四年魯宣公十一年
吳夷末五十二年魯武公二十三年鄭簡公三

○ 齊惠樂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疆於陳鮑氏

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

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遣子良醉

而誘逐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

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援甲則必逐
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逐伐樂向

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馬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

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子曰庸愈

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

卜使王吳以靈姑鉅辛吉請斷三尺焉而用

之五月庚辰戰于援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

追之又敗諸虎門樂施走之魯陳鮑分其室

春秋 齊與魯同惡焉故切焉並音煙鉅音不

氏曰樂高二族即子雅子尾之後皆祖志公

子旗即樂施子雅之子子良即高強子良之

昭公 姑鉅公族名平謂帥師也王吳不救同於君

師援齊地莊六執之道

夏齊樂施來奔 齊樂施王氏曰公羊齊作晉

齊高氏曰樂施高強以兵攻居欽伐居以伐陳

而受其奔亡之臣失信恃義已甚其亦意知之

所為乎道生接樂施之奔雖起陳鮑見晏子相

其君而命國人遂之則施因有罪而廢以國法

者也彭山謂左氏為妄殆未之詳耳蓋傳國有

大謬者如仲子桓母慶園一人首止定世子晉

文召表王書臣試居夫谷求田之類是也有真

楚戰外崔慶作亂昭公孫齊之類是也有可據

者如鄭伯克段紀本始庚辰舞即季文姜載極

心考之斯可 以析其衷矣

李平子復以三軍伐莒報蚡泉之役也

後扶人切彭山李氏曰魯之三軍既掌於三

家夫未孫不預而亦代將者見合中軍在

躬卒之後乃李孫所欲自專而端則不欲專

掌其軍也故獨居守不出此端之所以為賢

欲自結外其後非三家不將兵矣道生按現

據昭二子豈不賢於仲孫後況禮與何志乎

惜大不救州仇 之莫能繼耳

秋七月李孫意知亦弓仲孫饒帥師伐莒

本納趙氏曰魯乘莒亂取運納車夷取年

敗之矣今又問晉之衰三卿並出欲一舉而滅

之不振甚乎意知之罪不可勝誅矣館陶王氏

曰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專國而公不得為政

也胡文定公曰前已合中軍矣局為備以三卿

並將乎李氏戰中軍四分公室其其二家各

有其一至是李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

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日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

之衆焉已私耳以為後古則誤矣哀公以來既

作三軍地皆三家之上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

○ **晉平公在位二十六年而薨** 吳都李氏

舊類國存矣 日孟子云

晉平公之於夷唐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故在夷唐者壘棄此其所以削弱不競欽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字夷平秦亂城淳于晉邦年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下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足云哉方桓公之初每患霸權太強而上攻弱之義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霸權之不誑強也雖首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投之下則下強而上弱中國不能制而投之夷狄則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千金之利已弗能守呼庸人而分之雖三尺之童弗為豈有尊為邦君而投權於大夫與漢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人欲自毀藩籬雖仇讎於燕下而與之干情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而投權於夷狄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蓋世有苟道自便者偷於及身之謀而忘乎後日之害平公則謀出於身而害見乎身何其謬歟漢梁之事諸侯在

春秋昭公十四

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苟惟一悲而十二國與或後五年樂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樂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美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晉諸侯以昇楚是宋權以假之也據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益十年無與中國之事矣子夷嗣立是為昭公此皆身致之也

經

戊子晉庚戌年

義詳隱公三年宋公昭平與僖公九年晉庚戌諸年

三十有四年晉庚戌年三十有二年晉庚戌重耳文公六年晉庚戌宣公九年晉庚戌成公十年晉庚戌襄公十年

○

晉平公之春三月而葵未孫昭子會之

斷九月未孫始如晉 昭公羊亦作會 今考從石經 續齊經以御會 葵晉平公 續齊經氏曰平亦松誼非禮也 葵晉平公 公亦齊爵也 道生按三月而葵非禮也 平之葵傳也 以三月昭其效尤者乎

宋平公在位四十四年而葵子佐嗣立是為元公

春秋昭公十五

斷冬三傳無冬字 闕文也 石經有之 十有二月 有言 甲子宋公成

辛

商橫敦牂之歲 續齊經見桓公元年

斷十有一年 有言 續齊經 紀平公五年宋元公佐元年蔡靈公十二年衛靈公四年晉昭公庚元年齊景公十七年吳夷末王十三年晉武公二十四年鄭簡公三十五年秦

宋公六年楚靈公十年 宋平公之春三月而葵子未敬子會之

○

斷 春王二月未方如宋葵宋平公

列之葵非

○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

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言

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

七十人使公子棄疾圍蔡蔡宣子問於亦向

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

春秋 昭公 十六

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

然躬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子奉孫吳

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

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圖其國雖幸而克必

受其咎弗能久矣蔡克有給以奪其國紂克

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

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山惡

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時用

之力盡而斂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

正去聲 空音若 壯氏口而決之寸楚子
力盡自斂無復扶助決而不可沒振也

經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殺之于申

乾考石經從 胡文定公曰此討蔡也雖誘

左穀音班 殺之疑后無罪而誘楚子

而稱名何也世子執我其君誘我與通會盟十

有三年矣是中國受焉為秋而莫之覺也楚子

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討致討執殺於蔡討其秋

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秋居之罪而在

官者無赦焉殘其身諸其官室謀於蔡聚置君

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

度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伏欺誑

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

得一特誦毒於後願危成俗天下大亂聖人深

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應遠矣東山趙氏曰既名

楚子以正其罪又名蔡侯以謹其終以夷狄殺

中國之君故詳之爾所以謹筆夷之辨且明非

討罪也道生按曰外卿以楚子名為討字非也

衛人滅邢與衛侯相連故傳焉者因之而

誤此度殺楚比執度甚遠安得誤楚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

其罪而伐之倡大義於天下今乃誘而殺之蔡

取其國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

矣棄疾不待陳止又帥師圍蔡此不待陳止而惡見者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始至不先於經者皆謂常事合禮則不當誌其
喪定哀五公不書夫人至皆合禮者也文姜以
齊侯送而書姜以姜女而書出姜以卿
隨臣而書嫁姜以終送姜以終歸而書
不合禮者也唯昭公孟孫以同姓歸而不
書左氏謂齊歸為妾以經證之知其非也

李孫復簡車徒于南鄙用天子之禮焉

復扶人切

入苑于比蒲

春秋世系卷十八

陶老切特六畜會車馬齊賁賁賁成三千而
迫生按比蒲之苑有五罪焉一借天子之禮二
不忌其君三子之春三苑春田也而五月不特
四比蒲非其常也五無事而簡其車徒三家
自隸其兵也當是時氏皆三家之兵兵皆三家
之兵而昭公孤矣未向知其已
早康侯繼其無本有以也夫

郭莊公孟僖子盟以修好

何兩執郭子又取其田既而魯幼度其費我
之奔郭受職紀之奔先陳益深至同盟重兵
會悼公之莫是以此
盟校祥以修好也

仲孫復會郭子盟于校祥

舒城王八曰仲孫復也公自魯而歸也
孫齊侯歸之而從會盟魯之臣子於其
親盡之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大
不能救蔡物無以規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

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韓起合大

夫于厥慙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楚之兵與不救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

楚益驕有以重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是韓起

春秋世系卷十九

之罪也道生按晉之不救陳蔡守不之盟故
也晉懼楚責其渝盟不敢不同其好惡然楚
與陳蔡同會盟而竟滅之信安在郭使當
陳招殺世子蔡殺弒父之特晉將上告周室
今天下諸侯以王命召楚而討二國謀招
置賢居以定之度維暴橫敢不服乎觀悼公
執無石後彭城而楚不敢與爭惟大義能服
其心故耳晉聽羣臣之謀守小信而棄大義
援楚以柄而使人請為平賊其失其楚
所以益肆而晉所以卒裂於三卿也欽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

佗鄭軍虎曹人杞人于厥怒昔去聲公羊作屈
石經從
左校
之勢可
知夫

○
東
泉歸之春五月而葵昭公無威容晉亦何聞

之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害國不廢苑有

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國不恤喪不忌君

也君無威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

能無卑乎道生校昭公之弟故歸未嘗

也故其姑終不見於經昭公非泉歸所出故

無威容三家因而范紅盟校伴辱無所忌然

春秋
昭公

則公室之卑必
由其上致之矣

○
斷
九月乙亥葬我小君襄歸三傳作齊歸下

道生校襄公母弋氏以妾母而禮之齊於嫡

夫人故稱之曰齊弋世子野之母同襄公之

嫡夫人其從祀如成姜禮也子夏是而三傳

非夫或曰齊有子亦齊子齊亦禮也則禮之曰

齊子固禮也成姜而曰齊姜襄歸而曰齊歸則

傳寫之謬乎不然豈有姑歸三世而同一謚者

○
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中無宇曰不祥

大音秦東山趙氏
曰岡山楚之山也

○
斷
冬十有一月音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

以歸用之存耕趙氏曰楚滅陳誘殺蔡

則以世子有不得為之報也微陷彼執之其淹

楚師也殺之以為報也聖人詳錄其事窮楚之

惡所以簡吾中國王綱既墜諸侯人豈肯從之

能救致夷狄之自恣一至此也胡文定公曰父

母之難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外死不降至於

春秋
昭公

○
重光協洽之歲重平聲義凡

○
斷
十有二年音齊景公六年元公二年

衛靈公五年晉昭公二年齊景公十八年吳夷

末王十四年魯武公二十五年鄭簡公三十六

年秦哀公七年

○
齊景公使高偃納燕簡公于唐杜氏曰

也燕列邑中山有唐縣

於是景公有志使爾

春秋齊高偃帥師納北葵伯于防

左氏曰伯于防字考石經從公

穀行今倚大國之力十年始克入其邑其為

君可知矣然諸侯出入處置自如又

以大大而納諸侯玉網不探其矣

鄭簡公在位三十八年而薨

鄭簡公在位三十八年而薨

鄭簡公在位三十八年而薨

鄭簡公在位三十八年而薨

鄭簡公在位三十八年而薨

鄭簡公在位三十八年而薨

鄭簡公在位三十八年而薨

鄭簡公在位三十八年而薨

鄭簡公在位三十八年而薨

鄭簡公在位三十八年而薨

鄭簡公在位三十八年而薨

鄭簡公在位三十八年而薨

鄭簡公在位三十八年而薨

鄭簡公在位三十八年而薨

春秋

昭公

吾其與之也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孫子

誦之我有子孫子孫之誦而元誰其嗣

之鄭人游於柳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

政如執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

政如執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

政如執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

政如執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

政如執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

政如執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

政如執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

政如執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

春秋

昭公

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為其為美錦不若

多子簡聞學而使學者製為其為美錦不若

多子簡聞學而使學者製為其為美錦不若

多子簡聞學而使學者製為其為美錦不若

多子簡聞學而使學者製為其為美錦不若

多子簡聞學而使學者製為其為美錦不若

多子簡聞學而使學者製為其為美錦不若

多子簡聞學而使學者製為其為美錦不若

多子簡聞學而使學者製為其為美錦不若

多子簡聞學而使學者製為其為美錦不若

多子簡聞學而使學者製為其為美錦不若

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昭聞之國特
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漢書曰若吾子之言
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教世也既不能承
命故志大患上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
出而作火以請利若藏事辟為火如象之不
火何為觀此則子產相鄭有功而其為政得
夫亦可考是朱子嘗謂管仲之德下勝
其才子產之才下勝其德可謂唯論矣

○
素嗣立是為定公

○
斷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
宋華定如魯通嗣君也
華去聲杜氏曰
華定華極之孫

息齊高氏曰魯始以卿供平公之
葵故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
春秋
昭公
二十四

○
經
斷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
晉人懇魯于晉晉有平公之奉永之治也昭

公朝晉晉人拒之於河
治平聲朝音潮
彭山李氏曰昭

公之朝晉豈其所不得已哉晉以事大之禮責
諸侯意不在礼而在賄也苟有賄焉兵責卿
不行可也何必居親往哉魯攻在私家公室
不能具賄而用事之臣自佚逃責強其君親
往此意如之惡也公至河拒還是意如無君
道其君以辱也然則明年公不與盟意如之
義其端蓋
在此矣

○
經
斷公如晉
茅堂胡氏曰公有夫人哀婦之奉
未及練祥而出行朝禮已不立矣

○
至河乃復

其能遂乎
氏曰魯受晉之款臣既已敗其師成其國又取
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
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微為所卻豈晉之諸臣
曲為季氏之地公每至晉微為所卻豈晉之諸臣
趙氏曰昭公之世晉衰已甚然不敢不朝者晉
水世霸之餘威猶足以軋諸侯也然朝之
而不見納則以晉政多門而魯之土地人民皆
三家有之晉人謂公不能為有無也左氏謂南
蒯子仲謀季氏仲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晉人辭
公南蒯懼以費如齊子仲還及邾亦齊使晉
人仁以甘故二子何懼之甚惟季氏覺二子之
謀恐公怒已於晉故私屬晉人使不納公共二
子所以奔且救也較梁之說必有所傳後公孫
于齊再如晉次于晉地之乳炭而晉終不買助
春秋
昭公
二十五

○
公及簡則由晉大夫知有
李徐而不知有公故也

○
經
斷鄭簡公之喪三月而葬
左氏曰鄭簡公
卒將為葬除及

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亦使其除徒執用以
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
曰不惡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
之司墓之室有書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
則日中而城子太亦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
賓何子產而諸侯之賓能未會吾豈憚日
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
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
成也魯人會之

○
經
斷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曰三
月而葬速

○或謂成熊於楚子成虎字謂成虎若赦之餘

也楚子殺之杜氏曰成虎今于王之

四年開微作亂今楚度信

說此言若赦之餘以討也

○楚殺其大夫成虎左氏經作成熊傳作成虎公

皆作威虎宋氏曰虎以猜忌信謠殺無罪

今從之之成虎故書曰楚殺其大夫

○是歲桐壯玄之月無事相去聲義見

○秋七月義見隱公六年秋七月及九年與

桓公四年九年十有三年杜公四

年十有三年二十年僖公十年二十有

四年三十有一年宣公十有二年同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

李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

臣子仲許之南蒯語亦仲棧子且告之故季

悼子之卒也亦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

伐莒克之更受三命亦仲子欲構二家謂平

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

子昭子曰亦孫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

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

固有若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李氏訟

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亦仲子故亦仲

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

晉子仲還季氏知其謀逐之適齊齊音

與嫡同朝音潮順音

坡愁魚各切運音旋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齊音

高氏曰君子於愁蓋識其妻而哀其志也彭山

季氏曰左氏謂愁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

叛如齊子仲還及衛南蒯逃介而先父郊開費

叛逐奔齊與經下合蓋凡奔書出者皆自位而

出也若以為及郊開費叛而奔則當與公孫放

之奔莒公孫歸父之奔齊同則烏得不出書哉

且費叛在前則雖愁奔而即當圖費矣何以遲

逾一時之久邪竊意公子愁之奔本為謀季氏

而南蒯與之同情則因愁奔而始自疑生亂費

叛當在後又劉原父曰此則季氏之仇而曾志

臣失竊意假於張公室

以濟其私何足取乎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頰尾使蕩庚潘子司馬

智罃尹午陵尹喜圖徐以懼吳楚于次于乾

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罔翠被豹舄

執鞭以出僕折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

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君熊繹與呂緄

春秋
昭公

二十八

王孫半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
 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
 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君蒞在荆山草
 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
 挑孤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
 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
 國服事君王特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
 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
 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

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
 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美賦皆千乘子與
 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
 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鉞敢請命
 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
 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
 王出吾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五墳三典

春秋
昭公

二十九

八索九丘對曰臣嘗聞焉昔桀王欲肆其心
 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臣聞其詩而不知也若聞遠焉其焉能知之
 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
 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
 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
 日不能自免以及於難孔子曰古也有志克
已復禮仁也信孝哉
 楚靈王若能如是楚靈王若能如是
豈其厚於乾銘則乾銘乾銘音乾音干援于
院切雨于句切父並

音甫從分並去聲去上聲音音音音音音
 音供美音即乘絕證切與音煩誠音威秘音
 為如字焉能之馬音煙杜氏曰乾銘在燕國
 城父縣南皮冠田獵之冠後陶秦所遺羽衣
 以竿羽飾披以豹皮為鳥熊緣楚始封之君
 呂叔齊太公之子丁公書顧命作段王孫牟
 衛康赤之子貞伯樊父唐木之子晉虞尚父
 周公之子魯公四國一陳二蔡三東下夷四
 西不美工尹官路其八名鉞斧也鉞柄也析
 氏招名周司馬惜惜安和兒常氏曰不美楚
 別都頓川定陵有東不美襄城有西不美楚
 卑孔氏曰墳大也三皇之書太昊為天墳神
 農為地墳黃帝為氣墳與帝也少昊頓項帝
 嘗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
 謂之八索九州之書謂之九丘

楚子伐徐楚子高曰徐吳之甥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君肆矣能無及乎

晉中行穆子將兵攻中山之白狄

晉中行穆子將兵攻中山之白狄行音抗

去聲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帥音平三傳無荀吳帥師四字亦傳寫脫之爾而穀梁遂以為狄晉字聲甚矣

今考子夏石經古文補之杜氏曰鮮虞曰

鮮虞氏曰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下飯子

止齊陳氏曰楚虎執齊慶封放陳公子招殺蔡

侯假討賊之義以盟諸夏而晉連平有事於

春秋世學卷二十五終

鮮虞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詳於秋

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故傷書以

著其罪道生按左氏謂荀吳偽會齊師假道鮮

虞遂入昔陽果爾則經當書襲矣今書伐則鳴

鍾鼓而聲其罪乃傳委也胡文定因於遂王

殺梁狄晉之說皆由未見石經古文故耳

春秋世學卷二十五終

春秋世學卷二十五終

春秋世學卷二十五終

春秋世學卷二十五終

春秋世學卷二十六

昭公三

玄戮君難之歲昭公三年

昭公三年

十有三年有音

年宋元公三年蔡平公僖元年衛靈公六年晉

昭公三年齊景公十九年吳夷末王十五年曹

武公二十六年鄭定公寧元年

秦哀公八年楚靈王十二年

子仲之齊南蒯以費拒季氏季氏使子亦敬

子討費弗克敗馬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

為囚停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

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未如歸

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

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

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

人叛南氏

費並音松衣令並去聲食令

似為並于偽切共音供馬音

春秋世學卷二十六

春秋世學卷二十六

春秋世學卷二十六

春秋世學卷二十六

春秋世學卷二十六

春秋昭公

昭公

叔不害而前者微者名氏不登于策此史非也
大子則費叔為內諱也而華亦子之國費則叔
可知矣也齊高氏曰費季子之國費則叔
之見家臣之強季氏之無君也家臣以邑叛不
以君命而使大夫討之如是則大夫非魯之大
夫也季氏之大夫也師非魯之師也季氏之師
也如是而欲討前不忠之君也山陰陸氏曰凡
家臣以邑叛志不書叛但書大夫國之則邑叛
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大夫臣待專邑以叛
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清江劉氏曰使
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人之道諸侯雖
大國執教慢諸侯必無惜天子其大夫執殺大
夫必無惜其君其告臣執殺故南蒯雖以責入
齊而春秋未以叛誅前非寬前弗誅也事有本
末法有原青季氏未得以叛名前其不正扣乘
非一日之積正已而物止此之謂王者之術

楚子殺大司馬遂掩而奔遂居田遷許而質

許圖蔡消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

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命越大夫戮焉王登

闕常通中弊又變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變成

然故事蔡公故遂氏之族及遂居許圖蔡消

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卷職之族啓越

大夫常奇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觀起之元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

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

子晉晉師送子干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

春秋昭公

昭公

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連行已拘
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
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曰失賊成軍
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子若能死
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
以濟所欲且違與何適而可最曰與之乃奉
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圖楚公
子比公子吳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師
陳蔡不美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

邲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

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濱

務牟與史弼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

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吳肱為令尹次于

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

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後所後者刺

師及營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

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

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侍者之子
先為楚子

春秋
昭公

春秋
公

春秋
公

春秋
公

華策於楚樂莫以告也晉昭嗣世承父之志欲
合諸侯與子楚楚威應之會計無所施故來楚
有隙而奉公子比以歸則羣小開門迎納而即
鼓衆以至乾路道自蔡都而觀從在蔡亦從
馬故楚之弑公子比倡亂而弑之其歸晉人
奉之而歸也則主謀此者專在晉矣考之書法
其義弑其君虔于乾路乾路在平陸
州東南二十里楚樂莫章於此以特駐師游
觀此既至楚國國策位乃道自蔡都使觀從等
攻章華臺而虔瑱也道生按夏日月者北時之
月也文死以五月而不月不日者以虔之死由
於此之歸故蒙上月以見之蓋此章於時而志
其守林於利而忘其義猶於從之謀而津津
然有取位之心故曰其歸而正其首惡之名以
為此不歸則虔不死也此雖欺辭而不受可得
乎此春秋特筆別嫌明復本誅意之法以晉君
臣之義為好特矣非聖人其孰能修之又快楚

春秋

六

虔之敗內則汰侈以於民外則強暴而潰武負
乘於上土崩於下不善之積有自來矣其得
國以來勇盟中國執徐子滅頓伐吳滅陳及蔡
殺微帥九夷誘殺蔡侯用蔡世子非人類也春
秋比書其事而終以見弑蓋或相矣前乎虔者
宋瑒齊襄楚昭齊南人晉厲齊莊後乎虔者吳
大差齊閔王秦二世秦符堅宋義恭魏主珪齊
主湛周天元隋楊廣梁元帝唐莊宗金元顯亮
皆以殘賊不仁殞身亡國如出一轍豈不哀哉
聖人惻隱之心對於此則明乎此則知蔡理欲
辨微或懼謹攝正心修身刑于家邦以及天
下王通漸次天地同流豈特深其身哉此所以
為克己復禮之學見諸行事
深切著明不但空言而已也

○

素觀從謂子干曰不殺素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子干曰余不恐也子王曰人將恐子吾不恐

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素疾
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受成然
走告于子干皆曰王至矣國人殺古司馬特
求吳君若早自國也可以無事衆怒如水火
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
子皆自殺丙辰素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
于皆實皆教殺因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服
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
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後

春秋世

七

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
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聞卜乃使為卜
尹使技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犂犂之田事畢
弗致鄭人詰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犂犂
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犂犂降服
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子曰子
毋勤姑歸不殺有事其告子也
音註還音旋敗必外切道生按微從首亂類
後唐皇甫暉公子比類趙在禮素疾因而得
國類李嗣源楚虔之敗類唐初共王無冢通
莊宗素若賊臣古今一轍耳

有寵于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
析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杜榑乃編以壁
見於羣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
之既乃與已姬密埋壁於大室之庭使五人
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封加焉子于子
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組關帝
龜屬成然焉且曰章札違命楚其危哉

共音恭適並音嫡見音現大音泰齊音齊長
知賞切厭伊結切屬音記氏曰已姬共主
妻人室楚祖廟使五子皆齊戒而從長幼之
序以入拜於楚廟之庭中也關帝龜知乘疾

將立故以其子記之且言共王章立子于歸
長之禮違當壁之命終致靈王之亂

韓宣子問於平子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宣
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
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一人一也
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
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于在晉十三
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違者可謂無人族盡親
族可謂無主為羣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
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忘楚君子干涉五難以

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章疾乎君陳
蔡城外屬焉苛虐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逞
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乖姓有亂必
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
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誰能害之
子午之官則石尹也數其貴寵則度子也以
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
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
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管衛以
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
肅不蔽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
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
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契擊實佗
以為股肱有齊宋陳楚以為外主有樂卻狐
光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忠懷秉民
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

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于共有寵子
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何以冀國

上聲從音疑聲 亦由切部乞送切共音恭
惡為故切好濟相施並去聲亦民比切數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續齊經三曰公羊

公子不曰其君不可言殺也胡文定公曰棄疾
立比為王而己為司馬司馬比也而人殺之則
宣書曰棄疾執其君比而曰秋公子比何也初
子平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未則未以
往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曰族衆而使之入楚
則入殺太子比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奔於
國中謂衆如仇水人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
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新為而比未

春秋世學 卷十

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吳
莊弟也棄疾其弟也立比為王莊為令尹疾
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宣書曰
楚人殺比而春秋更文歸歟棄疾者誅其本意
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
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道生按比
言楚人殺比者棄疾欲取位而致比於死非出
衆人之所同謀且比雖武君而未得定乎其位
與衛州吁齊無知不同故直曰棄疾而仍曰殺
公子比所謂兩下相殺之詞是也或謂棄疾乃
真能討疾者果爾則比不當稱公子矣且棄疾
若非始謀為比則其得位之後何以改名居乎
諸詳經文書法而考事情之曲

晉將徵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邲南甲車四千

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亦相鄭伯以

合 治平聲乘繩證切大音泰相去聲壯

彭山季氏曰晉平公時與楚並主夏盟自宋
號一會以來晉多讓楚繼以無度秦唐遂無
忌憚晉之失諸庚辰之役矣宣公為邲之故
我桓公嗣世欲復霸國而人莫從不救大
合庚辰之會秋蔡不能晉亦無如之何矣不
得已而奉公子比以歸假子殺虔以除中國
之患而昭公始得大令諸夷使同推晉以為
盟主焉劉子亦願者假王臣以為重益仍成
會以取郟故而特封晉盟以投壺故而特服
齊則恐未必盡然于益魯之代苦於經本無
取郟之言齊之代與於傳徒有投壺之戲豈
可據以為平丘會盟之實哉若夫諸侯既散
而欲示以威此則勢之所必至也但不能修
德以一人之心而徒恃車甲 晉人將尋盟齊人
之盛句以使人心服耶

春秋世學 卷十一

一 不可晉侯使亦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
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
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
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師王賦元戎十乘以
先啓行遲速唯君亦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
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
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亦向曰
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
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

不昭共則不明不明不共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閉朝以講信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信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先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快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共以往遲速唯

君亦向曰諸侯有聞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

辛未治兵建而不飾壬申復飾諸侯畏之

帥晉車共音恭問好不治之治並去聲朝音潮治兵之治平聲復扶又切家氏曰自晉楚為成晉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始慎苟安無復自強之志楚由是竊霸權虎視中國

晉君臣伏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楚度罪盈惡給自底獲亡晉昭乃復為會于平丘號召諸夏如病瘠沉痾之人強自走柱人之見之者知其無能為是會也齊不肖受盟晉人治兵報南人陳戎馬晉人苦人懇于晉而與之盟晉亦可鄙甚矣

邦人苦人懇于晉

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晉侯不見公使亦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

晉侯不見公使亦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

晉侯不見公使亦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

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

對曰君信蠻夷之詐以結兄弟之國棄周公

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亦向曰寡君有甲

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

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憤於豚上其畏不

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

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鄭之怒以討魯罪問

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

平聲泰山孫氏曰與公同事而不同盟非所以宗諸侯也天下孰不解體故自是紀會也

於此甲戌設方明于平丘令諸侯日中造于

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亦

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速使

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

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

者旬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

給也敢以為諸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

給也敢以為諸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

給也敢以為諸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

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調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晉人許之既盟子太亦谷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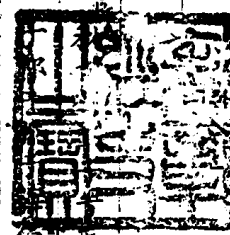
春秋世學

十四

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春秋世學卷二十六終

春秋世學卷二十七



張氏曰當時晉平主盟內寵嬖佞益其心外建宮室誇諸侯故楚度盡召諸侯而肆為宗主吞滅視諸侯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度死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親親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咸與平丘之會所以益隆霸業也八月甲戌盟于平丘

春秋世學卷二十七

十五

再言平丘者先會于平丘後盟于平丘不得不與楚與蔡丘同然蔡丘之會平周公與會而不與盟今則劉子與會而後與盟矣至其霸業之盛衰人心之離合又有大不同者焉故陳氏曰晉之合諸侯止此郭陵之後參盟後作晉非主盟矣道生按平丘書法俱因舊文非筆削所加然晉人與盟其罪有七則比事考之皆即文可見所謂七罪者以諸侯而僭天子之禮罪一上戾天子之老而執血罪二以戾邦之故諸侯皆戾不思自天以補其愆而聽示向之詐謀於兵甲之詐力罪三楚人暴橫陳與蔡甘心不恤而唯視之陵罪四乘楚之弱竊出會盟不能以聽鎮撫恩懷後霸之機而惘然焉諸侯益咸與平丘之會而後與盟而不盟罪六難執意如取貨而克季孫益肆而無憚公終之以見違罪七也自新盟之後晉日以微制諸公之廢有公不與盟

勝諸侯大合雖非正道然皆侯諸有土中受陳
夷以之戰不能協此崇英王室乃離魯而自
為盟其何以服衆哉然魯以千乘之
君而不保與盟亦其有取乎之過歟 晉人執
季孫意如以歸晉文之公曰晉人以執非
弱三家專魯而季孫意如之自文以來公室微
強邇元年伐晉而季孫意如之自文以來公室微
以自封殖而使民食於其下不至其失何
以為非霸討乎晉人若懷私意所請有無之狀
究前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此罪執之之
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遂於魯卿更意如之位
收欽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魯三家臣領
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卿通好亦不謂之義
吾而郭邦之故人不非公意也徒以私害之言
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逐辭魯君而執意如則
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
何得為霸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術之

春秋世學 卷一 十六

昭公會于平丘踰月而返告至於廟

斷公至自會昭公不與於盟而與於會故以會致
音為苦故未討君見祚而臣見執其

危可知是以
幸其逃也

楚靈王既死陳蔡之人請於景王而皆復之

隱太子之子廬歸蔡是為平公悼太子之子

吳歸陳是為惠公大星
音泰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杜氏曰唐
蔡靈王之

孫世子有之子也吳哀公之孫世子偃師人
子之草廬吳大曰楚庚戌陳蔡而并其土地廬
吳當有其國而為君者也故其後同也書國書
爵書名如失國之書歸其國然情存理已立矣
蔡因親從奉棄庚戌之而入楚之皆蓋已立矣
至是各歸其國也其子者則其為何君也不書
歸而不言自楚者見國人本欲其歸不待因楚
力而楚未嘗奉也不稱復者以其世子之子本
非有國而失位者也凡失位已絕而復其本
曰復新立之君義在興滅下可以言復也
陳蔡已滅而廬吳供以侯歸則興滅可知也

魯人會之

春秋世學 卷一 十七

冬十月葬蔡靈公茅堂胡氏曰蔡自內歸
我有性則吉而靈公者

即世子也苗葬其父今葬其身於此見思忠
之施於骸厚矣不以為有罪明矣積齊杜氏曰
自楚庚戌葬三十有一月蔡侯廬歸國而始葬
蔡雖被逐之賊人所不恤然王政不行豈無肆
虐弱國無以自
存亦可見矣

昭公朝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信

好也執其卿而朝于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

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朝並音潮好並
士聲土並音壯

杜氏曰士景伯者士
文伯之子士彌牟也

公如晉

晉公如晉之無私也

河乃浸

請季孫治月也季氏專國使公之

生南蒯子仲欲去季氏以張公室公因亦知之

矣故如晉待言意如之罪而討其取運代官不

出於己欲晉侯誅意如而苟吳歸處上機土

捕幸皆意如之黨也恐公得見晉侯則意如克

矣故能詞以辭公趙十二年公失國乎終下月

細公則其嫌隙之生非一日矣晉大夫下北之

罪可勝誅哉

○ 吳末王問楚之未定也伐川來滅之

問去聲新安注氏曰川水也楚小國楚嘗

取以為附庸及楚楚出共不意而滅

春秋世

之令尹子期請伐吳楚子弗許曰吾未撫民

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

敗不可悔川未存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 吳滅州來

吳稱因其君也舊史吳

下有王字聖人刪之

之見吳之強

○ 李孫猶在晉子服惠伯於中行接子曰魯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王地猶

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

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

其國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

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收而為夷執親

將焉用乃歸李孫惠伯曰寡言木知其罪以

春秋世

合諸侯而執其親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

無罪而惠兒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

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惠之謂亦向曰子能

歸李孫乎對曰不能耐也故乃使赤魚赤魚

見季孫曰昔鮑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

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肯於晉猶子

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鮑也聞諸史

將為子除歸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

先歸惠伯待禮

行音龍馬至子傷切共

言恭焉音煙耐音付

十有四年

有音

春意如至自晉

泰山孫氏曰意如不稱氏前見也胡文定公曰其始

執之為之邦皆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共而非有不能救率為夷狄視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意如以列侯其勤阻皆以行遠道甚矣於是晉日益衰外情內叛不復振夫利之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若意如者其傲狠敢施於君及其在晉開陳館西河則恐快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入無禮寺怒勇怯不中即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曹武公在位二十七年而薨子須嗣立是為

平公

春秋世學

二十

○三月曹伯滕卒

○是歲余暴且之月無事

止音但義見桓公九年

○夏四月

義詳桓公九年夏四月與莊公十有九年倍公八年宣公六年十有

八年

○魯人如曹會葬武公

○秋葬曹武公

葬曹武公曰不書月日史者文聖人不能益也武公以春

卒而葬於秋若在七月其合五月之節乎通走則非禮矣武公葬於秋也

○莒著丘公在位十四年而薨弟庚興立是為

共公

共音恭彭山季氏曰左氏以為者丘公之子非公不得立而奔齊

人逆庚與子齊而立之非也以經考之蓋云疾始卒而國人即立庚與非自外入也齊公特以人微自避而不立本嘗有事也

○八月莒子去疾卒

去上聲

○莒共公惡公子意恢與公子鐸及蒲餘庚茲

大謀而殺之

莒音恭同惡為故切杜氏曰蒲餘庚古大夫也

春秋世學

二十一

○冬莒殺其大夫公子意恢

三傳無大夫二字傳寫所脫以公經補之

○開逢閔茂之歲

開音馬逢音蓬閔於廣切義見桓公五年

○十有五年

有音章貢季氏曰景王十八年陳惠公三年紀平公九年

○吳夷末王在位十七年而死子僚嗣立是為

○吳夷末王在位十七年而死子僚嗣立是為

州于王

○
春王正月吳子昧卒左傳作昧木公子作昧昧石經作昧當以爲正蓋昧其名也

○
魯祠武公之廟子未敬子莅事而卒子輒嗣

爲大夫

○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是齊高八曰武六

春秋

二十

其事有事于武宮則知自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矣方祭而卿奉卒豈特維禘之變而己哉

入公羊子曰亦方卒東山趙氏曰

子諡敬子子執字伯章伯章弟亦執亦字之子執子諡皆爲大夫經錄其卒則書策之體存而

世卿之去樂聲卒事孔氏曰祭必有樂

執羽禽武執干戚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亦

則之卒當簫韶入之時故經卒簫入及其去之

非獨去簫舞也泰山孫氏曰非禮也宗廟之祭

羽簫既陳雖有御佐之卒不可去也然御佐之

卒慢宗廟而過禮於大夫世道之大變也

○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

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

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人謂其上之人曰王

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

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

朝吳走之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

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

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異也吳在蔡蔡

必速飛去吳所以弱其翼也費符未切

處並上聲長知當切難朝音昭去

去聲走音泰玄音波

春秋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之遠切

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

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

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爲出奔貴

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說人去朝吳出蔡疾

朱衣太子建殺連尹喜屏王耳目使不聽明卒

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讀人爲亂可不畏乎爲

國有九經而尊賢爲上勸賢有四事而去其爲

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地失然朝吳身居

傳國處危疑之地苟有錯之者則王不能無動

也雖以忠信自任而杜諂諂之謀則害矣而費

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爲

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笑之覺不知亦甚矣彭

山季氏曰朝吳蔡公孫歸之子歸生之

父字子朝故以王父字爲氏歸生謚歸子

○ 且月正朔日該 丑音雞章百李氏 日月建大日且

○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子夏曰此吳也章 乙丑大子壽卒距丁巳僅九日子壽卒景 公寵愛子朝壽致大亂天變豈徒然哉

○ 晉中行穆子再用師于鮮虞 行者抗道 荀吳師師代鮮虞為鼓鼓人或以鼓城叛穆 子弗許左右曰師走不勤而可以鼓城何故 不為穆子曰吾聞諸水曰好惡不思民知 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數吾所甚惡也人 以城來吾猶何好焉實所甚惡若所好何若 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 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飲城而逞蓋所喪滋 多使鼓人殺我人而繕守備固鼓三月鼓人

春秋世學 卷 二十四

或使降使其民先曰猶有食色始修而城軍 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頃兵何以事君穆 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急將焉用 邑之以實急不如克獲實急無卒義不祥 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君吾卒義不美好 惡不怨城可獲而知義所首死命而後取之克 不亦可乎鼓人右食竭力而後取之克 鼓而克不戰一人以鼓子載鞮歸而傳十三 年言晉假道鮮虞滅肥以肥子綿歸今言伐 鮮虞國鼓杜頂以肥為白狄鮮虞與鼓為其 列種則二國自不同若炎狄之有路氏甲氏 也今經言伐鮮虞則安得謂之國鼓乎或者 以因伐鮮虞遂國鼓降其君然晉此告伐不 愈得國而不告其不書於經何也鮮虞與晉 之間小國如唐谷如之類昭公時寔強猶能 為晉國患故昭十二年始以伐見經自是迄 哀十四代晉卒未嘗得志左傳於十二年之 前先言滅肥於此又言滅鼓禮疑事無質姑

附於注 此云

○ 斷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帥音 虞人伐為晉不能加如於是則從 事鮮虞而已其無志於中國甚哉

○ 昭公朝晉平丘之會效也

○ 斷 冬公如晉 草廬吳氏曰平丘之會公不與 納晉亦甚矣至此又往為益 是大國而不救以辱為和也

○ 端蒙大淵獻之歲 公六年

春秋世學 卷 二十五

○ 斷 十有六年 有音 章貢李氏曰景王十九年 宋元公六年蔡平公四年衛靈公九年晉昭公 六年齊景公二十二年吳伯餘元年晉昭公 王平公二年鄭定公四年 蔡哀公十一年是平王三年

○ 齊景公伐徐 彭山李氏曰徐遠齊之國 而女於吳則齊固子吳通者也申之會是合 淮夷執徐子所以斷吳之道也 淮夷既不可伐則伐徐而已矣 至于蒲隧徐 入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 賂以甲父之鼎未孫昭子曰諸侯之無霸害

賂以甲父之鼎未孫昭子曰諸侯之無霸害

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廢而還莫之亢也無霸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

矣平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平

父音甫還音旋夫音肆肆以計切杜氏曰蒲從徐也肆步也

春齊侯伐徐

襄陵許氏曰景公之時吳楚

強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使霸可也而區區務爭徐伐昔之利志亦早矣宋氏曰徐之封在齊南鄙極公之霸楚成伐徐桓公躬率諸侯盟於杜立次于匡以救之徐桓公躬屬以攻其所以救非但為徐計亦自為齊計今齊景辟悅晉霸而不能志其遠者乃伐徐以為昭公

春秋世學 卷六

左右望之計視桓公之保徐有愧多矣

楚子聞曼氏之亂也與曼子之無質也使然

丹誘曼子嘉穀之

曼莫買巧清江張氏曰子爵河南伊關縣

有曼城在鄆曰氏曰誘人而殺之前此未有也而楚再為之彭山李氏曰或曼此稱子則面長已封久居中國安於王化而服從晉霸者也特以地在申息許鄆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故楚誘曼子而殺之左氏謂楚以蠻子無質豈非為其從晉乎誘而後殺不為屈也

楚子誘或曼子殺之

曼國名或者無其子如左秋潞子也左秋作或發

子考石經從公羊穎實蘇氏曰楚不名者吳狄相殘故晉之之積齊莊氏曰皆成終則名曼子下名益開文也

昭公朝晉歷三時而返告至於廟

昭公

貢季氏曰左氏謂晉人止公非也意如已釋公往謝之何讓而復止公子史記則謂晉人留公送晉昭公矣也非也公以夏歸而八月始書晉侯夷卒其以成公留晉送晉景公笑而歸云耳

晉昭公在位六年而薨

昭公

道生按公冬出而夏歸則不朝正於廟明矣昭在位日淺僅

春秋世學 卷七

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是度辱於乾谿諸夏度幾復霸為晉君臣者改物為志憤非警供以率曰烈猶恐不遠今也四方未現德而虎邦業移以俗貳列國未聞信而都南盛兵以示汰平丘云曰同盟齊放作金鄭敢爭承衛病冒荒之侵魯因靈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敵國哉宣乎晉之卑也彭山李氏曰中國所賴乎霸者凡為是也齊桓始霸首謀壞楚綏定諸侯大聲罪及屈完未服退盟乃凌殺而討之張而舍之是以正勝也然中國地形先為楚熱波固知楚國方城為城漢水為池齊師雖衆無所用之矣故桓公未沒而先犯順既沒而益肆強中國無霸流毒遂深晉文崛起欲修桓公之烈而召陵故智是所知也則今用誘詐之謀敗之城濮是既避神而晉之威令遂行於諸侯矣哀公嗣立即性秦敗狄以伐從楚之詐猶矣然以抑三強惜乎盛年不永規模未達而薨

春秋世學

忠守雖重成敗雖此在權臣霸威不立及宗
公大敗于邲而快楚蓋甚矣三居雖營一二
會盟以尋諸侯舊約然德不足以繫人心楚
可憐乎厲公殺然後楚起楚伐秦秦敗楚再敗
於栗有光然志於強戰然必多其能勝者
幸耳悼公復起楚繼大烈而威懷改智楚所
知也則用善陣之法因其爭而六合諸侯
焉之蕭魚楚兵遂屈而鄭亦不從矣平公嗣
世權家益橫國事多非故悼公三年而復爭
鄭中國勢衰莫能爭抗因起外兵之說使晉
楚之從交見于宋自是並上夏盟而南北分
為兩霸雖不得已而為之然楚人得晉中國
而申之會遂令設祀齊桓勢所必至也當時
以其無可奈何則皆諉曰晉楚難天所相而
已呼可歎哉昭公嗣之計無所出乃因公子
比之在國奉之以試交而楚氣平以少息然
行險微幸尤道而助臣為遂何以令人重以
諸大夫貪賄或風人心不敵則十戰平丘以

昭公

備服之亦徒勞耳頃公之時楚畏兵強北方
少請室不難於復霸矣而定公大合十八國
之諸侯王臣與焉又以賄賂淺使而運晉霸
亦冀望其能復也哉統而論之齊桓近於王
者之事當在晉文之上別為一等自晉而論
之衰雖一詹卒無成功靈成景公大隱霸業
皆無足錄其能堪是者雖有三君文節制者
也得上策悼寬舒者也得中策厲剛急者也
得下策自平以下無策矣雖然晉之所以不
就者其始也權由臣出其究也政以賄成蓋
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平公資性優柔務開分
霸昭雖欲振為術亦難矣而況德不足以服
諸侯乎國事日非則無益乎頃定之日晉也
然昭之初志亦若有德於于者故備論失
德昭之由於其見其原在於不能修德也
德則廣官正眾志同而四夷服矣何外患之
足慮乎午嗣位是為頃公

頃公

春秋世學

秋八月己丑左穀作己亥晉庚辰卒
十年晉
庚辰卒
玄月下雨祈于上帝
九月大雩
晉昭公之喪三月而葬季平子會之

昭公

李孫意如如晉昭公朝晉則佳拒之意如執于
以會葬至晉則無不納焉蓋自晉中軍之役
昭公自賁而季氏日富晉人志於貨賄而已
息齊高氏曰卿供矣冬十月公羊作丁有一
殺事非礼也畏晉故且冬十月公羊作丁有一
殺
葬晉昭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亦私諡公亦晉爵也
道生晉自趙盾葬襄公虎葬悼公于孫習以為
常皆三月而葬夫以諸侯而降從大夫之制上
薄其親下損其重積習浸淫以至此乎
供酒瘞為家人其北不在此乎
游地困敦之歲
公七年

斷十有七年

陳惠公五年紀平公十一年

年宋元公也年蔡平公五年衛靈公十年晉頃
公十年齊景公二十二年吳州十五年魯
平公三年鄭定公五年蔡
哀公十二年楚平王四年

○**鄭穆公再如魯**
左氏曰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子成來致穆公賦有以國其能久乎

晉者者義曰子曰不
有以國其能久乎
鄭穆公來朝至是十有五年再朝穆公也

○**春小邾子來朝**
音潮公羊指下有宴

○**且月正朔日餼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有**

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

春秋
昭公
三十

鼓於朝也平子樂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惠

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

餘則否太史曰王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

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

弗集于房替奏鼓晉大馳庚人走此月朔之

謂也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季孫將有異志不

君君矣

且音祖章句李氏曰月建未曰
且此先師錄魏三體百經左傳
之本文也今本有在此月之日通分而末至
當夏四月是為孟夏凡十八字乃杜預刪去
馬融三紀之說偽增之文蓋凡日食大變諸
侯皆當用幣以信杜氏伐鼓以自責凡於欲正

又周官者其禮久矣意如所謂正月寅月也
故大史以禮曉之謂不止歲首之朔當然也
預乃以六月為正陽之月借
亂經傳不亦繆妄之甚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鄭君如魯
左氏曰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

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
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大紀故為大師而
火名其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
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
氏以鳳鳥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
主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祝鳩氏司徒也雉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

也美鳩氏司寇也鵙鳩氏師事也三鳩鳩氏
者也五鳩為五正正利器用正度量民者
也九鳩為九農正農民無滯者也自額項以
來不能速紀乃紀於述為民師而中以民事
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
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春秋
昭公
三十一

氏曰鄭自襄子年朝魯久下來矣
今昭公娶于吳鄭長其來求此耳

秋鄭子來朝
鄭徒會切

○**晉頃公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長**

弘謂劉子曰容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

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
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
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
甘鹿周大獲

數上

漢書

項漢盈切割音怪切維與洛同渾並訓音切非音幸

春秋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師音平公羊陸作音教無之字

昭公

三

三十一

今考石經

胡文定

公曰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通王室而縱之維處則非

膚戎伐別內外之義也與開土服遠以圖強霸則黑矣水納趙氏曰陸渾之戎逼近成周然停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在荒服之外自僭之

二十二年晉乃與秦遷之於伊川侵逼王畿則

是晉人始謀不滅之過也今也與楚爭強掩其

不備而滅之益不

足以贖前過矣

字見於心西及漢

字蒲勿切見賢前切宋子曰心宿名大火

冬

有星孛于大辰

胡文定

公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事其

春秋

吳王僚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

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

我請改卜令曰鮪也以其屬元之楚師繼之

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

大敗吳師獲其東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

守之環而壅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

昭公

三十一

三十一

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卷光王之乘舟豈唯光

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

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

師夜從之三呼皆迷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

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楚必外切

切陳來呼並去聲杜

大曰餘皇吳王舟名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子夏傳舊史書楚陽句師及吳王戰于長岸天子

改之楚稱人不使臣敵君猶城濮也吳則王字

不與夷狄偕天子猶鍾離也受伐者為主飲吉

楚及戰而不言敗者楚先勝

胡文定

公曰

帶甲數十萬戰諸侯威振天下非其敵也
惟不能去說賤貨使實無怪以是將喪也
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浸前至難
之師七國皆敗相舉之戰國破居五幾於亡滅
其日益強而楚則失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
衡賢必以去說賤貨為先不然雖廣上求民不
足恃也此其所言未強
弱之由其為後世成明矣

素疆梧公舍若之歲
義見桓
公八年

十有八年
有音
章貢李氏曰景王二十一年
平陳惠公六年紀平公十

二年宋元公八年蔡平公六年衛靈公十一年
晉頃公二年齊景公二十四年吳州子王三年
曹平公四年鄭定公六年秦
哀公十三年楚平王五年

春秋
昭公
三
三十七
三十四

曹平公在位四年而薨子午嗣位是為悼公

斷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

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戌寅風甚于大基

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未告火初鄭裨竈言

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瑾瑱

王璜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火裨竈曰不用

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
亦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
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何以加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
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

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
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
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幾子產使與三十
人遷其樞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

春秋
昭公
三
三十七
三十五

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
上巡羣屏攝至于太宮使公孫登從大龜使
祝史徙主柁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
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真諸火
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
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微郊
人助祝史除於國址懷火于玄冥回棟析于
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
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

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爾異其詞曰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清江劉氏曰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為也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

鄭人藉稻邾人襲邾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

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幣於邾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

春秋 昭公 三十七 三十六

邾音為舍去聲杜氏曰邾姓國子爵在邾邾開陽縣舍止也納其女為妾也四明

黃氏曰左氏稱六月為建巳之月則孟夏小滿之正世若段六月為建巳之月則孟夏小滿之節安得有稻之可藉邾

六月邾人入邾

邾人如曹會葵平公

秋葵曹平公

不書月日亦史略大三月卒而秋是非禮也其私諡偕爵與武公同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

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

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

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浮邑也

葉在楚國方城外之敵也土不可易國不可

小許不可得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各

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山季氏曰白羽即析本楚西北部地一統志今河南南陽府鄧州析川縣

春秋 昭公 三十七

久許遷于白羽

杜氏曰自葉遷也長鄭而樂遷故以自葉為大墳葬

程氏曰許一遷于葉再遷于夷三遷于白羽迫於強國靡有寧宇主綱不依小國窮困如此

春秋世學卷二十七終

春秋世學卷二十八

昭公

○徒維攝提格之歲

義見桓公九年

○十有九年

有音章貢李氏曰景王二十二年宋元公九年蔡平公七年鄧靈公十二年齊頃公三年齊景公二十五年吳州子王四年曹悼公十年鄭定公七年秦哀公十四年楚平王六年

○鄆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元公伐邾盡歸鄆俘

向武克初戊午向切杜氏曰向寧向

昭公

戊子舒城王氏曰因其臣之私請而與師伐國當時列國之政大夫專之故也

○春宋公伐邾

家氏曰邾邾人入邾而害宋公伐邾許宋公之討有罪也

○許悼公愛少子斯太子止恭之悼公之二十四年瘡飲太子之藥中毒而薨止立秋七月

死許人立公子斯是為哀公

去聲天並

旨泰道生按此先公用藥正氏記許與蔡附楚火矣止之故殺猶股之故商臣也家氏誠

得之矣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按公羊子曰多用砒礞治不得其法必殺人許正用生砒以就父故不肖自嘗而徑進於君是止有弑君之心而用弑君之藥何必

手及之而後謂之弑哉

四明黃氏曰三傳說亦不同左氏云飲太子之藥卒公羊云止進藥而藥殺也穀梁云世子不知嘗藥君卒而哭

泣歎粥未踰年元竊意左氏公羊之說皆是也但後說不然耳世子藥殺其君春秋改書弑殺

梁晚出因二氏有藥殺之語增附不嘗藥之說此後來為之辭者又皆惑於殺梁故因襲之以飾義例耳本無可疑也春秋書弑

而左氏公羊稱藥殺固亦弑明矣

○魯地動

案

昭公

新安汪氏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及二十三年

○己卯地震

是也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為反常之吳臣道泰順以悖逆為化上之惡是時季孫強潛已甚天

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過及於難悲夫

○齊景公欲圖霸謂莒人之立共公也使高發

伐莒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娶婦及

老託於紀郭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

諸外或獻諸于占子占使師衣絕而登登者

六十人絰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

懼落西門而出

據義

韓音章紛芳性切度音韓絕除偽切共與泰同

杜氏曰紀郭紀邑東海縣有紀郭城子占孫書字

經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據義

新安汪氏曰齊景公之志不

下於信桓而徒計近功汲汲焉有事於徐莒以吳子之賢為之輔佐而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

傳

許悼公遇弒六閏月而哀公立乃克葬魯人

會之

據義

章貢李氏曰城此亦樂正氏記

春秋世系 卷二十八 三

昭公 冬葬許悼公

據義

積齊程氏曰許止不討而悼公書葬則三傳所謂賊不討

不書葬者妄也

傳

視犂單闕之歲

據義

義見桓公十年

經

二十年

據義

章貢李氏曰景王二十三年陳惠公八年紀平公十四年宋元公十

年蔡平公八年衛靈公十三年晉頃公四年齊景公二十六年吳州于王五年曹悼公二年鄭

定公八年秦哀公十五年楚平王七年

傳

是歲取如病之月無事

據義

取音郭病音丙義見桓公十二年

經

春王正月

據義

義與桓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有九年二十有一年魯公二十有四年三十有三年文公八年十有三年宣公十有一

傳

曹公孫會得罪於悼公如鄭公弗召於是走之宋

則公羊不足信也清江張氏曰與仁府乘氏縣有古鄭城

經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據義

郭音四明王氏曰經書自

春秋世系 卷二十八 四

昭公 某出奔者宋華亥曰自南里宋公之弟辰自蒲及公孫會自鄭也華亥辰先書入書級會無見焉則非據也鄭君者也鄭會之食邑也待罪而出由邑而奔也彭山季氏曰奔者有罪逃出非美詞也會雖未叛然入邑要君與城武仲同情而鄭人黨惡之罪亦見矣此書自鄭之意也

傳

衛公孟縶奪齊豹官而惡北宮喜衛人惡之使刺客伺公孟於蓋獲之門外用戈擊公孟中肩殺之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靈公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盟國人

傳

郭門名彭山季氏曰左氏年此多不可

傳

郭門名彭山季氏曰左氏年此多不可

傳

郭門名彭山季氏曰左氏年此多不可

傳

郭門名彭山季氏曰左氏年此多不可

傳

郭門名彭山季氏曰左氏年此多不可

傳

郭門名彭山季氏曰左氏年此多不可

信如繁元在秋而序於七月之前公子則謂
師圃之奔靈公弑其母皆大事而不見於經
安可盡據以為實耶胡氏家氏以為藏罪宗
魯之非益繁通龍沒章臣故舉約字使利家
殺之非
衆亂也

經

秋盜殺衛侯之兄繁

傳

山陰陸氏曰公殺作
賊害衛侯之孫名繁

則公蓋從左氏作繁殺公子曰盜賊也其曰
兄母兄也順陽范氏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
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
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殺殺至者
清江張氏曰繁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廢是以
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
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焉於其國此舜
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

春秋

昭公
四
二十八
五

傳

宋元公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

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
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
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子拘向勝向行
於其康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
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為質公亦取華亥
之子無戚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

盟以為質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

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

敢不聽命公曰子死有命余不忍其詢冬

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

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子君而出

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

捏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

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捏將自門行公遽見

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後而所

春秋

昭公
四
二十八
六

惡為故切華並去聲向並武亮切大並音泰
質音至長並知賞切彭山李氏曰華亥合此
之弟定弱之弟向寧成之子皆宋攝家而華
元與弑昭公向成構殺太子應尤惡之大者
元公惡之亦正但施
為急遽以致亂耳

經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傳

家氏曰春秋書三卿同日而奔不唯謀

君子遠不通期國陳宋之鄰也而三六

夫往奔欲恃陳以急宋也其罪大矣
蔡平公在位八年而薨子朱嗣立

經 十有一月 有音 辛卯蔡侯廬卒 **據** 義見桓公三年

和卒與隱公八年蔡侯考父桓公十有七年蔡侯封人隱公十有四年蔡侯將宣公十有七年

僖 商橫執徐之歲 **據** 義見桓公十一年

經 二十有一年 有音 **據** 章貢李氏曰景王二十四年惠公九年紀平

公十五年宋元公十一年蔡侯考父九年紀平十四年晉頃公五年齊景公二十七年吳州王六年曹悼公三年鄭定公九年蔡哀公十六年楚平王八年

僖 蔡平公之喪五月而蔡魯人會之

經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據** 義詳隱公八年葬蔡宣公與桓公十有七年

僖 晉范獻子如魯通嗣君也 **據** 彭山季氏曰晉頃公即位

五年魯君未嘗朝賀而晉侯先使士鞅來聘亦猶二年聘起之結好也晉卿來魯多馬求賂而況鞅賢不及起乎

經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音杜鞅伊兩切 **據** 子夏曰非禮也

僖 宋華費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龜為少司馬

多僚為御士與驅相惡乃諸諸公曰龜將納士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

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

司馬之侍人空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謀子而弗能殺吾又不

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賜及從者司

昭公 春秋 二十八

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空僚以劍而訊空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

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過多僚

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

大心豐慰華懼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鄆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故華氏齊為扶鳴成宋

春秋
昭公

四
二十八
九

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
 有待其衰益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
 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敗
 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若錐偃州員華
 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
 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楊
 微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
 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
 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
 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
 即之厨人濮以蒙蒙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
 矣遂敗華氏於新里翟婁新居于新里既戰
 說甲于公而歸華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
 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
 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
 赭丘鄭朔願為鶴其御願為鷩子孫御公子
 城莊董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
 反之將汪豹則闕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

春秋
昭公

四
二十八
十

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闕矣曰不得郤抽矢
 城射之殪張句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
 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鄆請一矢城曰余言
 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于刑而
 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
 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驅曰吾為藥
 氏矣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
 乞師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
 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遂越帥師將逆華
 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宋在事其君今又爭國
 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
 既許之矣

據義 華亥從先並去聲驅音區也
 音器勝平聲敗心外切難古
 音切員音云帥音率復扶人均荷和火
 切侯音呂說音悅東繩堅切大音泰

經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向武
 殺梁子曰自東來有奉馬南入者內弗受
 也胡文定公曰凡書叛有入于威者而不
 言衛有入于朝者而不言晉有入于晉者而
 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威與朝殺及著皆

其於舍私也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多也
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諸部及桑
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其故其入其
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通其君已
甚之詞也新安注氏曰後梁云南里宋之南鄙
非也凡書叛不書四鄙必書其邑此平書邑而
繫之宋則為宋城內之里名無幾矣又曰叛直
叛也謂直叛而不作亂夫外叛其國之援將以
覆其宗國其君幾不能自保猶曰不作亂耶其
書自陳陳亦有罪矣以命亡之臣而能入國以
為亂非陳助之兵力則夫見其可也晉荀息會
齊衛曹之師以救宋而不書國宋荀息者悼公
國彭城則以五大夫歸荀息救宋而延城使華
向得道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子之也彭山季氏
曰自陳者因陳力也華荀息之討所以不即
叛者以國人不附而皇無諸侯皆助公耳至是
因陳而入國以叛但
書自陳而義已明矣

春秋 昭公 四 二十八 十一

昭公 素 相月正朔日蝕 相去聲章貢李氏 曰月建申日相

素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子夏曰 起異也

素 子亦伯章卒亦子之亦執為大夫 杜 曰章一作張東山趙 氏曰執亦執之弟

經 八月乙亥亦執卒 齊 齊世仲也

楚費無極貶貨於蔡東國而謂蔡人曰床不 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

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是為悼公

子平公盧之弟蔡侯朱之弟父也 朱愬

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

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

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

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大音

冬蔡侯朱出奔楚 清江劉氏曰穀梁朱作 東本誤字也而妄為之

說曰東者東國也曰東惡而貶之非也如昭之 書東國不亦足乎耶貶其半名馬法者使蔡侯

春秋 昭公 四 二十八 十二

止名東當復貶去其 上下而云蔡侯田乎

昭公朝晉晉士鞅曰將伐鮮虞故拒之於河

朝音潮新安注氏曰晉之伐鮮虞豈妨 於邦交之禮如文三年晉將伐楚以故

江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將伐齊魯如而公亦 如晉未聞辭公也況是年晉齊未嘗有事於

鮮虞蓋託辭以拒公耳彭山季氏曰公如 晉報土鞅之聘也鞅不遂所欲故拒之耳

公如晉至河乃復 齊晉晉愈強則往也愈數

反魯之益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益傷魯之削 也滋甚而不能以義自強耳道主按抑崇責昭

公不能自強似夫然足時意如事國而士鞅比 之故使車公公孫于齊勢所必至此考之則

○**傳** 經本音傷其君而誅其臣大義明矣
重光太芒落之歲 **釋** 重平祭我見桓公十二年

○**經** 斷 二十有二年 **有音** **釋** 章貢李氏曰景王二十六年宋元公十二年蔡悼公東國元年紀平重公十五年晉頃公六年齊景公二十八年吳州于王七年曹悼公四年鄭定公十年秦哀公十七年楚平王九年

○**傳** 齊師之伐莒也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於是齊景公再伐莒莒子行成司馬寬如

春秋 昭公 四 二十八 十三

莒蒯盟莒子如齊蒯盟于稷門之外莒矜是乎大惡其君 **釋** 師疎怪切惡為致切

○**經** 斷 春齊侯伐莒 **釋** 彭山季氏曰齊稱伐聲莒不

○**傳** 楚遂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人

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已宋華亥向寧華定

春秋 昭公 四 二十八 十四

冠以請國人 **釋** 遂音委今去聲元音抗成舒句切印戒剛切說音曉

○**經** 斷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釋** 向式

胡文定公曰華向誘殺厚公子人知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人求助於吳楚樂與入拔其國都以此必誅不救之賊也宋宣公竭力心討之於內諸侯空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宣執叛臣之使而戰之於境余楚人擇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意於救患固請遣賊而宋人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賊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元不東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經

三家田於昌間復僭季子之禮

○經

切曉氏

曰昌間
魯地

○經

大蒐于昌間

○經

昭公之時凡三蒐蒐或以非

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蒐在機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狩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而所至皆明賞賈辨等列順以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功而非馳射擊刺之末耳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路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撤其率則據大部耗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焉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番陽萬氏曰大蒐天子之禮也三家始也僭諸侯之禮以為蒐終也僭天子之禮而為大蒐是尚忘言之哉

春秋

昭公

四

○經

景王在位二十五年而崩

○經

國語曰景王

鑄大錢卑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於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忠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竹氏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寒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竹氏之今王將輕而作重民失其資幣無置乎若置王用將有所不足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之也且夫薄有未至而議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而先謂之召災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而人離之是以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人離之將災是獨樂而又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今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罔和而勤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糖彼早麓糖彼濟濟糖彼君子于糖糖糖大早麓之糖糖糖故君子得以

春秋

昭公

四

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非無益於樂而解民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權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思正則明聰則言聰則德昭昭則言昭則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款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納和聲而出口美言以高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德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納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耳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以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不和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惠之度出令不信刑政紛動不順時義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

春秋
昭公

四

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有難民之器二
馬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
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
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
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
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
金尚羽石尚角瓦繅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
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
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導之歌
以詠之獻以宣之凡以贊之華大以郊之物
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
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詩曰聲應相保曰
石繫之以絲木起之匏竹節之鼓而竹之以
蓬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次
序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
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
月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直妨於樂細抑大
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夫育

昭公二十八年 十七

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
德承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
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
聽之不和此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怨神
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而問律焉伶州鳩對
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鐘磬而
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執儀紀之以三平
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
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
第之二曰大蕤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
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
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
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
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
伏而熙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夫
鍾出四陳之細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
林鍾和展百事得莫不任肅純格也五間南
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春秋
昭公

四

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鐃其大
也大約有鐃無鍾甚大無鐃鳴其細也大昭
小鳴和之道也和乎則久久則純純則明則
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
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大火在
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奎星
與日辰之位皆在維綱綱之所定也言警
受之我姬氏出自天毫及新宋有建星及牽
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之
所遇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
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
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鵠又朔七列
南北之揆之同凡八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
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月其數而以
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冬至夜策太
畢而兩以夷則之上宮畢當辰辰在戌上坎
長庚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
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成丁牧之野故謂之屬

昭公二十八年 十八

所以屬六師以大夫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
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
德也及及歲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
百姓故謂之蕤賓所以優柔容民也二十四
年鍾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鍾成和矣
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謫
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臣臣不知
其和也且民所費好鮮其不齊也其所費惡
鮮其不齊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三
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
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和左傳亦
云天王將鑄無射於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
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
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
之小者不窺大者不撤則和於物物知則嘉
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也德則樂則
不咸撤則不容心是以威感實生疾今鍾撤
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逾年景王遇心疾而

太子壽先卒於是壽母弟猛與虔兄王子朝爭立

攷 先去

經 夏四月乙丑 **攷** 杜氏曰辛巳歲四月十九日也 **攷** 天王崩

傳 義詳隱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與桓公十有五年倍公八年文公八年宣公二年五年襄公元年天

傳 景王之喪三月而葬昭公不奔喪而亦執會之

春秋世學 卷二十八 十九

經 六月亦執如京師葬景王 **攷** 伊 曰天子崩

天下諸侯九夷八蠻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天子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亦執往會之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傳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

立之劉獻公之廢子伯也事單穆公惡賓孟

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

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

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

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犧實難已

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

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朋子榮錡

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至五月庚

辰見於悼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

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

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錢之甲以

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楊單子還悼王子莊宮

以歸王子還夜取悼王以如莊公癸亥單子

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

之重盟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

言也必不克遂奉悼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

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

于平時羣王子追之亦執至自京師言王室

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

所廢也 **攷** 朝並音昭說並音說並音說

應奉從並去聲錡尼以切帥音率要音腰錢

賤淺切頃漢盛切時音市杜氏曰朝景王庚

辰子賓起其傳也賓孟即起獻公則擊金即

劉卷文公也穆公單旗也賓起言難張雖見

寵作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師則當貴成改

曰異於難設使寵人如寵雖則不當假人以

招禍難使機在己則無患害以喻子朝欲使
王早罷其之景王不應心許之也北山洛北
芒也河南華縣有帶鑄幣百工百官如一
要一也錢一也皆周地揚亦司之樊齊單制
室領平時皆周地
華荒子朝也

經

王室亂

胡文定公曰王者以宗師為室王
為室諸夏為室戶四夷為室藩
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治亂而求治者
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
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止
齊陳氏曰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
哀之世子續亂鄭號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
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
定而紀於春秋則天下無人紀矣精齊程氏曰

春秋

昭公

四 二十八 二十一

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
平王室亂家不齊之極也家既不齊其何以治
其國以平天下哉然家之不齊由乎身之不修
後世人君而不知此義必躬行以教其家矣定家
嗣禮訓虞華備愛不萌寵何不作此春秋所以
為先已復禮之書也彭山季氏曰王室即京師
也言王室亂而不曰京師亂者何也蓋京師者
通乎國之衆人而言也王室者主乎王之私家
而言也景王寵愛子朝使孽配
嫡則亂自內作非由乎外也

○傳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悼王如平

時遂如圓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

處守于王城盟百工於平宮都躬伐皇大敗

獲都躬焚諸王城之市

探義 郭音乎府音單
切杜氏曰圓車

周平王宮平王廟都躬子朝堂東萊邑氏曰
洛陽水東瀍水西唯洛食先儒以為今河
南城所謂王城也成王定鼎于郊郭
是其地平王遷都於此遂稱王城

經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探義 胡文定公曰按
左氏景王太子

春秋

昭公

四 二十八 二十二

紫猛為朴卿呂氏曰其名之何未成君之辭且
以別於子朝也其言劉子單子以何猛制在劉
單也哀陵許氏曰易曰王居无咎書居于皇者
春秋所正也湯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書王猛者
明嗣君也顧命康王當泰稱王而春秋悼王以
名禁之者康已即位悼未即位也精齊程氏曰
嗣王繼位居奉有常所而劉單以之居于皇非
其所夫見王室之亂也彭山季氏曰皇在河南
府鞏縣後漢志鞏有遼水註
三在縣西北蓋遼即皇也

○傳

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

以納王單子殺王子還姑祭弱敵延定桐子

朝奔京單子伐之京人奔山悼王入于王城

子朝奔郊

探義 郭音居仲音半陵祖公切杜
氏曰還姑祭弱敵延定桐八

舍未逾年而書載其居也天子予諸繇糾而皆所以明君臣父子之大倫也此義行則憲法垂其珍矣

○傳

徐月正朔日鉉

章貞李氏曰

月建子曰徐

○經

十有二月又癸酉朔日有食之

有知

子

夏子

○傳

橫父敦牂之歲

義見桓公

十三年

春秋

昭公 二十八 二十五

○經

二十有三年

章貞李氏曰

王元年

十七年宋元公十三年蔡悼公二年衛靈公十六年晉頃公七年齊景公二十九年吳州于王八年魯悼公五年鄭定公十一年秦哀公十八年楚平王十年

○傳

邾人城郛遷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哉

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

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入

塞其前斷其後之太而弗狹邾師過之乃推

而慶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怨于晉晉

人以爲討故昭子聘晉以謝

上曰切慶

音厥姓氏曰翼

離姑皆邾邑

○經

春王正月赤孫姑如晉

○傳

子赤歆卒伯張之子倪嗣爲大夫

解氏

解氏

曰伯張亦歆字一作伯張倪字亦詩皆裝次卿

○經

癸丑赤歆卒

齊程氏曰

亦機世卿也

○傳

晉人執昭子使與邾大夫坐赤孫曰列國之

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

春秋

昭公 二十八 二十六

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

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赤孫

與之赤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土彌牟謂宣

子曰子弗良圖而以赤孫與其雖赤孫必死

之魯止赤孫必止邾邾君止國將焉歸子雖

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

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土伯聽其辭而

慰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赤孫從者四人

過邾館以如史先歸邾子土伯曰以易堯之

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亦孫且而立期焉
乃館諸箕

為政季孫欲思諸晉使有司以齊趙國幣費
之禮為土款土款怒曰趙國之位下齊國小
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杜氏曰箕晉之
息齊高氏曰晉雖以取師為罪而執行人
其寶則土款以為卑已故也家氏曰亦孫約
會于說莒人訖取鄆將戮之宋王射宋貨孫
亦孫使請帶為約召使者製衣帛而與之卒
亦弗與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喜矣魯有賢大
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舍子服昭
伯於它邑

春秋
昭公
四
二十八
二十七

經

晉人執我行人亦孫堵

孫使與都大夫坐堵以周禮爭之乃不果坐又
欲以亦孫與都人堵去與兵而朝示必死之
乃不果與又卻獻子而拘中豐書執我行人則
不以其罪也稱晉人則非霸討也彭山季氏曰
晉人何為而執堵抑蓋晉頃即位公不親朝又
不使賞卿往賀及晉使土款來聘本欲求貨也
而不遂所求公親如晉則晉人不可以責禮款
至河拒復而魯使亦款如京師將假玉靈以抗
晉通達王室之亂無所假以自免故久之而仍
使亦孫堵報土款為堵以晉款無厭期以身抗
而貨財不充復至見執執因使事款稱行人已
在莒國故不稱以歸魯雖事晉本無誠心視其
強弱而謹慢因之得罪宜矣然霸主所以能合
諸侯者以德撫綏而已魯以宗親又為人望諒

○傳

求不副執其使臣無所
顧惜安得不失諸侯哉

晉籍談荀躒賈季司馬督帥師于陰于侯

氏于穀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十解次于任
人閭月晉冀遺樂微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
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春二師圍郊郭潰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

邑王使告開庚戌還

沈任晉丘行音抗郭音尋開晉開晉旋杜
氏曰陰籍談所軍後氏荀躒所軍皆周地籍
泉賈季所軍華縣西南有明穀泉社司馬督
所次汜郭地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任人亦

春秋
昭公
四
二十八
二十八

周地蓋自鄭地而漸進亦楚近郭之地郭子
朝邑王師晉師圍之平陰今河陰縣澤亦周
地

經

晉人圍郊

息齊高氏曰郭王幾之邑不繫
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所以別

異於諸侯也東山趙氏曰二師圍郊郭潰王
使告開遂還亂未弭而王告開必二卿不親兵
師不滿也明年三月晉侯使士景伯往問周故
於介衆乃辭于朝不納其使則前是豈無親望
之罪乎既而徵會于諸侯則曰明年明年會于
黃父謀納王則又曰明年其急於勤王於此故
經書晉人圍郊於此而下書天王居于狄泉尹
氏立王于朝以著其罪晉所害人者大夫將從
其恒稱久矣此籍談荀躒也其復書人何也晉
悼公卒而大夫將皆從其恒稱者荀躒者之

事則其名實不足辨也若夫諸侯莫力王室乃臣子之分所當為不唯責在霸者以晉大夫忘于勤王而從其恒稱是君在大義以無霸而廢天理民彝以無霸而誤也故特變文辭人明晉雖失霸而王室在難乃諸侯所當勤有不可一日緩者人一義也齊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時夫子方修春秋而不忘討賊如此則其制作之意豈徒曰辨霸者之功過以示後世而已哉

○**傳** 蔡悼公在位二年朝楚而卒 朝音潮 弟由

立是高昭公

○**經**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楚道生按觀平于楚之文則見蔡

春秋 二十八 二十九 昭公

侯之服從蠻夷而死非其所矣

○**傳** 莒共公虐而好劍首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

之又將叛齊焉存帥國人以逐之共公將出

閭焉存執父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

之曰君過之焉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

成名於是走之魯 擯音並音蔡好去聲 帥音申走音奏

○**經**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擯音並音蔡好去聲 帥音申走音奏

其國而出奔 與鄭突同

○**傳** 吳王僚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

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段卒楚師燔吳

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

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

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

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

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役而不同心帥賤而

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

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

春秋 二十八 三十 昭公

矣諸侯乘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

者救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

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

為三軍以擊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

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

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

奔許於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

奔楚師大奔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

啓之冬吳師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

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
以徵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
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蘧瀝

音南大音秦昨音古彭山季氏曰難父楚地
今壽州霍丘縣西南大別山其地北與州來
接界杜氏曰即湯
太子建之母家也

經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于旃

春秋 四 二十八 三十一

沈子逞滅復陳夏齧此吳王孫也舊史吳下亦
有王字夫子制之敗必外
切父殺暴作而旃苦門切道公羊作旃殺暴作
盟今以石木訂之患從左氏盟泥結切又盟者
從舒之
傳 胡大定公曰諸侯之師焉焉以而
不序頓胡沈則其否自野蔡陳許
則大夫帥師言收績則或滅或復其事亦不同
也故總言吳人取勝於前而以居與大夫序之
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切而
狂不能以禮自守役爲於楚意師以出敗而
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于旃沈子逞滅者皆曰
非有能滅之者成其自取焉亦猶蔡亡自亡
也鄭康其師自來也齊人穢于遂自穢也或曰
穢或曰獲別君臣也書死曰穢胡于旃沈子逞
是也生爵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夫
夫生元皆曰獲鄭復宋筆元生也吳復陳夏齧
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書大夫爲幸書其
死不以事同而以居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

氏志雖願帝必於是也
其義竹而龍自息矣

傳 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

朝入于尹蔡未尹圍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
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
子還己丑召伯負南宮極以成周人成尹旗
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
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郭羅納諸莊
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郭甲子尹
辛取西闕丙寅攻剽剽潰

春秋 四 二十八 三十二

還音說戊舒句切敗必外切杜氏曰訾牆人
直人皆子朝屬邑郭羅郭時之子納子朝子
莊王之廟尹辛尹圍伐唐而問皆周地劉殺
王邑祿是敗王登居狄泉而尹氏立子朝

經 天王居于狄泉

傳 意齊高氏曰敬王始立而
宮雖正統景王崩已踰年不可稱年無王其稱
之者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可以亂也詩云程
氏曰以天王而居狄泉非其
所也見王室之亂猶未已也

此稱尹氏以尹圍尹周尹辛之徒首亂者非
人故以侯舉非德三年尹氏卒死皆一人自是
鄭大夫從隱
傳 胡大定公曰立書下宣之也
公入魯書

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天王居于秋泉而不言立于朝庚申金正以戰坊費基龍周室不當立者故稱特立而曰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後入稱氏者見世卿之權權亂國為後成也

○傳 魯周之地皆動周南宮極厭而死義弘謂劉

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

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幸之矣

東王必大克

家臣西王即朝東王敬王也

春秋世學 卷二十八 三十三

昭公 四

○經 八月乙未地震

杜氏曰經書地震魯地也南宮極為屋所壓而死則周地亦震矣新安注氏曰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周地震而有子朝之奔天之示人顯矣

○傳 昭公為昭子故朝于晉及河遵疾而還

為于偽切朝音潮還音從彭氏季氏曰魯之財賦制在權臣季孫不為主豈有厚祿可得哉昭公此行不過為季孫所難使以卑詞求苟而不為晉人之志唯在貨財也公雖親往何益哉幸而有疾自復不然徒取辱耳

○經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穀河下又有公字

也 探義 昭公曰昭公五而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穀也也以周公之

胃千乘之君執帶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耻而能後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疢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賤無憤耻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哉之積齊桓氏曰此與前四如晉至河乃復不得入而復矣而此亦書者又以見公之不當也如

○傳 昭陽協洽之歲

義見桓公十四年

○經 二十有四年

有音 探義 章貢李氏曰敬王二年陳惠公十二年杞平公

十八年宋元公十四年蔡昭公元年衛靈公十七年晉頃公八年齊景公三十年吳州于王九年曹悼公六年鄭定公十二年

○傳 孟僖子卒于何忌嗣為大夫

杜氏曰何忌即孟懿子章貢李氏曰左氏史記皆言孟僖子如楚不能相禮孔子年十七僖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某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弟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益茲恭故肅銘云一命而漢再命而僖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其敬余海體於是則於是以嗣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某年少好達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僖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亦往學禮焉以經考之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距夫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則是歲年十有八尚未娶未仕也

至是仲孫獲卒則夫子年二十有四方居母
 類氏之憂魯自襄公以來三家三分其國父
 死子繼上不請命於王次不待吾命又不俟
 免春而擅嗣焉仲孫獲卒仲孫獲卒然時
 獲死何忌即擅嗣卿大夫宜以貴下賤而師
 事十七八之下士也哉夫子哀痛痛之除
 決無開門授徒之理南宮敬亦者信子之子
 何忌之弟名適字子家即三復自圭尚德居
 子而孟皮之婿也敬亦於昭公二十七年除
 信子之妻乘夫子亦除母喪而往受業焉腐
 遷乃以信子臨終之事強合於河賓之午以
 附少而知禮之說謬妄甚矣且遷於列傳叙
 弟子自願回以下至公西威七十七人雖公
 伯寮之譏賊亦謬爾焉魯無仲孫何忌之名
 是遷固知何非忌孔氏後也自相抵牾乃如
 此且不知敬亦之世而漫言魯人其安足
 取信哉周公滅武庚而封微子于宋弗父周
 宋洛公子讓國而為卿者也乃曰城於宋而

何始有宋信子生其時必知之詳豈有無稽
 之言若是哉又按孔氏世譜夫子十九而娶
 始為乘田委吏以養其母母卒遂不仕而南
 宮以公族先仕薦由宋皆仕於意如夫子二
 十有九而昭公孫齊吳平仲召夫子三子皆
 棄官而從夫子三十有五而昭公次子乾侯
 南宮從夫子如周問禮於老彭三十有九而
 意如死定公立三子復歸仕魯而言夫子於
 桓子桓子為於定公而得小試其道焉觀何
 忌當昭定哀三君之世見於經者倉廩致逆
 猶有慶父之餘習未可據問孝一言而遽信
 慮遠之疏謬也其仲由非先食意如之祿何
 必視南宮不狂為仇讎而又不說夫子之見
 之也哉考於春秋論語以證世譜則其事情
 理顯然可辨腐遷不聞君子之道而
 惑於黃老揚墨之說詞又思足以知此

世卿

○傳

晉范獻子求貨於赤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
 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赤孫故申豐以貨如
 晉赤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
 人之典赤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
 歸殺而與之食之赤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
 其墻屋去之如始至二十四年土稱年逆赤
 孫于箕赤孫使梁其蹀待于門內曰余左顧
 而款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赤孫見土伯土
 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勝歡
 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稱年逆吾子赤孫受
 禮而歸 **撰義** 馬于偽切女音汝土音杜杜氏
 伯胡文定公曰赤孫姑以禮立身而不屈於
 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臣此社稷之衛魯
 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
 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

經斷 赤孫姑至自晉 左敘無赤孫字闕文也姑公年
 我行人赤孫姑執無罪之詞也故此書赤孫姑
 至自晉與意如異者意如專國無君有罪當執

○**傳** 又以貨免恐懼逃歸故從前見之例略之以明罪之有無非以為褒貶也左氏乃云晉非也晉以無罪而執人之卿人不歸諸京師人無謂而釋之其無道如此尚何可尊之有哉

○**經**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探義** 義與二十有二年二月冬百朔

○**傳** 壯月不雨祈於上帝 **探義** 年貢李氏曰月建酉曰壯

○**經** 秋八月大雩 **探義** 子夏曰志災且明非禮也

昭公 春秋世學 卷二十八 三十七

○**傳** 杞平公在位十八年而薨子成嗣立是為悼公

公

○**經** 丁酉杞伯鬱卒 **探義** 左穀作郁釐考石經從公羊 義詳經

杞侯來朝與六年杞伯益姑辛同

○**傳**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

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行勞王

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

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

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

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

始如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

而不及郢詩曰維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

謂乎 **探義** 勞去聲乘繩證切帥音率還並音旋沈舒枕切戌舒句切帥疏怪切

木訥趙氏曰吳將謀楚先滅其與國州來巢徐皆楚與國也

○**經** 冬吳滅巢 **探義** 舊史吳下亦有 **探義** 胡文定公曰書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郡之守既不能

保則國郡危矣沈尹戌以此為士郢之始也

春秋世學 卷二十八 三十八

○**傳** 保則國郡危矣沈尹戌以此為士郢之始也

章貢李氏曰巢城姓古有巢氏之國商周為伯

爵書湯放桀于南巢序人云巢伯來朝楚熊通

降之為附庸實邑之也即射吳諸樊死者故今

王除滅以報讎報之可也滅甚矣

○**經** 葬杞平公 **探義** 不月者闕文若在十二月乃合五月之節十一月則四月十月則三月而已皆非

禮也

春秋世學卷二十八 終

春秋世學卷二十九

歲次見桓公十五年

經

成元年宋元公十五年蔡昭公二年衛靈公十八年晉頃公九年齊景公三十一年吳州于王十年晉悼公七年鄭定公十三年秦哀公二十年楚平王十二年

傳

亦孫昭子聘于宋始通元公也

春秋

孫昭見執于晉本以昭公朝晉拒回不報之故而其實皆由意如當國專利利權公室不

昭公

能備禮數於大國耳始自晉還心懷不平以宋元公意如之外甥也頗有公心將求埋處故與公謀而往修舊好益不免於怨季孫馬否則魯宋大夫不通問者已十四年始以貴卿豈實無故而輕往哉左氏乃謂昭子聘宋且逆平子之妻且意如預政始見於十年伐莒而即以正卿序亦弓仲孫獲之上其時縱少當亦不啻弱冠又十五年通計三十五六夫豈至是而始昏乎上公貴女必非典外臣為繼室而配老夫者則昭之此舉不為意如而私行昭公

經

春亦孫姑如宋公羊緒亦作舍石經與左氏同

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萬以

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長弘曰甘氏又往

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

人亦有離德余有義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

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

入于鄆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

土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

朝不納其使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

杏皆潰

杏音潰

春鄭為古切土音杜蒞音利乾音于祭音積使去聲杜氏曰召簡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

春秋世學卷二十九

昭公

西南宮極之子甘桓公甘平公之子鄭侯氏門介大也毀者皆敬王邑孔氏曰晉人前此未知適從猶與子朝往來其心兩望故景伯如周問曲直者以子朝更獲恐敬王不鄭伯成故疑而使察之至是乃絕子朝耳

如晉子大亦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

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

有言曰登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焉將及

焉今王室實煥煥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

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錡之

鑿矣惟憂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

懼而與宣于國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

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

大並音泰

相去聲焉于偽切喉春尹切儻字皆切父音甫東山趙氏曰晉人徵會則曰明年納王又

曰明年不唯急且觀望也彭山平氏曰黃父近周東境之地後漢志曰華有黃字有涅水蓋涅即悼王所居之皇

也與黃相近即黃父矣子大亦見趙簡子簡

子問揖讓周還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

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古也聞諸先大夫

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春秋世宗昭公
二十九 三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

為五聲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

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米

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

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教為夫婦外內以

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婣亞以

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

威德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

和以放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

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定類以制六志哀有哭

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

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

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

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

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

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

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

春秋世宗昭公
二十九 四

宜乎簡子曰執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子大亦

之言其論善精正大平實之學廣幾周

孔之訓非漢唐以來諸儒之所能及也

運音從大音扶之行之行力行之行審行之

行並去聲五行之行如字抑音同音計六切

亞伊嫁切一作姬長音之長知音切好並去

聲惡並為故切樂音洛音捨長久之長如

字執伊養切杜氏曰經者道之常義者利之

宜行者人所履日月星辰天之經也高下剛

柔地之性也六氣謂陰陽風雨晦冥五行謂

金木水火土五味謂酸醎辛苦甘五色謂青

色荷謂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九歌
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是
謂九功之德皆歌之也八風東北條風一名
融風東方明度風東南清風南方景風一
名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閭風西北不周風
北方廣莫風七音宮商角徵羽月變宮六
律黃鍾太簇姑洗夷則無射居正有尊卑法
地有高下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六親和
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震極也妻父曰昏
重昏曰媾塔父曰嫫兩塔相謂曰亞孔氏曰
人稟天地之氣而生動作皆象天地但人有
賢不肖行有過不及聖人制為中法名之曰
禮是禮由踐履而生也人之本性自然法象
天地聖人還復法象天地而制禮裁之是禮
由天地而來故子產論禮必以天地人三者
並言之自生其六氣至民失其性言天月氣
味聲色不得過其度也是故為禮以下宋樂
言聖人制禮以奉天性不使過其度也

春秋世學卷二十九 五

昭公

大心曰我不輸果我於周為客晉土伯曰自
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
同桓王室子為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
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
退土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奉君命以使之而欲
皆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音杜使
去聲

經斷 夏未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許吉

曹人郭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未倪未子
之子亦執之第左氏作未諸鞅伊兩切趙成之
子武之孫是為簡子樂氏大心名祁黎之族兄
也公羊作世心考石經並從左氏北宮喜他子
謚曰文子許吉即子太亦公孫箕子祖秋字子
許故以為氏今本 撰義 息齊高氏曰天王攝越
作許父音甫周地 諸侯皆莫奔故四年之
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合諸大夫以謀之
而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危急如此豈可坐待
明年有霸者作如齊桓之除子橫晉
文之納襄王豈非克修厥職者哉

春秋世學卷二十九 六

昭公

○傳 魯無髀鶴忽踰沛而至巢于林焉 髀音洛沛子禮

切今文作濟

經斷 有髀鶴來巢 豐公羊作鶴左氏作鶻穀梁作鴝

以人言不能為巢每執土木之穴居之木踰沛
沛水出絳州垣內縣王屋山東南東北至東平
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青州博興縣入海
實在此南不產髀鶴故書曰有邵克夫言天下
將治則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則地氣自南而北
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人劉歆云羽蟲之孽
其色黃乃視不明聽不順之罰記亦曰鸛鳴能
言不離離鳥怪怪能言不離禽獸益人反德為
亂物反常為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鸛鳴踰沛
而至壽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是時王道

既德霸業亦德吳楚於越皆以南夷進主夏盟
諸侯欲往事之此自南而北之應也上則王于
朝之黨要敗敗王之師下則六卿分晉田氏擅
齊季氏逐昭公陽虎竊子玉此去穴而巢之應
也周則尹固實起魯則公若公之公為公果公
實公甫城會即孫季人係祖季如秦姬公則向
成向魁寺人柳伊庚辛多條晉則土款羊舌鮒
荀躒齊則梁丘據黎彌衛則祝佗戴陽連吳則
伯嚭楚則費無極鄭將師說肆竹山于而國
此皆有禽獸之心而巧言或人之應也左氏妄
傳師已之強獨以鳥宋父有國

春秋
昭公
五
二十九

○**傳** 相月旱甚再祈于上帝 **經** 相去聲建
申之月也

經 秋七月上辛大雩 **傳** 子夏曰非禮也彭山季
氏曰辛者郊之日也大

雩而用辛可以 **季辛又雩** **傳** 王右軍曰上辛
見其祀上帝矣 **季辛又雩** **傳** 四日辛酉也李
辛二十四日辛巳也息齊高氏曰辛辛不言大
者象上文也早晚太甚因一月再雩而志其惜
且數也胡文定公曰昭公之時兩雩地震四見
於經早乾為虐相繼而施有翟鶴來巢吳之甚
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為
觀諸天時則猶有春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
修德信用忠賢巢吳之來必可樂矣昔高宗彤
月雖升陽耳吳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秋

能嘉時設邦音國長人宣王之時旱魃臨降災
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振亂王
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災之驗也昭公
至是猶不知畏周克自省而求於濟祠之末將
能勝于道生按諸侯雩于山川禮也龍見而雩
時也魯之大雩有書於春秋二時者以一雩不
雨而三月皆雩也今一月而再雩時矣亞祈于
上帝雩矣當是時孔子在魯已年三十有五孟
僖子知其聖德而命南宮將師書之昭公室不
聞乎若禮而舉之授之以政用非孫姬子家駒
佐之漸濡道化以正心修身博典禮以移風
易俗則巨室必慕萬民必歸政權必收僭逆必
革斯則應天之本也非是之圖而區區至祝之
濟未矣一舉而三失是為乾矣之又不亦宜乎
後世鑒之憂勤戒懼無貳無虞不令宜恒若
上帝之臨女庸保其身而治其國家乃修經出
教之
旨也

春秋
昭公
五
二十九

○**傳**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
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結相其室

及季公與魯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
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
又懇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
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與於十
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
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堅勿內日中不得
請有司遂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

春秋
昭公

五
二十九
九

擗相去聲擊於容功獲直升功獲教已切
氏曰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慶亦父也鮑父
子齊鮑國甲季如所出季公亥即公若公思
辰與季氏族季如公為妻鮑文子女襲人食
官擅其名也秦速魯大夫其妻公鳥妹秦姬
也公齊公之皆平子弟玉川盧氏曰扶猶摑
人欲行之使已之妻摑已之類有傷瘡以示
其姑及意如之弟以取信於意如而臨之意
如遠信謂公若真有盜殺之心與展與夜姑
同辱季如故弗納也蓋淫婦矯構與趙胡妻
樂盈母相類而意如不察遂殺季如之雞闕
季氏介其鷄邱氏謂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
邱氏且讓之故邱昭伯亦怒平子

擗邱音
右孔

氏曰介甲也以皮為甲著於鷄頭金距以鐵
護鷄爪所以辟甲杜氏曰邱昭伯名紡微平
子奪邱氏室以自廣讓昭伯之從弟會為
責也責其不下已也

讓於臧氏而逃於孝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

臧氏老

家故豈對問內子與母弟亦孫則不對再三
問不對歸及郕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
祭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逮奔邱邱紡假使為
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文姬杖諸
相內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
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
氏相惡杜氏曰昭伯臧氏為于禘于襄公萬者
稱語詞備之也老宋臣之長禘于襄公萬者
二人其泉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

春秋
昭公

五
二十九
十

先君之廟大夫遂怒平子
擗東山趙氏曰
太廟常也各於其宮時為之也非大祭而書
神用神禮也孔氏曰傳特言神於襄公蓋襄
公別立廟非與諸公同祭於太廟也杜氏曰
萬樂舞也庸用也道生按禮諸侯之廟當用
舞者三十六人是為六佾人季氏祭私廟與
神同日舞於襄廟者止有二人而季氏乃八
佾舞于庭反有六十四人盡在私廟是不能
用禮於先君之廟也故孔子曰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而魯大夫皆惡其不臣其夫人心
如此惜乎昭公不能用賢明禮秉人心以正
之而徇於季小凌謀妄公若獻弓於公為且
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
責公果公責使寺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

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
日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使戈以懼之乃走
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
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對告邱孫邱孫以可勸
公告子家懿伯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
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子曰諸侯僭於天子
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
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輅朱于玉戚以舞大夏
八佾以舞大武郊于上帝禘于太廟皆天子

春秋昭公

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妻委己者也而素馬季氏得民久矣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事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

音奔寺音時祖之加切大音秦夫音扶要力主切委于偽音音格與音預漢惠列杜氏曰曰公為太子務人公果公貴公為弟皆昭公于寺人宦者係祖名字家懿伯名焉字子駒公孫歸父之孫歸父字子家故其孫以為氏莊公之玄孫也孔氏曰執昔昭公謂季氏如君而視己如臣反言之天子外閭兩記諸侯內闕一觀天子大路諸侯路車繫馬曰維

繫牛曰晏聚之於廢委飼也采順也言牛馬之獸猶順於餵飼之人季氏專刑賞有年民從之 未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甲戌

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問公思展與申夜姑死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

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許以五乘亡弗許子家

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

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繉繉蓄民將生心

春秋昭公

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卻孫曰必殺之季孫使甲豐陽虎告未孫氏之司馬駸戾及成人夫公孫朝駸戾言於其暴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未孫氏也駸戾曰然則救

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公命卻孫召孟懿子懿子居臺不出陽虎遇卻孫伯執而殺之於南門之西公孫朝登西北隅以望見未孫氏之旌遂及

陽虎申豐駸戾未孫輒擊公徒公徒潰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

如墓謀遂行

補私切杜氏曰闕魯邑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申豐陽虎未孫輒皆季氏家臣駸戾未孫氏家臣成孟氏邑公孫朝孟氏家臣孟懿子仲孫何忌也懿伯欲委罪於卻孫諸臣使若此輩劫公以伐季氏非公本意者則公自可止而不出也至川盧氏曰未孫氏本忠於公昭子適如闕未回國中孟懿子居臺未從政是時家臣已強故申豐駸昭子不在而召駸戾陽虎未懿子未出而召公孫朝陽虎遇卻孫伯而執殺之公孫朝見駸戾故季氏虎亦殺

春秋
昭公

五

昭伯知公事已不濟遂同二家擊敗公徒耳
 孔氏曰水箭當其益可以承欽毛氏作樹方
 言或謂之積九道生按今本諸傳叙昭公事
 多錯簡開文故先公考三體石經及樂正氏
 記以補斯案極其詳明首言公若帥師城徐
 之怨意如此群小惑昭公之由也次言意如
 聽淫婦之說專殺展與夜姑私祭與禘同日
 而萬者盡入其家大夫皆怒其不臣此意如
 當討之罪也次述子家子之封益欲其先革
 諸侯之僭正身率物以禮為國顯忠良以武
 百官施德惠以收民心民心既順則三軍之
 分者可復其舊中軍之舍者可還於公力行
 期月而公室自張季氏之舍者可還於公力行
 之初不曰討之而反以紿言則其積憤切齒
 決欲殺之之情可見故總伯之言竟不能入
 也次言昭子如闕蓋昭子本與公謀抑季氏
 而宋矣但其老成之識唯欲昭公以禮取
 之收其政柄而不欲遽動干戈於朝廷之內

春秋
昭公

五

之理左氏所記似謂二家亦黨季氏不可謂
 賢況端本為公弱季氏者而何忌若未預
 國事安可以助逆誣二賢哉蓋其傳聞之言
 皆季氏大姦之說也夫端歷事幾二十年老
 成更事亦非遽欲滅季氏者而意如即憤然
 逐君無復臣禮幸亦孫亦大族未易相凌不
 然幾何不為公子懲邪此意如易明之惡也
 而非之正矣其論甚正然止據今傳錯漏之
 大而未免臆斷之未周耳蓋傳云大夫皆怒平
 子其意止欲廢意如一人而非欲盡絕成季
 之世也觀大禘萬之叙豈謂其無罪歟昭公
 之意不然必欲殺而夷之此所以激家臣之
 變也故昭子如闕伯為社稷計雖不為意如之
 逆黨亦不徇昭公之淺謀耳彭山臆斷至謂
 昭公伐季氏亦無其事然則昭公何故失國
 總伯何故從公而出昭子何故無疾而殂成

子守身之
常道歟

經

九月乙亥左氏公羊作乙亥非考石經從殺梁

己為是月別則乙益戊午為七月朔丁亥為八月朔丁

亥乃十九日耳公孫于齊

出奔孫孫隱也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

遂殺培立庚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

季氏於此君也四君失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

軍養有其二民賦人於其家半矣受命故台也

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勉奔魯

之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款謀者所謂危難

之時也在易也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

昭公

春秋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

齊侯將唁昭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景公

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魯人不佞

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頓慶于家

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

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鐵鎖賜之以死

再拜頓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

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餐未就敢致親于從

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魯人錫之以

大禮再拜稽首以祗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

無辱大禮昭公益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

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

求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魯人不佞失守魯

求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魯人不佞失守魯

求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魯人不佞失守魯

求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魯人不佞失守魯

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言乎從者昭公曰魯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公於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首以席為席以簞為

春秋 昭公 二十九 十七

凡以遇禮相見 操義 音丹舍音似服他頂切後音俊響於容切後音又切稽音起往如枕切有夫之夫音扶後音他典切音希兩切一作響歌幾伙切音音之常示歷切音希兩切一作響歌幾伙切音音之濟南祝柯縣東南有野井亭齊景公來行禮昭公不敢遠勞故迎之往至野井傳記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為近故也任城何氏曰弔亡國曰唁執事以羞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居顧猶今叩頭鐵鑽腰斬之刑軍器脯乾肉直曰服屈曰胸腹方口圓曰壺禮器也後熟食熟肉類乾飯衽衣下裳有夫不祥謂凡人皆有不孝之時衛威儀帶庫履令新安汪氏曰遇者草次之禮若道路偶相解近齊景以昭公失國故周其禮不以會禮相見彭山季氏曰公知齊人

不拒而漸進以至于野井齊景出迎而唁之亦可以見景公能不夫禮矣第昭公初至之時齊亦未能遽定魯耳先儒議景公曰自無納公之實蓋要其然而言之也景公曰自疆莒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弊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操義 帥音

經 齊侯唁公于野井 音 操義 任城何氏曰書地者痛錄公明臣子

當憂納公也胡文定公曰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曷為失國而不返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奉齊歸無威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為習儀以亞能有國乎雖齊侯求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書曰唁公亦見其無納公之實矣 操義 弔音

○ 操 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繆繆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焉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

欲通内外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
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
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機義從好難並去聲惡並為故切謹音道謹去
度切與音類杜氏曰信明也言處者有罪從

者無罪子家子則謂從者陷君者逐君皆
有罪也故通外内之情相其機會使從者去
君偽負罪出奔不必謹終從公則君得以速

入昭子自閭歸逐陵夷季平子見之稽顙曰

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

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

春秋
昭公
二十九
五

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

公子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遣公館者執之公

與昭子言於帷内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

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

歸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於是

平子有異志十月昭子卒

機義

穆音起乘如
宋杜氏曰然

伯恐從者知亦孫謀不欲使近公故命人但
從者有違公館者執之左師展魯大夫孔氏
曰昭子謀歸安眾而後納公則獨公得入從
公伐季氏者不得入欲殺昭子也東山趙
氏曰孔氏謂古者馬以駕車不單騎則昭
左師展欲共公早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今按

公羊傳野井以筆為凡與此言乘馬相合則
當時固已有單騎者蓋從公出者或車或騎

耳又曰昭子有納公之心軋於季氏不克而
自殺原其志蓋內畏城郭及羣公子欲兼存

季相為唇齒而已使其能以己邑為公邑
已眾為公徒外請齊晉宋衛以討季氏而納

公季氏雖強有不為魯乎縱齊晉果援季氏
亦不過能亡而已惜其蔽於患失而徒死也

彭山季氏曰舍忠於公室者使其不死則納
公之計未必不行矣道生於昭子之忠伯之意

所謂安眾而納公者蓋以說昭子之忠伯之意
晉齊重夷羊五之類當時當討者意如一人

而已而羣小無涯之欲必將盡去諸大夫而
以己之志之諸大夫以三卻為鑒人人危懼使

羣小得志則公必見殺魯必亡其禍豈止今
日而已乎故懿伯不欲羣小聞昭子之言正

以所謀之同也昭公亦欲從二子而獨歸矣
其如羣小之切脅何哉使昭公能聽於二子

春秋
昭公
二十九
五

俾群小負罪而去以安諸大夫之心迎歸之
後舉孔子而相之顏曾冉閔子游子貢南宮

子賤有若由求孟之反巫馬期林放儀封人
之徒充滿公室先華公室僭王之禮然後下

令大夫凡三都之城中軍之舍八僧飛徽大
蒐之階次第裁而正之季氏有不從乎觀懿

伯云意如不敢不改意如亦對昭子願改以
事君固在以道取之而已季氏從令則聽意

如謝政終老于費而別選季氏之良以無志
如季之功斯所謂盡忠且度吾屬無患矣諸

大夫有不心悅誠服者乎若夫展與夜姑之
事勿追問可也厥後哀公問社亦以三家為

虐而卒我以謀殺勸之夫子則曰成事不說
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而對仲由三都之問曰

唯禮可以為之此服巨室之道也借使意如
強眾不改則姑舍容勿泄而朝于京師是時

莒私事劉文公與孔子善而文公方佐敬王
有懷諸侯之志觀其晚年猶為恭謀可見齊

春秋世宗
昭公

不致嗣為大夫

探義 新安汪氏曰
是為成子

相吳子鄭相子太亦皆賢大夫宋衛鄭華向
孫齊之惡故樂神北宮喜及曹滕鄭皆之大
夫皆利納公又昏於吳而吳為平霸之圖
亦久矣上請王命下合諸侯平吳防莖于
莒歸須句豐婁于邾以彰季氏擅兵虐鄭之
罪大義既明羣謀允協雖百意如寧不蓋粉
難十土執宰不愧死者邪顯昭公膏鬪編蹠
之資匹夫之勇慷慨於強家駭殺公之而莫
能忍婦人之仁倦倦於羣小執左師展而莫
能制意如知公之心終不可恃羣小之黨終
不可離是以雖有介然之資而弟旋塞之異
志稱深執據之交彌固昭然二子之策獨無
所施矣昭子上不獲盡忠於昭公下不能得
志於意如則有死而已左氏所死之說未知
有無然昭子之忠考其心迹無可疑者子常
乃謂其志於忠失欲為魯盡季行簡亦護其
不及齊俞皆曲求其過而不諒其心者也子
若文定彭山之說斯得事理之平者矣

五

經斷

冬十月戊辰赤孫塔卒

探義 胡文定公曰赤孫
塔以禮立身而不

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徂於強臣此社稷之
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
為善之意舉國以聽堂其死於乾侯故公雖在
外而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道
生按積齊本義亦謂機世卿者乃春秋一經之
大旨若昭子未忍可以例論也故燕采胡傳以
備考

○傳

宋元公在位十五年將為昭公如晉行至曲
棘而薨太子樂副位是為景公

探義 為子為
切杜氏

曰曲棘宋地陳晉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彭
山季氏曰外黃城在杞縣東北乃宋西邊晉
之道元公至此本為
魯故其義可嘉耳

經斷

十有一月

探義 陸氏
曰諸

庚辛于它國及辛于帥辛于會則書之雖在國
不卒於其都亦書之晉侯卒于處宋公卒于曲
棘之類

○傳

齊人命季氏歸運於齊以處昭公焉

探義 處
上

春秋世宗
昭公

五

二十九

二十二

經斷

十有二月

探義 左穀運作鄭考
石經從公羊

任城何氏曰不舉伐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彭
山季氏曰齊侯取運馬已有以居公也公不能
取故齊取之取邑則田在其中矣及二十九年
運潰而運田遂非魯有觀定十年齊人來歸運
田可以見運田之在齊也故取繫於齊而景公
自利之實不可掩矣道生按運本皆之附庸昭
元年三月季孫宿所取野井之言景公曰自昔
疆以而諸置千社運故皆疆取以居公踐此言
也然景公實有利運之心假昭公為名而意如
因售其路齊之計故公在乾侯而運遂入齊耳
左氏言齊侯圍鄭非也以經考之則何氏得之
是時晉任土執已無可望景公若能請命天王
微會列國戮意如納昭公則桓公之業修而霸
統續矣乃以晉疆塞責而意在利之安得謂之

善慶寓公者數胡傳以馬書齊侯叔卿絕昭公也亦非也昭公之失特以齊閭閻譚忠謀不試制於季小坐失事機非有大惡如桓宣者仲尼魯之臣子何忍遽三絕之觀運濟之後屢書公在乾侯則倦倦存君之意可見康侯之說益本於史墨而不察其為黨逆之言非所以為訓也

○**齊** 齊端蒙作盟之歲 **探義** 義見桓公十六年

○**經** 二十有六年 **有音** **探義** 章貢李氏曰敬王四年二年宋景公樂元年蔡昭公三年衛靈公十一年晉頃公十年齊景公三十二年吳州子王十一年曹悼公八年鄭定公十四年

秦哀公二十一年楚平王十三年

○**傳** 昭公初謂於齊請討季氏景公許之

春秋世序 卷二十九 二十三 昭公

○**經** 春王正月公如齊 **王傳** 閔公如齊三 **探義** 盧氏

曰公自野井入齊謝唁因求納齊侯許而不成乃以運處公耳

○**傳** 宋元公之春三月而蔡季孫使人會之

○**經** 二月 **三傳** 作王正月非蓋宋公以十一月薨則葬以二月遼三閏月耳考石經正之 **探義** 蔡氏曰三月而葬速新安汪氏曰

宋元公 **探義** 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每遣使會葬不廢春秋則

意如之惠魯與君無異矣

○**傳** 齊侯將以師納昭公命無受魯貨申與從女

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造齊謂子猶之人

高齋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累五千庚高齋以

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

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

侯曰齊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

臣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如晉卒于曲曲棘亦

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

也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於是昭公

自齊出始居于運子家駒勸公如晉弗聽

春秋世序 卷二十九 二十四 昭公

探義 女音汝縛音轉瑱它殿切齋疑倚切為于

家臣二大夫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

兩則今二匹夫縛卷也瑱充耳每錦一匹兩

瑞各捲二大夫一兩今止捲為一如充耳之

狀易懷藏也高齋子猶家臣子猶梁丘據字

齊大夫景公之嬖臣也為高氏後言為齋請

立為高氏後十六升為庚五千庚則八十計

也布陳也百兩一布謂一陳以百匹為數言

其多也吳猶怪也章貢李氏曰此先師考三

體石經左傳參以樂正氏記正杜本之謬闕

以高斯集蓋然伯之勸如晉以梁丘據之惑

經斷 三月公至自齊

探義 新安汪氏曰居行而文之

齊王朝步自周至于宣王去諸侯二十里而大武廟在焉故告于文武也昭公之居運則非宗廟之所在矣而如齊如魯如鄭如宋如燕無不書至若公之在國者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寓臣子忠義之心猶亂賊博道之惡也魯子開子曰居去其國大半取奉廟之主以從則昭公去魯之初亦必奉主而行既得運則置主于運故其去運而反亦必告至於祖禰之主矣顧季氏強得事有魯國當時之官阿附未必盡書居于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之耳

運 左穀作耶考 **探義** 杜氏曰入魯境故書至猶石經從公羊 **探義** 在外故書地則文定公曰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之出奔而稱居于運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休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視天下卑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春秋世學 卷二十九 二十五

昭公 五 所得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工非大夫所得事也故諸侯遇舍以待迎守而大夫事之是謂叛君曰居于運其為防也至矣積齊程氏曰居處也居于運不得入國都也國都者諸侯之所居故居于國都則書居于運見公之失其所矣新安汪氏曰五書公至而必繫以居于運者不言居運則疑於復國矣

昭公將以運展伐成子家子曰天命不恤久矣使君亡者必以此展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必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乃圍成

探義 昭公將以運展伐成子家子曰天命不恤久矣使君亡者必以此展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必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乃圍成

傳云孟懿子陽虎伐運運人將我于家子諫公使如晉公使敗于且如非也夫季氏既奉齊景之命以運居公為故違齊以伐公乎懿子雖有兩向之心不有故公亦必不敢伐公也縱陽虎果來伐懿子即當告齊以討之焉有阻衆勿戰之理以乘正氏記考之固在入運之初公欲伐成而懿子諫公孫朝言於意也其理甚長故先師取之爾

如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戒受師許之請納質弗信曰信女足矣公孫朝洩野再豎願鳴林

雍次于炊鼻潛師夜起襲公徒敗之公還止

于運 **探義** 朝並音招賢音至女音汝洩息列切敗必外切還音旋杜氏曰公孫

洩野即洩聲子魯大夫也再豎季氏家臣春秋世學 卷二十九 二十六

昭公 五 顧鳴林雍皆魯人炊鼻魯地章貢李氏曰此亦先師錄樂正氏記以為案若今本左傳所載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師及齊師戰于炊鼻仲孫何忌陽虎圍運敗公徒于且

如等事皆與經不合蓋意如方稱齊以簡公其敗抗齊師而戰于經無齊公子鉏則昭公自圍成而已矣且魏三體石經左傳亦無益懿子伐運齊師圍成之文蓋元凱註取他書偽增其間不足據也

經斷 夏公圍成 公羊作成非考 **探義** 道生按昭公國石經從左穀 **探義** 成而傳師者方伐季氏敗而奔齊費既甚強入遠於運不能復兵之矣亦孫昭子始如宋以謀季氏中逐敵夷躬觀野井以謀納公終以意如與志發憤而卒遷德之志捐軀殉國昭公念之立也孟氏居

春秋
昭公

五

二十七

其昭公急迫之際使部孫之召而不出不能據
其重拾常禮之微以從大義終致湯虎得
以戰紡假公孫朝得以代公使成之近運而傳
子之卒亦已三年何忌除喪從政夫嘗一親於
公公孫朝之據成固自苦也公所以積怒而
討之歟昔者少康一旅興夏尚矣公子突由櫟
以入鄭衛獻公自夷儀以復國而齊未處公于
運猶晉平之處獻公也使其得運之日舉用孔
子務行德政以收人心則晉雖干社豈不可為
一試之資乎居太數旬民不見德而舉以牛羊
用之何耶公謂運潰起於國成吏有以也觀春
秋公圖成之筆而昭公之失居道孟氏之失臣
道咸可考矣左氏記信子疾命懿子散卡學禮
於仲尼論語記懿子問孝夫子答以無違於禮
此外更無一語及之唯亟稱南容為君子宋語
史記大戴記所叙弟子並無仲孫何忌在列而
朱子集註亦止言魯大夫而已孟子稱君子所
以為教者五而答問者居其四若何忌益止於
昭公

○傳

齊景公合諸侯于鄆陵謀納昭公也

齊景公合諸侯于鄆陵謀納昭公也
魯止齊陳氏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
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吾不復盟
也彭山季氏曰鄆陵即成六年魯取之鄆當
在齊魯界上此會蓋昭公欲齊納已勸之以

糾合也而景公志不及遠故集諸小國不過
為參盟而已實不能立謀納已也齊景平霸
之略止於
如此而已

經

公會齊侯晉子祁子祀伯盟于鄆陵

作鄆考石
經從左殺
齊主會而無成謀也盧慶李氏曰齊景微納公
之義以高糾合之謀此于誠于誠之漸也使能
充其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哉然
而卒不能納公則徒數霸而已矣

○傳

昭公自鄆陵復入於運齊無成謀也

春秋

昭公

五

二十八

切又

經

公至自會居于運

而齊侯之無
信罪自見矣
明公已得會於諸侯不憂助
納之而使
居于運也

經

楚平王在位十三年而死子軫位是為昭王

左氏曰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
太子壬弱其子非適也王乃建實
時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等則治王
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
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違嗣不可亂
也收親建離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將吾以天

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心殺令尹令懼乃立士更名軫杜氏曰子常即靈夏子西即公子申平王庚長子造並與嫡同長並知實切好去聲

經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傳** 義典三年楚子居卒

傳 敬王三年冬尹文公滅于華焚東營弗克四

年四月單于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

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

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

渠王城人焚劉丙午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

春秋世學 卷二十九 二十九

于崔谷庚辰王入于晉靡辛己王次于滑晉

知蹇趙執帥師納王使文寬守闕塞冬十月

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晉師

克鞏王入于成周晉使成公瑕周而還

傳 華居勇切皆即此切敗王之敗必外切敗

率大音汝塞索代切成行句切還音旋杜氏

曰尹文公名園子朝黨於華縣涉洛水也東

營敬王邑王城之師于朝兵也尸氏在鞏縣

西南偃師城施谷渠指氏在谷齊肅滑皆周

地洛陽南有褚氏亭齊肅滑本鄭本邑入周

知蹇文子荀蹇趙執簡字志父文寬成公

瑕皆晉大夫東萊呂氏曰漢河南縣即鄭都

結所謂卜瀾水東瀝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結所謂卜邑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歟王畏之徙都成周

經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傳** 入者難嗣以天王之尊

也 **傳** 齊程氏曰書入于成周自飲泉而

室之亂粗定而猶有所畏也

傳 王于朝及尹氏固圉辛召伯盈奭毛伯得南

宮器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告於諸侯曰昔武

春秋世學 卷二十九 三十

王克殺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

蕃屏周亦曰吾無專言文武之功且為後人

之迷敗顛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

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折王

身至于厲王王心夷虐萬民弗忍居王于甯

諸侯據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

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

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邠邠則是元

第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

春秋世學 卷二十九 三十一
昭公 五

生糴禍心施于未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威默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顓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高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顓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錡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

于王室侵欲無狀規求無度昔清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靈王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哉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獪以從先王之命母速天罰故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違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皇天

春秋世學 卷二十九 三十二
昭公 五

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問先王亦唯伯仲未季圖之探義朝音招國音與屏音兩且為之為于偏切難問少並去聲迄以計切共音恭惡為故切登切三切神音卑散於義切音為之為如字達與嫡同長知音切大音泰閔為父曰子朝千景之命達音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經斷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尹氏曰

任城何氏曰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毛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首惡後治其黨止齊陳氏曰尹氏獨欲立子朝耳兼言召伯毛伯者故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為之也然則召伯為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毛召奉朝將又莫知其誰宜立也是故終始乎尹氏以二子為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舒城王氏曰子朝天子之子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教導故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思齊高氏曰先言天王居于狄泉而後書立王子朝先言天王入于成周而後書子朝奔楚者由嗣君不正故亂臣得以乘之及能反正然後罪人眾跡皆上之人有以召之也書奔楚者見王室之令不行於天下故適避篡逆之人楚政受之而不歸其罪大矣胡文定公曰取國有立利寵居一為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者者良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平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新於是而天下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新於是而非而天下不以為非後設此心兩兼之也庶幾遠寵為群小之

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特正人心之所向而辟
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服宗周之
室中生已死而美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
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
亦甚矣春秋詳書焉後世
咸可謂深切著明也

○游北閣茂之歲 義見桓公十七年

○二十有七年 有音 章宣事氏曰敬王五年
三年宋景公二年蔡昭公四年衛靈公二十年
晉頃公十一年齊景公三十五年吳州于五十
二年曹悼公九年鄭定公十五年秦定
公二十二年楚于軫元年晉昭王

○昭公再謁於齊南蒯子仲事焉南子聞孔子

春秋世 昭公 二十九 三十三

在齊往見孔子孔子見之子路不說夫子矢

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蒯公子熱

五年尚無恙是時孔子避魯亂適齊亦三年
矣與晏平仲交善齊景公因問政而欲以季
孟之問待之故南蒯往見孔子夫子以其欲
張公室為忠故不之拒仲由以家臣叛大夫
為不義而不知大夫叛君之為大逆此夫子
所以憤而謂其富見誅於天也史記世家
以爲齊靈公夫人本於墨子 探義 說音悅狀
書當以應劭論語註為正 探義 說音悅狀
都未氏曰南子即南蒯天嘗也否即臧否之
否謂不可也狀素絕也素絕於天如今人之
天概也仲由不明居臣之大義而惟季氏之
爭權叛季氏者皆親於其身為不善也其說
南子而責夫子必有無狀之言故夫子亦應
之以子曰汝黨意如而不知南蒯之忘於公

乃歲之不可而予之所否也汝蓋自絕於天
而天且誅之矣聖人雖道大德宏詞氣溫厚
然義理之勇無施於孔丘哉子坎於陳恒有
沐浴之請於丹朱有鳴鼓之聲而於由也有

天厭之晉皆所以明大義而立人極爾衛靈
夫人之誘出於墨翟而腐遷取之以撰世家

宋儒本之以註論語程之言曰孔丘與季孫
意如謀逐其君稠淫乎衛侯之妻南子弑其

君元與盜賊為友假讎較殺國人專其貨三
者天下之大惡也而儒者以為聖人孟子曰

楊墨之言不熄孔子之言不著是舉歟食人
人將相食正以其造偽說以誘聖人耳今腐

遷實老而後六經故世附以墨翟儒者亦為
之宜亦將率獸而食人豈捨應六明核之證

而從異端悔聖之誣乎如兩家相詰面家之
子謂人曰東家之父盜也東家之子因而亦

語人曰吾父果嘗為盜則可乎元都伯常儒
敏云宋姦臣有燕乎其后者偽學館於其門

春秋世 昭公 二十九 三十四

為之文過惜孔子為重幸有史記此事遂註
論語以傳世且其註云古者仕於其國有見

其小居之禮門人問此禮出於何書則曰忘
之矣意理有之耳蓋本無此禮其心專於黨

姦誣聖而兩古夫吾如以此真所謂道解知其
所窮惑世誣民之罪可勝誅哉又有引孔記

陽展綬綬度而憂其夫人欲大富廢夫人之
禮強飾之者夫人言者洽祭也綬魯者魯公

伯禽之孫由陽侯者其弟怡也古者裕華明
日葵毛夫人出與公族相見非羈旅之臣可

見吳姓之小君也人有謂昭公十二年南蒯
叛孔子方年二十有二而應劭為非者不考

孔子世譜孔子三十六歲當昭公二十六年
南蒯請見於齊是猶泰山之火而汲北海之

水以沃之皆在黨之邪說不可不辯王從之
謂宋儒微瑕瑕疾好善已而毀人雖周孔不

克棄棄匪學惟宋是宗使吾聖人 既而齊侯
負誇千古不亦可痛之甚哉

無意於公公徒反乎運

經 齊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傳** 息齊高氏曰

居于運者三至自會居于運者一至自乾侯居于運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猶越於外不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絕乎君臣之作明君臣也

○ **傳** 楚棄疾之在蔡也則陽封人之女奔之生人

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

無寵焉欽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

春秋世學 卷二十九 昭公 五

秦無極與逆馳歸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

取而更為太子取婦王遂自取之無極又言

於楚子曰晉之霸也通於諸夏而楚辟陋故

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焉以通北

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政之故太子

建居于城父頃之無極又日夜言太子短於

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

自備也太子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

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

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

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

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奢

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

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

臣曰事建而事余臣不佞不能苟戴奉初以

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

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

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

春秋世學 卷二十九 昭公 五

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益以克其父

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日未

吾免而父崇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違吳我將

歸死吾知不逮我將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

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

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

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

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

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

春秋
昭公
五
三十九
三十七

楚之利於州于吳王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
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
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縛設諸馬而耕於
鄙吳州子在位十二年欲因楚率而伐之使
王子掩餘王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
子聘于止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
工尹麋帥師故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
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
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
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王子光曰此時也
弗可失也告縛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
獲我王嗣也吾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
吾廢也縛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而兩
弟將兵伐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
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光頓首曰光
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於堀室而
言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皆戶席皆王
親也夾之以鉞蓋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蓋

春秋
昭公
五
三十九
三十八

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
光詳為足疾入堀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
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
首刺王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光出
其伏甲以攻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廬
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為行人與謀國政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
有奉國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
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
復命哭墓復位而待王子掩餘奔徐王子燭
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者為極焉以為為患焉為愈詳焉為立焉是
為為付之焉並如字焉之更焉姑焉之焉並
于偽切與逆與謀之與並音預取並與娶同
音與僻同與卑與伍與王之與並如字父並
音商說與悅同使伍使城使王使延使甲之
使並音史使遣使召之使並去聲還並音旋
好音干知並與智同度徒洛切肝各旦切見
賢箭切縛音專帥並音率勞由儿切麋丘倫
切成舒句切油如銳切卻乞逆切宛於阮切
索音色堀苦忽切鉞音皮切詳與伴同天切
夜切廬一作閭學音百切已音比刺七亦切
杜氏曰昨陽泰邑伍奢伍舉子楚連尹城父
今襄城城父縣奉初以是姓奉初事建以周
夜也奸犯也尚伍奢長子為崇邑大夫員字

子胥伍奢次子棠居而之弟也其日下景言
將有吳憂不得早食也掩餘燭燭皆吳王傳
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邑而南茅戶工尸皆
楚官然其名都居子左都邑之士有優除
者王馬之屬濟益七沙河水名光清與長子
求求也姬室掘地為室殺劍也主行膝竹也
鍾吾小國史記曰楚太子建時年十五其
母蔡女無寵於平王王消益疏外建無極又
日夜諷建平王王召伍奢奢之奢曰君奈何
以小臣疏骨肉無極曰今不制後悔也王遂回
伍奢大子建亡走宋無極曰奢二子不殺且
為楚國患益以先其父召之必至至了盡殺
之楚無患夫王洪是使使謂伍奢請教二子
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吾不至王曰何也
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孝而仁聞召而免
父必至不顧死奢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危
功知未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
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急而父伍尚欲往子

春秋
昭公

五
二十九

晉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
說者生後患故以父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
父于侯死何益父之死而令卿不得報耳不
如奔他國借以重父之死俱滅無為也伍
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
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重父命終為天下笑汝能
報殺父之讎哉將歸死尚既執執使者捕伍
奢伍奢貫子執矢向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
其子使者不敢進還走伍奢遂得亡聞大子
建在宋從之伍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
大子建奔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如晉晉
頃公曰大子既善鄭鄭信大子太子能為我
內應我攻其外城鄭必失城鄭而封大子大
子乃運鄭事未會會自欲殺其從者從者
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大
子建伍奢體乃與建子勝俱奔吳到昭關昭
關欲執之伍奢乃與勝獨身步走至江上江
上有一漁父渡伍奢伍奢未至吳而疾止中

道已矣至於吳國公子光以來見其王僚說
王僚曰楚可破也公子光曰此欲自報其讎
耳伐楚未可破也伍奢知公子光有內志乃
進專諸於光而與勝謀於野專諸者吳堂
邑人也伍奢之亡建而如吳也知專諸能進
之公子光專諸與公子光立足為吳王閻慶
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東山趙氏曰光自
稱王則者言已是世嫡之長孫世本謂
孫謂夷末庚凡而光為夷末之子謬矣

經

夏四月吳光弑其君僚
三傳闕之字
考石經補之
按道生

春秋
昭公

五
二十九

說或責季札辭國生亂而吳大臣不能立札與
光為罪則失之鑒或言僚好兵不已國人所欲
共廢而棄殺之光為夷末之子於理似順則失
之將且宋孺楚顧齊莊楚度皆好兵不已者而
弑賊必名何也光誠夷之子子則是以前諸子而
弑伯父乃可以為順乎皆由未見石經古文故
爾

○

楚卻死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

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
欲潛卻死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
惡令尹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
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求為惠已甚吾無以

春秋
昭公
五
二十九
四十一

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
焉取五甲五兵曰賓諸門令尹必觀之而從
以酬之及言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
幾禍子子惡將焉子不利甲在門夫子必無
往且此役也吾可以得志於吳子惡取賄焉
而還又誤摩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
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
有甲焉不往召卻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
攻卻氏且焚之子惡聞之自殺國人弗葬令
曰卻宛貳於吳且為亂不葬卻氏與之同罪
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焉國人投之遂
弗葬也令尹炮之使告諸侯曰寡人有不令
之臣宛包藏禍心為螫於楚國既伏其辜矣
敢告於是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
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
國曰郈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寡弱王
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
將如何

據

郈並乞逆切宛於先切說音悅
郈依塞切比皮獎切忌之之意

春秋
昭公
五
二十九
四十二

為政切子惡之惡音烏令飲好使並去聲
寘音致幾平聲幾西列切管音堅行格旦切
炮蒲交切佗徒何切呼火政切杜氏曰右領
官名編管管也緝茅蓋屋之物東也也杆木
莖也焚燒卻氏屋炮燒卻宛尸令終陽句子
晉陳楚大夫道生按卻氏宛名本晉卿卻缺
之後厲公殺卻缺卻缺之子孫孫延仕於
楚至平昭時宛為左尹昭王元年將兵拒吳
于潛因吳公子掩餘燭庸降楚宛與康然害
皆遷大賁無極譏亂楚國楚人知之列國知
之宛豈不知而不能遠託與相惡而弗能備
乃信其言而真甲於門何其愚也郈將師令
曰宛貳於吳吳元告諸侯曰包藏禍心既伏
其辜所謂以國法討之也此二條見三體石
經左傳今本所闕先公考古文補之蓋晉吳
通好與楚世讎郈故晉人因文致之耳然皆
康元將師無極矯君命以滅諸侯故晉陳之
呼謂其自以為王專禍楚國也左氏又曰楚
郈宛之難國言未已進昨者莫不謂令尹令
尹病之沈尹成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宛
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
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
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
楚之讎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庚朱來
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
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
以不獲諸侯通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
大謗幾及于夫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郈將
師矯子之命以滅三國國之良也而不懲於
位吳新有君疆場日狹楚國若有大事子其
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受讒以自危
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死之罪敢不從國
九月殺費無極郈將師盡滅其族此可以見
積惡之殃天道不爽終不勝人然楚自能通
詩中侯弑幽王之罪滅之自是浸淫過陵諸
夏十有餘世歷二百六十餘年流毒四海慘

夫是時齊桓不伐中國無霸楚大將志人謀
周迄天乃生三孽以去蠻荆亦有吳師入郢
之應報施定
理豈徒然哉

經斷

楚殺其大夫卻宛 却宛之逆切宛於死切穀梁作

據義 彭山季氏曰稱國者假國法以殺之也不

殺大夫者必有聞於大故卻宛之殺其以不得
忘於吳而歸咎于道生後稱國者從來告之詞
以紀其實而書大夫以辨宛之
無罪則殺之者之罪自著矣

○傳

諸大夫會于扈令戊戌也 據義 今去聲戊
舒句切

春秋

昭公 五 二十九 四十三

經斷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

會于扈 土音杜公羊邾下有妻 據義 精齊程氏

人微者也彭山季氏曰齊晉不至故不克戌而
經不書又會在鄭地鄭亦不來直待五年之後
而始城成周可以見晉霸威令
之不嚴而諸侯勤王之不急也

○傳

曹悼公在位九年而薨弟露立是為靖公

經斷

冬十月 不日史 曹伯午卒 據義 彭山季氏曰史
闕文 記曹悼公朝于

○傳

邾妻之大夫快得罪於莊公走之魯季平子

受之 據義 要力居切
走音奏

經斷

邾快來奔 公羊邾下有妻字 據義 家氏曰庚

春秋

昭公 五 二十九 四十四

○傳

昭公三謂於齊齊侯請宮之子家子曰朝夕

立於其廷又何言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

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

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據義 言今本作祭

平聲杜氏曰禮君宴大夫使宰為獻主比公
為大夫也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公子
慈今竹飲酒禮而飲
使音見從宴標也

經 公如齊 **探義** 存耕趙氏曰公卒恒於運時齊宋
公之意而公不察也 **探義** 援三年庚公之來齊訪夫齊無納
公至此悔亦晚矣 **探義** 公至自齊居于運 **探義** 齊
高氏曰公以齊之昇我也遂歸運而明年如晉
據土執之言曰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國助
季氏者安有
納公也哉

○ 彗孛大淵獻之歲 **探義** 義見桓公
十八年

經 二十有八年 **探義** 章貢李氏曰歌王六年
四年宋景公三年蔡昭公五年衛靈公二十一年
年晉頃公十二年齊景公三十四年吳伯光元
年魯昭公二十三年楚昭公二年

春秋 昭公 五

○ 彗 曹悼公之春六月而葵季平子使人會之

經 春王三月癸酉悼公 **探義** 息齊高氏曰六
月而葵季也

○ 彗 昭公以齊為無望也更謂于晉將如乾侯子
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其誰矜之其造

子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
淹恤在外君亦不遣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

于甥甥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乾音于造七告切竟並與境同个音介
杜氏曰一个卑使也彭山季氏曰乾侯

漢斥丘今廣平府咸安
縣本狄地後入于晉

經 公如晉次于乾侯 **探義** 乾音干 **探義** 新安汪氏曰昭
公之春秋五書
如晉至河及後傷其見拒於晉不得入而徒返
也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既不得入於晉亦
不得返其國也書至書復外雖見辱而內猶不
失其國也書次則止於是而已矣無可復之道
矣次於陽州猶曰齊魯之竟也次於乾侯進退
維谷則羈旅之人耳再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
乾侯是僅存斯息而已聖人汲汲於存公而屢
書不一書然昭公之亦愈遠愈微而愈不能自
振亦可見矣公之在齊猶有齊侯取鄭固成之
事晉頃拒而弗受魯無兄弟孔懷同惡相恤之
義豈不重可歎哉木訥趙氏曰晉之六卿猶魯
之三家故公如晉而不得入經書公次乾侯而
昭公 **探義** 蔡二十九 四十六

春秋 昭公 五

晉人之
罪者矣

○ 彗 鄭定公在位十六年而薨子嚳嗣立是為欽

經 公 **探義** 豐尺
邁切

經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 **探義** 公羊寧作寧考
石經從左穀

○ 彗 鄭定公之卒不及三月而葵季平子使人會
之

經 六月癸鄭定公 **探義** 道生按諸侯五月而葵禮
也乃至三月而下豈見鄭

人之薄也君逐於外而憂
交於諸侯見意如之是也

○**經** 滕悼公在位二十六年而薨于結嗣位是為

頃公 **撰義** 頃溪
盈切

○**經**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撰義** 義與三年滕

○**傳** 季平子使人如滕會葬悼公

○**經** 斷 久矣滕悼公 不月史 **撰義** 齊程氏曰滕小國

會葬者意如之宋說鄰國無所不至矣道生按
滕侯爵而稱公僭也其交於諸侯稱子桓王絀

春秋世 五 四十七

之也宋子謂其自降如衛嗣君夫衛君畏秦自
降命國人謂已曰君則其生死皆去矣爵況公

邪滕果自降則其葬也國
人何以私謚為悼公邪

○**傳** 徒維國教之歲 **撰義** 義見莊
公元年

○**經** 斷 二十有九年 有音 **撰義** 章貢李氏曰敬王七年

五年宋景公四年蔡昭公六年衛靈公二十二年
年晉頃公十三年齊景公三十五年吳闔廬王

二年曹靖公二年鄭獻公宣元年
蔡哀公二十四年楚昭公三年

○**傳** 蔡昭公如晉踰年不得見晉侯公徒及乎運

○**經** 斷 春公至自乾侯 乾侯晉地不以音致而公曰至
自乾侯者不得入于晉都故也

而晉頃公齊制於莒臣魯昭 **撰義** 彭山季氏曰
因弱棄強同列皆可見矣 昭公如晉次

于乾侯與如齊次陽州一也陽州之次公得入
齊侯侯既先親唁於野井而又為公取運故公

之居運言至自齊則見齊侯猶有處寓公之禮
也若夫乾侯則本狄地之服晉者遠待晉命於

此而無一使通焉公實不敢入晉則至不得以
自晉言矣晉知昭公次託境內而不為意意使

旅賁無依豈非土執取貨於季孫之歟哉最無
所立何以主盟晉之失霸宜其終不能復矣

居于運 **撰義** 河乃復蓋晉以政不在公不若厚
季氏之為利繼書居運

在乾侯以至於楚悲夫 **撰義** 齊景公知昭公不納於晉使高張唁之稱曰

○**傳** 齊景公知昭公不納於晉使高張唁之稱曰

春秋世 五 四十八

主君聞君將即安于大國使張也來致唁吳

天不淑降喪魯國君臣易位哉主君夙夜憂

君諸侯弗集弗可為也晉也無喪土季作朋

若何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 **撰義** 時

見切奉去聲土音杜杜氏曰高張齊大夫偃
于轅主君此昭公於大夫也道生按此亦三

體石經左傳古文今本所闕也是時昭公亦
可以朝王而會吳矣然伯之策曾不及此而

相柩於齊晉之間終
以客死不亦誤乎

○**經** 斷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撰義** 息齊高氏曰唁
于野井齊地也

今在運乃魯地故直言來而己齊侯今復言公者以公自運如晉不為晉所納故使高張言乃所以出公也彭山季氏曰高張之言為公將依晉復歸而問謂之託言以為名耳公自此不復可至齊矣書此以見公之急於求人而自處之不善也

○傳 昭公以齊之重車已也復謁於晉晉人拒之

公止於乾侯 重去聲復扶人切乾音干

○經 新公如晉次于乾侯 息齊為氏曰公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

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後俱未有知公者春秋書之所以深罪季氏之惡與諸侯之不救也

○傳 季子亦詣謀納昭公不克而季孫意知曰未

昭公 春秋世錄 卷二十九 五

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

也 玉川盧氏曰亦詣子亦倪字亦輒之子與亦孫瑤皆謀納公無疾而卒左

氏記昭子所死之說近於誣妄觀亦詣卒而無謚又不使其子嗣為大夫則二子之不得

其死殆皆季孫之所為子蓋意知能逐昭公則其致死二子何難之有章貢李氏曰先師

錄穀梁傳以補左氏之闕崇陽鄭氏曰昭子亦詣之卒蓋意知配之如宋史嵩之臺殺杜

範徐元杰也二子忠於公而見殺於賊臣其亦孔父仇牧亦仲意伯之徒歟

○經 新夏四月庚子亦倪卒 左氏作亦詣考石經從公穀

○傳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相去聲義詳度公七年

○經 新秋七月 與十有二年同

○傳 昭公再謁於晉齊侯不說公拒於晉侯于乾

侯平子使陽虎公孫朝侵運運人驚散齊人

取運田焉 說音悅乾音干朝音招幸貢季氏曰此亦見樂正氏記四

明王氏曰齊取運公居運運人畏齊而不取

叛既舍齊而之晉故運亦取之自此一邑亦

無有而終於乾侯悲夫彭山季氏曰昭公若

能及躬修德節財養力以撫其衆惡知運民

不如少康之一旅哉顧得運未幾而役之以

圍成又未幾而役之以會郭陵人三役之以

如齊又再役之以如晉區區小邑命何以堪此運之所以潰歟

昭公 春秋世錄 卷二十九 五十

○經 冬十月運潰 道生按運之潰齊為之也齊

運之志乘昭公來奔命季氏以運處公用踐野

井之言意如遂以運歸齊陰為行賂之計齊欽

連敗運利而昭公之運謂飲酒而使宰獻

高張乾宮而稱主君將以辱公而激之使公不

得再至齊也齊景子猶所以謀此者素矣昭公

不悟而聽伯知其情然公不舍運齊且使運行

刺如楚人之於蔡昭矣故不得已而勒公適晉

齊景公在乾侯乃陰諷意如使季孟家臣潛師

掠境散運民而齊遂取其困於是齊君臣利

運之謀至是皆遂而然伯齊君無信之言至是皆驗矣迨定公之時能用孔子齊人是振大谷

屢諫之謀昏智留望於梓曰意如之術中如入置之免焉能趨避而操自乎觀春秋所書而齊人貪諂之情季孟不臣之罪晉人下施之惡昭公自棄之實歷歷可考以爲萬世之鑒戒諸儒不察各出己見或以書取運運清爲絕昭公或以書居運在乾侯爲季孫事君如在國或以取運居運來皆爲齊侯有善處寓公之禮皆由不遵屬辭此市之欺者也

○**經** 三十一年 章實李氏曰敬王八年陳惠公十年紀悼公六年宋景公五年蔡昭公七年衛靈公二十三年晉頃公十四年齊景公三十六年吳閻廬王三年晉靖公三年鄭獻公二年秦哀公二十五年楚昭王四年

○**傳** 昭公不得歸運寓於乾侯李孫每歲賈焉及從者之衣履歸之於乾侯乾並音干賈音古從去聲道生按昭公在齊不聞意如歸焉之事而使家臣侵運以逐公今公使命於晉則歸焉及衣履於乾侯蓋欲實上執之言以憑晉君及誑諸侯之使人耳故趙東山以爲季孫之姦謀而季彭山謂猶加刃於人而以於是諸侯手撫之乃小人之欲掩其惡也

皆利納公宋司城子梁衛北宮貞子如晉固請之范獻子之取貨於季孫謂二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亡於是乎不獲居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

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季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季孫氏懼禍之溢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執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執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

○**經**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胡文定公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司空之官子梁樂祁也北宮氏名喜衛大夫范獻子即土歡宣月也道生按此亦魏三體石經左傳古文今本錯繫於會于危之下非也

○**傳**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胡文定公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遠而非其所也臣是郭濟客奇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草廬吳氏曰公處運書居猶吾土也乾侯曰在非吾土矣積齊程氏曰此與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同意但彼在夷狄而未逐以則失國而季孫乾侯猶曰以朝正之日而公在乾侯乎其誅亂臣正名分傷世變之意自見於外可

定公
擬義
頃溪
盈切

夏六月庚午晉侯去疾卒

○**僂**案晉頃公之喪不及三月而葬季平子使人會

之擢
頃漢盈切左氏曰鄭游古如晉弔且
送葬魏馭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

之奉子而弔子焉送葬今吾子無惑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

字小之謂事大在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
無以敵是居大國之間共其識貢與其備御

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審士乎大夫送葬佳嘉好孝享三軍之事於是乎

春秋
二十九
五十三

明

五

•

使卿晉之奉事敵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綈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復數矣大國

之患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之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率戎先君簡公在楚

我先大夫印設實往蔽邑之少卿也王更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盜從譖譖有豐有

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任

語

100

經斷
秋八月葬晉頃公
頃公諱午
杜氏曰速甚矣積

公嘗語彭山季氏曰是時公在乾戾不得以通

於晉而頃公書卒葬者季孫遺使以弔奉送葬也代君行事

不臣甚矣

○傳案吳蓋廬王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

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秀尹然左司馬沈尹

戊戌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

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國得而親其民視民如

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

馬猶懼其至吾又疆其鎡以重怒之無乃不

可乎吳周之曹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庸

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兒又甚文將自司於先

卷二十九 五十四

昭公	春秋世 卷二十九	五十四
----	-------------	-----

五

10

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剪喪異國而大封

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

我查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

馬用自播揚馬楚子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

吳子執鍾吾子莖伐餘方山以水之已邠威

余余子章馬斯其後萬其夫人以逆吳子吳

子言而遣之使其隨臣從之亟奔楚楚沈尹

或中而收余帑及遂成夷使余子還之

監古淹切成並舒句切父音肅服爲揚爲之

為並如字重來從並去聲為用之為音煙斷

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
會知伯于遼歷知伯曰寡君使蹇謂吾子何
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

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
也敢逃刑今君若以臣為可罪請囚于費以

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
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

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據義 知道音智遼丁力切蹇來力切費音泌

春秋世學 卷三十九 五十七
昭公

昭公昭公在外託於齊晉而不果納木嘗不
忍世道之薄而亂賊之無所懼也夫以臣遂
君意知之罪易見也昭公奔盟二國其情亦
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知而感昭公
而况齊晉乎齊大國也新受之會四國同之
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也而所以不克納
公者則以梁丘之受缺也晉盟主也諸侯皆
利納公因其謀以伐季氏尤易為力而所以
不克納公者以土穀之取貨也自其為義之
心不勝其為利之心而其為義者不勇矣夫
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姑為之名而卒無其功
欺抑不但其貨利之得而已也觀季孫欲以
師納公而土穀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為唇
齒久矣當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
公也其百并心一力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
彭山季氏曰荀躒之子而登之孫也遼歷
非晉都也意如王以待命耳是時晉定公初
立有嗣霸之志觀成周之城召陵之會可見

矣故欲以師納公使非土穀取貨而私於季
孫則昭公豈至於客元哉晉侯遠其計中而
反使荀躒出會何以為盟主此霸業所以卒
不能復也歟道生按土荀世嗣改秋周晉定
而薦躒會意如
森臣朋黨如此

經斷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遼歷 蹇音歷 遼音嫡 據義 胡文
曰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
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以
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
行貨齊晉使不納公請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
復一猶欲絕其地城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
在公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森悖

春秋世學 卷三十九 五十八
昭公

君臣之義不知其故自及也陸渾以謂逐君之
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焉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
于遼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
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

○ 薛獻侯薨于定嗣位是為襄侯 據義 彭山季
氏曰薛

自魯桓公以來服屬於宋不敢齒於大國故
有奉不訃而魯亦不吊其禮畧也至魯之盟
薛雖一使人列命而魯亦不見於終終魯成
公之世蓋其時猶小於宋也及襄公時薛伯
憂預於會奔走馳命之不暇則以宋方多事
不能施焉故也魯雖與之同盟猶以宋屬待
之而禮畧故獻公之先君亦不赴宋而經不
書卒若獻公在魯昭公時則僅與平丘黃父
會盟而計奉弔葬一如列國入春秋以來薛
之奉祀所未有也以此其故何哉蓋魯田之在
濟水者與薛相間有疆事焉則薛君者三家
之所私厚也故因公出特未告宋而魯之吊

華亦簡其後定公時薛伯定卒哀公時薛伯夷卒魯亦葬猶前志也其皆以見三家之私歟然獻公以前諸君則小國不知其世次矣

經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薛本侯爵隱桓之世桓王怒其不朝降為伯爵

其子孫以交諸侯故穀侯卒以伯赴遵桓王之命也

○

季孫意如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

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患乎公曰諾衆曰在

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

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

春秋世學 卷二十九 五十九

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下

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

寡君其罪之忍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

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忘子姑歸祭子家

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

欲從之衆從者有公不得歸

知音智乾難從者之從並去聲施以計切夫並音扶與知之與音損乘繩切與君之與從之之從並如字彭山季氏曰晉定公本欲納公特為士彘所阻則但言唁之而已以按齊景故事

行之心使荀躒者躒方與意如會則司情矣不欲使他人得私於公耳此土穀之謀也

經

晉侯使荀躒公子乾侯躒侯伏切音干

李氏曰晉之來言雖微齊人之事然景公有利運之心故高張稱主君以激公使如乾侯而遂取運於是梁丘據得受錦封之賄定公有復霸之志故荀躒率意如以聽於乾侯顧土穀潛通意如使陽從君之狀以實事君如在國之言而陰使躒宣君怒未急之意以愚定公考於經傳此其事而宋其情則知子猶不過長君之惡獻子專齊其君必行已意溫定公為善之志而陷之於惡歟罪實浮於據可勝誅哉而晉定庸儒制於姦臣不能決之以義晉之亡徵亦此乎

春秋 卷二十九 六十

○

季平子使人如薛會葬獻公

經

秋葬薛獻公不月閏文卒在四月若葬以九月則合五月之節若七八月之間則

速而簡矣 道生機薛之交於諸侯則稱伯沒而自下如衛嗣君殊不類也且周室既衰不遵王制亦因可見矣

邾 夫黑肱以濫販如魯季平子受之

居切杜氏曰濫邾邑東海昌慮縣彭氏曰漢昌慮今山東滕縣東南哀陵許邾快美肢相繼來奔季孫富國以類至也木訥趙氏曰邾來奔者四篇邑者二季氏實利之焉邾邾王也

經

冬都盟以溫來奔公穀既和字肱公羊作

經

於山于日書以溫則其肱上皆君之罪

經

奔則意如無君黨叛之罪者晉人嘗

經

公之惡怒昭公而執意如矣今公在乾

經

涂月正朔日故

經

十有二月有音日有食之有如

經

重光單開之歲

經

春秋

經

昭公

經

三十有二年

經

八年宋景公七年蔡昭公九年衛靈公二十五年

經

年曹靖公五年鄭獻公四年

經

昭公

經

昭公

經

昭公

經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經

可為矣使當戊子已

子之問子朝幸為奔楚之後王宮已定吳國方

強乘樂和貢子圍請之會因曹卿郭公勝利

納之心請天子之宅各列國之所以討意如之

進章三家之僭雖晉定卒亦將死何復國

之難顧子家子唯主兩全之謀而不能決與從

者屢肆魯公之惡而不能制心致客死而後已

也不亦取闕切

平取衛夷儀以處獻公獻公因之復國齊之請

致言疆國微也然齊實利運陽踐其言而陰

納其賂故斥言齊取運以謀其意雖書運濟

歸運以備其實晉無利關之心特執驟之謀懲

公得運圖成之事恐藉關以圖返國止許公還

食其稅而不得入居其地故不言晉取而繫之

公在乾侯之下傳記公薨而得安于闕則顯非

晉有不若運之入齊明矣先儒或言公在乾侯

言魯人自以闕公則三家同逆誰肯念公之

春秋

昭公

方之役

夏吳伐越

王字聖人制之

此其志者二國相離之始也昔秦與晉耶襄公不能撫秦而離之楚用遠交之策世皆於秦每晉敵楚秦出晉背楚之晉以不勝屬晉少惜其策遠交於吳每楚窺中國吳執楚之楚懼不親楚與吳鄰國虛不能撫楚而離之楚復交楚故兵入即越入吳以移其師不能成滅楚之功夫差不勝而終傾句踐之千句踐卒諸子畢立而圖分楚因滅之其後秦用商鞅張儀范雎之策遠交於楚近并三晉而負芻亦俘於王翦之兵夫夫諸侯當講信修睦以蕃王室乃爭恨小故擅興師旅上蔑王法下毒生靈兵連禍結自取滅亡故夫子有反諸其身之訓老子有兵者好運之戒孟子言春秋無義戰而善戰者服上刑胡文定言吳人阻兵而越滅之越人不登而楚滅之楚人不登而秦滅之秦人不登而漢滅之觀春秋所書而可以為永鑒矣

春秋昭公二十九年 五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昭公八年

經 斷 秋七月 與二十有九年同

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傲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

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微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蚤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

春秋昭公二十九年 五 馬在冬十一月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

夫城成周已丑土彌年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馬成命 與石張其之與並如字程音從皇一作達夷屏並上聲成並舒句切閔馬德高馬在之馬並如字今重范並去聲登美由切與知之與音預舒音舒又馬之馬音短束初危切掃初買切屬諸切杜六曰富子周大夫石張周士魏獻子魏舒伯音韓不信簡子字物相也相取土之方而遠邇之宜重知事幾時年計知用幾人功應知費幾

材用書知用幾糧食付所當城人丈授諸
之大夫效致也彭山李氏曰敬王以正得國
而人能自樹立故能入成周即於此定都而
王城舊京遂不復返杜氏以爲子朝歸靈
左致也成周侯小不足以致政而大之
如秋泉在城外今則繞入城內新郭既定其
後遂謂成周
爲京師矣

春秋世系
昭公
五
六十五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未儀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杞人小

邾人城成周韓不信起孫字伯音高張信子處

唐人傳焉邾太宗諱也國參于產于左氏無邾

人公羊作邾人三傳並無邾人邾也今悉依

石經積齊程氏曰曹以下稱人微者也京師

經省天子之居使以時城之常事爾春秋

在所不書今王不得居於王城僅入于成周而

諸侯城之見王室之亂粗定而猶有所懼也况

諸侯不共王事而使大夫則王室微

弱諸侯情慢大夫用事皆可見矣

昭公客晉三年終不得見晉侯十二月公疾

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

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
子及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吉命也大夫皆

反其賜偏必面切疑音毫曰言氏曰

足脩地而伏之形肉倍好爲璧肉好倍一焉

環邊曰肉如受切中空曰好云璧杜氏曰輕

服細好之服盧陵李氏曰昭公在位二十四

年居邾五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度頃下振

之君也當其初年居邾無感容而父子之親

奉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亦立國立身之

本皆無矣李氏之禍雖藉魯成哀之世然

取運而不能正納年更而不能卻大雨雹天

成屢見而不知警令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

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霸王則五如晉而不

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

其國公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

蓋聲以相倚連焉輔車昭公之不得入也公之居運也賜公衍

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

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

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

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

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以公衍爲太子公

薨皆不得歸大音泰章音李氏曰公衍

齊已公爲太子務人字道生共三體石經生

春秋
昭公

成使公衍擊玉於齊而命之為太子今本錯
於二十九年至自乾侯之後非天高意齊事
昭公皆謂昭公在外何暇易太子以榮考之
昭公謂昭公之性略無所忌視其內符運而
昭成寧有頃刻之思乎流離日久思歸不得
悔伐季氏而歸魯其子哩室有之但齊言無
信雖有錫穀之許而魯無實賜昭公去宗
廟雖有易儲之命而實不得告于祖廟皆付
諸空言而已又按孔氏世譜昭公薨孔子自
宋返魯隱居不仕修詩書禮樂為子孫立
氏曰趙簡子問於蔡史墨曰季氏出焉吉而
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葬之何也
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行焉故天有三
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三有公諸
侯有卿皆有室也天生季氏以蕃魯國為日
久矣民之服焉不亦立乎魯君世世從其失季
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移之
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
二十九年

五
高辛為谷梁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周
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夫之道也昔
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
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及為公室輔
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及遂以名
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秋文
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之公薨而東
門遂殺通止庚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
於此居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
為君慎思與民不可以使人東山趙氏曰史
墨對趙簡子與襄十四年師捕野魯皆釋
君而臣是助阿附強家所謂社稷無常奉君
臣無常位乃黨惡助
逆之辭不可為訓

春秋
昭公

二十九年

六十八

經

十有二月

有音已未

昭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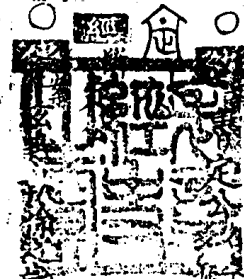
十五日

公薨于乾侯

左氏曰言失其所也胡文定公曰諸侯失
國出奔者幾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
奔入于陳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
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體不重於季氏衛
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
復得也魯日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秋意如專
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卑也其意皆季
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
行也不能復國矣故春秋詳其所以司馬度
世之戒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
萌叛虐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書國成運濟知
社稷之無常奉
君臣之無常位
亦必少警矣

春秋世學卷三十

襄公處于昭公之弟也
意如立之在位十五年



義見莊
公六年

方

元

李氏曰敬王十一年陳惠公二
十一年杞悼公九年宋景公八年蔡
昭公十年衛靈公二十六年晉定公三年齊景
公三十九年吳闔廬王六年曹靖公六年鄭獻
公五十年秦哀公二十八年楚昭王七年越王句
踐九年鄭僖公曰國未有君而稱元年者追

史公

書以說月此
史法之常也

○

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滕人不至晉主彌牟

詰之宋仲幾不受功曰薛吾役也薛宰曰宋

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造楚故我常從

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

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

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

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

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

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主彌牟

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

仲幾曰縱子志之山川鬼神其志乎主伯怒

謂韓簡子曰薛微於人宋微於鬼宋罪大矣

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

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三月城畢歸諸侯

之成晉人執仲幾歸之于成周

伯之土

並音杜幾並音機踐土之土並如字邱音迷

切地呼回切相去聲焉音煙焉于偽切戊舒

句切杜氏曰仲幾宋大夫皇祖太祖奚仲為

夏禹車服大夫邳南諸侯國在下邳仲虺奚

仲之後從政者新指范獻子道生按此亦魏

三體石經左傳古文今本多錯誤故不同也

彭山李氏曰是時小邾屬齊宋不能役薛皆

屬宋滕雖屬魯而南逼於宋仲幾哀其受役

之直而又不可為滕受功故以薛為屬國而

責之代役故薛宰有爭便舊職之言晉知罪

之在仲幾也去冬城成周則已有崇次

晉主屬役必待功畢而始執仲幾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經

春王三月

癸未

精齋程氏曰凡一公之始雖無

公未立爾無也義也卦卿云正者天子之正朔

也天子頒之諸侯諸侯受而頒之於其國故於

人君即位之始皆書王正月以見其受正於天

于也或謂昭公不得正其終故定公不得其始

春秋
定公

上

然則桓宣欲君而立亦書王正月尚何正始正終之有乎蓋是年昭公已薨而定公未立存禮先書而終而嗣君繼世不可以一年而二君故以今君之卜年猶祭之先書至明年而後祭新書之元年此書法也昭公以十二月薨則今年春不得以祭之先書之末年矣而定公又以六月而後即位故今年春不得如他君之例而祭以正月但如常年書王三月爾親至人所書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所謂公者昭公也戊辰公即位所謂公者定公也即是定公未即位之前猶是昭公之魯及定公既即位晉人執然後追書今年春皆為定公元年爾

晉人執

宋仲幾歸于京師

禮諸侯大夫見于天子雖大夫晉文公不請於襄王專執衛侯而歸京師仲幾而歸京師是大夫而制天子也上之陵下

之逆於是彌甚不亦傷乎幾平聲公殺閔歸字今考三體石經補之京師成周也

胡文定公曰按周官司諫掌凡因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此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防而禍亂息矣道生按大夫專執罪一在大子之側罪二先專執而後歸京師是陪臣而欲制令於天子罪三其逆彌甚補歸字為是

魯

魯人使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季孫曰子家

子墜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將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不

春秋
定公

上

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行公為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王柱稷則羈臣之願也凡從軍出而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親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從公者皆及六月

癸亥昭公之喪至自乾侯乃正棺乎兩楹之間

幾音器

從君從公之從使並去聲成子叔孫不敢姑之子也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不同會壞墮魯境外地東山趙氏曰子家駒亞言於季孫今不知所言為何然是時內則臧卻二家以君微幸外則齊晉大國無納公之誠故子家駒欲季孫改過逃公以歸終全君臣之義則昭公必不至失國矣觀其言曰意如事君不敢不改又曰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則其所言皆於季孫者亦可知矣始則叔孫之謀平子有異志終則荀躒之言衆從者魯公故事不遂昭公不獲反國而薨於外則季孫逐君之罪終不可掩而君臣之義絕矣故子家駒亦與季氏絕其不見叔孫即所以絕季孫也立君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則豈季孫所得而專季孫怒公

衍公為而絕昭公之世故答以下敢知也說
而出者非但以李氏為怨亦非能不屈於不
義者故曰入可也冠而出者與李氏為難不
得不遠去故曰行可也李孫使叔孫聽命於
已故直辭以拒之然已則異於二者若知其
出謂君生則從君而出也未知其入謂君薨
而入是以君死為無知也晉語樂共子辭曲
武公亦曰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
曲也語意正相似皆忠臣死生不貳之辭
蓋其心不義李氏而其言求傷慘怛下惡而
嚴如此難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於廟門遂
入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
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夷之於此因殯
馬賓必於兩楹之間音以其死不於室而自
外來留之於
中不忍遠也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
五

經斷
夏六月癸亥公之卒至自乾侯
探義 曰此稱公

昭公也李氏不臣而不敢不成其君之
卒蓋以策飾齊晉之君而尤於討耳

昭公世子衍字務人不得歸曹公弟宋知

李孫之將立已也自壞墮先入昭公殯六日

而定公立
探義 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六

日而後即位彭山季氏曰昭公既薨魯臣
必當即議立君矣以左氏考之則昭公生務
人父公衍二子從在乾侯雖有其人則亦李
氏之所忌不敢侵入矣公子宋以昭公母弟
雖亦從公在外然於李孫無忌子家羈所謂
從而出者也故魯至壞墮而宋先入正為國

久無君也意如必欲却使聽已所為故不
時定位意如之於昭公禮皆從薄如華則太
速則則太遲是也宜為魯紀而若於五日
之後哉況昭公魯自外歸斂事已畢何待五
日而後殯乎不過假此以持宋而市已援立
之思耳意如悖逆無道豈可勝誅魯之羣臣
有能如晏嬰之輔齊景公者則李氏之族將
必與崔杼同夷矣卒無一人倡明大義雖仲
孫何忌亦以聲勢相倚懼弱其黨不能盡心
一力以獎公室使宋卒為意如所制而下得
有為魯哀目是不
振發將誰歸哉

聖人持筆著其異乎文成東昭公之得正也抑石
經古文恒宣作 而定公作即 蓋意如雖絕昭
公之世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以取位然昭得病終
於乾侯宋嘗見殺與桓同謀於鞏以作為氏之難宣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
六

經斷
戊辰公即位
探義 積齊程氏曰此公定公也東

嗣子未定魯國無君故首以王三月祭事文雖
迨害元年以繫前半年之月日實與他公元年

不同定公受國於李氏待昭公至王既殯而後
即位故即位位六月亦與他公繼世者異此策

書之大體不待筆削而義已明者也夫子以李
氏出其君薨又絕其家嗣豈不得以時及於是

魯國無君者半年定公安於得國而不知為之
變故凡公即位位正月者皆不日而定之即位

獨日以異之蓋不日以
為恒則日以為變也

李孫使役於闕公氏將溝焉祭駕鷩曰生不

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子思之後必或恥

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謚使
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
也將焉用之乃止

據義

關口暫切為音煙孔氏曰公氏當屬上句

猶言公家也杜氏曰季孫惡昭公將誹絕其墳墓不使與先君同皆因榮成伯之言而止
道生按孔子言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叔孫昭子子家懿伯榮成伯固所謂善者也其以義徇昭公如此則昭公豈無道者哉但有忠賢而不能盡用無以收政柄而張強家且惜

經斷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據義

息齊高氏曰昭公薨半載餘始

春秋

定公上三十

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於先君如此

經斷

停 玄月不雨祈于上帝

據義

章貢李氏曰月建戌曰玄

經斷

九月大雩

據義

子夏曰非禮也

經斷

停 煬公之廟毀三十有二世矣季孫設壇于家

祀煬公而詛昭公昭公薨于乾侯季孫曰先君寔謹於君非意如之罪也請立煬宮定公從之

據義

有音又章貢李氏曰此見樂正氏記未訥趙氏曰小人為惡內有不

安則詭鬼神以要福季氏逐君天地所不容何有於煬宮自煬至昭二十二世矣神靈何

春秋

定公上三十

在立之所謂媚寵者也宗廟有常制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固已違制又立煬公是魯紀八世矣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訓乎番陽萬氏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為國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為而立公行則國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懿人之議已於是而立煬公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公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公何公為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爾彭山李氏曰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其立宮甚無意義左氏以為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宮則煬公歷世太遠不在壇殯有禱之數何為而有宮可禱焉孝恭氏以為定公昭公之弟季孫立之恐人議已故即煬公之以弟繼考公者而立其宮以明舊制則未入春秋以前煬公之下以弟繼兄者除武公已立宮外尚有季公何為而不皆立宮邪竊意煬公鬼神必有以感眾故為之特立其宮歟

經斷

立煬宮

據義

胡文定公曰立者不立也魯事即速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速有毀

而無

經斷

停 是冬寒極霜殺麥草木多死

據義

樂呼安切章貢李氏

曰爾雅大猷也此亦見樂正氏記

經斷

冬十月實霜殺菜

左氏作實霜殺菜古文殺字子消切至冬而

實得霜而熟今乃凍死此寒極陰威之微也
亦被殺其餘草木之柔脆者多死可知今本作
菽因讀如叔以爲豆非也豆之菽古文作未象
莖芒根甲之形未從艸從未以其實之類豆也
妄者遂執以爲建子之證周十月夏八月也然
夏之八月北方亦已無豆唯椒則實於冬非霜
之不時乃寒之過甚故凍死爾爾
儒不知古文篆體故誤說至此

昭陽太荒落之歲

義見莊公七年

二年 章貢李氏曰敬王十二年陳惠公二

春秋 三十

昭公十一年衛靈公二十七年晉定公四年齊
景公四十年吳闔廬王七年曾靖公七年鄭獻
公六年秦哀公二十九年楚
昭王八年越王勾踐二年

是歲陳如朔之月無事

義見桓公十二

十六年二十一年僖公六年二十四年三
十年文公八年十三年宣公十一年同

春王正月 榮陽鄭氏曰春秋每公元年必

必朝正於廟而行告朔之禮元年正月定公未
即位則魯無朝正之君故不書王正月二年定
公始朝正故書王正月此史法之常也然比事
以觀則魯國之亂大夫之逆昭公夫國之不終
正義自見矣

魯公宮之南門及兩闕皆火

孔子曰雖

門之中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
爲道也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
觀吏之觀之謂之觀而觀也象觀也闕也一
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之兩旁矣西河崔氏
曰豈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
於上兩觀雙道中不爲水

夏五月壬辰矩門及兩觀災

矩門魯之

階禮聖人譏之必因事而託義焉此矩門兩觀
其階久矣若不災則不可得而錄之今災及而
書實譏其階也積齊
程氏曰爲新作起文

春秋 三十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

我伐桐焉我使之無忌秋楚人伐吳以報滅

徐之役吳人敗之于豫章

爲子偽切敗

曰桐小國廬江舒縣東南有桐鄉舒鳩楚屬
國豫章吳地彭山李氏曰楚自平王以來國
勢漸弱至昭王時又庸劣適與吳子光同時
而光則同幸皆以親其民修禮文以大其國
又非王僚時比矣滅徐伐越此其志何啻志
楚哉而昭王不能內自修德息民務學外患
而信任囊瓦誤聽舒鳩氏之誘以爲吳可侮
也則連人伐之天人之者將卑師少之侮也
以弱臨強刀豈能敵自是大爲吳困而不
復能再報者豈非因囊瓦以取敗邪

經

秋楚人伐吳

孫

黃陽劉氏曰此書代者楚以不能救徐越數年誘於野婦而與師亦不足謂之仗義矣

○

定公復作雉門兩闕而加修大馬

案

彭山季氏曰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禮天子五門雉門當其中其外為庫門而庫門在雉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應門在雉門之內魯有庫門雉門三門殺於天子周禮闕人疏曰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為中門陳祥道氏曰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兩觀為周公故也夫諸侯之制宜得二門此之詩稱太王立皋門應門是也庫皋二門近外故諸侯之外門謂之庫可也謂之皋可也路應二門近內故諸侯之內門謂之庫可也謂之應可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路門天子應門正以魯之庫門臨外當天子皋門之位路

春秋

定公

上

門在內當天子應門之位未嘗言門制之階天子也而疏以為二門制似天子非矣魯門之階天子特在多立一雉而又旁設兩觀耳

經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案

子夏曰非禮也任城何氏

曰御廩桓宮雉門西宮新宮臺社災大室屋壞皆不言別蓋雉門兩觀階王者法災天災示變宜有所謹而後大其規模故經云新作以見非正也胡文定公曰書新作者識階王制而不正春秋於雉門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幸其階禮三家階臣雖欲階諸侯執國命其敢乎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位於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為君不能名者

○

閔公殺於乾將之歲

案

義見莊公八年

經

三年

案

章貢季氏曰敬王十三年陳惠公二十三年紀懷公二十一年宋景公十年齊景公四十二年衛靈公二十八年晉定公五年鄭獻公七年秦哀公三十年楚昭王九年越王句踐三年

○

定公始朝于晉及河晉人辭之乃還

案

音朝

春秋

定公

上

者厚非國之利也故常拒復訪禮物至馬則雖以微者致之而亦不復責矣此晉霸之所不以不據也自是晉君臣無後修禮於晉者而晉亦何能加桻於魯哉

經

春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案

蒙陽鄭氏曰

朝王而首如晉則以已之謀立懼霸國之見討季孫從史而行晉亦以其不請而自立且無賄賂之納故拒之也及果勉納賂而位定矣當時不知有王而唯強之畏不知有義而唯利之崇是以築枋奔振益肆於天下觀經所書而世道之弊見矣

○

邾婁莊公在位三十三年而薨子益嗣立是

爲隱公 據義 居切

經斷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公穀二月作三月公 羊邾下有妻字考石

經斷 是歲余泉且之月無事 義見桓公九年 與莊公十九年 文公八年宣公六年 襄公十二年同

經斷 夏四月 據義 義詳桓公九年夏四月與莊公十 有九年文公八年宣公六年襄公十 年同

春秋 三十 十三

經斷 邾婁莊公之卒六月而葬魯人會之 據義 力婁

經斷 秋葵邾莊公 不月史闕公年邾下亦 有妻字考石經從左殺 據義 杜氏

經斷 邾隱公孟懿子爲拔之盟初立故 據義 後皮 八切

玉川盧氏曰拔邾婁地近魯邾雖有枝亭即 古拔也東山趙氏曰定公即位邾子益新立 何忌盟 以求好

經斷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左氏作邾公年 邾下有妻字據作

經斷 端蒙協洽之歲 據義 義見桓 公九年 此安在其爲仲尼之徒歟若邾子緩其先君 而急從何忌以盟爲魯人之所輕其不終宜矣

經斷 四年 據義 章貢李氏曰敬王十四年陳惠公二 十四年杞悼公十二年宋景公十一

春秋 三十 十四

經斷 陳惠公在位二十四年而薨子柳嗣位是爲 懷公

經斷 春王三月癸巳陳侯卒 據義 義詳桓公五年 陳侯鮑卒及十

有二年陳侯躍與莊公元年陳侯林僖公十有 二年陳侯午白二十有八年陳侯欽文公十有 三年陳侯朔襄公四年陳侯 午昭公八年陳侯溺卒同

經斷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賀楚獻一佩一裘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
十五

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
庸與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
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從者自拘於
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
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
也二三子無辱皆償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
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

君之父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
歸及漢執王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
若大川子常聞之怒將伐蔡蔡侯朝于京師
請伐楚王許之蔡侯遂如晉以其子元與箕
大夫之子為質以求成于晉三月劉文公合
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既會劉子疾諸侯之
師掠楚竟而還
探 肅一作 竊與音霜一作
竊從飲濟並去聲共音
供沈除士切朝音潮實音至召音邵竟與境
同還音旋止齋陳氏曰此會劉文公實為之
非出霸國之意故文公有疾而遂無功晉定
之昏庸不若闔廬之有志也不約趙氏曰晉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
十六

定公非健主也一會而十有八國從之楚昭
春庸四鄰不親諸侯殺之於內吳讓之於外
故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一舉而清南服誠
若及掌矣然以十八國之衆總伐楚而巳齊
桓以八國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
而楚大敗今三倍於桓五倍於文統一侵而
退定公蓋制於六卿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
敗楚之功乃歸於吳終春秋之世諸侯不振
吳越爭長其
機實矣於此

經斷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

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邾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

探 彭山李氏曰是時蔡與陳許頭
召音邵 胡皆服役于楚者也蔡昭公乃

隱太子之子與楚有不共戴天之讎而陳許傾
命焉耳至是楚昭昭當國勢日衰蔡昭公初朝

于王遂率四國之君求成於晉晉以王命合十
八國之諸侯會于召陵而天子之卿主之雖齊

桓晉文之會未有若此之盛也不幸劉子有疾
晉遂不能審謀定計仗義執言以大聲楚罪終

連王命而乃使掠其境不問其辭則是志在俘

獲非能振中國之威者也觀春秋書侵而晉人之陋可知矣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蔡遂滅沈**

俘其君而戮之
沈並音審召音邵彭山李氏曰蔡人欲報楚讎而并及於沈蓋沈嘗輔楚為惡者也然殺世子有者楚也非沈也其國何辜既滅其國又執其君而殺之慘亦甚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殺之
姓上公年有歸字考石經從左穀帥者幸沈並舒錦切
公曰書

春秋定公上三十七

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及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沈蔡也昭公拘於鄆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

○**劉文公歸京師諸侯還至鄭定公賂晉侯以**

求成晉侯許之復合諸侯于臯鼫盟焉定公

位也
還音旋復扶又切鼫猶救切彭山李氏曰臯鼫鄭地今河南許州西南九十里古襄城也道生按此亦樂正氏記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臯由音切公年作浩油考石經從左殺

胡文定公曰定公之丘上不請於天下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父者內為志也山陰陸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預盟也彭山李氏曰凡一事出會而盟者雖異地恒恒首止葵丘之類是也若諸侯懷貳必待於強盟首則復舉公而以兩相父之詞書之見人心之不協也臯鼫之盟即召陵之諸侯也復舉諸侯見劉子不預盟而以公及之者公求晉之情而晉為之強要諸侯以定公位非同心推晉為盟王者故陳止齋以諸侯不序為散辭自是特相盟者矣

○**杞悼公在位十二年而薨子過嗣立是為僖**

公
過平聲彭山李氏曰史記謂過缺凡隱公乞而立無稽之言也

春秋定公上三十八

○**杞伯成卒于會**

四明王氏曰諸侯侵楚無功既盟而散杞伯成卒于臯鼫故不言卒于師彭山李氏曰臯鼫之諸侯即召陵之諸侯也故以會卒

○**陳惠公之喪五月而葬魯人會之**

○**六月葬陳惠公**
樂陽鄭氏曰陳惠公五月始封之本爵也高抑崇謂此見陳侯皆殯出會墓惠公卒於二月而召陵會在此三月耳然楚嘗滅陳懷公欲兼王命之會以復先君之讎恐後則生失事機故不暇守居喪之禮乎惜乎晉定君臣無能成其志爾

○**傳**案 許復自葉四遷于容城 **探義** 復扶久切葉封

曰容城楚地近鄭在漢水之北楚人為許謀遷使之靡有寧居非善意也然則許之從楚豈所欲哉

○**經**斷 許遷于容城 **探義** 章貢李氏曰安土重遷人之

請三遷於楚今楚以許男從晉會于召陵怒而遷之近鄭之地卒見破於鄭焉然許以自遷為文者宋人遷宿自是而滅矣許猶再見僅與宿殊耳

○**傳**案 定公出會于召陵踰時而不及告至于廟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 十九

○**經**斷 秋七月公至自會 **探義** 彭山季氏曰公以會召

○**傳**案 劉文公歸自召陵寢疾百日而薨 **探義** 召晉

貢李氏曰此亦樂正氏記劉文成公曰劉文公有再造周室之大功且有中興之志觀召陵之會可見是時晉已不競文公一言而天下響應非忠誠之賢何以感人心若此之盛邪伐楚未行而文公有疾何天變之速也胡康侯乃曰劉公單旗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特本於王子朝告諸侯之意實証善之辭也且其弘方事文公而與仲尼善仲尼豈苟交者乎使文公而無死必見仲尼文公進仲尼於敬王王能相之則振宣三之業使文武成康之盛何難之有仲尼之不遇文公天也天而既厭周德久矣惜哉

○**經**斷 劉子卷卒 **探義** 今本左氏及公穀皆闕字考

止齊陳氏曰王臣之卒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書敬王之難有劉文公焉王室其幾幾乎文公卒天下無復望於周矣持卒之者惜之也

○**傳**案 杞悼公之喪三月而葬魯人會之

○**經**斷 蔡祀悼公 **探義** 蔡陽鄭氏曰三月而葬速也悼

楚囊瓦以召陵之故伐蔡圍之蔡人告于晉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 二十

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

方降疾殯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

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

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人蔡侯以其

子乾及其大夫之子因伍員伯嚭為質於吳

吳王將為之出師楚人聞之懼釋圍而去

探義 召晉鄭康公老詔匹此切為質之為如字質音至為之為于為切杜氏曰伯嚭晉伯宗之後楚伯州犁之孫後為吳大夫

經

楚人圍蔡晉陽劉氏曰蔡昭公首請劉子又伐沈而滅楚之與國故楚人圍蔡春秋書之見楚人肆暴不已且為蔡庭以兵子父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起文也

楚人圍蔡晉陽劉氏曰蔡昭公首請劉子又伐沈而滅楚之與國故楚人圍蔡春秋書之見楚人肆暴不已且為蔡庭以兵子父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起文也

經

晉定公之三年鮮虞人敗晉于平中獲晉觀

虎故范獻子及衛孔文子攻鮮虞以報觀虎之役敗必外切杜氏曰中平晉地觀虎晉人恃勇而致彭山季氏曰孔文子即論語仲叔圍孔達亥孫孔羈之孫也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一

經

晉主欽衛孔圍師師伐鮮虞欽伊西切國容呂師從左欽帥音準欽帥晉師圍師衛師細曰帥師而不別言者從省文也

曰晉之有事於鮮虞凡幾役矣楚圍蔡而不恤階衛以伐中山孰輕孰重邪晉業之卑無可望矣

經

劉文公之零三月而葬定公使人會之

經

冬十月今本左傳及公穀皆闕此三字考三體石經古文補之葬劉文公

劉文成公曰文公食邑幾內實天子之大夫故葬以三月從大夫之禮而不敢比於諸侯也敬王以其嘗為三公而有異戴之績故賜諡曰文公如後世追封加贈之禮非私憎也

經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人之殺卻宛也伯

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詬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昭公因之如吳請伐楚吳闔廬使伍員從蔡侯如京師告於敬王曰蠻荆不道墮天之紀越十有餘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二

世蔑我王度祿我諸姬存食上國流毒天下

茲又阻兵圍蔡曰必隕而杜稷實昧且悖罔有悛心思肆其靡極蔡人告哀凡在列服小

大惴惴胥恫于淪淪下國臣光使其陪臣員

敢告天王請命諸侯肅將天威討蠻荆之不

王者下臣光顧志索敵賦以從王命蔡侯以

具子伐荆殄殲乃離母俾滋蔓庸昭邦典以

逐齊小白晉重耳之鴻烈則余入女嘉師乞逆切宛阮切語區比切大音泰有音又徐音卓後取元切惴音通塞從並去

聲索音色於他與切韻須廉切重平聲女音
汝道生按此亦樂正氏記先公錄之以恭補
左傳者蓋吳人告王辭之之義溫潤恭肅雖
桓文之時有所未逮敬王之命不以伐楚之
權專委於吳而使蔡庚以吳子所以親中國
而外夷扶抑強大而扶弱小惟才大略神有
人君之度詞氣簡重渾噩與城成周之令皆
深得王言之體有如此王誠得聖人以輔相
之則其光昭先王之大業有必然者顧劉文
公薨而美私處家臣之賤雖知納交夫子而
不能薦也
詎非天乎 冬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公漢而與之上下我
志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其阨子
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
二十三

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
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
好司馬若司馬毀其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
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敵
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
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
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敵于柏舉
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危不仁
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
二十四

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
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
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
亂吳師大敗之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
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
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
後者慕之蔑有關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
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
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

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

象以奔吳師

音音捨納如內切戌並舒
句切還音旋濟好並去聲

惡烏故切敵持鎮切俗作陣別並必滅切說
音脫夫並音扶乘繩證切廣古曠切雍於容
切澁市制切半民比切睢腦餘切鐵諸林切
燧音遂杜氏曰大燧直轅冥阨三地名皆漢
東之隘道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城曰三
隘道之類名大別小別在江夏縣南黃漢水
自大別南入江清發水名季芊界我皆平王
女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
燧象燒火燧繫象尾故入吳軍驚師之
昭王得脫身西走與田單火牛之計同於是
子常出奔鄭
息齋高氏曰凡楚師之敗
必行兵法於主將而死之
春秋之世楚實強於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
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

以力者實難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殺麇尾逃刑而奔鄭當時國勢侵弱遂成姑息比楚之所以幾亡

庚辰吳人郢以班處宮吳子處楚子之

官子山處令尹之宮夫繁王欲攻之子山懼

而去之夫繁王入之伍子胥求昭王不得而

費無極先以誅滅乃掘平王墓剖其棺出尸

鞭之三百以祭伍奢伍尚哭三日而仰天嘯

曰吾適庶幾可以已乎

嗚呼故切幾平聲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

春秋定公三十五

上

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重大恥名出於後世悲夫或謂道生曰子胥報楚之事公穀二傳呂覽史記說苑諸書皆以為義蘇頌演呂東萊王莘川李西涯邵二泉張石清皆以為非二者論孰為定道生應之曰明乎春秋之旨則可以斷斯事矣楚自熊渠當夷王時僭號稱王宣王討之東遷熊通伐申後稱武王實為文王領為成王商臣為穆王旅為莊王審為恭王昭為康王虔為靈王居為平王死皆以王禮葬之其不以王禮葬者議曰若教坎曰霄教吻曰紛胃曰杜教廉曰邾教五人而已通滅申商呂殺那羅殺權皆滅息鄢願滅弦黃變商臣滅江六夢旅滅庸舒蕭廣地多於王畿五倍若熊勝之溺昭王頌之助帶出襄王商臣之弑父居之黨朝托悼敬七天地大變王法所不容敬王命蔡侯吳子固曰珍殲乃離母俾滋蔓用昭邦典所謂離者昭王襄王悼王蔡世子有及漢東

春秋定公三十六

上

諸姬見滅之讎不可不報也所謂與者九伐之法勝哉昭王通哉蚡冒之子願試諸商臣試願則放弑其君賊殺其親也當正而殲之倚漢水方城之險僭王增夏助帶黨朝則犯令陵政負固不暇也當伐而殲之敗繁敗朱伐鄭伐齊陳陳虐蔡盡滅諸姬使神明之貴不祀則陵弱祀寡蔡內陵外也當伐而殲之聽無極之譏攘子建之室焉郢都完伍奢陽令終之族則賊賢害民內亂鳥獸行也當伐而殲之若其爭地殺人以致野荒民散之當削乃其罪之輕者耳吳師破楚之際誠有人乎闔廬之側當先自去王弓必無諸已而後求諸人如句踐滅吳而緡越伯者播告諸侯宣達王命盡革熊渠以來僭偽之制而改葬以子男之禮聲勝通顯商臣居弑逆之罪剖其棺鞭其尸而焚之誅應聚之子軫而選半姓之良如公子申沈諸梁輩便其故封之冊陽正其疆理裁其攘奪之地與滅國繼絕世以祀神明之曹紹諸姬之封銷其甲兵寬其室與其親其老倪振其貧之撫其傷殘薄其征伐省其刑罰明其禮教登其俊良如此然後大義明王命達度幾湯之征葛昆吾文王之伐崇密周公之踐奄辟管而齊桓晉文之事脗乎其後矣吳乃入郢之日遂以王弓歸楚君臣宣淫大亂其國而王雖克無所報邦典充無所明伍氏本楚之族世食其祿乃以私憤掘墓鞭尸初未嘗正其僭禮也淫欲愈熾義氣索然於是隨人得以解吳之督得以責員秦越得以來教子軫得以復歸是問盛乃夷狄禽獸之魁而子胥僅盜賊小人之靡耳嗚呼君子之學不明而人不能求諸性情之正道心日微私慾自恣喜怒哀樂不中其節設施張弛不適其宜此禮義所以湮沒而天下所以大亂孰能明於春秋性命之旨乎公穀馬遷諸家習於戰國俠士之風而非有儒者氣象蘇呂諸公則知儒者之道而所論僅

止子背一事報讎一事而末達乎聖
人發明王道之大旨是以備而論之左司馬
成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渚傷初司馬臣圖
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
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
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刺而裏之
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按 還音旋敗必外切
戰國策莫敖子華

曰昔者吳與楚戰于柏舉夫卒交莫救大心
撫其御之乎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
日矣矣吾將深入吾軍若朴一人若梓一人
以與大心者杜搜其度幾乎故斷股決腹一
戰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救
大心是也深寧王氏曰莫救大心即司馬成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
二十七

葉公沈諸梁之父也戰敗而死可謂盡節於
楚矣然處熊居淫昏棄元費無恤貪饒之際
不能諫以弭亂又不能去以索身立乎其朝
而坐待其及蓋亦未聞君子之大道而北於
匹夫之諒者耳

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

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有王奔

鄖鍾建負季華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

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

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

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

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二者能之違殯陵弱非

勇也兼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
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聞辛與其
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
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
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
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
之楚子在公宮之止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
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
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
二十八

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

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

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按 齊中令難並去
聲如注切

古班切與鯨同聲與隣同竟與境同息齋高

氏曰楚自春秋以來肆禍中國齊桓晉文舉

中國之衆止能一盟屈完于召陵一敗得臣

于城濮耳二霸既注莫有能與抗者相舉之

戰吳能勝之秦瓦既奔吳人身驅入鄖慘烈

不道甚於水火最爾楚昭王以身死此吳之
盛也自是諸侯大小罔不悅首與吳為會中
國愈不能振至黃池之會而春秋終矣榮陽
鄭氏曰吳因隨言若鳩楚竟敢下聽命心愧
而退誠可笑也使吳能達天王之命聲楚陷
逆之罪誅其君弔其民戮其姦佞顯其忠良
正其疆理散其甲兵優其子爵還其故都與

滅絕絕以續諸姬之祀則隨將欣然趨奉之不暇而何半幹之官庇乎

王人殺子朝于楚探義朝音昭章貢李氏曰觀此則敬王所以殺

然討楚者蓋懲能勝之溺昭王頭之出泉王居侵黨朝以抗悼王而幹且為適遜主也是時晉既遜楚以霸而莫之競則幹將奉朝以令諸侯其孰能為城濮之戰乎故幹死走而朝代諒矣其英謀雄略如此非稟天有為之資者不能使得孔子相之必成中興之業而春秋可無作也然敬王嘗因孔子聘周而嘉其有禮命為魯司寇顧不得從政于京師殆因劉子先卒大臣無人甚弘處賤不能薦揚以將順其美歟

春秋三十 二十九 定公 上

冬十有一月有音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

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書蔡侯以吳

之命辭也蓋蔡之爵侯吳之始封曰吳伯今吳強稱王而蔡弱矣若列蔡侯於吳子之前則不見當時強弱之情實吳子於蔡侯之上則違先王班爵之制立文如此則王命以遵王制以明中國以責夷狄以賤強弱之實以著而傷世道之意亦見矣然明王制宜稱吳伯而曰子者吳之自去其伯父矣自厲王降之為子而敬王復以子稱之則亦遵之而已矣不言伐者吳未克聲楚之大罪而亟與之戰則紀其戰之實而已矣楚人者囊瓦也元楚卿而人之者不使夷狄

之賊臣得與中國之賢侯抗也故繼以楚師敗

矣此皆聖人泛應曲當之權不因曾史舊文也

柏舉楚地公年作伯音穀梁作伯舉考石經從

左探義杜氏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吳為蔡討楚

氏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

之也胡文定公曰荆楚舉橫長惡不悛復與師

而圍蔡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兩師

有諸於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非諸侯之

所能以也有諸於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

會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而書以

者亦罪晉人保其利棄義難於救蔡也東山趙氏

曰楚為中國患自來矣而始終受其荼毒者

唯蔡為甚城濮之役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

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吳人亦謂隨

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討於楚而君又窺之周室何罪然自齊桓晉

文之盛而不能加兵於其國都雖劉文公合十

八國之師于召陵而不能一問其罪卒之據中

國神人之憤憤者吳也是以聖人特詳焉雖然

此一役也滅國可與文武之境土可優惜乎吳

無君臣不足以居其功而晉衰已甚劉卷此卒

曰自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囊瓦黷貨無厭殺

人不忌以至內外離叛莫有關心由是有入郢

之禍國破君逃死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

春秋三十 三十 定公 上

春秋世系 卷三十

三十一

言則所以誣華夷之辯者益著明矣先儒於城
濮以爲魯晉大志乎戰既失之聖祖樂使知善
吳而於楚無所發明又失之諸晉未明乎聖
事之大旨而昧於屬詞比事之教矣敗績稱師
見棄先本以重兵與吳戰也說者拘於凡例謂
楚是役亦將半師少不思敗曰師則非師少奔
名震先則非將半以從證前而致誣於君臣夷
夏之隆大義明矣此正聖人筆削之微執謂春
秋止將舊史而**庚辰吳入郢**亦有五字夫子削
之公穀作入楚非**庚辰**章寅李氏曰前言吳子
也考石經從左氏**庚辰**者以救王之名而稱之
見其伐楚有王命也此言吳者開虛前破楚師
即稱吳王以臨楚國舊史言吳王入楚以紀其
實聖人削之亦見其以亂易亂之惡也不曰入
楚而曰郢者武王本封熊繹爲荆子宅丹陽至
熊渠滅郢子而都高坎不言入楚正王也若
見破于丹陽則言吳入荆矣胡大定公曰言吳

春秋世系 卷三十

三十二

○**游地渚灘之歲**

義見莊公十年

者無不致其嚴矣始終稱楚無異辭蓋非入
滅皆得以爲舉也於是蔡侯以吳子戰敗楚師
書入郢而不言入楚以其叛周自立僭天子大
号以爭諸侯不得與三代建國無事見入者同
文也是故吳得稱子而楚棄死書人許蔡侯以
復世雖而吳之人郢亦不可與凌弱暴寡之師
例論也春秋治在夷狄至是無道法矣廬陵李
氏曰夫以赫赫楚國而渙辰之間吳得以入其
國都與公子嬰齊伐莒入邲無異楚國之無人
可知矣道生按戰書蔡侯以吳子而入郢止言
吳者蔡初奉王命請吳討楚吳聽其謀而戰勝
則蔡侯先歸其國而不預於入郢也然則亂楚
之罪在闕廬位
員而昭公免矣

春秋世系 卷三十

三十三

○**五年** 章寅李氏曰敬王十五年陳懷公析
蔡昭公十四年衛靈公三十年晉定公七年齊
景公四十四年秦哀公三十二年楚
獻公九年秦哀公三十二年楚
昭王十一年越王句踐五年

○**朔月正朔日蝕**

案 朔音丙月 建辰曰朔

○**春王正月** 公年作王正月 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十五年文公元年十五年宣公八年十
年成公十六年襄公十四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

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昭公七年十五年二十一年二十二二十四年三十七
一平日有
食之同

○魯不救蔡之圍也而聞其能破楚也懼而饋之粟

經

夏歸粟于蔡杜預曰春秋責義不責

楚所辱而不能救今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是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小惠不足貴矣息齊高氏曰患難相救有無相賙此諸侯之正春秋之世相攻相滅此道不行久矣然當是時諸侯不供職貢于天子至使天王有求於下國則知夫魯歸蔡粟非濟其難而賙其無也蓋以蔡與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三

吳相援而敗楚人耶故魯畏而賂之聖人所以追其意而罪之也

○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

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勉之子能復之我必

能興之及子胥發平王墓鞭其尸申包胥亡

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

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子故平王

之臣親止面而事之今至於慘死人豈其無

天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吾且莫

涂遠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歎曰吾被堅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四

庭牆而哭晝夜不絕聲夕飲不入口七日瘠

而殫悶哀公聞之走而出冠帶不相及左奉

其首右濡其口申包胥蘇哀公身問之子孰

誰也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盤楚冒勃蘇吳

與楚人戰于柏舉五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

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哀公

曰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

今此之謂也爲之賦無衣申包胥九頓首而

坐哀公乃出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子

春秋
定公

三十

三十五

虎下塞以東子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
次于徐申包胥乃使人告于越夏越王句踐
自將救楚襲吳破其都於是楚人自稷大敗
夫槩王于沂夫槩王先歸敗越兵自立為吳
王吳人獲蓬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
西敗吳師于軍祥吳師敗楚師於雞澤申包
胥以秦師至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楚
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取又楚之不
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苦有知也可以飲舊

祀豈憚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
壻之谿吳師大敗吳王闔廬且聞夫槩王之
立也遂釋楚而歸擊夫槩王夫槩王敗走遂
奔楚楚昭王見吳內亂復歸于郢封夫槩王
于棠谿為棠谿氏初闔辛聞吳之爭宮也曰
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不可以遠征吳爭
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楚昭王
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監尹疊涉其帑不與
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

春秋
定公

三十

三十六

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
惡王賞闔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闔巢申
包胥王孫賈宋木闔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
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
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吳允于旗其又
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華季華辭曰所以為
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
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
于脾洩闔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

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如對曰固辭不能子使
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
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
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為君之為並于偽切莫莫故切俗作暮涂一
作塗坤宅爭切喚之石切一作邱鄰西耶切
俗作膝泰並蒲卜切薄補華切吳為為吳為
女為樂為王之為並如字養莫古切瘡丁田
切彈丁簡切張由切禁扶云切傷未六切
子滿左氏作子蒲句戈度切自將之將去聲
東並鍾證切夫並音扶敗夫槩敗越敗吳敗
楚又敗之敗並必外切師敗大敗敗走以敗

上

三十七

上

越人吳

據子夏傳舊史書越王入吳夫子削王
字公殺越上有於字何休以爲越人方

•

•

•

案

探義

嘗之為如字甫一作父杜氏曰東野李氏邑陽虎字貨與仲梁懷公山不坦皆李氏家臣與瑞美王君所佩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佩與瑞祭宗廟今定公立後臣位改君成則亦當去與瑞子洩不坦字為君言不欲使卿也季孫即桓子公甫文伯召默桓子之從昆弟也陽虎改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

經斷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夏曰志在卿也胡文定公曰意如卒而書曰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上卿全始終之禮也意如廢公衍公為而立宋若有叔孫姑之見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張失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讎苟於利而忘其辱三綱廢天理滅公室益微陪臣執命空矣哉

春秋卷三十九 定公 上

經斷

叔孫成子卒于州仇嗣為卿

杜氏曰州仇武叔也

章貢李氏曰叔孫穆子昭子穆皆賢而忠於公室也不敗嗣昭子而黨季氏與謀於廢公衍公為而迎立定公不思昭子之殞身殉國果誰為邪不忠不孝魯國之罪人耳州仇亦黨季氏而毀仲尼世濟其惡而亦廢祖矣

經斷

秋七月壬午叔孫不敢卒

積齋莊氏曰亦譏世卿也

經斷

晉未得志於鮮虞故范獻子將兵圍之

將去

經斷

冬晉主執帥師圍鮮虞

帥音率襄陽許氏曰晉

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睦睦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橫加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憤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經斷

晉主執帥師圍鮮虞

義見莊公十一年

經斷

六年

章貢李氏曰敬王十六年陳懷公二十五年衛靈公三十一年宋景公十三年蔡昭公四十四年吳闔廬王十一年晉定公八年齊景公四十四年秦哀公三十三年

鄭獻公十年秦哀公三十三年楚昭王十二年越王勾踐六年

經斷

鄭因楚敗使子大叔之子將兵破許虜許哀

春秋卷四十 定公 上

公許人立公子成是為元公

大音聲將去聲

經斷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邀師入許以許男斯歸

三傳游作游邀作速入作滅

並從子夏石經古文帥音率

古之子也滅當作入蓋字之誤也按哀元年許從楚圍蔡十三年許男成卒葬許元公許復見

經杜元凱曰蓋楚封之如此則當如蔡侯廬陳侯之書歸矣經無可據故知非滅也鄭雖有憾於許然許以避鄭之故四遠其國即楚字下楚表而始從會召陵以求晉庇鄭蓋與之同好矣尋又索晉之義遠脩舊怨暴蔑其國俘囚其君不亦甚乎天下無霸而與國自相陵虐世道

○經

陽虎欲去三家請公自將以掠鄭且說晉也

經

去上聲將去聲說音悅彭山季氏曰魯以郭田之故與齊有隙而郭方坂晉虐

許度其勢必與齊合故公先使鄭以威之蓋魯猶未絕晉交特倚以爲重而陽虎方執國命實主此謀非睦鄰靖國之道也魯兵已掌於諸卿而卿不帥師者蓋陪臣方以三桓專兵爲口實而亦竊取兵權故諸卿不獲掌兵而自是恒以公將矣

○經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經

胡忠簡公曰內有疆臣之讎而

遠去其國以事侵伐此易所謂充行者也

○定公

春秋三十

○經

李桓子獻鄭俘于晉言鄭人之貳於齊也陽虎使孟懿子僂懿子至晉立于房外謂范獻

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有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累以爲必遠晉故疆焉之

請以求入焉

疆乾兩切清江劉氏曰以二子之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爲之請於襄國此其無所忌必爲亂之效然不介晉權亂亦不得發也道生

按鄭不請於晉而入陳則子產獻陳捷于晉魯非晉命而侵鄭故桓子獻鄭俘于晉以說

○經

夏李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經

息齊高氏曰一卿將命可兼也

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天子微諸侯僂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皆理勢然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蓋遂得臣之並使乃仲孫和謀之所起而斯何忌之並使亦陽虎專權之所爲左氏記范獻子之言曰魯人患陽虎矣夫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二子僂焉其所使猶爲國有人乎劉氏謂春秋本其禍之

○定公

春秋三十

所構自二子之使者殆得之矣

○經

秋八月宋樂祁犂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

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難知而行也見瀾而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

納焉以楊楮賈楊楮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

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祁犁使難並去聲說音悅見替前切飲之之飲於禁切實音古飲酒之飲於錦切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杜氏曰稱行人公曰稱人以執非霸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歎焉則弗執之矣執吳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載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廬陵李氏曰此為晉三卿內殺之始亦宋殺霸之始也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三
四十三

陽虎將有事于運請修內城
章旨李氏正氏記自三家分魯公之所有者中城而已成公九年始城今復大修之者陽虎既攝怨于鄭人特乎運之齊且欲去三家而備之也

各城中城
穀梁子曰城中城者三家張也九年城矣諸侯有違守在中城公宮城也或家倚一城以自守是外撤其藩籬而區區欲固其堂奧也其能固乎榮陽鄭氏曰城郭溝池以爲固聖人待來世之事也城有傾圯下不可不修然古者冬抄興工歲役不過三日定公冬城中城雖曰不失其時而有三失焉蓋制於陽虎結怨齊鄭下修德政而大興工役一曰不君二曰煩民三曰勞民此春秋所以志之也

初昭公奔齊季氏賂齊景公以運昭公薨季

平子死陽虎欲取運使桓子懿子將兵圍之

將去聲道主按季彭山云運本魯邑無失守之理與爭奪它人所有者不同蓋或於左氏謂仲孫何忌與孔門弟子而曲爲庇護是誠知道君子不宜有非義之事然以經文質之運本莒附庸昭公元年爲季孫所滅齊景公所謂莒疆以西千社之地也何名邑哉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運
三傳闕何字左殺運作鄭並從石經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三
四十四

徒維濊茂之歲
義見莊公十三年

七年
章旨李氏曰敬王十七年陳懷公三十四年齊宣公三十二年晉定公九年齊景公四十五年吳闔閭王三十二年曹靖公十二年鄭獻公十一年秦哀公三十四年楚昭王十三年越王句踐七年

是歲取如病之月無事
義見桓公十二年

經斷 春王正月 義同 二年

○ 是歲余暴且之月無事 義詳桓公九年 與定公三年同

經斷 夏四月 義同 三年

○ 齊景公結鄭以圖霸鄭獻公從之

經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杜氏曰鹹衛地東萊 呂氏曰晉自平丘之

後不能以德義結人心召陵之會諸侯皆貳故 齊鄭為是盟耳止齊陳氏曰特相盟自齊桓以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 四十五

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失是故石 門志諸侯之合于鹹志諸侯之散皆齊鄭為之

○ 衛靈公欲背晉諸大夫不可使仕宮結如齊

齊人執之使為導以掠衛衛侯請平乃盟于

瑣澤 晉音佩章李氏曰瑣澤即 沙澤地近沙麓在齊衛之間

經斷 齊人執衛行人仕宮結以侵衛 積齊程氏 曰行人所

以通命齊執之以 侵衛其罪著矣 齊侯衛侯盟于沙 李氏

○ 相壯之月不雨祈于上帝 月在中曰相 在酉曰壯

經斷 大雩 子夏曰 非禮也

○ 齊景公以運故命國惠子將兵伐魯陽虎御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 四十六

李桓子公飲處父御孟懿子將軍齊師齊

師聞之隨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

死吾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

女虎懼乃還不敗 將兵之將飲難並去 聲處並上聲將音之

將如字墮呼為切女音汝還音旋章貢 李氏曰惠子國夏益國佐之曾孫也

經斷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東後許氏曰

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棄晉之衆不能勝德以 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

可而不知已 之不可者也

○**經** 玄月早甚再祈于上帝 **探** 月戌 曰玄

○**經** 九月大雩 **探** 子夏曰非禮也精齋程氏 曰一時而再雩旱之甚也

○**經** 是歲孔子年四十而不仕陽虎欲見之孔子

不見陽虎使人瞰孔子之出而饋以蒸豚孔

子亦時其亡往拜其賜遇諸涂陽虎下車召

孔子曰來吾與女言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

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

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

春秋 卷三十 四十七

矣 **探** 瞰口鑿切涂一作塗女音汝好去聲 亞音器知與智同孟子曰陽虎欲見

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

家則往拜其門陽虎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

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

陽貨先豈得不見象山陸氏曰陽貨先來加

禮孔子不得不會然貨意非誠故亦時其亡

而往拜其門會其禮不欲見其人乃禮義之

中也朱子曰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意然

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

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

遇諸涂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

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

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

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 **探** 疏寧吳氏曰

夫子任魯不

仕其故有三待價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

陽虎作亂三也南軒張氏曰季弟為家則

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或人勸夫子

以為政之事夫子告以為政之道也 **公山不**

狃為費宰召子欲往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

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探** 費音秘夫音

曰陽貨公山弗擾皆季氏家臣貨欲去季氏

而已代為卿弗擾則欲張公室音論語雖書

以費畔此特畔季氏而已非欲從貨以亂魯

也故夫子於貨則拒之於弗擾則欲就之子

路知士君子守身之節而未達聖人行道濟

物之權故夫子曉之其猶豈也言彼召我我

豈徒往乎哉如用吾之道必以禮為國使天

子專於上諸侯睦於下大夫陪臣各安其分

井田封建學校禮樂兵刑之政皆復先王之

舊中國時雖四夷賓服萬物各得其所豈若

東遷以來王綱不振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

侯陪臣執國命至於弑父與君之賊相望於

天下會夷狄之不如者乎趙岐何休謂與周

道於東方非矣聖人豈教魯以叛周哉其後

夫子相定公辛用弗擾以墮嘗弗擾奔齊如

吳吳為郛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

曰魯有公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

山弗擾公山弗擾曰非禮也君子遠不遠雖

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

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卿今子以

小惡而欲獲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

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

雖無與立必有與與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

志焉吾與齊楚韓之是四鄰也夫魯齊晉之

唇齒也齒寒則唇亡也夫魯齊晉之

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欲使魯得為衛也

春秋 卷三十 四十八

春秋
定公

其和義如此謂非聖德感化之效哉章貢李氏曰不担一曰弗提蓋傳本之異實一人也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至昭公孫齊之時年三十有七矣其為委吏田吏蓋庸弱冠母顏氏在為貧而仕也顏氏之立當在昭公十五六年之間孔子居魯既除而不仕則魯亂矣至定公七年孔子年四十有一也是時陪臣執命陽虎能強何忌如晉又強定公侵鄭及齊極於竊實玉大弓而出故陽貨不仕雖有招致孔子之禮而孔子終不仕於其執命之時及季桓子思孟僖子之言薦於定公然後試於中都而從祀先公進司空而陽虎亡走齊人歸田受敬王之命為司寇而卻費墮矣然聖人之道非區區於事功之本女樂受膳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若無須臾之忍者天之生聖人豈為魯而已哉蓋小試於一邦明道於歷聘而傳於無窮故儀封人曰天下之無道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孟子曰可

上

春秋
定公
三十
四十九

經
斷

冬十月

義同隱公七年
義見莊公十三年

○

祝犂大淵獻之歲

義見莊公十三年

經
斷

八年

章貢李氏曰敬王十八年陳懷公四年紀傳公四年宋景公十五年蔡昭公十四年衛靈公三十三年晉定公十年齊景公四十六年吳闔廬王十三年曹靖公十三年鄭獻公十二年秦哀公三十五年楚昭王十四年越王勾踐八年

公四十六年吳闔廬王十三年曹靖公十三年鄭獻公十二年秦哀公三十五年楚昭王十四年越王勾踐八年

經
素

陽虎以西鄙之師疆公掠齊且爭運也取月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方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二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二月復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獲焉

陽州即昭公孫齊所次之地士皆坐列無關

春秋
定公

三十
五十

上

志也顏高頰息冉猛與其兄會皆魯人六鈞百八十斤也籍丘子鉏齊人斃也偃仰也殪子鉏死也冉會見魯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為殿見魯無軍攻也廩丘齊地郭其外郭主人廩丘之人也衝陷陣車也魯溫馬衣以救衝車之焚因毀廩丘之郭廩丘人出戰魯攻郭人少故悉後師助之始獲齊郭清江張氏曰陽虎專魯用兵無法東山趙氏曰顏高被擊而仆乃轉而仰射子鉏殺之其善射之功然也

經
斷

春王正月公侵齊

杜氏曰報前年公至自國夏之伐也

公至自

侵齊

探義 蕭陽劉氏曰魯政不在公久矣而陽
喻時而致之且為下侵侵齊起文也夫以國君
之尊而受役於家臣雖結怨強國而不顧何
如其能

二月公侵齊

探義 急齊高氏曰前侵未
得志故喻月之間再
出侵齊雖家臣所為然下注來不得休息見
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有山注氏曰三月之間
兩侵鄰國無尺寸之功而重丘山公至自侵齊
之忍輕用其忿而不恤其民甚矣

曹靖公在位十二年而薨子陽嗣位

探義 章貢李氏曰君舉必書策書之大
體也公再親行再飲至故書之

曹伯露卒

春秋 卷三十 五十一
定公 上

齊以魯之再侵也復使國惠子將兵擊西鄙

以報之 **探義** 復扶又切
將去聲

夏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

探義 章貢李氏
曰齊稱伐

有詞矣易言自我致寇又誰咎也其魯之謂歟
抑齊人預兵報復不已亦豈所謂彼善於此者
邪襄陵許氏曰春秋書內伐十六宣以後七內
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
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
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以齊播怨以使
易伐其
能久乎

晉范獻子趙簡子中行文子將侵鄭衛定公

以齊故求救焉出會晉師于瓦亭齊師聞之

去公還

探義 行音抗還音旋彭山李氏曰瓦
其北近南後蓋眼屬於衛耳杜元凱曰瓦衛
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即此定公因齊伐
西鄙親至於瓦以待晉師之救比其至也則
齊兵退矣夫魯大國也三家合力豈不足以
禦齊特以此時政在陪臣制於陽虎故門庭
之寇不能即却而使公遠出境外求晉出師
已非謀國之道矣而況晉方好賄霸業已陳
師出後期無齊於事又何足恃以爲安乎則
不若與齊平
之爲善矣

公會晉師于瓦

探義 積齋程氏曰義在公會晉
師故不書晉卿名以諸侯

春秋 卷三十 五十二
定公

之耳越國會大夫之師師一見魯之微弱二見
當時唯知附勢而不顧理之可否也胡文定公
曰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
衆皆以師爲重而不敵輕也故集林之會不言
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言士鞅
於是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公
至自瓦 **探義** 章貢李氏曰公至衛地而退告至
于廟其以地至者非出會諸侯也

陳懷公在位四年而薨子周嗣位是爲閔公

探義 周史記作越今從孟子
閔史記作湣今從左氏

秋七月戊辰陳侯卒

晉師將盟衛侯于剡澤趙簡子白群臣誰敢

春秋
定公

五十三
上

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
牛耳成何曰衛君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執
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
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
而受此盟衛侯欲判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
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詁語之且曰寡
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
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
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
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
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
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
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
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
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賈焉何遲之有乃
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於是獻子之師侵鄭
及衛馬得之馬音煙按子對切抗馬喚切使以從之從並去聲從焉之從如字從焉為馬音之馬如字實並音至朝音潮杜氏曰刺澤衛地近瓦亭涉佗成何皆

晉大夫趙鞅以衛靈公前年從盟于齊以為
叛晉欲推辱之故使二子明禮導者益牛耳
成何謂衛國小僅比晉一縣不得從諸侯禮
按排也王孫賈衛大夫信猶盟也詒恥也東
山趙氏曰衛侯自以當為盟主空在牛耳而
使晉大夫執之言及說者以大夫辱國君詳
其事也

經

晉主執帥師侵鄭遂侵衛公羊作趙鞅考石經從左穀梁伊兩切師

率音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義之是務而
欲恃力脅服則
失霸何日之有

○案曹靖公之零五月而葵魯人會之

春秋
定公
上
五十四

經

葵曹靖公義詳桓公十年葵曹桓公與七年葵曹昭公莊公二十有四年葵曹文公成公十有三年葵曹宣公昭公十有四年葵曹武公二十有八年葵曹悼公同

葵曹靖公義詳桓公十年葵曹桓公與七年葵曹昭公莊公二十有四年葵曹文公成公十有三年葵曹宣公昭公十有四年葵曹武公二十有八年葵曹悼公同

○案陳懷公之零三月而葵魯人會之

經
九月葵陳懷公杜氏曰速也義詳桓公五年葵陳桓公與莊公二年宣公襄公四年葵陳成公同

○案李桓子孟懿子掠衛報晉師之救也據義章

李氏曰晉既為魯使鄭以回齊師故亦為晉而使衛見二國之猶相與也

經

李孫斯仲孫仲忌師師侵衛

經

新安汪氏曰以霸令而虐

元弟之國見魯師之非義矣

傳

衛鄭為晉魯之侵故靈公獻公盟以謀之

衛鄭為晉魯之侵故靈公獻公盟以謀之

經

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經

章貢李氏曰晉昭公庸土執專國趙鞅

春秋

定公

五十五

寅之徒朋黨為惡諸侯棄之空矣如有人焉修德行仁以治其國尊王室緩諸夏懷英狄討叛賊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可以為政於天下矣不足之國而區區盟誓之末何益乎

傳

李桓子言孔子於定公以為中都宰孔子言

於公請順祀先公十月辛卯大事于太廟升

閔公子僖公之上相昭公為孔子之治中都

也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殯葬異仕

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市不貳價為

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

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為定公謂孔子

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

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以為司空

大事之大如字大廟之大音泰治並平聲

陽虎將作亂禘于僖公而衍焉非也

經

从祀先公

經

從者順也書從祀者見前此

逆祀之衆也夫有亂而後有治有邪而後有正

有經世之志者益亦慎其始乎榮陽鄭氏曰孔

子仕魯自從祀先公之後郊禘大嘗大蒐大閱

春秋

定公

五十六

至十五年而書郊矣故於此書從祀者見禮之

不可以不順非特祀先而已凡以垂教萬世豈

若俗儒自序其籍之謂哉道生按蜀馮氏言陽

虎止相昭公非也果爾經當明言初相昭公矣

而曰先公者非一公之詞也劉公是以為煬公

武公在所葬亦非也蓋於祭則已毀未毀之主

皆陳於大廟煬武廟雖當毀而恰必當預者也

迺夫子正閔僖南止之位而祀昭公于恰所以

明君臣之大義以警三家與陽虎耳

初李寤公鉏極公山不祖皆不得志於李氏

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

殺之戒都車曰癸已至成卒公飲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士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圖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微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違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

春秋
定公

上

三十

五十七

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飲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殺十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虎曰魯人聞余出焉於微死何暇追於從者曰嘻趨駕公飲陽在

公飲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

懼而歸之子言辯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

虎入于謹陽闕以叛

更並平聲公飲之飲出舍之舍舍此

之舍從者之從先諸之先並去聲虎並上聲鉞音迷切殿丁見切咋在作切射並音石帥音率說音脫趙音促辨音偏舍爵之舍音捨杜氏曰四句為都車兵車也公飲陽即處父子言即季寢昨暫也辨用徧也告廟飲酒示無懼

盜竊寶玉大弓

息齊高氏曰周官天府之職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

今凡國之玉鎮與其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然則寶玉大弓宜藏之祖

春秋

上

三十

五十八

商橫困敦之歲

義見莊公十有四年

九年

章責李氏曰欽王十九年陳閔公用昭公十八年衛靈公三十四年晉定公十一年

齊景公四十七年吳闔廬王十四年曹伯陽元年鄭獻公十三年秦哀公三十六年楚昭王十五年

春秋
定公

孔子自司空為魯司寇言於定公請修禮於

王九年春王正月孔子如京師執圭鞠躬如

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踴踴

如有循音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敬王嘉

其有禮命之曰宋公之子何孫魯孔丘世有

明德溫文仁聖克章與禮命爾為大司寇作

相魯邦惠于迺辟欽哉

聲辟皮匹切章貢李氏曰此見樂正氏記孔

氏世譜韓嬰詩傳等書孔子本勸定公朝王

而公不能則使孔子代行聘禮而已命主七

寸謂之信主聘禮則使大夫執以通信鞠躬

曲身也如不勝敬謹之至執輕如不克也步

趨之間執圭平衡高不過揖卑不過授手必

與心齊也勃然變色如戰而懼踴躍舉足促

狹兒如有循行不離地如緣物也既聘而言

則和氣滿容愉愉又和之至矣大司寇王官

也孔子以天子命卿相魯而欲以禮為國此

三家之所深忌故雖有師費之功而終不相

容也後三年孔子去魯後如京師劉文公亮

周大夫無薦孔子者孔子不得見敬王乃如

衛馬夫以敬王之知孔子而孔子素有尊王

之志乃不相遇如此孟子言義之於君臣命

也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豈不深可慨哉

孔子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

氏出其妻慎清踰境而徙魯之鄉牛馬者不

豫賈設法而不用無姦民民始為語曰麟來

春秋
定公

而韓投之無戾韓之麋裘投之無郵已而誦

曰來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來衣惠我無私

韓氏公慎氏慎清皆魯人豫賈一作師賈慶

鹿子韓劬韓失部皆罪也章甫冠名皆指孔

子服師而言前諱諱者三家之私黨後諱者

魯民之公言也清容袁氏曰荀子云孔子為

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

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

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

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

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

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

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

言談足以飾邪營眾擾足以及是獨立此小

人之禁推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

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

付里乙子產誅鄆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

同心不可不誅也舊註謂少正卯為匹夫益

庶人也宋儒論語序說以為亂政大夫夫葵

丘之盟王禁有曰無專殺大夫春秋於列國

行誅而聖言為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則

城王法之必誅而聖人之所不忍孔子既以

周大夫司寇受命相魯設有匹夫如此必且告

於定公請於天子乎號於衆使國人皆曰可

殺而顯戮之寧有門人尚疑之理哉七日之

說尤不可信自古春夏不刑秋後而決孔子

以是歲寅月始受大司寇之命夏而陽虎出

奔其施為次第從容不迫如此又

豈有非時而擅殺大夫之理哉

經斷 春王正月 探虎 義同 七年

鄭獻公在位十三年而薨子勝嗣立是為聲

公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義詳桓公十有一年鄭伯臨生卒與莊公二十

有一年鄭伯突僖公三十有一年鄭伯捷宣公三年鄭伯蘭成公四年鄭伯堅襄公二年鄭伯

同卒

魯師討陽虎伐陽關虎委寶王太子于堤下

春秋 定公 上 六十一

魯人得之以獻于公 穀梁子曰陽虎以

曰穀梁得其情免黃東發云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擘之深姦邪虎物

竊時已知無用矣以魯實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擇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

著而逃狗追噬之人以著投之必擲而逐數逐則連無及矣陽虎益欲狗國魯也乎晉明

帝覲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虎遂使焚萊門觀獲免益祖虎之故智云爾 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

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謀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留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

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

作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

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

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

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

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

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

奔晉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春秋 定公 上 六十二

彭山季氏曰陽虎避魯而去蓋孔子為政之效也

得寶王太子 胡文定公曰寶王太子周公

夫墜以昭先祖之德存庸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私璽琬琰天球夷王允之弋和之方出之

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

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諸公官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

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也 鄭獻公之卒三月而葬魯人會之

六月葬鄭獻公杜氏曰速
齊景公期衛以窺晉靈公從之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杜氏曰五氏晉地
助之胡志簡公曰書師次者惡其勞

秦哀公在位三十六年而薨孫余嗣立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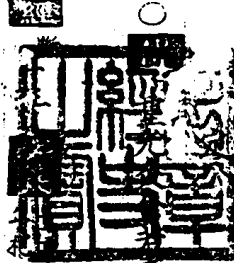
惠公

秦伯畢卒三傳不月不日不名皆闕文子
夏古文伯下有畢字宜補入

魯人初會秦君之葬

冬葬秦哀公不月亦闕文
章貢李氏曰秦本伯

義見莊公十五年



公十九年衛靈公三十五年晉定公十二年齊景公四十八年吳闔廬王十五年曹伯陽二年余元年楚昭王十六年

齊人不受陽虎魯人說之孔子言於定公請平齊使子貢如齊齊侯至子央谷定公出會

之以釋侵伐之怨焉

說與悅同章貢李氏曰孔子言於定

公請平齊使子貢如齊齊侯許之出樂正氏記石林葉氏曰夾谷之會穀梁家語與左氏略同皆云孔子相而却萊兵穀梁家語謂汶陽之田此非聖人之事好事者為之也齊自八年公兩使齊齊既以國夏伐我西鄙至是始與我平而為好方陽虎請師以伐我鮑文子諫則齊且不乘陽虎之亂假之以求得志何忽以一獨犂之言遽求劫我而幸於倉卒乎左傳以為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穀梁以為孔子應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乃戰國刺客所為執謂聖人而為是此與太史公其非實乎今又因緣沫事謂孔子及求汶陽之田可乎彭山李氏曰夾谷齊地一統志云夾谷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濰州縣西南三十里山陽即齊魯會平之處及齊平見魯之

睦鄰非復前日之用兵矣孔子用魯其防
講信修睦祖立之事則嘗聞之驗乎此矣

經 春王三月及齊平

章甫李氏曰稱及微者
名氏不登於史冊子貢

士也廬陵李氏曰前此魯再侵齊齊再伐魯至
孔子為相與齊擇怨而齊受之平者一國所願
故不言公若華尤子反之平講於下故書宋人
及楚人平魯齊之平成於上則曰及齊平而已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平于齊齊侯說身至夾谷各公出就之修會禮焉
不言盟者至誠著於鄰國不假誓歆而定也

公至自夾谷

探義 黃陽劉氏曰飲至則書史法
之常也齊魯釋怨保國之大

春秋 卷三十一
定公 下

計定矣故喜而誥廟焉或以為危之則惑於三
傳義矣朱儒之妄也凡公從盟主大會諸侯則

以會致若特相會則以地致如桓至自唐定至
自瓦至自黃皆非諸侯之大會故也或言夾谷
之會出於孔子非常會比以禮義勝而地名不
可沒者謬哉陋哉陋哉使孔子而自矜如
此是特一鄙夫耳其欲誇聖人而反辱之
也且唐瓦黃之三地又何聖人為之相邪

趙簡子伐衛討五氏之役也

經 晉趙鞅帥師圍衛

襄陽許氏曰使晉有以
服齊則衛可無用兵而

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
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

○ 初晏平仲與孔子善夾谷之會孔子相君召

使擯色勃如也足躡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
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
賓不顧矣景公嘉其有禮歸召大夫謀所以
親魯晏子請以侵地歸之致三田焉

使相

並去聲擯必切切躡居若切切躡充古切朱子
曰擯主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足躡盤
旋曲折之兒皆敬君命故也所與立謂同為
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
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
其手躡整兒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復命舒君敬也清容素氏曰孔子以昭
公二十五年如齊與晏嬰等至是十有七年
矣而嬰勸齊君歸曰以成孔子相魯之政故
孔子稱其善與人交入而敬之史記乃謂景

春秋 卷三十一
定公 下

公將封孔子以尼路之田晏嬰諫曰夫儒者
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
喪逐末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
可以為國自大賢之德周室既衰禮樂缺有
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
世不能殫其學當平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
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與見南子為衛
靈夫人者同出墨翟書腐遷之學先黃老而
後六經故黨異端而侮聖人如此家儒取以
釋論語何哉又云孔子仕魯其後適齊中間
絕無朝聘往來之事蓋未嘗見孔氏世譜樂
正氏記及詳考韓詩外傳應劭註疏等書不
知孔子先如齊而後仕魯既仕而後用會齊
有執圭使饋三事乃弟子說矣而記之者既
去魯如用不過而如衛適鄭適宋適晉過陳
蔡適葉而返魯終身不復至齊所謂君子遠
不違國也顧唯墨遷之徇而極浪言之較
之清秋考記稍得相去矣嗚呼今而已邪

齊人來歸運龜陰之田

左氏公羊無之字傳

梁 齊程氏曰來歸者齊人來魯而歸田

也與事咄來歸惠公仲子之贈齊人來

歸衛俘書法同文清容哀氏曰龜陰之田汶陽

之田也轉穿來言而歸之于齊運則李孫宿取

之於魯齊侯取運以居昭公在乾侯運潰而

齊有其地權則陽虎叛而竊之入齊今會夾谷

而為平則皆返之于魯春秋書之義在正王疆

而已俗儒以為仲尼自序其績以出宛來盟為

比陋哉彭山李氏曰龜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泗

水縣東北五十里漢為傳縣北一十五里其北

為龜陰地所謂龜陰之田也汶水自泰安州萊

蕪縣西南出為龜陰之東北為漢泰山郡牟縣

地古報年國也年汶出焉年汶蓋即小汶地志

在泰安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源出龍池西南

定公 春秋 卷三十一 四

流百里餘入汶河今泰安州西南四十里有但

珠山汶水流經其北小汶水流經其南而西與

汶水合於泰山之南流經魯北以至於羅是為

汶陽田矣魯在汶南龜陰之田在小汶之南即二

而左氏俱以為汶陽田非也凡言歸者皆因請

而送歸之辭如齊人歸公孫教之來是也書來

歸者皆不期而至之辭如秦人來歸魯公成風

之從之類是也鄆謹龜陰之田齊人心所欲歸

者也故書來左氏載孔子使茲無還却反汶陽

田之語此霸者求流之事也惡得以亂聖人純

王之學哉胡康度以為自序其績亦非也上文

未有言孔某所為者而何以見其自序績邪凡

此類皆據實直書而使人比觀以見義者也道

生接揚子雲言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

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陳

止齋亦言當是時齊疆於天下伐盟王合諸侯

于剽陵矣於是領歸田則以孔子之用耳家氏

又言聖人道化所感疆暴為之革心有莫知其

然而然者左氏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以愚考

之三田之歸本以平魯但昭公堅齊平不聞歸

其田今於定而忽歸之豈非以聖人為地於魯

而鄰國向慕之故與然聖人之志在於明道正

義而已不以事功為尚也後世無尚事功是以

王霸並舉智術潛施事求可功求成而道義之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

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

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

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國人曰吾以劍遇朝公

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

固而後之未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

經 118-637

春秋
定公
三十一
下
六

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
圖郈弗克秋二子復圖郈弗克叔孫謂郈工
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
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
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
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
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
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
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
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紆焉何
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
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
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
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
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
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殺每
出一門郈人聞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
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赤曰叔

春秋
定公
三十一
下
七

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
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
人乃致郈
說 說民表切使賊使公使郈使
如使周之使並如字射並音
石郈並音后朝音潮後扶又切音起使齊
之使如字爲子爲切兇虛勇切舍音捨毀下
見切數上聲杜氏曰成子叔孫不敢武叔叔
孫州仇公若藐叔孫氏之族公南侯犯皆叔
孫氏家臣郈叔孫氏邑國人叔孫州仇之牧
馬者固陋也國人僞若不知禮者以劍鋒向
公若藐而侯犯以其將殺已如專諸之刺王僚
貌既死而侯犯以不能則州仇之命故據郈
以叛也榮陽鄭氏曰郈之城不知其始然叔
孫氏如楊子昭子皆世忠於魯至不敗而黨
意如不忠不孝之積未易世而侯氏叛
之固人事之效尤抑亦天道之還乎

斷
赤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鍾音率郈
音后下同
章貢李氏曰卜傳魯史舊文書郈叛大子削之
而筆其圍郈與昭公十有三年赤子帥師圍費
同義積齊程氏曰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僭諸侯
是諸侯教大夫之僭也大夫僭諸侯則家臣叛
大夫是大夫教家臣之叛也家臣而至於叛大
夫則極矣此所以不書家臣之叛而書大夫之
圍其私邑此春秋所以爲謹嚴而防微杜漸之
義著矣彭山李氏曰杜元凱謂郈在無鹽縣東
南今山東東平
州東三十里
秋赤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
郈
說 胡文定公曰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
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

二卿帥師圍郕則疆亦可知矣天子夫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疆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疆其逆猶甚則其夫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誅之擬其後也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

尸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

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哀經而子擊鍾

何也右師曰魯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

春秋定公三十一年

哀經而生子余何故捨鍾子明聞之怒言於

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肖遠晉將作亂也

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宋樂大心出奔曹

彭山李氏曰宋景公寵用桓魋群臣皆有離心

不無可疑之迹矣故聞子明語大心將亂而逐之景公不能禮遇大臣信諂諂忌固有罪矣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安保其不為亂哉書出奔罪之也

宋公子地嬖遠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

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

取而朱其尾胤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閉門而泣之目盡魋母弟辰

曰子分屋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

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於是地走之陳

遠音渠向武虎切魋徒回切扶以乙切

同杜氏曰公子地宋景公異母弟母弟辰之兄也遠氏富獵名地之家臣也向魋即桓魋宋司馬扶猶拉也辰宋宋景公同母弟頗偏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彭山李氏曰宋景公嬖寵桓魋與以地馬園

春秋定公三十一年

為非正然地以寵弟貴卿當國東政處危疑之地者也而敢為扶奪不忌於君則其驕亢已甚

見逐不亦宜乎

齊景公衛靈公合鄭人于平陰晉難故

難去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商公羊作平考石經從左穀

清江張氏曰安甫齊地地譜今鄆州平陰縣家氏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

而三國復為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于晉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各棄晉不從顧矣

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侵霸也

○**傳**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

君之宅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

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

杜稷敢以家祿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

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故切章貢李氏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在此行也

○**經** 叔孫州仇如齊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一

齊齊人又致師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傳** 公子地之出也母弟展爲之請景公弗聽展

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

與仲佗石疆從地于陳

徒何切 距可矣切

○**經** 宋公之弟辰將仲佗石

辰皆景公之弟也地爲卿則桓公子辰已食祿列於大夫則桓弟例之常耳仲佗石疆杜氏以

爲皆國卿也辰與弟同惡桓魋者也地奔而展危且怒矣故有棄君不事之心仲佗石疆本無去志但辰以桓魋之逼脅使去國而仲佗石疆亦與之同惡故併逐之書曰暨以見弟辰所欲而有強於仲佗石疆也先儒多以仲佗石疆官展爲說則不當以辰爲首惡矣景公以寵桓魋故失四卿一大夫雖至親亦不恤焉豈知宜先空弟以教國人者哉是爲不能推恩矣

○**傳** 玄默攝提格之歲

十有一年

有音 章貢李氏曰敬王二十一年宋景公十八年蔡昭公二十年衛靈公三十六年晉定公十三年齊景公四十九年吳闔廬王十六年曹伯陽三年鄭聲公二年秦惠公二年楚昭王十七年

○**經** 宋母弟展率仲佗石疆公子地藉陳之兵入

據蕭以拒宋

○**經**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
他徒何切 順陽范氏曰自陳陳以蕭以叛可廢切 力助清江劉氏曰事居者可食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者親無將將而必謀焉况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彭山李氏曰展叛臣也而桓弟者親時桓未絕之屬籍也若鄭駁齊糾之不據弟則其君絕之屬籍而以罪

討矢擊者以此強彼之詞我所欲也及者以此
及彼之詞兩相欲也出奔陳則稱擊入於蕭以
叛則稱及可以見仲他石強之叛乃其所欲與
地辰強致出奔者情稍異矣但以事皆辰所生
謀故以辰為首惡耳稱自者因其力也辰亡
地因陳力而入蕭則從叛可知蕭自宣十二年
見滅於楚而其地猶為宋有益宋之公邑
也胡康侯以為叛臣所食私邑則誤矣

○**是歲余皇且之月無事**
義且音鉏義
同二年

○**夏四月**
義義同
二年

○**宋桐門右師聞母弟辰之在蕭也藉曹兵從之以叛**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一
定公 下 十二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義胡文定公曰四
卿在蕭以叛而

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入逆詞也彭山李
氏曰陳左附楚曹方奸宋故亂臣往依書自陳
自曹而陳與曹之罪亦著矣宋之諸臣得罪而
奔則逐據邑以叛豈復知有人臣之義哉左氏
曰辰從地大心大為宋惠寵向應故也得其
情矣宋景公不能正身脩德民無則焉馴至哀
公末年桓魋惠寵效尤而不免於亂矣

○**魯既平齊遂平鄭以擇公侵之怨**

○**冬及鄭平亦還如鄭莅盟**
義草廬吳氏曰及
鄭平者我欲之

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莅盟也彭山李氏曰
還亦倪會孫此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昔魯親晉
而鄭附齊鄭睦於齊者也魯與齊平而鄭亦平
矣既平然後莅盟宋氏曰自平既皆晉不得不
樹黨以自固竊謂平齊之後魯不復與鄭國爭
此孔子用魯而勸之以盡修睦之道也豈樹黨
哉

○**昭陽單闕之歲**
義義見莊公
十有六年

○**十有二年**
義有音甘
章貢李氏曰敬王二十二年
宋景公十九年蔡昭公二十一年衛靈公三
十七年晉定公十四年齊景公五十年吳閻廬
王十七年曹伯陽四年鄭聲公二
年秦惠公二年楚昭王七年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一
定公 下 十三

○**薛襄侯在位十三年而薨子比嗣立**

○**春不月不薛伯定卒**
義義詳隱公十有一年
滕侯薛侯來朝及莊
公三十有一年薛伯殺卒與昭
公三十有一年薛伯殺卒同

○**魯人如薛會葵襄侯**

○**夏葵襄侯**
義義同昭公三十有
一年葵襄侯公

○**邱費之宰數叛三子患之使仲由問於孔子**
孔子曰禮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今也陪

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望邑有城池之固家
有甲兵之藏故也夫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於是仲由請隨三都叔孫武叔先墮郕城焉

釋義 數並音朔采去聲長知賞切夫音扶墮
並許視切郕音后彭山季氏曰侯犯既
避邑奔齊則郕可不假仲孫之力而墜矣
然州仇必親帥師者恐餘黨有它變也

經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傳 今內難作而毀其城其必有由矣夫三桓踰制
以城其邑者為僭諸侯計也而不知家臣效尤
卒不可制然則前日之城乃
自毀之道也可為永鑒矣

春秋卷三十一 十四

傳 衛靈公兄子弒攻曹為宋故

杜氏曰弒
孟繫子

經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傳 人助樂大心以叛其君而伐之亦庶幾仗義執
言之師乎然無王命而專伐同姓之國則習俗
之弊其來已久春秋
在明王法而已矣

傳 初公山弗擾欲張公室據費以拒季氏孔子

為政子洩舍費而走齊季氏遂墮費城
費並必味切張去聲舍音捨定音委墮許規
切彭山季氏曰公山不狃以費叛者也何以

不圍觀不紐初欲召孔子猶有善意也故仲
孫何忌助叔孫州仇攻郕圍而又圍及郕墮
而後何忌乃助季孫斯以兵臨費則不紐聽
命遂不待圍而墮矣此見不紐猶賢於侯犯
也左氏乃謂公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
公則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則似聖人
全不預防而有待於臨時用武者其謬甚矣
七年冬王晦
叔李文叔說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

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
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
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

春秋卷三十一 十五

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

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

有曰今天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

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

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

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

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

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而在蕭牆之內也

探義

見賢切與並平聲

疾夫之夫夫如之夫金音扶夫子之夫金如

字任平聲焉音煙相去聲兒音洗又音四押

雄甲切積音獨舍音捨朱子曰顓臾國名魯

附庸也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

使王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稱云公

家是一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

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

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

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

季氏所當伐也此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

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夫子

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

季氏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

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

去也兕野牛也押檻也積匿也言在押而逸

在積而逸與守者不得辭其過昭二子居其

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固謂城郭免國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一 十六

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

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藉魯以

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

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

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仲弓為季氏

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仲弓曰

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

探義 焉音煙舍音捨朱子曰仲弓

先之則不勞而事舉故小過則孟武伯問子

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

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

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

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

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探義 東並

切治平聲朝音潮朱子曰孟武

伯名肅赤孔子弟子公西華也季子然問仲

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

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一 十七

氏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廢乎二子可矣子華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

釜請益曰與之度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

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

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

毋以與爾鄰里鄉黨

使衣並去聲為其之為子傷切

度音禹為之之為如字朱子曰釜六斗四升

度十六斗乘十六斛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

子為大司寇用思為宰栗宰之祿也九百不

言其量不可考榮陽鄭氏曰晦翁謂左傳史

記由求仕不同時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及

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非也以論語及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

十子之服孔子也哀公二年夫子在陳衛人

召子路子路治蒲三年迎夫子至蒲因子路

欲言夫子於輒遂如戚就老公之公養李桓

子將死遺言謂康子必召夫子公之魚沮之

康子召冉求艾陵之役用冉求言乃召夫子

諸子從之歸魯獨仲由留衛事死孔慍之

難使冉求非先事季氏素阿其意公之魚安

得知而薦之腐運世家疎謬特甚晦翁唯是

之從且不能詳考左氏固莽言之耳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一 下

十八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隨費帥音率隨許規切費音秘

清江劉氏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子曰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諸侯僭天子而大夫強

大夫執國命而陪臣叛事勢則然矣不務所以

望乎下者事其上則治矣由順哉故師行邦域

之中而書之若異國然此孔子所謂不在顯史

而在蕭牆之內也師氏曰邱費二邑數叛不能

制故皆墮之蓋前此者公城中城以畏三家之

張今此二家墮邑城以畏家臣之叛春秋至此

亂可謂極矣墮齊程氏曰春秋先書城費次書

圍師次書墮師墮費所謂屬辭比事不辭費而

義自見矣東山趙氏曰擇例言三都疆域已奪

三家之權陪臣執政下陵上替故仲由墮之而

仲尼不書也其以爲夫子之意者蓋春秋後學

者臆度言之葉氏亦曰自陽虎叛季氏叔孫氏

皆屈於家臣故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邱叛墮邱

墮費二氏自爲計而欲去其險爾夫何有於仲

尼此亦尊孔子而反卑之者也道生按二都之

墮三田之歸謂非孔子神化所及固不可謂孔

子全賴仲孫何忌默運機術而託爲聖人之大

功尤不可也夫聖人以道治天下而所謂道者

盡其性而已矣性也者天理之至善爲體知覺

之靈爲用形氣爲質以生而具乎心者也植物

有質而靈不足動物有知覺而善不足衆人具

是三者而聖人之純粹至善獨全其所以能盡

之者誠而已矣誠者非徒成己亦以成物也成

己仁也不能成物則有體而無用成物智也不

本於成己則有用而無體失其性之全矣體用

全而仁且智乃所以爲聖人是以所明者道天

下之人皆知道則不必區區於事功而各親其

親各長其長萬物各得其所其功神化而不可

及所正者義則天下皆知禮義康和之爲重而

不忍爲爭奪之事其利物公溥而無窮此所以

盡成物之智而克成己之仁全天理至義之體

者如是而已矣故孔子易大衆曰有以財成天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一 下

十九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乎游記其言
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其未之遠也而有志
焉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
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
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
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
於身也不閉路不拾遺此之謂大同又曰夫禮
作外戶不閉路不拾遺此之謂大同又曰夫禮
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
之者生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
孝祭射御冠昏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
家可得而正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捨
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又曰
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居
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
則也非則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
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則人則有過養人
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

大哉免之為君也龜龍乎唯天為大唯地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龜龍乎其有成功也免乎其
有文章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
正南面而已矣又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
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又曰天下有道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矣諸侯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又曰齊一變至
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又曰如有用我者吾豈為
東周乎又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
有成則草莽曰聖人以禮為國之北推而行諸
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使小所得者必有
與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
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
上上下下父相順而王政行矣是故運官疆也必
返之昔而後其附庸汝陽濟西之田齊魯之爭
端也告於天王以正疆理各安其餘以高閭田
牧賦於周以助圭田餘夫之需二國不以私焉

禮為國大有所張則凡累世傳越之事無不釐
正是以州仇毀之斯受女樂膳肉不至而孔子
遂行雖有一言之聽而竟無期月之用故孟子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也足以行矣而不行而
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或曰然則墮
費墮郈何以書曰此志圖費圖郈之終也書圖
於前見大夫叛諸侯而五世夫之之驗書墮於
後見陪臣執國命而三世夫之之驗此屬詞比
事之教書戒後世使知謹禮於微
制于未亂皆春秋忠恕之旨爾

○
初亦孫武亦如齊言孔子之為政也齊人聞

而懼曰孔子用於魯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
為之先并矣乃選女子好者八十人衣之文
繡而舞容璣文馬三十駟肆之二年乃遣魯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一
定公
下

陳于城南高門之外季桓子微服往視之冉

三將受焉乃告公為周道游觀終日納于公

淫荒不朝三日孔子疏不得見於是歎曰如

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曰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寧若致膳殂于大

夫是則未瘳常吾猶可以止也相壯之月

不雨孔子請寧于沂上三家不可寧上帝于

郊孔子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見而行宿于

屯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我歌可

手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
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及見
桓子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歌對桓子

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

游衣遠相並去聲肆以計切冉三句為周道
游句觀終日句納于公句淫荒句朝音潮三
日句觸音煩稅與脫同口叶音處走音奏謂
叶影介切維一作聊歲叶蘇介切章音李氏
曰論語記叔孫武未毀仲尼蓋十年時齊時
三家密謀潛論齊人以為沮孔子之計故以
必霸之說嚇齊人是時晏嬰已卒而陳乞國
夏梁丘據犁彌之徒用事皆與三家素相交
結故勸景公教女樂以歌文馬以舞道魯以
惑定公使孔子不得安於位也殊不知孔子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一
定公
下

得行其道必以與滅繼絕為先務凡先王所
封十二百國必皆正其疆理禁其改更歸其
侵地還其後嗣復其社稷奠其人民修其禮
樂與其教化豈有為魯并齊以國霸哉春秋
之時天下習聞霸事而不知王道將二百年
故州仇以霸譽孔子而齊人遽信之也州仇
之嘉陽若譽之而實以沮之故論語書曰毀
仲尼得其情矣容璣曲名史記作康樂詳習
也魯今且寧史記作郊益即郊壇而禘雨于
上帝非孟春祈穀之郊也月建申曰相建酉
曰壯沂上魯之寧壇在焉曾魯所謂沂乎沂
風乎舞雩即其地也神農禘雨經用冠者三
十人贊禮者半執樂者半童子四十二人舞
六佾者三十六人其六人上下波間象龍出
沒以鼓陰氣此諸侯之禮也三家恐孔子革
其弊禮故用齊之女樂魯于上帝孔子若當
毀女樂之時即行則彰魯君淫荒之惡當諫
大寧不聽而去則彰魯君淫荒之罪故從容

春秋
定公

卷三十一
三十四

以俟之所謂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三家必欲去孔子故特不致膳祖於大夫孔
子若已獨得罪於君懼誅而不敢釋見所
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忠厚之至也故孟子
曰孔子不用於魯膳肉不至而行不知者以
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禮也乃孔子則
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苛去君子之所為衆人
固不識也道生按黃楚望趙子常謂魯之郊
唯孟春祈穀及夏秋之雩皆于上帝非各至
國丘之郊是也唐明皇妄改論語為洛汭
轉退之考衡包古文定為沿字蓋禱雨者必
迎神於水上故沿汭而行也風與諷同謂歌
詩於寧壇之上也暮春天氣尚寒若浴水而
乘涼則人皆感傷寒之疾矣況宋儒謂三月
為寅月乎贊禮執樂共三十人即冠者五六
人也舞佾三十六人鼓水六人即童子六七
人也祭畢則長歌蚺蜺之謠以達陰陽之和
氣然後各返其舍故曰詠而歸也夫子因李

路會哲母有公西華侍生而謂之曰我之年
長而不獲用於世爾等皆謂人不我知耳設
使人或知爾等而用之則將何以用世以副
人之望哉三子皆欲得位以稱其才曾鼓
瑟之日正當可寧之時其言如此則不復於
有位而自能奉若天時修舉禮樂而與斯民
同其憂樂夫子之志在乎老安少懷而萬物
各得其所故歎息而許之公孫丑以加齊卿
相得行道焉問於孟子而孟子舉筆我子貢
有若之言以會之正以明聖人之道不假有
位而行也若乃裸程於天日之下乘風於水
浴之餘是誘童冠而陷之死地夫子將叱之
之不暇而何有乎與之哉聖人教人以戒慎
恐懼為心恭敬撝節退讓為體無入而不自
得為樂未嘗樂放縱而惡拘檢也彼以吟風
弄月傍花尋柳為得孔顏會點之趣則聖人
之學於是孔子如周周大夫多與魯三家比
美矣

春秋
定公

卷三十一
三十五

者孔子不得見敬王乃適衛儀封人請見曰
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
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乎魯乎天下之無道久
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按請見得見之見
去聲見之之見賢前切章貢李氏曰此傳乃
先師樂枯孔氏世譜家語樂正氏記以著聖
人出處之大略蓋孔子之道以禮為國不唯
三家忌之而魯君亦所不說不唯魯君不說
而列國諸侯皆所不喜不唯列國不喜而周
大夫亦所不容此所以鞿環天下而終身不
遇也然聖人終不枉道以徇時萬世士君子
守身之大法在是矣陵川郝氏曰木鐸拘於
道路言當時列國終不能用夫子然夫子周
游四方不假有位自足以明道於萬世故曰

何患乎聖人見聖人而不以事功為尚也夫封人
之智足以知聖人僅得於一面之頃蓋慶幾
手類淵子貢有若孟子之論者宋之偽學乃
曰使孔子在亦當應舉嗚呼何其見聖人之
邪於是孔子主蘧伯玉伯玉言於衛靈公靈
公敬見孔子致粟六萬孔子受之按居切
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
靈公際可之仕也彭山李氏曰史記謂孔子
是歲主蘧濁鄒家又謂蘧伯玉為孔
子弟子皆非也當考論語孟子正之
經
秋大雩
按子夏曰非禮也章貢李氏曰大雩
上帝此三家所以沮孔子以禮為國之政也蓋
誘其君以優解天子之禮則三家之階有以藉

口而不革孔子不能一變以至於道則有去而
已矣夫孔子之不用於當時所謂聖人之於天
道命也然卒明道於萬世則又
所謂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傳** 魯人既受女樂孔子去之齊人請盟景公次

于黃定公會之修夾谷之好也盟曰毋入孔

丘

探義 好去聲母舞扶切章貢李氏曰樂正
氏記與孔譜同齊假修好之名而歸
女樂魯受女樂之餌而疏孔子二國知孔子
得用所在必與故齊要魯以不復孔子魯亦
要齊以不納孔子孔子遂終身不復達齊歷
十有六年而魯人以幣召之始歸魯也清江
張氏曰
黃齊地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一 二十六
定公 下

○**經**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探義 榮陽鄭氏
曰齊固叛
晉之交而晉不能復霸矣魯拘齊以盟孔子而
王道不侵試於天下矣是會也誠世道
大際也所謂於惡之
中又有惡焉者歟

○**傳** 涂月正朔日鉞

探義 月建丑
曰涂

○**經**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探義 上有音又
下有如字
五年春王二月辛
亥朔日有食之同

○**傳** 定公盟齊決月而逆告至于廟

探義 章貢李
氏謂黃之盟修夾谷之好樂正氏謂齊魯盟
無納孔子則三傳家語史記謂孔子於夾谷
有却萊兵斬朱儒劫齊歸田之事其要果矣
又按論語記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
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伯寮吾力猶能
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
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韓非子記魯
以五月起乘馬長溝子路以其私枳粟為勝
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
奚為乃食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
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使役而食之
將壹肥之民邪夫三家知孔子之用於魯心
乎公室而不為三家也謀所以逐之恐定公
之任孔子而思其間之術則必有以害公
之心而後可以成其間賢慢禮之事黎組李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一 二十七
定公 下

孫其私交也久矣必相與潛喻其意而後齊
人敢女樂以歸魯桓子先知之故微服以往
觀見其故麗足以眩惑魯君而後誘公以受
之君心既惑則又起長溝諸子路以逼之孔
子雖欲留而不可得矣是猶趙高說二世以
極意游樂以奪李斯之權斯非夫子之比而
桓子則趙高之師也定公內惑於女色外拘
齊人下會制於強臣雖知孔子而不能用身
死而魯則滅其不亦宜哉道生按韓非記肥
也起民與奪肥之民等語可見季氏以魯民
為已民而惡夫子之奪以歸魯也但肥字當
作斯蓋是時乃桓子之所為桓子季孫斯肥
則桓子之
子康子爾

○**經** 公至自黃

探義 首陽劉氏曰此亦特相會以地
致與唐瓦夾谷同皆因史文也

案

定公命墮成公欽陽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

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

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孟氏遂以成叛公

自將圍之不克

欽將並去聲墮計規切

子用時公室稍張即費既墮故命孟孫以墮

成不思即費之墮本出叔季之意公欽處父

不叛孟氏孟氏方倚以為保障者也況孔子

去魯而得禮復何以服孟氏之心而望其順

乎今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十一

定公 十有二月有音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曰卜傳錄魯史舊文書仲孫何忌入于成以叛

夫子削之而筆公圍成公至自圍成蓋外則書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

入于宋南里以叛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疆公

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荀寅土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內則襄公二十

三年書城孫純入于防以叛昭公十有三年書

費叛定公六年書費叛十年書邠叛此年書何

忌入于成以叛哀公十有五年書成叛皆國史

實錄也夫子為魯諱惡而六叛不書然自書公

至自圍成之後何忌不見於經者三年則其據

邑負固不朝於公叛可知矣至哀公元年伐邾

則定公既薨哀公尚幼比薄再薨之後三家復

分公室於是相結以取邾東沂西之田正與晉

知陳韓不信魏曼多黨庇趙鞅而執得驪音如

出一轍夫何忌於昭定之世再執其君進退自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十一

定公 其自取也於國邱曰孔子所以處此亦得仲孫

何忌之力蓋仲孫氏叔季二家之親信者也何

忌方受學於孔子能以聖人經國尊君之意諭

使信從故先以兵助叔孫而處邱繼以兵助季

孫而處費中間所以感格夷貊與不狂者亦多

衛矣此孔子之用也然叔季二家且不相信

安能使叔季避邑而墮城邪於墮費曰仲尼所

以點運於其間者以有何忌也使叔季二氏而

無何忌通焉雖子路亦無可為矣於此圖成曰

邱費墮而魯治定及女樂之沮而孔子行於三

日不朝之後矣李桓子叔孫武叔相比不欲使

孟懿子獨存成城也於是其勢強而公惑焉

而公圍之夫邱費之墮以其勢強而叛非以其

有城也城以保民何害乎當時三家惟孟氏為

公臣如獻子莊子偃子以至懿子皆賢大夫也

雖以成爲私邑而修職不關公室類焉成實不

叛何以國爲國之者叔季三氏之私也不當圍

而國則孟氏有辭矣此成之所以卒不克墮歟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一
定公 下 三十

春秋世學 卷五十一
定公 下

18-650

紀
十有三年又有
考
年宋景公二十年
十八年晉定公十五年齊景公五十二年吳闔閭王十八年魯昭公二十二年衛靈公三十四年蔡惠公四年楚昭王十九年
齊景公次子郕氏衛靈公從之崩晉且備曹

也

鄭古法切彭山季氏曰鄭氏元凱謂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鄭亭按鉅野今屬兗州府其西南兩書地衛蓋懼曹召晉出兵而與齊次以備之且以通制曹也與九年次五氏義同左氏以為次于岳段使師伐曹河南則非矣是時孔子居衛數月靈公與夫人子氏同車出游寺人雖渠

勝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歎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將之宋逼匡賴刺僕舉策指

之曰昔吾入此錄彼缺也匡人圍之門人懼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春秋

卷三十一

三十二

定公

也匡人其如子何圍一日孔子弦歌不輟子

路曰何夫子之虔也子曰由當竟廢而天下

無窮人非知得也當集紂而天下無通人非

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

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

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

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

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將甲者聞之道曰

以為陽虎也故圖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孔子

遂之宋得坤乾焉又之杞而文獻不足徵也

乃之鄭孔子居于鄭趙簡子以幣召之孔子

去鄭及河聞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乃止不赴

趙而佛肸以中年拒鞅召孔子欲往子路曰

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君

子不入也佛肸以中年叛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廟而弗磷不曰白

乎涅而弗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已而返乎鄭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

春秋

卷三十一

三十三

定公

坐而問焉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敏也使

者出子曰使乎使乎乃復諸遽氏

絕證切好春知得如失之知難將使並去聲知窮如通之知並如字虞俗作娛女音汝夫

水之夫音扶父音甫釋夫之夫如字虞上聲佛皮必切躬虛逆切廟莫波切磻音之焉音

理侵扶伏切章音李氏曰子氏即荀子史記謂靈公使孔子為次乘既從之矣及過市而

醜之乃去非也匡衛地類到魯人僕御車也類利初事陽虎定公九年從虎奔晉十年從

趙鞅圍衛據匡之郭故類利從虎自缺處入以暴掠匡人虎死而類利歸魯改事孔子今

後為孔子御車過匡指其為暴之舊處孔子

在車中匡人不知孔子而見類利以為類利又從陽虎而來故圖之說聞拉歌乃語其為孔子遂并舍類利而去莊周謂宋人圍之非

春秋

下

山即中牟也南山
黃氏曰範氏星名

也史記謂孔子之籍陽虎故主人國之亦非
也又言國五日孔子使從者為樂武子家臣
然後得去夫齊武子事衛成公於陽公之世
文公四年經古衛侯使宰父來聘此百十
二年豈武子尚無恙乎況遷世家所錄年
先後錯亂失序多矣無端邪說妄卷而誤以
經傳聖人舉不足信也清客素氏曰趙毅
晉而弗勝以中牟拒之其明於大義而忘乎
公室志可嘉也此夫子所以欲往就之然而
卒不往者聖人之志欲使天下萬物各得其
所以魯一國而不能卒試說中牟邪故曰焉
能繫而不食其轡環天下非求仕也得天下
其才而激育之傳光輝文武之道於萬世也
春秋之世大義不明故論語記公山弗擾傳
則皆以畔書是當時門人之智皆無大遠於
由來者自非聖人孰從而辯之然以優劣較
之弗擾固異乎度紀而佛躬殆優於弗擾者
與張那類氏曰相州湯陰西五十八里有牟

春秋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教梁無衛侯公羊疏作
取考石經古文從左氏

春秋

三家將後分魯盛夏後民築固以康公

後扶又切國音
又虞俗作媒

春秋

夏築宅開闢

宅今文作地則今文
作開闢今文作周

探義 重責李
氏曰蛇

春秋

下

淵魯地三家當夏後氏正欲歸怨於君且誘以
乘陵許氏曰魯政不脩而非時動民築固未已
而魯不反國也夫國城不充歸而力此何振之
有息齊高氏曰魯國之固一而己矣成築鹿圃
此築固定築蛇淵固一何固之多也魯陵李
氏曰此正與受女樂同意定公君臣安知不自
以為齊人已服獲都已盟國固可以安樂
乎此固聖人
去魯之後也
三家閱其軍實以分公室於是益張
按孔子初仕於魯而從祀先公墮邱墮費稍
稍經見公室亦無邪神之舉孔子去於大宰
之時其後書邪者再三家亦後分其國矣孔
子卒三家逐來公殺之于有山氏矣孟子曰
不用賢則亡則何可得
與此其明效大驗者也

春秋

大蒐于比蒲

存耕趙氏曰三家分軍
存耕趙氏曰三家分軍

春秋

衛未得志於曹故再擊之

春秋

衛公孟桓帥師伐曹

帥音 探義 息齊高氏曰衛
比伐曹曹不叛

○晉故也重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也如此

○

趙簡子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令

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

衛是以為邯鄲而冀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

如彼齊以謀之乃如之而將歸晉陽趙孟怒

乃召午而曰諸晉陽使其從者稅劍而入涉

宿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

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緩涉宿守邯鄲

不下夏六月鞅使上軍司馬籍秦圖邯鄲邯

春秋

三十一 三十六

鄭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土古射之甥也而相

與睦秋七月范氏中行氏棄於公伐趙氏趙

孟戰不勝走據晉陽以拒晉晉人圍之

晉侯並去聲為于偽切稅音脫土音杜射音

亦行音杭走音秦杜氏曰午趙鞅同族別封

為邯鄲大夫定公十年趙鞅圖衛衛人懼貢

五百家鞅之邯鄲今欲從午取之以歸晉

陽鞅私邑故欲衛貢衛之父兄不可言

衛以五百家在邯鄲之故因與邯鄲相親好

也若遷五百家而真諸晉陽則是與衛絕好

矣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從則衛與

邯鄲好不絕鞅以午侵齊不察其謀怒其不

用已命故因之鞅欲殺午欲去其從者之兵

殺午家臣知鞅將害午故不可從鞅稅劍趙

鞅使人告午之父兄而殺午范氏即土古射

○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

○

○

○

○

○

○

○

○

○

○

○

○

○

中行即荀寅榮陽鄭氏曰趙孟姓封臣飛廉
之後新招字造父穆王封于趙城為附庸
滅之趙孟佐文公有功受趙為私邑今山西
平陽府趙城縣是也晉陽則成王始封唐亦
之地曲沃武公滅之晉定公時為趙鞅所竊
據唐為太原府宋為并州今為山西布政司
太原府太原縣本非趙氏私邑但鞅使尹鐸
為晉陽施小惠以收人心故鞅見逐於君不
幸亡國而還投尹鐸降使知趙鞅意謂晉言
信為主於內有制晉君以逐荀范意謂晉言
亂將無時耳已也

春秋

三十一 三十七

○

○

○

○

○

○

○

○

○

○

○

○

○

春秋
定公

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
大臣始禍者元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
逐鞅刑不釣矣請皆逐之冬十月荀躒韓不
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
將伐公癖高疆曰三折肱之為良醫唯伐君
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
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
之丁未寅吉射夷據朝歌以拒晉

父並音甫知並音智行並音梳惡並鳥故切
折音古肱音古兄切走音奏朝音招杜氏曰范
臯夷范氏側出之子梁嬰父晉大夫知文子
即荀躒韓簡子即韓不信中行文子即荀躒
親臯子即魏曼多范昭子即土吉射高疆齊
子尾之子昭十年辛酉遂通齊彭山季氏曰
荀寅吳之子是為中行文子吉射土鞅之子
是為范昭子荀氏本封於荀鄭漁仲曰荀氏
在絳州正平縣唐絳州治也土氏本居於范
鄭漁仲曰其地在濮州范縣今按濮州乃衛
地范之始封不應在此意土氏初本居隨地
當近晉而范亦即其別名耶蓋荀土二氏之
衛邑在此矣朝歌在今淇縣西二十二里本
則朝歌者公邑也胡康侯以為二子所食之
私邑則非矣荀寅土吉射雖皆以放於衛而
鄭午之故而逐鞅則皆此之而為請於君以
鞅之黨也在朝諸臣皆此之而為請於君以

下
三十一
三十八

音射並

經
斷

冬晉荀寅土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土音杜
胡忠簡公曰晉主夏盟威制海內及不能禁其
臣之叛已不正也已帥以叛則下莫不叛矣天

春秋
定公

下
三十一
三十九

為三臣始禍不宜獨逐鞅矣其鞅據晉陽地
險兵強其勢可是不得逐鞅矣朝歌遠晉
欲也而實吉射亦出朝歌以叛矣朝歌遠晉
不能為亂特欲自保耳非若晉陽之可以為
國也而晉之政刑可知矣道生按楚人
蔡蔡侯請救于晉荀寅求貨不許遂辭蔡人
使堂堂天子之老帥中國十八諸侯而不
得志於楚實罪已不勝誅至是與土吉射伐
君據邑敢行稱亂晉君不能
執而輟之其淪胥以亡空矣

王在上晉侯不能帥諸侯以朝至於王室有難
父不能動王迷職而使大夫城之又執人於天
子之側則叛王而何帥天下而叛王故臣亦相
帥以叛君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不可一日而不
百難之城陳氏曰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
皆叛也家氏曰人臣不忌其君為日久矣衛孫
亂者也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
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
大夫又從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
欲為亂之心也而其君實無所悟一聽其
為乃是以三卿俱叛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定公曰晉主夏盟威制海內及不能禁其
公行內外難析示威服天下及大夫事政賄賂
蔡蔡侯請救于晉荀寅求貨不許遂辭蔡人
蔡會于夾谷執于晉而晉報諸侯叛於外大夫
叛于內故卒于晉陽而趙鞅入于朝歌而荀
寅與土吉射數以晉國之大天下莫抗焉邦分

傳

趙氏之失德寵路也... 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簡子入于

經

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之宗實晉大夫也

春秋

傳

薛侯比在位二年而為亂兵所殺弟夷立是為惠公

經

薛人弑其君比... 春秋大義所存國當以子夏所

經

端蒙大芒落之歲... 十有八年

春秋

十有四年... 宋景公二十一年

傳

宋公子朝仕於宋與衛靈公繼室南子通焉... 夫人趙之曰成等將為亂靈公皆逐之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平公

死之士往遭吳禽欲亂吳師也奸犯也靈姑
浮越大夫將指足大指也彭山孝氏曰耦李吳
地今浙江嘉興府嘉興縣是也句踐引兵伐
吳深入吳地闔廬出禦之越以詐戰敗吳闔
廬因傷入國而卒左氏史記皆謂越子允常
卒句踐立吳闔廬間允常死伐越句踐樂之

陳子揭李若吳伐越而未出吳地越人聞之
唯當固守疆圉以待吳而已豈有渡江遠入
吳地以禦之者乎由是推之乃
越凌吳而吳為應兵無旋也

經

五月越敗吳于槜李三傳越上有於字非也考
古文削之敗必於切槜音

言師敗也夫子削二王字改書越敗吳敗之
若為王孫勾踐黨楚以挽中國誅其意也

○

吳王闔廬在位十有九年而卒案闔廬許
氏曰闔廬

廬揭李之敗用見子夫差嗣位
玩兵伐民之戒矣

春秋

定公三十一年 四十四

經

吳子光卒不日
義詳案公十有二年吳子

子昧
卒同

○

晉人圍朝歌齊景公合魯衛之君子牌上梁

之間謀殺范中行也行音杭杜氏曰牌
上梁間即率地

生按范中行皆季氏之黨昭公因之失國不
後者季孫德之故定公會齊衛以謀救之也

經

公會齊侯衛侯于常公羊作堅考
石經從左數

陽縣東北有章城清江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
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去魯
已久故公會齊衛合謀已救荀范公至自會
三國之君同為會而助不棄也

經

宋景公會齊景公以謀母弟辰之難案
去難

道生按此會三國也非失
谷兩國之比故以會致

經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杜氏曰洮曹地廬陵
李氏曰謝氏云是時

宋有母弟辰之難洮之會著齊不能清內難也
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患為尤宋豈能舍
其國而救范氏哉

春秋

定公三十一年 四十五

○

敬王至于大社遣元士石尚賜俎實于魯焉

大音泰章章李氏曰天子之社二曰大
社即皇地示以祀天下之地夏至祭於

方澤李秋祭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者也曰
王社則仲春仲秋之上戊祭畿內之山川耳

經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市幹
切

也服者何祖實也服曰服熟曰膳杜氏曰祭社
之內或以香器以賜同姓諸侯與之共福茅堂

胡氏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于社授宗廟然後
受俎實時魯未嘗朝不助祭而遣使歸服則非

矣禮

○

初衛靈公娶于齊曰貞姜生太子蒯聐貞姜

春秋
定公

卒繼室以南子公老南子淫乎宋朝大子戲
孟子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妻豬益
歸吾父穢大子羞之與公孟樞謀誅宋朝戲
陽速知之以告祝佗祝佗使朝告夫人夫人
泣懇於公曰蒯聵將殺余大子懼走之宋公
孟走之鄭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
曰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余若
殺夫人將以余說余許而弗為以紆余死也

經 大並音泰微音加程苦度切戲音希走
並音泰說音悅紆音舒杜氏曰孟衛地

妻豬求子北豕也得壯則定以喻南子父老
微壯豕以喻宋朝戲陽速大子之家臣也章
貢李氏曰宋朝南子之弟南子未嫁時先與
朝通姊弟皆有美色故靈公皆寵之論語稱
不有祝佗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蓋宋朝以美色淫亂於衛衛人皆欲
殺之如公叔成趙盾北宮結公孟樞之徒非
止一蒯聵也賴祝佗之佞與南子謀誅世子
而孟樞其黨宋朝於是得免衛人之誅此聖
人深慮於利口之覆邦家也東山趙氏曰劉
原父云左傳叙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蒯
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
得全乎彼所蓋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
為惡愈大及不可蓋乎靈公惑於南子所
言必聽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成趙陽
彼不取召宋朝用亦不難於逐蒯聵矣且宋
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
殺乎哉此亦一揜也如蒯聵有無君之心則

下
三十一
四十六

所謀必不止此既蒯聵無令將之惡則又安
敢謀害南子哉戲陽速之言蓋迎合夫人之
意以免禍
非事實也

春秋
定公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蒯聵出奔宋蒯聵出奔宋
蒯聵齊出也南子宋出也蒯聵之奔不之齊而
之宋其心以為歸於生母之家則與父絕矣奔
想於宋此小弁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之意也故
宋人為之解而靈公亦悟不絕蒯聵而處位以
待之難公之解而靈公亦悟不絕蒯聵而處位以
子感於祝佗王孫賈石曼始之徒不能早決以
召蒯聵公薨而南子當國群小附之遂立輒以

下
三十一
四十七

拒蒯聵晉人知蒯聵之無罪使趙鞅納之齊人
怒蒯聵不怨於母家使國書圍之蒯聵得立於
戚致公養之祿於孔子孔子受之亦聞其非不
孝之人若孟子之於莊子也其後蒯聵死而衛
漸定而有以諒其心矣 衛公孟樞出奔鄭苦
蒯切 蒯聵用事之卿也凡大夫奔者五人而衛侯
獨與南子處此靈
公之無道也歟

宋母弟辰力屈棄蕭走之魯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宋公失兄之道
也彭山李氏曰凡諸侯之弟以奔見討如鄭段
書自蕭著辰據邑以叛君書來奔著弟納叛臣

齊糾皆不稱弟絕之於族屬也辰雖以叛而窮
迫出奔齊未嘗明正其罪而討之故辛麓之宋
公之弟而恩義之兩失具見矣
自蕭者因其力也所以罪蕭也

○

三家接閱其兵以狩公與焉邾婁隱公未會
之探獲扶又切
與音預

經

大蒐于比蒲比音
皮高郵孫氏曰春秋田狩
昭于棠公狩于郎隱桓之時政猶自公出也自
昭之蒐紅政在三桓蒐田之事雖自公出也自
大蒐而不曰公馬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
夫事國也清江張氏曰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
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也
新安汪氏曰春秋二年三卿並將伐邾兵權仍在
春秋
定公
下
三十一
四十八

春秋

三家且不念邾子會公來朝奔喪之勤而取邾
沂之田則公不得預兵政可知矣彭山季氏曰
蒐者蒐索物之數非時事之常狩也唯狩害
物則隨地以蒐其事但主於去害非欲舉國以
從蒐也今曰大蒐則大合車徒邾子來會公羊
盡物蒐取是為示侈而淫獵矣邾子來會公羊
邾下有莒字
考石經削之
會諸侯也借蒐而諸侯來會母乃大通乎徂徠
石氏曰諸侯相見于郊也曰會考禮正刑一德
以尊天子春秋會禮非獲如古之制也今公蒐
國內而邾子就會之非禮甚矣過非所會之蒐
而邾子會公于蒐會者既非受者亦失交誼之
也彭山季氏曰比蒲近邾隱公畏魯故來會公
耳

○

魯辟晉將助范中行氏故城二邑
探義行
執事

貢季氏曰上殺為意如死黨中行其期
也今而魯欲助之其出季孫之意歟

經

城莒父及霄父音
李氏曰方墮邱費又城莒父皆苟不
操志良適足為叛人之資而已
是歲遷伯玉卒孔子主顏籛由彌子瑕謂子
路曰夫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
曰有命於是子貢迓乎魯
之妻兄弟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
曰有命朱子曰顏籛由史記作顏濁鄒子路
之妻兄也彌子名
瑕衛靈公嬖臣

○

春秋

冬十月三傳俱闕三字以石經補之何休乃謂
是年孔子去魯不書冬者貶也娶之妻
矣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刪冬不紀乎且
公國成時夫子已不在魯非此二年矣
義詳桓公七年冬十月與十有三年及莊公十
有五年十有八年宣公六年成化元年十有十
有一年十有二年
年冬十月並同

○

游北敦牂之歲
探義義見莊公
十有九年

經

十有五年有音
十一年東景公二十二年蔡昭公二十四年衛
靈公四十年晉定公十七年齊景公五十二年

吳伯夫差元年僭号吳王曹伯陽七年鄭聲公七年秦惠公六年楚昭王二十一年越夷執王

○
案

邾隱公如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

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春秋
定公

三十一 五十

○
案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公羊解之朝音朝

○
案

魯將以臘月祈穀于上帝隳斃其牲改卜焉

○
案

斷 籩食郊牛雞音 探 順陽范氏曰不言牛死

○
案

召陵之會胡子與焉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故楚滅胡虜其君

○
案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 探 家氏曰召陵之會損

○
案

豹歸 探 積齊程氏曰書以歸

○
案

魯以易牲之故臬月乃得祈穀焉 探 幸貢

○
案

夏五月辛丑郊 探 子夏曰非禮也彭山季氏

○
案

定公終于別宮世子將嗣位 探 盧陵李氏

會率城甯無非助亂勞
民之舉魯之益弱空哉

經斷

○
案 士申公薨于高寢 彭山季氏曰何邵公謂

寢正寢也小寢燕寢也 在天子諸侯皆有高寢又
在小寢之後亦燕寢也 以其下有臺基而制廟
高故謂之高寢高寢之後則為後宮矣後宮之
中夫人之所居也謂之中宮左為東宮世子居
之右為西宮妾媵居之陳氏乃以諸侯三寢正
寢在中而東宮西宮為小寢在後遂謂定公時
高寢為變亂禮法而名其寢則傷公之薨于小
寢何以不古東宮西宮乎此其說亦不足據也
鶴山王氏曰君終於路寢禮也于
高寢則與成公之得其正者異矣

春秋

○
案 宋公子地奔鄭鄭人將取地以居之為之擊
下 三十一 五十二

宋 為于偽切襄陵許氏曰宋大國也至
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襄陵李氏曰自平遠伐
宋之後有宋七年皇瑗之侵九年雍丘之取
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
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平遠取宋於莖之師
而後已焉二國之構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
公子馮之事相類彭山季氏曰鄭與晉楚之
家即有許斯之虜盟誠以來難從齊黨而安
甫一會之外恒不預焉蓋已侈然有爭雄之
志矣故罕遠乘宋亂而伐之不然則宋方與
齊會洮罕遠豈空略不相顧乎至宋二年遂
藏鉄矣

經斷

○
案 鄭罕遠帥師伐宋 罕公羊作軒考石
廷從左穀帥音率 王城

○

○
案 曰鄭納宋叛人已可罪又
伐大國以居叛人甚矣

齊景公為宋鄭之故舍于遽寧衛靈公後從
之 為于偽切舍去聲遽權居切李汝
居切復扶又切杜氏曰遽寧宋地於
是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過陳
絕糧孔子慮先王之道不傳乃迷周室及諸
侯之策因魯史作春秋宋司城貞子聞之以
幣召孔子孔子如宋司馬向魋將作亂召孔
子不往魋怒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魋使

春秋

○
案 人伐其樹門人懼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
如予何魋遂伐司城氏孔子微服夜行東門
閉門人曰司馬將至孔子手啓其闕而出向
氏進不及而止孔子復如陳陳閔公秩以大
夫之祿葉公諸梁以幣召孔子孔子至葉葉
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孔子之過蔡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
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

下 三十一 五十三

春秋
定公

三十一
五十四

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曰然曰淄
 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
 辟人之士也孰若從辟世之士哉緩而不輟
 子路以告孔子慨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子路行而後遇荷篠丈人者問曰子見夫
 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植其杖而芸子路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
 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反
 子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
 義如之何其廢之歟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
 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楚狂
 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
 也往者不可諫來世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
 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
 不得與之言於是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
 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

春秋
定公

三十一
五十五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云爾已而越王勾
 踐遣使禮聘孔子孔子將如越道延陵題季
 札之墓曰嗚呼有吳君子次于吳吳王夫差
 破越師于會稽虜越王囚之石室孔子還後
 于陳陳一作陣向並或亮切鮑徒雷切
 與悅同丘音某辟並與避同撫扶武切蔣扶
 料切共與拱同食音似長幼之長時掌切下
 去聲女音汝句音鉤夫音扶運音旋後子之
 後扶下切章貢李氏曰司馬遷謂孔子在陳
 之歲孔子年七十二矣又二年而卒如列國
 考其詳得其人而著之此豈一二年間卒
 然能就者乎司城貞子宋賢大夫樂喜字子
 罕是時謝政家居故孔子主之孟子曰孔子
 當此擇所與也長沮桀溺二人名辟人之士
 指孔子避世之士自謂也蔣竹坡狂氏接輿
 名鳳神鳥此孔子王者有德則鳳皇來儀今
 天下大亂無復有德之王雖聖人亦未如之
 何也往者謂當時蓋天下之亂由於君相之
 非人既不可諫而救之尚可愛身以明斯道
 使後世可與王者之治以追補於亂世之後
 也四人蓋亦賢者而無嫌龍及正之才則唯
 既聘孔子而聞楚人之議故問子路夫子年
 將老而猶欲行道何也子路不知所對故夫
 子自言其志以曉之憤疾當時之亂也聖
 人之道在於成己成物以盡其性成物之志
 不遂而不怨天下之亂則發憤而忘食成己
 之德已就而克全天命之性則樂天而忘憂

夫性其乎理寓乎氣一息尚存則魄焉日
有學聖而後已故不知老之將至也歸退
之擬孔子時曰今夫之旋為其然我
行四方以日以年謂天之運行為然必
有以成四時而發育萬物今我周流天下而
道不行則無以盡參贊之性矣斯詩也其獨
知聖人之心乎史記世家記事多錯至謂楚
昭王欲以書杜之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
西恐其據土自王諫之而止而出揚墨之言
非事實也越絕書云孔子以先王雅琴見越
王勾踐越王不悅用亦無指之言蓋孔子雖
至葉而未嘗入楚僅次延陵而未嘗至越也
先師考孔氏家譜樂正氏記而折衷於論語
以詳聖人出處之大節可以開諸說之妄矣

斷
齊侯衛侯次于渠邱
左氏作遂卒公羊作
遂邱考石經從渠梁

春秋
定公
下
三十一
五十六

杜氏曰為宋謀而不果故書次而已彭山李
氏曰齊衛次五氏無蒞渠梁蓋以簡晉也景公
素非勇於遠圖本無實意於宋衛而
每為出兵遂次它境無故勞民甚矣

○
案
邾隱公聞定公之喪奔而弔焉

邾子來奔
公羊邾下有妻
字考石經削之
也較梁子曰
來奔者邾大夫禮也而君親行之二百四
十二年之間天王崩者十有四諸侯未有奔其
喪者而邾亦魯則以定公之初葬用孔子國
勢稍振三家又薨比滿以魯之鄰妻震恐故屈
禮以求相焉雖以天子禮事魯而然於周有
不顧也奔急詞也其情重其失大矣故略其
而忘其奔也茅堂胡氏曰諸侯為天王服斬

或外姻告終易代弔聘禮固不可緩而奔其
喪則是以天子之禮事鄰國也常山劉氏曰魯
周之喪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而邾
及行於強夫之
國失禮明矣

○
案
哀公之生母定姒卒

斷
秋七月壬申如氏卒
積齊程氏曰如氏梁
起文也新安汪氏曰成風發歲齊歸俱以妻母
稱夫人小君蓋傳宣昭即位久遠華其妻母
初立未踰年故仍其本稱耳彭山李氏曰妻母
自成風敬嚴以後喪以夫之禮而如氏何以
略之蓋傳宣諸公推尊其母在嫡母已薨之後
故其禮皆用夫人也哀公嫡母在尚未推尊則

春秋
定公
下
三十一
五十七

如氏猶仍妻禮耳然則定公尚有嫡夫人也其
妻其薨何以不見於經要在未即位之前薨在
春秋絕筆
之後也

○
案
莊月正朔日餼
章貢李氏曰
月建而曰壯

斷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義典十有二年十
有食
之同
義典十有二年十
有食
之同

○
案
滕頃公如魯送定公之葬焉
頃漢
切

斷
九月滕子來會葬
子夏曰非禮也胡志
公曰邾滕奔喪會葬以

天子之禮事也禮天子崩請展卒會葬供
臣子之職郭勝以是行之於魯其無王甚矣蓋
曰呂氏曰郭子未卒卒是魯也勝差遠而大
於郭故但未會葬耳此事以強弱利害為國者
也

○
定公

定公葬期過而無備決日而得入塋焉是時

孔子在陳聞定公薨為之服棄而不教奔喪

黃之盟故也

傳云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哀三月也大夫

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哀三月言與民同也

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國而猶未絕也

孔子事君盡禮者也況以天子命卿作相於

魯因女樂而去非得罪懼諫而奔者雖齊人

盟黃以綢之聖人亦不以君之薄己而薄乎君

也然而不教奔喪者未有君命故也至哀公

十有一年季氏聽冉有之言以君命召孔子

即歸

○
經斷

丁巳葬我定君公

公文公宣公成公

哀公昭公孟同

除不克葬

作其今

積壽程氏曰乃猶始也宣八年葬魯宣而中

○
經斷

故命辭有輕重爾意齊高氏曰莫不為兩止而

○
經斷

矣君子之於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莫曰虞者

○
經斷

所以寧親也乃克葬所以重孝子之情也

○
經斷

家公之母卒三月而葬之謚曰定公

○
經斷

冬十月三傳闕此三字考

○
經斷

月元凱長曆則九月不月有辛巳葬定公

○
經斷

杜元凱長曆則九月不月有辛巳葬定公

○
經斷

子曰英先輕而後重禮也丁巳葬定公

○
經斷

定公葬期過而無備決日而得入塋焉是時

○
經斷

黃之盟故也

○
經斷

傳云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哀三月也大夫

○
經斷

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哀三月言與民同也

○
經斷

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國而猶未絕也

○
經斷

孔子事君盡禮者也況以天子命卿作相於

○
經斷

魯因女樂而去非得罪懼諫而奔者雖齊人

○
經斷

盟黃以綢之聖人亦不以君之薄己而薄乎君

○
經斷

也然而不教奔喪者未有君命故也至哀公

○
經斷

十有一年季氏聽冉有之言以君命召孔子

○
經斷

即歸

○
經斷

初季平子納郕其取漆至是三家將伐郕

○
經斷

城之

○
經斷

也季氏墮費之後不復城費以南則不叔心

乎公室而費人從之今而城漆則家後藏甲

孔子所以終不用也

故侵謀伐邾因民
力彊邾怨甚矣

春秋
三十一
六十

春秋世學卷三十一



春秋
三十一
六十

定公妾定姒所生以為世子在
十七年其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可釋來奔夏四月齊陳恒執其
州庚戌亦還卒五月庚申朔日
宗豎出奔楚宋向魋入于曹以
卒六月齊人執其君壬子舒州
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
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
轅買出奔楚有星孛吳殺其大夫伍員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
王出奔北葵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
鞅帥師伐衛冬晉侯伐鄭及齊平衛公孟
彘出奔齊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魏侯
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朝來奔二月衛子
伋出奔宋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六月衛
孔悝出奔宋秋七月楚人殺其大夫公子
申公子結冬十月壬午夫人熊氏薨十有
七年春王三月越敗吳于笠軍夏四月辛
亥葬我小君定姒六月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陳雖帥師救衛秋七月己卯楚公子朝
帥師威陳冬十月晉趙鞅帥師伐衛十有
一月衛人弑其君蒯聵十有二月齊人伐
衛公會齊侯盟于袤十有八年春宋殺其
大夫皇瑗夏衛石圃出其君起于齊秋七
月冬十月十有九年春越人侵楚夏四月
秋七月冬十有月天王崩卡青如京師
葬敬王二十年春王正月夏及齊人鄭人
會于康丘秋七月冬吳殺其大夫慶忌十
有一月越圍吳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
五月越人來聘秋八月公及齊侯鄒子盟
于顧冬十月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六
月晉荀瑶帥師伐齊秋七月示青如越冬
十有一月越滅吳十有二月越子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滕子會于舒越子使諸

春秋世系

執來聘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滅
孫師師會齊師伐晉越人執邾子益以
歸秋閏月公如越冬十月越殺其大夫文
種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大雨雪夏五月
衛侯出奔宋六月公至自越秋七月不
雨冬十月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
夏五月赤孫師師會越人宋人伐衛秋
七月地震冬十月辛巳宋公頭曼立二十
有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三月葬宋景
公夏四月己亥李孫肥卒晉荀躒帥師伐
鄭秋八月甲戌公薨于先師錄小邾
邾冬十月辛丑公薨射以句繹來奔以後至於公薨以備一君
之史左氏云哀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
魯不克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
如越魯人施公孫有山氏郡堯夫曰哀公
適越三家立其子寧以拒之公歸不得入
次于有山氏三家就弑之其施罪有山猶
哀公

今公

章貢李氏曰諸家皆曰哀公乃魯史
之文非孔子之舊也蓋哀公十六年
孔子卒又十一年而公薨則夫子成經之時公
固無恙未有哀之謚也其曰今公室矣先師錄
子夏古文而
釋之如此

秦重光協洽之歲

重平聲義見
莊公二十年

元

元

章貢李氏曰敬王二十六年陳閔公
八年杞僖公十二年宋景公二十三

平蔡昭公二十七年衛靈公四十一年晉定公
十八年齊景公五十四年吳餘夫王元年僭號
秦餘王曹伯陽六年鄭聲公八年秦會公
七年楚昭公二十二年越炎執王三年
秦限月癸酉朔哀公嗣位取音邵章貢李氏曰卜傳魯史
舊文書元年春王正月
月癸酉朔公即位

昭公

昭公

昭公

秦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失也
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

春秋世系

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

帥音率裁音在辨音班還音旋杜氏曰裁築
牆長板也設板築為圍壘周而去築城一里
廣厚也高二丈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
壘東屯守子西公子申也其本計為壘當用
九日而成辨者男女各別條累而出降也楚
款遷蔡使圍於江水之北汝水之南取田以
自廣也蔡權許之故楚師還
蔡乃叛楚而就遷於吳地耳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子夏曰志蔡也
家氏曰入郭者

吳也捷平王之墓者亦吳也楚不能報之於強
吳而乘中國無霸樓二三小國以擇憾於蔡謂
之復讎而辭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項去年滅胡
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為利耳

春秋美取哉故書
國以著其罪也

經 案魯將以暇月祈穀于上帝顛傷其牲四月乃
遂祈焉

傳 既音鄒音音章貢李氏
曰月莊寅曰暇雖小鼠也

經 縣鼠食郊牛角
傳 縣音弓左氏公羊俱脫
異也改卜牛

傳 子夏曰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子曰縣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
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
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胡文定公曰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

春秋
哀公
上
三十一
四

先祖此定禮也今魯僭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制
而不書則無以考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
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
于策息齊高氏曰定末年哀元年連書縣鼠食
牛之變則知魯之郊歲一行之新安汪氏曰定
公之變未及小祥而僭天子之郊禮釋山服而
從吉則為不孝於親則郊之祭也祭者不敢哭
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廢事則為不敬於
天一舉而三犯三不韙焉春秋
書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

傳 案齊景公及衛靈公擊于晉黨范氏也

經 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 徂石氏曰吳楚爭強
內侮中國之政制在夷
狄晉雖不能主盟猶中國也齊衛二君既不同
心盟主以禦夷狄又結盟固黨以自攻伐忍自

見矣襄陵許氏曰晉為霸主而諸侯至於合從
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楚得專
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矣王道既盡霸
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新安汪氏曰並
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為父者著霸統之紀而
受諸侯之兵且著齊衛之黨叛臣而陵霸國也
夫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豈足為諸
侯盟主乎無或乎齊衛之同伐矣然天下之惡
一也不命之臣是人人之所同惡
今乃棄君而臣是助不亦慎乎

傳 孟懿子擊邾討不敬也
傳 榮陽鄭氏曰邾
子之於定公極

盡其禮者過而無不及者反以不敬為討何
哉平丘之會晉聽邾邾而執意如定公國成
而邾盡禮焉則邾者季孟之儔也何忌叛君
三年君甫沒而遽伐有禮於君之國殘忍凶
悍滔天之惡真慶父克肖之孫耳
孰謂孔氏之門而果有若人邪

春秋
哀公
上
三十二
五

經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傳 帥音
事魯至矣踰年而遠伐之蓋魯人謀邾久矣利
取其田不復知禮義也永嘉薛氏曰邾所厚者
君也何忌魯之強臣所以伐之也道生於李氏
謂何忌當孔子用魯時觀其盡力於公室多合
禮義及孔子去魯此年遂伐邾六年復伐強家
禮兵貪利不罷以禮義自克其習非一日矣何
忌亦卒無改於其德昔之學於仲尼者何如哉
夫何忌之非孔門弟子而邾費之墮非夫子密
謀於何忌前既辨之詳矣彭山感於左氏每為
曲說以護之至是而竟何忌之惡終不可掩哉
更其說而無及矣蓋何忌大惡在抗昭公而為
坎臭之戰拒定公而為入成之叛使於其君且
窮耳但詳考經文則知何忌之為逆臣而非至

人之徒

著難澹之歲

二十一年

經

二年

重貢李氏曰敬王二十七年陳閔公十九年紀信公十三年宋景公二十四年蔡昭公二十八年衛靈公四十二年晉定公十九年齊景公五十五年吳夫餘王二年晉伯陽七年鄭聲公九年秦會公八年

楚昭王二十三年越莖執王四年

○

李桓子赤孫武孟懿子復攻邾將伐絞邾

人愛其土賂以郕沂之田而受盟焉

又切邾大號切彭山李氏曰定公之薨邾來奔魯何忌何為而伐之哉蓋三家之中季

春秋

哀公

氏最強亦孫附之邾子所事者二家仲孫氏必有所不悅故何忌因哀公即位邾子不賀執此辭以伐之也夫邾豈誠能善事二家者不得已耳而二家貪利之私不能不因何忌之舉而動故三卿同伐也其所取郕東沂西田則三家所議共分者也然邾東沂西之田近於季氏之費而亦孫之卿在魯西鄙仲孫之成在魯北鄙去邾田為遠懼季孫之強而專其田也故亦仲二家獨與邾子盟於句繅而季孫不與焉其盟邾子亦如後也之立養約耳先儒以為各盟所得而季孫獨非無也蓋中軍之舍亦即三軍之一季氏未嘗得二而其互相應援乃權臣聲勢相倚之常必不以為異恩至於久而不忘懷報也況近費之田季孫所利豈有專國強臣冒讓二家而不取乎故邾田之分三家之所同利也沂西言及者蓋魯先取於邾田自郕水則邾東之田最所切近本其所欲得也而因以及其西耳

經

春王三月

李孫斯赤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帥音

家氏曰俱書三卿帥師著三家覆出為惡擅兵權為己之私有其主

不得而制也但律石氏曰三子皆書不舉重者時哀公方五歲故在三家不由公出故列書之知罪之在取邾東由及沂西田

春秋

哀公

卷三十二

水名息齊高氏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魯非能行禮也知三家者欲并其地故事魯不敢不恭然卒不免故元年伐邾至是三卿同伐而取邾沂之田入春秋以求未有如此其舉者師氏曰前此魯伐邾取其田自郕水矣今又取其邾東之田猶以為未足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而魯兩納其叛人之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強凌弱之亂至矣已亦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繅向各由切館陶王氏曰邾近魯魯人來討今魯不許主盟諸侯皆叛邾子懼比年來魯來朝來奔魯人猶以為德三卿患魯伐之取其田而強盟以要之季孫臨之亦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是時魯公初立而季斯儼矣

衛靈公在位四十二年而薨
彭山李氏曰衛靈公

無道之君也主威不立而盜得以殺其兄家
政不修而妻得以逐其子事無名而每與遠
役行無信而屢召敵兵觀孔子因其問陳而
明日遂行其不足有為可知矣然而不至於
喪者以有仲子圍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
賈治軍旅三子皆非純臣徒以其才足任使
令而不可具臣數故倚之以苟自逸然有一
伯玉而不能用豈真能任賢者哉其不忘者
幸矣夫人南子立其孫輒是為出公初靈公游

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它
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
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及靈公卒

春秋
哀公
上

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
於它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
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瞶

女音汝祗音支大音

泰杜氏曰公子郢靈公慶子字子南是時蒯
瞶出奔與太子鄭衆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
擇禮傳所謂三揖在下者此也言立嫡當以
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祗足為
辱而已亡人謂蒯瞶東山趙氏曰詳郢之意
非以輒為當立而讓之蓋謂輒有父有兄而
在中國見郢立必忌而有爭國之亂故堅辭
以避之此郢知所以為賢且智也資中黃氏
曰靈公因郢之辭遂不立郢者是未絕意於
蒯瞶也是立輒者出於南子而非靈公意也
其淫悍專恣之惡與後世呂武廢置之事相
似然輒遂據國以拒父真亂臣賊子之魁而

衛之公卿石曼姑輩不知大義反從而輔之
天理民彝至是滅盡此夫子所以有正名之
論而子貢所以知其不為衛君也公穀乃有
不以父命辭王命之說且使靈公實有命立
輒亦為亂命輒亦當守死辭之況公實未嘗
命輒而拘淫婦人以拒父乎此公穀所以為
邪說而賊經之尤者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義詳隱公三年宋

二年衛侯卒卒莊公二十五年衛侯朔卒傳公
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宣公九年衛侯鄭卒成公
十九年衛侯衎卒昭公十年衛侯惡卒同

滕頃公如魯哀公立故
頃漢盈切

春秋
哀公
上

滕子來朝
新安王氏曰滕與魯皆侯國而自隱至哀相栖於兩觀之間蓋微一弱甚矣

趙簡子納衛太子宵迷陽虎曰石河而南必

至焉使太子絕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

門哭而入于戚遂居之是為孝公

大音泰音泰
純音問東音惟杜氏曰是時河北流過元城
界威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
至威東山趙氏曰孔子云禮不至喪所不括
髮故以純之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
小記曰新衰括髮以麻克以布此用麻布為
之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却繞紒威衛邑章

貢季氏曰樂正氏記蒯賁諡曰孝公蓋蒯賁
本無害母之謀奔趙南子之母家宋人為之
辨而納之于晉晉人以大義而納之于戚孔
子亦知其非不孝之人而就公養之仕故其
卒也衛人原其心而諡之以孝左氏乃謂蒯
賁諡莊公非也莊公者武公之子也豈十
世之孫上同十世祖之諡乎榮陽鄭氏曰宋
儒孟子註疑衛軌亦號孝公乃無所考而猜
度言之不足據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賁于戚
帥音率蒯音切賁音古外切

切
胡文定公曰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蒯賁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

春秋世序
卷三十二
哀公

它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選公子
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軌之所欲而君之以子
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積齊程氏曰趙鞅以
大夫帥師而謀諸侯廢立之事見春秋之世父
不父子不君不君不臣至是極矣章貢李
氏曰蔡侯廬陳侯吳先為國人所立然後誅楚
度而歸國且皆公孫也故不稱世子而直書其
爵蒯賁以世子出奔然後晉納之而君乎戚故
書趙鞅納世子而不曰衛侯蓋祝鮀殺母之誘
出於無根而衛軌拒父之惡顯有實迹此孔子
所以不絕蒯賁而深絕軌也然則仲由歆其為
政於軌而冉求疑其為衛君其皆未入孔氏之
室者歟息齊高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
遂立其子軌使軌知己之得立者以父為世子
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
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邪彭山季氏曰當是
時南子之黨多預逐蒯賁之諸而諸大臣不聽
諫止靈公者亦必為蒯賁所怨不惟羣小有所

不安雖軌為之子孔文子為之卿亦必奪於眾
議不免危疑此蒯賁所以見拒歟而人倫之不
正甚矣孫明復云其言于戚者為軌所拒不得
入於衛也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賁出奔宋今
靈公既死軌又已立又稱襄曰之世子蒯賁當
嗣惡軌貪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
其名而書之也書之所以為君臣父子之大
經也不然貪國叛父之人接踵于世矣

鄭卒達攻戚趙簡子禦之甲戌將戰簡子巡

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復有為百乘死於

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遠大破鄭師于鐵

棠
乘繩證切謝氏曰罕達為衛討蒯賁趙鞅為蒯賁禦之左氏乃云齊輸范氏之

果鄭人送之而遇趙鞅夫經書帥師則用

大衆也使實送果何至用大衆哉傳偽矣

春秋世序
卷三十二
哀公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下同及鄭罕達師

師
泰山孫氏曰皆言帥師者其衆敵也積齊程氏曰大夫專兵而至於戰實武甚矣

戰于鐵
公羊作栗或作秩考石經從左氏鄭師敗績劉

成公曰趙鞅始禍晉國而致討於鄭蒯賁父

不哀而爭國於子鄭人擇君而臣是助黨子以

拒其父春秋無
義戰此其甚者

秦衛靈公之喪七月而蔡魯會之
莊子曰仲

春秋世學卷三十二
哀公

政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
可以執勇寬以政可以比衆恭政以靜可以
報上

治去聲比
皮至切

斷
冬十月葬衛靈公

義詳隱公三年蔡宋穆
宣公僖公二十五年葬衛文公成公二十二年葬衛
穆公十三年葬衛定公哀公二十九年葬衛獻
公昭公十年

葬衛襄公同

案

蔡昭公請遷于吳公子駟不說殺之

與說

悅同蔡陽鄭氏曰楚蔡先君之難也而駟主
於從楚其戮也宜然昭公不能強於政治修

德興邦如少康之處浞文王之處紂而我其
陪貳以夫人心故盜發而莫之干也悲夫

斷
十有一月葬遷于州來

有音
蔡山李氏曰

故封在今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招侯益自
故封而遷州來也鄭漁仲以為平侯徙居新蔡
則於經無據觀平侯之歸但曰蔡侯盛歸于蔡
則復其故封也而州來之遷非自新蔡舊矣州
來本楚屬國而為吳所滅則吳邑也蔡侯時吳
以抗楚故遷州來則遷州來蔡之本意也左氏
以為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則當書
吳人襲蔡蔡亦不當以自遷為文矣蔡殺其
大夫公子駟

彭山李氏曰先王封國當效
死弗去棄而從吳豈謀國之

春秋世學卷三十二
哀公

善哉公子駟議必主於不遷未為失策也乃
以其志在從楚而真之死故不去其大夫

案
祝犂作噩之歲

義見莊公
二十二年

斷
三年

章貢李氏曰敬王二十八年陳閔公
十年紀僖公十四年宋景公二十五

年蔡昭公二十九年衛孝公崩賁元年出公
元年晉定公二十年齊景公五十六年吳夫餘
王四年曹伯陽八年鄭聲公十年秦惠公
九年楚昭王二十四年越英執王五年

案

齊景公遣將助衛攻戚與晉爭也

將去

春秋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申音
程氏

日齊國夏序衛石曼姑上者衛請手齊推齊主
兵也且齊嘗為盟主自當序衛上爾石林氏
曰衛請不過以疑似之述奔逃於外以待父之
察耳父子之恩未絕也輒為衛請之子豈不知
之見衛請出奔而遂以其父為罪人則輒之為
人子何如哉況據其國而使已之大夫會外大
夫以圖其父則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皆自此絕
矣息齊高氏曰曼姑為子圖父逆亂人倫莫其
於此齊與晉為仇衛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
以助輒也襄陵許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
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圖父以是今
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東山趙氏曰
戚衛邑也齊大夫主兵以圖衛邑而不繫之衛
何也修春秋之特筆也時衛世子蒯聩在戚輒
據國以拒父而齊卿又為出師助衛人圍之則
是齊人助子圖父也昔者楚取宋彭城以居宋
春秋世學 卷十二 十四

之叛臣晉為宋合諸侯之師以圍之其圍也雖
有宋人猶必繫彭城於宋此以齊卿主兵乃獨
不繫戚於衛者以蒯聩在戚而齊不當有國父
不可圍齊人不當通黨故也是故蒯聩出入皆
稱世子雖魯史舊文夫子實因之以正名而於
國戚特不繫衛以異之也學者此而觀之則筆
削之情可見矣彭山李氏曰
石氏曼姑名石惡之子也

余月魯地動章貢李氏曰
月建巳日余

夏四月甲午地震義見文
公九年

司繹火火踰公宮桓僖二宮災救火者皆曰
顧府南宮敬亦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

尤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率人出禮書

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中車脂轄
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舍肅給濟濡帷幕鬱
攸從之蒙葦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
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
命校人駕乘東李桓子御車立于象魏之外
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
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
猶拾藩也於是乎去表之棠道還公室

緣音亦充居尤切女音汝共音供乘並繩證
切大音泰父音甫辦蒲患切藩品枕切棠古
老切還音惠杜氏曰司繹官名府庫藏也敬
亦南宮也孔子弟子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
御言常所進於官者尤集也言集汝所職而
有不在其罪應死景伯子服何濡濕帷幕於
水中出而用之為濟營攸火氣也從火氣而
為之備以水漏之物蒙冒覆葦於公宮之上
始自周公之廟重宗廟也後次也外內各以
次序先尊後卑文伯公父歌季孫斯為宋公
御車立於兩闕之外周禮正月縣縣令之法
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也槐
富父終生之至潘汴也表火道風所向者去
其棠檣開除道路而公宮使火無相連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據左氏所記則魯國大
災矣而終止書桓宮僖

宮穴者重
宗廟也

順陽范氏曰遠祖思無差降如
者宋公之十世祖也信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
胡文定公曰桓信親盡夫其宮何以存李氏者
出於桓立於信世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說
而不毀息齊高氏曰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
信不毀三家者存之信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
並錄之以著其非禮也彭山李氏曰桓信二宮
之災公羊以為復立非也蓋桓信之宮宜毀者
也若果復立則當如雉門兩觀之書新作矣

李桓子食邾婁開陽之地因鄭敗而懼於晉

故偕武亦以兵城之

在邾之東南沂水派達其東故邾國也昭十
八年邾人襲鄆鄆子從邾于邾然則啟陽者
邾之別名如號之為下陽則之為楚然非邑
也若邑則當繫之國矣其地在邾之東鄙今

春秋
卷三十二
十六

沂州南也然邾之西北為費則近於費而李
氏之所歆也是時魯方討邾既取邾東沂西
之田則邾人不得不以啟陽讓魯矣故城之
然猶懼其有變也故二卿帥師並出而以兵
威脅焉李氏以亦孫附已故與同
城而啟陽之地則實李孫得之矣

斷

李孫斯亦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公羊啟作開蓋
而更之也考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啟故帥
石經從左設
師焉地處廟災變其弗圖而
取田城邑兵伐相繼
可謂不畏天命矣

宋討樂大心之亂始治于魯

經

宋樂髡帥師伐曹
髡音率
曹不量力而
奸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
此年樂髡伐六年向樂伐七年圖八年而以曹
伯陽
歸矣

李桓子疾病輦而觀魯城喟然歎曰昔魯國

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肥

曰我即死女必相魯相魯必召孔子後數日

卒子肥嗣為上卿是為康子既葬康子將召

孔子公之魚曰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

春秋
卷三十二
十七

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矣康子曰則

誰召而可公之魚曰必召冉求冉求多藝能且

有功於先君者也於是遣使至陳召冉求冉

求將行子貢送之曰即用無忘夫子

貴切相使並去聲章貢李氏曰公之魚李氏

家臣與亦孫州仇仲孫何忌公伯察公欲處

父公華公孫公賁皆注孔子者也後九年雖
召孔子終不能用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命
也詎不
信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續
續齊程氏曰
議世卿也

素 蔡昭公治公子駟之黨逐公孫獵

斷 蔡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三傳蔡下有人字衍父也考子夏古文削

之 蔡昭侯相也故以國法放之于吳 所以昭侯也昭侯輕殺股肱則羣臣之所共怨也孰有為之防奸衛亂者耶其為盜所殺宜矣 素 秦惠公在位九年而薨子萬立是為悼公

斷 冬十月癸卯秦伯余卒 三傳無余字闕文也考子夏古文補之

春秋世學 卷三十二 上 伯鼎卒昭公五年秦伯厚卒定公九年秦伯畢同卒

素 武未懿子復攻邾而圍之 從扶又切

斷 示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帥音 襄陵

曰句繹之盟踰年而渝之師圍其國雖云邾政不修有以致寇然魯之致寇亦已甚矣處陵李氏曰東會來朝來奔也猶不免伐取邾沂田受盟句繹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水大甚矣諸侯之無霸害哉

素 商橫閭茂之歲 義見莊公二十三年

斷 四年 素 李氏曰莊王二十九年陳閔公十一年紀惠公十五年宋景公二十年齊景公五十七年吳夫餘王五年晉平曹伯陽九年鄭聲公五十七年秦悼公萬元年楚昭王二十五年越夷執王六年

素 蔡昭公在位二十八年將如吳公子駟之家 臣告于楚使刺客殺之于道子朝嗣立是為

成公於是公孫辰走之吳 走音

春秋世學 卷三十二 上 十九

斷 春王三月庚戌盜弑蔡侯 三月左殺作二月 弑由三傳皆作申按蔡文公名申卒於宣十七年者是也昭公文公之曾孫也豈同其曾祖之諱乎今志以石

諱古文為定 素 書弑者蔡人與聞乎故也 微者名氏不登於策故陽虎書盜弑蔡侯也蔡以盜赴聖人因而錄之左氏謂公孫翩射殺之妄也豈有大夫弑君而春秋不正其罪者乎但徠石氏曰一國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為盜

所刺蔡之無臣子可知矣或問於簡齋程氏曰康侯據左氏傳謂蔡侯背楚誑吳又安罪於孰政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其身而自衛夫

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然乎曰此非有道者之言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不以不臣使蔡侯有患且無可弑之理況蔡侯將如吳大夫恐其又遠非大患也而可弑之乎且齊諸兒商人晉夷臧陳平國蔡國楚處至無道

者春秋皆書弑君之賊今蔡昭公有是乎而公孫朝以同姓大夫弑其君父孔子於是匿其名變其文而書盜又變其文而不書其君是凡人君一有小過聖人皆許其臣弑之也尚可以為訓蔡公孫辰出奔吳

傳 魯人如秦會蔡惠公

經 斷 蔡秦惠公

傳 邠不事宋宋景公虜其君

春秋 卷三十二 二十

經 斷 宋人執小邾子

以歸魯

傳 蔡懼於楚殺二大夫以說焉昭公沒故也

說與 悅同

經 斷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孫獲蓋款與楚而不冒遷吳者故昭公以說吳焉公孫辰公孫姓公孫霍則從昭公以背楚

者故昭公殞於刺客而蔡人因以三大夫說於楚焉樂正氏之傳為得其實也杜預乃謂三大夫皆公孫朝之黨非矣使朝實射昭公則聖人必正名其弑君之罪使文之錯實誅嗣等則必書蔡人殺朝姓霍以申其討賊之義今經不然而子夏樂正之說甚明則左杜之妄決矣

傳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申公壽

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

闢曰吳將汴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

襲梁及霍單浮餘圖曼氏曼氏潰曼子走晉

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

于苑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

春秋 卷三十二 二十一

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塞君

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

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

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曼子而

城之且將為之卜曼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

大夫以卑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

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走晉秦雖音洛菟音徒使好少並去聲惡並

者司馬致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負函蔡故地楚取以為邑故會蔡於此增開楚地也楚

衆在方城外者會之于繪關楚將圖北方焉
言備吳以會衆而襲我曼氏夜結其期明日
襲我曼之二邑軍浮餘楚大夫豐析楚二邑
左司馬販起二邑之人及我伏之衆和上雖
東之山倉野上雖縣西少習商縣武關也楚
三大夫以師臨陰也而言款大開武關之道
以伐晉也三
戶丹水縣北

經 斷晉人執戎曼子突歸于楚
左穀作戎蠻聲之謫也考石經從公羊

傳 公羊子曰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胡文定
公曰文公執曹伯則曰曹宋人今此曷云
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
日久矣不親至此春秋所惡息齊高氏曰諸侯
有罪方伯請命于天子問罪然後執而歸諸京
師正也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猶之可也
春秋世學 卷三十二 二十三
哀公 上

晉厲公執曹伯真芻是也若執諸侯以奔諸侯
其罪已重文公執曹伯宋人是也今晉執曼
子苟得其罪以獻天子猶可也不知其罪既專
執之反歸於楚以君臣言則楚為君矣以強弱
言則楚為霸矣夫晉為中國盟主舍周不事而
以事周者事楚此晉所以為不足與而諸侯皆
棄之也家氏曰曼雖通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
六年楚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
也於是自援歸晉晉畏楚強拒而弗納可也聽
其亡違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是以事京
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積齋程氏曰左氏
記楚圖曼又請其民而盡俘之則是滅也經不
書圖曼滅曼而但書晉執突歸楚者書其甚者
爾蓋楚以夷狄吞噬夷狄有不足責而與滅繼
絕王者之事當是時王綱盡矣晉能為之猶足
主中夏反執以歸楚則是霸主助夷狄為虐也
此春秋所以略楚而甚晉也道生按曼子名者
被兵失國而奔晉又見俘而隨滅也或以無罪

見執而外之
者其未詳歟

傳 魯又築西郭以備晉

經 斷城西郭
章貢李氏曰哀公甫立四年民未見德而於陽西郭之城皆以夏妨

農虐民如此三家
之罪可勝誅乎

傳 初武王克商使魯侯立亳社以戒亡國至是

天火其屋
亳諸各切程子曰書曰湯既

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
屋之則與遷之無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
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記曰魯國之社
屋之不榮天賜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

春秋世學 卷三十二 二十三
哀公 上

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
此刑罰之必始于湯也

經 斷六月辛丑亳社災
積齋程氏曰公羊作蒲

社于廟外以為屏蔽孔氏曰殷有天下作都于
亳亳社社也蓋武王伐紂使諸侯各立其社
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災天火也茅
堂胡氏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
之氣亡國之社屋之武王克商班其社于諸侯
以為廟屏其災者劉向以為人君縱心不能警
戒之
象

傳 滕頃公在位二十三年而薨子虞母嗣立是

為隱公
項漢孟切

斷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經** 滕子原卒二十八

年滕子寧卒同

秦昭公見弑九月而克葬魯人會之

斷 冬十有二月 **有音** 葬秦昭公 **杜氏曰** 亂故

高氏曰當齊桓晉文之隆秦猶不能自拔於楚凌遲至於標季而昭公乃銳然合中國以與名者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之禍君子是以哀昭之不幸也使昭出於晉悼之世其功烈當何如哉道生按息齊與胡傳大

二十四

相反俱於經音無預但高說正大較之左氏杜預康侯和仲元德君舉社譌諸人賊經之邪說則遙庭遠矣若夫聖人於秦何毀何譽但據事直書以見世變之大爾餘說不足論也

葬頃公之卒五月而葬魯人會之

斷 葬滕頃公 **經** 道生按滕頃公葬合其節但

重光大淵獻之歲 **重平聲** 義見莊公二十四年

斷 五年 **經** 重平李氏曰敬王三十年陳閔公十

年秦昭公朔元年衛孝公十六年宋景公二十七年齊景公五十八年吳夫餘王六年

曹伯陽十年鄭聲公十二年秦悼公二年楚昭王二十六年趙襄王七年

葬魯人築訖邑之城以備晉

斷 春城毗 **經** 積齋程氏曰公平作此陸氏

之國不能親仁善鄰鎮撫民度既無威強之可功故往年城莒父及霄入城陽又城毗六年又城邾瑕一叛于晉而畏攝自備之不暇又安能為國而無弊邪

齊景公討宋之攻曹與執小邾子也自將擊

之 **經** 將去

世學 卷

三十五

斷 夏齊侯伐宋 **經** 新安汪氏曰定十四年齊侯

釁端而景公忽與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強凌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歟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區區魯利以爭霸權是以鄭衛魯宋雖從之而不心服也老將衰而老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歿于弑卒以國與陳

趙簡子伐衛討軌且報靈公之師也 **經** 齊

程氏曰助前蹟耳杜氏曰孔子在陳而思魯元年齊衛伐晉助范氏

歎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子路治蒲三年使人迂孔子

孔子至蒲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治草萊闢溝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是時子路臣於衛侯輒欲言孔子於輒而問之曰衛君待子而

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已而衛孝公遣使禮聘孔子于蒲孔子至戚就公養焉與治並平聲斐音匪斷並都中使並去聲錯粗布切一作措為衛不為之為並于偽切章貢李氏曰子路舍輒之謀故欲夫子為政於輒其問奚先者矣夫子助輒拒父也故夫子以正名拒之蓋輒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之不正孰大於是而夫子曾受輒之祿子路唯輒之黨故以夫子為迂而夫子復極言以深拒之其末乃言君子之言尚不可苟況出處大節而可苟焉以從無父之人乎皇甫謐謂仲由不知君臣之道故於衛黨輒而拒前暗皆徇流俗之見而未能權於仁義宜其死於孔懷之難也冉有知子路欲

春秋
哀公

上

迎前時以慈父之道勸前時使請王命而立
郭皆迂闊腐儒之談非惟不知聖人出處之
節且未詳當時之事情者也道生按李彭山
謂前時奔宋之後孔子往見南子人但知入
國有見小君之禮而不知夫子微意欲全其
母子之恩非也夫論語南子之為南前應邵
註有明證而郝經謂宋儒館於史氏因楊后
之祿為誹遠借重於孔子許言古者仕於其
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蓋為史氏而發以為誹
遠節罪文過之辭使若損遠出入宮闈亦猶
行古之道也以禮書考之本無此理而門人
見語則曰忘之矣想理當有之其兩舌支吾
而諱安之情著矣金王若虛又云古者諸侯
初娶夫人則其廟見之後大夫宗婦有親見
之禮男贊王常禽鳥女贊榛栗脯酒謂同姓
之大夫宗婦當有助祭大畜之事故於夫人
始至不可不見若異姓羈旅之臣不預公族
之燕禮決無見小君之禮況夫子於定公十

三十二

二十八

二年初入衛未嘗見南子尋因靈公同車過
市而去之爾賈奔宋之時夫子方在陳靈公
死始至蒲不復入衛而就養于戚矣豈其為
衛賈而非禮以說淫擬之婦婦枉尋直尺廣
恥地何以為君子且南子內有祝鮀石曼
姑之黨外有齊景公夏之援其為不容賈賈
之計有成謀夫猶以史鮒之直無能奪乎其
心孔子乃欲以旅賁之人倉卒游說致許南
子避居陳蔡竊意聖人知幾之神焉有莽登
浮躁狼狽齷齪之至於斯也孔子於魯女樂
不諫而去之乃獨於衛欲微偉於南子固不
通之論也蓋仁義禮智之性唯聖人能盡之
而聖人之智唯行其道義而不用於功利所
謂道義者子思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孟子言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是也是以所存
者神所過者化上下與天地同流非若霸者
不本諸身而尊尊焉用智術於功利者也今
而欲墮邱費則皆謀何忌以誘二氏歟後嗣

春秋
哀公

上

賈則不顧非禮以誦淫人是聖人用智以取
必於功利而非行其道義者也孔子依乎中
庸而已無所謂出格也故子思作中庸虛叙
堯舜文武周孔之事而不及商湯伊尹過湯
尹則大行其權斯為出格之聖人而非常人
之可學夫子祖述憲章必於中道一言一動
莫非萬世之法求儒意在彌遠而謂子見南
子為出格事是何言歟自彌遠秦行集註等
書而近世說科取士專主其說幸得利祿視
為衣食父母不敢少違往往枝詞巧舌以附
邪說而不恤聖人受誣千載可痛也夫故莊
定山謂舉業為異端之尤陷溺人心其害深
於佛老揚墨其禍慘於焚書坑儒而楊升
菴謂明儒陋而汙觀於斯其益信矣哉

二十九

斷晉趙鞅帥師伐衛

帥音

家氏曰輒以子拒

父齊國夏為之園

威逆也則賈以父伐子晉趙鞅為之伐衛其順
矣乎吁齊固失矣晉亦未為得也晉人懷款修
明霸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王召諸侯
伐衛執輒歸諸京師命公子郢而立之然後於
義為允爾鞅不能然也況實以
范氏之故而納賈賈以為名乎

齊景公在位五十八年而薨

彭山李氏

曰齊景公

始立用晏嬰故初年政治可觀即其款觀轉

附朝舞技於鄆那以比先王之觀而或國舍

郊補民不足因悅晏子之言而命太師作樂

此非有先王之志者耶自以德不能令受命

強吳至於涕出而妻之以女雖未能大有所

為度幾畏天保國矣問國君之富則數焉以

對而至有千駟之多亦豈庸君所能及哉當

時稱晏子以其君顯蓋有由矣至其晚年與
兵結怨大異往時意晏子必已老不在位自
會大谷之後亦遂謝世邪不其則於所聞孔

春秋
哀公

上
三十二
三十

子君居臣臣父子之言亦宜當有存焉
乃以繼嗣不定而卒啟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然則景公之善惡係
於晏子之存亡者也雖以言自立矣道生按
齊景公之才之主也雖得國於崔慶能用陳
文子之謀追討崔慶亦賢乎魯定之成意如
夫其於魯昭昭野井而辭禮可觀取運以居
而不使夫所亦賢乎魯定之慈然矣然感於
梁丘會於取運而無仗義之誠夫春之會嘉
孔子有禮而歸三田可謂有向善之端矣然
聽於聲調間以女樂而行傾危之計天理暫
萌終不能勝夫人欲之流也以晏子春秋及
左氏所記者之平仲於君隨事諷諫不為無
補然與孔子善交而不能力薦知陳氏將篡
而不能力救何歟張東沙謂嬰智謀之士巧
於自全而歎於大義是也孔孟之徒蓋稱管
是夫 庚子茶立是為安孺子初景公夫人

葵姬生子未冠而死諸子陽生長而驚姬之

子茶壁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

之齒多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

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

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宣羣公子于萊公

薨之十月公子陽生公子鉏奔魯公子嘉公

子駒公子黔奔衛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

與糞三軍之士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

乎 茶音舒楚平聲冠問並去聲陽音祝

大夫之太如字太子之大並音泰樂

音洛與並音預糞其非切俗作埋杜氏曰衛
姬景公寵妾惠子即國夏昭子即高張公子
陽生公子茶公子鉏公子嘉
公子駒公子黔皆景公庶子

斷
秋九月癸酉齊侯梓白卒

公羊梓作處聲之譌
也考石經從左穀

義詳隱公三年宋公和卒與桓公十五年
齊侯祿父卒傳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二

十七年齊侯昭卒文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宣公
十年齊侯元卒成公十年齊侯無野卒襄公十

九年齊侯
環卒同

齊景公之薨四月而葬魯使未還弔之且送

葬 齊侯 還音

春秋
哀公

上
三十二
三十一

斷
冬十有二月亦還如齊

三傳閏十有二月四
字考子夏古文補之

息肅高氏曰使卿
弟且會葬非禮也

閏月 杜預長庶以為
閏十月非也

清江劉氏曰魯當以年斷者也則必以閏數也諸侯五月而
葬當以月斷者也則必以閏數也諸侯五月而

葬景公卒於九月而閏十二月則當以閏月葬
也過此則六月而非禮矣穀梁乃曰不正其閏

也說之葬齊景公 道生按齊景公四月而葬
安者也葬齊景公 益安孺子非次得立高

張國夏慮有它變故連耳況
景私謚公僭爵皆非禮也

素玄默困敦之歲

武音亦義見莊
公二十五年

六年 章貢李氏曰敬王三十一年陳閔公
十三年杞僖公十七年宋閔公二十

八年蔡成公二年衛孝公四年出公四年晉定
公二十二年齊安孺子景元年吳夫差王七年
曹伯陽十一年鄭聲公十二年秦懷公
三年楚昭王二十七年越夷王八年

三家將復圖邾莒城以逼之 從扶又切杜氏

曰任城亢父縣北有
邾莒城益即暇也

經 斷 春城邾瑕 音遐公羊作民 彭山季氏曰凡
考石經從左穀 城內邑則目邑

如城即城中丘之類國服則目國與力邑同如
城向城諸及邾之類是也邾邾邑也故擊之邾
春秋 世 三十二 三十三

城今考亢父在濟寧州南六十里尚近泗水其
東則漆閭立之地也邾瑕謂之暇必與魯負暇
連界而得各負暇即暇丘蓋在今兗州府磁陽
縣東南界上而邾瑕在其南宣漢時刻入亢父
邪此魯之城乃齊人築薛之計
也杜元凱以為為晉失之遠矣

傳 趙簡子攻中山治荀范之黨也 治平聲
杜氏曰

中山即鮮虞四年十一月荀寅奔鮮虞十二
月齊人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晉圍柏
人荀寅上
吉射奔齊

經 斷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帥音 永嘉薛氏曰昭
率 十二年楚虔方

暴而晉伐鮮虞十二年楚冠少安不能釋和中
夏而荀吳復伐鮮虞定四年召陵罷會楚有可

乘之轅而土鞅及衛孔圍伐鮮虞五平方方入
野上鞅又伐鮮虞於是盡失諸侯又有趙鞅之
伐則晉霸業之衰皆由強臣自圖封殖
致自鮮虞而擅兵黷武疲弊其民故也

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
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典也以
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禍楚未有禍楚未
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
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
多矣何必不獲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

春秋 世 三十三 三十三

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
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
日敵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
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廢後之
至是夫差修先君之怨而擊陳焉楚大夫皆
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
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
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
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

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黷虜親巡其孤
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
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
以民不能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坊之
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
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
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
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陳行人儀便於
師夫差謂大宰嚭曰是夫也多言盍嘗聞焉

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
儀對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
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大宰韜曰及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乃

許陳城 **釋** 朝音潮艾音義纂蒲卜切夫星
之夫夫先之夫並音休大夫之
夫是夫之夫並如字重平聲形音同共音供
衆繩潛切罪音皮好使並去聲樂音洛大宰
之宰並音泰與並平聲升菴揚代
曰祀神位有屋衛者厲疫病人也

斷吳伐陳舊史吳王有王字聖人割之

初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

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
君欲立荼則臣請立之悼公聞之謂陳乞曰
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
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言立子
者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王節而奔之魯景
公薨高國立安孺子陳乞乃僞事高國者每

朝必駢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
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倡我益去諸
固將謀子于旱圖之圖莫如盡滅之需事之
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
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
禍矣將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
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益及其
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
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

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

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奔魯陳乞乃使

人迎陽生真于家

義 恭音舒樂音洛天十之夫音扶索並繩證

切走矣之走如字走之之走音泰訓並音漸去上聲難先並去聲敗如字句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義 幸貞李氏曰萃之高國從君於晉故陳乞得以傾之故書奔有罪之詞也四明王氏曰景公寄國於高國使其非義則當正諫以絕景公之私如以為是則主在與在王亡與亡可也乃奔亡以死禍則託孤之寄有負於景公矣陳乞款易君而去其大臣齊其為田氏見於此矣止齋程氏曰齊殺其大夫

春秋三十一 三十六

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執其君荼聖人之出戒深矣

吳王夫差遂自陳次于祖魯衛使亦還往會

之 祖武加切 運音旋

經

亦還會吳于祖

舊史吳下亦有義陵許氏王字聖人制之曰亦還以

吳王在祖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可以盛強服難以衰弱御以魯之不修德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祖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胡忠簡公曰書亦還會吳惡大臣不能衛社稷而通夷狄也書公會吳惡國君不能守社稷而押夷狄也

季楚昭王在位二十七年而死于章嗣立是為

惠王

義

左氏曰楚子在城父將救陳下戰

死章盟通亦不可死死一也其死也師手今公子中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

公子放五辭而後許將戰有疾庚寅攻大冥卒于城父子問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

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

而後還也楚也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

而置之可移於今尹司馬楚子曰除心腹之疾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初楚子有疾十

日河為崇大夫請祭諸郊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從過

也不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由已

率常可矣列女傳曰楚昭越姬者越句踐之

世學 三十七

女楚昭之姬也楚昭謫遊既驪謂越姬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越姬對曰樂則樂

矣然不可久也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政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

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妻聞之諸姑也婦女以

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君聞死為榮不敢聞命楚子雙然而得二十五年

楚子救陳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史曰是害王身可以移於將相楚子曰將相之於孤猶

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妾願從王矣妾聞信者不

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妻死王之長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楚子楚子楚子楚子楚子

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聞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之是為惠王

斷七月庚寅楚子軫卒軫知年楚子旅卒旅卒

公十三年楚子書卒二十七楚子昭卒昭卒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

于曰嘗獻焉於季孫不入於上承故又獻此

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

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及與士也處戒之

遂行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

養之九月丁卯諸大夫皆在朝僖子曰恒之

母有魚叔之祭願諸大夫之化之也諸大夫

世濟 卷 三十八

皆曰諾於是皆之僖子之家將盟諸大夫鮑

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黠曰此誰之命也陳

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

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

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

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

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

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陳乞

納陽生于公宮而立之是為悼公使朱毛還

安孺子于胎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楚諸父冒

淳淳且子余切上索之東施歸切未之

宜切女音汝折之舌切背音佩皆音起胎音

台受音殊杜氏曰且于即公子阻謂止陽生

雙臣字子我士陽生子簡公也告子即陳乞

子士之母陳乞妻也鮑子鮑牧也差中鮑氏

臣主車之官景公鍾慶茶茶切戚而景公衛

繩為牛茶領地而折公之齒胎受冒淳皆聲

地初景公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晉晏子

受禮亦向從之宴相與語亦向曰齊其何如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

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

三量皆得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

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

於海民食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

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賸踊貴民人

痛疾而或喚咻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

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樂施出奔陳鮑分

其室晏子謂桓子曰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

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

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
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
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
而與之夫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
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
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哉周能施
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
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景公與晏子生于
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
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
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
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
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
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
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
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
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

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
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
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
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歲兄愛
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
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
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禮者先王所稟於
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君子上之
安廣切歷辰思切哈其合切誦音勇與音喻
咻虛句切辟音建強上聲從施並去聲為于
偽切共並與恭同杜氏曰昭二年晉平公寵
妻少姜死齊使晏子如晉復以女繼少姜豆
區鍾釜四等皆量名陳氏以私家加一之量
貸借於民而用公家舊量收入於己如往也
陳氏取山海難利往賣於市不加其價皆所
以收人心也景公厚賦於民府庫財物積聚
既多朽蠹無用而民之老者寒餓不見收養
三老謂百二十上壽百年中壽六十下壽踰
則足者所用之儀也景公頃刻多刑人足儀
無用故賤誦多賈者故當厚賦頃刻民苦公
之虐政嘆咻痛念之聲陳氏撫民如此桓子
陳嬰字子山者子高子周襄王三十一年子
尾所逐景公子至是桓子召之棘子山故邑
夫子齊邑名路寢之對左氏記在昭公二十
六年冬息壽高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
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窮其

國孔子告以君臣臣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周及大臣以未有天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死而宋太子秋國亂魯木十年陳恒執簡公而移其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豈非後世之永鑒也哉

斷齊陽生入于齊
稽齋程氏曰陽生擊齊史為何國人也胡文定公曰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茶世其國已則憲茶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矣石林華氏曰陽生何以言入逆辭也景公欲廢陽生而立茶陳乞不能爭既偽許之而立茶矣景公死陳乞從許國人立陽生而弑茶陽生雖得齊陳乞弑其君茶立而立之之道則逆也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一 四十二
山陰陸氏曰茶公羊作舍誤也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閔乎秋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茶之弑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陳乞之罪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也息齋高氏曰觀從召公子比而度死陳乞召陽生而茶死然從陪臣也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表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弑度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強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弑茶也

三家必欲兼邾故懿子復擊之
復扶又切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彭山季氏曰前三年何忌

已與州侯並將圖邾意邾田之利仲孫氏不又二家而邾方恃齊事魯多調故何忌以為名而伐之多行不義如此豈不有負於無遠之訓哉

宋左師復攻曹曹未服也
復扶又切彭山季氏曰左師向巢向戌之曾孫世其官也

斷宋向巢帥師伐曹
向式亮切
未服且為入曹起也道生按曹以助取之故彼兵數年卒以亡國曹固有以取之而宋之報復不已暴亦甚矣

昭陽侯奮若之歲
義見莊公二十六年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一 四十三
哀公

斷七年
章貢李氏曰敬王三十二年陳閔公十四年杞僖公十八年宋景公二十四年齊威公三年衛孝公五年出公五年晉定公二十四年齊悼公陽生元年吳夫餘王八年曹伯陽十二年鄭聲公十三年秦悼公四年楚惠王章元年越夷執王九年

宋師掠鄭報罕達之役
宋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一 四十四
斷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瑗于春切
固隙地以起兵爭年致各取其師以還其殺人子地之叛加兵于宋宋至是始報焉又下聲其罪而潛師掠之宋豈無餒於中乎蓋不務德而

還於人立其
自反之不縮矣

晉師掠衛衛不服也

社火曰五年晉伐衛至今不服

經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曼音萬 帥音率 衛音衛 侵音侵 今六年猶未納也晉不能以此致討而掠之其何以服衛人乎

傳 公會吳夫餘王於故鄆吳徵百宰子服景伯

對曰先王未有之也吳人曰宋百宰我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宰晉大夫過十吳王百宰不

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

春秋世學 卷三十二 上 四十四

敝邑故敝邑十一宰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

則有數矣若有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

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

周禮而曰必百宰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

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

乃與之大宰韜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

宰韜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

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

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

臣豈敢棄其國泰伯端委治周禮仲雍嗣之

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

自鄆以吳為無能為也

字大宰之大並音奉 韜偏比切長知貢切共音供右平聲斷鄆音切贏虛果切

經 夏公會吳于鄆
傳史吳下亦有王字聖人削之

會吳所以著來公失謀而違意於後日也鄆

鄆國公所以會吳者蓋季氏將伐鄆懼吳之擬

其後而預結之也然吳終聽季成子之請而伐

春秋世學 卷三十二 上 四十五

忠順以尊其君修禮義以安其國乃遠交強

李康子款伐鄆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

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

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我為何

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王

帛者禹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事小

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懿子曰魯德

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

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

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

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入于茅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盡掠邾眾保于緣

師宵掠以邾隱公歸獻于亳社因諸負瑕負

瑕故有緣音煙惡音烏樂音洛處上聲杜氏曰鮑子賢景伯故言

焉有賢如景伯而可不順其言乎諸大夫阿

附季氏故言若伐邾有危我等自當言之今

不言者知無危故也范邾郭門成子即茅夷

徒其民于負瑕故使邾子就彼以蓋辱之

春秋世學 卷三十二 四十六

斷秋公伐邾永嘉薛氏曰伐邾本三家而公自為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

家三家歸言滅者邾大夫

過於上也八月己酉入邾言滅者邾大夫

來程子曰不言以歸者以我而言內外吳

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

于亡國之社因于故民之邑此天下之大惡也

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

宋後攻曹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

鍾邾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
以不救於是救曹侵宋侵扶又切

斷宋人圍曹息齊高氏曰曹伯好宋是以致

亦已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帥音車

諸侯擅伐更相吞噬不奪不廢言鄭之

救曹所以挽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開逢攝提格之歲開音煙逢音達義見莊公二十七年

春秋世學 卷三十二 四十七

斷八年章貢李氏曰敬王三十三年陳閔公十五年紀傳公十九年宋景公三十

年蔡成公四年衛孝公六年出公六年晉定公

二十五年齊悼公二年吳夫餘王九年曹伯陽

平楚惠王二年趙襄王五年

宋景公伐曹將還諸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

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破曹虜其君

還音旋殿丁見切詬音后杜氏曰罵也

斷春王正月宋公滅曹以曹伯陽歸三傳滅作入非也游遊入

許許優見於經而誤作滅宋公滅曹曹
自是不復見而誤作入皆傳焉之焉耳
按曹自卡振鐸封曹伯至陽有國凡五百
年宋之備曹自襄公始自景公而遂滅之
虛甚

據義
主

季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
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
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
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
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
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
春秋世傳 卷三十二 四十八
哀公 上

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夫差許之將伐
魯問於季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
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子泄曰非禮也君
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
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焉
廢卿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以難乎若
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
子泄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
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

春秋世傳 卷三十二 四十九
哀公 上

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
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
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
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王犯
嘗為之宰濬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
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
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
舍于五梧明日舍於蠡室公賓庚公甲亦子
及吳人戰于夷獲亦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
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
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
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
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
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王聞之一夕三遷於
是行成而還 **據義** 宋並繩證切馮皮水切背
後泄一作洩惡鳥故切覆扶各切車並所怪
切道並去声竟與境同漚安豆切管音聖濬
徒其切好舍並去聲三蘇暫切蜀朱木切與
音預運音旋杜氏曰子泄公山不狃字子張
亦孫輒字不狃欲使魯得為備故從險道以
進師滋濁也子羽濬臺滅明字王犯吳大夫

嘗奔魯為武城宰滅明父于武城人也與王
犯相好故國人疑其為吳內應而懼焉東陽
五梧皆室皆魯邑一宿為舍公實庶公甲亦
子微虎皆魯大夫夷與宗皆魯地公實庶公
甲亦子析朱鉏本三人同車而亦子析朱鉏
為吳所殺三宿以上為次有若孔子弟子字
子有庶陵李氏曰是時魯政雖殘然盡忠死
難之士皇多有之此所以為禮義之國歟公
山不狃以時下之人而處心尚能如此賢於
人遠矣夫子之教性見豈無意哉道生按不
狂欲張公室而孔子欲見及隨費而不粗出
奔可見邱費之隨出於季子之意而孔子不
亭其謀也使孔子得事其謀則不
桓固在任使之列豈其棄於吳哉

吳伐我

穎須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者兵加國都也新安汪氏曰哀

春秋世學 卷三十二 五十一

公即位七年加兵于鄰者五而且入其國傳其
君自入春秋魯恃強陵弱未有若是之甚也此
年書吳伐我比事以觀則魯之受伐益有由矣
前此書侵伐必言四鄙見魯之國都猶足為守
也至於吳年吳兵直抵魯之城下則魯之四境
藩屏蕩然而國不足為國矣然則有國者可無
反已自修之道乎道生按其以號舉亦其君也
伐我而直造其都雖魯有以致之然吳狄暴橫
至於此極則王綱之絕滅諸夏之淪
微尚忍言哉春秋於是將終焉耳矣

邾隱公齊甥也故齊鮑叔帥師伐魯援二邑

焉

斷夏齊人取讎及闕

尺展

杜氏曰二邑皆魯
地雖在齊北地立

邾復邾隱公齊故也

縣有諸亭閭在東平剛縣北地諸宛丘藝蛇縣
也諸齊程氏曰邑天子所封非諸侯所得取魯
入人之國俘人之君罪固不容誅也齊廣苟能
吉於天子聲罪致討大義庶矣乃因之以為利
亦罪也

斷歸邾子益于邾

胡忠簡公曰先書吳伐我
又書齊取二邑然後言歸

是歲相壯玄之月無事

相去聲義詳
隱公六年

春秋世學 卷三十二 五十一

斷秋七月

義詳隱公六年秋七月與九年及
桓公四年九年十二年二十四年

十三年二十年宣公十二年昭公十二年三十二年
秋七月
月同

杞僖公在位十九年而卒子維嗣立是為閔

公

斷冬十有二月

有音 癸亥杞伯過卒 遇音

齊嘉魯之復邾也歸二邑以平之

彭山
季氏

曰齊之助鄆本欲其從以鄆為兵與故舊吳勢以齊魯耳魯既歸益則齊又懼吳之黨魯矣此所以雖取護關而不敢有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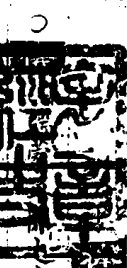
經斷齊人歸謹及闕

泰山孫氏曰凡土地取之歸之皆書者惡諸侯之專也新安汪氏曰不書求歸者齊取諸闕本魯魯以歸鄆子非利其地以肥己也魯既歸鄆則齊遂所欲故舍謹闕非感於義而心服也觀春秋詳書於策則魯之愧辱可知而有國家者可不應慎以勤哉

春秋世學卷三十二

春秋世學 卷三十二 五十二

春秋世學卷三十三



此稱哀公者先公因分卷而仍三傳之文非夫子之傳也

○**經** 杞僖公之喪三月而葬魯人會之

○**傳** 杞僖公之喪三月而葬魯人會之

○**經**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遠矣

○**傳** 鄭武子賤之娶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

許之故園宋莊立宋皇瑗園鄭師每日還舍

聖合莊立人應之悲停鄭師以郊長與鄭羅

歸 莊於周切杜氏曰郊長鄭羅二子鄭

於宋鄭之問今

宋皇瑗師取鄭師于莊丘

○**經** 宋皇瑗師取鄭師于莊丘

宋莊正宋皇後國之難立應於內皇後國於外
腹背受敵無以支持而為宋所待故曰取則文
定公曰患房而俘之為取裏使許六曰春秋之
季曰尋子或詐力相傾奇文滋起於是始志取
人之師甚其請惡其意也夫鄭以不義深入敵
境斯同奉師之道然經不書鄭國宋而止言宋
取鄭師者言其甚者耳

○傳 陳即吳故楚擊之

夏楚人伐陳

新史注曰陳之為國屢滅
於楚而僅存者也今而從吳
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託焉耳楚不思所以
自反而憤陳之背已攻之存數而不已今年伐
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
陳之困於楚終春秋之世雖其力弗克自振而
春秋三十三

楚之暴橫不道其
罪益不可勝誅矣

○傳 宋景公復修雍丘之怨自將擊鄭

煉爾公族頁

新史注曰鄭雖不義宋復
其師而意取之亦云惜矣而
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
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
衰師皆其自取之也

○傳 是歲陽華涂之月無事

與十

冬十月
成公元年十年十一月十二
年定公七年冬七月並同

游北執徐之歲

十

斷十年
重賁季氏曰敬王三十五年陳閔公
十七年杞閔公二年宋景公三十二
年蔡成公六年衛孝公八年出公八年晉定公二
十七年齊悼公四年吳夫餘王十一年鄭聲公十
六年秦悼公七年楚惠
王四年趙襄王十二年

○傳 鄭隱公無道吳使太宰子餘討之因諸樓臺
楮之以棘使鄭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於是

春秋三十三

隱公走之魯

餘大宰

高王止日殺子平

春王正月邾子益來奔

來奔無

○傳 初齊請師于吳將以伐魯魯人復邾隱公齊

辭吳師吳王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
知所從將建受命於君及魯平吳城邾溝通
江淮遂使假師於魯同攻齊師于鄆徐承帥

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孫音寒鄭音息帥音率敗必外切還音旋杜氏曰邗江也吳築城於此穿濬東北通於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射道也今廣陵三江是徐承吳大夫

公與太族奔

經 斷公會吳伐齊 案山劉氏曰公會夷狄伐中國諸侯吳文可見其罪也

傳 齊悼公在位四年而覺子士嗣立是為簡公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經 斷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案齊悼公而左氏以為我安與鄭伯見類同齊程氏曰先儒謂齊弑悼公而春秋以卒言者春秋三十三 四

傳 齊侯陽生卒 案齊悼公而左氏以為我安與鄭伯見類同齊程氏曰先儒謂齊弑悼公而春秋以卒言者春秋三十三 四

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是信傳之樊也齊侯無罪而其臣殺之固當實書以先齊臣之惡設使從而掩之乃為齊臣隱惡爾其能顯齊君之善乎且我君者齊人則非吳人也而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尤妄也

傳 宋怒鄭不已復以偏師擊之 案復林人切

夏宋人伐鄭

經 斷夏宋人伐鄭 案夏陵許氏曰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之無已也

傳 晉聞齊喪故趙簡子掠之毀高唐之郭及顛

而還

傳 晉聞齊喪故趙簡子掠之毀高唐之郭及顛

經 斷晉趙鞅帥師侵齊 案晉平襄後許氏曰助吳敗華伐齊之卷其文

傳 宋公伐齊踰時而返告至於廟

X 公與自奔

經 斷五月公至自伐齊 案師氏曰公會夷狄伐中國夷狄之心不可信而強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

傳 齊悼公之卒三月而葬齊人會之

葬齊悼公

經 斷葬齊悼公 案新安注氏曰悼公之葬不及五月其禮略也

傳 齊悼公之卒三月而葬齊人會之

傳 齊悼公之卒三月而葬齊人會之

傳 齊悼公之卒三月而葬齊人會之

傳 齊悼公之卒三月而葬齊人會之

傳 齊悼公之卒三月而葬齊人會之

傳 齊悼公之卒三月而葬齊人會之

傳 齊悼公之卒三月而葬齊人會之

傳 齊悼公之卒三月而葬齊人會之

薛伯自齊

經 斷薛伯自齊 案不月不日閏文表公羊作寅以泥切考石經從左故

○案 魯人如薛會嬰惠公

○經 秋 薛 公 卒

○經 秋 葬 薛 惠 公 葬 惠 公 之 時 而 不 月 略 之 也 葬 惠 公 亦 葬 也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經 葬 楚 復 攻 陳 吳 王 夫 差 自 將 救 之 楚 師 還

○案 齊為鄭故國子高無王將兵戈魯及清季孫

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

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

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

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

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臣眾於齊之兵車一

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

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

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

於黨氏之溝武亦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

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

而力量力而共者也武亦曰是謂我不成大

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師右師顏射御師

洩為右冉求師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

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也

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

宮次子雪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亦務人

見保者而泣曰事竟敗重上不能謀士不能

見保者而泣曰事竟敗重上不能謀士不能

見保者而泣曰事竟敗重上不能謀士不能

見保者而泣曰事竟敗重上不能謀士不能

春秋
哀公

三十三

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
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與遲曰非
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
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瓊陳莊涉
泗孟之側役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不不
進也林不袒之位曰交乎不袒曰誰不如曰
然則止乎不袒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
八十齊人不能師齊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
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

據

為于偽切息音即將去声守武故切從云
戶竟典境同音率上音共音供索並

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倖注錡棄皆死皆殞
而賢於郕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然洩
子羽故今齊使國高二卿伐我以報之清
齊地孟孺子洩即孟武伯名孟懿子之子
也公亦務人昭公子陳瓊陳莊皆齊大夫之
不袒舉士誰不如謂我不如誰而欲走止謂
古拒戰無益而寧死也公為即公未務人遁
士按禮方務人作焉人其記曰戰于即公未
為人遇負扶入保者息曰使之難病也任之
難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
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注錡皆死焉衆人
欲勿傷重三請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

春秋
哀公

三十三

以衛社稷雖欲勿傷也不亦可乎介萊揚氏
曰為人遇難難入保者國官程侯程侯人
病困賊殺雖士人項重然卿大夫不能為謀
士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於理不可故既言
之即與注謂同越齊師而死魯人最注錡雖
未避而能死故欲勿用錡而以此成人之孝
治之孔子以為可故冉有用示於齊師故能
入其軍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手性之
手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
我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實之光神而無
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弗利也康
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冉有曰欲召之則毋以

小人困之則可矣於是季氏遂公華公賓公
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仲孫
何忌公飲處父公之魚沮之魯終不能用孔

子孔子乃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
之際下至秦正詩樂可施於禮義求契后稷
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晚而好易序彖

繫象說卦文

義

某處見切音無契西
節切象吐斷切章實李

氏曰夫子嘗言放國於夏禮而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而損益可知也其或註周者雖
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而損益可知
也從周又曰鳴呼傷我我親周道出屬傷之

三十三
十

哀公

...

來公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三

終至其則勝耶為第二十八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至坎言山生為第二十九易之無也其當啟之末世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為第三十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至吉而生而悔吝者也為第三十一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至蓋取諸夬則第三十二而止後人為之大傳以其發明大旨而名謂之繫辭則無所擊而名之非也文官則夫子手筆始於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至天下平也為申象之辭君子以成德為行至其唯聖人乎潛龍勿用下也至乃見天則皆申繫之辭而反覆讀以贊之也其易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何謂也乃商聖上卦古言之詞以問而子曰君子休仁足以長人至故曰乾元亨利貞則上錄夫子答之之辭與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至是以動而有悔也皆體上所撰大言之傳而形以難於夫子之文非也推神皆夫子之筆

而無所難於夫子之大同人之九二大有之上九謙之九三豫之六二噬嗑之初九上九復之初九大過之初二咸之初九四解之六三上六損之六三益之上九困之六三巽之九四節之初九中孚之九二皆體上所錄夫子大言之傳耳而錯為繫辭又非也廣卦離卦皆古言之辭體上取以附十篇之末蓋亦易之一義耳今以廣卦附於說卦為第十一章亦非也蓋自鄭玄錯簡脫文日異於古幸而安素石利尚有可考近世龜氏有意復古乃不考夫子二篇之策之言而合上下經為一篇不知周公又辭本名易繫而夫子大行健以下自謂之象耳乃更為大衆而冠於每卦繫易之首至於序卦說大言離卦皆混雜而不能別且不知有廣卦之名將使聖人之文下同巫史之術如是而託為復孔氏之舊不亦妄矣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具在方冊其

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由生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說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

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
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
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
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
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
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誠者天之道也誠
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
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有弗

春秋
卷三十三
十六

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
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
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
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

操義

教施慎切知仁之知
與智同柔遠之遠並

如字子時字切重好遠色之遠欽稱中並去
聲去上聲思為故切既希計切俗作餘葉林
錦切俗作廉朝音潮措報故切朱子曰方版
也而簡也思猶威也而有是者有是臣則有是
政矣在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
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又得以生者所謂
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
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

政無不舉夫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
便有惻隱慈愛之意深體朱之可見宜者分
別事理各有其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達道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即書所謂五
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
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皆天
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德
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
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問之而德
非其德矣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
其心也子知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
無志實旅者也此則九經之目也道立謂道
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
不惑謂不疑於理不跲謂不迷於事欲大臣
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
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

春秋
卷三十三
十七

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
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此九經之效也
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
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也信重祿
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
事如周禮素人職日考其勞以予其食
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置其舍
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
夫來獻玉制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
一朝厚往薄來謂獎賜厚而納貢薄此九經
之事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
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指達道達德九
經之屬雖素定也踐履也及病也此九經上
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
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
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

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不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思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求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實知仁勇也。三者之外。更別無誠。蓋曰。子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放等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放教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屬。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事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則也。

也。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於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恐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亦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及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齒。粹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孔子遂言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

則慘乎天下矣。夫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子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子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子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慙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通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

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

丘之福也

操義

其平語也漢已切大音秦樂

音其隨陳氏曰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
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吾妻以及百姓之妻
敬備至也豈也如南齊聲教之意大王愛
民之甘也嘗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故曰大王
之道也君子以信言也在此者言雖過民猶
以為辭辭言言之成文者也動雖過民猶以
為則則者動之成法者也此所以君子之言
動不敢有過供無過則民不待命令之及而
目知敬其上矣民皆敬上則君之身不為人
所辱方謂之能敬身誠其親者不使親名為
人所辱也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于四方也
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為而成不言
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明為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也愈愚教於氣質也其者皆於理

春秋

下

二十

煩者累於事志讀如字哀公自言其不能敏
悟所教欲孔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故
孔子下文所對是舉其要者言之雖然變家
為肅敬貌無如後罪何言雖聞此言然無奈
後日過手物而有罪何此言是有意於寡過
矣故孔子以為是某之福方氏曰不能愛人
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
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能安土安土則所居
無所擇樂天則所遭無所怨情能無所擇則
仰亦無所怨夫故不能安土不能樂天能樂
天則於理無所不順成身之道亦順其理而
己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
之也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疑其難
格走以近而不尊則父子之間或幾乎棄矣
使以遠而難格則天人之際或幾乎絕矣故
事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事而不致其棄也
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致其疎也
庶民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性分之內萬物皆

春秋

下

二十

簡仁人孝子不過手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甘
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大學之止於仁止
於孝也達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
理有定理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蓋
其當然而止耳對氏曰天道至誠無息所謂
繼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之純亦不已
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為其然如日往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無思無
營而萬物自無各得其成及其既成皆繫然
可見也蓋其機緘密運而己者則若難名
而或功則昭著也無為而成者不見其為之
之迹而但見有成也此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焉焉乎民無能名焉焉乎其有成功也煥
乎其有文章之謂也石梁王氏曰仁人之事
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兩句非聖人不
能言榮陽鄭氏曰夫子以周大司寇作相於
魯典衛石碣魯公子雍御孫齊管仲鮑叔牙
嬰晉魏絳羊舌肸等命於其君而未命於天

春秋
哀公
三十三
二十一

之中長於婦人之乎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
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也
對曰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桶俯
察凡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則
哀可知矣味其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
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
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而諸侯子孫來仕
如賓行禮揖讓俱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
知矣綢然長思出於四門則章遠望視亡國
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
君者舟也廣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於是癸山澤
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禮記 卷之六 檀弓
去聲天子之夫知字豈克改切第音地長於
之長知實切積音惟摘音角朝音潮長思之
記家語所記夫子對哀公之言皆為帝王
治天下國家之大法故先師傳錄於此蒙陽
鄭氏曰夫子思家思憂思勢思懼思危之說
乃所以引君當道格其非心而立人君出治
之大本也子思作中庸始於戒慎恐懼而極
於齊賢化育固聖孫傳於聖祖之口授
而實亡存焉為文武周公之的傳商顏淵

春秋
哀公
三十三
二十一

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
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禮記 卷之六 檀弓
身也復禮猶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修其身
而心循乎天理則天命之全體無蔽而天地
萬物皆在貫通而固之中故曰天下歸仁言
一曰者勉之奮勇而勿怠也此為仁必在乎
修身而不可以拘外而為人修身以禮王道
之身之也拘外為人而人下本諸身霸者之假
節文勉之則從容中道優入於聖域矣夫子
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夫子歸魯一年
而顏淵卒其卒三月之前其仁已熟而動
容周還中禮故夫子歎之曰惜乎吾見其進
也未見其止也蒙陽鄭氏曰天理之全體所
謂經禮也四者之目所謂曲禮也三已字同
天理則與為仁由己異義而不通矣呂與亦
言皇皇八荒中在我闢正得萬物同體之肯
乃云殆猶與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皆稱
許其人大聖人不以拘台教人而顏子亦不
須以放散之首微根強慢不屑從先輩之正
訓而肆為新說也亦為有一日復禮而四海
之內皆已知其為仁人者乎狂誕齷齪之言
失之遠矣道生機夫子之母顏氏顏路之結
也故終焉夫子表第而淵為表拉路少夫子
八歲弱冠與南宮魯事夫子三十有二而生
顏淵成童而受業於夫子至哀公十一年
夫子自衛返魯路年六十淵年二十有七矣

春秋
哀公

下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章句李氏曰此夫子以百王中正之通示顏子也三代時月之稱皆同夏承唐虞禪授之統夏史書曰元歲春正月王即位商以五月夏殷史書曰元祀冬十有二月王即位周以子月年殷周史曰元年冬十有一月王即位則一年首尾皆冬不若夏時四序平分天人膺合故唯夏時可為萬世之法也周有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居其一木輅殷制也朴素渾堅宜於久用故當未此不必飾以金玉是制始於黃帝至周飾以珠玉金采尊而不費蓋與殷輅皆酌乎文質之中也王者得天下皆作樂以象其功然但可以昭示子孫見創業之艱而已如湯大獲商世舞之至周而革周之大武周世舞

三十三
二十四

之而亦不能傳於易代唯舜紹堯無為而治無功可象其所以為韶舞者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已欲狀所謂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是以夫子以謂六府三事巧帝王治天下之大道允萬世所當取法惟委韶舞則人君慕而樂之自然可無至治不備重也佞人巧言今色側媚諂說不仁之甚者也鄭聲不絕則子夏所謂鄭音好淫游志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也佞人不遠則賊賢害民而國事危矣二音為世之大戒也先師錄顏淵問仁於前為邦於後則禮先生所謂有聞雖麟說之化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子張問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卑也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

春秋
哀公

下

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請問之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比年

三十三
三十五

並切費芳味切為音煙出初內切內叔甲切上蔡謝氏曰以府庫之才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車物以厚生使民不怨不來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則不免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使道使民惟喜康矣不常服邑可也其究安定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寵辱懲惡德也或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矣不先戒之彼且為之尤後緩急之所在適以視戒不亦暴乎令嚴者欲其不犯聚眾以罰之為象以曉之讀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不主則罰之是謂之暴其可得乎如是而欺期焉期而不主則罰之是謂之暴其可得乎如是而欺期焉期而欺人欺為多不能望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天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己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遠於驕然君子心一於取不以人之衆寡事之大小

齊威王問曰

卷三十三 二十六

而前其心則其自意未嘗不安何勝之有南
而後氏曰正衣冠尊瞻視結之以證也持身
受於人室而目畏之而非以與人也故或
而不臨言有使人畏己之心則臨而受者於
威矣志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故不費
不歸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為政內外皆然之
道亦云倚矣然欲仁其本欲利其末欲名其
而不仁義謂之無義無義則利期也利者切
害之意達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利
之是誠害之也猶之猶言切之也均之以利
與人而於其出內之際乃或吝而不求利是
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休所與雖多人亦不
能其急矣項時使人有功當封封則志不
能乎幸以取收亦其驗之和靖王曰曰古
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春秋國書師師代我師音
亦可見其要注氏曰此亦不言四部皆律也
切字官之子掌門之外師及齊師戰于郊
曰一字師師背城而戰則齊師遠過於齊之國
郭矣蓋魯之季世亦分崩離析師主輒入國郭
公室卑弱故邑不相能無後陳備也況以入郭
之故兵卒伐魯不自又及魯矣魯以迄國
危迫至於如此

初魏類為司徒賦封司以報公女有餘以焉
已大器國人遂之故出道消其後魏類遂
雖梁穀雖賄為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
具曰可也諫對曰懼先

吳曰可也諫對曰懼先

服音加杜氏曰猶今謂之憐以為醴酒梁粟
米糗乾飯報壯家加盛桂乾之為醴酒先行
者恐諫不從獨
然而先見速也

經斷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羊作素考石經
李氏曰陳轅頗濟陰四世孫九列國卿大夫之
奔必有關於一國之故而後言轅頗之奔在楚
伐陳吳救陳之後其必志在向楚為難所
惡而見逐也故九書奔者有罪之詞也

○魯為郊戰以吳擊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
中軍從王晉門樂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
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十三 二十七

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
志宗子陽與閭立明相虜也桑掩胥御國子
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戮公孫夏命其徒歌
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共舍王公孫揮命其徒
曰人壽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
三矣使問強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
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吳子乎示
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錫之甲鉤鉞
曰奉爾君事故無廢命示孫未能對衛賜進

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甲戌戰於艾陵展如
敗高子國子敗齊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
獲國書公孫夏閭立明陳書東郭書華車八
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使太史周歸國
子之元冥之新篋聚之以玄纁加組帶烏宣
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可以使下國

樞義 為子偽切將並去聲舍去聲後扶又切彼
匹皮切敗並必外切索繩証切大音泰聚

音懸纁音熟組音祖杜氏曰時纁音齊邑齊
門巢王于姑曹展如皆吳大人周書高無公
宗接齊大夫傳子即陳乞其弟陳書即子
占宗子陽即宗接閭立明亦齊大夫厲相也

宋紀 卷三十三 二十八

也桑掩齊公孫夏皆齊人必死者也陳子以
力戰也虞預送葵歌也陳子行即陳書字示
必死公孫掩亦齊大夫八尺為尋約繩也東
吳人髮短我命其八尺之繩繫其首也東
郭書亦齊大夫謂戰夷儀戰五氏并此艾陵
凡三戰夷儀多亦齊人吳兵強故齊人皆自
知將敗而逃也艾陵齊地齊
大夫五人皆為吳兵所殺

又曰公營大排如平條也
野盡弓矢斃于

經斷 五月公會吳伐齊 **樞義** 本綱趙氏曰魯齊會吳
伐齊指夷儀以捷中國

為惡 甲戌齊國書師師音又吳戰于艾陵此
大夫

吳王也故但稱吳書齊及吳戰皆以內及外之
辭也內齊而外吳也或以齊人為志乎戰而罪
之非 **樞義** 泰山孫氏曰戰不言公者齊師敗績
矣公但預伐而不預戰也

獲齊國書 **樞義** 常山劉氏曰吳之無道犯閭上
國求乘疾於人與之俱靡焉爾當是時晉不主
盟制在夷儀齊人皆知其不可禦而必敗矣苟
能全兵震守備強之以義而勿與交我亦度
幾乎通國書之用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
交鄰國顧以伐魯方歸之罷兵未息齊未解甲
而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為國大殃其自
取之

○僖 業 滕隱公在位十年而薨

宋紀 卷三十三 二十九

經斷 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樞義** 義詳隱公七年
四年滕子結卒同

○僖 業 滕隱公之卷五月而薨魯人會之

○僖 業 滕隱公之卷五月而薨魯人會之

○僖 業 滕隱公之卷五月而薨魯人會之

○僖 業 滕隱公之卷五月而薨魯人會之

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
妻之甥冥丁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
欲攻之大亦疾懼齊之宋臣於向魋焉 **樞義**

衡交弟徐出并采

大言秦朝音潮其妻二妻初妻之妻並如字
妻之妻去聲走音秦向或亮切勉徒田切

衡世亦疾出奔宋息齊高氏曰亦稱言內

有八益君之股肱治亂所寄故重以書之然春
權之未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悖政臣大夫各欲
自事故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逐也彭山季氏
曰世亦齊即大亦疾乃世亦儀之孫而申之子
也其亦必有關於一國之故或得罪而與群臣
有不協焉則逐棄君而逃耳言奔則有罪可知
矣說疾連宋即臣向
勉則必悖逆之臣也

○傳 著雖數祥之歲義見莊公
三十一年

十又二季

春秋世寧 三十三 三十

經 斷 十有二年 有音 季 宣 季氏曰敬王三十七
年陳閔公十九年杞閔公

四年宋景公三十四年蔡成公八年衛君公十
年出公十年晉定公二十九年齊簡公二年吳
夫餘王十三年鄭聲公十八年秦悼公
九年楚惠王六年越懿王十四年

○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

對曰益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

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於是季孫歆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曰吾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

而行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

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

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

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

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玉米不是過也先

王以為足夫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

事舉其中飲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

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

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

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孔子曰求非吾徒

春秋世寧 三十三 三十一

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探 之夫音汝以夫

君之夫音扶度徒洛切掩欽去聲聲駭於庶

切稽齊程氏曰杜氏謂丘賦之法通出馬一

足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二賦若

然經當無言家賦不當止言田賦也田賦之

說三傳不言所以惟左氏載仲尼之言欲從

其得如是則丘亦足矣若貪冒無厭雖以田

賦將又不足所謂貪冒無厭者是指財賦而

言也蓋賦有兵賦有財賦兵賦者止出戎馬

一足牛三頭至四立為甸則出羊車一末者

是也財賦者如周禮九賦之法欲代財者是

也宣公初稅田則益田稅是成公作丘中則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十三

之民亦且驕而走矣此理之決不然者也董
子曰先王制土因城中之井授野外之田故
謂之井田書氏曰賦平也里也謂商賈所
居之封城賦里者收其市地之錢也據其老
幼寡寡孤疾先王所恤不任其力也都湯萬
戶曰周制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
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
十有五皆征之今京公以計口率衆為不足
於用又計田而使之出衆以為賦也廬陵李
氏曰田賦之說杜氏以為出賦之法因其田
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
各為一賦則是一丘出馬二疋牛六頭也范
氏注穀梁同之然杜氏於作丘甲條內已曰
今魯使丘出甸賦是一丘十六井已出馬四
疋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為出馬一疋牛三
頭乎此其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易
何得別之實氏以為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
井之賦蓋以為井出丘賦也夫一井八家而

高州田賦

經 春秋用田賦 子夏曰非禮也任城何氏曰田
一井之田賦者欲取其財物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十三

百官之內授以二十五畝之田有二餘夫則五
十畝三餘夫則七十畝四餘夫則其父之百
畝盡傳之至於娶則以邑邑闕夫之田授之以
稱此邑之夫得耕所謂注也若其夫老而無子
則百畝於公公則以授它邑之三十而娶若
餘夫止三則其二十五畝以授它邑之一餘夫
止二則其五十畝以授它邑之二餘夫止一則
其七十畝以授它邑之三餘夫所謂乘也蓋
邑不通賦則夫有無田而錢田有無夫而嚴井
不交居則又藉清亂而王政之本何自而措乎
故孟子曰死徙無出鄉是萬二千五百家而有
徙者此邑之可改以全其井而井不因邑而有
變者也若夫制兵之法則五井出五人而為五
五邑出二十五人而為兩四丘出百人而為五
五甸出五百人而為旅五縣出二千五百人而
為師一甸則取四都之萬人而為軍故詩云公
徒三萬是大國三軍之制也舊說萬二千五百
人為軍者與經不合故李明德讀禮疑圖深辨

○ 昭公之夫人吳孟姬薨大夫不成其葬亦不
柩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經 斷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傳** 孟子死於齊之

曰孟子不戒其意故不曰夫人薨而曰卒也
使若宋女子姓者然胡文定公曰禮收妻不取
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
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者而男女
有別夫四世而絕服之宿也五世而親疏同
姓也六世親屬竭夫其族姓別於上成軍於下
春期可以通乎般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嗣而
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
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娶同姓以
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
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卒喪夫其夫國
也宣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述
權臣馬期而違之曰吾聞君子不索君子亦索
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
春秋 三十三 三十五

宋公 春秋 三十三 三十五

不知禮臣馬期以告子曰止也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隨而實亦不可掩矣
草處吳氏曰國是以同姓而不書薨亦以見魯
臣不以夫人之禮處之也昭公君也尚且違出
之而葬不備禮況其夫人乎一書而三義其馬
順陽范氏曰葬當書姓因肆其姓故亦不書葬
也鶴山王氏曰昭公之失禮先儒責之是矣然
孟子始娶諸大夫獨不聞乎始則從君於魯欲
以陰變其權死則顯其位明其非禮以彰君
過故不載其葬法不當書而聖人特筆之者正
以著三家之罪也不然夫子於魯君多諱
其事以存愛敬豈忍於此許其過哉

○ **傳** 吳王夫差召宋公子遂迫使大宰嚭請尋盟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
制之王魯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

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
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君可尋也亦可寒
也乃止 **傳** 夫音扶差音皆切大音泰要平
聲清江張氏曰逆通吳也故城
在廬州慎
縣東南

經 斷 公會吳于橐梁 **傳** 橐梁在切舊史吳下

年會于鄆今又會于橐梁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詳書于策議從夷也彭山季氏曰橐梁在今直
隸廬州府城東北七十里廬縣縣南三十里吳
既敗齊魯以為德將為之合諸侯以親之故公
親至橐梁而與之為吳請尋
盟也秋會衛宋于鄆意正為此

宋公 春秋 三十三 三十六

○ **傳** 宋公為齊故將為吳合諸侯先微宋衛衛孝

公以未朝乎吳也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
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
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
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疾
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宋公及衛孝公宋
右師環至于鄆吳人蒧衛侯之舍子服景伯
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競畢矣侯伯致禮
地主辭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蒧

是十有三歲夫雖其兵端於鄭軍達然六年之問宋四伐鄭明年鄭軍達遂取宋師于岳遂兵不戰亦可成也

○**秦** 涂月舉蝗 **探** 事貢李氏曰月建丑日涂

○**經** 斷 冬十有二月螽左 **探** 子夏曰記災也公羊何異爾不時也宋氏曰氣燠也積齊程氏曰十月蟲雖不害穀災異甚於常時六月蟲乾

整而惡氣外君臣民逆天陰陽交帝之象也

○**傳** 秦 祝犁協洽之歲 **探** 義見莊公三十二年

春秋世學 三十三 三十九

○**經** 斷 十有三年有音 **探** 年陳閔公二十年杞閔公五年宋景公三十五年蔡成公九年衛孝公十一年晉定公三十年齊簡公三年吳大繇王十四年鄭釐公十九年秦悼公十年楚惠王七年越美執王十五年

宋向魼救其師鄭子賁使徇曰得魼者有賞魼聞逃歸遂取宋師于岳遂取成誰師延以六邑為虛 **探** 向式虎切魼徒當切杜氏曰鄭曰延宋四邑也六邑即城作胡立玉陽出戈錫虛空之二國各不有也

○**傳** 宋向魼救其師鄭子賁使徇曰得魼者有

賞魼聞逃歸遂取宋師于岳遂取成誰師延

以六邑為虛 **探** 向式虎切魼徒當切杜氏

曰鄭曰延宋四邑也六邑即城作胡立玉陽出戈錫虛空之二國各不有也

○**傳** 宋向魼救其師鄭子賁使徇曰得魼者有

賞魼聞逃歸遂取宋師于岳遂取成誰師延

○**經** 斷 春鄭軍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探** 師音申岳于成切 **探** 夏

曰志暴也高郵孫氏曰二國履師以相仇報其惡如此

○**傳** 秦 許元公立二十三而薨于結嗣立

○**經** 斷 夏不日許男成卒 **探** 公羊成作戌考 **探** 義見隱

宋公和卒與僖公四年許男新臣文公五年許男栗宣公十七年許男錫我襄公二十六年許男齊

年同

○**傳** 秦 吳王夫差既勝齊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于齊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沛晉侯懼宋

公為之合吳晉之成越王勾踐乃與范蠡聚

春秋世學 三十三 四十

吳既至于黃池遽遽乃至以越亂告夫差懼

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

執利王孫維曰夫危事不齒雖指先對二者

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夫民懼而走遠無正

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廢我我

無生今失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

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頃之不能去之不

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

春秋
卷公

三十三 四十一

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雒曰
王其無疑吾道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
濟事王孫雒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
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智夫民之畏
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
國有選我絕慮無選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
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
民心請王屬士以奮其朋執勸之以高位重
賞備刑戮以辱其不屬者令各輕其死彼將
不戰而先我我既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
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
也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
設以此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
王許諾乃戒今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
探甲係馬舌出火竄隙士卒百人以為徽行
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鐔拱楯建肥胡奉文庫
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旗提鼓挾經束抱十
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束抱為萬人以為

春秋
卷公

三十三 四十一

力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矟望之如荼
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
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矟望之如火右軍
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矟望之如
墨為帶甲三萬以親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
軍一里昧明王乃東抱親就鳴鐘鼓鐙于振
鐙勇怯盡應三軍皆詳鉞以振旅其聲動天
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銑墨乃令董褐請事
曰兩軍偃兵接好日中為朔今大國越錄而
造于敵邑之軍豈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白
天子有命周室卑約首獻箕入上帝鬼神而
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
相繼匍匐就君今非王室不安是憂德晉
負衆庶不戒戎狄楚秦將不長第以力征一
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
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思為諸
侯共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
為使者之無速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下

董褐將還王稱左時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
五人坐於五前必皆乃進自到於客前以請各
董褐既致會乃告諸趙鞅曰由食者無墨今
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將毒不可與戰
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之也
趙鞅許諾乃令董褐復會曰寡君未敢觀兵
自先使褐復會曰寡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
大夫失禮於天子貢獻莫入請貞於陽卜修
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命

春秋
卷三十三
四十三
下

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
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世禮不
續用會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
以休君憂今君掩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
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
夫會主有會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
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室無二王君若無
卑天子而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
君會長弟吳子許諾乃退就幕而會

趙氏曰晉侯穆然之會諸侯無一介從之亦
以爲霸忌兵之強爾吳之所以以會吳者非
會晉者亦非爲霸交中國爾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之言信矣晉既推吳爲長不可言吳於晉
上故曰晉侯及吳子此特筆也左氏史記皆言
長晉侯也若

爾則不言及吳

中國與楚戰或盟會必書及今言公會晉侯及
吳子于黃池是亦中國及夷狄也蜀杜氏曰此

會公往會吳子于黃池耳必以公會晉侯言之
後言及吳子者殊吳於晉也息齋高氏曰首止

先及而後會所以尊王世子也黃池先會而後
及所以外吳子也續齊程氏曰孫氏劉氏任氏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三 四十四

師氏蘇氏胡氏石氏王氏諸儒皆謂吳主此會
又爲兩霸之詞者皆不然也皆信公羊之弊也

使吳主會經當序吳子於晉侯之上使會兩霸
經當列序天下之諸侯今晉侯序於吳子之上

而在會者三國而已未見吳之主會與兩霸之
詞也宋之會晉趙武楚屈建爲主而諸國之大

夫列序於其下是兩霸之詞也中之會獨言楚
子而列序諸侯於其下是楚主會也而黃池不

然則諸說之妄不
待辨而自明矣

陳米服楚故子西伐之問夫差之在會也

問去聲夫音扶差尺皆切

杜氏曰子西公子申字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帥音 楚齊高氏曰楚
吳之強無如

之何故乘是之
出會而伐陳也

○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時無餘誼惕自

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

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

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

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從五千王

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時無餘地獲誼惕

越子至王子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復大子

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三 四十五

王王恩其聞也自劉七人于幕下吳王既會

越聞愈章悲齊晉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雎

先與勇獲帥徒以為過賓于宋以獎其北邪

焉而過之吳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

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時吳

大子死國內空王居外父士皆罷散於是乃

使厚幣以與越平越王自度未能滅吳許之

初吳王闔廬傷而卒夫差使人立於定荷出

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役而父仇則

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王哀公元年大

差起師伐越報禍李也句踐樂之浙江之上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三 四十六

下

石買為將者老壯長遊讀曰夫石買人為

惡家與為仇貪而好利人也無長策王而

用之國必不遂越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

至浙江上新發無罪欲專藏軍中動搖吳

伍胥知之變為奇謀或北或南定舉大為鼓

重陣越師大潰越王誅石買謝其師統榮聞

吳軍子胥喜曰越敗吳胥聞之孤之將執掌

唇吸齒今越句踐其已窮若王安心越易兼

也越王以甲盾五千樓于會稽大夫文種乃

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

夫申胥華登簡眼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

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知

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授之不可以授命

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若章吳必許吾成

而不吾足也將必竟於天若章吳必許吾成

越王許諾乃使諸將行成於吳曰寡君句

踐使下臣耶不敬顯然而幣行禮致私告於

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

親越王趾以心孤句踐而又有救之天王之

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誠不致忘天

災其敢忘天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遠達之下

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

親委重罪願首於違今天王不察盛怒屬兵

將伐越國越國同食獻之也君王不以

殺害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為句踐諸盟一

介嫡女執其帝以嫁姓於王介嫡男未禁

盡以適諸部春秋有載不解於王所天玉堂

厚載之夫勝曰孤鐘之而孤摺之是以無成

功今天王既封越國以明開於天下而又

川亡之是天王之無成也難四方之諸侯

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惟天玉堂刻

度義馬吳王將許之乎胥諫曰不可臣聞之

樹德莫如滋去其莫如益昔有過流穀對灌

春秋

卷三十三

四十七

以伐料鄰滅夏后相后終方根述出自實歸
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恭流能戒之流
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
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
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牧夏衆撫其官
織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殺遂滅過戈侵高
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兵不如過而越
大於少康或特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親而
持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勢與我同壤而世為
讐今天以越勝吳於是克而弗取將又存之
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宋
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霸
必不付矣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
悔之太宰嚭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
之利也吳王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事於
齊晉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人
何求若其不改及行吾振旅為子胥諫曰不
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大非僞畏吾

春秋

卷三十三

四十八

玩好女樂等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
大夫種曰吳大宰嚭可誘以刻請間使言之
越王許諾遂使大夫種以美女八人寶器厚
幣問遺吳大宰嚭曰子苟欲越國之難又厚
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受之乃見大夫種
於吳王大夫種解行頭首伏而言曰東海從
臣孤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敬整
聞於天王願以金玉子女路天玉之導請句
踐女文於王大夫女於大夫士女於士
越國之寶器畢從句踐師越國之衆以從天
王之師從唯天王左右之若以越國之衆為
不可敵也將焚宗廟掠妻挈沈金玉于江有
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
萬人事天王也無乃即傷天王之所愛乎與
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孰利大宰嚭因
說吳王曰臣聞之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越
已服矣又何求焉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
國者齊晉也君王者伐齊而勝之徒其兵以

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康起日朝之
既言信後則大三何憂越王明日謂大宰
曰臣欲一見問疾大宰即入言於吳王
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大宰即入言
以出達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德以決
吉凶即舉手取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
臣三月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
下臣嘗事師聞其者頃刻殊迷時氣者死順
時氣者生今者臣宿嘗大王之羹其惡味吉
且楚殿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
王大說曰仁人也乃款越王得離其石室去
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三月申吳王
果愈大縱酒於大臺今日為越王陳壯
而之坐率臣以客禮事之于胥超出酒辭大
宰曰曰與子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迷
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與子胥剛
勇之人意者內懸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

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為臣知
其志信者乎越王迷或棄守邊之事親將其
臣民未歸寡人是其義也親親為寡妻親為
妻不溫寡人寡人有疾親管寡人之交是其
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擊不念舊政是見忠
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德相國而
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快私意都
豈不負皇天乎胥超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
虎之卑勢將以有禁也雖之卑身將求所取
也雖以位移拘於細魚以有說死於鉅大王
以越王歸吳為義以飲淺食惡為慈以虛府
庫為仁是故為無愛於人其不可親而聽貌
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
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先王一旦社稷立
度宗廟則練勝可逆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
後言寡人不忍聞遂放越王歸送於蛇門之
外率臣祖道共王曰寡人故君使其及國必
念於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天王哀臣
孤窮使侍生全還國與種蠶之徒願死於殿
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王曰子吾聞君
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
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越王
既得又國乃苦身思慮置爵於坐外以新
以即仰膳飲食亦嘗膳曰女志會稽之恥耶
自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拚
節不賢人厚遇寡人振實帛死與百姓同其
勞七年秋報吳大夫達同諫曰國新流亡今
乃復鼓給耕種猶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
繁馬之擊也必臣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
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
必誣自於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
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
越承其弊乃可克也越王曰善乃使達同之
吳任於大宰之辭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
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於沈湎而不顧政事

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
年終後以史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是
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
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師三歸以羅
纈教以容步習於王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
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迎曰越三勾踐病
有二遺女越國將下國迫不致皆留後使臣
范蠡之大王不以辭隨寵容願納以供其奉
之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
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
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役必有缺臣聞
越王朝言不倦請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
萬是人必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德
進賢是人必死必成其名越王更被毛髮不
御婦給是人必死必為對陳臣聞賢士國之
寶美女國之榮夏亡以林喜越王以担已周
亡以棄如吳王不聽遂受其女因作姑蘇之

春秋
卷之五
下

五年乃成高是二百里日夜與二女酣歌
不絕吳民道死巷哭吳王莫之恤也十三年
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辭所國者言自
嘗有不合也今欲使越王素何種曰君王自
使越國微辭年終下登願王請難以入其意
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大夫種使吳因
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將下水旱不調年
終不登人民飢之道若飢餓從天玉請難
來歲即使大倉惟天王救其窮容吳王曰越
王什城守道不懷戚心今窮歸怨吾豈愛情
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吾有越越
必有吳吉性則內來是養主冠而彼國家者
也與之不為親不與未成寇且越有聖臣范
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間觀越
王之使使來請難者非國貧民困而請難也
以入吾國伺吾王問也吳王曰寡人卑服越
王而有其卑懷其社稷以悅句踐句踐家
為萬年却行焉前請庚莫不聞知今吾使之

歸國奉其宗廟後其社稷豈敢有反吾之心
乎子胥曰臣聞士有非難抑心下人其後有
欺人之色臣聞越王鉞越民之困窮可因而
敗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之理而父輸之金
面君之舍孤維之相戰也夫以早體而難信
之故孤得其志而難必死可不慎哉吳王曰
句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果思性養其德
招招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依子有野心仇
讐之人不可親夫虎不可養以食蛟蛇不可
忘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孽
素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
吳勇鹿游於姑胥之臺則捧蔓於宮闕額王
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大宰嚭從旁對曰武王
非紂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雖勝殷謂義
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與大宰嚭曰親戰
主以為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
金者誅金使武王失其理則用何為三家之
表大宰嚭曰子胥為人臣徒欲千石之好拂

春秋
卷之五
下

君之心以自稱清君何不知道乎子胥曰大
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同受其寶
女之遺外交敵國內惑於君之玉察之無為
有山所陽今大王譽若浴嬰兒離虎無聽幸
詔之言吳王曰宰嚭是子無乃聞家人言非
忠臣之言乎里龍救是乃王者封亡國之使五
霸猶絕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聚萬石而
令之曰寡人送重臣之議而輸於越牛重而
歸寡人大夫種曰臣本使運越歲歲越還吳
貸大夫種歸越越國率臣皆歸焉歲即以果
賞賜率臣及於萬民二年越王果給據擇諸
粟而燕運於吳後運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
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大宰嚭曰越
地肥沃其產甚嘉可留使吾民隨之於是吳
地肥其產甚嘉而無生者吳民大仇越王曰
彼以窮居其可攻也大夫種曰未可國始貧
耳志臣尚在天氣未見須俟其時吳將伐齊

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前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吳之災也夫諺曰越在吳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之共奉服求濟吳欲也夫不知平從事焉待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吳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夫之有也茲矣之詰曰其有類越不共則則殄無遺育無俾焉種子茲也夫商所以與也今吾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焉其子於鮑氏焉王孫氏又使吳王聞之乃謀子胥曰吾前王後德明達於上帝垂切月力為子西結驪雖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父殺四方蓬蒿以立名子則變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荒而不自安生變起於怨惡而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收孽挫却吾細類天降哀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子胥操臂大怒揮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遠誅計不偏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擅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超其小喜而述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從矣勇不忠猶疾辟易乃見王之為情貞誠前死掛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舉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焉吳以華乃欲事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三王之故亦忍行法令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忍不信不得為前主之臣臣不敢受身恐吾國之亡矣昔者梁紇開龍達計殺王子比于今大王誅臣參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婦謂被離曰吾嘗子孫夫於鄰楚之界越境江淮自致於斯前三聽從吾計彼楚見凌之難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女故離曰未諫不聽自致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錢之劍子胥受劍徒就寒棠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為女

公志臣立吳設謀殺楚南腹動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女不用吾言及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為墟處生蔓草越人掘女社授女志哉乎昔前王不欲立女我以死爭之卒得女之願公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空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謀哉吳王聞之大怒曰女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女子於齊鮑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裁汝不使女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為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達比于為友遂伏劍而死吳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鸛夷之醢投之江中言曰胥女一死之使何能知耶斷其頭置商樓上謂之曰日月炙女肉飄風飄女衣飛光燒女骨魚鼈食女肉女骨變為灰有所見於是吳王謂被離曰女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髮被離而刑之王孫雄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平被離曰臣怨耳曰子以我殺子胥為重乎雖曰大王義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師以殺子胥乎國寡人也雖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敬讓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敬言之大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中心懷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師之誤子胥而欲殺之雖曰不可王若疑此為二子胥也於是不諫二十三年十月越王使伐吳吳王因不戰去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避去至鉅野夜走三日三夕達於泰餘杭山胥中怨要目視落泣行步滿江腰解口凱顧得生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須臾越兵至三國吳楚越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炮而鼓之吳王言其穴而射獲之軍辭曰吾聞從兄以死良犬執敵國如滅諸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意乎大夫種相國應志而攻大夫種言夫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三
哀公 下

春秋世學
哀公
下
卷三十一
卒

下

之有音之隨道也無餘極陽越大夫壽於越
吳大夫姑蔑越地今浙江金華府東陽縣屬
庸父為越所殺姑蔑得其族今又張之以
伐吳也大夫支等三人皆為越所殺李今
嘉興府浙江今錢塘江會稽山名今屬紹興
府大德諸稽郢范蠡逢同皆勾踐謀臣申胥
即伍員字子胥華登本宋臣攻元公而奔吳
者有過計濯其解有仍者虞皆是謂庚澆滿
語作界寒浞子后相少康李抒皆至王孫曰
之有仍女也女艾夏臣陸渙小豕曰猶以
無禁矣而射之曰報怨也猶桑布裡也
頭燕夫短衣與無絲之衣左闕之福皆罪人
徒隸之服小使曰淳大便曰惡字蘿山在今
紹興府嵊縣板橋吳人屬諱糾名陽處茶蘆
之屬或曰糾也糾髮曰髻墨則之屬也奈餘
就山在今直隸蘇州府西北三十里角東今
寧波府縣說文墨也生以重羅蔽面而結絲
為繩以組縛之車捕一名陽山夫差伯都墓

而私報其讎戮父死君臣宜淫略無誅此
同為夷狄禽獸之歸致勾踐得以破吳而存
楚會稽之役員親為將以報國之讎義矣
當種野求成之時宜曰夫差曰先君親殞於
越必先復讐告於天子以令上國誰敢不聽
夫差雖愚必將悅從萬一不遂則時在軍居
今有所不受如范蠡之拒王孫雉是也故行
而進斬句踐之首以祭闔廬之靈躬詣京師
詣敬王命選姬姓之良以續無余之祀戮伯
嚭以除若側之惡乃肥遯江海終身不仕以
謝齊尚如王陵之謝毋斯大義明而臣子之
道廢矣顧其所以對夫差者唯欲策越以除
後患初不及於復讐是動於利而不知義也
文種固有定國之功而其所以傾吳者賂宰
誅劓殺材復蕞果獻而施皆宰小人計
故諫員勸蘇言天戈者勝人孟子言善戰者
服上刑陳平亦言陰謀者無後先正豐清敏
公承擇內外傳世本史記說苑夫越春秋越

通人火

越人

舊史越下有王字聖人制之公殺越上

有於字非也今從子夏古文三體石經

公傳蓋於越果出聖筆則昭五年當書徐人於

越人伐吳三十二年書吳伐於越矣今經不然

是陋儒偽增之章貢李氏曰入逆訓拍舉

文不可不削也之役吳子光奉天王之命

救諸觀之蔡而句踐黨楚破吳以沮天討之功

其罪人矣故經不書楚救楚而曰入吳吳未有

以報越也越後與師敗吳於李而吳闔廬焉其

禍慘矣故經不書越伐吳而曰敗以吳無罪可

聲而越為王也吳之視越不共戴天義也魯

之役當用句踐于虎丘之墓越以說謀殺吳微

幸後國又乘黃池之問為楚而破吳其曲甚矣

故經不書吳敗越于夫茶而再書越入吳以越

當討而吳無罪也矧後楚裔夷教稱王号心悖

逆之大者聖人誰毀誰舉凡以明君臣之義嚴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三 六三

夾夏之辨垂示萬世云爾刻文定公曰吳自指

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

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而後

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管子曰成之戒之

煇公

季氏曰魯人請會二國有以感動二君之心

晉遂不辭而會吳亦不爭而從晉雖忘夷

夏之分亦足以交彼此之歡自是兵革暫息

則猶哀世之幸而魯亦得畏天保國之常矣

煇公至自會

道生接續齊謂會吳至與

桓會或至自庸同乃春秋之

大義也彭山得當時事情

然亦計功謀利之說耳

衛輒不服於晉故魏襄子將兵掠之

魏舒子曼多也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三 六四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帥音

榮陽鄭氏曰衛

率

輒大逆晉當大

表

魯其罪而曼多動衆僅掠其境蓋晉卿皆叛無

後忠謀於國者身為亂臣焉能討乎賊于改襄

陵許氏言師雖數出能侵而已蓋

玩而順矣比王霸道蓋之時是也

魯人如許會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葵元公

九月蠟左氏作蠟考
石經從公羊

○案 楚見于天曆元氏房心尾箕斗牛女彌月

楚陽鄭氏曰斗元子步天歌角亢氏房心尾箕東方宿也斗牛女虛南方宿也帝王世紀曰自斗十一度至參火七度曰星紀之次禹貢揚州之域吳越分野

冬十有一月有音 有星孛于東方字蒲

李氏曰孛所以除舊布新謂月之久過歷東方分野之多越將滅吳無以制楚周室蓋早論春秋世學 卷三十三 六十五

日迫而春秋終矣彭山季氏曰文十四年星孛北斗昭十七年星孛大辰皆言孛之所加今孛東方不言所加之宿者公羊子以為見於旦似矣而未盡也蓋雖旦見必有宿可言今曰東方則所加非一宿日久過歷東方諸宿不可以宿名也

○案 陳夏區夫替閔公拒楚楚子西伐之不服使

刺客入陳殺之案 區夫微舒之裔也微舒為陳陳不能討而楚殺之且有後於陳而執國政陳無政矣

○案 盜殺陳夏區夫

區夫微舒之裔也微舒為陳陳不能討而楚殺之且有後於陳而執國政陳無政矣

○案 涂月魚鼉災章貢李氏曰

十又二日續

○案 十有二月有音 有星孛于東方字蒲

李氏曰孛所以除舊布新謂月之久過歷東方分野之多越將滅吳無以制楚周室蓋早論春秋世學 卷三十三 六十五

○案 商橫潰歎之案 見莊公三十三年

十又三子

○案 十有四年有音 有星孛于東方字蒲

李氏曰孛所以除舊布新謂月之久過歷東方分野之多越將滅吳無以制楚周室蓋早論春秋世學 卷三十三 六十五

○案 西狩於大野未孫氏之車子鉏商橫潰為以

為不祥以賜虞人或告孔子曰有麋而肉角者孔子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案 康丘倫切杜氏

曰大野在高平鉅野東北大澤是也車于微者鉅商名韓子曰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言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豕者吾知其為豕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豈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其為麟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不祥也人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榮陽鄭氏曰孔穎達謂麟身如牛尾如馬蹄而五采如虎一角而戴肉不踐生物不食生草感精符去王者德又幽隱不肖斤遠賢者在位明於興衰至仁故於萬物則千歲白鹿感玄枵之精而孕麟見則天下一統四海和平乃四靈之寶也

春秋卷三十三 六十一

今有牛身而龍鱗音孔牛與龍交而生謂之犼犼雜氣妖物非麟也後世人主不務修德而好祥瑞於是雍州穎川平原涼州張掖金澤諸處所上悉為欺罔書之史策貽笑千古而已是歲顏淵卒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三十歲非也果爾則卒時當四十二矣不當言不幸短命死然則三字當作四字為是是時顏路年六十有四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吾不徒行以為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蓋伯魚卒於哀公之十一年先顏淵一年而死也榮陽鄭氏曰顏子年十五而受業於夫子嘗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知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五峰先生云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所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

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之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後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專所聞行所不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足益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數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此說深得其音集註乃謂夫子道體恍惚不可為象恍惚二字出於老子非所以語聖人也後二年孔子卒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己卯之日壽七十有四宋文靖公曰或有問於廬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哀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

春秋卷三十三 六十八

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後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羊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舛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界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吳舜則違為謂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層法積之則大聖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

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
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
十二年而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
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
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目可以
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三皆皆非誤
也若是則公羊之不齊何如漢唐之曰公羊
梁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遠其言必有據
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
則無微不爾孔子所主之年吾當從公羊氏
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己酉
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
為己卯四月之女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
流諸國之年世家所記多不可考宋之大儒
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還一歲者遷尚不足
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

則春入于夏夏入于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
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
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
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
戌歲推之者執云吾儒乃有是此野人之
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乎既
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
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丘卒司
馬遷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
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
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丑月之十二日己與
乙亦相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
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
年為辛酉己丑日為戊午者亦非也自壬戌
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
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頗
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贊言之何

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換神天子諸侯之廟
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
士結茅為殿無有像設之事開元孔亦謂設
先聖神座於堂上西廂間設先師神座於先
聖神座東廂間以先師神像而祭也今
因開元八年之制博士而肖像焉則夫神而
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龜其神合龜陰達
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蒲令黍稷
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蕕代之庸非簡乎古
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
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
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
炬當之庸非濫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
死則以爲樂祖祭於賢宗此之謂失師者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
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稱算于先聖先師
穆英必有舍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

春秋
卷三十三
下
哀公

則所釋義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焚伯夷
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其之不令也當
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
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
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
子之道等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同
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
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度幾希悖禮意
今也雖實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
之節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
預之建短舉馬融之黨附執家亦所其中吾
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
弟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
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
祖也今一切真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
則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
載則二程之表也乃望其下類到要倫莫
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

師以萊爲贊故始入學者必擇菜以饗其先
師其學官同時之祭乃皆擇菜以饗其先
尸而擇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
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
儒所爲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
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
儀後秋攝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
洋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
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漢之宗羣海也猶山
嶽之祖羣嶺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
矣禮固非士庠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
默然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略爾若夫廟
制之非宜見服之無章器用則雖乎雅俗升
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
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
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各以次而列焉集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

春秋
卷三十三
下
哀公

契夷益傳祝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
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執祀天子之學若孔
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
下逮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
賢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亦可乎曰昔周
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夏則
以舜禹爲學則以禹啟爲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
王後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
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下立學之法也奚爲
不可哉榮芳鄭氏曰真按祖庭廣記孔氏世
譜等書夫子之父祁大夫紀字亦渠登施氏
生九女妾生虎字孟皮有足疾施氏年踰五
十而無子出之於家繼室以顏氏孺子尼丘
生夫子自稱而出夫子四歲而祁大夫卒十
九娶于官氏爲安更二十生鯉字伯魚二十
有一爲司職更二十有四而母顏氏卒遂不
仕三十而昭公見逐於季氏安平仲以幣聘
夫子夫子至齊平仲言夫子於景公景公將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三 哀公

待以次卿而不能行其言夫子遂如周問於
老彭若弘而詩書禮樂以傳自周如宋得商
頌三十有九而季孫意如死南宮敬亦迎夫
子乃歸魯四十有一仲由言於季桓子宰中
都明年定公用為司空四十有四而受教王
命以周大司寇相魯四十有五三家受齊女
樂用之于大嘗夫子去魯如衛四十有六伯
魚生於四十有七去衛如宋去宋畏於匡四
十有八而定公薨四十有九伯魚生於四十
思五十如祀明年如曹又明年如鄭又明年
及乎衛五十有六而如陳遂如宋五十有七
而向魋作亂復之陳六十而如葉六十有一
將之趙道吳不至而還之蔡因于子開官氏卒
于魯使伯魚歸葬之明年自蔡復于陳明年
於辛六十有六而于思生白字子于六十有
七自陳如蒲自蒲如戚而伯魚卒于魯其明
年于思之妻區氏不能其姑伯魚之妻姑氏
適廣氏是歲哀公用冉求言遣使召夫子夫

春秋世學 卷三十三 哀公

子不受其養理疑有之額於經傳未有明證
姑闕之可也董穀程氏曰先聖之後凡嗣爵
奉祀者謂之大宗子宗法在禮不可不慎重
而考諸史籍則因襲之問尚有可議蓋自先
聖一傳而泗水侯再傳為沂國公沂國五傳
生順仕魏以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蓋聖裔
之受封始此順生三子長曰騰為漢長沙王
道君又為陳王傳士次曰騰為漢長沙王
傳火曰樹而樹騰之後分為兩宗一宗封其
何齊成帝時樹騰之後分為兩宗一宗封其
後以奉湯祀遂封何齊為殷紹嘉侯尋進爵
為公地滿百里此一宗也騰回世生霸元帝
時賜號褒成君奉孔子祀此一宗也然則紹
嘉公乃大宗褒成君乃小宗何齊生安光武
時嗣爵又進封宋公為漢侯位諸侯上霸三
世生均平帝元始初進封褒成侯均再世生
損和帝永光中徙封褒成侯至獻帝初國絕
益兩宗至于漢亡俱失傳失魏文帝黃初中

子仁王方九月遂致養之後周時乃得嗣爵
入宋而卒至太平興國中復召仁王之子宜
嗣封宜再世生聖祐無子以弟宗顯嗣仁宗
嘉祐中以祖謚不可加後人改封衍聖公宗
顯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公治家生
事廢以弟若愚嗣復為衍聖公若愚傳其子
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孔氏自此又分南
北兩宗端友傳回世生洙以宋亡失爵此南
宗也偽齊劉豫自濟南僭位得先聖四十九
代孫瑤賜爵衍聖公豫廢金因之瑤三傳生
元楷金末崔立作亂降元遂并併元楷以去
此北宗也然則從高宗南渡者為大宗受劉
豫所封者為小宗矣元楷入元而卒無子乃
召洙俾嗣爵周環歸德州仁宗延祐四年召
中書定議先聖五十三世孫當嗣封者遂得
元楷宗人思晦以聞思晦受爵以卒因子貴
追封魯郡公蓋今之為大宗子者皆思晦之
後矣夫宗禮先王之制蓋以正天下之大

春秋世學

卷三

七十五

哀公

下

倫而絕乎端者也先聖定禮樂以為萬世法
而況其後人奉世祀可不慎乎夫以魏唐之
初其所封者史既不載其世次而凡在社宗
者又皆出於一時之討求乃以之當大宗子
之貴亦異乎先聖之禮矣必不得已則南宗
猶為近之蓋南宗出于當時嗣爵之人而北
宗則其疎且遠者或乃以去宗國為南宗之
罪以守林廟為北宗之賢則又有大不然者
焉以史考之凡出于社宗者實皆逃難而出
流落民間非真有仗義守禮之心歿死而不
去者也然則取此去彼又豈大公至正之道
哉矧北宗祖緒始受逆豫之命而終于胡元
之朝所謂因襲之間尚有可疑者凡以此而
已西漢李氏曰孔子子鯉字伯魚宋徽宗元
年追封泗水侯泗水侯子叔字子思元至順
二年加贈沂國宗聖公沂公子白字子子上子
上子求字子家皆不仕于家子箕字子京為
親相于京子穿字子高不仕于高子斌字子

順相親封魯文信君子頌二子鮒字子甲泰
少傳封魯文通君肅字子襄漢高帝封奉嗣
君子襄字志字子貞惠帝博士襄成侯子貞
子武字子威子威二子延年賈誼太守安國
字子國武帝博士求追封曲阜伯延年子霸
字次孺元帝太師賜爵關內侯次孺子福福
子房皆襲關內侯成帝特求殷得子甲五
世孫吉封紹嘉公房字均字長平平帝時封
褒成侯長平子志光武帝時襲褒成侯志子損
字居益和帝時改襲序侯居益子曜字居曜
君曜子完皆襲褒字侯完無子母弟諸有子
美字子餘從弟融字文舉曹操狀之滅其族
操子丕稱帝求得子餘封宗聖侯子餘子震
字伯起晉泰始中改封奉聖侯伯起子巖
字功成巖字撫撫子懿皆襲奉聖侯巖子
鮮字鮮之宋元嘉中改崇聖侯鮮之子來字
敬山魏延興中改崇聖侯大夫敬山子靈珍太
和中復崇聖侯靈珍子文泰文泰子渠皆襲

春秋世學

卷三

七十六

哀公

下

崇聖侯齊天保初改崇聖侯周大象初又
封鄒國公梁子長孫襲鄒國公長孫二子英
慈隨奉聖侯嗣慈鄒國公煬廢降為紹聖侯
英慈弟穎達字冲遠唐初學士封曲阜縣男
嗣慈子德倫德倫子崇基皆唐初襲聖侯崇
基子遂之字藏輝開元中封文宣公藏輝子
萱萱子齊卿齊卿子惟聖惟聖從弟穉字居
藏尚書左丞贈兵部尚書穉字居勝衡州丞
贈司勳員外郎惟聖子策策子振字國元振
子昭倫自藏輝至昭倫七世皆襲文宣公昭
倫子光嗣唐末泗水令乳未封孔未封之尤
嗣子仁玉字溫如溫如字宜字不疑不疑子
延世守茂茂先子聖佑皆襲之宣公茂先
弟延澤道輔道輔字原魯宋氏聖中御史中
丞贈司空延澤子宗厚字子莊以原魯陰補
太廟齊郎至和中改封衍聖公于莊三子若
蒙寺公明元祐中改奉聖公若虛字公實後
衍聖公若愚六世孫為今襲封之祖公明子

永公

下

永公

下

八公望受封於武王傳三十一世歷七百六十五年田和篡齊子齊太公二年死子桓公立桓公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四十二年卒子宣王辟疆立始晉王子導因齊立威王宣王五年卒子閔王地立閔王二十七年卒子威王之子襄王法章立襄王三十九年卒子建立四十又三年晉亡

公孫集唐賈傳王命為晉侯一年死子宣公從諸立獻公二十六命死子懷公卓立里克殺之而立其兄惠公惠公十四年死兄史公重耳立霸諸侯文公八年卒子襄公驩立襄公七年卒子靈公夷皋立靈公十四年卒子景公伋立景公十九年卒子厲公州蒲立厲公八年荀偃使程滑弑之襄公之曾孫悼公周立復霸悼公十五年卒子平公處立矢霸平公二十六年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

春秋世系卷三十三 八十三

下

辛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十四年卒子夷公午立定公三十一年卒子出公錯立出公十九年荀瑶趙無恒韓虎魏駒逐之存齊而卒昭公之曾孫交公驩立交公十六年卒子幽公抑立幽公十八年魏斯弑之子烈公止立威烈王二十三年命趙籍韓宣惠魏斯為諸侯晉獨有絳曲沃之地烈公二十七年卒子孝公頃立孝公十四年卒子靖公俱酒立靖公二年趙敬侯韓哀侯魏武侯之為家人而并其地傳二十一世歷二百七十二年趙籍為趙烈侯傳十一世至趙遷歷百七十六年韓宣惠為韓景侯傳十一世至韓安侯百七十四年魏斯為魏文侯傳九世至魏襄王傳百七十九年皆為秦所滅又一年鄭亡

章實李氏曰鄭自桓公受封于宣王傳二十三世至哀公為韓所滅歷四百三十又四十三年越亡

章實李氏曰越自少康封庚子

無余于會稽至九常偕王九常死句踐滅吳傳至無疆滅於楚歷千九百二十二年又十九年薛亡

章實李氏曰武王初封箕子齊宣王又二年孟子卒

子名柯字子居

魯仲孫氏之後也蓋楚子辛子武伯繼嗣為大夫蟲死子捷嗣是為敬子敬子師事曾子其庚子儀別居於鄒為魯公發仇氏以周考王九年四月二日生孟子三歲而始居述墓孟子始為鄒梁之學仇氏徒居述市其婦戲為買衡又使學宮之傍乃設俎豆習禮讓母喜送居之丁祀孟子問東家穀豬何為毋曰以食汝既而悔之買肉食之年二十仇氏使受學於子思傳中庸大學詩書禮樂春秋之教孟子年四十五而子思卒於是樂正克公都子屋廩連公孫丑萬章充虞陳臻桃應徐辟彭更滕更成丘紫周霄陳代北

春秋世系卷三十三 八十四

下

宮師宋句踐匡章萬子及孟子之子孟仲子受學於孟子周顯王二十八年魏惠王三十九年也遣使至鄒聘孟子孟子至梁年六十九先顯王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宋康王欲行王政聘孟子孟子去梁入宋滕閔公為世子過宋而見之明年孟子去宋入齊宣王聘之乃去宋入齊齊宣王八年仇氏卒壽九十八歲孟子去齊齊宣王八年仇氏卒聘之以為卿年八十矣周慎靜三年齊人伐梁孟子諫不聽明年梁人畔孟子致為臣而歸宋至鄒滕閔公聘之方行井地而許行至魯平公聘之乃去滕如魯臧倉沮之乃歸鄒周顯王二年正月十五日孟子卒壽百一十八歲深室王氏曰史記孟子字子與趙岐注一字子車孔叢子注作子居蓋居頃故柯故名柯而字子居蓋母之命名取居為侯命之義然則車者聲音之譌而與又傳會之說耳又如曾子名參七甫切與樊同故字子與何

庚卒立庚卒子伯京立伯京卒子冀都
一雪都卒子組組立組組卒子詣詣立詣詣

下
三十三
全五

三十三 八十六

8—7

春秋 卷三十一 公十七
哀公 下

春秋
卷八

經 斷春西狩獲麟
狩冬事也春興之非其時矣狩有常所西而不北遠且廣也非其所

經 118—734

春秋

卷三

則陰陽錯序故曰食星隔地震山崩水旱霜雹
 下後世之大異也夫春秋即始見終自微見者
 治之不悞而素於終微之不我而極於著遂至
 無可奈何聖人傷世之心至此極矣韓子曰麟
 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若麟之出不行聖人則
 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而況於獲乎或問曰西狩
 獲麟先儒謂春秋成而麟至然乎曰不然也麟
 因聖人之祥聖人在位而世治麟出祥也雖有
 聖人不得志麟且獲焉豈祥也哉夫聖人在位
 而世治則陰陽和四時序鳥獸草木咸若然後
 麟出焉謂之不祥可乎孔子生於春秋之季歷
 聘諸國老而知其終莫我同也於是修春秋以
 正義明道當是時臣弑君父夷狄制中國
 陪臣執國命麟出無應而至於獲此天下後世
 之大異也而以爲春秋之祥不亦悖哉曰葉氏
 張氏諸儒謂麟之見獲爲孔子之自任何也曰
 聖人雖以道自任然其心未嘗自聖也麟之見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獲麟孔子道不行之兆然亦天下後世一大異
 也孔子安得是此二百年而以一己當
 之乎曰夫春秋又謂孔子春秋其後者也於是魯
 史之紀遂至獲麟故於獲麟之後不及之事何
 也曰謂聖人無意於獲麟而記事遂至於此亦
 非也今觀孔子弟子載獲麟以後事至孔子卒
 止當孔子之未卒未可謂無也事也通生按
 杜氏謂春秋絕筆於獲麟所感而起固以爲終
 春秋在獲麟十六歲之前安得云絕筆而作
 絕筆之義時亦得之公羊記吳之諱任德翁歐
 陽永年師氏宋之補焉述也但公叔皆言狩而
 不地非狩之大獲麟而言行則近而不通矣至
 何休以爲文成致麟素王之瑞尤妖妄輕誕之
 邪說康成主之誤謬百餘言徒足以滋賊經之
 事耳嗚呼星隔如雨而玉澤地三澤地而霜射
 其國秦項之鬼災當坑儒之禍相繼而起則
 星隔者聖人之道不行之徵也而狩獲麟而

春秋

卷三

孔子沒孔子而子思孟子窮之以死揚聖中
 韓孫吳老莊神仙識緯浮屠之學充塞中國董
 仲二程雖醇儒而未免以說孔孟之說東漢中
 亦不稱公輔明康伯子明茂亦于學充夫定夫中
 立即聖子語子語元時敬仲諸儒反端其端
 皆以清聖人之經世世劉三吾楊榮寧又端
 業時義以利祿誘人而習誦遠之弊每屈聖終
 以是託附會於宋儒之說學術於是益失人心
 於是益陷則麟復者聖人之道不復明之徵也
 至該之道可以前知夫子全至誠之德極前知
 之神觀春秋所紀天地人物之變雖不明言軍
 應而事應與終終十萬世而豪髮下莫不嗚呼茲
 其所以爲經世之學也嗚呼世道之愈降治
 日少而亂日多由乎風俗之變風俗之變由人
 心術之不正心術之邪由學術之不明也何者
 竊傳聖人之道者子思子也子思子也憂其端之害
 道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大學以格物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致知爲先而中庸以成懼慎獨爲要詩云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人之生也目必能視耳必能聽
 口必能言身必能動父必有子子必有父君必
 有臣臣必有君夫必有婦婦必有夫同宗必有
 兄弟同忠必有朋友物也視遠惟明德惟聰
 言可爲經身可爲度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
 婦貞兄弟友恭朋友直諒而信則也天下萬世
 豈有人而無是形與是性者哉有形與性道
 外於是哉道也者具於形而循乎性以爲之則
 者也外形與性則人死而後道止也此道
 之所以爲必有而必實者也任子曰吾儒萬理
 皆實其端萬理皆實非體之身心之邪正深
 知其趣而不惑者不能爲是言也乃有云道在
 有無之間無極而太極不爲言無不深方體爲
 先聖之所未發嗚呼欺甚矣哉易曰中心是
 其辭夫非斯人之徒哉夫不悟道之實有是物
 不省大先行而後從之之訓惟心之所便而已

卷三

卷三

卷三

心之所便大者富貴小者顏色此人之所安
樂而此爾焉者也志於富貴而不按諸道義小
則吃齋茹素大則殺父與君何者驗於今而知
其必至於此極也司牧之吏割民膏血以事嬖
倖窮閭閻之珍璧古今之玩僅博一笑以為十
載之奇遇點則居鄉則數叛人召展欲屠城焚
邑血海青山積骨實於家而猶貪婪遺結所司
以乞於詩兩端當國者謂之能吏孤立正計者
謂之腐儒昔者二十四友望塵迎拜以下貴話
宋之問跪捧溺器以事張易之兄弟孫元臣歐
陽修以事賈似道苟利所在則為之虎情義
得志無涯之亦不基不上來促所以殺罪未絕
所以殺昭齊商人所以奉禍陳恒所以并呂趙
高所以戮胡亥騎虎之執急不得下富貴為重
而道義為輕也縱於酒色託侯作為心友視直
諫如苦背寵倡優以廁妻妾色家以辱衣冠
亂倫聚賭宣淫唱和甘為禽獸而不愧棄孝弟
忠信禮義廉恥以為老生常談非惟不行而且

卷八

九十一

下

語之人欲橫流天理盡滅聖人拱手時幾將矣
幾何其不暴戾奪攘人銷物盡後於泥泥而後
已哉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造鮮矣
孟子亦曰行矣而不著為習矣而不察為終身
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學問思辨多識前言
往行而反諸身心視聽言動人倫日用之常隨
筆檢省巨細隱顯體驗詳實何者天理無懈何
者人欲時萌何者今於義何者近於利何者聖
賢之言行何者禽獸之歸行則必著習則必察內
外一貫而明悟順從無所障窒所謂格物也致
之為言也推而達之之謂也人所不慮而知者
良知也學而能者良能也良知良能仁義之
性也人皆有所不學達之於其所是仁也人皆
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物我一體而毫
髮曲成無所遺漏所謂致知也然非致知以主之
則物欲之蔽私欲之紛間而起清察不精而拘無
以持操克不達而知無以致故必於念慮之微
者其為天下之大本柱石之隱謹其為萬化之

春秋世學

卷三十二

九十二

下

原常子臨期隱隱起上懼焦憊憊小心拘拘
志不怠氣不來自朝至夕乾乾若厲自少至
老然而後已然後深進以進有得於心居安資
深而左右逢原約無不格知無不至矣由夷士
以至於聖人其進不進知此是則實理實學非
空無宗漢之玄談諸儒圖覺之妙論之故孟子
曰孔子懼作春秋懼之一字所以垂教萬世使
之為斯世者以深考於存亡之故治亂之原而
謹其微也經子論格物而曰先立誠意以格之
適是須用敬又曰春秋以何為準無於中庸皆
此意爾然則讀是經者又不可以它求乎哉嗚呼
孟子之程遠也久矣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而於斯文也然而無者乎爾則亦無有乎
爾蒙之廢人也也元固其分也顧必受教
於父兄之無忘也李哈知李第忠信禮
義廉恥為不可不勉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夫天於之道智行不又雖欲學之而未暇也

春秋世學

卷三十二

九十二

豐坊春秋世學三十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書自稱卽其
先世宋御史中丞稷之案斷而爲之釋義故曰世
學然案斷之名宋人書目及宋藝文志皆不著錄
向來說春秋者亦所未聞其僞蓋無足辨也